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子部

第二五九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魯新登字07號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二五九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毫米　16開本　48.375印張
1995年9月第1版　1995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數1—100

ISBN 7-5333-0478-0

Z·27　子部定價：78300圓

子部第二五九册目次

子部・道家類

梅仙觀記一卷

〔宋〕楊智遠輯

涵芬樓影印明正統刻道藏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梅仙觀記一卷》提要

梅仙觀記　鞠二

梅仙事實

仙壇觀道士楊智遠編

昔梅仙君河南壽春府人名福字子真乃西漢成帝時受命洪州南昌縣尉居官清節志厭浮華每以恤民為念未嘗加鞭朴於民時值王莽作亂僭竊神器王鳳專政浸盛灾異數見群下莫不言福不忍天下生靈坐於塗炭乃奮忠義之氣上灾異書以陳治亂書曰臣聞箕子佯狂於商而為周陳洪範叔孫通遁秦歸漢制作儀品夫叔孫先非不忠也箕子非疏其家而畔其親也不可與言也昔高祖納善如不及從諫若轉圜聽言不求其能舉功不考其素陳平起於亡命而為謀主韓信拔於行陳而建上將故天下之士雲合歸漢爭進奇異知者竭其策愚者盡其慮勇士極其節怯夫勉其死合天下之知并天下之威是以舉秦如鴻毛取楚如拾遺此高祖所以無敵於天下也孝文皇帝起於代谷非有周名之師伊呂之佐也循高祖之法加以恭儉

當此之時天下幾平繇是言之循高祖之法則治不循則亂何者秦為無道削仲尼之跡滅周公之軌壞井田除五等禮廢樂崩王道不通故欲行王道者莫能致其功也武帝好忠諫說至言出爵不待廉茂慶賜不須顯功是以天下布衣各厲志竭精以赴闕庭自衒鬻者不可勝數漢家得賢於此為盛使武帝聽用其計昇平可致於是積尸暴骨快心胡越故淮南王安緣間而起所以計慮不成而謀議泄者以衆賢聚於本朝故其大臣勢陵不敢和從也○方今布衣迺窺國家之隙見閒而起者蜀郡是也及山陽亡徒蘇令之羣蹈名都大郡求黨與索隨和而無逃匿之意此皆輕量大臣亡所畏忌國家之權輕故匹夫欲與上爭衡也士者國之重器得士則重失士則輕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廟堂之議非草茅所當言也臣誠恐身塗草野尸并卒伍故數上書求見輒報罷臣聞齊桓之時有以九九見者桓公不逆欲以致大也今臣所言非特九九也陛下距臣者三矣此天下士

所以不至也昔秦武王好力任鄙叩關自鬻繆公行伯由余歸德今欲致天下之士民有上書求見者輒使詣尚書問其所言言可采取者秩以斗升之祿賜以一束之帛若此則天下之士發憤懣吐忠言嘉謀日聞於上天下條貫國家表裏爛然可覩矣夫以四海之廣士民之數能言之類至衆多也然其俊傑指世陳政言成文章質之先聖而不謬施之當世合時務若此者亦無幾人故爵祿束帛者天下之砥石高祖所以厲世磨鈍也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至秦則不然○張誹謗之網以為漢敺除倒持太阿授楚其柄故誠能勿失其柄天下雖有不順莫敢觸其鋒此武帝所以辟地建功為漢世宗也今不循伯者之道迺欲以三代選舉之法取當世之士猶察伯樂之圖求騏驥於市而不可得亦以明矣故高祖棄陳平之過而獲其謀晉文公召天王齊桓用其讎無益於時不顧逆順此所謂伯道者也一色成體謂之醇黑白雜合謂之駁欲以承平之法治暴秦之緒猶

以鄉飲酒之禮理軍市也今陛下既不納天
下之言又加戮焉夫鳶鵲遭害則仁鳥爭逝
愚者蒙戮則知士深退間者愚民上疏多觸
不急之法或下廷尉而死者衆自陽朔以來
天下以言為諱朝廷尤甚群臣皆順承上旨
莫有執正何以明其然也取民之所上書陛
下之所善試下之廷尉廷尉必曰非所宜言
大不敬以此卜之一矣故京兆尹王章資質
忠直敢面引廷爭孝元皇帝擢之以厲直臣
而矯曲朝及至陛下戮及妻子且惡惡止其
身王章非有反畔之辜而殃及家折直士之
節結諫臣之舌羣臣皆知其非然不敢爭天
下以言為戒最國家之大患也願陛下循高
祖之軌杜亡秦之路數御十月之歌
逸之戒除不急之法下無諱之詔博
謀及疏賤令深者不隱遠者不塞所謂辟四
門明四目也且不急之法誹謗之微者也往
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方今君命犯而主威
奪外戚之權日以益隆陛下不見其形願察
其景建始以來日蝕地震以率言之三倍春

秋水災妄興比數陰盛陽微金鐵為飛此何
景也漢興以來社稷三危呂霍上官皆母后
之家也親親之道全之為右當與之賢師良
傅教以忠孝之道今乃尊寵其位授以魁柄
使之驕逆至於夷滅此失親親之大者也自
霍光之賢不能為子孫慮故權臣易世則危
書曰無若火始庸庸勢陵於君權隆於主然
後防之亦無及已又言國舅王鳳事帝俱不
納復建三統書曰臣聞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政者職也位卑而言高者罪也越職觸罪危
言世患雖伏質横分臣之願也守職不言沒
齒身全死之日尸未腐而名滅雖有景公之
位伏櫪千駟臣不貪也故願壹登文石之陛
涉赤墀之塗當戶牖之法坐盡平生之愚慮
無益於時有遺於世此臣寢所以不安食所
以忘味也願陛下深省臣言臣聞存人所以
自立也壅人所以自塞也善惡之報各如其
事昔者秦滅二周夷六國隱士不顯逸民不
舉絕三統滅天道是以身危子殺厥孫不嗣
所謂壅人以自塞也故武王克殷未下車存五

帝之後封殷於宋絡夏於杞明著三統示不獨有也是以姬姓半天下遷廟之主流出於戶所謂存人以自立者也今成湯不祀殷人無後陛下繼嗣久微殆爲此也春秋經曰宋殺其大夫穀梁傳言其不稱名姓以其在祖位尊之也此言孔子故殷後雖不正統封其子孫以爲殷後禮亦宜之何者諸侯奪宗聖庶奪嫡傳曰賢者子孫宜有土而况聖人又殷之後哉昔成王以諸侯禮葬周公而皇天動威雷風著灾今仲尼之廟不出闕里今孔○

○氏子孫不免編戶以聖人而歆匹夫之祀非皇天之意也今陛下誠能據仲尼之素功以封其子孫則國家必獲其福又陛下之名與天無極何者追聖人素功封其子孫未有法也後聖必以爲則不滅之名可不勉哉帝亦不報於是有歸休之志焉乎所謂臣之於君再三諫而不從則逃之此豈虛言哉遂解衣掛冠東都門納官棄妻子去九江恐國易攝之易姓名爲吳門市卒以保其身厥後求師慕道訪山採藥多隱名山廣谷之間嘗與張

留侯子房執版唱無生曲以快其情也訪厲湯諸山即會稽之南也遊南閩入丈提山修鍊數年未就爲尼所觸憤然曰靈丹九轉愈久愈精何厭成功之晚遂入仙霞山即武夷之東也徬徨乎無人之境逍遙乎塵埃之外猿啼古木虎嘯幽岩有竹曰瘦腰有草名黄芽靈苗異種雖然莫能盡識遂依岩結庵堅心苦志辟穀飡松慕學神仙積有年矣每望閩粵間有紫氣頗異復往建城立壇修鍊未幾一日山色滇濛煙霞滿室瑞氣浮空紫雲○

○蓋覆於山頂天樂寮喨有一神人語福曰空洞仙君至須臾仙樂近仙君臨福拜而迎之仙君曰念子學道志堅吾故下臨授汝外燒內鍊還返大丹之法九老仙都濟世之文汝可擇名山依法修鍊方得成仙言竟而梅君謝焉彩雲散空天樂自鳴仙君乃隱隱而去梅君精視天文數日下山行濟世之法無不靈驗初至雞籠山修鍊被尸鬼相魔次至毛竹洞夜夢神人曰此山非先生修鍊之所遂入演仙山修鍊又爲野火所燒繼往玉華山

修錬昔神人居馬方欲修錬而羣賊四起次至烏石山修錬樵婦觸之梅君嘆曰道緣淺薄障魔羣起遂再行濟世之法數年至劒江西嶺修錬一日祥雲瑞氣覆於山巔開戶視之乃道師空洞君降梅君拜而迎之告道師曰弟子恭依師旨廣行濟世之法遊歷名山修錬多爲魔苦適至於此道師曰汝之道緣在飛鴻山也再授汝八神却魔靈丹乃召二光童子控赤騣白馬於山前君可急乘馬領童至飛鴻山精修成功之日吾當舉汝使汝骨像同昇也言訖道師隱於雲中梅君遂乘馬領童至飛鴻山卓庵修錬千日神遊體外丹光燭天而道成矣遂開爐出丹一丸祭天天神收之一丸祭地地神護之一丸自服服訖拜謝天地畢地神奏於三官三官奏聞天闕言西漢梅福成道於飛鴻山梅君乃乘白馬領童欲回九江二童馬前撫掌吟詩隱於山溪巨石之下須臾紅光射日紫霧漫空甘露天花一時飛降雲中仙樂嘹喨金童持節玉女執旛力士控鸞侍仙捧詔向梅君曰天

闕詔下令汝乘鸞上昇梅君拜謝天恩棄馬乘鸞昇天而去白馬墜於水中自後飛鴻山號曰梅仙山是也山之西有墜馬洲三十里有遺鞭書山山之下有登仙里山之東溪有逃童石駼馬渡山之側有甘露源山之後有天花嶺石上有花跡自後鄉人號曰癩石嶺是也至今丹光隱伏猶存山根有梅君道院崇奉香火自後浮屠占之爲居址棄仙像塑佛像改名觀音院將梅仙像移入開山堂安奉郡之民相傳只呼梅仙院不從其額其院中有護法五聖公顯靈立廟院側人只呼作梅君廟梅君同其名乃仙聖跡也自漢至今歷二十二丙寅矣自元始中至今貞元二年丙申計壹千二百五十九年不泯矣時依建寧府梅仙堂傳本彼有梅山錬丹之所故云爾

碑文

梅先生碑

唐浙江東道觀察判官檢校戶部郎中兼御史中丞賜紫金魚袋[illegible]撰

漢成帝時綱紀頽壞先生以書諫天子者再

三夫火政須去而劍履間健者猶數百位尚不能爲國家出力以斷佞臣頭復何南昌故吏憤憤於其下得非南昌遠地也尉下僚也苟觸天子網窮俾臣牙止於殛一狂人噬一單族而已彼公卿大臣有生殺喜怒之任有朋黨蕃衍之大至於出一言作一事必與妻子謀苟不便其家雖妻人婢子亦攖挽相制而况親戚乎况骨肉乎故雖有憂社稷心亦噤而不吐也烏乎寵祿所以勸功而位大者不語朝廷事是以天下有道則正人在上天下無道則正人在下予讀先生書未嘗不爲漢朝公卿恨今南遊復過先生里吁何爲道之多也

書梅先生碑陰　大山蕭山明

豐城梅仙山道觀有梅先生碑唐詩人羅隱文也昨觀與碑俱燬道士熊應祥叶力鼎新之碑再立友羅永之來委予書之問之曰君昭諫遠孫揚前文人文勤如是爲楷書竟思漢事追嘆之烏乎天欲福漢之天下故生一福之賢界之漢棄天福乃棄人之福兩自棄

是自禍也金鐵交飛天無如漢何老鳳變妖漢亦無如新之移漢何烏乎失士則亡得士則存存以從諍亡以玩言壯哉氣節貫于乾坤視我泥土藏我璵璠辭漢去生隱其市門馳跡仙路訴情帝閽泯泯者劉長空無痕永永者梅福祠共壽祠碑可灰仙道不燔青瑤重鐫可字可捫昭諫有知醒如冰魂予其如生日月不昏　咸淳六年歲在庚午六月朔

書梅先生碑後　小山蕭泰來

讀昭諫碑非惟得先生心抑增先生氣今梅壇在廢有之尊其人故多其祠蘇長公有云神在天下如水之在地中無所往而不在耶

宋敕誥

尚書省牒

中書省奏尚書省送到祠部奏據太常寺狀准送下鎮南軍奏狀據豐城縣申勘會到宣風鄉南岐里梅仙壇觀委是國家逐年祭醮每遇水旱人民祈禱皆有感應要得詔實州司檢會昨據梅仙壇觀道士楊智遠狀本觀元係漢朝梅福遺跡之所古壇丹井廢基見

存觀宇已是漢代興建名垂典祀乞奏聞賜
真君名號州司所據前項申述切以福之偉
節忠論布在史策可考而見晚避逆莽棄妻
子去九江全性呉市門世傳以爲仙今遺跡
具存觀宇嚴飭水旱疾癘有禱即應伏望特
賜寵號以稱遠民祈報之意會到本州自來
只稱呼梅真人當寺參詳漢朝梅福真人加
封申候指揮本部今據太常寺狀伏候勅旨
元豐年

加封

牒奉勅梅福在漢之際數以孤遠極言天下
之事其志壯哉晚而家居讀書養性卒於遺
俗高蹈世傳爲仙今大江之西實存廟像禱
祠輒應能澤吾民有司上聞是用錫茲顯號
光靈不泯其服朕恩宜特封壽春真人牒至
（缺二　十）
准勅故牒 元豐五年七月
尚書禮部
勘會近據尚書省送下録黄鎭南軍豐城縣
梅仙觀漢朝梅福
勅特封壽春真人其勅牒令本觀收掌及差

官姓彼精虔祭告及造牌額安掛已符本處
具已施行及收管
勅牒文狀申省去訖今來多日未見回申須
議催促鎭南軍主者詳前去今來符内事理
疾速回申不管准前稽遲符到奉行 元豐五年八月
十二日
洪州
元豐五年八月二十三日准本年七月二十
九日太常寺牒准尚書禮部符准元豐五年
七月十八日尚書省送下畫黄中書省奏尚
書省送到祠部奏據太常寺狀准送下鎭南
軍奏狀據豐城縣申勘到宣風南岐里梅仙
壇觀委是國家逐年祭醮每遇水旱人民祈
禱皆有感應委是諳實州司檢會昨據壽聖
梅仙觀道士楊智遠狀本觀元係漢朝梅福
（缺二　十二）
遺跡之所古壇丹井應基見存觀宇乃是漢
代興建名垂典祀乞奏聞賜真君名號州司
所據前項申述切以福之偉節忠論布在史
策可致而知晚避逆莽棄妻子去九江全性
呉市門世傳以爲仙今遺跡具存觀宇嚴飾

水旱疾癘有禱輙應伏望特賜寵號以稱遠
民祈報之意會到本州自來只稱號梅真人
當寺參詳漢朝梅福真人加封申候指揮本
部今據太常寺狀伏候勑旨今月十四日奉
聖旨 如前應有合行節件檢會舊例施行奉
勑如右牒到奉行前批已降勑命封號訖七
月十八日未時付禮部依聖旨指揮施行仍
關合屬去處太常寺主者詳畫黃指揮應有
合行事件疾速施行符到奉行牒到請詳前
項尚書禮部符內聖旨指揮施行者

○勑梅福在漢朝之際數以孤遠極言天下之
事其志壯哉晚而家居讀書養性卒於遺俗
高蹈世傳為仙今大江之西實存廟像禱祠
輙應能澤吾民有司上聞是用錫玆顯號光
靈不泯其服朕恩宜特封壽春真人 元豐五年九月

洪州

所准尚書禮部符內詳畫黃指揮差官往
豐城縣壽聖梅仙壇觀精虔祭告勑封壽
春真人及造牌額安掛其所降到勑牒令
本觀收掌訖具已施行收管文狀申省者

右具上件牌額州司製造用金貼字號已於
今月十九日了當交付本觀道士歸觀及差
人賫祭文一道前去外帖豐城知縣張長官
仰照會候到依時尚書禮部符內前項指揮
速便前去本觀精虔祭告及安掛牌額訖具
閏二 十二
事狀申州 元豐五年十月十九日

勑朕儆巡狩於南國以豫章為東朝母后率
被庭而行舟楫冒風波之險凡所經涉必有
護持爰錫褒恩以答神貺洪州豐城大江北
岸梅福昇仙擅觀壽春真人正諫不用高名
○獨存憫漢室之不綱去吳市而不返既嚴祠○
館亦賜封名玆復益於美稱蓋少數於新渥
其歆異眷用慰平生可特封壽春吏隱真人
奉勑如右牒到奉行 紹興二年閏四月十八日

題詠

梅先生贊

梅仙子真補吏南昌去求假傳爰貢阜囊指
世陳政厲志竭精美高紲泰斥鳳伸章謂當
察景亡失其柄允矣多士為國重器衆賢聚
朝人斯畏忌何以徠之道在砥礪戴鵲遭害

仁烏增逝毋爲按圖求驥於市爰述孔裔宜
後成湯綿嘉崇德自我推明由鳳及莽遂解
漢綱防之無及吾言有徵逝將遠遊乘雲帝
鄉

題梅仙館 其二　　孟水部寅孚 十三

仙界路遥雲縹緲古壇風冷葉蕭騷後來豈
合言淹滯一尉昇騰道最高

梅先生故居　　黃太史庭堅

吳門不作南昌尉上疏歸來朝市空笑拂巖
花問塵世故人子是國師公

寄梅仙觀楊道師　　蘇黃門轍

道師住在真人峯欲往見之路無蹤去年許
我入城市塵埃睹天待不至莫往莫來勞我
心道書寄我千黃金留衣肉食感誅短文字
滿前看不見口傳指授要有時脫去羅網當
見知梅翁漢朝南昌尉千摩龍鱗言世事一
朝拂衣去不還身騎白鱗翳紅鸞我今雖復
墮塵土道師何不與我語他年禁足揆名山
相逢拍手一破顏

題梅仙館　　楊次公傑

天下人心愛至忠天心還與世人同自生羽
翼三清去不獨丹砂九轉功漢代變名遊越
國道家遺像立蕭公石壇正是飛昇處老鶴
一聲松檜風

題梅仙觀　　洪龜父朋

炎靈夫其御四海無安栽烏乎梅南昌脫屣
元始歲小臣披肝瞻宮掖事嚴秘上書竟渺
浩棄擲江湖外一朝厭蝸角萬里寄鵬背向
來殺青上此事美無對到今瑤池地風露翔
孔翠仰瞻神界遊千載想生氣願爲龍鱗嬰
勿學蟬骨蛻

題梅山　　陳闡

先生吏隱寄南昌千里來尋物外仰汲水尚
憐春井渫藏丹猶發夜壇死鶴歸華表人何
在犬吠深雲日自長我擬重來訪遺跡手搘
筇杖少徜徉 其二 十四

題梅仙館　　朱令粹

青投北闕言無用吏隱南昌寄此間身陟九
霄歸紫府名垂千古寄青山夜壇星斗誰瞻
仰曉殿雲煙自往還幾疊高峯人罕到分明

真境異塵寰

乙卯禱雨梅壇　　嚴令 椿齡

大隱清名格帝閽真人新寵槼王言南昌補
吏官雖小北極通班道更尊諫疏不容强漢
室仙風聊復傲吳門我來物色朝元處山遶
星壇水遶村

題梅壇　　臨川令 呂防

封事悠悠即掛冠蒼煙古木鎖空壇當時不
識蓬萊客秪作南昌一尉看

題梅仙觀

嘗讀子真傳掩卷屢長嘆如何忠正資適在
元成間危言論時政條暢窮根源直節破姦
膽憤氣衝儒冠上書輙報罷九九慚齊桓是
時公卿輩曾不爲厚顏雄文燦方冊至今日
星攢深機識禍福拂衣九江千一朝棄妻子
變姓抱吳關位卑而言高自古爲尤難斯人
能保身出處何其艱繄子偶得邑駕言謁仙
壇壇側千丈松凜凜清風還壽春下新詔高
蹈翠玦刋壁間羅隱記中理極可觀當年康
業公遊覽遍名山云何此佳蹟未被金石言

真人久悵望佇看西飛鳴

題梅仙觀　　馬内翰 子才

漢綱解宏紐國命移權臣太阿有神鋒顛倒
柄在人公卿雖滿前有舌各自吞張禹爲帝
師此是禍亂根天子辟左右決機在一言不
爲社稷計秪乞兒女恩上方斬馬劒當時負
朱雲谷永對直言天庭策災氛陰謀助元惡
歸欲貽陽嬪豺狼自此縱白晝當路蹲先生
當是時上書叩帝閽耿耿禍福語皎皎星與
辰天門鎖九重一門萬夫屯小臣江湖心何
由達至尊賊莽果盜國忠烈遭烹焚先生變
名姓爲卒吳市門浮雲去無蹤世人以爲仙
蓬山在何處此事且勿論但愛清風高凜凜
久益新我來拜遺像舊宅荒基存元豐發新
詔玉牒封壽春老松益勁色歲飽霜當痕直
上絕頂壇天風吹衣巾細讀壁間書頗喜羅
隱文恨歎有絕語使我氣益振回視飽食徒
茫茫如埃塵

寄題梅壇　　御史將之奇

昔我承乏江西官豫章聖跡無不觀如何復

有此遺恨獨我不到梅仙壇梅仙壇在豐城
界真風爽氣埃塵外當年補尉向南昌才譽
雖高官未大漢成帝時綱紀壞先生諫書至
于再前權王章矯曲朝戮及妻子仇黨快舊
臣知非不敢爭遂令天下言爲戒烏乎此語
誠甚危識切權强何慷慨借令鯁突偉臣牙
嗜一飄單未爲害公卿大臣噤不吐彼爲私
謀安足怪正人在下吁可悲變名吳市復誰
知元豐勅書爲旌表故庵丹井存遺基壽春
真人錫顯號稱其高蹈與俗遺先生雖不遇
於昔而遇於今蒙獎飭令丞作書警忠直潛
德幽光燀無極

題梅山　　天師張景先

作尉南昌日投書北闕頻忠言不悟主直節
恥爲臣漢室多灾異吳門念隱淪掛冠忘寵
辱蒙袂出埃塵虹屈英雄氣鷗羣自在身永
懷三洞訣高謝九江春擇地開仙館看雲剪
壽巾玄臺秋步月虛室夜凝真無夢生芳草
留年養大椿碧苔香不斷青馬性偏馴太液
刀圭就中黃道路新武夷空墜馬郁木竟棲

神絳節雖朝帝靈波尚濟民一石傳舊史千
古事嚴裡瑞氣生仙藥清風付羽人壇遺金
鼎像井鎖玉華津地接洪崖府溪通劍水濱
鶴歸雲抖擻龍起石鱗皴已悟身爲患元期
德有隣青山不忘我今日是天親

題梅山　　范仁仲

袖痹椎姦劍拂霜奈何不報跡三章南昌一
尉孤忠日西漢諸王百沸湯便覓赤松爲伴
去何求青史把名揚想疑九轉丹成後憤吐
精衷訴玉皇

說到神仙事渺茫壽春亘古此靈場松邊白
隱千年鶴嶺外紅拖幾夕陽霞馭月寒時弄
影斗壇風冷夜聞香先生不必真人號自與
乾坤共久長

題梅仙觀　　陳藏一

進了忠言隱姓名萬年香火此山靈可憐沉
醉功名者血涂咸陽喚不醒

題梅壇　　左蜀王時彥

梅尉孤忠揭芳名千古傳官卑異意隱心正
即神仙敢諫憂時切爲臣願主賢旌陽稱令

尹對峙是丹泉

題梅仙壇　清江劉寔干

吏隱清風幾百年長松脩竹滿壇前漢皇若
聽三書諫未必先生便肯仙

題梅壇　王伯範

火德中微否未傾朝陽一疏鳳先鳴如公忠
論能旋聽彼莽姦謀未可成萬古仙名香宇
宙幾人遺臭腐公卿至今風吼松聲怒似爲
先生訴不平
朝喑仗馬夕篡天漢事千今已幾年一片孤
忠應尚在定須耿耿斗牛邊

宿梅仙壇　張廣漢

夜宿梅壇境更山寒萬籟空無才供吏隱有夢
憶仙翁石齒含殘雪松髯裔急風竈煙如可
舐跨鶴問鴻濛

題梅壇　鍾就

萬松護嶺與天齊中有眞人舊隱棲井冷尚
留丹汞暖壇高近拜斗星低回思漢事成惆
悵浪費今人爲品題我欲從之無路去同昇

不似許仙難

胡發

忠肝一點炳如月世事難將道眼看駕取雲
輧昇斗府惟遺嚴壑拱仙壇

遊梅壇有感　臨川吳季光

小立仙壇挹斗箕著身高處覺天低南昌吏
隱淸風在喚醒時人局面迷

賡梅山壁間韻　古盱鄧夢杰

愧我身名墜褐冠無因安得到仙壇子眞雖
隱名難隱萬古高[illegible]寒

題梅山　宋嘉龍必權

一隱吳門訪此山深憐漢鼎尚多艱片言倘
得回天聽未必仙名滿世間

題梅壇　曹仙家

漢代梅君此鍊丹古壇翠駁蘚花斑日窮鳥
道青天遠梢轉松陰白日閑煙隔樓臺分象
外風吹鐘磬落人間不知乘鶴沖昇後幾度
飛鸞到舊山

新昌張吳

上疏歸來日已西山中旋製薜蘿衣誅身豈

為金丹祕去國應知火祚移風露滿林蟬幾
蛻松杉遶屋鶴孤飛辦香僕僕非公願自有
忠誠天地知

古樹枯藤知幾年衣冠來此豈徒然波濤平
地難回首風雨深山旦熟眠吾道有靈終用
世此心無愧可通天功名分定從吾好未許
驅馳效執鞭

立春寄梅壇楊逸老　范太中

仕路蹉跎又見春區區深厭走紅塵未能解
脫無窮事長憶逍遙自在人瓦缶汲泉朝灌
藥羽衣濛露夜朝真灑然物外清虛境呼吸
淳元養氣神

題梅壇毛慶甫雲悅樓　蕭泰來

樓立梅峯最上頭日隨元氣與浮游道心快
活雲心似飛去飛來得自由

一收二百里間雲詩几琴窗總向君獨樂何
如同樂好闌干父著老夫分

題梅山雲悅樓　約山朱行父

和衣高卧白雲堆門倩雲封不要開留向山
中自娛悅莫教一片出山來

白堂陳杰

白衣蒼狗無情物翻手悲懽變古今輸與道
人長快活看渠起滅不關心

後林李義山

雲本無心悅者誰華陽去後少人知欲分半
席無因到一片飛來是覓詩

蜀人王時彥

一生活計一身閒日與白雲相往還五百年
間知此味華山去後到梅山

林陽羅永之

曾讀楊詩識懶雲只今雲悅即雲孫龍無怒
色常歸匣鶴有懽顏獨守門春態棻尋吟客
伴心閑喜共野人言要知出岫晴方好樓外
濛濛煙雨昏

初堂胡宏子

世人之所悅多在紛華間毛仙得趣處白雲
滿青山飛樓俯空曠登眺長怡顏迹與雲俱
高心與雲俱閑八極梅真人乘雲相往還我
亦懶出岫時歸坐雲關清吟抱幽獨何當共
偷閑

崔次周

仙人好樓居天上多瓊樓祥氛結紫氛磅礴常周流道人仙之裔居然梅山頭山頭聳百尺日與雲從游靜默觀內景繚繞雲氣浮軒豁挹西爽天淨雲影收倚闌暢今情筆硯雲煙稠領客譚又玄滿吸雲腴甌不用分半間盤結任相謬怡然自可悅澹然亦何求悅則動靜隨呼吸聽去留我欲乘之叩太虛相與上下追仙游鞭鸞笞鳳汗漫去下視八表揮斥凌九州

鍾訦

我匪悅雲雲悅我雲兮與我一無心知君只愛雲中隱不肯出山無處尋

李君式

無心出岫道人間身在盧無縹緲間可惜雲覓人在望捲將雲雨入梅山

題梅山　薛愉竹

薛荔壇高秋十分漢時笙鶴杳無聞平明一覺西風夢吹落人間半是雲

梅仙觀記

梅仙觀記一卷 浙江汪汝瑮家藏本

宋楊智遠編智遠仙壇觀道士其始末未詳是編記漢梅福仙迹首列梅仙事實不著撰人稱自漢至今凡二十二丙寅自元始中至今貞元二年丙申計一千二百五十九年則當爲唐人作然其文前列福王莽時所上書全錄漢史自變名爲吳門市卒以下備言煉丹遇魔逢師昇舉之事其詞甚鄙至稱王莽爲國舅殆粗野道流所依託也次列羅隱碑及蕭山明蕭泰來題後次列宋勅誥次列宋人贊詞及題詠有後林李義山詩一首考厲鶚宋詩紀事宋別有李義山非唐之商隱也蕭山明碑陰文稱咸淳六年六月朔則此書成於度宗時矣

延壽第一紳言一卷

〔宋〕愚谷老人撰

江西省圖書館藏涵芬樓影印清道光十一
年六安晁氏木活字學海類編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延壽第一
紳言一卷》提要

宋　愚谷老人　編

程伊川曰吾受氣甚薄三十而浸盛四十五十而後完今生七十二年矣校其筋骨於盛年無損也又曰人待老而求保生是猶貧而後蓄積雖勤亦無補矣張思叔曰先生豈以受氣之薄而厚爲保生耶先生默然曰吾以忘生徇欲爲深耻

世傳三峰採戰之術托黃帝元素之名以爲容成公彭祖之所以獲高壽者皆此術士大夫惑之多有以此喪其軀可哀也已葛洪喻之爲水盆盛湯外苞蓄火或以爲碭刀刃之蜜探虎穴之子豈不險哉

北夢瑣言載唐相國夏侯孜得彭祖之術悅一娼娼不能奉承以致尾閭之泄致卒予外祖閭邱公爲大理評事時得此術兩臉如桃年過七十竟爲此術所害與夏侯孜無異丹家以爲桶底脫蓋中年而精力健能吸縮閉固晚年精力衰不能吸縮閉固是以一夕而傾倒殆盡

夷堅志載吳道人害縣吏之妻而卒爲縣吏所害道人

一死固不足以償數十婦女之命然縣吏亦善此術
蓋嘗害他人之妻者其妻後爲他人所害賴有羊羔
湯以補之而不死亦幸矣
九華山杜安仁先天大學性命書九篇議論滔滔頗有
時名或者曰此書嘗進呈高廟予觀其進表有云過
以相與者必能濟衰合大過卦枯楊生梯之道分明
是房中術蓋借易以文其說非清淨無爲之道也
覆山子詹谷注陰符經以奇器爲未用之處女可謂亂
道之甚矣又注參同契穿鑿附會是乃魏伯陽之罪

人也眞西山爲之序其書儒者蓋以之爲異端而不
復窮究其說遂爲所欺
司空圖曰昨日流鶯今日蟬起來又是夕陽天六龍飛
轡長相窘何忽乘危自著鞭戒好色自戕者也
楊誠齋譴好色者曰閻羅王未曾相喚子乃自求押到
何也卽前詩之意
三谷子金丹百問其三十八問云人之生如何分男女
陰陽曰男先感而後女應之者必生男也女先感而
後男應之者必生女也男女神和氣順精前卽生端

正福壽之人若神傷氣憊精虧者卽生怪狀夭薄之
人三谷子姓邱名山字安道江右南城人三谷其所
居也乾道初遇金華老人得金丹之術遂作此書
害開儲華谷袪疑說云閉氣爲男闔氣爲女一闔一闢
男女攸分宜春李玉溪注玉皇心印經云男女稟受
同也但感合先後而分陰陽耳
褚氏遺書云陰血先至陽精後衝血開裹精精入爲骨
而男形成矣陽精先入陰血後參精開裹血血入居
本而女形成矣施肩吾鍾呂傳道集云父精先進母

血後行血包於精而爲女母血先進父精後行精包
於血而爲男肩吾蓋祖褚氏之說與三谷子之說相
反不可不辯予三十年前嘗與燕山溫次膺總管夜
語生男生女之分次膺深取三谷子與儲華谷之說
且曰孫思邈天癸一日二日之說不足取至論白玉
蟾氣血盈虛似月魄之說則證以素問所謂月始生
則氣血始精月郭滿則血氣實月郭空則經絡虛蓋
氣血自月上弦至望則盛自下弦至晦則衰月郭滿
魚腦實月郭空則魚腦減蛤與蟹皆然呂氏春秋與

淮南子皆不誣也愚嘗見士大夫之未得子者每每以此語之多有得子者然有與不育則有天命存焉非人之所能爲也

醫書載求男法多引用褚氏遺書之說誤人多矣吾鄉一貴公子連得二女其後妾又懷妊貴公子喜而告予曰今必得男吾用褚氏法也予笑曰若用褚氏法當拱聽足下更弄一瓦他日果又生女予告以邱三谷儲華谷之說越一載遂生一男

近會澄江郭伯英問語中原前輩胡子山溫以霄郝吉甫因論褚氏遺書之說伯英憮然曰吾爲此書所誤矣伯英蓋斥用褚氏法者也連生六女而不悟後以語松江張士龍之子可謂以迷指迷矣因告之曰速宜改正之可也伯英曰改正之法當如何予曰陽精先至陰血從而包之陽在內則男形成矣此乾道索坤而成男之謂也陰血先至陽精從而包之陰在內而女形成矣此坤道索乾而成女之謂也伯英聞之笑謝而去

或疑貴公子侍妾滿前得子反少漁郎一夫一婦得子

反多何也此理曉然有何難見蓋寡欲乃有子多欲則無子譬調一杯羹鹹恰好則有味鹽少則無味也士大夫欲得子法當節欲否則就枯松而索膏瀝橐竹而求計欲得子也難矣孝經云父母生之續莫大焉未得子者不可不知也然又有一說男猶天也女猶地也天之雨露未嘗不沾濡也而地有肥磽之不同亦有生物者亦有不生物者地若瘦瘠或剛鹵或瓦礫而責其不生物是鑿水而改援藍而朱徒尔覬望而已無獲也

東漢書馬勒傳云勒祖偃長不滿七尺常自罪短陋恐子孫之似也乃爲子伉娶長妻伉生勒長八尺三寸

世降俗末江南士大夫往往溺於聲色娶妻買妾皆求其稚齒而嬌嫩者故生子皆輭弱多病而夭亡甚而醉以入房神思皆亂難得子亦不慧

陰陽均至非男非女之身精血敵分駢胎品胎之兆此褚氏遺書之說也或有無牝門者無產門者何爲其然也徐鼂胎育產化論云父母大小便急而受胎也其說出衛生經又有頭如雪而肌肉純白者或者以

爲社曰受胎犹男曰社公女曰社婆非歟曰非也徐
幾胎育感化論云受胎之時母之經水正行榮血泛
溢是以成胎則肌肉色白褚氏謂血充肌膚則身白
是也毛髮皆白目視琉琉者何也經云毛髮者血之
餘又曰肝受血而能視今月水方行血耗肝虛毛髮
失所潤目精失所養也

黃山谷嘗過范景仁終日相對正身端坐景仁言吾二
十年胸中未嘗起思慮一二年來不甚觀書若無賓
客則終日獨坐夜分方睡雖兒曹謹呼咫尺不聞東

坡曰范景仁平生不好佛晚年清慎減節嗜欲物不
芥蒂於心卻是學佛作家

劉元城云安世尋常未嘗服藥方遷謫時年四十有七
先妣必欲與俱百端懇辭不許安世念不幸使老親
入於炎瘴之地已是不孝若非義固不敢爲父母惟
其疾之憂如何得無疾祇有絕欲一事遂舉意絕之
自是逮今未嘗有一日之疾亦無宵寐之變陳瓘曰
公平生學術以誠入無往而非誠凡絕欲是眞絕欲
心不動故公曰然公曰安世自絕欲來三十年氣血
意思只如當時終日接士反劇談雖夜不寐翼朝精
神如故

任萃惠登樞年耆康强呂許公詢服餌之法萃惠謝曰
不曉養生之術但中年讀文選有所悟尔謂石韞玉
以山輝水含珠而川媚也許公深以爲然

上蔡曰色欲已斷二十年來矣蓋欲有爲必須强盛方
勝任得故斷之也問于勢利如何曰打透北關十餘
年矣

元同子曰仙家只要留得精住則根本壯盛生氣日茂

若慾心不息靈根不固則精薄而元氣之生日少漸
漸竭盡以至于亡禪客曰若不斷淫慾而學禪觀猶
蒸砂爲飯雖百千刧只名熟砂不得爲飯然此事須
在淸心絕念上下工夫

中和集曰天壬地癸乃天地元精元氣節之於外則成
人益之於內則成丹世人不知生男生女實由命分
中得不由人力若不斷淫絕慾自爲修養直待精華
耗竭早至夭亡大可惜也又豈知寡慾而得男貴而
壽多慾而得男濁而夭耶

陸象山曰初學者能完聚得幾多精神纔一霍便散了某平日如何樣完養故有許多精神難散又曰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上帝臨汝無爾貳心戰戰兢兢那有閒管時候此是象山完養工夫

司馬子微序天隱子云要妙在乎與天地眞氣冥契同運又云覺氣來則運自己之氣適與天地之氣皆作此是至妙術倘三百六十日內運自己之氣適合天地之氣三兩次則自覺身體清和異于常時况久久習之則神仙之道不難至矣

入藥境乃白鶴山崔帶範所作呂洞賓詩云因看崔公入藥境令人心地轉分明夏雲峰儲華谷蕭了眞皆有注予觀其書云天應星地應潮不過謂上下往來爾若泥其說則斗杓每月移一辰月月不同海潮每日兩至日日相似二者安得俱應耶又有所謂窮戊己或謬爲窮戊癸者遂以癸爲天癸亦猶悟眞篇纔見芽生須急採或以芽生爲癸生是皆學三峰之術者妄亂改之以證其邪說云耳儲華谷戊癸化大之說李玉溪坤癸之論蓋欲反邪歸正而強爲之辭耳

毗陵薛上谷丹訣有一字元機參門七章無錫允木石序其書上谷之子巨川又作金丹口訣直指極論天上有戊己之時與人身戊己相符蓋謂坎戊離己也在天爲日月相望之辰在人身爲呼吸含育也

朱晦菴謂季通曰陰君丹訣見濂溪有詩及之當是此書行此而得壽考者乃吃豬而飽者吾人所知蓋不知此乃不免于衰病豈坐談龍肉而實未得嘗之比耶愚四十年前注參同契時見呂四行八段錦術詫其老健每竊笑之逮今思之參同契之學實屠龍術

不如四行之宰豬也知而不爲乃晦菴所謂坐談龍肉者爾然學是學者非屏妻子不可爲也我輩讀聖人之書况有父母在詎敢違天而爲偷生之計哉然如此嘗夜坐而試之矣蓋亦略知龍肉之味者也豈不愈于坐談而不知味者乎愚少也多病羸不勝衣所以苟延棲喘而至今未死亦參同契之力也

延壽第一紳書

延壽第一紳言一卷 編修程晉芳家藏本

舊本題宋愚谷老人撰不著名氏其論攝生以絶慾爲第一義力闢三峯採戰之術所引前人緒論居多中及儲泳袪疑說則其人當在南宋末也

金丹正理大全玄學正宗二卷

〔宋〕俞琰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嘉靖十七年周藩刻金丹正理大全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元學正宗二卷》提要

金丹正理大全玄學正宗卷上

木德九氣火德三氣金德七氣水德五氣土德一氣自一生真一真因土出故萬物生成在土五行生成在一真元之道皆一氣生也

鉛是汞藥汞是鉛精鉛本火體而金精汞本水體而木性精爲青龍氣爲白虎骨爲黒龜心爲赤蛇

是故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 見背遁爻

闔闢動靜之機也先言坤者由靜而動也乾坤變化者化育之功也見象形器者生物之序也法者聖人脩道之爲而神者百姓自然之日用也

朱子曰陽變陰合初生水火水火氣也流動閃爍其體尚虛其成形猶未定次生木金則確然有定形矣水火初是自生木金則資於土五行之質皆從土中旋生出來

程子曰坎水也一始於中有生之最先者也魯齋鮑氏曰物之初生其形皆水水者萬物之一原皆根於天一之造化大金石之旌其初亦乳一陽之氣一日之時一年十二月冬至皆肇於子子者水位也夫水生於陽而

成於陰。氣始動而陽生。氣聚而靜則成水。觀何氣可見
蓋生水之初爲一。故徵至成水時則六矣。或問曰。天一
生水。亦有可驗乎。曰。人之一身可驗矣。貪心動則津生。
哀心動則淚生。愧心動則汗生。慾心動則精生。方人心
寂然不動之時。則太極也。此心之動。則太極動而生陽
也。所以心一動而水生。即可以爲天一生水之證。神爲
氣主。神動則氣隨。氣爲水母。氣聚則水生。今按邵子皇
極經世書。一元統十二會。一會統三十運。一運統十二
世。猶一歲有十二月。一月有三十日。一日有十二時。故
西山蔡氏曰。一元之數。即一歲之數。一元有十二會。三
百六十運。四千三百二十世。猶一歲十二月。三百六十
日。四千三百二十辰也。前六會爲息。後六會爲消。即一
歲自子至巳爲息。自午至亥爲消也。開物於寅。猶歲之
驚蟄也。閉物於戌。猶歲之立冬也。一元有十二萬九千
六百歲。一會有十二萬九千六百月。一運有十二萬九
十六百日。一世有十二萬九千六百辰。皆自然之數。非
有所牽合也。知此則知皇極經世之旨矣。
右論天地之始終。或曰。天地亦有始終乎。邵子曰。既有
消長。豈無終始。天地雖大。是亦形氣。乃二物也。○愚按
先儒之論天地之初。混沌鴻濛。清濁未判。但一氣耳。及
其久也。其運轉於外者漸漸輕清。其凝聚於中者漸漸
重濁。輕清者積氣成象而爲天。重濁者積氣成形而爲
地。天之成象者日月星辰是也。地之成形者水火土石
是也。天包地外。旋繞不停。地處天內。安靜不動。天之旋
繞。其氣急勁。故地浮載其中。不陷不墜。岐伯所謂大氣
舉之是也。
邵子曰。天何依。曰依乎地。地何附。曰附乎天。曰然則天
地何所依附。曰自然依附。天依形。地附氣。其形也有涯。
其氣也無涯。有無之相生。形氣之相息。終則有始。終始
之間。天地之所存乎。
朱子曰。康節此言。天依形。地附氣。所以重復而言。不出
此意者。惟恐人於天地之外別尋去處故也。天地無外。
所以其形有涯。而其氣無涯也。爲其氣極緊。故能扛得
地住。不然則墜矣。外更須有軀殼甚厚。所以固此氣也。
若夫地動。只是一處動。動亦不至遠也。又曰。康節此說。
古今曆家所未及。○邵伯溫曰。伊川見康節指食卓而
問。此卓安在地上。天地不知安在甚處。康節爲之極論
其理。以至六合之外。伊川嘆曰。平生惟見周茂叔論至
此。然不及康節之詳也。或問邵子論六合之外。恐無外
否。朱子曰。理無內外。六合之形須有內外。日月東亦西

後又從東升這上面許多豈不是六合之外今曆家只算到日月星辰運行處上去更算不得安得是無內外胡用之問易本易云乾一而實故以質言而曰大坤二而虛故以量而曰廣朱子曰此兩句說得極分曉蓋曰以形言之則天包地外地在天中所以說天之質大以理與氣言之則天之氣却盡在地之中地盡承受得天之氣所以說地之量廣天只是箇物事一故實從裏面便實出來流行發生只是一箇物事所以說乾一而實地雖堅實然却虛天之氣流行乎地之中皆從裏面發出來所以說坤二而虛用之云地如肺形質雖硬而中

本虛故陽氣升降乎其中無所障礙雖金石也透過去地便承受得這氣發育萬物曰然要之天形如一箇鼓鞴天便是那鼓鞴外面皮殼子中間包得許多氣開闔消長所以說乾一而實地中間盡是這氣來往升降緣中間虛故容得這氣來往升降以其包得地所以說其質之大以其容得天之氣所以說其量之廣非是說地之形有盡故以量言也只是說地盡容得天之氣所以說量之廣斗金曆家用律呂候氣其法最精氣之至也分寸不差便是這氣都在地中透出來如十一月冬至用黃鍾管距地九寸以葭灰實其中至之日氣至灰去晷刻不差

緣督趙氏曰古人仰視天象遂知夜久而星移斗轉漸漸不同昏暮東出者曉則西墜昏暮不見者曉則東升北天星雖然旋轉有甚窄者以衡管窺之衆星無有不轉但有一星旋轉最窄循環不出於管中名曰紐星者是也古人以旋磨比天則磨臍爲天之不動處此天之不動即紐星旋轉之所名曰北極亦猶車輪之中軸爪瓣之攢頂也復觀南天雖無徹夜見者但比東西星宿旋轉則不甚遠由是而推乃是南北俱各有極北極在地平之上南極在地平之下今北極爲爪之聯蔕處南

極爲爪之有花處東西旋轉最廣之所比乎爪之腰圍北極過傍雖有旋轉常在於天南極側近雖然旋轉不出於地如是則知地在天內天如鷄子地如中黃然鷄子形不正圓古今非以天形相肖而比之但於天包地外而已以此觀之天如蹴毬內盛半毬之水水上浮一木板比似人間地平板上雜置微細之物比如萬類蹴毬雖圓轉不已板上之物俱不覺知謂天體旋轉者天非可見其體因衆星出沒於東西管轄於兩極有常度無停機遂即星所附麗擬以爲天之體耳

右論南北極爲天之樞紐○愚按先儒之說天形至圓

如正日居間其中人物生於地上形正方如博骰日月
星辰旋繞其外。自左而上自上而右自右而下自下而
復左。天形如勸風之旋。其兩端不動處曰極。上頂不動
處謂之北極。下腳不動處謂之南極。南北二極。相去之
中。天之腰也。謂之赤道。日所行之道謂之黃道。春秋二
分。黃道正與赤道相直。故其出沒正與地之卯酉相是
以晝夜均平。春分已後行赤道北。夏至則去北極最近
故曰日北至。其出入與地之寅戌相當。是以景短而晷
長。晝刻多而夜刻少。夏至以後又移而南。至秋分又與
赤道相直。秋分以後行赤道南。冬至則去南極最近。故

曰日南至。而其出沒與地之辰申相當。是以景長而晷
短。晝刻少而夜刻多。冬至以後又移而北。至春分又與
赤道相直。日極於南而復北則爲冬至。至下年冬至至下
年日道極南復北之時。三百六十五日餘三時不滿。故
天度一周之積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而有而日
道一周之特三百六十五日四分之日一而不足。天度
有餘。日道不足。故六十餘年之後冬至所直天度乖差
一度。是謂歲差。○按堯典。堯時冬至日在虛七度至月
令時該一千九百餘年。冬至日在斗二十二度至元朝
初又該一千七百餘年。冬至日在斗初度。由元初至今

又百餘年而冬至至日在箕八度矣。以此推之則歲差
之說信然。

兼三才而兩之。總言六畫。又細分之則陰陽之位間雜
而成文章也。

立天之道。陰與陽。是以氣言。立地之道曰柔與剛。是以
質言。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是以理言。○陰陽成象。天道
之所以立也。剛柔成質。地道之所以立也。仁義成德。人
道之所以立也。道一而已。隨事著見。故有三才之別。而
於其中。又名有體用之分焉。其實則一太極也。○陰陽
是陽中之陽陰。剛柔是陰中之陰陽。剛柔以質言是有

箇物了見得。是剛底柔底。陰陽以氣言。○仁義。看來當
作義與仁。當以仁對陽。仁若不是陽剛。如何做得許多
造化。義雖剛。却主於收斂。仁却主發舒。這也是陽中之
陰。陰中之陽。互藏其根之意。且入今人用賞罰到得與
人。自是無疑。便做將去。若是刑殺時便遲疑不肯果決。
做這見得陽舒陰斂。仁屬陽。義屬陰。○問仁如何比剛
曰如春生則氣舒自是剛。秋殺則氣收斂而漸衰自是
柔。○凡鉛者乃山礦中生。生銀是也。內含太陰之質而
產太陽之精炁也。炁本屬陽。性剛得陰方成造化。硃砂
爲汞。內含太陽之質而成太陰之精炁也。性柔而陰得

陽方生形質矣。一陰一陽之謂道，從道受生之謂命。自一稟形謂之命性，所以在物謂之心。心者，五方以中為主，五行以土為主，位居於中，而有土德之尊。故水得土則潰其形，火得土則隱其明，金得土而增色，木得土而益其潤。土無定形，挨排四象，五形既聚，則八卦自然相合矣。

一氣初判，大道有形，而列二儀，二儀定位，大道有名，而分五帝。五帝異地而各守一方，五方異氣而各守一子。青帝之子甲乙，受之天真木德之九氣。赤帝之子丙丁，受之天真火德之三氣。白帝之子庚辛，受天真金德之七氣。黑帝之子壬癸，受之天真水德之五氣。黃帝之子戊己，受之天真土德之一氣。自一生真，一真因土出，故萬物生成在土。五行生成在一真元之道，皆一氣生也。

一三五七九，道之分而有數。金木水火土，道之變而有象。東西南北中，道之列而有位。青白赤黃黑，道之散而有質。數歸於無數，象反於無象，位至於無位，質還於無質。欲道之無數，不分之則無數矣。欲道之無象，不變之則無象矣。欲道之無位，不列之則無位矣。欲道之無質，不散之則無質矣。無數則道之源也。無象則道之本也。無位則道之真也。無質則道之妙也。

無數則道之源　無象則道之本　無位則道之真　無質則道之妙

真源曰：道之既判，降本流末，悟真者因其脩真，內真而外真自應矣。識其妙者，因妙得妙，內妙而外妙自應矣。天地得道之真，其真未應，故未免乎有位。天地得道之妙，其妙未應，故未免乎有質，有質則有象可求，有位則有數可推。天地之間，萬物之內，最貴推人，即天地之有象可求，故知與質氣與水也。即天地之有數可推，故知其位遠與近也。審乎如是，而道亦不遠於人也。

比喻曰：天地有五帝，而比人之有五臟也。青帝甲乙木，甲為陽，乙為陰，比肝之氣與液也。黑帝壬癸水，壬為陽，癸為陰，比腎之氣與液也。黃帝戊己土，戊為陽，己為陰，比脾之氣與液也。赤帝丙丁火，丙為陽，丁為陰，比心之氣與液也。白帝庚辛金，庚為陽，辛為陰，比肺之氣與液也。凡春夏秋冬，定時不同，而心肺肝腎之旺有月。

真訣曰：凡春三月肝氣旺，肝旺者，父母真氣隨天度運而在肝，若遇木日甲乙，救土於辰戌丑未之時，依時起火煉脾氣，餘月兌卦時損金以耗肺氣，是時不可不功也。坎卦時依法起火，煉腎氣，震卦時入室，多入少出，息住為上，父間次之，數至一千息為度。當時內觀，如法一意，冥心閉目，青色自見，漸漸彌身，以入泥丸，自寅至辰

滯震卦一子息以上尤佳如息息漸微出息而息在不
治達成凡春夏秋冬各有起火損耗救養之法前篇謂
肚時有月呂眞人曰有人問我脩行法遲指天邊日月
輪輪有五行日月即天魂地魄自爲五行之精月乃五
行金水之炁五行相代至金而極而金之爲質鎔之得
水擊之得火其柔相木其色相土土水火木四相俱備
而金含之以此愈煉而愈堅也此乃爲金丹之其我亦有
內外二說言內者本來眞性即是以其快利剛明變化
融液曰金丹曾經煆煉圓成具足萬刼不壞曰金丹言
外者於是天元則煉金液而造化曰金丹於是地元列

眞鉛爲金之祖斯其產育而成造化曰金丹世產諸金
俱有金毒惟水中金轉煉還丹金萬刼不壞人能得法
脩煉始於無中生有次於有內生無配以天魂地魄制
水銀硃砂成器大道本乎無體寓于大器之中朱子陽
曰天地之化滔滔無窮如一爐金汁鎔化不息聖人則
爲之鑄瀉成器使入模範匡郭不使過於中道也曲成
萬不遺此又就事物之分量形質隨其大小闊狹長短
方圓無不各成就此物之物理無有遺闕範圍天地是
極其大而言曲成萬物是極其小而言範圍如大德敦
化曲成如小德川流又曰範圍天地之化範是鑄金作

範圍是圍裹如天地之化都沒箇遮攔聖人便將天地
之道如一用範來範成箇物包裹了試舉一端如一歲
分四時節候之類以此做箇塗轍更無過差此特其一
耳詩云圓不圓來方不方森羅天地貯包藏如今內外
兩曆白體在中央一點黃老氏心法含有象伏羲裁出
露峯芒化成如意冲霄去變作金雞轉太陽又旌陽祖
師頌曰道人靜坐妙通神天地凝靈性與眞日月運行
俱妙寂乾坤造化自攢陳但看洛陽三月暮野花啼鳥
一般春天圓地方爲圖爲章世有金丹之道黃白之術
可以奪天地之神功竊造化之秘藏何者爲道何者爲

術曰有造化無藥物曰神丹是爲丹頭即道也無造化
有藥物者曰仙方是爲藥頭即術也世之所傳者皆
以三黃四神藥物升煉而成者實非古之神丹也惟參
同契之道是爲神丹乃丹經之祖造化之髓也以乾坤
爲鼎器以坎離爲匡郭以屯蒙爲抽添以巽庚癸闔闢
以三萬刻爲周天按三百八十四爻爲火候故其書曰
若尋一藥化非眞獨取鉛汞爲刀圭而已得其道者宇
宙在乎手萬物生乎身以通神明合造化符陰陽是爲
神丹大道也服之者可以與虛皇並駕鬼神侍立鸞鶴
則煎泥成金乾汞成銀此之養砂澆淋之術若抱布鼓

而擊雷門也實爲肚耳三才既形彙類斯有稟天地之粹氣備五行之精神惟金石焉道源經曰金石之精明耀上列爲星辰積金之氣爲日故日含金烏之像坎爲中虛也積土之氣爲月故月含玉兔之像坎中實故星隕地下則化爲石張衡云星隕爲石精華去矣由是言之金石之粹天地之正氣也至珍下潛發乎山澤山隱玉則潤水孕珠則清文廣諸山金精夜飛如迸火珠海淵吐氣紛如亂絲紅艮將發而山岳崩銅欲生則草木死皆其驗也夫天地含育如人畜聚精血故三光隕瀉則沴氣爲災六府潰亂則邪風爲患惟聖智之人奪天地

之體故能飛煉金石引納和氣因有神丹之訣化金點玉之術昔天不足女媧氏煉五色石以補之則明天地之同氣者石也以天地之同氣而補之益也夫五形之內皆稟水火二品金木水土中皆有火火木金土中皆有水故五行之內自有水火之二性也夫金石生水必得天地之正氣者也其性或陽而生陰須以陰藥制之陽生陰者丹砂陰生陽者水銀此水銀有二說硃砂中抽出俗呼爲水銀非也此係硃砂中配合實死汞銀方是真鉛將此法天象地方生金木水火轉至三五三分八成一之形體金玉之質得天地日月之精華陰陽水

火之結秀潤而溫實而貴應萬劫之不朽滅也樞者機軸乃生殺之始由也實者功重也經者徑也乃修真入道之要路也祖天師張真君義寶經曰斯經以玉樞而名者乃天地之消息陰陽動靜元數乃乾元用九之說而普化天尊居其上爲三界之尊十方之靈明矣張天君繹雷經曰純陽孚佑帝君讚曰祖氣氤氳滿太虛九天元是九天居驅雷役雨飛金篆活物人生備玉樞三界得道十方無路不通車大哉普化明元始日月齊光信不誣又雷經讚曰一炁誰分陰與陽玉清高處化真王上天下地能相合闡教分形徧十方又讚曰道乃天地

心愚癡不解尋破衣要縫補須用水磨針又讚曰誠不用物以氣相臻一稱尊號天地回春又讚曰地網天羅不可逃凶星臨併若爲消誠心誦取天尊號玉篆金符急急燒又讚不貴黃金貴赤心初真學道好魔侵至誠肯與明天地克日教君聽玉音陶鍊者埏埴也鎔鑄也夫一氣分爲陰陽運爲四時終爲五行亦若人有四肢加之於骨謂之五行故運火之時得中真氣而分陰陽陰陽生四象四象用而五行成故李真人曰水一金四爲之戊土火二木三爲之巳土皆在運火之士而成功皆自金造故言修煉矣註曰魂而月魄導虎性而契龍

情駐者不動之義月魂月魄乾坤體成日魂月烏月魄玉兔魂魄呼吸而不動也大丹之妙惟鉛汞二物為至藥也非用四黃八石若大丹有石藥之氣入二物之中即有大毒凡言死水銀固生人即須陰陽之氣水火結成為大藥即是長生若用凡石硫黃硇砂等慢伏乾汞為藥服之為大毒硇有食銅壞鐵之功豈堪服食終若有殺虎之能此可為深戒悟真篇云四象會時玄體就五行全處得丹名

東方甲乙木純行陽道生丙寅卦立震其象青龍自木得氣故象曰青龍氣數九九氣足得火火治丙丁火氣

數三故生離象朱雀離中陰為受青龍之氣此二氣木為主火為用

金者處位庚辛金純行陰道生自壬申卦立兌其象白虎自土而待氣故象白虎氣數七七氣足得水水治壬癸水氣數五卦立坎其象玄武坎中陽為白虎之精此二氣金為主水為用金木水火土四象還土相尅主者處中宮戊己黃帝之位數五五主四季解制四象真氣生殺萬物故土者五行之首能召至和之氣若能智者金丹之事備矣大象既備變化無窮故曰大藥且如龍汞者龍屬木汞屬火木之氣數滿九火之氣數滿三三

與九共為十二虎鉛者虎屬金鉛屬水金之氣數滿七水之氣數滿五五與七又成十二四象氣合共滿二十四氣以應一兩之用此二象備二十四神方玄珠以備復入白虎元宮又備二十四氣兩度受四象滿泊五行造化五行須備號曰金丹若得之為天仙上道故曰龍鉛虎汞之金丹是太陽之氣度真鉛之氣結成玄珠復入白虎宮是曰金而得氣故號水中金龍鉛者龍本無鉛自虎而有蓋先取白虎真鉛歸於青龍元宮按陰陽媾媾運應氣足化為玄珠此玄珠須備四象之氣獨體未能變化復入白虎玄宮恩息自故曰龍鉛也

虎汞者虎本無汞汞自青龍而生蓋有青龍先取白虎真鉛伏住青龍真汞真汞既受虎鉛制伏以備陰陽之氣復入白虎元宮故曰虎汞也

虎鉛者白虎之真氣白虎屬金氣是真陰白虎真氣所生之物故曰虎鉛也龍汞者青龍之真氣也青龍屬木氣是真陽青龍真氣所感之物故曰龍汞也

龍汞自與虎鉛也相合得土恩育三百造化為之黃芽氣備為之大藥正謂黃芽鉛汞造大藥五行成

大還丹者乃真一為根鉛汞相依黃芽是本鉛中得鉛方成至實汞傳金氣乃現黃芽黃芽非外藥內象取精

花若到黄芽地金銀滿我家又云黄芽一水銀二一者
水數爲五行之始包含五彩色稟北方之脩之合道理
契自然故能生天生地爲牝爲牡然後還日精於月窟
傳精華於無中紫霄潛應契寘符若非神仙不能窺也
古歌云仙人煉丹不用藥惟有神室是金作黑鉛水虎
者是天地妙化之根乃有質而有氣紅鉛火龍是天地
發生之本乃有氣而無質故眞鉛實金丹之母靈之祖
宗也全在鉛銀與硃汞二物砂汞乃是日之精鉛銀乃
是月之華脩金液之方不出天地玄象之中且鉛之砂
汞由人之情性情性發於中應於外非外來也砂汞生
於中見於外亦非外來也情性二用並在身中非汞二
名倶隱鉛内戊己眞土也眞鉛也眞鉛能召至和之氣
歸於中宫故青龍白虎朱雀玄武四象不得眞土終不
成液也此物須及北海尋曾經脩煉合天心眞人傳入
艮宫内可謂玄玄號曰金此金之一字無窮盡之説鍾
離曰五金按五行八卦象生成若人知此覩涯木上沉
又詩明眞鉛實在人身中生方是合天地人三才之道
奥詩曰時人皆取五金燒孰知元君在海飄欲煉鳥中
紅玉粉先調爐内白金膏眞鉛汞生在天地之前假鉛
汞生在天地之後眞鉛汞無形之造化假鉛汞是有形
之造化夫眞鉛汞者未有天地虛無先生出來一者西
方有像庚辛金也金者是鉛鉛能生汞汞者是北方無
像壬癸水也鉛得汞而生形次以漸生天地生日月生
河岳山海生人倫生一切萬物也詩曰先天一氣號眞
鉛莫信迷徒妄指傳萬化滋張緣朕兆一靈飛走賴拘
鈐有形生質皆非正無質生形始是玄寄語道流勤學
取用心莫錯認凡鉛又金丹撮要詩一氣團成五物眞
五物團成一物靈奪得乾坤眞種子子生孫兮又生孫
金土水三物爲眞鉛金水火三物爲眞汞使丹田之氣
祭水火之兩分布四象淘鍊五行貫者通連之義其脩
煉者先用山礦中生銀配合硃砂養煉成鉛謂之取坎
塡離硃砂實死作眞鉛此砂交汞見的端水銀再把硃
砂養砂死玲瓏見汞乾又詩曰服得金砂作地仙其砂欲
伏在眞鉛鉛砂却依然誤雜毋除銀是湧泉將此砂銀
即鉛以鉛養汞必須轉至天一生水從一二三四五天
地之生數六七八九十天地之成數紫陽詩句云依他
坤位生成體種向乾家交感宫乾者天之性情指理而
言也謂之性情該體用動靜而言也道生於萬物天地
乃物中之大者人爲物中之靈者則求於道人同天地
以心比天腎比地肝爲陽位肺爲陰位心腎相去八寸

四分其天地覆載之間比也氣比陽而液比陰子午之
時比夏至冬至之節卯酉之時比春分秋分之節以一
日比一年以一日用八卦時比八節子時腎中氣生卯
時氣到肝肝爲陽其氣旺陽升以入陽位其春分之比
也午時氣到心積氣生液夏至陽升到天而陰生之比
也午時心中液生酉時液到肺肺爲陰其液盛陰降以
入陰位其秋分之比也子時液到腎積氣生液冬至陰
降到地而陽生之比也周而復始日月循環無損無虧
自可延年太元初判而有太始太始之中而有太無太
無之中而有太虚太虚之中而有太空太空之中而有
太質太質者天地也天地清濁其質如卵而玄黄之色
乃太空之中一物而已陽升到天太極而生陰以謂負
抱陽而下降陰降到地太極而生陽以恍惚負陰而上
升一升一降陰降陽升與天地行道而以萬物生成也
天如覆盆陽道難升地如碧石陰道難入冬至而地中
陽升夏至到天其陽太極而生陰所以陰生者以陽自
陰中來而起於地恍恍惚惚氣中有水其水無形夏至到
天成水是曰陽太極而陰生也夏至而天中陰降冬至
到地其陰太極而生陽所以一陽生者以陰自陽中來
而出於天杳杳冥冥水中有氣無形冬至到地積水生
氣是曰陰太極而陽生也
以身外比太空以心腎比天地以氣液比陰陽以子午
比冬夏子時乃曰坎卦腎中氣生午時乃曰離卦氣到
心腎氣與心氣相合而太極生液所以生液者以氣自
腎中來氣中有真水真水無形離卦到心則太極而
生液如此離卦心中液生坎卦液到腎液與腎水相合
而太極復生於氣所以生氣者以液自心中來液中有
真氣真氣無形坎卦到腎積液則太極而生氣者如
此可以比陽升降至太極而相生所生陰陽中藏水陰
中藏氣也
腎中生氣氣中有真水心中生液液中有真氣真水真
氣乃真龍真虎也陽到天而難升太極生陰陽到地而
難入太極生陽天地之理如此惟人也不得比天地者
六慾七情感物喪志而耗散元陽走失真氣當離卦腎
氣到心神識内定鼻息少入遲出綿綿若存而津滿口
勿吐勿咽自然腎氣與心氣相合太極生液與真水戀
液真水戀氣本不相合盖液中有真氣中有真水互相
交合相戀而下曰交媾龍虎若以火候無差而抽添合
宜三百日養就真胎而成大藥煉質焚身朝元超脱之
本也

一氣初回。元運眞陽欲到離宮。提取眞龍眞虎玉池春水溶溶。此恐泄元氣而走失眞水於身外也。氣散難生液。液少而無眞氣。氣水不交。安成大藥。當此年中用月。以冬至爲始。日中用時。以離卦爲期。或以晚年奉道。根源不固。自虧虛損。而氣不足之後。一年之損。一年用功積之。名曰採補還丹。補之遇數。行此法名曰水火既濟。可以延年益壽。乃曰人仙。功驗不可備紀。若不數。是口生甘津。心境自除。情慾不動。百骸無病。而神光暗中自見。雙目時若驚電。以冬至日爲始。以節用法三百日胎仙具解。曰在外午時爲離。當太陽爲眞陽。在人心爲

離宮。元陽爲龍也。眞水乃腎中之水也。眞龍心液中之氣。口爲玉池。津爲春水也。九州在人爲心。在日爲午時。在卦爲離。藥是心中之氣。火是腎中眞水。黃婆是脾中液。合和氣水而入黃庭。雍州乾卦。勒陽腸腹也。又曰勒陽關也。藥是心中之氣。火是腎中眞水。烹火是腎中眞水。黃婆脾中液也。積陽成神。神中有形。一生於日。月生於月。積陰成形。形中有神。一生於金。金生於玉。隨陰陽而生沒者。日月之光也。因數生光。數本於乾坤。隨陰陽而升降者。金玉之氣也。因時起氣。時本於天地。眞原曰數行日月。數用六九乾坤之數。金玉之氣。春夏上升。秋

冬下降。天地之時。金生玉土。土生於石。石生於玉。見於成形。而在下者。如此日中金烏月中玉兔。日待月魂而光。見於成神。神而在上者。如此日月比氣也。腎氣比月。而心氣比日。金玉比液也。腎液比金。而心液比玉。所謂玉液者。本自腎氣上升而到於心。以合心氣。二氣相交。而過重樓閉口出而津滿玉池。咽之而曰玉液還丹。升之而曰玉液煉形。是液本自腎中來。而生於心。亦比土中生石。石中生玉之說也。所謂金液者。腎氣合心氣。而不上升。薰蒸於肺。肺爲華蓋。下罩二氣。即日而取肺液在下田。自尾閭穴升之。乃曰飛金晶入腦中。以補泥

丸。補足自上復下降。而入下田。乃曰金液還丹。既還下田復升。遍滿四体。前後上升。乃曰金液煉形。是亦金生於土之說也。

廣成子教黃帝煉外丹方。有鉛汞之物。以內事爲則也人之先生腎也。爲北方壬癸水。在五金而爲鉛。次生心也。心爲南方丙丁火。在八石而爲砂。鉛中取銀。如腎氣之中。暗藏眞一之水。砂中取汞。如心氣之中。暗藏正陽之氣。蓋以外之鉛中銀而合砂中汞。自然成砂。火候合宜。假成至寶。取類於人。則腎氣之中。取眞一之水。心液之上。取正陽之氣。二物合而成丹。乃如外物見寶之比

也。
傳道集曰。一炁天一之質而爲五金之首者。黑鉛也。鉛以
生銀。鉛乃銀之母。感太陽之炁。而爲衆石之主也。硃砂
也。砂以生汞。汞乃砂之子。難取者鉛中之銀。易失者砂
中之汞。鉛汞若相合。煅煉自成寶。此鉛汞之理見於外
也。若以內言。父母眞氣合而爲一。即精血爲胞胎。凝結
爲內腎。內腎者鉛也。乃夫腎生氣。氣中生水。以腎水合
心液之上。正陽之氣凝于黃庭。則名丹藥。則曰眞鉛也
以腎氣合心氣。積氣生液。結爲玄珠。方還下丹田。而曰
眞鉛也。乃夫丹就。氣生腎氣入頂。而眞水降。一升一沉
于十二樓前。而爲既濟。既濟一次。而還下丹田。故曰眞
汞也。元皇訣曰。鉛汞鼎中居。煉成無價珠。都來兩箇字
了得萬家書。古今上聖。稱說鉛汞之理。不同。其來止於
鉛爲腎。而眞鉛爲丹。眞汞爲藥。而眞汞爲藥爲既。以若
憑外說不可中理也。天地有自然之炁。炁有自然之數
人稟天地而生。氣數與天地相合。脩仙學道。窮此造化
之根源。如陰陽造化之升降逆路。若能澄心定意。一念
不生。湛然無慾。從半夜子時。一陽自然下丹田內。元陽
金精。變化成五色之炁。形如烈火。狀似炎風。穿過尾閭
一穴。一撞三關。只至頂門泥丸宮。泥丸宮下降。復運過

[illegible]汁和氣透醍醐灌頂。黃河倒捲。神氣精血氣。四物
[illegible]成一塊。上下顛倒循環過而後始。自然搬入周天火
候煅成一粒赫赤龍虎金丹大藥。金丹成時。陽神出現
陽神者。此是聖胎也。言聖胎便是金丹。金丹便是聖胎
聖胎與凡胎。造化各別。凡胎者。只用父精母血鉛汞造
化成人。鉛者父精。汞者母血。相和造化成人。將凡比聖
以外見內。聖胎者。全在抽鉛添汞。所以抽鉛者自下丹
田之內。入上丹田。又名河車運轉。又名肘後飛金晶。上
補腦中。補腦中。名抽鉛也。添汞者。金晶飛於肘後。上補
腦中。補之如是。金水一注。從頂門中降落。口中味甘氣
香。咽過重樓十二環。撞見肺。肺屬西方庚辛金。其色白
水返爲唾。肺有兩道氣脈。流入於心。心屬南方丙丁火
其色赤。唾返爲血。血者是汞。名添汞也。又曰。鉛生汞也
汞生鉛。心有兩道氣脈。流入於腎。腎屬北方壬癸水。其
色黑。血返爲精。精者是鉛。名汞生鉛也。若有志氣。晝夜
無間斷。添鉛抽汞。十箇月聖胎決成嬰兒。是一含眞氣
十月胎圓入聖基。本性愛金順意。金情戀木慈仁。相吞
相啗卻相親。始覺男兒有孕是也。天僊圖口訣曰。大道
不離方寸地。鉛汞直撞透三關。分明放著長生路。一氣
還隔萬里山。凡脩長生不死。金丹大藥之事。先要識陰

陽升降之理巡路然後可下功抽鉛添汞飛騰日月返復陰陽眞氣上下顛倒採煉周而復始方得般煉成一粒金丹大藥人之脊骨二十四節名曰尾閭穴又龍虎穴又名曹溪路又名九重鐵鼓又名三岔口又名三岔路三岔骨又名河車路又名氣海門又名朝天嶺又上天梯尾閭穴骨頭圓緣如癒金上有九竅內外相連脊骨兩傍三條巡路上徹頂門泥丸宮下降復至丹田復連至尾閭穴下關從下至上十八節中關泥丸宮上關此是三關也男女有四腎外腎爲門黃帝問岐伯王曰脩煉丹藥大來從何而起得成大丹岐伯曰丈人言金丹煉在橐籥者近人呆胞也內以溫其象爺前五臟役轉精氣入兩腎流入三丹田成前內丹入日精右腎中間月華左腎中眞氣右腎脊骨傍行至泥丸宮左腎中有黑氣循右脊骨傍上至泥丸宮其眞氣是一陰陽合成一体黃氣爲表黑氣爲裏左腎爲樞右腎機與胞其火三氣醞而成丹每日日平明寅時初一刻昧爽之明氣起三行至泥丸宮合成玄珠脩之九年必得神仙

男女四腎女人在左爲盈右爲虧盈者爲前朱汞虧者虧前月水故是信如月不至即爲胎也如不胎息病也

男子有四腎二腎前左爲樞右爲機內二腎亦是盈盈者盈前目水虧者虧前黑鉛故丈夫腎爲鉛汞女子爲子爲流比丈夫婦人精血蘊結而成於丹田之本每日寅時初一刻昧爽之時三氣起於泥丸宮結成金丹號曰玄珠九年得仙矣

天地升降之法便宜放下丹田下膀胱中穿至尾閭關鑿開夾脊雙關兩道白氣從夾脊直至泥丸分作三路直下頂門候稍暖又想珠從鵲橋內放下口中慢過重樓十二環到中宮神水滿則分作三口下中宮又存膀胱中有黑氣一道勇上心來所存閉目於神入中宮候眼前爲撒廬或目前如金花或如白膏隊隊過或是滿室之光或是隙窗之光能見小字就此光中千日之內可出陰神或緣一年七十二候足便出神

鉛銖先天炁火伏太乙精銀爲金之精鉛爲水之基眞一之道先以金子爲黃芽之根金子即水也欲令萬珠而爲一心須以萬珠之中求其一而爲基也心乃神之宅腎乃之府既以心爲宅以腎爲府豈無造化聖人立法假一神調氣藉以氣定神神氣調定方曉動靜動者氣也靜者神也神有離氣氣不離神神氣不相道本自然也按周天三百八十四爻氣血行八百一十丈人身

晝行五十度。此乃周天方爲火候。其火有二等。分爲內外。外火者有形有象。可煉五金。造化五谷。滋養於人。此火非能煉丹。煉丹其在內火。內火者無形無象。藉五谷之氣。即生眞火。眞火既生。返煉眞精。精返於氣。氣返於神。煉神合道。道本自然。不離一氣。一氣既調。百脉皆順矣。

凡脩金液還丹。先定陰陽行度。次立乾坤爲爐也。魂魄所居。互爲室宅。謂魂月魄相拘於金室。爲丹基也。性居宮內。立置鄞鄂。性屬金也。金主理內。法領外符。而養靈汞。鄞鄂即形貌也。情主塋外。築固城郭者。情火符也。火行六虛。而砂汞城郭人民。即砂汞也。當此之際。亦由乾坤動靜。氣流精布。土居中宮。爲道全序。陽伏陰施。泰往否去。陰陽刑德。是爲藥之本途也。硃砂者。坎中生陽。化爲金虎。離中生陰。化爲木汞。龍虎之變化。成戊己。坎戊月晶。離己日光。水中生金。是爲陽虎。火中生汞。是爲陰龍。從南伏龍。合北方之虎。會於中宮。固養一炁。即造化而龍胎。大丹之藥也。天生鉛。天地自然之物。世罕有之若得天生鉛。自然汞以水火氤氳。則二物合體。而爲砂天鉛汞。乃天地精華。日月魂魄。種類同氣。明達微道。無不成。夫長生之道。莫大乎龍虎大丹。大丹之用者。莫大乎鉛汞固濟。於鉛汞者。莫大乎神室。使二物變化者。莫大乎陰陽。法於陰陽。莫大乎水火。使不失其時者。莫大乎刻漏。水火調和者。莫大乎爻象。始於屯蒙。終於既未。金丹九轉。不越乎爐鼎之內。動植萬類。豈離乎覆載之中。非配合則無以化育。非種類則無以生成。還丹之道畢於此矣。夫煉神丹大藥者。乃出世之學。不與人間能同。法天地生成之道。體陰陽造化之機。鍊眞一之髓。制九烝之精。驅二曜烏兎飛走於乾坤之內。包四象龍虎騰躍於宇宙之間。水火進退。寒暑變遷。造化之妙。斯大矣。

大易六十四卦。以坎離爲藥材。乾坤爲鼎器。餘六十卦揔三百六十爻。爲周天之火數。周者日月運行之數也火候者。還丹法象之用也。是以聖人說卦爻而效銖兩運水火而理陰陽。人之觀天法地。理契生成。太陽一日行一度。一月度一宮。十二月得得周天也。太陰兩日半行一宮。一月一周天。故火一十五兩。總三百六十銖。象三百六十爻。故以爻爲一銖。明矣。爻煉者火之規範。斤兩之進退。妙用在於此矣。十一月冬至。一陽生。始進文火。行復卦。十二月臨。正月泰。二月大壯。三月夬。四月純乾。五月夏至。一陰生。武火退行。履霜之漸。行於姤卦。六

月遁七月否八月觀九月剝十月純坤陰陰極陽生周
而復始茲乃周歲之相也故元君以日爲年者一日有
十二時一月共三百六十時二日半得三十時而作一
月之用也上七日半爲春次七日半爲夏十五日後七
日半爲秋下七日半爲冬春夏主生發長養秋冬主肅
殺收成一歲氣候促在一月之內一年四千三百二十
時除之將十二時作日三百六十除之得十二年十二
周天也眞一日以日爲年者將四千三百二十時爲月
十二月除之得三百六十時將時爲年者置上三百六
十年月十二乘之著共得四千三百二十月又以月法
三十乘之得一十二萬九千六百餘日再以時法十二
乘之得一百五十五萬五千二百年也三年九轉共奪
得四百六十六萬五千六百年造化之功蓋聖人促陰
陽奪造化以全妙用故能出天地五行之數也陰盡陽
純還丹赫然而成也餌之則補氣全神拘魂制魄陽化
爲筋血化成氣體變純陽毀形易貌形既不斃神仙可
作神丹聖藥全在調均水火愼勿失節以合天道則造
化之功著矣

如火候用卦爻者乾坤二卦健相往來推盪定四時成
歲四德運化無有窮也行火進退抽添加減則而象之

簇一年於一月簇一月於一日簇一日於一時簇一時
於一刻簇一刻於一息夫自元會運世細至一息之微
皆有一周之運達此理者進火退符之要得矣雖然丹
道用卦火候用爻皆是譬喻却不可執在卦爻上當知
過河須用筏到岸不須船得魚忘筌得兔忘蹄可也紫
陽眞人云此中得意休求象若究群爻慢役情又云不
刻時中分子午無爻卦內定乾坤皆謂此也易外別傳
參同契云於坤始復如循連環邵康節詩云自從會得
環中意閑氣胸中一點無又云乾遇巽時觀月窟地逢
雷處看天根天根月窟閑來往三十六宮都是春謂月
窟在上天根在下往來乎月窟天根之間者心也何謂
三十六宮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是
也三十六宮都是春謂和氣周流乎一身也如此則三
十六宮不在紙上而在吾身中矣是道也邵康節知之
朱紫陽知之俗儒不知也蓋俞祖師此言道不在身中
而不離一身也脩得天心合地心天地心中用在人皇
極經世書云先天圖者環中也謂人之一身即先天圖
也心居人身之中猶太極在先天圖之中也朱紫陽曰
中間空處是也圖自復而始至坤而終終始相連如環
故謂之環環中者六十四卦環於其外而太極居其中

也。在易爲太極，在人爲心。人知爲太極，則可以語道矣。又云：冬至之後爲呼，夏至之後爲吸，此天地一歲之呼吸也。朱紫陽曰：天地間只是一氣，自今年冬至到明年冬至，只是一箇呼吸。呼是陽，吸是陰。愚謂冬至後自復而乾屬陽，故以爲呼；夏至後自姤而坤屬陰，故以爲吸。呼乃氣之出，故屬冬至之後；吸乃氣之入，故屬夏至之後。大則爲天地一歲之呼吸，小則爲人身一息之呼吸。參同契云：龍呼於虎，虎吸龍精。又云：呼吸相含育，停息爲夫婦。蓋以呼吸爲龍虎，爲夫婦。千經萬論譬喻紛紛，不過呼吸兩字而已矣。又云：一動一靜之間，天地人之至妙至妙者歟。無極之前，陰含陽也；有象之後，陽分陰也。

朱紫陽曰：邵子就圖上說循環之意，自姤至坤是陰含陽也，自復至乾是陽分陰。坤復之間乃無極。袁機仲曰：朱紫謂坤復之間乃無極，其論察矣。又詩云：忽然夜半一聲雷，萬戶千門次第開。若識無中含有象，許君親見伏羲來。無中含有象，即是坤復之間無極而太極也。邵子之學，非朱子孰能明之。又冬至吟云：冬至子之半，天心無改移。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玄酒味方淡，大音聲正希。此言如不信，更請問庖犧。又云：何者謂之機？天根理極微。今年初盡處，明日起頭時。此際易得意，其間難下辭。人能知此意，何事不能知。又和魏教授詩云：讀書方到天根處，長懽諸公問極玄。朱紫陽曰：子之半，是未成子，方離於亥之時。又曰：一陽初動處，在貞元之間。愚謂此處正是造化之真機。程伊川曰：若非竊造化之機，安能長生。至哉言乎。又：恍惚陰陽初變化，氤氳天地乍迴旋。中間些子好光景，安得功夫入語言。愚謂康節此詩泄盡天根之極玄，苟非親造恍惚之境，實詣氤氳之域，安知其爲極玄哉。

易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參同契云：恒順地理，承天布宣。謂人之元藏於腹，猶萬物藏於坤。神入地中，猶天氣降而至於地。氣與神合，猶地道之承天。天地以此而生物，吾身以此而產藥。太玄經云：藏心於淵，美厥靈根。與此同旨。邵康節曰：神統於心，氣統於腎，形統於首。形氣交而神主乎其中，三才之道也。神統於心是神宅也 統於腎是氣之府也形氣交神生

邵康節曰：天之神發乎日，人之神發乎目。愚謂目之所至，心亦至焉。故內煉之法，以目視鼻，以鼻對臍，降心火入于氣海，蓋不過片餉功夫而已。

愚謂首居上而圓，諸陽之所會，乾之象，故易以乾爲

首崑崙在西北乾位故黃庭經以乾爲崑崙腹居下而
中虛八脉之所歸坤地之象也故易以坤爲腹天玄而
地玄故太玄以坤爲黃宮日生于東月生于西故易以
離爲日坎爲月呼吸出入升降上下往來無窮故黃道
以呼吸爲日月或以兩目爲日月非也兩目僅有日月
之形無日月之用。
參同契云九還七返八歸六居又云七八數十五九六
亦相應又云金水合處木火爲侶四者渾沌列爲龍虎
愚謂六七八九乃水火木金之成數木數八屬東火數
七屬南木自東而升則與火爲侶於南矣金數九屬西

水六屬北金自西而降與水合處於北矣丹家有所謂
赤龍黑虎者東方蒼龍七宿運而之南則爲赤龍西方
白虎七宿運之南則爲赤龍西方白虎七宿運而之北
則爲黑虎無非譬喻身中之呼吸而言之何龍虎之
有何金水木火之有何七八九六之有皆譬喻耳或疑
九七八言還返歸六獨言居得無異乎曰六居北不動
三方之還返歸皆聚于北故言居也。
易曰坎爲水爲月離爲火爲日項平安曰心以坎爲體
離爲用故心欲虛而澄腎以離爲體坎爲用故丹田欲
實而溫損益皆三陽三陰之離損之火上飛益之火下

伏又曰☲離體之火上騰故損☲離體之火下駐故益
愚謂內煉之道至簡至易唯欲降心火入於丹田耳丹
田在臍之後腎之前正居腹中丹家諱言心腎謂心腎
非坎離蓋指呼吸爲坎離殊不思呼吸乃坎離之用心
腎乃坎離之體人之一身心爲之主故獨居中腎爲之
基故獨居下丹家不言心腎而言身心身即腹也腎在
其中矣豈可捨腎哉腎屬水心屬火火入水中則水火
交媾如晦朔之間日月之合璧
易曰山澤通氣又曰二氣感應以相與愚謂按參同契
云自然爲兮非有邪僞道若山澤氣相蒸兮興雲而爲

雨盖人身之陰陽絪縕交結于丹田則升于泥丸滃然
如雲化爲甘澤陳希夷詩云倏爾火輪煎地脉溥然神
瀵湧山巔與此同旨神瀵出列子嘗謂山澤之氣相通
由其虛也唯虛也故二氣感應以相與不虛則窒而不
通安能相與內煉之道貴乎心虛心虛則神凝神凝則
氣聚氣聚則興雲爲雨與山澤相似離騷遠遊篇云道
可受兮不可傳其小無內兮其大無垠毋滑而魂兮彼
將自然一氣孔神兮於中存虛以待之兮無爲之先朱
紫陽注云蓋廣成子之告黃帝不過如此神仙之要也
人之神氣逆之則生散之則亡矣有剛陽之氣運行不

息故天體常行也。愚按參同契云：臍橑有低昂兮，周天遂奔走。闗揵謂南北二極。周天謂二十八宿。奔走謂運行也。天形如彈丸，周匝運轉，晝夜不停。其南北兩端，一高一下，乃闗揵也。人身亦然，上有天闗，下有地軸。若能廻天闗，轉地軸，則上下往來，一息一周天也。又云：循據璇璣，升降上下。璇璣，斗也。天以斗爲機，人以心爲機。心運於身中，猶斗運於天中。愚又按陰符經云：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蓋人道與天道一也。人能收視返聽，藏心于淵，馭呼吸之往來，周流不息，則與天道同運，而天行之機，吾得而執之矣。雖然天之道可以觀，天之

行未易執也。孰能知之？唯心虛者能執之。

易曰：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矣。徐進齋曰：丹家亦取此義。魏伯陽參同契謂黄中漸通理，潤澤達肌膚，但作用不同。此爲義理存養，皆天公諸天也；彼爲血氣保固，由人私諸已也。愚謂參同契之說，不過借易道以推明已意，其間引用易中之辭，未必皆取本文之義，蓋義與天地相似，人身亦與天地相似，是故輙借陰陽假以作參同契。黄中指身中之黄道。

易曰：不遠復，無祗悔，元吉。

朱紫曰：老子言治人事天，莫若嗇。夫唯嗇，是謂早服。早服謂之重積德，彼他說得曲盡。早服者，言能圖則不遠而復，便在此也。重積德者，言先已有所積，復養以嗇，是又加積之也。如修養者，此身未有所損失，而又加以嗇養，是謂早服而重積。若待其已損而復養，則養之方足以補其所損，不得謂之重積矣。所以貴早服。早服者，早覺未損而嗇之也。如某此身已衰耗，如破屋相似，東扶西倒，雖欲修養，亦何能有益耶？今年得蔡季通書，說近來深曉養生之理，蓋得其法，只是城郭不完，無所施其功也。看來是如此。愚按曾志游集仙傳云：周從泗州人

也。徐神翁深重之，曰：我少而婚，是人幼得道，其神全，吾不及也。如周從者，其亦老子所謂早服而重積者歟。

愚又按素問曰：丈夫八歲，腎氣實，髮長齒更；二八腎氣盛，天癸至，精氣溢寫，陰陽和，故能有子；三八腎氣平均，筋骨致強，故真牙生而長極；四八筋骨隆盛，肌肉滿壯；五八腎氣衰，髮墮齒槁；六八陽氣衰竭於上，面焦，髮鬢頒白；七八肝氣衰，筋不能動，天癸竭，精少，腎藏衰，形體皆極；八八則齒髮去。又云：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於陰陽，和於術數，食飲有節，起居有常，不妄作勞，故能形與神俱，而盡終其年，度百歲乃去。今時之人不然也，以酒

爲漿以妄爲常用道得終謂之常醉以入房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眞不知持滿不時御神務快其心溺於生樂起居無節故半百而衰也愚謂人至于老則多忘神昏故也動則疲倦氣衰故也內煉之道以神氣爲本神昏氣衰則以何者爲本。

易曰水游至習坎愚按靈樞經云日行二十八宿人經脉上下左右前後二十八脉周身十六丈二尺以應二十八宿漏水下百刻以分晝夜故人一呼脉再動氣行三寸一吸脉亦再動氣行三寸呼吸定息氣行六寸十息氣行六尺日行二分二百七十息氣行十六丈二尺氣行交通于中一周于身下水二刻日行二十五分五百四十息氣再周于身下水四刻日行四十分二千七百息氣行十周于身下水二十刻日行五宿二十分一萬三千五百息氣行五十營于身水下百刻日行二十八宿漏水皆盡脉終矣所行八百一十丈也又云氣之行如水之流如日月之行不休故陰脉營其藏陽脉營其府如環之無端莫知其紀終而復始愚謂人身氣血常常流通則安一有壅滯則病內煉之道息息相繼如水之游至而其流相續則眞氣上下灌注亦如水之流通也。

屯蒙既濟未濟反對一升一降圖

易曰參同契云朔旦屯直事至暮蒙當受晝夜各一卦用之依次序既未至昧爽終則復更始日辰爲期度用動靜有早晚春夏據內體從子到辰巳秋冬當外自午訖戌亥。

愚謂參同契以乾坤爲鼎坎離爲藥餘六十卦爲火候一日有十二時兩卦計十二爻故日用兩卦朝屯則暮蒙朝需則暮訟以至既濟未濟一也屯倒轉則爲蒙有一升一降之象屯自內而升爲朝爲晝爲春夏蒙自外而降爲暮爲夜爲秋冬諸卦皆然夫以六十卦分布爲三十日以象一月然遇小盡則當如之何蓋此喻耳非眞謂三十日也或以此爲閉月數息之法則不勝其煩且勞矣豈至簡至易之道哉。

易曰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

程伊川曰涵養之道出入之息者闔闢之機而已。

又曰闔闢往來見之鼻息。 張橫渠曰人之有息蓋剛柔相摩乾坤闔闢之象也朱紫陽調息箴云氤氳開闔其妙無窮誰其尸之不宰之功。 愚按參同契云二用無爻位周流行六虛往來既不定上下久之則亦無常幽潛淪匿變化於中二用九六也六虛卦之六畫也以

俞一呼一吸往來上下。久之則神凝息定。所以成變化
也。呼則氣出。陽之闢也。吸則氣入。陰之闔也。蓋人身之
陰陽。與天地陰陽相似。若能御呼吸於上下。使之周流
不息。則闔闢往來之妙。盡在吾身中矣。或曰。大有大闔
闢。小有小闔闢。一息之闔闢。則一刻之闔闢。一刻之闔
闢。即一時之闔闢。一時之闔闢。即一日之闔闢。一日之闔
闢。即一月之闔闢。一月之闔闢。即一年之闔闢。以至一
世之闔闢。一元之闔闢。萬古之闔闢。其一理也。
易曰。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
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

程伊川曰。易中只是言反復往來上下。愚謂丹家之書
廣譬曲喻。亦只是言反復往來上下。外此皆邪說妄行。
非真要自然之道也。
愚按文子云。流水之不腐。以其逝故也。戶樞之不蠹。以
其運故也。文子。計然也。周時人。老子之弟子也。人身氣
血。亦欲其往來流通。一不流通。小則為癖。大則為癰疽。
癖者節也。癰者壅也。疽者阻也。
愚又按子華子云。古之知道者。築壘以防邪。疏源以毓
真。深居靜處。不為物攖。動息出入。而與神氣俱。魂魄守
戒。謹窒其兌。專一不分。真氣乃存。上下灌注。氣乃流通。

如水之流。如日月之行。而不休。陰營其藏。陽固其府。源
流泄泄。滿而不溢。沖而不盈。夫是之謂久生。子華子程
本也。孔子與之傾蓋而語者也。人身氣血。往來循環于
上下。晝夜不停。猶江河之水相似。人但見江河之水東
流至于海而不竭。殊不知名山大川孔穴。皆相通也。豈
不見廬山瀑布乎。晝夜傾注不絕。何也。水由地中行。蓋
循環相往來也。日月之行亦然。隨天之旋。一出一入。往
來不窮。人知吾身自有日月。則往來不窮之妙。只在吾
身。而不必索之高遠矣。醫書云。人身有任督二脈。任脈
者。起於中極之下。以上毛際。循腹裏。上關元。至咽喉。屬

陰脈之海。督脈者。起下極之腧。並於脊裏。上至風府。入
腦上巔。循額至鼻柱。屬陽脈之海。所以謂任脈者。女子
得之以妊養也。謂之督脈者。以其督領經脈之海也。鹿
運尾閭。蓋能通督脈者也。龜納鼻息。蓋能通其任脈者
也。人能通此二脈。則百脈皆通。黃庭經云。皆在心內運
天經。晝夜存之自長生。天經乃吾身之黃道。呼吸往來
於此。即任督二脈是也。

俞石澗易外別傳卷終

金丹正理大全玄學正宗卷上終

玄牝之門賦　此上玄下牝之門賦

一竅玄牝。大用本根。是乃虛無之谷。互爲出入之門。設鼎器之尊卑。截然對立。渾幾關之闔闢。妙以難言。原夫神仙立脩煉之根基。元氣必開流於上下。鉛爐汞鼎自此而建。玉關金關識之者寡。大哉玄牝。不可得而名焉。通乎陰陽。是以謂之門也。是曰鼎爐。中藏汞鉛。東接扶桑之谷。西通華嶽之巔。據二土之妙要。合二土界。兩弦之間平分。兩弦大以無外。小以無內。下焉曰牝。上焉曰玄。硃砂鼎。偃月爐。一機密運。復命關歸根竅。衆妙兼全。是門也。陽開陰闔。開闔無窮。日往月來不已。上曰天關中納乾甲。下爲地戶。內藏坤癸。無邊無傍。非有形也。一闔一闢。是爲門矣。高卑配合。大矣哉。至矣哉。求去周游出乎此。入乎此。請言夫此竅。人所同有。非門謂門。世其鮮知。蓋天地當交合於往往來來之際。而氣每渾融於綿綿續續之時。今此竅破鴻濛之穴。築成真一之基。以諸辰而論。下牝居子。合八卦而觀上玄屬離。門焉如是分也。竅則渾而一之。所以紫陽備述罕知之語。不然者氏昌陳同出之辭。嘗謂育其牝戶。深居滄海之間。巍巍玄關遠在崑岡之上。一陰一陽。黑白可辯。非色非空青龍壯四正於此布。勾般乎子午卯酉。兩曜此運攢簇乎晦弦朔望。微哉妙哉。玄牝二字。採之煉之。功夫片餉是則下藏白虎爲發火之樞機。上有青龍起騰雲之風浪。噫。傍門小法。惑衆非一。專門名家。以賢自居。弗解講明於理學。安能契合於仙書。以名玄牝。空費存想。以口鼻爲玄牝。徒勞呬噓。儻乘邪歸正。獲知蹊徑之真也。則造微入妙。豈在門牆之外歟。蓋思夫一氣孔神。肖是收藏之根抵。元和內運。孰爲交接之權與。聊評之。虎白龍青。吳云黑虎赤龍。玄上牝下。何謂左玄右牝。當知水火爲呂木於火內。以停蓄金水同宮。金在水中而潛隱。此所謂玄之又玄。妙之又妙者乎。其造化講論而無盡。

水中金詩

一點明金粟。川源在水中。九還成大藥。片餉顯神功。元海陽和動。寒泉氣脉通。須臾爲白液。凝結渦黃宮。藏伏資坤土。吹噓藉巽風。何當懷此寶。去訪呂仙翁。

右易外別傳一卷

先君子之所著。而附於周易集說之後者也。先君子嘗遇隱者。以先天圖指示邵子。環中之秘玄。故是書所著。發明邵子之學爲多。近以陰符經解。兒禎請以是書。纂繕寫。同鋟諸梓。併心圖指解三書。共爲一帙。將

興。四方高士共之因請摠名之曰玄學正宗云云至正丙申春正月男仲温百拜謹誌。

右易外別傳一卷之圖爲之說。攷聞先天圖環中之極玄證以參同契陰符諸書參以伊川橫渠諸儒之至論所以發朱子之所未發以推廣邵子言外之意愚雖弗暇專志從事於斯而丹之妙用非苟知之蓋嘗試之者也故敢直指方士之所以破學者之惑嘗慨夫世所傳丹家之書廋辭隱語使覽者無蹊徑可入往往目眩心碎而掩卷長嘆如蔡季通袁機仲嘗與朱子共訂正參同契矣雖能考其字義然不得其的傳未免臆度而已愚今既得所傳又何忍緘嘿以自私乃述是書附於周易集說之後而名之曰易外別傳蓋謂丹家之說雖出於易不過依倣而託之者初非易之本義也丹道之大綱要領予於是書言之悉矣丹道之口訣細微則具載於參同發揮三篇茲不贅云林屋洞天眞逸俞琰玉吾叟書。

呂純陽眞人沁園春丹詞

林屋山人全陽子俞琰解

七返還丹　七火數也煉丹之法其先以紅投黑而生而生藥既有藥然後進火煉黑入紅而成丹故曰七返還丹即非自寅至申之之七時也張紫陽悟眞篇云金公本是東家子送在西隣寄體生認得喚來歸舍養配將姹女作親情是此義也。

在人先須煉已待時　離騷遠遊篇云毋滑而魂兮彼將自然一氣孔神兮於中夜存虛以待之兮無爲之先即煉已待時之謂也要在收視返聽寂然不動凝神於太虛無一毫雜想少焉神入氣中氣與神合則眞息自定神明自來不過片餉間耳邵康節先天吟云若問先天一字無後天方要着功夫丹法亦然採藥於先天則無爲進火於後天則有爲不可以一律齊也

正一陽初動　白紫清珠玉集丹髓歌云煉丹不用尋冬至身中自有一陽生然吾何以知身中之一陽生也蓋彈指聲中巽豁開而心覺恍惚之時是也吾於此時鼓之以橐籥煅之以猛火則眞鉛出坎而河車不敢暫留停運入崑崙峯頂乃可以爲還丹邵康節恍惚吟云恍惚陰陽初變化絪縕天地乍迴旋中間些子好光景安得功夫入語言非洞曉陰陽造化者孰克如此。

中宵漏永　中宵即半夜子時也周易參同契云含元虛危播精於子是也又云晦朔之間合符行中謂三十日半夜子時之前介乎晦朔之間也若感之於一日則每夜子時之前

即晦朔之間，初不拘於三十日之半夜也。悟真篇云：日月三旬一遇逢，以時易日法神功。其說明矣。漏者，滴漏。滴漏有內有外。在內乃氣之出入息也。薛紫賢復命篇云：此心却似慷灰火，靜坐時聞滴漏聲。是也。在外即更漏也。或疑悟真篇有須知大隱居朝市，休向深山守靜孤之說。殊不知在深山則難得燈與漏也。或又疑曰：陳泥丸翠虛篇云：若言刻漏無憑信，不會玄機藥未成。而又云：日視土圭，夜瞻刻漏，謬之甚矣。何其說之自相戾也。曰：修煉之初，功夫未純熟，恐或差遠，故必外立刻漏以為時候之準則。若至於功夫純熟，丹田有種，則精生有時，時至神知，雖當寢寐，有待喚醒，而亦自覺悟，又何必刻漏為哉。漏未者，言其點點相續而無間斷也。在吾身求之，則真息綿綿，勿令間斷，如漏水之相續無異也。

溫溫鉛鼎光透簾帷　鉛即藥也。鼎謂下丹田也。子時將至，而陽氣潛萌於其下，所以溫溫也。簾帷者，眼也。垂眼下視，有垂簾之象，故曰簾帷。丹田有藥，而陽氣上升，透於兩眉之間，是以有光。當室中有燭，燭光映於窗牖而明，蓋非窗牖之明，乃燭之明也。或者乍見此景而驚訝失 以為奇異，則心動而神散矣。欲望成丹，不亦遠乎。

造化爭馳　造化爭馳，謂坤之末、復之初也。其時

瓊鍾一扣，玉洞雙開。復命謂兩畔同升共一斤是也。

虎龍交媾　參同契云：龍呼於虎，虎吸龍精，兩相飲食，俱相吞併。作丹之時，要在心息相依，然後神凝氣聚，交媾為藥。陳朝元玉芝書云：玄黃若也無交媾，爭得陽從坎下飛。故必陰陽交媾，丹田有藥，乃可以進火也。

進火功夫牛斗危　牛斗危乃身中火候之方位，謂進火功夫自子而發端，至寅而般運，如天之生物，肧胎於子，至寅而出也。參同契云：始於東北箕斗之鄉，旋而右轉，嘔輪吐萌。翠虛篇云：有一子母分胎路，妙在尾箕斗牛女。與同此旨。或以牛斗危為猶閭虛，引用悟真篇兩手捉來令死鬬之語以發明之，是亦一說也。

西江上見月華瑩淨　翠虛篇云：西南路上月華明，大藥還從此處生。記得古人詩一句，曲江之上鵲橋古。仙本以小腸有九盤十二曲，是為曲江。後人復以鼻口之間為西江。二說俱通，而翠虛又以西南路上發明其說，可謂深切著明矣。蓋西南屬坤，坤為腹。藥生於丹田之時，陽氣上達，麗於目而有光，故自目至臍一路皆虛白晃耀，如月華之明也。

有箇烏飛　有箇烏飛者，身中之天地交，坎離合，二氣絪縕，結成一滴露珠，而飛落丹田中也。陳希夷指玄篇云：有箇烏飛入桂宮。翠虛篇

云紅蓮含蘂露珠凝碧飛落華池滴滴珠玉集還源篇
云人能明此理一點落黃庭白紫清詞云而今識破金
烏飛入玉蟾宮皆此義也當時自飲刀圭　翠虛言
方寸也又言刀圭者刀頭圭角此子而已或以刀為金
圭為土在交合此迴求意之說非至論也自飲云者遍
歷三宮降而入口與身萬脉流通脫胎入口身通聖甚義
一也或疑脫胎何為從入口遂以為丹自外來從而
吞餌外物去道遠矣翠虛篇不云乎採之煉之未片餉
一氣眇眇通三關三關來往氣無窮一道白脉朝泥丸
泥丸之上紫金鼎鼎中一塊紫金團化為玉漿流入口
香甜清爽遍舌端是豈自身外而來者耶內說
又誰信無中養就兒　金丹大道至簡至易於無中生
有養就嬰兒如溺酒精津氣血液之類止可接助以為
階梯非丹質也學者局於管見往往以先入之說為主
更不肯參究丹書節有道者欲與開發孰為之信翠虛
篇云休事教人笑幾回男兒今也會懷胎自家精血自
交結身裏夫妻是妙哉蓋夫婦即陰陽之異名非真有
所謂夫婦也或者偏執竹破竹補之說遂謂以人補人
而專意於三峯采戰之術又安信金丹乃清淨無為之道而
果於無中生有哉始於有作乃無中生有及至無為卻於有內生無俱各次第而行

辯水源清濁　清濁之說蓋嘗辯之矣一曰天清地濁
禀生成一曰取清捨濁更玄玄今白水源清濁則請識
水源兩字辯之蓋天一生水其位居北以八水同歸於
此故謂之水源翠虛篇云促將百脉盡歸源蓋謂此也
在上曰清在下曰濁始者上下相交混而為一入之則
漸漸砂漸漸清清則至藥生於其中矣劉海蟾還金篇
謂水澄凝琥珀是也乃若留清去濁之說則自是一義
愚註參同契於形體為灰土狀若明窗塵下已詳言之
茲不復贅　木金間隔人身有一物分而為二其浮者
為木沉者為金一東一西故謂之間隔若得斗柄之機
斡運使之上下循環如天河之流轉則木性愛金金情
戀木而刑德並會不間隔矣彼有以兩目交光於中央
為金木不間隔此一說然以參同契悟真篇攷之則所
謂金木間隔者其義蓋在內而不在外三四同居共一室一二夫為姻配三四木金也一二水火也
不因師指此事爭知　悟真篇云饒君聰慧過顏閔不
遇真人莫強猜蓋丹經所陳或假物以明理或設象以
寓意名義不同學者卒然讀之莫不有望洋之嘆且以
五行言之或曰金木或曰金土或曰水火或曰金火或
曰金水或曰木火或曰木土使人心目俱眩誠不易知

也。　道要玄微　丹道之要有二。曰交媾。曰進火。雖有先後次序。要非一片功夫。蕭紫虛金丹大成集謂刻裏功夫妙更奇。正是也。玄哉微哉。

天機深遠　天機謂半夜子陽初動之時也。天機將至人能動吾之機以應之。則天人合發。內外相符。結而爲丹矣。雖曰一日十二時。凡相交處亦皆爲。而古仙必用半夜子陽初動之時者。其時太陽正在北方。而人身氣到尾閭關。蓋與天地相應。所謂盜天地。奪造化。惟此時爲然。迺若丑時。則太陽已偏。人身之氣已過尾閭矣。寅時則太陽已出地。人身之氣已過腎堂矣。皆不可用也。

王芝書云。凡煉丹隨子時陽氣而起火。其火方然。餘外別時起火。其火不全。斯言盡之矣。

下手速脩猶太遲　下手謂烹煉之時。握一身之神。歸於天谷穴中。而不可縱放。非真有所執也。或泥下手兩字。正合悟真篇兩手捉來令死鬭之說。於是努力提拳。或掩耳鼻。或摩腰腹。或以大指掐掌心。或以中指捻臍輪。不亦勞乎。速脩猶太遲。謂光陰迅速。而貴乎及時脩煉也。

蓬萊路仗三千行滿獨步雲歸

三千行滿。謂九年三千日也。三千日內。務要積功累行十二時中。不可須臾離道。劉虛谷還丹篇云。大功欲就三千日。妙用無虧十二時。是也。丹法片餉結胎。百日。而功靈周年。而胎圓九年。而行滿皆有。程度決無。今日遇師。明日便能成仙之理。當知一年而小成。九年而大變。胎而易氣。次而易血。次而易脉。次而易肉。次而易髓。次而易筋。次而易骨。次而易髮。次而易形。九年而閱九變煉盡陰氣。變成純陽。然後可以遺世獨立。羽化而登仙也。曾至游集仙傳載陳翱元戒世云。爲善事者。必享福報。積陰德者乎。恐學者不殄天物。不肆盜婬。不毀正教。善事也。救死扶傷。急人患難。無縱隱賊。陰德也。不作善

事。不積陰德。則惡道無所不入矣。朝元此言。蓋謂俗人設也。况學仙者乎。大抵欲脩仙道。先脩人道。人道不脩則仙道遠矣。又豈不觀悟真篇云。大藥脩之有易難也。知由我亦由天。若非積行脩陰德。動有群魔作障緣。學者詎可以我命在我之說自誘。而不務功行爲急哉。嗚呼。功行三千。大羅爲仙。行滿八百。大羅爲客。吾黨其勉諸

全陽子解呂純陽真人沁園春丹詞終

大藥無過精氣神。要樞總在沁園春。先生深會純陽意。盡把玄機說與人。

元貞乙未純陽誕日三山王都中炷熏再拜謹題

林屋山人俞琰玉吾述解

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　自然而然者天之道也左旋右轉而晝夜弗停者天之行也中庸云誠者天之道又云至誠無息誠則真實無妄而純乎天理之自然也無息則悠久有養有存而須臾不可間斷也人能觀天之道而存其誠執天之行而自強不息則與天爲徒矣參云者觀天之道執天之行八字言簡意盡而無以加矣

天有五賊見之者昌　五賊在心施行於天　五賊五行也朱紫陽曰天下之善由此五者而生惡亦有此五者而有故即其反而言之曰五賊愚謂天之五行木火金土是也人之五行視聽言貌思是也夫天之五行在天可得而見人之五行在心可得而見乎人能見其所易見又能見其所難見則無所不見矣故曰見之者昌何以謂之在心視思明聽思聰貌思恭而心之官則思也何以謂之施行於天風雨暘寒燠是也

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　人能動其機以奪天地之機則天地之造化在我矣故曰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邵康節觀易吟云一物其來有一身一身還有一乾坤能知萬物備於我肯把三才別立根天向一中分造化人從心上起經綸天人安有兩般義道不虛行即在人此之謂也

天性人也人心機也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故曰天性人也機動於中人之心也故曰人心機也

立天之道以定人也　人能立其誠而不爲人欲之所移則天者定而人亦定矣故曰立天之道以定人也

天發殺機龍蛇起陸地發殺機星辰隕伏人發殺機天地反覆　天發殺機於上則龍蛇應之而起陸地發殺機於下則星辰應之而隕伏人發殺機於中則上下皆應之而天地反覆權謀知術之士知此理則譬以恒山之蛇擊其首則尾應擊其尾則首應擊其中則首尾俱應修煉之士知此理則以首爲天腹爲地心爲人其法潛神於內馭呼吸之往來上至泥丸下至命門使五行顛倒運於其中降則金水合處而與土隕升降則木火爲侶而與土俱升上下往來無窮而已是爲吾身之天地反覆二家之說雖各言其志理則暗合蓋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而其理一也不然此書何以謂之陰符愚觀老子之書云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此言修煉也又云治大國如烹小鮮又云佳兵者不祥之器蓋亦兼言治道不專言修煉之一端也如子華子關尹子文子列子莊子肯綮或者泥於一偏而專言其一謬矣詹谷注

此經乃以御女採戰之穢術爲強兵戰勝則又謬之甚
焉者也

天人合發萬物定基。天之機與人心之機相應其動也彼此相符是爲天人合發天人合發之機非知道者孰能知之其機而不妄動則萬化之本定矣故曰天人合發萬化定基脩煉者知此天人合發之機遂於中夜靜坐凝神聚氣於丹田片餉之間神入氣中氣與神合則寂然不動逮夫亥之末子之初天地之氣至則急採之末至則虛以待之不敢爲之先也性有巧拙可以伏藏。人有知有愚故其性巧拙不同若夫大知若愚大

巧若拙則其性伏藏於內而弗爲人所窺故曰性有巧拙可以伏藏九竅之邪在乎三要可以動靜。邪即人欲人欲熾則天理滅此君子所以防閑其邪也竅有九而要者三耳目口是也君子動則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動而誠靜則無視無聽而謹窒其兌靜而誠也君子動亦誠靜亦誠動靜皆誠無往不可故曰九竅之邪在乎三要可以動靜火生於木禍必發克姦生於國時動必潰知之脩煉謂之聖人火生木中火發則木爲之焚故曰火生於木禍發必克姦生國中姦動則國爲之破故曰姦生於國時動必潰脩煉之法藏心于淵美厥靈根安則火生炎上之患猶木雖藏火而不爲火所克也閑其邪而存其誠則猶國雖藏姦而不爲姦所潰也故曰知之脩煉謂之聖人

天生天殺道之理也。有春雨之發生則有秋霜之肅殺此乃天道之當然理之自然而然者也。

天地萬物之盜萬物人之盜人萬物之盜三盜既宜三才既安。天地養萬物亦害萬物故曰天地萬物之盜人養萬物亦害萬物故曰萬物人之盜萬物養人亦害人故曰人萬物之盜不言其養而言其害蓋亦即其反者而言之也若夫三者各得其宜則天地位焉萬物育

焉故曰三盜既宜三才既安。人知其神之神不知不神之所以神。神者陰陽不測之謂妙萬物而爲言者非世俗所謂靈怪也愚者獨理不明而或於靈怪奇詭之說則謂之神若夫日月之運行四時之推移萬物之變化則習以爲常乃謂之不神抑孰知不神之所以神哉愚嘗聞之隱者云天虛空而其狀與鷄卵相似地局定於天中則如鷄卵中黃地之上下四圍蓋皆虛空處即天也地所以懸於虛空而亘古不墜者天行於外晝夜旋轉而無一息停也天北高南下而斜倚故北極出地三十六度黃道周匝於天腹日月則行於虛空之中而

晝夜不離黃道。隨書謂日入水中妄也。水由地中行不離乎地。地之四表皆天。安得有水。謂水浮天載地尤妄也。冬至之日。晝則近南極而行。在天之南方。而陽氣去人甚遠。故寒。夜則潛於地底之虛空處。而陽氣正在人之足下。所以井泉溫。夏至之日。晝則近北極而行。正在人之頂上。而陽氣直射於下。故熱。夜潛於地外。在北方之虛空處。而陽不在地底。所以井泉冷。萬物春而生。夏而長。由地底太陽之氣自下而蒸上也。秋而收。冬而藏。由太陽之氣去地底。以漸而遠也。此理昭然。而昧者自下知耳。至如鳥獸蟲魚。胎生卵生濕生化之殊。草木之開花結實。白者白。紅者紅。大者大。小者小。百姓莫不見其然。而皆不知其所以然。故曰人知其神之神。不知不神之所以神。

日月有數。大小有定。聖功出焉。神明出焉。　日月其神矣乎。日月之運行。一寒一暑。暑往則寒來。寒往則暑來。歷亦神矣。非聖人其孰能明之。神而明之。其功蓋在於聖人也。夫日一日行一度。一朞行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周天。月一日行十三度有奇。二十八日而周天。則又行兩日。乃與日會而合朔。二十七日而周天。則又行三日。及與日會而合朔。故曰日月有數。大小有定。

聖人慮百姓不知日月之數。而春耕秋穫之失時也。遂爲之治曆明時。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凡三年一閏。五年再閏。十九年七閏。而爲一章。則至朔必同日。其數蓋一定而不可易也。聖人贊天地之化育。而其功如此。使百姓咸知日月之神。而其理昭昭如此。故曰聖功生焉。神明生焉。

其盜機也。天下莫能見。莫能知。君子得之固躬。小人得之輕命。　機之未發也。隱而不露。孰能見。孰能知。故是以固躬輕命之說。蓋謂見知而已。非隱而不露哉。故謂之盜機。是機也。君子得之以固躬。君子知命而不妄動也。小人得之以輕命。小人不知命而妄動也。

瞽者目無所見。而其耳善聽。聾者耳無所聞。而其目善視。一而專也。學道之士。有能絕去利欲之私。而用志不分。則其功用十倍於衆矣。人苟不自反耳目口之三要。而晝夜存其誠。則其功用又萬倍於衆矣。

心生於物。死於物。機在目。　心因物而動。是生於物也。逐物而妄返。是死於物也。心者神之舍。目者神之牖。目之所至。心亦至焉。其機蓋在於目也。

天之無恩而大恩生。迅雷烈風莫不蠢然。　天之於物也。任其自然。雖謂之無恩可也。至於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普天之下。蠢動含靈。咸被其澤。豈非無恩之中而有大恩乎。

至樂性餘至靜則廉。知者樂樂則知命而無憂故其性有餘裕而不迫仁者靜靜則定而無所欲故其性廉絜而不貪。天之至私用之至公。天道至公而無私也。人但見一物之生一物之長遂以爲天之至私而不思日月所照雨露所及凡飛潛動植之類莫不各正性命而保合大和此則天之至公也天曷嘗獨私於一物哉。禽之制在氣。春則倉庚鳴孰使之鳴秋則鴻來孰使之來禽之制在氣故也。

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恩生於害害生於恩。生謂萬物之動動極則復靜是生者死之根也死謂萬物之靜靜極則復動是死者生之根也恩謂天之生物害謂天之殺物有秋冬之收藏則有春夏之生長有春夏之敷榮則有秋冬之凋落故曰恩生於害害生於恩。愚人以天地文理聖我以時物文理哲人以虞愚我以不愚聖人以其期聖我以不期其聖。

傳曰觀天之運四時察地之化萬物無所不知而敵之以無知小恩於人以蒙自養之謂也知四時之行知萬物之生皆自然也故聖人於我以中自居之謂也故曰死生在我而已矣。人之死亡譬如沉水自溺投火自焚自取滅亡。理國以道在於損其事而已理軍以權在於亡其兵而已無死機則不死鬼神其如我何無生機則不生天地其如我何聖人脩身以安其家理國以平天下在乎立生機以自去其死性者生之機也除死機以自取其生情者死之機也並不睬天道以愚人聖人體道愚昧之人而驗天道失之甚也。

故曰沉水入火自取滅亡。此在上文

自然之道靜故天地萬物生

傳曰自然之道無爲而不爲爲動靜皆得其性靜之至也靜故能立天地生萬物自然而然也伊尹曰靜

之至不知所以生也。

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

傳曰浸微也天地之道體著而用微變通莫不歸於於正微之漸故能分陰陽成四時之至順也。

陰陽相推而變化順矣。

傳曰聖人變化順陰陽之機天地之位自然故因自然而冥之利自然而用之莫不得自然之道也。

是故聖人知自然之道不可違因而制之注在上文

至靜之至律曆所不能契。

傳曰道之至靜也律曆因而制之不能叶其中鳥獸

是之謂也。

爰有奇器是生萬象八卦甲子神機鬼藏。

傳曰八卦變異之位從是而生上則萬象下則萬機用八卦而體天用九疇而法地參之以氣候貫之以甲子達之以神機閉之以詭藏奇譎之蕩自然也。

陰陽相勝之術昭昭乎象矣。

傳曰陰陽相勝之術坦徹而不遠乎本明之信可明故能進乎精曜象矣。

俞石澗解注陰符經終。

右易外別傳并陰符經解沁園春解共一帙乃元人俞琰所注也其間祖儒宗道以著明丹家之秘訣要其旁推曲喻又非專於儒者之所謂易也雖然程子曰若非竊造化之機安能長生朱子亦曰刀圭一入口白日生羽翰又與三千行滿獨步雲霄之云云者意亦畧同愚欲持此以爲用功於此傳之下手處恐儒先復作亦不能外此說賦因惜此帙梓行雖久見者罕焉爰購於鬻書者之處翻刊而廣其傳尚冀知道者見之願爲我一商確焉。

金丹正理大全玄學正宗卷下終

元學正宗二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宋俞琰撰上卷列經傳及儒先之說以闡明周易坎離水火之旨下卷載賦詩各一首名易外別傳附於周易集說之後後又附以琰所解呂巖沁園春詞及陰符經總名元學正宗案宋張伯端悟眞篇自序曰世之人以心腎爲坎離配肝肺爲龍虎皆日月失道鉛汞異爐欲望還丹必無所就今琰之言乃曰子時曰坎卦腎氣生午時曰離卦心氣生又曰內煉之道至簡至易惟欲降心火於丹田耳與伯端之言乃截然相反又琰陰符經註本自爲一書易外別傳亦別有一書今以陰符註併入此編而所謂易外別傳者又止一詩一賦不應兩書同名蓋道流採合琰書餖飣成帙非所手著也

爐火監戒錄一卷

〔宋〕俞琰撰

江西省圖書館藏涵芬樓影印清道光十一年六安晁氏木活字學海類編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爐火鑒戒錄一卷》提要

爐火監戒錄

宋　林屋山人俞　琰玉吾著

予自德祐後文場掃地無所用心但閉戶靜坐以琴自娛讀內外二丹書遂爾成癖琴之癖欲以六律正五音問諸琴師皆無答後得紫陽琴書南溪琴統輿音玉譜始知旋宮之法乃作周南召南詩譜及鹿鳴皇華等詩弦歌之離騷九歌蘭亭詩序歸去來辭醉翁亭記赤壁賦皆有譜琴之癖遂已內丹則集漢唐以來丹詩歌訣一百卷名曰通元廣見集至元癸未遇異人授以先天之極元乃撰參同契發揮悟眞衍義等書其癖亦已外丹則硃砂汞不知幾成煙焰一夕猛省參同契金以沙爲主併和以水銀之說世惟有金丹無銀丹也遂碎其爐竈鉗鎚之屬此癖乃不復作嘗撰爐火監戒錄兵後棄不復存今姑舉其略云

眞宗景德年閒朝謁山陵因詔異人左右以賀蘭歸眞聞乃詔對問曰知卿有點化之術可以言之奏曰臣請言帝王點化術願以堯舜之道點化天下以致太

平陛下用之
王捷汀州沙人賈販往來江淮間遇異人得燒金術戒之曰非遇人君不可妄泄捷亟欲獻於上爲有司所欲捷僞佯狂遂以此獲罪黥竄嶺外未幾逃匿京師詣登聞院自稱樞密承旨謝從權嘗爲嶺南官知其術爲奏得脫軍籍內臣劉承規以其名聞於上召見與語說之特授許州參軍改名中正留止京師前後貢金累巨萬官至右神武大將軍唐州團練使有老煅工畢升曾在禁中爲捷煅金具升曰其法爲爐竈

使人隔牆鼓鞴蓋不欲人覘其啓閉也其金以鐵爲之百餘兩爲一餅每餅輻解鑿爲八片謂雅嘴金是也上令尚方鑄爲金龜金牌各數百龜以賜近臣各一枚餘悉藏玉淸昭應宮牌以賜天下州府軍監各一天慶觀金寶牌卽其金所鑄也每用蛇罔製鍊雄黃所殺蛇蓋不少矣後因治第握土見一巨蛇大如栲栳驚悸得疾卒年五十五其妻施氏封吳郡夫人諸子皆授殿直捷初得神術不以勢利輒告於人及得祿賜與所化黃金惟施貧乏道釋而已朝廷擧大禮及營繕皆以黃金爲獻以助經費國史王中正傳太史曾鞏所撰也名臣碑傳琬琰集云咸平年間捷至南康軍遇異人自言姓趙久之又見于茅山命求鉛汞教以作金法廣陵志云捷於維揚遇道士相攜至五通廟指示靈草傳以合和密訣大中祥符間嘗撰文報謝廟中舊有祝文石刻兵火不存至今嘗有燒金草存焉張文定公詠字復之號乖崖在蜀有術士上謁言能煅汞爲白金公卽市百兩俾煅一火而成不耗銖兩公立命工煅汞爲大香爐鑿其腹曰充

大慈寺殿上公用爐送寺中以洒榼遺術者而謝絕之

范文正公仲淹字希文與南郡朱某相善朱且病公視之謂公曰某遇異人得變水銀爲白金術吾子幼不足傳今以傳君遂以其方幷藥贈之公不納强之乃受未啓封後其子寀長公教之義均子弟及寀登第乃以所封藥幷其術還之

胡文恭公宿字武平少善一浮屠其人將死謂公曰我有祕術能化瓦石爲黃金子其葬我公曰爾之後事

吾敢不勉祕術非所欲也浮屠歎曰子之志未可量
也
樞密院編修居世英之父居四郎者少遇異人得伏火
丹砂法以金汞等分結成砂子裹以伏火丹砂煅之
成紫磨金未嘗輒用一錢臨終呼世
英語之曰我煅法世惟韓魏公矣非韓魏公德業
之厚餘人不可授也我亦不當授汝汝分中合得自
富有授汝者然素知我有此法必有妄求之費因語
數法不可成寶者又語因觀數人豫此致禍者戒之

戒之有一僕守火歲久不懈因度為僧居京師定歷
院時曾子宣當軸有堂吏病瘵國醫不能療居視之
曰應須我神丹乃助刀圭與服而愈子宣大驚吏白
之幸獲居四郎之丹奪命鬼手子宣使人邀居不能
至也使門下之人宛轉喚其僧資給甚備僧一日謁
丞相許分竊為獻子宣喜送僧降階僧退損為馬臺
蹶倒應時折足輿歸數日遂卒
尹和靖先生焞字彥明語門人祁寬云伊川因遠行晚
憩一古寺設臥具于佛座前未寢聞若鼠嚙聲熟視
之果有鼠在佛腹小竅中銜一文字欲出復入伊川
起視之則見佛腹竅中有文字一小卷取而讀之乃
丹方而其首曰不換世間術伊川過目悉能了其意
遂錄一本仍以元紙納竅中後因郊居嘗煅此丹其
法火養四十九日乃成煅近三十日遇夜則四野來
問之宅中不遺火某等皆見火發如此數四恐驚駭
遂取出焚試以粟粒置銀盂中凡丹到處皆成黃金
崇寧間猶在其金如線圈轉數匝皆丹著處也其
丹半成者封裹於衣箱中以其近怪故終不以告人

某嘗乘閒問伊川伊川曰此外丹也若人內丹成煅
之可以長年點化五金不足道也某曰胡不服之伊
川曰這箇肚皮裏不便著此物晚年許傳此方與一
道士未傳而伊川卒後月餘道士至則無及矣
蘇子由龍川略志云吾兄子瞻嘗從事扶風開元寺多
古畫而子瞻好畫往往匹馬入寺循壁終日有老僧
出揖之曰小院近在此能一相訪否子瞻欣然從之
僧曰貧道好藥術有一方能以硃砂化淡金為精金
老當傳人而患無可傳者知公可傳故欲一見子瞻

曰吾不好此術雖得之亦不能爲也僧曰此方知而
不可爲公若不爲正當傳爾是時陳希亮少卿守扶
風平生溺於黃白當於此僧求方而僧不與子瞻曰
陳卿求而不與吾不求而得僧曰貧道非不悅陳卿
以其得方不能不爲耳貧道昔嘗以方授人矣有爲
之卽死者有遭喪者有失官者故不敢輕以授人卽
出一卷書云此中多名方其一卽化金方公必不肯
輕作但勿輕以授人如陳卿愼勿傳也子瞻許諾歸
視其方用淡金一兩視其分數不足以分試以丹砂

一錢益之雜諸藥入乾鍋中煆之鎔卽傾出金砂俱
不耗但其色淺深斑斑相雜當再烹之色勻乃止後
偶見陳卿語及此僧遽應之曰近得其方陳卿驚曰
君何由得之子瞻具道僧不欲轉傳之意不以方示
之陳固請不已不得已而與之陳試之良驗子瞻悔
曰某不惜此方惜負此僧耳公愼爲之陳姑應之曰
諾未幾坐受鄰郡公使酒以贓敗去子瞻疑其以金
故深自悔恨後謫居黃州陳卿子慥在黃子瞻問曰
少卿昔嘗爲此法否慥曰吾父既失官至洛陽無以

買宅遂大作此然竟病指癰而沒乃知僧言不妄也
後十餘年謫居筠州有蜀僧議介者師事克文禪師
文之所至輒與修造所費不貲而不知錢所來文祕
其術不以告人介與省聰禪師善密與聰道其方大
類扶風開元僧所傳然介未嘗以一錢自利故能保
其術而無恙
又云予治平末泝陝還蜀泊舟仙都山下有道士陰眞
君丹訣石本示余余因問以燒丹事對曰內丹未成
內無以注之則服外丹者多死譬積枯草敝絮而置

火於其下無不焚者後十餘歲官于南京張公安道
家有道人爲養金丹其法用紫金丹砂期年乃成公
告予曰藥成可服也余謂公何以知藥成也公曰抱
朴子曰藥成以手握之如泥出指間者藥眞成也今
吾藥如此以是知其成矣予謂公道仙都所聞謂公
曰吾自知內丹成則此藥可服若猶未也姑俟之若
何公笑曰我姑俟之耶
東坡先生年二十有六初仕岐下有異僧强授之以化
金方既得其術自是緘封之後以授潁濱先生潁濱

亦藏之逮居武昌有親故知之因扣其術穎濱曰自先兄見授祕之有年矣暇日當求之巾笥閒久之呼求者至出書示之東坡岐下緘封宛然穎濱卽焚于爐中語求者曰貧可忍也此甯可爲乎求者怳赧若無所容倉皇狼狽而去

姑蘇査先生得煅硝石法章申公與之爲莫逆交而法不傳嘗遇一病僧而憫之取硝作盂令日煎水飲之服之月餘病良已有周旋過而問其由以飲煎水爲詩是僧素知査術曰此伏硝所成嘗取汞置盂中就

火試之果至汞死僧更以爲希世之遇卽往禮謝再三且語其盂之意復懇求其法査曰法固未易傳而前盂用力將竭可攜來爲師加藥爲之僧取盂授査則碎盂別鎔門臨大河俟硝成汁卽鉗投水中曰我初但欲起師之疾不意無厭至此也僧乃懊恨而歸

方子明道人寓瑞州壽聖寺蘇欒城贈以詩云水銀成銀利十倍丹砂爲金世無對此人靳術不肯傳閉戶泥爐畏天戒

子由嘗爲黃白術先治一室甚密中置火爐將舉火見一大貓據爐而溺須臾不見子由謂神仙之術天使濟貧乏待其人然後傳予非其人遂不敢講

張義方合大還丹數年未就遇疾將卒恨不成九轉之功命子弟發丹竈竈下有巨虺火吻錦鱗蜿蜒其閒若爲神物護持乃取丹餅餌一粒瘖瘂而卒

東坡詩云暮年眼力嗟猶在多病顚毛卻未華故作明窗書小字更開幽室養丹砂黃魯直注云按先生與王定國書云近有惠丹砂少許光彩甚奇固不敢服然其教以養火觀其變化聊以悅神度日又詩云曹

南劉夫子名與子政齊家有鴻寶書不鑄金裹蹄促席問道安遂蒙分刀圭不忍獨不死尺書肯見梯趙欠翁注云劉夫子嘗劉宜翁乎先生在惠州有書與宜翁云或有外丹已成可助梨棗者望不惜分惠其書具在毗陵後集趙堯卿注云劉安世待制字器之曹南又得養生煉丹術公嘗師之

壽州八公山側土中及溪澗閒往往得小金餅世傳淮南王藥金有印子篆文謂印子金也吳附之閒春陵白水地發土多得金麟趾裹蹄金如乾柿謂之柿子

金小說謂麟趾褭蹄乃婁敬所爲藥金也方家謂婁
金和藥最良漢書注亦云異于他金東坡有物類相
感志草部有煮悶煮雌等草熱客多用之然不得其
煮煉之法耳

予嘗閱華嚴經第七十八卷有藥汁名訶宅迦人或得
之以其一兩變十兩銅番成眞金有一僧舉此致語
予語之曰問作華嚴經者則知之僧笑而去予嘗以
膽礬少許擦刀頭皆金也意者訶宅迦其膽礬之謂
乎至大辛亥鑄錢時予在饒州曾見一膽水化鐵成

銅但饒州之膽銅坑所出故成銅蒲州之膽出金坑
必能化銅鐵成金華嚴所謂訶宅迦今人不識之耳
佛語必不妄也有瓦石砂土皆可變金乎春渚記聞
夢溪筆談述異志涉世錄皆有瓦石砂土金生蘿非
變金之物投轄錄有生蘿金蕨菜非變金之物清異
志有蕨葉金不特此也尙書故實有竹葉金睽車志
有江茶金甚而江淮異人錄有握雪金宣室志有粥
金述異志有唾銀果皆有之乎曰幻也何謂幻詭怪
妄誕也

祕閣閒談有所謂鐵釘銀神仙感遇傳有所謂生鐵銀
茅亭客談有所謂銅錢銀崑山集類有所謂鉛銀邵
康節詩云鉛錫點金終屬假愚謂鉛錫與銅鐵五金
之同類固難是假然其變化理或然也若瓦石砂土
則恐不能至于蘿蕨竹葉之類而能變化則無是理
矣夫蘿蕨之類尙有質雪與唾溺是何物也可謂妄
誕之甚矣

清源莊念祖方外志云西蜀佑人孫生者販水銀于長
安擔夫足跌于棧閣偶觸山石破其銚遽挽路旁草

塞之晚抵客舍視之則銚中水銀皆凝結矣孫生知
其爲異草所制規欲多取之促其僕夫飯鞭驢由舊
路而去暮登閣道驢驚失足墜於嘉陵江中

韓清老農何薳春渚記聞臨安僧法堅言有歙客經於
潛山中見一蛇腹脹蜿蜒草中徐遇一草便嚙破以
腹就磨頃之脹消而去客念此草必消腫毒之藥就
取置篋夜宿旅邸鄰房有呻吟者客訊之云正爲腹
脹所致卽取草煎湯飲少頃不復聞聲至曉但聞滴
水響呼不應卽起視之則其人血肉俱化爲水急舉

裝而逃客邸主人及明潔釜將炊飯則釜通體成金
矣乃密瘞其骸既久經赦客方至旅舍乃與主人共
語其事

郭雲翼江湖紀聞嘉泰年間吉州禾山寺僧見一蛇擊
傷惟頭尾略有動復見一蛇旋繞數匝而去未幾復
見去蛇銜野草覆其傷處不逾時二蛇引領同去旣
而寺有行童登樹折足僧取此草覆之幷煎湯洗濯
令寢靜室旦視惟有枯骨存肉則剝爛無餘煎草之
釜則金釜也僧知此草可以化鐵成金遂祕其說里

人昭州守張某聞之厚禮遺僧欲知此草僧不言昭
州遂令行童父母訟于官繫僧于獄令人語僧曰若
不言此草終無出期僧終不肯言遂死于獄昭州雖
慘刻僧亦愚甚耳

張華博物志云劉歆治淮南王獄得枕中鴻寶祕書及
子向咸共奇之信黃白之術可成卒無驗乃以此罹
罪

太平廣記云隋末有道者居太白山煉丹山合大還丹
而成弟子給侍左右十餘歲後以家艱辭去道者云
子從我久今復有憂吾無以贈子遺子丹十粒一粒
化一斤銅成金足以辦喪事弼還如言化金辦葬訖
復入山更求丹道者不與弼持刀劫之不得乃斷道
者手又不得乃刖其足道者顏色不變弼愈怒乃斷
其頭及解右肘後有赤囊開之乃丹也弼得丹多變
黃金爲人所告有姦弼自列能成黃金唐太宗聞之
召令造金太宗悅授以五品官造金數萬斤而丹盡
藝窮請去太宗令列其方當任去弼訴之帝謂其非
挾之以兵不得也遂爲武士斷其手又不言刖其足

弼逃其本末亦不信遂斬之

江夏黃休復茅亭客話云僞蜀成都有柳條酒肆其時
皆以當鑪者名其肆柳條病經歲有道士常來貰酒
柳條每加勤奉道士乃留丹數粒云以酬酒價柳條
依教服之充盛如初有漢金堂縣土道賓爲太廟吏
知其事遂邀柳條求餘藥以鐵鐺盛水銀投丹煎之
須臾成金因以丹與金呈蜀王問其一作頃法對曰有
草生三學山中乞宰金堂以便採藥乃授金堂宰明
年藥無成知其丹得於柳條遂誅之

劉長官名蟾結茅青城山中或云其有黃白法一夕有
三人攜酒果投宿語及爐火語笑方酣客曰知長者
有黃白法可以梗槩言之長官初則堅拒客祈之不
已作色曰今夜須傳長官曰初慕君子同道乃相逼
如此三人攘臂瞋目眄之曰某等非君子是賊也如
不得法必加害於君乃探出白刃脅之長官與妻惶
懼遂授以法并與殘藥三人拱揖而去長官昧爽下
山不復再往以居與李諶處士
法空無相師霅川沈待制之季也嘗與焦山佾法全語

及點化金云我有一術點銅爲金乃於袋中抄數錢
金令空烹之通夕不成汁空呼金詰之金笑曰人得
此視之溪砂也豈知實一也耶復取白藥少許投之
砂始融化出火視之眞金也空（一作因）日加延敬具請
其術金曰我不惜術但我有前誓恐起貪人妄費之
心反致奇禍實無益于人也請言其自我年二十無
家與道人同侶三人共學丹竈紹聖元年七月十五
日相語曰我輩所學遊方未遠今當散行以十年爲
則卻以此日會於此地道人無累是日不至卽道死

矣登舉酒爲約三人者散往川峽京洛閩我卽出二
浙至出則豐樂橋三人次第俱集各出所得方訣參
校之內一茅法差簡易試爲之而銅色不盡一人曰
我於成都藥市遇一異人得去鼎藥彼云奇甚而我
未試也因取同煎而色愈黃意謂藥未至則當（一作噲）
再煎及出則眞金也相與謀曰京師鑄家金肆天下
第一往市之無疑則眞仙術也至都以十兩就市節
得高直時共寓相國寺東客邸中共作百兩分以爲
別卽市羊邊宮醞大嚼酣飲而烹銅不意銅汁濺發

火延于屋三人俱醉一人醉甚不支焚死一人就捕
受杖亦數日而死我獨微醒徑破烟微脫命而出懼
有捕者素善泗卽投汴水順流而下度過國門始登
岸方在水中悔過祈天誓爲僧乃不復再作或遇大
緣事不能成就當啓天爲之不敢毫髮己用況敢傳
人乎空聆其說遂不敢停一旦不告而去不知所在
焉
韓子蒼待制言青城一道士俾小厮買酒待檻越小厮
中道登東廁將鐵餅掛於樹悶餅墜木弱爲風所搖

水漿指摩所著處皆金色自是誠化金之木走四方未始之絕寓滑州大慶觀以老病不出幾十年欲傳其術與人而未有可付者陰視觀前一老人賣米爲業不問荒歉每升求息一文以其爲行有常或可以傳一日招至酒肆密告以欲傳之意老人曰某能是久矣道士曰明日過我共試之詰旦老者至因扃戶而共煅藥鄰房道士似有所聞乃穴壁視之見二人各以火煅藥傾注于地則赤金爛然遞相把玩稱歎乃推壁而入二人倉皇收拾不及因讙呶爭奪卒歷死二人而衆士因是而皆坐獄

何遠云丹竈之事士大夫與山林學道之人喜于談訪者十蓋七八然不知皆仙藥丹頭也自三茅君以丹陽歲歉死者盈道因取丹頭點銀爲金化鐵爲銀以救飢人故後人以煅粉點銅者名其法曰丹陽以死砒點銅者名其法曰點茅如漢之王陽婁敬唐之成弼近世王捷不可謂世無其法但得之者龜毛兎角而爲之致禍者十居八九如東坡先生楊元素內相皆密受其訣知而不爲者也張申公黃八座道夫皆訪求畢世費貫鉅萬而了無一遇者也

夏侯嘉正爲館職平生好燒銀常曰吾得見水銀銀一錢知制誥一日無恨矣俱不諧而卒

紹興間淮堧有一道人求乞手持一鐵牛高呼鐵牛道人在淨光數月忽一日入富家典庫乞錢主人問鐵牛究竟對曰能糞瓜子金主人欲以資財易之道人堅不肯後議止賃一宿令置密室來早開視果糞瓜子金數星道人至取鐵牛去主人妄想心熾尋訪道人欲買此牛道人不從百色宛轉方允議以日得金計之償以一歲金價在家數日糞金如前自後更不糞視牛尾後有一竅無他異忽家中一婢暴疾召其父贖去迹其所之乃道人預買此婦人密持其金作其糞前後糞金皆此婦人潛置之候計成而取去繼尋之已逃矣出趙溍閑就門錄

破布衣裳破布裙逢人便說會燒銀君還果有燒銀術何不燒銀自養身徐卿涉世錄載此語戒其季子云世之擬者爲藝客所誤汝等切宜戒之

玉吾予友也讀易彈琴晚學內外丹訣自謂得道余嘗從其借手抄丹經服其收拾浩瀚復以所註易會要集說示予方欲刻梓而告逝焉有子不能繼其業則其書皆泯沒矣今觀此集蓋欲發其平生所聞所讀所得所行者也嘗聞東坡亦留意於方外學具載於本集中有所得必報子由見於尺牘中所謂經爐上一點雪者直土苴耳故予嘗曰此坡老學道鼻孔於此敗闕今又於玉吾此書見其敗闕與東坡同一鼻孔夜半讀至此不覺大笑婦輩睡皆驚起怪問於

是吹燈就枕明日欲作一書曰枕邊孚語與之作對未暇姑識之俟予書成併序焉商邱老人宋無志

爐火鑒戒錄一卷 編修程晉芳家藏本

宋俞琰撰琰所著書多闡明元學此書專爲言外丹爐火者而發以爲爲之者未必成而致禍者十居八九歷引古今事迹及前人議論以爲鑒戒自序謂兵後稿不復存姑舉其畧今核其文即所作席上腐談第二卷之下半卷曹溶割裂其文別爲一書收之學海類編中然琰原有此書特以散佚不完附其大槩於席上腐談中溶摘出別行較所收鑿空贋造之書別立書名人名者尚屬僞中之眞矣

西嶽華山誌一卷

〔金〕王處一撰

涵芬樓影印明正統刻道藏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華山志一卷》提要

西嶽華山誌序

帝十

凡古之士合作神藥必入名山福地不止小山之中何則小山無正神爲主多是木石之精千歲老物此輩蘊邪之氣不念爲人作福故也謹按山經云可以精思合作神藥者華山泰山霍山恒山嵩山餘係中州或在諸侯五服之外其間稱名山者以百數迺不可以遍舉此皆有正神在其山中或隱地仙之人又生芝草若有道者登之則此山神助之爲福其藥必成矣吾鄉金城千里控壓三河川英嶽秀太華位焉夫太華者坐挹三公抗衡四嶽終南太白却立而屏息首陽王屋不敢以爭雄西觀昧谷之稍昏東顧扶桑之已白更無峻極惟戴高穹蓋得太素之元精禀金天之爽氣作成萬物分主炎方預之於十大洞天之中則極眞爲號含藏日月吐納雲烟生象外之樓臺匯人間之風物目之於十八水府之數則車箱有潭東南江海地脉潛通載祀典而爲常經投金龍進玉簡若夫仙掌雲空蒼龍日出千山捧嶽嵐氣川流翠撲客

衣經時不落巳而斜陽映山蓮峯弄色如金如碧匪丹匪青奇麗萬千不可名狀松生琥珀夜即有光地出醴泉爲國之瑞固宜降五雲玄老隱函谷眞人或星冠羽衣乘雲而謁帝王者有之或寶車羽蓋駕龍而覲大羅者有之招邀眞聖總集仙靈則此又華山爲一都會也吾友王公子淵光覺而守道獨立而全和每語人曰我欲曳杖雲林舉觴霞嶺斯志積有年矣方畢婚娶棄家入名山修鍊金液不有太華其孰留意焉人曰可矣公遂取舊藏華山記一通慮有闕遺更閱本郡圖經及劉向列仙等傳有載華山事者悉採拾而附益之俾各有分位不失其叙以山水觀之則峯穴林谷巖龕池井溪洞潭泉之境可得而見以祠宇觀之則宮殿寺廟藥爐拜壇諸神降現之處可得而知語其所產藥品則茯苓菖蒲細辛紫栢俱中炎帝之選錄其所出仙人則清虛裴君白羊公黃初平十六眞人盡預玉皇之游宴而不與下界相關乎噫華山仙蹤聖跡於是大備無不包也其文僅七

十餘篇命工鏤板務廣流傳則豈曰小補之哉旣成請余以文冠其首余或拒且賀曰余才之鄉雲無力挽千鈞之筆然喜見公之志即我之志也我亦欲入名山合作神藥未知明指會公有此迺成我之志也歟大凡入名山之中合作神藥必有所依書曰爲巫者鬼必附之設象者神必主之況修仙藥而入名山立山之正神而不佑我耶其藥之成可立而待也但勿謂青天空闊白龍來遲一旦造玄州會群仙翔紫霄朝太一聽鈞天之樂享九芝之饌行亦未昧其他有諸天之隱語空洞之靈章約與公異日道也時大定癸卯十二月壬申泥陽劉大用恭之序

唐玄宗御製序

天有四序星辰辨其位地有五方山嶽鎮其域陰陽交暢則物形焉精氣相射則神明著矣西嶽太華山者當少陰用事萬物生花故曰華山踞中土西偏七宮正位是稱西嶽擅圖以察削成而四方信焉立表以筭其高五千仞明爲石壁傑豎而雄隸衆山奔走而傾

附其氣肅其勢威其行配金其度直西前列
華陽之谷後壓華陰之郡左抱桃林之塞右
產藍田之玉下有方士真人金鼎石室上有
明星玉女仙草瑤漿焉

西嶽華山誌

蓮峯逸士王處一編

華州圖經

昭文館記云蓮花峯上有三峯上接三光中有石池二十八所上應二十八宿青松綠竹叢生高岡白雲萃靄旋於幽阜懷蘊金玉蓄藏風雷爲大帝之別宮迺神仙之窟宅也方域志云華山在華州華陰縣界華州按禹貢係雍州分野自周宣王封母弟友於咸林是爲鄭國至秦武公十一年以鄭爲縣後始皇分天下爲三十六郡以鄭隸内史漢以鄭隸京兆西魏爲華州歷隋屬京兆至恭帝義寧元年稱爲華州唐武后垂拱二年改爲太州中宗神龍年復名華州肅宗上元元年更名鎮國軍至上元二年復名太州寶應元年却名華州昭宗乾祐四年爲興德府光化二年復名稱華州宋更名爲鎮潼軍華陰因名華陰縣後或爲太華縣或爲晉陰縣或爲寧秦縣或爲仙掌縣

蓮花峯（峯十） 仰天池 八卦池（池四） 太一

池　白蓮池　二十八宿池　十丈

蓮　玉井

蓮花峯一上四十里卓立五千仞上有明星玉女之別館金天王之正廟二十八宿池黑龍潭玉女洗頭盆菖蒲池仰天池八卦池太一池太上泉傍有玉井生千葉白蓮花食之令人羽化古詩云太華峯頭玉井蓮花開十丈藕如船冷比雪霜甘比蜜一片入口沉痾痊我欲求之不憚遠青壁無路難夤緣安得長梯上摘實下種七澤根株連

太上山　老君洞　太上泉　菖蒲池　老君燒丹爐

老子見周之衰西邁流沙至函谷關關令尹喜占其氣色即知真人將過果得老子老子亦知其奇為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事後隱華山昭文館記稱蓮花峯為太上山四面削成高五千仞迴巒四合三峯崢嶸上廣十里鳥獸不居頂之東南峯有老君洞次北有太上泉泉之傍有老君菖蒲池其菖蒲葉細如劒脊其根每寸九節服之令人強健延年益

壽耳老君鍊丹之東北峯上有老君鍊丹爐細辛草嶽頂西南隅石罅三四畝盡是細辛服之令人身體生香聞及百步古世所稱草似帛似布今人所稱西嶽布是也

紫栢

嶽頂東北峯上有紫栢葉際碧露以五月五日油囊接之食者可作地仙

五粒松

嶽頂西南峯上有五粒松平如偃蓋上有青蘿長百尺下生茯苓具如人形時生琥珀夜即有光如荷花晝如牛目服之延年矣夜可書字

明星玉女　玉女石馬　玉女洗頭盆

明星玉女祠在頂之中峯龜背上立祠堂有玉女石室玉女聖像一尊并玉女石馬一疋其馬神靈異常夜聞嘶嘶之聲頂上隱者常見之祠前有石臼五枚臼中俱有水號曰玉女洗頭盆其水碧綠澄澈旱不竭雨不溢神霧經云明星玉女持玉漿飯之令人得神

玉女牕

玉女牕在雲臺南峯上有石門入丈餘直上石竅如牕望見南峯明星玉女之別館也

石龜蹤

石龜玉女祠在石龜上其石似龜東西八九步南北二十餘丈兩頭壁立其形如龜前有石蹤猶如析裂闊可有五寸其深不可測以物投中食頃猶聞其下聲即古之進簡於嶽府之所也

黑龍潭

黑龍潭在頂之南峯上有仰天池黑龍潭人間暵旱祈求必雨宋崇寧二年准勅神封顯潤侯

洞玄石室

西嶽洞玄石室在頂之西北峯上四絕昔清虛眞人裴君入此室精思至道積二十三年矣降五靈玄老之所其石室東西有二門初入才容身側入至室中周廻五六丈東門上接雲霞西門下臨地中有石道像高三尺戴三景扶晨之冠石衣文如九色雜綴之文像

多古錢其錢多脚一頭多孔一面有文云大布大篆

筭場 蘆花池

筭場在頂上後魏道士寇謙之洞曉渾天儀九善玄像曾定天元五紀其筭有差後成公興眞人佯狂而來假爲貨客倶觸筭善其筭乃合謙之悔恨獨居山林遂隨眞人去棄其餘筭筭籌化爲葭荻今名蘆花池是也

碁石

碁石在頂上東南隅別一孤峯上遥望有石方如並榻眞若碁局漢武帝時面前忽有人羽衣星冠乘雲車駕白鹿而從天降武帝驚問爲誰答曰山中衛叔卿也帝曰若是山中人乃朕臣也忽失叔卿所在帝甚悔恨即遣使梁伯至山中推求叔卿不見但得其子名度世帝曰汝父在何處度世曰臣父少好仙道委家而去入華山四十餘年矣帝使梁伯度世求之於華山絕頂上望見其父與數仙博戲於石上但見紫雲鬱鬱又見數童執幢節立其後度世等望而百拜叔卿曰汝等何

來度世曰帝悵前日倉卒不得與父語叔卿曰前爲太上所遣欲誡帝爲窮黷事而帝強梁自貴而反欲臣我不足與語是以去耳又誡度世曰汝愼不得爲漢臣亦不復爲語帝也梁伯度世於是拜辭而反事見列仙傳

石仙人　瀑布　石仙洞　昭陽洞　正陽洞　西玄洞　水簾洞

石仙人者在嶽北面半腹中登真隱訣云嶽洞深三百里中有瑤臺玉室樹則蘇茉芳林碧泉則石髓金精遥望洞方圓可丈餘鳥道絕通人蹤罕到時出異色雲烝洞口上有丹石間青石似丹青畫出仙人之狀冠帔衣服無不周備高下大小如人形號曰石仙人上有瀑布飛流直下三千餘丈其石仙洞又稱爲水簾洞其嶽有四洞東曰昭陽西曰西玄南曰正陽北曰水簾

蟹遺穴

蟹遺穴在頂之西北峯山海經云華山有獸而翼六足蛇身出則天下大旱

巨靈掌　仙掌石月

巨靈左掌上有半輪石月在頂之東北峯上遁甲開山圖云巨靈得玄元之道與元氣一時而生混沌之師九元祖也漢武帝觀仙掌於縣内特立巨靈神祠焉

華山靈異

華山之頂迴天眞降臨之地神仙聚會之鄉降現之事極多略叙其一二曾先聞異香次觀瑞靄或見千乘萬騎或見玉女金童或丫髻童子數百或羽服道士踰千或見珠幢而金傘或見絳節而霓旌或見騎龍騎虎人或見乘鳳乘鸞客或見金光滿地或見火焰連天或見紫霧騰空或見祥雲覆頂或聞金鐘鳴其降見不一或在最高峯上或於仙掌峯頭或集三公山或聚西玄洞昔清虛眞人裴公隱於頂之西北峯上曾降五靈玄老中方大羅峯王母數現或衣黃裳戴金冠乘寶輦駕五色斑龍九頭上有羽蓋左右金童玉女仙官將吏莫窮其數後於現處建其祠堂唐貞觀中山下建王母觀華山之西有一山名曰羅數山大曆五年有天地水府三官降現

又感代宗皇帝夢中復勑修三官院至咸平中更爲承天觀

神林

華山之上山之下或谷内或廟道中但有生死樹木名曰神林林禁人採伐如有犯者立禍於身山之西南隅有一林侵天松檜乃嶽神遊宴之處名黑山林有樵竊採之者火燒虎食甚衆

御道

御道在仙掌峯之北乃昇嶽之路也漢武帝唐玄宗曾遊此因名御道今兩傍有石臼子乃當時栽闌干用錦綉遮護危險峯頂須由御道跨蒼龍臨雲臺天井徑下有百尺狀自頂至青柯平二十里青柯平出谷口二十里

張超谷

張超谷者後漢張楷字公超結廬之地學者如市又能爲五里霧故稱張超霧市每跨蹇驢入市晚即携壺帶酒而歸

石羊城　仙谷

石羊城在張超谷之西遞黄初平黄初起弟

兄二人得仙之地山谷故名仙谷黄初平者丹溪人也年少時家使牧羊久而不歸其兄初起尋覓近四十年矣後聞市中有一道士言人休咎其驗如神初起乃問之道士曰太華山中有一牧羊兒姓黄名初平是卿之弟耶初起拜謝即隨道士入此谷中見弟悲喜語畢問弟羊今何在初平曰僅在山東耳兄初起往視之但石而還與弟曰弟兄俱往初平乃叱石曰羊起於是白石盡變爲羊數萬頭兄初起叩頭曰弟獨得仙吾可學乎初平曰若有志可得也初起便棄妻子拜弟爲師後乃俱成列仙矣叱石處四面寬廣有似城壘今人稱爲石羊城

文仙谷

文仙谷者乃是呂眞君隱居之所也眞君來比易姓姚更名洞明道號抱眞子居華山蓮花峯下文仙谷内結廬四十年矣人無識者紹興丙子中秋前一日謂門人劉裕之曰張翁嫂母昇玄待吾久矣因作頌曰上面一箇口下面一箇口世間堅韌有處木不交漏竭

付裕之説怡然跗化裕之即蔵道骸於石室後數歳先生神現泗州舞自題詩云姬州墨客羽化三峯又數載來謁裕之題詩云昔日曾居此埋名四十春紅塵多少客誰是識余人又詩云余曾十載攻文墨萬卷詩書鎖胷臆浮萍雲水寄家緣住在蓮峯人不識後云回公題裕之墓所瘞屍處惟見空棺中有二口呂字之事由是時人方悟是呂眞君也眞君唐太宗朝得道至今五百年矣元豊間題琴臺詩云野人本是天台客石橋南邊有住宅父子從來只兩口子好歌時我好拍又詩云四海遨遊一野人兩壺霜雪是精神坎離之物會收得龍虎丹行運水銀其碑見在文仙谷今稱爲羽谷菴

牛心谷山

牛心谷者昔楊震微時隱遯居此講授群書學者如市其谷多槐故稱楊震槐市其山巖間多有五色槃馬山上有雪天王聖跡雪中覩之作顯天王披銀甲騎騘白馬之狀

黃神谷

黃神谷者嶽之東乃是眞人黃盧子隱居之所也黃盧子者楚人也姓葛名越但居此山號曰西嶽公其治病有千里而來者衆矣或寄與姓名病無不愈若禁虎狼不敢動飛禽不敢飛去受術於赤松子年過八十力舉千斤行及奔馬時大旱召出潭中龍借促使昇天降大雨一朝乘黃龍而去矣

藏馬谷　藏馬龕

藏馬谷者在嶽東漢武帝求仙於華山下造集靈宮存仙殿望仙門有神馬自華山出帝令置內棧馬不久留令人尋之見在此山谷中石龕下故名藏馬谷藏馬龕東北澗中石上馬跡尚存焉

毛女峯

毛女峯在嶽之西毛女字玉姜秦始皇宮人也見國祚流亡遂負琴入華山此峯上隱居服松栢葉飲泉水體生綠毛世人以見之所稱毛女洞至今洞中有鼓琴之聲有道人得見此洞峯下有白石寺廢已久

雲臺峯

雲臺峯嶽東北其山兩峯崢嶸四面玄絶上冠景雲下通地脉巍然獨秀有若雲臺下有穴昔有人入此穴東出方山行云經黄河底上聞流水之聲周武帝時有道士焦道廣獨居此峯辟粒餐霞常有三青鳥報未然之事周武帝親詣山庭臨軒問道因而谷口置雲臺觀後弟子洪仙等見師道廣乗一物如麟往而不返矣

試鑿穴

雲臺北峯北面有一試鑿穴可高百尺其深〇不測穴邊有一竪石如鑿大小闊狭狀如鑿〇出通希夷先生蛻骨之穴

白雲峯

白雲峯在嶽之東北唐明皇妹金仙公主修行之所名曰白雲宮八仙洞看嶽棚上竹園下竹園東樹果子林花園藥畦礓礤見在焉白雲側有焦眞人石洞

白羊峯

白羊峯在嶽之西北五里層崖晃朗洞室空濛每至三元八節及諸齋日即有神燈或三

或五見於巖壁昔有人隱此峯莫知其名姓常乘白羊往來塵世後與弟子介琰俱登仙以此號爲白羊眞人眞人有禁山蘇及製虎豹狼熊符七十道行於世也

松檜峯　朝來峯　玉柱峯　玉秀峯

此四峯上盡是青松檜栢常有異色雲氣覆之其峯聳翠孤絶人跡希及之也

焦公巖

焦公巖在嶽東南眞人姓焦字孝龍河東人〇也常餐白石或分與坐客其味如芋後遭野〇火燒其庵隣峯人往視之見先生危坐於大中庵燒盡先生乃徐徐而起衣服並無焦灼後數載天忽大雪人見不見忽於雪中單衾而卧顏色赫然如勝夏之狀或老或少至今人有遇之者

神土巖　仙油磧　避詔巖

神土巖在雲臺東南百步焦道廣精思所感嶽精身廓石上湧出神土用盡復生于今尚然仙油磧在雲臺峯壁中焦道廣每設齋醮

天降油于此磧自道廣集樵之後此油不復見矣避詔巖在華山之西南古之隱遯之士避詔實隱於此處也

白鹿龕

白鹿龕在嶽之東昇嶽路之右是仙人魯女生置白鹿龕有飛泉滴流魯女生者是華山古之得道仙人也在華山二百年莫知所之後忽有人嶽廟前逢女生乘白鹿從玉女十人與人別而去

太極總仙洞

太極總仙洞在毛女峯之西壁中有洞乃曰太極總仙洞其下有車箱潭

王刁三洞

王刁三洞在嶽之東仙人王遂字伯遂鄱陽人也有妻無子頗能治病病無不愈亦不祭祀不用符水針藥或有邪魅作祟者壹地爲獄叩石呼之皆見狐狸鼉竈(音振)蛇之類皆斬而焚之王真人以竹篋令弟子錢哥以九節竹杖擔之十餘年未嘗見開或逢羽衣並不顯夜行見有炬火前導後至此巖洞中見有

友人刁自然遂開竹篋取出五舌竹簧三枚三人共鼓之及王遂辭而去刁自然云卿當早來不可久在塵寰再期此洞處後王刁錢哥俱登仙矣上洞莫能到中洞有飛石遮于洞門下洞隱居者皆在其中

碧雲洞　碧雲溪

碧雲洞碧雲溪在嶽之東乃鄭雲叟羅隱之翟士端鄭隱此四高士隱居之所也鄭遨字雲叟南燕人氏高節不屈棄其妻子聞華山五鬣松凝脂千歲能延年却老至此洞隱居○天成中以拾遺詔不起賜號曰逍遥先生羅隱之居臨江軍新淦縣玉笥山玉梁觀道士來居華山或臨水或登山一觴一詠高情自適天福中賜號曰希夷先生翟士端字表正齊人也博通九經祥符中真宗幸汾陰禮召不起無疾而逝七日肢體猶溫及火之有聲如雷五色光炳耀鄭隱字明處兗之奉符人也左臂上有黑黶子如北斗狀常居王刁三洞口自冬涉春不出人異之祥符中真宗祀后土還駐蹕驛下詔行在賜號貞晦先生又

賜歸山歌云嶽中逸士本藏名常詠琴樽適性情盡日臨流看水色有時隱几聽松聲遊萬壑成嘉遁偶出千峯翫治平談希夷究玄默沃予心號無極辭城闕歸山林樂胸志號何源已溥紛華號存素音好將吟嘯號暢冲襟

壺公石室

壺公石室在嶽之西北孤峯上有石室可容十餘人有泉東北入霧市谷東谷中即後魏道士寇謙之筭場西谷中修羊公石榻穿之所壺公者莫知姓名常懸空壺於座上日入之後輒跳入壺中費長房從之學令住此石室中有一方石廣丈餘壺公以茅繩繫之懸於空中令長房坐卧石下使諸蛇蟲競來嚙繩繩欲斷而長房坐卧自若終無懼也公至憐之曰子可教矣賜子爲地上主者令令乘竹杖而歸後至葛陂投於陂中竹化龍而去得役鬼魅之術

三公山石室

三公山在嶽之東南有三峯嶷然各秀上象

三台副此列嶽故號三公燕濟字子微漢明帝時人也隱此石室服木實精恒散髮亦有鍊巾惟月朔節乃著之時復一琴一詠常有黃白雲覆其上後辭別交友乘雲而去

長春石室

長春石室在雲臺山側大唐貞觀中有道士杜懷謙居此石室斷穀不食好吹長笛令人多買笛至於隅一吹之投於巖下笛盡更供巖中累月不動自號長春先生今石室嶷然笛聲不絕

修羊公石榻

石榻在嶽之西北仙谷中石室有石榻修羊公常卧於其石榻上盡穿陷常不食見漢景帝問曰公有何能公不答即化石羊題其背有字云修羊公謝天子後置石羊於通靈臺羊又去不知所之

卧仙平

卧仙平在張超谷内有一石室所張超真人蛻骨之室爲樵牧嬉戲於其間有飛石自空來塞其穴今只稱卧仙平也

種藥平

種藥平王暉眞人常餌蒼朮黃精有驅虎豹之術每種黃精即駕虎豹爲耕耘常乘虎豹其轡響之屬竹杖策之威如人乘騾馬之狀常韻九字詩百餘言人莫解其意後乃昇天不復見之

醴泉 玉泉

醴泉在古菴直下其水微有酒香醇味爲國之瑞屢招鳳飲傍有玉女神祠玉泉在張超谷口其水色如漿因此置玉泉院二泉皆腹○○漿玉髓人久服之可去沉痾也

黃龍潭

黃龍潭在神谷口祈雨感應神封廣潤侯

車箱潭

車箱潭在仙谷裏一十里乃太極總仙洞直下宋仁宗皇帝明道年每歲朝廷遣使投金龍玉簡宋徽宗皇帝崇寧二年 奉勅封爲豐潤侯按水府記云天下一十八處水府華山車箱潭乃第七水府也與東海南海溫江同印投金龍一簡之處也

駕鶴軒

駕鶴軒在中方半路乃金仙公主成道乘鶴昇天之處也

神姑林

神姑林在黃神谷內次東有獨坐姑姑廟其林合圍松檜數萬根禁人樵採

古栢行

古栢行晉太康九年太守魏君實來去西嶽古廟道栽栢不知其幾千根也兩傍烽堠以千字文爲號禁人牧放樵採

無憂樹

無憂樹者陳希夷先生庵傍之樹也先生姓陳名搏字圖南道號扶搖先生亳州眞源人也唐長興中舉進士不第因肆意山水後之華山雲臺觀古基闢荊榛而居之語人禍福若合符節後柴世宗召見留禁中月餘拜諫議大夫固辭不受賜號白雲先生至宋太宗詔方赴召服華陽巾草履垂絛以賓客禮見延英殿賜坐問之久賜號希夷先生有指玄篇釣潭集超苦海詩入室還丹訣三峯寓言行於世

上方白雲宮 中方太清宮 下方
雲臺宮（今即觀也） 西嶽眞君殿 華嶽
觀 鹿園觀 拱極觀 太平興國
觀 王母觀 仙宮觀 休粮院
巨靈神祠 蘭石院

上方中方下方此三宮皆因羽人焦道廣興
建唐玄宗天寳中命右補闕集賢學士衞包
撰修三方記西嶽眞君廟崇寧年改爲崇寧
萬壽觀紹興年改報恩廣孝觀阜昌年改爲
迎祥觀昔司馬温公奏天下建置五嶽眞君○
○給賜金牌永鎮洞天福地華嶽觀漢武帝修
建後至祥符中因四高士而復興也鹿園觀
元在竹谷嶺西於大觀中因道士仇潤之請
額修建於華山之下也拱極觀宣和年修建
於嶽前社太平興國觀元在關谷内紹興年
因道士焦虛請額修建於華山之下王母觀
元在大羅峯下古有廟焉至唐貞觀中修建
華山之下仙宮觀金仙公主所居之宮乘鶴
之後勅修爲仙宮觀休粮院在栢行内太平
興國年太宗紹興休粮道者赴闕賜經一藏

及還山詩賜號巖靜大師有休粮詩三百章
盛傳於世蘭石院廢已久惟存巨靈神祠漢
武修建焉

拜嶽壇

拜嶽壇乃漢武帝拜祀之所也至唐太宗修
爲鎮嶽靈仙寺後或名勝會院或名昭慶寺

宣澤亭

宣澤亭宋眞宗拜嶽壇在太華驛之側太中
祥符四年七月二十日眞宗拜嶽之所也仍
賜名爲宣澤亭有御製碑龍首龍座昔爲禁○
○地

素靈宮

按太平廣記馬周傳華山有素靈宮有仙王
廻總天洞府及十洲三島神仙之所也

極眞洞天

極眞洞天按十大洞天記第一王屋山小有
洞周廻一萬里杜甫詩云萬里仇池穴潛通
小有天第四華山西玄洞周廻三千里名極
眞洞天其洞中天地高大日月星辰風雲草
木與外無異惟日月傳輪耀赫朗接太空乃

長春之境也宮闕樓臺盡是金玉七寶所成傍生紫林芳花玉髓金津並洞天之景也素靈真人讚極真洞天頌曰異果奇花不可名尋真何用到蓬瀛碧雲天地洞中列白玉樓臺象外生萬壑芝蘭盤峭拔千峯嵐靄聳崢嶸八公曾此分金液服盡全家上太清

總仙洞天

按三十六小洞天記云第一霍童山洞周迴三千里名霍林洞天第二東嶽泰山洞周迴○三千里名蓬玄洞天第三西嶽華山洞周迴○三百里名總仙洞天素靈真人讚曰壁石為仙號七星五門日月配玄程雲飛雨散天中去嘗得林巒生異名

華山之神封金天王懿號冊

冊金天王順聖帝華山之神能興雲致雨而西方為最貴矣軒轅黃帝遊焉以會神虞舜望焉以觀群后爰因夏氏以迄隋室朝更五姓載歷三千祀典相因舊章未改壇場廟宇何代不修一犧三祀無歲而缺所以報生植事靈神未嘗有息也其神祉休明災沴屢亦

未嘗絕也神之祠在黃神谷口漢興光初遷於官道北建立宮殿庭祀事牲器視三公之禮焉唐先天三年

西嶽華山誌

華山志一卷浙江汪汝瑮家藏本

金王處一撰處一始末未詳前有大定癸卯泥陽劉大用序其書皆載華山神仙故事葢道藏之餘文非地志之正體故隸之道家類焉

海瓊傳道集一卷

〔宋〕洪知常輯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天啓四年刻崇禎十五年補修一化元宗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海瓊傳道集一卷》提要

海瓊傳道集序

關尹子曰所可傳者只謂之事不謂之道老君曰吾不知其名强名曰道此集之行其與三千六百法卷命數十家大故天淵矣凡我同志其精研之晉語有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吁天下後世不審夫子之意即以為甚高難行之事夫豈知夫子之門獨稱顔淵顔淵得之則三月不違仁而又終日如愚故其在陋巷甘以簞食瓢飲為樂所以三十二歲而蜕去矣人能悟顔淵心齋之旨則知神室之説

既知神室則知神水孟子曰性猶水也其斯之謂乎悟真篇云修生之要在乎金丹金丹之要在乎神水華池至簡至易雖愚昧小人行之立躋聖地道德經云吾道甚易知甚易行昔者鍾離雲房以此傳之呂洞賓呂傳之劉海蟾劉傳之張平叔張傳之石泰石傳之道光和尚道光傳之陳泥丸陳傳之白玉蟾則吾師也乙亥之秋遇之於武夷山越戊寅之春復於廬山相會過太平興國宫有道士洪知常字明道自號坎離子於内外二丹留意久矣千師萬友參究已

徧千經萬論搜括無蹤一旦與之因緣契合半句之下金鎞刮膜片餉之間玄珠成象洪公將隱形遁跡杜門絕交坐進火候以圓聖胎恐此道無傳故以所得吾師金丹捷徑一篇鈎鎖連環經一卷及廬山快活歌二章刊行於世總而名之曰傳道集欲天下共之乃圭于陳守默紫芝子詹繼瑞稽首拜書

海瓊傳道集序 終

海瓊傳道集 見丹字函

宋太平興國宮道士坎離子洪知常輯

明古燕信安復初道人高時明訂正

丹法參同三十對偶字

清濁 盈虧 衰旺 存亡 有無 吉凶

悔吝 生剋 刑德 動靜 進退 消長

賓主 沉浮 升降 老嫩 文武 剛柔

離合 聚散 往來 上下 雌雄 黑白

守戰 生殺 剝復 深淺 抽添 寒暑

丹法參同二十貫穿字

在天爲日月星辰 在地爲山河草木

在人爲夫婦男女 在易爲乾坤坎離

在象爲龍虎烏兎 在數爲九三二八

在藥爲鉛銀砂汞 在醫爲燥濕寒温

在内爲經絡榮衛 在外爲皮膚毛血

在形爲心腎肝肺 在時爲陰陽寒暑

在運爲金木水火 在用爲精神魂魄

在道爲隱顯動靜 在物爲壇爐鼎室

在妙。爲虛無自然　在方。爲東西南北

在色。爲青紅黑白　在景。爲春夏秋冬

攢簇五行之圖

和合四象之圖

偃月爐之圖

三點如星現

橫鉤似月斜

仙化圖。此圖論藥物。老君曰。後其身而身先。忘其身而身存

第一轉金丹　謂之一返。謂之一還

如糞壤中有蟲。名曰蜣蜋。用鉛不用鉛。須向鉛中作

第二轉金丹　謂之二返。謂之二還

如蜣蜋推糞成丸子。玄珠成象　太乙歸真

第三轉金丹　謂之三返。謂之三還

如蜣蜋有兩箇。一雌一雄。夫婦老相逢。恩情自留戀。

第四轉金丹　謂之四返。謂之四還。

如蜣蜋共滾糞丸。從地上行。周天火候。日在河車。

第五轉金丹　謂之五返。謂之五還。

如兩箇蜣蜋。共抱糞丸。守而精思。養正持盈。守雌抱雄。

第六轉金丹　謂之六返。謂之六還。

如糞丸之中。有蝡白者。精神聚會。結成聖胎。

第七轉金丹　謂之七返還。丹。謂之七還。

如糞丸中蝡白已成蟬形。其中有精。杳杳冥冥。其中有物。恍恍惚惚。

第八轉金丹　謂之八還

如蟬形已棄其糞丸之殼。節候既周。脫胎神化。

第九轉金丹　謂之九還

如蜣蜋死。糞丸裂。其蟬飛。形神俱妙

天機圖。此圖論火候。老君曰。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十一月　第一轉火候

如桃核入土。取將坎位中心實。點化離宮腹裏陰。

十二月　第二轉火候

如桃核生芽。無質生質是還丹。誰信無中養就兒。

正月　第三轉火候

如桃核拙條。白雪黄芽遶過丁。一爐猛火煅紅桃。

二月　此一月屬卯。木旺在卯。防危慮險。沐浴丹頭。

三月　第四轉火候

如桃條發英。一霎火焰飛。真人自出現。

四月　第五轉火候

如桃條敷葉。蘂對白虎歸來養。産箇明珠似月圓。

五月　第六轉火候

如桃樹生花。到此丹砂須沐浴。抽添運用更防危。

六月　第七轉火候

如桃花已落花蔕留其蕚。飲刀圭服丹砂

七月　第八轉火候

如桃花之蕚結子。鷄卵中黄。龍珠内白。

八月　此一月屬酉。金旺在酉。只宜養火沐浴。不可安逸。

九月　第九轉火候

如桃實紅熟。十月霜飛丹始熟。十月胎圓超凡入聖

十月　十月脫胎呑入腹。始知我命不由天

金鼎之圖

心有九竅。謂之金鼎。

黄帝鑄九鼎者此也

金丹之圖

心

形如彈丸。

色同朱橘。

神室之圖

離種種邊。壼中有天。

玄之又玄。入衆妙門。

嬰兒之圖

我

兩箇一般無二樣。

始知功滿出塵埃。

刀圭之圖

飲刀圭者。

三花聚鼎。

心

味道之腴。

五氣朝元。

玄牝之圖

心

玄牝之門。

是謂天地根

三關之圖

形　氣　神

忘形　忘氣　忘神

養氣　養神　養虚

産藥川源之圖

藥在西南是本鄉。（坤）（兌）
蟾光終日照西川。（己）（酉）（庚）（辛）
（神）是火。火屬心。心爲汞。

藥物火候之圖

（氣）是藥。藥屬身。身爲鉛

神是（性）　性屬離坤之中陰（日）

性命之圖

氣是（命）　命屬坎乾之中陽（月）

真土之圖

黃房　黃婴　戊巳

黃庭　土釜　是（意）

〇丹法參同七鑑

華池心源性海。謂之華池。　神水性猶水也。謂之神水。

黃芽心地開花。謂之黃芽。　白雪虛室生白。謂之白雪。

河車一氣周流。謂之河車。　巽風巽者。順也。順調其心。

金丹清淨光明。圓通廣大。

丹法參同十九訣

一採藥。收拾身心。斂藏神氣。　二結丹。凝氣聚神。念念不動。

三烹煉。工夫保神。金液煉形。　四固濟。忘形絕念。謂之固濟。

五武火。奮迅精神。驅除雜念。　六文火。專氣致柔。含光默默。温温不絕。綿綿若存。

七沐浴。洗心滌慮。謂之沐浴。　八丹砂。有無交入。隱顯相符。

九過關。果生枝上。終期熟。子在胞中。豈有殊。　十分胎。鷄能抱卵心常聽。蟬到成形殼自分。

十一温養。知白守黑。神明自來。　十二防危。一念外馳。火候差失。

十三功夫。朝收暮採。日煉時烹。　十四交媾。念念相續。打成一片。

十五大還。對景無心。晝夜如一。　十六聖胎。韜其神於外。藏其氣於內。

十七九轉。火候足時。嬰兒自現。　十八換鼎。子又生孫。千百億化。

十九太極。形神俱妙。與道合真。

老君曰。道非欲虛。虛自歸之。人能虛心。道自歸之

天地交乾之圖

晦朔　天地交。鉛遇癸生須急採。金逢望遠不堪嘗。

日月合璧之圖

望　十五日夜。十六日午。日月合

金丹火候口訣。古云。聖人傳藥不傳火

此金丹捷徑備言丹法細微之旨矣。終不敢明說

火候。夫火候者。乃奪天地之氣。盜日月之精。不敢

輕泄夙有仙骨，自然有分

造物圖

交合　磁石吸鐵，隔礙潛通。
結胎　如鷄抱卵，暖氣不絕。如龍養珠，不令間斷。
交媾　龜鼇相顧，以神交。鶴鴿相吹，以氣交。
丹　蚌蛤採月，養成明珠。以兎望月，遂育兎胎。
神氣　如石藏玉，結成其玉。如松液脂，抱其正氣。
神　李廣射石，出乎不知。
道　磁石得玉，淘沙得金。
神氣　琥黃拾水，可以生火。
一　物以類聚，水不洗水。
用　蝸蝸咒子，傳精送神。

老君曰。專氣致柔，能如嬰兒
常德不離，歸於嬰兒

身是虎　元氣　歛身束魂，充虎飢。虎來食，散生髓肢。　受氣

龍虎圖

心是龍　元神　凝心息念任龍蟠，龍蟠渾爽珠光寒。　煉神

金液還丹圖

無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金　液　還　丹

白玉蟾曰。虛無自然，無中生有。萬物一物，一貴乎守。
回風混合，終日如酒。大夢得醒，雷轟電走。雲收雨散，
天長地久

仙派

正陽真君　純陽真君　海蟾真君　紫陽真人
杏林真人　道光真人　泥丸真人　玉蟾真人

鈎鎖連環經

太乙元君曰。金丹即是汞。汞即是鉛。鉛即銀。銀即砂。砂即金。金即錫。錫即水銀。水銀即青金。青金即白金。白金即黑金。黑金即黃金。黃金即紫金。紫金即河車。河車即黃芽。黃芽即白雪。白雪即玉符。玉符即神水。神水即華池。華池即青龍。青龍即白虎。白虎即朱雀。

朱雀即玄武。玄武即勾陳。勾陳即黃房。黃房即真土。真土即戊巳。戊巳即金木。金木即水火。水火即卯酉。卯酉即兎鷄。兎鷄即烏兎。烏兎即龜蛇。龜蛇即馬牛。馬牛即乾坤。乾坤即坎離。坎離即雌雄。雌雄即夫婦。夫婦即子孫。子孫即房畢。房畢即日月。日月即天地。天地即人。人即黃婆。黃婆即金公。金公即姹女。姹女即嬰兒。嬰兒即丁翁。丁翁即赤子。赤子即聖胎。聖胎即三關。三關即金液。金液即玉液。玉液即刀圭。刀圭即丹田。丹田即絳宮。絳宮即泥丸。泥丸即氣海。氣海

即腎。腎即心。心即道。道即法。法即術。術即虛無。虛無即自然。自然即運用。運用即火。火即藥。藥即氣。氣即神。神即丹頭。丹頭即大還。大還即七返。七返即九還。九還即金火。金火即紫芝。紫芝即水源。水源即土釜。土釜即金鼎。金鼎即玉爐。玉爐即神室。神室即元壇。元壇即黃庭。黃庭即眼。眼即鼻。鼻即耳。耳即松。松即蟯蛕。蟯蛕即桃。桃即朱橘。朱橘即六賊。六賊即三尸。三尸即三魂。三魂即七魄。七魄即五神。五神即萬神。萬神即一神。一神即萬寶。萬寶即沐浴。沐浴即抽添。

抽添即進退。進退即文武。文武即斤兩。斤兩即吉凶。吉凶即刑德。刑德即存亡。存亡即黑白。黑白即有無。有無即始終。始終即動靜。動靜即寒暑。寒暑即陰陽。陰陽即冬至。冬至即夏至。夏至即望。望即朔。朔即弦。弦即晦。晦即潮候。潮候即月輪。月輪即日華。日華即太乙。太乙即玄珠。玄珠即四象。四象即五行。五行即八卦。八卦即三才。三才即三光。三光即兩儀。兩儀即太極。太極即太上。太上即混元。混元即無始。無始即無終。無終即元始。元始即一氣。一氣即虛空。虛空即虛无。虛无即渾沌。渾沌即金丹

老君曰。得其一。萬事畢。畢其萬。一事辦

張紫陽曰。鈎鎖連環。相續不斷。道無終始。流轉無窮。惟人最靈。以心契道。道在天地。天地不知。道在萬物。萬物不知。故得道者。身即天地。天地即天。天即道。道即天地。天地即身。身即心。心即神

陳泥丸云。古仙上聖。口口相傳。不立文字。吾今於是書而錄之。上士得之。心同太虛。中士得之。身同枯木。下士得之。身心營營

關尹子曰。賢人執於內。衆人執於外。聖人皆僞之

白玉蟾曰。得悟之者。可傳聖道。無悟無得。悟者自得。得悟聖道。無古無今。其去非古。其來非今。所可傳者只謂之事。不謂之道。道本無傳。道無聲色。道無相貌。道無古今。道無往來

道光和尚曰。行之一年聖胎成。行之二年嬰兒靈。行之三年身外身。行之四年子生孫。行至九年可飛升。功行完備。或聚散。聚則成形。散則風。子但片餉見玄珠。玄珠即是混元精。日煉時烹火溫溫。保爾身同天

地存

劉海蟾曰勤而不遇終遇聖師遇而不勤終爲下鬼

呂真人曰輕泄漏慢殃及九祖修煉行持身登太微

鍾離雲房曰輕輕捲黙黙收灌沐怡怡兮滾滾道德

經云綿綿若存專氣致柔猶如嬰兒常德不離復歸

於嬰兒

前快活歌

快活快活真快活被我一時都掉脫撒手浩歌歸去来生薑胡椒果是辣如今快活大快活有時放顛或

放劣自家身裏有夫妻說向時人須笑殺向時快活小快活無影樹子和根扳男兒端的會懷胎子母同形活潑潑快活快活真快活虛空粉碎秋毫末輪廻生死幾千齒這回大死今方活舊時窠臼潑生涯于今淨盡都掉脫元来爹爹只是爺惜惜懂懂自爪葛近来髣髴辨西東七七依前四十八如龍養珠心不忘如鷄抱卵氣不絕又似寒蟬吸曉風又如老蚌含秋月一箇閑人天地間大笑一聲天地闊衣則四時惟一衲飯則千家可一鉢三家村裏弄風狂十字街頭打鵲突一夫一妻將六兒或行或坐常兀兀收来放去任縱横節是十方三世佛有酒一盃復一盃有歌一闋又一闋日中了了飯三飡飯後齁齁睡一歇放下萬緣都掉脫脫得自如方快活用盡惺惺學得癡此爲化景登宸訣時人不會翻筋斗如飢喫鹽加得渴偶然放浪到廬山身在白蘋紅蓼間一登天籟亭前望黃鶴未歸春雨寒心酸世上幾多人不煉金液大還丹忘形養氣迺金液對景無心是大還忘形化氣氣化神斯乃大道透三關絳宮炎炎偃月爐靈

臺寂寂大玄壇硃砂迺是赤龍血水銀迺是黑龜肝金鉛採歸入土釜木汞飛走居泥丸華池正在氣海內神室正在黃庭閒散則眼耳鼻舌身聚則經絡榮衛閒五臟六腑各有神萬神朝元歸一靈一靈是謂混元精先天後天乾元亨聖人採此爲藥材聚之則有散則零晝夜河車不曾停黙契大造同運行人人本有一滴金金精木液各半斤二十八宿歸一爐一水一火須調勻一候剛兮一候柔一爻武兮一爻文心天節候定寒暑性地分野分楚秦一日八萬四千

里自有斗柄周天輪人將蚍殼陰陽外不可不煉水中銀但得黃婆来紫庭金公姹女結婚姻青龍白虎歸金鼎黃芽半夜一枝春九曲江頭飛白雪崑崙山巔騰紫雲丁爺默默守玉爐交媾温養成胎嬰神水沃滅三尸火慧劍掃除六賊兵無中生有一刀圭糞丸中有蜣蜋形誠識一得即永得片餉中間可結成忽然四大生虚白一覺一靈升太清縱使功夫汞見鉛不知火候也徒然大都全藉周天火十月聖胎方始圓雖結丹頭終耗失要須火候始凝堅動靜存亡

宜沐浴吉凶進退貴抽添火力綿綿九轉後藥物始可成胎仙一時八刻一周天十二時辰準一年每日一陽交媾後功夫煉到六純乾精神來往如潮候氣血盈虚似月魂一轂從来三十輻妙處都由前後弦尊氣致柔爲至人禮義智信融爲仁真土歸位爲至真水火金木俱渾全精水神火與意土煉使魂魄歸其根先天一炁今當存散在萬物與人身花自春風烏自啼豈知造物天爲春百姓日用而不知氣入四肢徒凋零松竹虚心受氣足凌霜傲雪長年青況人

元神本不死此氣即是黃芽鉛老者可少病者健散者可聚促者延心入虚無行火候内景外象壺中天須知一塵一蓬萊與夫一葉一佺佺神即火兮氣即藥心爲爐兮身爲田自耕自種自烹煉一日一粒如黍米靈芝一生甘露降龜蛇千古常相纏一朝雷電撼山川一之則日萬則烟日中自有金烏飛夜夜三更入廣寒子子孫孫千萬億爐鼎鷄犬皆登天大道三十有二傳傳到天台張悟真四傳復至白玉蟾眼空四海嗟無人偶遇太平興國官白髮道人其姓陳

平生立志學鉛汞萬水千山徒苦辛一朝邂逅廬山下拍手笑出人間塵翠閣對床風雨夜授以金丹使還元人生何似一盃酒人生何如一盞燈蓬萊方丈在何處青雲白鶴欲歸去快活快活真快活爲君說此末後句末後一句親分付普爲天下學仙者曉然指出蓬萊路

後快活歌

破衲雖破破復補身中自有長生寶柱杖雖用岩頭藤草鞋不用田中藁或狂走或兀坐或端立或仰卧

時人但道我風顛我本不顛誰知我熱時只飲華池雪寒時獨向丹中火飢時愛喫黑龜肝渴時貪吸青龍腦絳宮新發牡丹花靈臺初生薏苡草却笑顏回不爲夭又道彭鏗未是老一盞中黃酒更甜千篇內景詩尤好沒絃琴兒不用彈無聲曲子無人和朝朝暮暮打憨癡亦無一點閑煩惱尸解飛升總是閑死生生死無不可隨緣且喫人間飯不用鑠鑪不種稻嚴霜凍雪未爲寒朝飢暮餒禁得餓天上想有仙官名人間不受真人號跨虎金公是鉛兄乘龍姹女爲

汞嫂泥丸宮裏有黃婆解把嬰兒自懷抱神關氣關與心關三關一鏃都穿過六賊心如火正焚三尸膽似天來大不動千戈只霎時破除金剛自搜邏一齊縛向火爐邊碎爲微塵誰斬挫而今且喜一粒紅已覺丁翁婚老媼當初不信翠虛翁豈到于今脫關鏁葉苗正嫩採歸來猛火煉之成紫磨思量從前早是早翠虛翁已難尋討我今不見張平叔便把悟真篇罵倒從前何知古聖心慈悲反起兒孫禍世人若要煉金丹只夫身中求藥草十月功夫謾謾行只愁火候無入道但知進退與抽添七返九還都性燥溪山魚鳥恣逍遙風月林泉供笑傲蓬頭垢衣天下行三千功滿歸蓬島或居朝市或居山或時呵呵自絕倒雲滿千山何處尋我在市鄽誰識我

海瓊傳道集 終

海瓊傳道集一卷 兩淮鹽政採進本

舊本題廬太平興國宮道士洪知常集前有陳守默詹繼瑞序稱乙亥之秋遇其師白玉蟾於武夷山戊寅之春復於廬山相會有道友洪知常字明道號故離子云云白玉蟾即葛長庚宋末道士則所謂乙亥者爲宋德祐元年所謂戊寅者爲元至元十五年知常蓋元人矣其書稱白玉蟾所傳凡二篇一曰金丹捷徑一曰鈎鎖連環經文詞鄙倍殆村野黃冠所依托前有錢曾名字二印篆刻醜惡亦庸劣書賈所贋造也

攝生消息論一卷

〔元〕邱處機撰

江西省圖書館藏涵芬樓影印清道光十一年六安晁氏木活字學海類編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攝生消息論一卷》提要

元　東牟邱處機　著

春季攝生消息

春三月此謂發陳天地俱生萬物以榮夜臥早起廣步於庭被髮緩行以使志生生而勿殺與而勿奪賞而勿罰此養氣之應養生之道也逆之則傷肝肝木味酸木能勝土土屬脾主甘當春之時食味宜減酸益甘以養脾氣春陽初升萬物發萌正二月間乍寒乍熱高年之人多有宿疾春氣所攻則精神昏倦宿病發動又兼去

保攝

冬以來擁爐熏衣啗炙炊煿成積至春因而發泄致體熱頭昏壅隔涎嗽四肢倦怠腰脚無力皆冬所蓄之疾常當體候若稍覺發動不可便行疏利之藥恐傷臟腑別生餘疾惟用消風和氣涼膈化痰之劑或選食治方中性稍涼利飲食調停以治自然通暢若無疾狀不可吃藥春日融和當眺園林亭閣虛敞之處用攄滯懷以暢生氣不可兀坐以生他鬱飯酒不可過多人家自造米麪團餅多傷脾胃最難消化老人切不可以飢腹多食以快一時之口致生不測天氣寒暄不一不可頓去

緜衣老人氣弱骨疎體怯風冷易傷湊裏時備夾衣遇
煖易之一重漸減一重不可暴去
劉處士云春來之病多自冬至後夜半一陽生陽無吐
陰無納心膈宿熱與陽無相衝兩虎相逢狹道必鬭矣
至于春夏之交遂使傷寒虛熱時行之患良由冬月焙
火食炙心膈宿痰流入四肢之故也當服祛痰之藥以
導之使不爲疾不可令背寒寒卽傷肺令鼻塞咳嗽身
覺熱甚少去上衣稍冷莫强忍卽便加服肺俞五臟之
表胃俞經絡之長二處不可失寒熱之節諺云避風如

避箭避色如避亂加減逐時衣少餐中後飯是也

肝臟春旺

肝屬木爲青帝卦屬震神形青龍象如懸匏肝者幹也
狀如枝幹居在下少近心左三葉右四葉色如縞映紺
肝爲心母爲腎子肝中有三神名曰爽靈胎光幽精也
夜臥及平旦扣齒三十六通呼肝神名使神清氣爽目
爲之宮左目爲甲右目爲乙男子至六十肝氣衰肝葉
薄胆漸減目卽昏昏然在形爲筋肝脈合于木魂之藏
也于液爲淚腎邪入肝故多淚六府胆爲肝之府胆與
肝合也故肝氣通則分五色肝實則目黃赤肝合于脈
其榮爪也肝之合也筋緩弱脈不自持者肝先死也目
爲甲乙辰爲寅卯音屬角味酸其嗅臊增心邪入肝則
惡羶肝之外應東岳上通歲星之精春三月常存歲星
青氣入于肝故肝虛者筋急也皮枯者肝熱也肌肉斑
點者肝風也人之色青者肝盛也人好食酸味者肝不
足也人之髮枯者肝傷也人之手足多汗者肝方無病
肺邪入肝則多哭治肝病當用噓爲瀉吸爲補其氣仁
好行仁惠傷憫之情故悶悲則淚出也故春三月木旺

天地氣生欲安其神者當澤及羣芻恩沾庶類無竭川
澤毋漉陂塘毋傷萌芽好生勿殺以合太清以合天地
生育之氣夜臥早起以合乎道若逆之則毛骨不榮金
木相尅而諸病生矣

相肝臟病法

肝熱者左頰赤肝病者目奪而脅下痛引小腹令人喜
怒肝虛則恐如人將捕之實則怒虛則寒寒則陰氣壯
夢見山林肝氣逆則頭痛耳聾頰腫肝病欲散急食辛
以散用酸以補之當避風肝惡風也肝病臍左有動氣

按之半若痛支滿淋溲大小便難好轉筋肝有病則昏
昏好睡眼生膜視物不明飛蠅上下努肉攀睛或生暈
映冷淚兩角赤痒當服升麻疏散之劑

夏季攝生消息

夏三月屬火主于長養心氣火旺味屬苦火能尅金金
屬肺肺主辛當夏飲食之味宜減苦增辛以養肺心氣
當呵以疏之噓以順之三伏內腹中常冷時忌下利恐
泄陰氣故不宜針灸惟宜發汗夏至後夜半一陰生宜
服熱物兼服補腎湯藥夏季心旺腎衰雖大熱不宜吃

冷淘冰雪蜜冰凉粉冷粥飽腹受寒必起霍亂莫食瓜
茄生菜原腹中方受陰氣食此凝滯之物多為癥塊若
患冷氣痰火之人切宜忌之老人尤當慎護平居簷下
過廊衖堂破窗皆不可納凉此等所在雖凉賊風中人
最暴惟宜虛堂淨室水亭木陰潔淨空敞之處自然清
凉更宜調息淨心常如冰雪在心炎熱亦于吾心少減
不可以熱為熱更生熱矣每日宜進溫補平順丸散飲
食溫暖不令大飽常常進之宜桂湯豆蔻熟水其于肥
膩當戒不得于星月下露臥兼使睡著使人扇風取凉

一時雖快風入腠裏其患最深貪凉兼汗身當風而臥
多風痺手足不仁語言蹇澀四肢癱瘓雖不人人如此
亦有當時中者亦有不使中者其說何也逢年歲方壯
遇月之滿得時之和即幸而免至後還發若或年力衰
廢值月之空失時之和無不中者頭為諸陽之總尤不
可風臥處宜密防小隙微孔以傷其腦戶夏三月每日
梳頭一二百下不得梳著頭皮當在無風處梳之自然
去風明目矣
養生論曰夏謂蕃秀天地氣交萬物華實夜臥早起無

厭于日使志無怒使華成實使氣得泄此夏氣之應長
養之道也逆之則傷心秋發痎瘧奉收者少冬至病重
又曰夏氣熱宜食菽以寒之不可一于熱也禁飲食湯
禁食過飽禁濕地臥并穿濕衣

心臟夏旺

心屬南方火為赤帝神形如朱雀象如倒懸蓮蕊心者
纖也所納纖微無不貫注變水為血也重十二兩居肺
下肝上對尾鳩下一寸（注曰胞中心口掩下尾鳩也）色如縞映絳中
有七孔三毛上智之人心孔通明中智之人五孔心穴

通氣下智無孔氣明不通無智狡詐心爲肝子爲脾母舌爲之宮闕竅通耳左耳爲丙右耳爲丁液爲汗腎邪入心則汗溢其味苦小腸爲心之腑與心合黃庭經曰心部之宅蓮含花下有童子丹元家主適寒熱榮衛和丹錦緋囊披玉羅其聲微其臭焦故人有不暢事心卽燋燥心氣通則知五味心病則舌燋捲而短不知五味也其性禮其情樂人年六十心氣衰弱言多錯忘心脈出于中衛生之本神之處也主明運用心合于脈其色榮也血脈虛少不能榮臟腑者心先死也心合辰之巳

午外應南方上通熒惑之精故心風者舌縮不能言也血壅者心驚也舌無味者心虛也善忘者心神離也重語者心亂也多悲者心傷也好食苦者心不足也面青黑者心氣冷也容色鮮好紅活有光心無病也肺邪入心則多言心通微心有疾當用呵呵者出心之邪氣也故夏三月欲安其神者則含忠履孝輔義安仁安息火熾澄和心神外絕聲色內薄滋味可以居高朗遠眺望早臥早起無厭于日順于正陽以消暑氣逆之則腎心相爭火水相剋火病由此而作矣

相心臟病法

心熱者色赤而脈溢口中生瘡腐爛作臭胸膈肩背兩脅兩臂皆痛心虛則心腹相引而痛或夢刀杖火焰赤衣紅色之物爐冶之事以恍怖人心病欲濡急食鹹以濡之用苦以補之甘以瀉之禁溼衣熱食心惡熱及水心病當臍上有動脈按之牢若痛更苦煩煎手足心熱口乾舌強咽喉痛嚥不下忘前失後

秋季攝生消息

秋三月主肅殺肺氣旺味屬辛金能剋木木屬肝肝主

酸當秋之時飲食之味宜減辛增酸以養肝氣肺盛則用咽以泄之立秋以後稍宜和平將攝但凡春秋之際故疾發動之時切須安養量其自性將養秋間不宜吐并發汗令人消爍以致臟腑不安惟宜針灸下痢進湯散以助陽氣又若患積勞五痔消渴等病不宜吃乾飯炙煿并自死牛肉生鱠雞豬濁酒陳臭鹹醋粘滑難消之物及生菜瓜果鮓醬之類若風氣冷病痃癖之人亦不宜食若夏月好吃冷物過多至秋患赤白痢疾兼瘧疾者宜以童子小便二升并大腹檳榔五箇細剉同便

煎取八合下生蘿汁一合和收起臘雪水一鍾早晨空心分爲二服瀉出三兩行夏月所食冷物或胸脫有宿水冷膿悉爲此藥祛逐不能爲患此湯名承氣雖老人亦可服之不損元氣況秋痢又當其時此藥又理腳氣悉可取効丈夫瀉後兩三日以韭白煮粥加羊腎同煮空心服之殊勝補藥又當清晨睡覺閉目叩齒二十一下嚥津以兩手搓熱熨眼數多于秋三月行此極能明目又曰季秋謂之容平天氣以急地氣以明早臥早起與雞俱興使志安甯以緩秋形收斂神氣使秋氣平無

外其志使肺氣清此秋氣之應養收之道也逆之則傷肺冬爲飧泄奉藏者少秋氣燥宜食麻以潤其燥禁寒飲并穿寒溼內衣千金方曰三秋服黃耆等丸一二劑則百病不生

肺臟秋旺

肺屬西方金爲白帝神形如白虎象如懸磬色如縞映紅居五臟之上對胸若覆蓋然故爲華蓋肺者勃也言其氣勃鬱也重三觔三兩六葉兩耳總計八葉肺爲脾子爲腎母下有七魄如嬰兒名尸狗伏尸雀陰吞賊非毒除穢辟臭乃七名也夜臥及平旦時叩齒三十六通呼肺神及七魄名以安五臟鼻爲之宮左爲庚右爲辛在氣爲咳在液爲涕在形爲皮毛也上通氣至腦戶下通氣至脾中是以諸氣屬肺故肺爲呼吸之根源爲傳送之宮殿也肺之脈出于少商又爲魄門久臥傷氣腎邪入肺則多涕肺生于右爲喘咳太腸爲肺之府大腸與肺合爲傳瀉行導之府鼻爲肺之宮肺氣通則鼻知香臭肺合于皮其榮毛也皮枯而毛落者肺先死也肺納金金受氣于寅生于巳旺于酉病于亥死于午墓于

丑爲秋日爲庚辛爲申酉其聲商其色白其味辛其臭腥心邪入肺則惡腥也其性義其情虛肺之外應五嶽上通太白之精于秋之王日存太白之氣入于肺以助肺神肺風者鼻即塞也容色枯者肺乾也鼻癢者肺有蟲也多恐懼者魄離于肺也身體黧黑者肺氣微也多怒氣者肺盛也不耐寒者肺勞也肺勞則多睡好食辛辣者肺不足也腸鳴者肺氣壅也肺邪自入者則好笑故人之顏色瑩白者則肺無病也肺有疾用呬以抽之無故而呬不祥也秋三月金旺主殺萬物枯損欲安其

魄而存其形者當含仁育物施恩斂容陰陽分形萬物收殺雀臥雞起斬伐草木以順秋氣長肺之剛則邪氣不侵逆之則五臟乖而諸病作矣

相肺臟病法

肺病熱右頰赤肺病色白而毛槁喘欬氣逆胸背四肢煩痛或夢美人交合或見花旛衣甲日月雲鶴貴人相臨肺虛則氣短不能調息肺燥則喉乾肺風則多汗畏風欬如氣喘旦善暮甚氣病上逆急食苦以泄之又曰宜酸以收之用辛以補之苦以瀉之禁食寒肺惡寒也

肺有病不聞香臭鼻生瘜肉或生瘡疥皮膚燥痒氣盛欬逆唾吐膿血宜服排風散

冬季攝生消息

冬三月天地閉藏水冰地坼無擾乎陽早臥晚起以待日光去寒就溫毋泄皮膚逆之腎傷春爲痿厥奉生者少斯時伏陽在內有疾宜吐心膈多熱所忌發汗恐泄陽氣故也宜服酒浸補藥或山藥酒一二杯以迎陽氣寢臥之時稍宜虛歇宜寒極方加緜衣以漸加厚不得一頓便多惟無寒卽已不得頻用大火烘炙尤甚損人

手足應心不可以火炙手引火入心使人煩燥不可就火烘炙食物冷藥不治熱極熱藥不治冷極水就溼火就燥耳飲食之味宜減酸增苦以養心氣冬月腎水味鹹恐水剋火心受病耳故宜養心宜居處密室溫煖衣衾調其飲食適其寒溫不可冒觸寒風老人尤甚恐寒邪感冒爲嗽逆麻痺昏眩等疾冬月陽氣在內陰氣在外老人多有上熱下冷之患不宜沐浴陽氣內蘊之時若加湯火所逼必出大汗高年骨肉疏薄易于感動多生外疾不可早出以犯霜威早起服醇酒一杯以禦寒

晚服消痰涼膈之藥以平和心氣不令熱氣上湧切忌房事不可多食炙煿肉麪餛飩之類

腎臟冬旺

內景經曰腎屬北方水爲黑帝生對臍附腰脊重一觔一兩色如縞映紫主分水氣灌注一身如樹之有根左曰腎右名命門生氣之府死氣之廬守之則存用之則竭爲肝母爲肺子耳爲之官天之生我流氣而變謂之精精氣往來爲之神神者腎藏其情智左屬壬右屬癸在辰爲子亥在氣爲吹在液爲唾在形爲骨久立傷骨

為損腎也應在齒齒痛者腎傷也經於上焦榮于中焦衞于下焦腎邪自入則多唾膀胱為津液之府榮其髮也黃庭經曰腎部之宮元闕圓中有童子名上元主諸臟腑九液源外應兩耳百液津其聲羽其味鹹其臭腐心邪入腎則惡腐凡丈夫六十腎氣衰髮變齒動七十形體皆困九十腎氣焦枯骨痿而不能起牀者腎先死也腎病則耳聾骨痿腎合于骨其榮在髭腎之外應北岳上通辰星之精冬三月存辰星之黑氣入腎中存之人之骨疼者腎虛也人之齒多齟者腎衰也人之齒墮

者腎風也人之耳痛者腎氣壅也人之多欠者腎邪也人之腰不伸者腎乏也人之色黑者腎衰也人之容色紫而有光者腎無病也人之骨節鳴者腎羸也肺邪入腎則多呻腎有疾當吹以瀉之吸以補之其氣智腎氣沈滯宜重吹則漸通也腎虛則夢入暗處見婦人僧尼龜鼈駝馬旂槍自身兵甲或山行或溪舟故冬之三月乾坤氣閉萬物伏藏君子戒謹節嗜欲止聲色以待陰陽之定無競陰陽以全其生合乎太清

相腎臟病法

腎熱者頤赤腎有病色黑而齒槁腹大體重喘咳汗出惡風腎虛則腰中痛腎風之狀頸多汗惡風食欲下膈塞不通腹滿脹食寒則泄在形黑瘦腎燥急食辛以潤之腎病堅急食鹹以補之用苦以瀉之無犯熱食無著煖衣腎病臍下有動氣按之牢若痛苦食不消化體重骨疼腰膀膀胱冷痛腳痛或痺小便餘瀝疝瘕所纏宜服腎氣丸

右四時調攝養生治病大旨盡乎此矣他如靈素諸編皆緒論耳啓本畯識

攝生消息論一卷 編修程晉芳家藏本

舊本題元邱處機撰處機登州棲霞道士爲全眞之學自號長春子嘗應元太祖召入西域還燕居長春宫事蹟具元史釋老傳此書皆言四時調攝之法其眞出處機與否無可證驗考處機答元太祖之問亦止以節慾保躬無爲淸淨爲要與此書頗相發明或有所受之亦未可知然曹溶學海類編所收僞本居十之九不能不連類疑之耳

清庵先生中和集前集三卷后集三卷附道德會元一卷

〔元〕李道純撰　蔡志頤輯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弘治十年許孟仁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中和集三卷後集三卷》提要

惟揚損菴蔡君志頤瑩蟾子李清菴之門人也勘破幻塵篤脩仙道得清菴之殘膏賸馥編次成書題曰中和集蓋取師之靜室名也大德丙午秋謁余印可欲壽諸梓開悟後人余未啓帙先已知羣妄掃

空一真呈露謂如天付之而
為命人受之而為性至于先
天太極自然金丹光照太虛
不假修鍊者漏泄無餘矣

可以窮神知變而深根寧極
可以脫胎神化而復歸无極
也抑以見道之育物混成
儒之中和育物釋之指心見

性此皆同工異曲咸自太極
中來是故老聖常善救
人佛不輕於汝等周公豈
欺我哉覽是集者切忌

注疑當塗南谷杜道堅書
于錢唐玄元真館

清菴先生中和集目録

都梁清菴瑩蟾子李道純元素　撰
門弟子損菴寳蟾子蔡志頤　編

清庵先生中和集目録

清庵先生中和集卷之上 前集

都梁清庵瑩蟾子李道純元素撰

門弟子損庵寶蟾子蔡志頤編

○玄門宗旨

太極圖說

太極圖

釋曰圓覺道曰金丹儒曰太極所謂無極而太極者不可極而極之謂也釋氏云如如不動了了常知易係云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丹書云身心不動以後復有無極真機言太極之妙本也是知三教所尚者靜定也周子所謂主於靜者是也蓋人心靜定未感物時湛然天理即太極之妙也一感於物便有偏倚即太極之變也苟靜定之時謹其所存則天理常明虛靈不昧動時自有主宰一切事物之來俱可應也靜定工夫純熟不期然而自然至此無極之真復矣太極之妙應明矣天地萬物之理悉備於我矣

中和圖說

中和圖

禮記云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未發謂靜定中謹其所存也故曰中存而無體故謂天下之大本發而中節謂動時謹其所發也故曰和發無不中故謂天下之達道誠能致中和於一身則本然之體虛而靈靜而覺動而正故能應天下無窮之變也老子曰人能常清靜天地悉皆歸即子思所謂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同一意中也和也感通之妙用也應變之樞機也周易生育流行一動一靜之全體也予以所居之舍中和二字扁名不亦宜乎哉

委順圖說

委順圖

身心世事謂之四緣一切世人皆為縈絆惟委順者能應之常應常靜何緣之有何謂委順委身寂然委心洞然

委世混然委事自然何謂順順天命順天道順天時順天理身順天命故能應人心順天道故能應物世順天時故能應變事順天理故能應機既能委又能順兼能應則四緣脫洒作是見者常應常靜常清靜矣

照妄圖

古云常滅動心不滅照心一切不動之心皆照心也一切不止之心皆妄心也照心即道心也妄心即人心也道心惟微謂微妙而難見也人心惟危謂危殆而不安也雖人心亦有道心雖道心亦有人心係乎動靜之間宋惟允執厥中者照心常存妄心不動危者安平微者昭著到此有妄之心復矣无妄之道成矣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太極圖頌

中○者无極而太極也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一陰一陽兩儀立焉◑者兩儀也☾者陽動也陽者陰靜也陰陽互交而生四象◎者四象動而又動曰老陽動極而靜曰少陰靜極復動曰少陽靜而又靜曰老陰四象動靜而生八卦乾一兌二老陽動靜也離三震四少陰動靜也巽五坎六少陽動靜也艮七坤八老陰動靜也陰逆陽順一升一降機緘不已而生六十四卦萬物之道至是備矣上○者氣化之始也下○者形化之母也知氣化而不知形化則不能極廣大知形化而不知氣化則不能盡精微故作頌而證之

頌曰

道本至虛至虛無體窮於無窮始於無始○虛極化神神變生氣氣聚有形一分為二○二則有感感則有配陰陽互交乾坤定位動則不已四象相係健順推盪八卦茲係運五行而有常定四時而成歲○沖和化醇資始資生在天則斡旋萬象在地則長養群情○形形相授物物相孕化化生生爰有窮盡○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有無錯綜隱顯相扶○原其始也一切萬有未有不本乎氣推其終也一切萬物未有不變於形○是知萬物本一形氣也形氣本一神也神本至虛道本至無易在其中矣○天位乎上地位乎下人物居中自融自化氣在其中矣○天地物之最巨人於物之最靈天人一也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變在其中矣○人之極也中天地而立命稟虛靈以成性立性立命神在其中矣○命係乎氣性係乎神潛神於心聚氣於身道在其中矣○形化則有生有生即有死出生入死物之

常也○氣化則無生無生故無死不生不死神之常也形化体地氣化象天形化有感氣化自然○明達高士全氣全神千和萬合自然成真○真中之真玄之又玄無質生質是謂胎仙○欲造斯道將奚所自惟靜惟虛胎仙可冀○虛則無礙靜則無欲虛極靜篤觀化知復○動而主靜實以抱虛二理相須神與道俱○道者神之主神者氣之主氣者形之主形者生之主○無生則形住形住則氣住氣住則神住神住則無住是名無住住○金液煉形玉符保神形神俱妙與道合真○命寶凝矣性珠明矣元神靈矣胎仙成矣虛無自然之道畢矣○大哉神也其变化之本歟　右總二十五章

畫前密意

授焦治中

易象第一

易可易非常易象可象非大象常易不易大象無象常易未畫以前易也變易既畫以後易也常易不易太極之体也可易變易造化之元也大象動靜之始也可象形名之朕也歷劫寂尔者常易也亘古不息者变易也至虛無体者大象也隨事發見者可象也所謂常者莫窮其始莫測其終歷千萬世廓然而獨存者也所謂大者外包乾坤內充宇宙遍河沙界湛然圓滿者也常易不易故能統攝天下無窮之变大象無象故能形容天下無窮之事易也象也其道之原乎

常變第二

常易不變變易不常其常不變故能應變其變不常故能體常始終不變易之常也動靜不常易之變也獨立而不改得其常也周行而不殆通其變也不知常不足以通變不通變不足以知常常也變也其易之原乎

體用第三

常者易之體變者易之用古今不易易之體隨時變易易之用無思無為易之體有感有應易之用知其用則能極其體全其體則能利其用聖人仰觀俯察遠求近取得其體也君子進德修業作事制器因其用也至於窮理盡性樂天知命脩齊治平紀綱法度未有外乎易者也全其易體足以知常利其易用足以通變

動靜第四

剛柔推盪易之動靜陰陽升降氣之動靜奇耦交重卦之動靜氣形消息物之動靜晝夜興寢身之動靜至於身之進退心之起滅世之通塞事之成敗皆一動一靜互相倚伏也觀其動靜則萬事之變萬物之情可見矣靜時有存動則有察靜時有主動則可斷靜時有定動罔不吉靜者動之基動者靜之機動靜不失其常其道光明矣

屈伸第五

暑往寒來歲之屈伸日往月來氣之屈伸古往今來世之屈伸至於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皆屈伸之理也知屈伸相感之道則能盡天下無窮之利也

消息第六

息者消之始消者息之終息者氣之聚消者形之散生育長養謂之息歸根復命謂之消元而亨易之息也利而貞易之消也春而夏歲之息也秋而冬歲之消也嬰而壯身之息也老而終身之消也無而有物之息也有而無物之消也息者生之徒消者死之徒自二氣肇分以來未有消而不息之理亦未有息而不消之物通而知之者燭理至明者也

神機第七

存乎中者神也發而中者機也寂然不動神也感而遂通機也隱顯莫測神也應用無方機也蘊之一身神也推之萬物機也吉凶先兆神也變動不居機也備四德自強不息者存乎神者也貫三才應用無盡者運其機者也

智行第八

智者深知其理也行者力行其道也深知其理不見而知力行其道不為而成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深知也自強不息無往不適力行也知亂於未亂知危於未危知亡於未亡知禍於未禍深知也存於身而不為身累行於心而不為心役行於世而不為世移行於事而不為事礙力行也深知其理者可以變亂為治變危為安變亡為存變禍為福力行其道者可以致身於壽域致心於玄境致世於大平致事於大成非大智大行者其孰能及此

明時第九

通變莫若識時識時莫若通理明理莫若虛靜虛則明明則清清明在躬天理昭明天之變化觀易可見世之時勢觀象可驗物之情偽觀形可辨麗於形者不能無偶施於色者不能無辨天將陰雨氣必先蒸山將崩裂下必先隤人將利害貌必先變譬如巢知風穴知雨蟄虫應候葉落知秋又如商人置雞尾於舟車之上以候陰晴天常晴則尾直豎天將雨則尾下垂無情之物尚亦而況人乎今人不識時變者燭理未明也

正己第十

進德修業莫若正己己一正則無所不正一切形名非正不立一切事故非正不成日用平常設施酬酢未有不始於己者一切事事理理頭頭物物亦未有不自己出者是故進修之要必以正己為立基正己接人人亦歸正正己處事事亦歸正正己應物物亦歸正惟天下之一正為能通天下之萬變是知正己者進修之大用

也入聖之階梯也

工夫第十一

清心釋累絶慮忘情少私寡慾見素抱朴易道之工夫也心清累釋足以盡瑕慮絶情忘足以盡性私慾俱泯足以造道素朴純一足以知天

感應第十二

寂然而通無為而成不見而知易道之感應也寂然而通無所不通無為而成無所不成不見而知無所不知動而感通不足謂之通為而後成不足謂之成見而後知不足謂之知此三者其於感應之道也遠矣誠能為之於未有感之於未動見之於未萌三者相須而進無所感而不通也無所事而不應也無所往而非利也盡此道者其惟顏子乎

三易第十三

三易者一曰天易二曰聖易三曰心易天易者易之理也聖易者易之象也心易者易之道也觀聖易貴在明象象明則入聖觀天易貴在窮理理窮則知天觀心易貴在行道道行則盡心不讀聖人之易則不明天易不明天易則不知心易不知心易則不足以通變是知易者通變之書也

解惑第十四

氣之消長時之升降運之否泰世之通塞天易也卦之吉凶爻之得失辭之險易象之貞晦聖易也命之窮達身之進退世之成敗位之安危心易也深造天易則知時執深造聖易則知變化深造心易則知性命以心易會聖易以聖易擬天易以天易參心易一以貫之定名至士

釋疑第十五

變動有時安危在已禍福得喪皆自已始是故通變者趨時者也趨時者危亦安通變者亂亦治不失其所守者困亦亨不謹其所行者豐亦昧晦其明者處明夷而無傷恃其有者居大有而必害至遠而可應者其志同也至近而無與者其意乖也至弱而能勝者得其輔也至剛而無過者有其道也益之用凶事濟難也睽之見惡人免怨也不恒其德者無所容不有其躬者無所利獨立自恃者無功恐懼脩省者獲福益於人者人益之利於人者人利之信於人者人信之惠於人者人惠之畏凶者無凶畏眚者無眚畏禍者福必至忽福者禍必至予所謂安危在已復何疑哉

聖功第十六

聖人所以為聖者用易而已矣用易所以成功者虛靜而已矣虛則無所不容靜則無所不察虛則能受物靜則能應事虛靜久久則靈明虛者天之象也靜者地之象也自強不息天之虛也厚德載物地之靜也空闊無

[illegible]天之虛也方廣無際地之靜也天地之道惟虛惟靜虛靜在己則是天地在己也道經云人能常清靜天地悉皆歸其斯之謂歟清即虛也虛靜也者其神德聖功乎

清菴先生中和集卷之上

前集

宣德乙卯九月重陽日金陵洞玄子朱本道重刊印施

清菴先生中和集卷之中

都梁清庵瑩蟾子李道純元素　撰
門弟子損庵寶蟾子蔡志頤　編

金丹妙訣

金丹圖象說 授門人

左四圖法象顯明至道玄玄之旨

安爐

撐天柱地太模糊
誰為安名号玉炉
曾向此中經煅煉
出无入有盡由渠

立鼎

不無不有不當中
外面虛無裏面空
決烈丈夫掀倒看
元來那箇本來紅

還丹

威音那畔本來明
昧了皆因着幻形
若向凡中拈得出
圓陀陀地至虛靈

返本

道本無為法自然
聖人立象假名圈
平常日用全彰露
打破方知象帝先

口訣
譬喩
二圖訣
取出三中書補三還復乾純陽命本固無碍性珠圓受
觸全天理離塵合卜禪抓鉛知下手三疊舞胎仙
心不動
意不動
身不動
戊
己
炁自固
精自固
心中炁
元
神
身中精
陽中陰
陰中陽
化神
煉炁
煉神
還虛
煉精
化炁

內藥圖
外藥圖
乾宮交媾龍
明堂
乾宮
天
炁
泥丸
絳宮
丹田
坤宮
精
神
戊
己
中
下弦
上弦
順則凡
逆則聖
有
為

月	日	時	火候	卦	爻
十一	初一	子	玄宮	復	初九
十二	初三	丑		臨	九二
正	初六	寅	徐進	泰	九三
二	初八	卯	沐 銀河	大	九四
三	十一	辰	過 玉關	夬	九五
四	望十四	巳	止	乾	上九
五	退十六	午	崙山	姤	初六
六	十八	未	退	遁	六二
七	二十	申	徐退	否	六三
八	二十三	酉	俗 [illegible]	觀	六四
九	二十六	戌	守中	剝	六五
十	二十八	亥	[illegible]	坤	上六

金丹內外二藥圖說

外藥可以治病可以長生久視
內藥可以超越可以出有入無
大凡學道必先從外藥起然後自知內藥高上之士夙植德本生而知之故不煉外藥便煉內藥
內藥無為無不為　外藥有為有以為
內藥無形無質而實有　外藥有体有用而實無
外藥色身上事　內藥法身上事
外藥地仙之道　內藥水仙之道
一藥全天仙之道
外藥了命　內藥了性
一藥全形神俱妙

外藥

初關 煉精化炁 先要識天癸生時急採之
中關 煉炁化神 調和真息周流六虛自太玄關逆流至天谷穴交合然後下降黃房入中宮乾坤交姤罷一點落黃庭

泥丸　天谷　明堂　炁　戌　功　中宮　銀河　絳宮　巳　精　玄關　苦海　逆則聖　順則凡

上關煉神還虛 以心煉念謂之七返 情來歸性謂之九還

內藥

內藥乃煉神之要

形中鎮砂與道合真

內藥先天一點真陽是也譬如乾卦☰中一畫交坤成☵坎水是也中一畫本是乾金異名水中金總名至精也至精固而復祖炁祖炁者乃先天虛無真一之元炁非呼吸之炁如乾☰中一畫交坤成坎了却交坤中一陰入于乾而成離☲離中一陰本是坤土故異名曰砂中汞是也

道生一　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萬物

虛化神　神化炁　炁化精　精化形

已上謂之順

萬物含　三歸二　二歸一

煉乎至精　精化炁　炁化神

已上謂之逆　丹書謂順則成人逆則成丹

上藥三品精炁神

体則一用則二何謂体本來三元之大事也何謂用

內外兩作用是出

內藥　先天至精　虛無空炁　不壞元神

外藥　交感精　呼吸炁　思慮神

一鍊精化氣　下關　有為　取坎填离

二鍊氣化神　中關　有無交入　乾坤闔闢

三鍊神還虛　上關　無為

此三段工夫到了則一若向這裏具隻眼三教之大事畢矣其或未然細參後事

一錬精化炁

三歸道乃水府求玄丹書云癸生須急採望遠不堪嘗所謂採者不採之採謂之採也苟實有所採坎中一畫如何得升精乃先天至靈之化因動而有身身中之至精乃元陽也採者採此也譬如☰乾乃先天至靈始因一動交坤而成坎即至靈化元精之象也坎為水坎中一畫元乾金假名曰水中金金乃水之母反居水中故曰母隱子胎也採鉛消息難形筆舌達者觀雷在地中復先王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之語思過半矣餘存口訣

二錬氣化神

三宗釋則寓三以脩定丹書云真土制真鉛真鉛制真汞鉛汞歸土金身心寂不動斯言盡矣既得真鉛則真汞何慮乎不凝煉炁之要貴乎運動一闔一闢一往一來一升一降无有停息始者用意後則自然一呼一吸奪一年之造化即太上云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正此義也達者若於乾坤易之門與夫復三三姤三三之內上留意煉氣之要備矣

三錬神還虛

三工夫到此一不字也用不著

三五指南圖局說

紫陽真人悟真篇詩云三五一都三箇字古今明者實然希東三南二同成五北一西方四共之戊己還從生数五三家相見結嬰兒嬰兒是一含真氣十月胎成入聖基只此五十六字貫徹諸子百家丹經子書若向這裏具隻眼參學事畢其或未然且向注脚下商量

(初)三五一都三箇字三元五行一氣也古今明者實然希亘古亘今知者鮮矣東三南二同戊五東三木也南二火也木生火木乃火之母兩性一家故曰同戊五也北一西方四共之北一水也西四金也金生水金乃水之母兩性一家故曰共之戊己還從生數五者土之生数也五居中無偶自是一家所謂三家相見者三元五行混而為一也故曰三家相見結嬰兒所謂嬰兒者亦是假名純一之義也故曰嬰兒是一含真氣也十月胎成入聖基者三百日胎二入兩藥烹之煉之成之熟之超凡入聖之大功也故曰入聖基也

(中)以一身言之東三木也我之性也西四金也我之情也南二火也我之神也北一水也我之精也性乃心之主心乃神之舍性與神同係乎心東三南二同成五也精乃身之主身者情之係精與情同係乎身北一西方四共之也戊己中土意也四象五行意為

之主宰意無偶自是一家也脩鍊之士収拾身心意則自然三元五行混而為一也丹書云収拾身心為採藥正謂此也収拾身心之要在乎虚静虚其心則神與性合静其身則精與情寂意大定則三元混一此所謂三花聚五氣朝聖胎凝

（末）情合性謂之金木併精合神謂之水火交意大定謂之五行全丹書云煉精化炁為初関身不動也煉炁化神為中関心不動也煉神化虚為上関意不動也心不動東三南二同成五也身不動北一西方四共之也意不動戊己還從生数五也身心意合即三家相見結嬰兒也作是見者金丹之能事畢矣神仙之大事至是盡矣至於丹書種種法象種種異名並不外乎身心意也雖然猶有不能直下會意者今立異名法象圖而于右具眼者流試着眼看

中和集中　十八

譬喻圖

身心意曰三家精炁神曰三元精神魂魄意曰五氣鉛汞銀砂土曰五行三家相見曰胎圓三元合一曰丹成

大德三年紀陽諶日
縱全四中和庵

中和集中　二十九

玄關一竅　贈門人

夫玄關一竅者至玄至要之機關也非印堂非顖門非肚臍非膀胱非兩腎非腎前臍後非兩腎中間上至頂門下至脚跟四大一身才着一處便不是也亦不可離了此身向外尋之所以聖人只以一中字示人只此中字便是也我設一喻令尒易知且如傀儡手足舉動百樣趨蹌非傀儡能動是絲線牽動雖是線上關棙却是弄傀儡底人牽動咦還識這箇弄傀儡底人麼休更疑惑我直說與汝等傀儡比此一身絲線比玄關弄傀儡底人比主人公一身手足舉動非手足動是玄關使動雖是玄關動却是主人公使教玄關動若認得這箇動底關棙又奚患不成仙乎

試金石　授知觀齋　撰卷

夫金丹者虛無為體清靜為用無上至真之妙道也世鮮知之人鮮行之於是聖人用方便力開善誘門強立名象著諸丹書接引後學蓋欲來者誦言明理嘿識潛通則行之頓超真境柰何後學不窮其理執着筌蹄妄引百端支離萬狀將至道碎破為曲徑旁蹊三千六百門不得其傳故也況今之無知淺學將聖人經旨妄行箋注乖訛尤甚安得不誤後來雖苦志之士亦不能辨其邪正深可怜憫予因見事故作此試金石而辨其真偽俾諸學者不被眩惑決然無疑真超道岸聖師曰道

法三千六百門人人各執一為根誰知在三千六百門乎謂祖師老婆心切故有人作如是見者大地皆黃金其或未然須尋是乎書

勵不
若復
過於

九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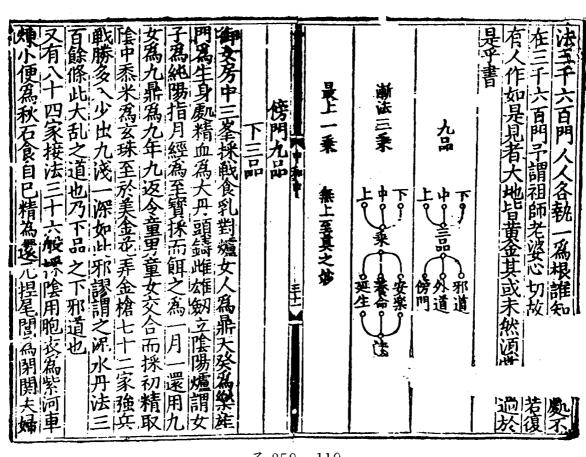
漸法三乘

最上一乘　無上至真之妙

傍門九品

下三品

御女房中三峯採戰食乳對爐女人為鼎天癸為藥産門為生身處精血為大丹頭鑄雌雄劍立陰陽爐謂女子為絕陽指月經為至寶採而餌之為一月一還用九女為九鼎為九年九返令童男童女交合而採初精取陰中黍米為玄珠至於美金花弄金槍七十二家強兵戰勝多入少出九淺一深如此邪謬謂之泥水丹法三百餘條此大乱之道也乃下品之下邪道也

又有八十四家接法三十六般採陰用胞衣為紫河車煉小便為秋石食自己精為還元揑尾閭為閉關夫婦

交合使精不過為無漏採女經為紅圓子或以五金八石脩煉為九令婦人服之十月後産肉塊為至藥採而服之如此謬術不欲盡舉約有三百餘條乃下品之中外道也

又有諸品丹竈爐火燒變五金八石勾庚乾汞為茅燒艮撥灰弄火至於灵砂外藥三遊五假金石草木服餌之法四百餘條乃下品之上外道也

右下三品共一千餘條貪淫嗜利者行之

中三品

休粮辟穀忍寒食穢服餌椒朮晒背卧氷日持一齋或清齋或食物多為奇特或飲酒不醉為驗或減食為袖添或不食五味而食三白或不食煙火食或飲酒食由不籍身命自謂無為或翻滄倒海種種捏怪乃中品之下也

吞霞服氣採日月精華吞星曜之光服五方之氣或採水火之氣或存思注想遨遊九州為運用或想身中二氣化為男女象人間夫婦交採之狀為合和一切存想種種虛妄等法乃中品之中也

傳授三歸五戒看誦脩習傳信法取報應行考赴取帰程帰空十信三際九接瞻星礼斗或持不語或打勤劳持守外功已土有為乃中品之上漸次近道也

右三品一千餘條行之不息漸入佳境勝別留心

上三品

定觀鑒形存思吐納摩撫消息八段錦六字氣視頂門守臍蔕吞津液撹神水或千口水為活或指舌為赤龍或擦身令熱為火候或一呵九摩求長生或煉稠唾為真種子或守丹田或兜外腎至於煮海觀鼻以津精涎沫為藥乃上品之下也

閉息行氣虽伸導引摩腰腎守印堂運雙睛摇夾脊守臍輪或以雙睛為日月或以眉間為玄関或叩齒為天門或想元神從頂門出入或夢游仙境或黙朝上帝或以昏沉為入定或數息為火候或想心腎黒白二氣相交為既濟乃上品之中也

般精運炁三火歸臍調和五臓十六觀法固守丹田服中黃氣三田還返補腦還睛雙提金井夾脊雙関握固内視種種般運乃上品之上也

右三品一千餘條中士行之亦可却病

漸法三乘

下乘者以身心為鼎炉精炁為藥物心腎為水火五藏為五行肝肺為龍虎精為真種子以年月日時行火候燕津灌漑為沐浴口鼻為三要腎前臍後為三関五行混合為丹成此乃安樂之法其中作用百餘條若能忘情亦可養命（与上三品稍同作用処別）

中乘者乾坤為鼎器坎離為水火烏兎為藥物精神魂

鬼蓋為五行身心為龍虎氣為真種子一年實者為沐
候法水漑灌為沐浴內境不出外境不入為固濟大識
絳宮精房為三要泥丸為玄關精神混合為丹成此中
乘養命之法其中作用數十條與下乘大同小異若行
不怠亦可長生久視
上乘者以天地為鼎爐日月為水火陰陽為化機鉛汞
銀砂土為五行性情為龍虎念為真種子以心煉念為
火候息念為養火含光為固濟降伏內魔為野戰身心
意為三要天心為玄關情來歸性為丹成和氣薰蒸為
沐浴乃上乘延生之道其中與中乘相似作用處不同
亦有十餘條上士行之始終如一可證仙道

最上一乘

夫最上一乘無上至真之妙道也以太虛為鼎太極為爐
清靜為丹基無為為丹母性命為鉛汞定慧為水火窒
慾懲忿為水火交情性合一為金木併洗心滌慮為沐
浴存誠定意為固濟戒定慧為三要中為玄關明心為
應驗見性為凝結三元混一為聖胎性命打成一片為
丹成身外有身為脫胎打破虛空為了當此最上一乘
之妙至士可以行之功滿德隆直超圓頓形神俱妙與
道合真

清菴先生中和集卷之下

都梁清菴瑩蟾子李道純元素　撰
門弟子損菴寶蟾子蔡志頤　編

問答語錄

潔菴瓊蟾子程安道問三教一貫之道

瑩蟾子宴坐蟾窟是夜寒光洒氣真寂可掬門人瓊蟾
子猛思生死事大神仙不可不敬慕功行不可不事修
稽首拜問曰弟子嘗聞自古上聖高真歷代仙師皆因
修真而成道必以鉛汞為金丹之根蒂不知鉛汞是何
物師曰夫鉛汞者天地之始萬物之母金丹之本也非
凡鉛黑錫水銀朱砂奈何認者不知真玄私意揣度惑
誤後學徒費歲時猶閱一生深可憐憫若不遇真師點
化皆妄為矣紫陽真人曰饒君聰慧過顏閔不遇真師
莫強猜正謂此也我今為汝指出真鉛真汞身心是也
聖師云身心兩箇字是藥也是火又云要知產藥川源
處只在西南是本鄉西南者坤也坤屬身身中之精乃
陰中之陽也如乾中一爻入坤而成坎外陰內陽外柔
內剛外坤內乾坎水之中有乾金故強名曰水中金也
夫汞者心中之炁也陽中之陰也如坤中一爻入乾而
成離外陽內陰外剛內柔外乾內坤離火之中有坤二
故強名曰砂中汞也精炁成命之砂故強名立象以鉛

求喻之使學者知有体用耳以此推之無出身心兩字身心合一之後鉛汞皆無也

問如何是抽添曰身不動炁定謂之抽心不動神定謂之添身心不動神凝炁結謂之還元所以取坎中之陽補离中之陰而成乾謂抽鉛添汞也

問如何是文烹武煉曰身心欲合未合之際若有一毫相撓便以剛決之心敵之爲武煉也身心既合精炁既交之後以柔和之心守之爲文烹也此理無他只是降伏身心便是烹鉛煉汞也忘情養性虛心養神萬緣頓息百慮俱澄身心不動神凝氣結是謂丹基喻曰聖胎也以上異名只是以性攝情而已性寂情冥照見本來抱本還虛歸根復命謂之丹成也喻曰脫胎

問諸丹經云用工之妙要在玄関不知玄関正在何處曰玄関者至玄至妙之機関也寧有定位着在身上即不是離了此身向外尋求亦不是泥於身則着於形泥於外則着於物夫玄関者只於四大五行不着處是也余今設一譬喻令汝易於曉會且如傀儡手足舉動百般舞蹈在乎線上関棙實由主人使之傀儡比得人之四大一身線比得玄関抽牽底主人比得本來真性傀儡無線則不能動人無玄関亦不能運動汝但於二六時中行住坐卧着工夫向內求之語默視聽是箇甚麼若身心靜定方寸湛然真機妙應處自然見之也易繫云寂然不動即玄関之体也感而遂通即玄関之用也自見得玄関一得永得藥物火候三元八卦皆在其中矣時人若以有形着落處爲玄関者縱勤功苦志事終不成我欲直指出來恐汝信不及亦不得用須是自見始得譬如儒家先天之學亦要默而識之孟子云浩然之氣塞乎天地之間曰難言也且難言之妙非玄関乎且如釋氏不立文字教外別傳使人神領意會謂之不傳之妙能知此理者則能一徹萬融也

問或謂崇釋與修道可以斷生死出輪廻學儒可盡人倫不能了生死豈非三教異同乎曰達理者奚患生死耶且如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原始返終知周萬物則知

生死之說所以性命之學實儒家正傳窮得理徹了然自知豈可不能斷生死輪廻乎且如羲皇初畫易之時体天設教以道化人未嘗有三教之分故曰皇天無二道聖人無兩心當來初畫一者象太極也有一便有二象兩儀也一者陽也--者陰也一陰一陽之謂道仰則觀於天上畫一畫以象天俯則察於地下畫一畫以象地中畫一畫以象人故三畫以成乾☰象三才也兩乾斷而成坤☷象六合也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六畫而成坤以一身言之立天之道曰陰與陽心之神炁也立地之道曰柔與剛身之形体也立人之道曰仁

與義意之情性也心身意象乾三才也神炁性情形体
象坤之六合也易曰遠取諸物近取諸身此之謂也
問繫辞云六畫而成卦先生云六畫而成坤者何也曰
汝未知之若謂六畫而成卦者文王重卦也文王未重
卦之前豈可謂無三才六合乎先賢云立天之道曰陰
與陽天之乾坤也立地之道曰柔與剛地之乾坤也立
人之道曰仁與義人之乾坤也以此推之乾坤兩卦三
才六合備矣文豈以重卦言之哉所謂六畫而成卦者
重卦之後名爲後天也
問若謂未重卦之前三才六合備矣而係辞云以制器
者尚其象未必因器而設象因象而制器乎曰因象而
制器
問二百三以下聖人制器皆以重卦言之若謂因象制器
文王未重易之前豈有重卦之名乎曰非也前賢云須
信畫前元有易所以文王未重卦之前六十四卦俱備
問卦若不重六十四卦從何而得曰変卦所生也一卦
変八卦八卦変六十四卦且如乾卦三爻上两爻少陽
下一爻老陽支出巽卦來陽変爲陰乾之巽天風姤也
挙此一卦諸卦皆然
問卦不重而有六十四卦文王如何又重之曰卦不重
而変六十四卦乃羲皇心法通統正僅誘乃世之下學
者同入聖門重卦而生六十四卦者乃文王周孔之六

極正人倫使世人趨吉避凶立萬世君臣父子之綱耳
故性命之學不敢輕明於言亦不忍隱斯道孔子微露
於係辞濂溪發明於太極通書也盖欲來者熟咀之而
自得之此學不泯其傳矣
問一陰一陽之謂道如何説曰陰陽者乾坤也乾坤出
於太極太極判而両儀立焉両儀天地也不言天地而
言乾坤者貴其用不貴其体也或曰乾陽也坤陰也如
何又云天地曰天地即乾坤也乾坤即陰陽也陰陽一
太極也太極本无極也以太極言之則曰天地以易言
之則曰乾坤以道言之則曰陰陽若以人身言之天地
形体也乾坤性情也陰陽神炁也以法象言之天龍地
虎也乾馬坤牛也陽烏陰兎也以金丹言之天鼎地爐
也乾金坤土也陰汞陽鉛也散而言之種々異名合而
言之一陰一陽也修仙之人錬鉛汞而成丹者即身心
合而還其本初陰陽合而復歸太極也
問三五一是何也曰三元五行也東三南二是一个五
北一西四是两个五中土是三个五是謂三五也以人
身言之性三神二是一个五情四精一是两个五意五
是三个五也三五合一則歸太極身心意合一則成聖
胎也紫陽真人云三五一都三个字（三元五行氣是也）古今明
者實然稀（世鮮知之）東三南二同成五（東三木也南二火也）北一西方
四共之（北一精也西四情也）戊己還從生數五（土數意也）三家相見

結嬰兒（三家相見者身心意也三五合一而成嬰兒也）嬰兒成（含真炁腰頭）
一（之真一名太一含真也）十月胎圓入聖基（工夫十月胎圓脫胎出凡入聖也）以此
求之金丹之道實入聖基也

問係辭云天地設位易行乎中如何曰天地設位人生於中是謂三才故人與物生生而不息所以不言人與物而言易者聖人言乾坤易之門隨時變易以從道也如金丹以乾坤爲鼎器者天地設位也以陰陽爲化機者即易行乎中也元始採藥無窮行火候之不息也

問闔戶謂之乾闢戶謂之坤一闔一闢謂之變如何曰一闔一闢者一動一靜也乾陽坤陰如門户之闔闢即乾坤易之門也且如陰陽互動互靜機緘不已元亨利貞定四時成歲變者變易也至道與神炁混混淪淪周乎三才萬物闔闢無窮致廣大而盡精微矣以一身言之呼吸是矣呼則接天根是謂之闢吸則接地根是謂之闔一呼一吸化主金液是謂之變闔闢呼吸即玄牝之門天地之根矣所謂呼吸者非口鼻呼吸乃真息闔闢也

問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如何曰乾父也坤母也乾初爻交坤而成震震初索而得男是謂長男坤初爻交乾而成巽巽初索而得女是謂長女乾中爻交坤而成坎坎再索而得男是謂中男坤中爻交乾而成离离再索而得女是謂中女乾三爻交坤而成艮艮三索而得男是謂少男坤三爻交乾而成兌兌三索而得女是謂少女乾生三男坤生三女乾坤共生六子是謂八卦以身言之初受胎時稟父母精華而成此身精華者丹經喻曰天壬地癸也初交合時天壬先至地癸隨至癸裹壬則成男子地癸先至天壬隨至壬裹癸則成女子壬癸偶然齊至則成雙胎壬先至癸遲至癸先至壬遲至俱不成胎也故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夫天壬地癸者乃天地元精元炁也亦丹經所謂坎戊离己異名鉛汞也節之於外則成人益之於內則成丹世人不知生男生女實由命分中得不由人力世不斷淫絕慾自爲脩養直待精華耗竭早至夭亡大可惜也又豈知寡慾而得男女貴而壽多慾而得男女愚而夭

問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如何曰形而上者無形質形而下者有体用無形質者係乎性汞也有体用者係乎命鉛也總而言之無出身心矣

問聖人以易洗心退藏於密是何也曰誠之至也易理致廣大而盡精微聖人玩味其理洗心滌慮藏於極誠矣

問書云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不知中如何執曰執首一定之時中者中正之中也道心微而難見人心危而不安雖至人亦有人心雖下愚亦有道心苟能心常正得中所以微妙而難見也若心私僞

而不中所以危殆而不安也學仙之人擇一而守之而
易常執其中自然危者安而微者著矣金丹用中爲玄
關者亦是這个道理
問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如何曰誠之昭著雖無声可問
無臭可知天道亦不可掩如道經云大量玄玄亦是這
之至也
問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如何曰聖人生而知之默而順
之天理所謂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得無爲自然之道也
此則中庸所謂誠而明也若謂明而誠正是聖人之教
耳學道之人夙有根器一直了性自然了命也此生至
知之也根器淺薄者不能一直了性自教而入從有至

無目粗達妙所以先了命而後了性也此學而知之也
問夫子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夫子
樂在何處曰夫子所樂者天所知者命故樂天知命而
不憂雖匡人所逼猶且弦歌自娛於易得不遠復以脩
身復見天地之心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此金丹之妙也
問顏子簞瓢之樂如何曰顏子得夫子樂天知命不憂
之理故不改其樂也所以如愚心齋坐忘黜聰明去知
慮庶乎屢空亦金丹之妙也
問曾子披破褐而頌声滿天地天子不得而臣諸侯不
得而友是如何曰曾子一唯之妙口耳俱忘所以脩身
齊家治國平天下得一貫之道

問子路問死夫子答曰未知生焉知死是如何曰生死
乃晝夜之常知有書則知有夜易云原始返終則知死
生之説丹書云父母未生已前是金丹之基釋云未有
此身性在何處以此求之三教入處只要原其始自知
其終泝其流而知其源人能窮究此身其所從來生死
自然都知也汝曾看太極圖否太極未判之前是甚麽
若窮得透則知此身之前原始可以要終也
問太極未對其形若雞子雞子之外是甚麽曰太虛也
凡人受氣之時形体未分亦如雞子既生之後立性立
命一身之外皆太虛也
問人在母腹中時還有性否曰腹中穢汚靈性豈存得

住又問懷胎五七箇月其胎忽動莫非性乎曰非性也
一炁而已人在腹中時隨母呼吸一離母胎立性立命
便自有天地且如蛇斬作两段前尚走尾尚活又有人
煮蟹既熟遺下生脚尚動豈性也汝究此理則知炁動
也非性也
問語云吾道一以貫之如何曰聖人言身中一天理可
以貫通三才三教萬事無不備矣如釋氏無我無人無
衆生無壽者道教了一萬事畢皆一貫也
問世尊拈花示衆獨迦葉微笑世尊云吾有正法眼藏
涅槃妙心分付摩訶迦葉不知微笑者何事曰世尊拈
花示衆衆皆不見佛心獨迦葉見佛心之妙所以微笑

故出尊以心外之妙分付與迦葉也
問禪家西來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如何是見性曰達磨以真空妙理直指人心見性者使人轉物情空自然見性也豈在乎筆舌傳之哉
問儒有先天易釋有般若經道有靈寶經莫非文字乎曰非也皆聖人以無言而形於有言顯真常之道也釋教一大藏教典及諸家語録因果儒教九經三傳諸子百家道教洞玄諸品經典及諸丹書是入道之徑路超昇底梯階若至極處一箇字也使不着汝問余數事亦只是過河之筏向上一着當於言句之外求之或築着磕着悟得透得復歸於太極圓明覔照虛徹靈通性命

双全形神俱妙虛空同体仙佛齊肩亦不爲難
問先生云三教一理極荷開發但釋氏涅槃道家脫胎以有不同處曰涅槃與脫胎只是一个道理脫胎者脫去凡胎也豈非涅槃乎如道家煉精化炁煉炁化神煉神還虛即抱本歸虛與釋氏歸空一理無差別也又問脫胎後還有造化麼曰有造化在聖人云身外有身未爲奇特虛空粉碎方露全真所以脫胎之後正要脚踏實地直待與虛空同体方爲了當且如佛云真空儒曰無爲道曰自然皆抱本還元與大虛同体也執着之徒噂克知此一貫之道哉潔菴曰先生精造金丹之妙[illegible]融通三教之玄機隨問隨答極玄極妙豈敢自秘[illegible]諸梓與同志之士相與開發隋珠趙璧自有識者

趙定菴問答

師曰前代祖師高真上聖有無上至真之道留傳在世度人汝還知否定菴下弟子初進玄門至愚且蠢蒙師収録千載之幸也無上正真之道誠未知之望師開發
師曰無上正真之道者無上可上玄之又玄無象可象不然而然至極至妙之謂也聖人強名曰道自古上仙皆由此處了達未有不由是而脩證者聖師口口歷代心心相傳所授金丹之旨乃無上正真之妙道也定菴曰無上正真之妙喻爲金丹其理云何師曰金者堅也丹者圓也釋氏喻之爲圓覺儒家喻之爲太極初非別

物只是本來一靈而已本來真性永劫不壞如金之堅如丹之圓愈煉愈明釋氏曰○此者真如也儒曰○此者太極也吾道曰○此乃金丹也体同名異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太極者虛無自然之謂也兩儀者一陰一陽也陰陽天地也人生於天地之間是謂三才三才之道一身備矣太極者元神也兩儀者身心也以丹言之太極者丹之母也兩儀者真鉛真汞也所謂鉛汞者非水銀朱砂硫黃黑錫草木之類亦非精津涕唾心腎氣血乃身中元神身中之元炁身不動精炁凝結喻之曰丹所謂丹者丹者身也○者真性也丹中取出○者謂之丹成所謂丹者非假外而造作由所生之本而成

正真也出鮮知之今之修丹之士多不得其正傳皆是
向外尋求隨邪背正所以学者多而成者少也或煉五
金八石或煉三遜五假或煉雲霞外炁或煉日月精華
或採星曜之光或想空中丸塊而成丹或想丹田有物
而為丹或肘後飛金精或眉間存想或還精補腦或運
炁歸臍乃至服穢吞精納新吐故八段錦六字炁搖夾
脊絞轆轤閉尾閭守臍蒂採天癸煆秋石屈伸導引撫
摩消息默朝上帝舌拄上腭三田還返閉息行氣三火
聚於膀胱五行攢於苦海如斯小法何啻千門縱勤功
採取終不能成其大事經云正法難遇多迷真道多入
邪宗此之謂也夫至真之要至簡至易難遇易成若遇
至人點化無不成就定菴曰弟子夙生慶幸得遇老師
幸沾法乳金丹之要望賜點化師曰汝今諦聽當為汝
說夫煉金丹者全在奪天地造化以乾坤為鼎器日月
為水火陰陽為化機烏兔為藥物仗天罡之斡運斗柄
之推遷採藥有時運符有則進火退符体一年之節候
抽鉛添汞象一月之虧盈攢簇五行合和四象追二炁
歸黃道會三性於元宮返本還元歸根復命功圓神備
凡蛻為仙謂之丹成也定菴曰天地造化誠恐難奪師
曰無出一身奚难之有天地形体也水火精炁也陰陽
身心也烏兔性情也所以形体為鼎炉精炁為水火情
性為化机身心為藥材聖人恐学者無以取則遂以天

地喻之人身與天地造化無有不同處身心兩箇字是
藥也是火所以天竟地晁乾馬坤牛陽鉛陰汞坎男离
女日烏月兔無出身心兩字也天罡斡運者天心也丹
書云人心若與天心合顛倒陰陽止片時又云以心觀
道〻即心也以道觀心〻即道也斗柄推迁者玄關也
夫玄關者至玄至妙之機關也今之学者多泥於形体
或云眉間或云臍輪或云兩腎中間或云臍後腎前或
云膀胱或云丹田或云首有九宮中為玄關或指產門
為生身處或指口鼻為玄牝皆非也但着在形体上都
不是亦不可離此一身向外尋求諸丹經皆不言正在
何處者何也難形筆舌亦說不得故曰玄關所以聖人
只書一中字示人此中字玄關明矣所謂中者非中外
之中亦非四維上下之中不是在中之中釋云不思善
不思惡正恁麼時那箇是自己本來面目此禪家之中
也儒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此儒家之中也道曰念
頭不起處謂之中此道家之中也此乃三教所用之中
也易曰寂然不動中之体也感而遂通中之用也老子
云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易云復其見
天地之心且復卦一陽生於五陰之下陰者靜也陽者
動也靜極生動只這動處便是玄關也汝但於二六時
中学心動念處着工夫玄關自然見也但得玄關藥物
火候運用抽添乃至脫胎神化並不出此一竅採藥者

採身中真鉛真汞也藥生有時非冬至非月生非子時祖師云煉丹不用尋冬至身中自有一陽生又云鉛見癸生須急採金逢望遠不堪嘗以此求之身中癸生一陽時也便可下手採之三炁交合之後要識持盈不可太過望遠不堪嘗也進火退符無以取則遂以一年節候寒暑往來以爲火符之則又以一月盈虧以明抽添之旨且如冬至一陽生復卦十一月二陽臨卦正月三陽泰卦二月四陽大壯卦三月五陽夬卦四月純陽乾卦陽極陰生五月一陰姤卦六月二陰遯卦七月三陰不卦八月四陰觀卦九月五陰剝卦十月純陰坤卦陰極陽生周而復始此火符進退之機奈何學者執文泥象以冬至日下手進火夏至退符二八月沐浴尤不知其要也聖人見學者錯用心志又以一年節候促在一月之内以朔望象冬夏至以兩弦比二八月以兩日半准一月以三十日准一年世人又着在月上又以一月盈虧促在一日以子午体朔望以卯酉体二弦學者又着在日上近代真師云一刻之工夫自有一年之節候又曰父母未生以前烏有年月日時此聖人誘喻初學勿錯用心奈何執着之徒不窮其理執文泥象徒尔勞心余今直指與汝身中癸生便是一陽也陽升陰降便是三陽也陰陽分是四陽体二月如上弦比卯時宜沐浴然後進火陰陽交併炁合六陽也陰陽相交神炁混融

之後要識持盈不知止足前功俱廢故曰金逢望遠不堪嘗然後退符象一陰乃至陰陽分象三陰陰陽伏位宜沐浴象八月比下弦如酉時也然後退至六陰陰極陽生頃刻之間一周天也汝但依而行之久久工夫漸凝漸結無質生質結成聖胎謂之丹成也冥庵曰下手工夫周天運用已蒙開發種種異名不能盡知望師指示師曰異名者只是譬喻無出身心兩字下工之際凝耳韻含眼光緘舌炁調鼻息四大不動使精神魂魄意各安其位謂之五炁朝元運入中宮謂之攢簇五行心不動龍吟身不動虎嘯身心不動謂之降龍伏虎龍吟則炁固虎嘯則精固握固靈根也以精炁喻之龜蛇以身心喻之龍虎龜蛇打成一片謂之合和四象以性攝情謂之金木併以精御炁謂之水火交木與火同源兩性一家東三南二同成五也水與金同源兩位一家北一西方四共之也土居中宫爲意自己五數戊己還從生數五心身意打成一片三家相見結嬰兒總謂之三五混融也煉精化炁煉炁化神煉神還虛謂之三花聚鼎又謂之三關今之學人多指尾閭夾脊玉枕爲三關者只是功法非至要也擧心動念處爲玄牝今人指口鼻者非也身心意爲三要心中之性謂之砂中汞身中之炁謂之水中金二本生水乃水之母金反居水中故曰母隱子胎外境勿令入内境勿令出謂之固濟寂然

不動謂之養火虛無自然謂之運用存誠篤志謂之守城降伏内魔謂之野戰真汞謂之姹女真鉛謂之嬰兒胎意謂之黄婆性情謂之夫婦澄心定意性寂神靈二物成團三元輻輳謂之成胎愛護靈根謂之温養所謂温養者如龍養珠如雞覆子謹謹護持勿令差失毫髮有差前功俱廢也陽神出殼謂之脱胎歸根復命還其本初謂之超脱打破虛空謂之了當也定庵曰金丹成時還可見不答曰可見曰有形否曰無形問曰既無形如何可見答曰金丹只是強名豈有形乎所謂可見者不可以眼見釋曰於不見中親見親見中不見道經云觀之不見聽之不聞斯謂之道視之不見未嘗不見聽之不聞未嘗不聞所謂可見可聞非耳目所及也心見意聞而已譬如大風起入山撼木入水揚波豈得謂之無觀之不見搏之不得豈得謂之有金丹之休亦復如是所以煉丹之初有無互用動靜相須乃至成功諸縁頓息萬法皆空動靜俱忘有無俱遣始得玄珠成象太一歸真也性命双全形神俱妙出有入無逍遥雲際果證金仙也所以經典丹書種種異名接引斈人從粗達妙漸入佳境及至見性招空其事却不在紙上譬若過河之舟濟度斯民既登彼岸舟船無用矣前賢云得兔忘蹄得魚忘筌此之謂也且於今語此授汝却不可執在言上但只細嚼熟玩其味窮究本源苟或一言之下

心地開通且入無為之境是不難也更有向上機關未易輕述當於言外求之

金丹或問

予觀丹經子書後人箋注取用不一或著形体或泥文墨或以清淨為苦空或以汞鉛為有象所見不同後人豈得不惑殊不知至道則一豈有二哉又近來丹書所集多是傍門如解七返九還寅子數坤申之類不亦謬乎予今將丹書中精要集成或問三十六則以破後人之惑達者味之

或問何謂九還曰九乃金之成數還者還元之義則是以性攝情而已情屬金情來歸性故曰九還丹書云金來歸性初乃得稱還丹此之謂也若以子數至申為九還者非也

或問何謂七返曰七乃火之成数返者返本之義則是煉神還虛而已神屬火煉神返虛故曰七返或以寅至申為七返非也悟真篇云休將寅子數坤申只要五行繩準正謂此也

或問何謂三關曰三元之機關也煉精化氣為初關煉氣化神為中關煉神還虛為上關或指尾閭夾脊玉枕為三關者只是工法非至要也登真之要在乎三關豈有定位存乎口訣

或問何謂玄關曰至玄至妙之機關也初無定位今人

多指臍輪或指頂門或指印堂或指兩腎中間或指腎
前臍後已上皆是傍門卅有六玄關一竅不在四維上
下不在內外偏傍亦不在當中四大五行不着處是也
或問何謂三宮曰三元所居之宮也神居乾宮氣居中
宮精居坤宮今人指三田者非也
或問何謂三要曰歸根之竅復命之關虛無之谷是謂
三要或指口鼻為三要者非也
或問何謂玄牝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或指口鼻者非
也紫陽真人云念頭起處為玄牝斯言是也予謂念頭
起處乃生死之根豈非玄牝乎雖然亦是工法最上一
乘在乎口訣

或問何謂真種子曰天地未判之先一點靈明是也或
謂人從一氣而生以氣為真種子或謂因念而有此身
以念為真種子或謂稟二五之精而有此身以精為真
種子此三說似是而非釋云無量劫來生死本痴人喚
作本來真此之謂也
或問何謂鼎爐曰身心為鼎爐丹書云先把乾坤為鼎
器次摶烏兎藥來烹乾心也坤身也今人外面安爐立
鼎者謬矣
或問何謂藥物曰真鉛真汞為藥物只是本來二物是
也
或問何謂內藥何謂外藥曰煉精煉氣煉神其[illegible]則一
其用有二交感之精呼吸之氣思慮之神皆外藥也先
天至精虛無空氣不壞元神此內藥也丹書云內外兩
般作用正謂此也
或問敲竹喚龜吞玉芝如何說曰敲竹者息氣也喚龜
者攝精也煉精化氣以氣攝精精氣混融結成玉芝採
而吞之保命也
或問鼓琴招鳳飲刀圭如何說曰鼓琴者虛心也招鳳
者養神也虛心養神心明神化二土成圭採而飲之性
圓明也
或問如何是五氣朝元曰身不動精固水朝元心不動
氣固火朝元性寂則魂藏木朝元情忘則魄伏金朝元

四大安和則意定土朝元此之謂五氣朝元也
或問何謂黃婆曰黃者中之色婆者母之稱萬物生於
土土乃萬物之母故曰黃婆人之胎意是也或謂脾神
為黃婆者非也
或問何謂金公曰以理言之乾中之陽入坤成坎坎為
水金乃水之父故曰金公以法象言之金邊着个公字
鉛也
或問坎為太陰如何喻嬰兒曰坎本坤之体故曰太陰
因受乾陽而成坎為少陽故喻之為嬰兒謂負陰抱陽
也
或問離為太陽如何喻為姹女曰離本乾之体故曰

太陽因受坤陰而成離為火陰故喻之為姹女謂離重
懷雌也
或問何謂真金曰金乃元神也歷劫不壞愈煉愈明故
曰真金
或問如何是子母曰水中金也金為水之母金藏水中
故母隱子胎也則是神乃身之母神藏於身喻為母隱
子胎
或問何謂賓主曰性是一身之主以身為客今借此身
養此性故讓身為主丹書云饒他為主我為賓此之謂
也
或問何謂先天一氣曰天地未判之先一靈而已身中

一點真陽是也以其先乎覆載故名先天
或問何謂水火曰天以日月為水火易以坎離為水火
禪以定慧為水火聖人以明潤為水火醫道以心腎為
水火丹道以精氣為水火我今分明指出自己一身之
中上而炎者皆為火下而潤者皆為水種種異名無非
譬喻使學者自得之也
或問如何是火中有水曰從來神水出高原以理言之
水不能自潤須仗火烝而成潤以法象言之火旺在午
水受氣在午以此求之火中有水明矣若以一身言之
則是氣中之液也
或問如何水中有火曰以理言之日從海出以法相言

之水卦在子火受氣在子以一身言之則是精中之炁
也
或問如何是既濟曰水升火降曰既濟易曰山下有澤
損君子以懲忿窒慾此既濟之方也懲忿則火降窒慾
則水升
或問如何是未濟曰不能懲忿則火上炎不能窒慾則
水下濕無明火熾苦海波翻水火不交謂之未濟
或問如何是金木併曰情來歸性謂之交併情屬金性
屬木
或問如何是間隔曰情逐物性隨念情性相違謂之間
隔

或問如何是清濁曰心不動水歸源故清心動水隨流
故濁
或問何謂二八曰一斤之數也半斤鉛八兩汞非真有
斤兩只要二物平勻故曰二八丹書云前弦之後後弦
前藥物平平火力全比喻陰陽平也亦如二八月晝夜
停也
或問如何是沐浴曰洗心滌慮謂之沐浴
或問如何是丹成曰身心合一神氣混融情性成片謂
之丹成喻為聖胎仙師云本來真性是金丹四假為爐
煉作團是也
或問何謂養火曰絕念為養火

或問如何是脫胎曰身外有身為脫胎

或問如何是了當曰與太虛同体謂之了當物外造化

未易輕述在人自得之也

全真活法

授諸門人

全真道人當行全真之道所謂全真者全其本真也全精全氣全神方謂之全真才有欠缺便不全也才有點污便不真也

全精可以保身欲全其精先要身安定安定則無欲故精全也

全氣可以養心欲全其氣先要心清靜清靜則無念故氣全也

全神可以返虛欲全其神先要意誠意誠則身心合而返虛也是故精氣神為三元藥物身心意為三元至要

學神仙法不必多為但煉精氣神三寶為丹頭三寶會於中宮金丹成矣豈不易知豈為難行難行難知者為邪妄眩惑尔

煉精之要在乎身〻不動則虎嘯風生玄龜潛伏而元精凝矣

煉氣之要在乎心〻不動則龍吟雲起朱雀斂翼而元氣息矣

生神之要在乎意〻不動則二物交三元混一而聖胎成矣乾坤鼎器坎离藥物八卦三元五行四象並不出身心意三字全真至極處無出身心兩字離了身心便是外道雖然亦不可着在身心上才着在身心上又被身心所累須要即此用離此用寻所謂身心者非幻身肉心也乃不可見之身心也且道如可是不可見之身心雲從山上月向波心

身者歷劫以來清靜身無中之妙有也心者象帝之先灵妙本有中之真無也無中有象坎☵有中無象離☲

祖師云取將坎位中心實點化離宮腹內陰自此變成乾健体潛藏飛躍盡由心寻謂身心兩字是全真至極處復何疑哉

煉丹之要只是性命兩字離了性命便是旁門各執一邊謂之偏枯

祖師云神是性兮氣是命即此義也

錬氣在保身錬神在保心身不動則虎嘯心不動則龍吟虎嘯則鈆投汞龍吟則汞投鈆鈆汞者即坎離之異名也坎中之陽即身中之至精也離中之陰即心中之元氣也錬精化氣所以先保其身錬氣化神所以先保其心身定則形固形固則了命心定則神全

神全則了性身心合性命全形神始謂之丹成也精化氣氣化神未為奇特夫何故猶有煉神之妙未為輕言

予前所言金丹之六槩若向這裏具隻眼方信大事不在紙上其或未然煩知下手處既知下手處便從下手處從將去自煉精始精住則然後煉氣氣定則然後煉神神凝則然後返虛虛之又虛道德乃俱

鍊精不知時所謂時者非時候之時也若着在時上便不是若謂無時如時下手畢竟作麼生㖞古人言時至神知神知祖師云癸生須急採斯言尽矣

鍊氣在調爕所謂調爕者調和真息爕理真元也老子云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動其謂爕之要乎

今人皆口鼻為玄牝之門非也玄牝者天地闔闢之机也易係云闔戸之謂坤闢戸之謂乾一闔一闢之謂变一闔一闢即一動一靜老子所謂用之不勤之義也

丹書云呼則接天根吸則接地根呼則龍吟雲起吸則虎嘯風生予謂呼則接天根吸則接地根即闔戸之謂坤闢戸之謂乾也呼則龍吟雲起吸則虎嘯風生即一闔一闢之謂变亦用之不勤之義也指口鼻為之玄牝不亦謬乎此所謂呼吸者真息往来無窮也

口訣

外陰陽往來則外藥也內坎离輻輳乃內藥也外有作用內則自然精氣神之用有二其体則一以外藥言之交合之精先要不漏呼吸之氣更要細細至於無息思慮之神貴在安靜以內藥言之煉精煉元精抽坎中之元陽也元精固則交合之精自不泄煉氣煉元氣補离中之元陰也元氣住則呼吸之氣自不出入煉神煉元神也坎离合体成乾也元神凝則思慮之神泰定其上更有煉虛一着非易輕言貴在嘿會心通可也勉旃勉旃

清庵先生中和集卷之下　前集

清庵先生中和集卷之上　石集

都梁清庵瑩蟾子李道純元素　撰

門弟子損庵寶蟾子蔡志頤　編

○論

性命論

夫性者先天至神一靈之謂也命者先天至精一氣之謂也精與神性命之根也性之造化系乎心命之造化系乎身見解智識出於心也思慮念想心役性也舉動應酬出於身也語默視聽身累命也命有身累則有生有死性受心役則有往有來是知身心兩字精神之舍也精神乃性命之本也性無命不立命無性不存其名雖二其理一也嗟乎今之學徒緇流道子以性命分為二各執一邊互相是非殊不知孤陰寡陽皆不能成全大事脩命者不明其性寧逃劫運見性者不知其命末後何歸仙師云煉金丹不達性此是脩行第一病只脩真性不脩丹萬劫英靈難入聖誠哉言歟高上之士性命了達先持戒定慧而虛其心後煉精氣神而保其身保其身則命基永固心虛澄則性本圓明性圓明則無來無去命永固則無死無生至於混成圓頓直入無為三寶俱全形神俱妙也雖然卻不可謂性命本二亦不可分為一件說本一而用則二也苟或執着之者各立一門而入者是不明性命者也不明性命則支離為工矣性命既不相守又焉能登真躡境者哉

卦象論

海瓊真人云上品丹法無卦爻諸丹書皆用卦爻者何也此聖人設教而顯道也古云天道無言無言不顯其道即此義也所謂卦者掛也如掛物於空懸示人循天垂象見吉凶使人易見也象也者像此者也爻也者效此者也卦有三爻象三才即我之三元也書卦六爻象六虛即我之六合也丹書用卦用爻者蓋欲學者法象安爐依爻進火易為取則也海瓊真人謂無卦爻者警後人不可泥於爻象即此用而離此用也譬如此身未生之前如如不動即太極未分之時因有此身立性立命即太極生兩儀也有形體便有性情即兩儀生四象也至於精神魂魄意氣身心悉皆足具即四象生八卦也先賢云崇釋則離宮脩定歸道乃水府求玄謂脩煉性命之要也離宮脩定者持戒定慧使諸塵不染萬有一空即去離中之陰也水府求玄者煉精氣神使三花聚鼎五氣朝元而存坎中之陽也特達之士二理總持負陰抱陽虛心實腹即取坎中之陽而補離中之陰再成乾體也紫陽真人云取將坎位中心實點化離宮腹裏陰自此變成乾健體潛藏飛躍盡由心正謂此也如火候用卦爻者乾坤二卦使順相因往來推盪定四

時或歲四德運化無有窮也行火進退抽添加減則而
攢之簇一年於一月簇一月於一日簇一日於一時簇
一時於一刻簇一刻於一息天自元會運世細至一息
之微皆有一周之運達此理者進火退符之要得矣雖
然丹道用卦火候用爻皆是譬喻却不可執在卦爻上
當知過河須用筏到岸不須船得魚忘筌得兎忘蹄可
也紫陽真人云此中得意休求象若究群爻謾役情又
云一刻時中分子午無爻卦內定乾坤皆謂此也予謂
生而知之者不求自得不勉而中又豈在誘喻故上品
丹法不用卦爻也中下之士不能直下了達須從漸入
故諸丹書皆以卦爻為法則也達者味之而自得之矣

說

死生說

太上云人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又曰未[illegible]
無以生為者是須於貴生是謂求生了不可得安得有
死耶有生即有死無死便無生故知性命之大事死生
為重焉欲知其死必先知其生知其生則自然知死也
子路問死子曰未知生焉知死大哉聖人之言也易繫
所謂原始要終故知死生之說其斯之謂歟予謂吾道
底人欲要其終先原其始欲明末後究竟只今只今脫
灑末後脫灑只今自由末後自由亙古亙今歷代聖師
脫胎神化應變無窮者只由從前淘汰得淨潔末後所
以輕舉若復有人於平常一一境界覷得破打得徹不
為物眩不被緣牽則末後一一境界眩他人得一一情
緣牽他不住我見今時打坐底人纔合眼一切妄幻魔
境都在目前既入魔境與那陰魔打成一片不自知覺
間有覺者亦不能排遣却如箇有氣底死人六根具足
不能施為被他撓亂擺撥不下只今既不得自由生死
岸頭怎生得自由去也若是箇決烈漢合眼時與開眼
時則二同於一一妄幻境界都無染着去來無礙得大
自在只今既脫洒末後奚患其不脫洒耶請庵道人不
惜兩斤皮為損庵輩饒舌只如今做底工夫便是末後
大事只今是因末後是果只今一切念慮都屬陰趣一
切幻緣都屬魔境若於平常間打併得潔淨末後不被
他惑亂念慮當以理遣幻緣當以志斷念慮絕則陰消
幻緣空則魔滅陽所以生也積習久久陰盡陽純是謂
仙也或念增緣起縱意隨順則陰長魔盛陽所以消也
積習久久陽盡陰純死矣大修行人分陰未盡則不仙
一切常人分陽未盡則不死你見見者玄門高上諸法
眷等立決定志存不疑心直下打併教赤洒洒空蕩蕩
勿令秋毫許塵滓着便是清靜法身也汝若不着一切
相則一切相亦不着汝汝若不執一切法則一切法亦
不執汝汝若不見一切物則一切物亦不見汝汝若不

知一切事則一切事亦不知汝汝若不聞一切聲則一切聲亦不聞汝汝若不緣一切覺則一切覺亦不緣汝至於五蘊六識亦復如是六塵不入六根清靜五蘊皆空五眼圓明到這裏六根五用通身是眼群陰消盡遍体純陽性命雙全形神俱妙與道合眞也更有甚死生可超更有甚只今末後也無因也無果和無也無倒大輕快倒大自在噢無生法忍之妙至是盡矣至元壬辰上元日清庵瑩蟾子書于中和庵贈蔡損庵輩

動靜說

太上云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此言靜極而動也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歸根曰靜是謂復命此言動極而復靜也又云復命曰常此言靜一動動一靜道之常也苟以動爲動靜爲靜物之常也先賢云靜而動動而靜神也動無靜靜無動物也其斯之謂歟是知保身心之要無出乎動靜也學道底又収拾身心致虛之極守靜之篤則能觀復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夫復之為卦自坤而復自靜而動也五陰至靜一陽動於下是謂復也非靜極而動乎觀復則知化知化則不化不化則復歸其根也歸根曰靜是謂復命非動而復靜乎易繫云闔戶之謂坤闢戶之謂乾一闔一闢之謂变往來不窮之謂通一闔一闢一動一靜也往來不窮動靜不已也互動互靜機緘不已運化生成是謂之变

推而行之應变無窮是謂之通太上云谷神不死是謂玄牝此言虛靈不昧則動靜之機不可揜也又云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即乾陽坤陰一闔一闢而成变化也又云綿綿若存用之不勤即往來不窮之謂通也天地闔闢猶人之呼吸也呼則接天根是謂闢也吸則接地根是謂闔也呼則龍吟雲起吸則虎嘯風生是謂变也風雲際會龍虎相交動靜相因顯微無間是謂通也予所謂呼吸者非口鼻也息息綿綿往來不息之謂也苟泥於口鼻而為玄牝又焉能盡天地鼓舞之神哉知天地变動神之所爲者是名上士達是理者則知乾道健而不息即我之心動而無爲工夫不息也坤道厚德載物即我之身靜而應物用之無盡也心法天故清身法地故靜常清常靜則天地闔闢之機我之所維也經云清者濁之源動者靜之基人能常清靜天地悉皆歸正謂此也經閒庵輩叩予保身心之要予以動靜告之蓋欲速其收拾身心效天法地之功用也夫保身在調燮保心在除擾調燮奮乎動除擾貴乎靜一動象天一靜象地身心俱靜天地合也至靜之極則自然眞機妙應非常之動也只這動之機便是天心也天心既見玄關透也玄關既透藥物鼎爐皆此矣火候亦在此矣三元八卦四象五行種種運用悉具其中矣工夫至此身心混合動靜根機天地闔闢之機盡在此也至於心

歸虛寂身入無為動靜俱忘精凝氣化也到這裏精自
然化氣氣自然化神神自然化虛虛與太虛混而為一是
謂返本還元也悟長生久視之道至是盡矣至元壬辰
上元後四日清庵瑩蟾子書于中和精舍贈經閑庵輩

歌

原道歌 贈野雲

玄流若也透玄關躡境登真果不難只是星兒孔竅子
迷人如隔萬重山世間縱有金丹客太半泥文并著物
雖然苦志教門中卻似痴猫守空窟或將金石為丹母
或云口鼻為玄牝或云心腎為坎離或云精血為奇耦
勞形苦體費精神妙本支離道不伸直待靈源都喪盡
尚猶執着不回身人人自有長生要道法人人不肯
浮華亂目孰迴光薄露恣情誰返照我勸頴川野雲翁
奇哉道釋俱貫通玉鎖金枷齊解脫急流勇退慕玄風
我今得見知音友故把天機都泄漏坎水中間一點金
急須取向離中輳一句道心話與賢從今不必亂鑽研
九夏但觀龍取水明明天意蠹真詮會得此機知採藥
地雷震處鼓橐籥霎時雲雨大滂沱萬氣咸臻亢快樂
水中取得玉蟾蜍送入懸胎鼎內儲進火退符功力到
無中生有結玄珠獲得玄珠未是妙調神溫養猶深奧
鉛要走兮汞要飛水怕寒兮火怕燥火周須要氣停盈

為全形神之大方也虛為實體實為虛用虛實相通夫
求無礙玉又取其潔白之義虛室生白神宇泰定自然
天光發露普照無私也工夫至此仙佛聖人之能事畢
矣辭已既故作是篇以記之 歌曰
為仙為佛與為儒三教單傳一箇虛亘古亘今超越者
悉由虛裏做工夫學仙虛靜為丹旨學佛潛虛禪已矣
扣予學聖事如何虛中無我明天理道體虛空妙莫窮
乾坤虛運氣圓融陰陽造化虛指遣人若潛虛盡變通
還丹妙在虛无谷下手致虛守靜篤虛極又虛元氣凝
靜之又靜陽來復虛心實腹道之基不昧虛靈採藥時
虛已應機真日用太虛同體丈夫兒採鉛虛靜無為作
進火以虛為橐籥抽添加減總由虛粉碎虛空成大覺
究竟道中而用之解紛挫銳要兼持和光混俗忘人我
象帝之先只自知無畫以前焉有卦乾乾非上坤非下
中間一點至虛靈八面玲瓏無縫罅四邊固密則渾淪
箇是中虛玄牝門若向不虛虛內用自然闔闢應乾坤
玄牝門開功則極神從此出從此入出出入入復還虛
虛空一聲春霹靂霹靂時天地開虛中迸出一輪來
圓陀陀地光明大無欠無餘照竹齋竹齋主人大奇特
心地虛靈應時物虛裏安禪虛裏行發言開露虛消息
虛至無心絕百非潛虛天地悉皆歸虛心直節青青竹
簡是煉虛第一機

破惑歌

吁嗟世上金丹客箇別千差殊不一執象泥文胡揣量摘樊尋枝徒費力採日精吸月華更无服氣及吞霞休粮辟穀忍寒凍飲酒不醉徒矜誇煉稠唾嚥津液指捍尾閭直邪術提精吸炁用胞衣斟滄倒海食便溺守寂淡落頑空兀兀騰騰做奔功更有按摩并数息總與金丹理不同八段錦六字炁辟穀休粮事何濟執着三峯學採陰九淺一深為進退撮腰跪骨守生門屈伸導引弄精寬對爐食乳強兵法箇樣家風不足論更有龢龜并閉息熊伸鳥引虛勞很摩腰居土腹中温行炁先生面上赤擊天鼓抱崑崙叩齒集神視頂門虛響認為雄虎嘯肚鳴道是牝龍吟燒丹田調煮海晝夜不眠若持睚單衣赤脚受煎熬前生欠少飢寒債常搗不語謾徒然默朝上帝怎升遷呵手提囊負九伯摩娑小便更往顛弄金槍提金井美貌婦人為藥鼎粿他精血與真鉛長失元和猶不省有等葛藤日鼓禪關唇合舌運能言指空話空乾打閧豎拳竪指不知原提話頭并觀法捷譁撥鋒喧雲雲拈槌豎拂挨門徒瞬目揚眉為打發參公案為單提真个高僧必不然理路多通為智慧明心見性待驢年道儒僧休執着返照迴光自忖度忽然摸着鼻孔尖始信從前都是錯學仙輩絕談論受无之初窮本根有捐有求俱莫立無形無象更休覩心非火腎

靜定三元大寶成近破頂門神蛻也與君同步謁三清

煉虛歌并引 授錢塘王作齋

道本至虛虛無生氣一氣判而兩儀立焉清而上者曰天濁而下者曰地天圓而動北辰不移主動者也地方而靜東注不竭主靜者也北辰天地之心東注天地之氣以虛養心心所以靜以虛養氣氣所以運人心安靜如北辰之不移神至虛靈作是見者天道在已氣當運動如東注之不竭形固常存作是見者地道在已天地之道在已則形神俱妙陰陽不可得而推遷超出造化之外也是知虛者大道之體天地之始動靜自此出陰陽由此運萬物自此生是故虛者天下之大本也古杭王高士以竹名齋盖有取於此也處事以直處世以順處心以柔處身以靜竹之節操也動則忘情靜則忘念應機忘我應變忘物竹之中虛也立決定志存不疑心內外圓通始終不易竹之歲寒也廣參至士遍訪明師接待雲水混同一敬竹之叢林也秉之見素抱朴少私寡欲調息運誠觀化知復非天下之致虛其孰能與於此以竹名齋宜矣辛卯歲有全真羽流之金陵中和精舍晉談盛德予深重之自後三領雲翰觀其言辭有致懇篤靜之志於是乎橫空飛劒而訪先生是時乃巳亥重陽月也觀其行察其言足見其深造玄理者也於是乎以丘蟾扁子名丘之為字二玉相並俾之二虛貫通

腎水凡精不可云天癸黄婆元不在乎脾玄牝亦休言口鼻卯非兎酉非雞子非坎兮午非離一陽不在初三四桂盈何執月圓持肝非龍肺非虎精華焉得稱丹母五行元只一陰陽四象不離二玄牝採藥川源未易知汞產東方鉛產西離位日蒐為姹女坎宮月是嬰兒爲無爲學不學緣斉覔啃闢都倚閣我今一句全露機身心是火也是藥身心定玄竅通精炁神盡自混融三百日胎神脫蛻翻身撲碎太虛空

玄理歌二首 授田宇庵

至道雖然無趣所也憑師匠傳規矩屯蒙取象配朝昏復姤假名稱子午進火無中鍊大丹安爐定鼎裏求眞土身心意定共三家鉛汞銀砂同一祖加減依時有後先守城在我分賓主南山赤子跨青龍北海金公騎白虎兩般藥物皆混融一對龜蛇自吞吐直超實際歸大乘頓悟圓通非小補寂會真機本自然可憐小法胡撐柱口靈舌辨自誇能氣大心高誰敢覩未會潛心入窈冥何勞正志棲園堵初機自是不求師老倒無成埋受苦積功累行滿三千返照回光窮二五起火東方虎嘯風滌塵西極龍行雨驅雷掣電投天罡輔正除邪任玄武姹女縱離紫極宮金公已到朱陵府爐中大藥一丸成室內胎仙三疊舞四象五行都合和九還七返功周普[illegible]蟾形兆出庵來爍爍光明充大宇

[illegible]事天莫若嗇夫嗇謂之重積德性天大家長根底識詮多通增業識聰明智慧不如愚雄辯高談爭似嘿絕慮忘機無是非隱耀含華遠聲色寡欲導味善根培省事簡緣德本植一念融通萬慮澄三心剔透諸緣息諦觀三教聖人書息之一字最簡直若於息上做工夫爲佛爲仙不勞力息緣達本禪之機息心明理儒之極息氣凝神道之玄三息相須無不克說與知堂田欽齋究竟自心爲軌則

性理歌 授馬學士

兩儀肇判分三極乾以直專坤闢翕天地中間玄牝門其動愈出靜愈入道統正傳指歸趣仲尼授叅叅授伋風從虎兮雲從龍火熾煙兮水流濕致知格物有等倫入聖超凡無階級君子居易以俟命內省不疚何憂悒致用推明生殺機存身究竟能乾乾廻光照破夢中身直下掀翻儘着受塵光刮垢絕根塵釋累清心無染習諸心入妙感而遂通萬理長江一口吸何須乾鼎煉金精不假坤爐烹玉汁透徹羲皇未畫前世界收來藏黍粒

火候歌 授龐月谷

欲造玄玄須謹獨謹獨工夫機在目絕斷色塵無毀譽清虛方寸瑩如玉慵致沖虛守靜篤靜中一動陽來復初九潛龍須漸伏進至見龍休太速才見乾乾內光燭或躍在淵時沐浴九五飛龍成化育陽極陰生須退縮

防微杜漸坤初六退至直方金併木六三不可禁以祿
括囊以後神丹熟若逢野戰志鈐束陰剥陽純火候足
一粒寶珠吞入腹作箇全真仙眷屬一夫一婦常和栳
三偶三奇時趂逐素女青郎一處宿黑汞赤鉛自攢族
虛空造就無為屋這个主人誠不俗山岳藏雲天地肅
爍爍蟾光照虛谷

龍虎歌并引　後錢塘趙東齋

龍虎者陰陽之異名也陰陽運化神妙莫測故象之以
龍虎易繫云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莫測之謂神丹書
云偏陰偏陽之謂疾陰陽者太極之動靜也一分為二
清升濁淪大而天地小而物類皆禀陰陽二氣而有形
名故覆載之間纖洪巨細未有外乎陰陽者也丹經子
書種種異名不出陰陽二字歷代仙師假名立象喻之
為龍虎使學徒易取則而成功也龍虎之象千變萬化
神妙難窮故喻之為藥物立之為鼎爐運之為火候比
之為坎離假之為金木字之為男女配之為夫婦以上
異名皆龍虎之妙用也以其靈感故曰藥物以其成物
故曰鼎爐以其變化故曰火候以其交濟故曰坎離以
其剛直故曰金木以其升沉故曰男女以其妙合故曰
夫婦若非龍虎何以盡之文言曰雲從龍風從虎聖人
作而萬物覩此發明乾元九五之德也是知龍虎之妙
非神德聖功何以當之哉反求諸已情性也化而裁之
身心也魂魄也精氣也推而行之玄牝之門也闔闢之
機也太上云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
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易云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
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丹書云呼則接天
根吸則接地根即乾坤闔闢之機也呼則龍吟雲起吸
則虎嘯風生即一闔一闢謂之變也風雲感合化生金
液即往來不窮謂之通也金液還返結成大丹故假名
曰龍虎大丹也採而餌之長生久神此所謂呼吸者非
口鼻也真機妙應一出一入之門戶也若向這裏透得
龍虎丹成神仙可冀修真至士誠能於龍虎上打得徹
透得過真常之道雖曰至玄至微又奚患其不成哉至
於種善根植德本養聖胎未有不明龍虎而成者也紫
陽云收拾身心謂之降伏龍虎心不動則龍吟身不動
則虎嘯龍吟則氣固虎嘯則精凝元精凝則足以保形
元氣固則足以凝神形神俱妙與道合真神仙之能事
畢矣非天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哉趙東齋者古杭人
也幼為內侍職任中官因乾旋坤轉而勘破浮生故弃
剥揹名而參求道要雖紅塵而混迹實玄境以捿心真
脫略世事者也意欲混合凝神故留心於龍虎一日携
是圖示予求其贅語予辞不可於是乎着筆而塞責焉
告之曰古人因道而設象予今因象而立言東齋者貴
在明加眼力覩教端的莫教錯認定盤星苟能因言會

意斷圖得意便知道眞龍眞虎不在紙上而在自己也
至於言象兩忘道德備矣 眞龍眞虎不難尋只要抽
陽去補陰四德運乾誠不息潛飛見躍盡由心雖然也
是平地起波濤青天轟霹靂勉旃勉旃歌曰
眞龍眞虎元無象誰爲起模傳此樣若於無象裏承當
又落斷常終莽蕩青青白白太分明也是無風自起浪
時人要識眞龍虎不屬有無并子午休將二物混淪吞
但把五行顛倒數根芽本是太玄宮造化却在朱陵府
雖然運用有主張畢竟虛靈無處所一條大道要心通
些子神機非目覩忽然迸開頂顖門劈破木金同一母
高高絕頂天罡摧耿耿銀河斗柄居興雲起霧伏丁公
掣電驅雷役玄武瞬息之間天地交刹那之頃坎離補
虎從水底起清風龍在火中降甘雨雲行雨施天下平
運乾龍德功周普人言六龍以御天孰知一龍是眞生
人言五虎透玄關孰知一虎先眞主會得龍虎常合和
便知龜蛇互吞吐聖人設象指蹤跡象外明言便造玄
言外更須窮祖意元來太極本無〇得意忘象本奇特
和意都忘爲極則稽首求齋趙隱居徹底掀翻衆學畢

無一歌 贈孫似山

道本虛無生太極太極變而先有一一分爲二二生三
四象五行從此出無一斯爲天地根玄教一爲衆妙門
易曰一中分造化人心一上運經綸天得一清地得寧
谷得以盈神得靈物得以成人得生侯王得之天下平
禪向一中傳正法儒從一字分開闔老君以一闡眞常
曾參一唯妙難量道有三乘禪五派畢竟千燈共一光
抱元守一通玄竅惟精惟一明聖教太玄眞一復命關
是知一乃眞常道休言得一萬事畢得一持一保勿失
一徹萬融天理明萬法歸一未奇特於者一無生萬有
無有相資可長久識能萬有歸一無方會面南觀北斗
至此得一復忘一可與化元同出沒設若執一不能忘
大似癡貓守空窟三五混一一返虛返虛之後虛亦無
無無旣無湛然寂西天䯭子沒髭鬚今人以無喚作無
蕩蕩頑空涉長途今人以一喚作一偏枯苦執費工夫
不無之無還會得便於守一知無一一無兩字盡掀翻
無一先生大事畢

抱一歌 贈熊達齋治中

無極極而爲太極太極布妙始於一一分爲二生陰陽
萬類三才從此出本來眞一至虛靈亘古亘今無變易
秖因成質神發知善惡機緣有差忒隨情逐幻長亂榛
香味色聲都眩惑誠能一上究根原返本還元不費力
一夫一婦定中交三女三男無累得二元入卦會於壬
四象五行歸至寂忽然迸破頂顖門爍爍金光滿神室
虛無之谷自透漏玄牝之門自闔闢一陽來復妙無窮
四德運乾恒不息泯泯氣凝神於窈冥出有入無於恍惚

中問玉宇是甚麽便是達鄉元有的

慧劍歌

自從至人傳劍訣正令全提誠烈有人問我覓蹤由
向道不是尋常鉄此塊鉄出坤方得入吾手便軒昂赫
赫火中加火煉工夫百煉煉成鋼學道人知此訣陽神
威猛陰魔滅神功妙用實難量我今剖露為君說為君
說泄天機下手一陽來復時先令六甲搊爐鞴玄丁然
後動鉗鎚火功周得成劍初出輝輝如掣電攅揮凜凜
清風生卓竪瑩瑩明月現明月現瑞光輝爍地照天神
鬼悲激濁揚清蕩妖氛誅龍斬虎滅蛟螭六賊亡三尸
絕緣断慮掮情網裂神鋒指處山嶽崩三界魔王皆歛

拚此寳劍本無形為有神功強立名學道修真憑此劍
若無此劍道難成開洪濛剖天地消碍化塵無不備有
人問我借來看拈出向君會不會

挽邪歸正歌　小學徒

道自虛無生一氣誰為安名分五太一氣判而生兩儀
清升濁淪成覆載陰陽經緯如擲梭乾坤闔闢如搧鞴
兩儀妙合有三才七竅鑿開生萬類無極之眞剔渾淪
日用尋常無不在生生化化百千機不出只今這皮袋
誠能自已究根宗四象五行本圓備三反晝夜志不分
絕利一源功百倍打透精關與氣關嶆通天籟幷地籟
頭頭合轍有規繩竅竅光明無窒礙君向這裏具眼[illegible]

便將兩釆做一賽拈頭撞倒須彌峯舉步踏翻玄妙寨
單提一理闡真宗會合萬殊歸正派煉陽神了出陽神
自色界超無色界我見今時修行人多是造妖幷捏怪
氣高強大傲同儕逞俊誇能云自會機鋒捷辯假聰明
駕馭談空乾智慧初機學者受欺瞞博學玄流不見愛
只管目前逞強梁不顧末後受殃害人前饒舌口喃喃
却如擔水河頭賣生煙發火念頭差逐境隨時心地隘
澇、、漉、、弄精魂熱、、乱、、苦打睡般精運氣枉辛勤
數息按摩徒意快昏沉掉舉難主張不昏即散如之奈
神衰氣散怎醫治髓竭形羸空後悔若求正道出迷津
竟使填還冤業債收拾從前狂乱心掀翻往日豪強態

事父之心推事師得旨先須持禁戒恕己之心推恕人
不責於人因善貸不自明而全其明不自大而成其大
無事無欲及無知去甚去奢并去泰立基下手要嚴持
觸境遇緣更淘汰只憑鉛汞做丹頭莫認塗泥為寶貝
更須上下交坎離勿謂東西爲震兌交梨火棗非腎心
木液金精豈肝肺休泥緣覺及聲聞不属見知幷學解
究竟無中養就兒禪天淨盡絕纖芥九還七返那機関
不在内兮不在外本來實积了無形亘古虛靈終不昧
抱元守一蘊諸空篤志力行休懈怠合和四象聚三元
攢簇五行會八卦真爐煉甲有抽添陽火陰符知進退
虛玄湛寂運機緘恍惚杳冥旋造化兩般靈物入中宮

一道金光明四下西南黃氏老婆心鼓合南陵丁文嫁青衣女子才歸房白首金公來入舍夫權婦合交陰陽兩能雲情忘晝夜氣固精凝結聖胎產顆玄珠太希詫四方別透太光明入面玲瓏無縫罅都來此子圓團欒黃金萬兩難酬價稽首全真參學人記取清庵說底話誠能直下肯承當便是渠儂把柄話靶做成又作麼無位真人乘鶴駕

清庵先生中和集卷之中

都梁清庵瑩蟾子李道純元素　撰
門弟子損庵寶蟾子蔡志頤　編

詩

述工夫十七首

發蒙

九轉還丹下手功要知山下出泉蒙安爐妙用憑坤土運火工夫藉巽風兌虎震龍才混合坎男離女便和同自從四象歸中後造化機緘在我儂

採藥

鍊汞烹鉛本沒時學人當向定中推客塵欲染心無着天癸才生神自知情寂金來歸性本精凝坎去補南離兩般靈物交并後陰盡陽純道可期

進火

既通天癸始生時自有真陽應候回三昧火從離位發一聲雷自震宮來氣神和合生靈質心息相依結聖胎透得裏頭消息子三關九竅一齊開

日用

真鉛真汞大丹頭採取當於罔象求有作有為終有累無求無執便無憂常清常靜心珠現忘物忘機命寶周動靜兩途無室礙不離當處是瀛洲

固形

金丹真妙理不難行惟恐隨緣逐色聲萬幻不侵情自絶
一心無染念安生屏除人我全天理把握陰陽合泰亨
說與脩丹高士道色声無漏性圓明

交合

造道元來本不難工夫只在定中間陰陽上下常升降
金水周流自返還紫府青龍交白虎玄宮地軸合天關
雲收雨散神胎就男子生兒不等閑

透關

真常之道果何難只在如今日用間一合乾坤知闔闢
兩輪日月自循還歸根自有歸根竅復命寧無復命關
踏破兩重消息子超凡越聖譬如閑

出入

谷神不死為玄牝个是乾坤闔闢機往往來來終不息
推推盪盪了無違白頭老子乘龍去碧眼胡兒跨虎歸
試問收功何所證周天匝地月光輝

警衆

口頭三昧謾誇詮闊論高談事轉差比似着形求實相
卻如捏目起空花隨將物去終歸幻認轉頭來便到家
莫怪清庵多臭口打開心孔要無遮

挽邪

三千六百法傍門迷着之人向裏昏每日只徒心有見
何時得悟命歸根聰明特達何須道智慧精通不足論
一切形名声色相到頭都是弄精魂

敵魔

坐中昏睡怎禁他鬼面神頭見也麼昏散相因由氣濁
念緣斷續為陰多潮來水面浸堤岸風定江心絶浪波
性寂情空心不動坐無昏散睡無魔

顯正

火符容易藥非遙天癸生如大海潮兩種求鉛知採取
一齊物欲盡捎消掀翻萬有三元合鍊盡諸陰五氣朝
十月脫胎丹道畢嬰兒形兆謁神霄

調息

三元大藥意心身着意心身便係塵調息要調真息息
煉神須煉不神神頓忘物我三花聚猛捽機緣五氣臻
入達四通無罣礙隨時隨處闡全真

明本

身自空來強立名有名心事便牽縈陰陽消長磨今古
日月升沉運死生會向時中存一定便知日午打三更
雖然勵出須師授出世工夫要自明

鑄劒

明師授我鑄神鋒全藉陰陽造化功煅煉乾剛坤作冶
吹噓離火巽為風做成龍象心官巧掃蕩妖氛志帥雄
學道高人知此趣等閑劈碎太虛空

蟾窟

蟾窟清幽境最佳主人顛倒作生涯玉爐烟煉黃金液
金鼎烹煎白雪芽餘運周天旋斗柄推遷符火運雷車
自從打透都關鎖恣意銀河穩泛槎

請庵

玉庵非是等閑庵未許常人取次觀一婦一夫能做活
三男三女打成團裏頭世界元來大外面虛空未是寬
試問主人爲的事報言北斗面南看

詠眞樂十二首

佛仙總是世人爲爭奈迷途自不知若匪貪名爭計較
定須逐利苦奔馳波波漉漉擔家業劫劫忙忙贍男兒
假使財柴妻貌美無常到後豈相隨

爭似全眞妙更奇箇中眞樂自心知丹從不煉煉中煉
道向無爲爲處爲息念息緣調祖氣忘聞忘見養嬰兒
自從立定丹基後五彩光華透幌帷
爐用坤兮鼎用乾窮微盡理便通仙無非擒伏情歸性
便是烹煎汞合鉛絕盡機緣丹赫赤全存正定寶凝堅
即斯便是抽添法不必切切更問玄
大符容易藥非遥造化全同大海潮藥物只於無裏採
大丹全在定中燒九三輻輳諸緣息二八相交五氣朝
陰盡陽純功就也眞人出見謁神霄
鍊丹 死把氣神調法水頻澆慧火燒三物混融三性合

一陽來復一陰消金爐端正千神會寶鼎功成萬象朝
藥就丹圓神脫蛻全身露出赤條條
先天至理妙難窮鉛產西方汞產東水火二途分上下
玄關一竅在當中有知不有眞爲有空會無空言是空
無有有無端的意滔滔海底太陽紅
寂然不動契眞常消盡群陰自復陽坤裏黃婆生赤子
離中姹女嫁獃郎山頭水降黃芽長地下雷轟白雪颺
萬里銀河無點翳金蟾獨露發神光
妖嬈少女嫁金公全藉黃婆打合功一對夫妻才會合
兩情雲雨便和同閑時共飲朱陵府醉後同眠紫極宮
暮樂朝懽恩義重一年生箇小孩童

人人身內有夫妻爭奈愚癡太執迷不向裏頭求造化
却於外面立丹基妄將御女三峯術傷作軒轅九鼎奇
箇樣畜生難懺悔閻公不久牒來追
身內夫妻說與公青衣女子白頭翁金情木性相交合
黑汞紅鉛自感通對月臨風神逸樂行雲布雨興無窮
造此至理誠能會凝結眞胎反掌中
九還七返大丹頭學者須當定裏求此子神機誠會得
兩般靈物便相投三年造化須臾備九轉工夫頃刻周
便把鼎爐掀倒了丹光燭破四神州
不立文書教外傳人人分上本來圓玄風細細清三境
慧月娟娟印百川兜率三關皆假喻大龍一指豎眞傳

威音那畔通消息不是濂溪太極圖

詠四緣警世

身心世事四虛名多少迷人被繫縈何患只因權利得
輪迴都為愛緣生安心絕迹從身動處世忘機任事更
觸境遇緣常委順命基永固性圓明

詠葫蘆

靈苗種子產先天蒂固根深理自然逐日壅培坤位上
依時澆灌坎中泉花開白玉光而潔子結黃金圓且堅
成就頂門開一竅箇中別是一坤乾

心鏡

採將乾鑛入坤爐六合盧空作一模法相就時圓爍爍
水銀磨處瑩如如放光周遍三千界收斂歸藏一黍珠
舉起分明全體現更須打破合元樞

為手庵指玄牝

玄門牝戶不難知收拾身心向內推會得兩儀推蕩理
便知一氣往來時乾坤闔闢無休息离坎昇沉有合離
我為手庵明指出念頭復處立丹基

和翁學錄韻

窮意參同白玉蟾元來窮理便通仙未明太極生參伍
徒涉蓬萊路八千釋氏家風憑祖印羲皇道統以心傳
性天獨露瑤臺月普印千潭一樣圓

贈鄧一蟾

禪宗理學與金丹具教立三門枝後人釋氏蘊空須見性
儒流格物必存誠丹臺留得星星火靈府銷鎔種種塵
會得萬殊歸一致照臺內外總登春

自得七首

打破鴻濛竅都無佛與仙即非心外妙不是口頭禪佟
日優游過通宵自在眠変身潛絕境萬事付之天
一切有為法般般盡是塵窮通諸物理放下此心身隨
勢安禪定趁時樂至甚每將周易譜警拔世間人
得造無為妙終朝不出門機緣全絕斷天理自然存日
用天行健平常地勢坤警提門弟子復命與歸根
打透都關鎖天然合大同龜毛元自綠鶴頂本來紅可
道非常道行功是外功此是真造化恍惚杳冥中
自得身心定凝神固氣精身閑超有漏心寂證無生烏
兔從來去乾坤任變更廓然無所礙獨露大光明
日用別無事維持一己誠靜中調氣息動則順人情晦
德同其俗令華不顯明真閑真樂處常靜與常清
靜抱無名朴塵情了不侵永鉛鎔作粉丸藥亦成金覿
見羲黃面參同釋老心頓空超實際無古亦無今

自題相

面黃肌瘦子看來有甚奇分明香眼孔剛道絕聞知勘
破三千法參同十七師低頭叉手處泄盡那些兒

論中灯

寶鏡本無相傳燈發慧光眞如元瑩淨法体本熒煌金鼎燒眞火華池浴太陽箇中端的意元不離中黄

同前

靜室開心鏡虛堂則慧灯外頭明皎皎裏面光騰騰黍米光中現銀蟾水底澄懸胎金鼎內一粒大丹凝

詠蓮

一種灵苗異其他迥不同法身元紫白眞性本玲瓏外象頭頭曲中間款款通淤泥淹不得發露滿池紅

同前

我本清虛種玲瓏貫古今爲厭名利冗且隱污泥深毋有濟人之意常懷克己心幾多瀟灑者那个是知音

草庵

擇盡虛無地因緣在玉京築基須穩穩立鼎要平平直豎須弥柱橫安太極楹青天爲蓋覆庵主樂無生

同前

大地劃敎平庵基即日成來山從丙入去水放西行門户全通達窻櫺透底明庵中誰是伴月白與風清

清庵先生中和集卷之中

清庵先生中和集卷之下

都梁清庵瑩蟾子李道純元素　撰

門弟子損庵寶蟾子蔡志順　編

詞

沁園春

得遇眞傳便知下手成功不難得癸生之際抽鉛添汞火休太燥水莫令寒鼓動巽風搧開爐鞴武煉文烹各等閑金爐內个兩般灵物煅煉成丸　先須打破疑團方透歸根復命關使赤子乘龍宮取水金公跨虎運火燒山金公無言姹女歛袂一个時辰煉就丹渾吞了證金剛不壞超出人間

身處玄門不遇眞師徒介瑩着絕筆無爲爭知闔闢多聞博學寧臍根壓固守自然終成斷滅着有着無都不眞般般假邪星兒妙處參訪高人　一言說破元因直指出丹頭捐氣神問一竅玄關本無定位兩般灵物只在心身動靜相因有無交入五氣朝元萬善樣幽奇處把一元簇任一个時辰

道曰五行釋曰五眼儒曰五常判仁義禮智信爲根本金木水火土在中央白虎青龍玄龜朱雀皆自勾陳五乇張天數五人精神魂魄意爲中黄　乾坤二五全彰會一五歸元妙莫窮火二南方東三成五北玄眞一西

四同鄉五土中宮合為三五三五混融陰返陽通玄士
把鉛銀砂汞煉作金剛
道本虛無虛無生一一二成三更三生萬物物皆虛化
形形相授物物交參体体元虛頭頭本一未許常人取
次談虛無妙具形名相貌虛裏包含　虛中密意深探
致虛極工夫問老聃那虛寂湛然無中究竟虛無兼達
勘破瞿曇象帝之先威音那畔清淨虛無孰有儋諸玄
眷以虛無會道稽首和南
义手者誰合掌者誰擎拳者誰只這些伎倆人猶錯會
無為妙理孰解操持我為諸公分明舉似老子瞿曇即
仲尼思今古有于賢萬聖繹是人為　可憐後學無知
辨是是非非沒了期況天地與人一源分判道儒釋子
一理何疑見性明心窮微至命為佛為仙只在伊功成
後但殊途異派到底同歸
說與學人火無斤兩候無卦爻也沒[illegible]淶也無作用既
無形象不必烹炮件件非真般般是假着意做工空譏
勞君知否但一切聲已都是誰看　見聞知覺俱拋直
打併灵臺無一毫更休言爐竈休尋藥物虛灵不昧志
力堅牢神室虛閑灵源澄靜就裏自然天地交全真輩
苟不全真性劫運寧逃

贈靜庵口訣

歷劫元神亘初祖氣太始元精這二般至實同根並蒂
欲求端的勿泥身形息定神清緣空氣固清靜無為精
自凝丹頭結運陰陽符火慢慢調停　尤當固濟持盈
把鉛汞銀砂一處烹四象合和命基永固三元輻輳竟
性虛靈性命兩全形神俱妙與道合真無變更逍遙處
任遨遊八極自在縱橫

贈春谷清禪師

智斷堅剛奮必決烈便透玄關把殺人手段輕輕拈出
活人刀子慢慢教看一劍當空萬緣俱掃方信道瞿曇
即老聃玄風播看春生寒谷覿面慈顏　從他雪覆千
山那突兀孤峰青似藍況擊竹拈花都成骨董揚眉瞬
目也是顢頇劫外風光目前薦取擘破面皮方罷參如
何是那祖師的意合掌和南

贈括蒼張看微號幾庵

不識不知無聲無臭名曰希微只這个便是全真妙本
人能透得即刻知幾聞法聞經說禪說道執象泥文都
屬非君還悟這平常日用總是玄機　仍憑決烈行持
把四象五行收拾歸會兩儀妙合三元輻輳一靈不昧
万化皈依精氣凝神精緣返性迸出蟾光遍界輝形神
妙向太虛之外獨露巍巍又
曲徑旁蹊三千六百門又不同若泥在一身終須着物
離於形体又屬頑空無有兼行如何下手兩下俱捐理
不通脩真士共不知玄竅徒尓勞工　些兒妙處難窮

親見子方能逆本宗況聰之不聞搏之不得觀之似有
頁又無蹤个个見成人人不識我把天機泄與公玄關
竅與虛無造化總在當中

贈吳居士丹旨

向上工夫乾宮吉鼎坤位安爐這火候幽微元無作用
抽添進退不費校括陰往陽來雲行雨施主宰機緘總
在渠心安定那虛靈不昧照破昏衢　性宗悟了玄珠
這命本成全太極圖向圈圈圓外圓光迸出存存存裏
獨見真如一氣歸根六門互用到此全憑德行扶混塵
世且藏鋒剉銳了事凡夫

贈安閑子周高士

真鼎真爐不無不有惟正惟中向靜裏施工定中斡運
寂然不動應感潛通老蚌含珠蟫蛉呪子个樣真機妙
莫窮只這是若疑團打破頭悟真空　採鉛不離坤宮
運符火須當鼓巽風向北海波心生擒白虎南山火裏
捉住青龍三物相投三關一轉煉出神丹兩鼎紅藏身
處且和光混俗是謂玄同

贈鄭松溪

若拙若愚若慵若懶若呆若凝只這底便是造玄日用
果行得去密應神機學解見知聲聞圓覺增長根塵羣
肚皮都無用但死心蹋地壽與天齊　金仙不在天西
那碧眼胡兒不必題問性宗一着從空自悟命基上事

務實為基虛實相通有無交入混合形神聖立齊禪天
淨看雲藏山岳月照松溪

贈損庵入靜

九轉工夫三元造化百日立基便打撲精神存決定志
掀翻妄幻絕斷狐疑剔起眉毛放開心地物物頭頭一
筆揮行功處便橫拖斗柄倒斡璿璣　為中會取無為
个不有中間有最奇到恍惚之間窈冥之際守之即妄
縱又成非不守不忘不收不縱勘這存存存底誰只恁
麼待六陽數足抱个嬰兒

贈王提點

慧海深澄德山高聳主人不凡況剉銳解紛黜聰屏智

掀翻物我不露機緘立志虛無潛心混沌象帝之先容
意參玄玄處老先生元姓一貫乎三　曾和至士玄談
故默默昏昏契老聃列子地虛閑禪天湛寂忘知忘識
無北無南收拾身心圓融造化覆載中間總作龕神丹
就看圓陀陀地照耀松庵

勉中庵執中妙用

中是儒宗中為道本中是禪機這三教家風中為捷徑
五常百行中立根基動止得中執中不易更向中中認
細微其中趣向詞中剖露慎勿狐疑　个中造化還知
却不在當中及四維這日用平常由中運用與居服食
中裏施為透得此中便明中体中字元來物莫違全中

恍中間情合性虛無兮事奇投機我今將向上祖師機
爲君剖　說話底非干口把物底非干手那沒骨董兒
會斷筋斗解得个些些奇特處自然勘破無中有問西來
的的意云何擘著鼻扭

贈谿菴

一粒金丹這出處孰知年劫若不識根源怎生調燮況
是自家元有底何須着相胡施設我分明舉似學仙人
天機泄　軟如綿硬似鐵利如金圓似月又不方不圓
無虧無缺放則迸開天地覆收來隱在虛無究問不收
不放作麽生應難說

贈一庵

三五眞機應用處頭頭總是況日用平常今巍巍地向
有無中忘二見便於罔象通三昧却如何成少不成多
因端泥　水鄉鉛只一味个便是先天炁會蟾烏合壁
身心合意西四歸來投北了東三便去交南二把五般
攢簇入爐中丹完備

贈孫居士

這點虛靈自古來無虧無缺更爍爍圓圓澄澄徹徹照
破洪濛前底事分開蟾窟中間究向庵中養个白蝦蟆
皎如雪　那些兒無可說利如金團似月運化化生生
子無休歇山水象時天炁降地雷復處玄霜結雟靑爲
直謁廣寒宮超生滅

了把中來劈破方是男兒

贈圓菴蔣大師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中藏化機那些兒妙處都無做造
靈明不昧慧月光輝曰炁曰神惟精惟一玉瑩無瑕天
地歸通玄處把坎中一畫移入南離　赤龍纏定烏龜
六月裏嚴霜果大奇那白頭老子來婚素女胎仙舞罷
共入黃幃布雨行雲陽和陰暢一載工夫養个兒常溫
養待玉宸頒詔足躡雲歸

勉諸門人

道在常人日用之間人自不知柰叢識紛紛紅塵袞袞
靈源不定心月無輝人我山高是非海闊一切掀翻便
造微諸賢眷戀清庵設喩切勿狐疑　先將清淨爲基
用靜定爲庵自住持以中爲門戶正爲床榻誠爲徑路
敬作藩籬卑順和人謙恭接物服食興居弗可違常行
此若工夫不間直入無爲

滿江紅

贈虛庵

日用工夫只一味存虛抱素會殊途同歸一致百慮紫
極宮中元氣息懸胎鼎內三花聚問安爐立鼎事如何
乾金鑄　縛金烏搏玉兔捉將來封土釜這火候抽添
更須防護至寶圓成明出入法身形兆無來去便潛身
大淸宮神常住

贊誰庵殷管轄

誰是庵兒阿誰任庵中撑拄看飢來喫飯誰知廿苦角徵宮商誰解聽青黃皂白誰能覩向平常日用應酬人誰區處　是誰行是誰舉是誰嘿是誰語這些兒透得便知貫上外面形軀誰做造裏頭門户誰來去造無爲畢竟住誰庵朱陵府

授覺庵

道本自然但有爲頭頭是錯若二味談空如何摸索無有双忘終不了兩邊兼用遭纏縛都不如嘿嘿守其中神逸樂　過去事須忘却未來事休詳度這見在工夫更休泥着六欲不生三毒滅一陽來復群陰剥悟真空抱本返元虛爲眞覺

贈丁縣尹三教一理

三教正傳這蹊徑元來舊直問老子機緘至虛靜極釋氏性從空裏悟仲尼理自誠中入筭始初立教派分三其源一　道玄關常應物易幽微須嘿識那禪宗奧旨眞空至寂刻刻兼持無間斷生生受用無休息便歸根復命体元虛藏至密

贈睡着李道判

好睡家風別有个睡眠三昧但睡裏心誠睡中澄意睡法既能知止趣便及於睡裏調神氣這睡功消息睡安禪少人會身雖眠性不昧目雖垂內不閉向熟睡中間穩

帖帖地一枕清風涼徹骨身於物外閑遊戲覺來時身任廣寒宮內捋嬉撻

賀圓庵傅居士

這个○兒自歷劫以來無象冗端端正正亭亭當當細入微塵無影迹大周天界難安放更通天徹地任縱横無遮障　没根宗没形狀爍爍明團團亮只這个便是本來模樣放出直超無色界收來隱在光明藏待頂門裂破現圓通金色相

贈止庵張宰公

惟正惟中只這是修仙秘訣若稍有偏頗動生差別試向動中持得定自然靜裏機通徹會三元五炁入黃庭

金花結　運火功有時節海潮生天上月那一升一降復圓復缺十月工夫無間斷一靈妙有超生滅更問予向上事如何無言說

贈密庵述三教

教有三門致極處元來只一這一字法門深不可測老子谷神恒不死仲尼心易初無畫問瞿曇教外涅槃心密密密　學神仙須定息學聖人忘智識論做佛機緘只憑慧力道釋儒流都勘破圓明覺照工夫畢看頂門迸破見真如光赫赫

贈准庵宗道人

觀復工夫要默默存存固守靜極中一動便通玄牝

贈嘿庵 元號嘿齋

默即說兮這說處元來有默只默說便是金丹秘訣默
識潛通為大要聲聞緣覺皆虛設向說中認得默之根
無生滅　會說底非干舌與默底無差別這默底字如
說底親切若向不言中得趣便於不默俱通徹將默默
說說盡掀翻天機泄

贈敬庵葛道人

道本無言要學者潛通默識若萬慮俱捐虛靈湛寂動
處調停水中火定中究竟波羅密問玄關一竅在何宮
乎問覓　不是心不是物不是仙不是佛只這些些端的
鮮人知得迷者到頭空苦忘悟來不費些些兒力看無中
生有產靈胎陽神出

受記門人

吾道玄關決不許外邊人入有來者要參防他做賊猛
把殺人刀子舉活人手段輕拈出更單提獨弄逞神通
誰能敵　若是個善知識便承當心不惑仗奮心剛膽
逢佛殺佛舉步便能欺十聖口開便要吞三極把乾坤
大地盡掀翻真奇特

令門人和

採藥歸來這鼎器乾金鑄寫那些些兒道理全憑主者先
把根塵都掃盡從前熟處休沾惹問行工進火事如何
憑般若　五雷車青龍拽燒山符心匠寫更將塵洗心

靈泉澆洒九轉功成丹道畢一靈真性還虛也那赤條
條地法王身無可把

滿庭芳

贈焦提舉 號素庵大塘子

寂寞山居喧嘩市隱頭頭總是玄關貧明高士須向定
中參我把活人手段殺人力慘慢教看君還迷悟只今為
取超脫不為難　一言明說破起初下手先煉三三自
玄宮起火運入崑山把定則雲橫谷口放行也月落寒
潭工因竟太塘成象名姓列仙班

受記定庵

學佛學仙參禪窮理不離玄牝中間可憐迷誤往往相
瞞一味尋枝摘葉徒坐破幾個蒲團堪傷處外邊尋覓
笑殺老瞿曇一些兒真造化誠能覷見聽冷心寒定庵
高士好向定中參看破娘生面目把從前學解掀翻真
空透髑髏迸破真主自離庵

水調歌頭

贈和庵王察判 母中塘

上金要端正定裏問黃公流戊就已須待山下出泉家
採藥隄防不及行火休教太過貴在得其中執中常不
易天理感而通　那些兒玄妙處貴難弱自從會得庵
中無日不春風便把西方少女嫁與南陵赤子相見本
和同十月聖胎備脫蛻爍虛空

贈秋蟾周先生

欲求了無質爐鼎非假安名始因動靜將迷人不覺迷聲聞
這個先天妙理日用青衣喫飯相對甚分明接物應機
處不動感而靈　不是心不是佛既無爲金丹加眼刀莫
教錯認定盤星片片迷雲消散湛湛禪天獨露个是本
來真風定浪頭息月滿水光清

贈螢蟾子

學佛學仙要玄妙在中誠真鉛真汞無非只是性和情
但得情來歸性便見鉛來投汞二物自交併日用了無
間大藥自然成　識抽添明進退要持盈坤爐乾鼎陰
符陽火慢調停一竅玄關透了入片頂門裂破迸出寶

光明功行兩圓備談笑謁三清

贈劉居士

在俗心不俗塵裏不沾塵處身中正何妨鬧市與山林
踐履不偏不易日用無爭無執只此是全真方寸莫教
昧便是上乘人　採元精煉元氣復元神三元合一自
然鼎內大丹凝更把玄風鼓動天外迷雲消散慧月朗
然明即我第一義江上數峯青

贈張紫庵

雷在地中復山下出泉蒙明斯二理自然造化合玄同
寂然至虛守靜便見無中妙有九竅一齊通直下承當
去个是上人公　莫看無莫着有莫迷空疑團打徹只

今笑出妙高峯擲置紛紛外境收拾靈臺底个生化了
無窮畢竟作麼道日向嶺東紅

贈實庵

道乃法之体法乃道之餘雙全道法横拈倒用總由渠
只這元神元炁便是天兵將吏除此外都無說與洞蟾
子定裏做工夫　守爲胎用爲竅假爲符既明此理何
須苦泥墨和朱若使精凝炁固便可驅雷役電妖怪悉
皆誅行滿功成日談笑謁仙都

示衆無分彼此

道釋儒三教名殊理不殊參禪窮理只要抱本返元初
解得一中造化便使三元輻輳百疾普消除屋舍既堅

固始可立丹爐　煉還丹全太極採玄珠的端消息採
將坎有補離無若也不貪不愛直下離声離色神炁揔
歸虛了達一切相赤子出神廬

贈白蘭谷

三元秘秋水微密實難量未分清濁天地人物一包藏
一乃太玄真水二氣由茲運化三極理全彰上下降升
妙根本在中黄　兎懷胎牛喘月蚌含光人明此理倒
提斗柄牟銀漢絶断曹溪一派掀倒蓬萊三島無處不
僊鄉誰爲白蘭谷安寢感羲皇

言道

三元秘秋水永悟謾猜量誠能叅透洗心滌慮密歸藏

意與身心不動精與氣神交合天理自然彰三善備於我斷笑煉玄黃　性圓融心豁達德輝光牛郎織女時會合到天潢勘破乘槎伎倆密契浴沂消息游泳有無鄉日用別無事讀易對三皇

言性

三元秘秋水都不屬思量收來塵末放開大地不能藏過去未來見在只是星兒消息体物顯然彰本自無形象隨處見青黃　性源清心地靜發天光水人半夜倒騎鉄馬過銀潢正是露寒煙冷那更風清月白乘與水雲鄉識破夢中夢稽首禮虛皇

百字令

贈真蟾子蕭大師

玄關欲透做工夫妙在一陽來復天癸絕生忙下手採處切須虔篤絕慮忘機清心釋累認取虛無谷鉛銀砂汞一時收內攢簇　要時天地相交甲庚無間龍虎齊降伏取坎填离乾体就陽火陰符行足至寶凝堅真鼎形兆宜把靈泉沃德圓功備太師名注仙籙

指中庵性命次序

玄關一竅理幽深至妙了無言說陰極陽生初動處便是採鉛時節地下雷轟山頭水降滿地紅塵雪行功之際馬係休縱顛劣　要時虎嘯龍吟夫權婦令鼎內丹頭結身外有身猶未了圓頓始能通徹鬱鬱黃花青青翠竹此理應難泄爲君舉似水中撈取明月

贈陳制幹

脩真慕道樂清虛任意閑閑兀兀富貴榮華都不戀甘分清貧徹骨名利俱捐是非不辨且把身理沒真閑真靜誰知如是消息　爲言向上機緘玄珠罔象火候無時刻一竅玄關通得透頓悟非心非佛情念双忘有無交入胎備元神出眼睛開放光明周遍無極

贈胡秀才

亘初一點瑩如如無相無形無質不蕩不搖常正定真是斷踪絕跡變化無方顯微無間妙理應難測爲伊言破屏除緣慮塵識　放教方寸虛澄重頭穿貼方見真

端的三五混融心月皎照破本元來歷燦燦圓明如如不動運化無休息靜中拈出蟾光爍破無極

指老蟾張大夫下手

金丹大要不難知妙在陽時下手日用平常須謹獨莫縱虎龍奔走心要安閑身須正定意在常存守始終不急自然通透玄牡一其間此子肴訛爲公直指地下聽雷吼立鼎安爐非小可運用斡旋憑斗性本圓明命基牢固勘破無中有老蟾成象直同天地齊壽

贈通庵

太初一點本靈明元自至純無雜執著些兒千里遠悟得只消時霎方寸中虛纖塵不立何用認庚甲承當得

去月前方信無法箇中顯訣難傳無名可喚貴在心通
達信手拈來君應取無縫豈容針劄人我山頭是非海
裏參更要知生殺養直無象忘形盡地閒發

示衆破惑

成仙捷徑在玄關一竅四通八達說與學人先立志悟
後只消存養可笑迷徒不求師指執着傍門法般精般
氣到頭都是塊搭　爭知大道黃堂田平舊直也要師
開發會得善行無徹跡玄牝自然開闔一念無生谷神
不死九轉工周地臉脫歸去大羅天上行踏

西江月

贈潘道人

真全真鉛真汞元神元炁元精三元合一藥方成箇是
全真上品　動靜虛靈不昧成全實相圓明形神俱妙
參無生直謁虛皇絕境

贈善友

至道本無言說全憑立志剛堅心常不昧究根源一月
千潭普現　會取報氣捕影便知火裏栽蓮任他海水
變桑田只這本來無染

贈周守正

識破無人無我何須求佛求仙隨時隨處總安禪一切
幻塵不染　選甚山居野處何妨鬧市門前執中守正
固三田久久神珠出現

鍊丹砂

詠玄牝示衆

玄牝少人通說與諸公休言南北與西東不在四維并
上下不在當中　闔闢妙無窮天地根宗生生化化運
神功動靜幾緘應不息廣納包容

示衆

至道本無傳只要心堅始終立志莫教偏九載三年當
一定便是神仙　鼻息自綿二靈地平平飢來喫飯困
來眠夏月單衣冬蓋被玄外無玄

隱語

教外隱語授門人

經云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應觀法界性一切由心
造是謂有造則有化造化皆由心人皆謂造化萬物
造化之工也予獨不然造化本無工萬物自造化也
何以故一切萬物均有是心既有是心便有造化豈非
自造化耶且如世間一切有形形本無無而生有是謂
是有生便有滅有滅則復歸於無是謂化造造化化物
之常也一真之性本有有而無象故無造無化道之常
也人只知無造無化為不造化殊不知有大造化存焉
非明了者其孰能知之明了之士智慧圓通則能萬事
見空一心歸寂超然獨存故無造化也若不明了外若

於身心世事內住於受想行識所以隨世變遷隨形化
成也目所見者謂之色領納在心謂之受既受之在心
謂之想想而不已至於作爲謂之行隨行善惡各有報
謂之業識業識紛紛輪迴之根本也故不能出造化苟
有不被幻緣纏縛不被法塵染污不被迷情障礙不被
愛欲苦惱則能照見五蘊皆空五蘊既空造化何有此
即是涅槃妙心也予謂造化由心復何疑哉
道書云有無相生是謂無生有造也有生無化也又云
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是謂觀復知化
也知化則不化不化則安得有造非洞觀無礙者孰能
及此洞達之士清靜光明故能勘破身心世事因虛幻

中有有則爲物物極則返返則復歸虛幻也作是觀者
則知無象之象乃是實象養其無象象故常存守其無
体体故全真至於純純全全合乎大方溟溟涬涬合乎
無倫超出虛無之外是謂無造化也執着之者身心不
定念慮交攻所以喪其無象散其無体放流浪生死常
沉苦海也苟有收拾身心屏除念慮內境勿令出外境
勿令入內外清靜名爲照了至於內忘其心外忘其形
一真洞然如大虛廓然無礙造化又何有焉
儒書云不忮不求無咎無譽是謂不忮不求則不受造
也無咎無譽則不受化也易繫云遠取諸物近取諸身
予謂遠取諸物則知萬緣虛假近取諸身則知五蘊皆

空外屏萬緣內消五蘊故能順天施運懽樂於天知物
之始終知幽明之故知死生之說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也樂天故不憂盡性故不疑非致知者孰能及此致知
者誠明靜定故知生滅不停者幻形也差別不平者妄
心也遷變不定者時世也敗壞不久者事務也觀練純
熟是名聖功一以貫之故無造化若不致知則不能格
物不能格物則隨物變遷性命安在苟有變動不居周
流六虛故天地合乎我萬物備於我至於復見天心萬
有歸一無門造化息矣彼乾坤不變動日月不運行
六子何有六子不交重陰陽不升降萬物何有乾坤之
体純一不雜倒正不變故無造化造無造之造大造也

化無化之化大化也作是見者故知世間萬物皆是假
合陰陽運用無非幻妄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於此
觀之三教惟心也造化由心也出造化亦由心也學佛
之要在乎見性若欲見性心先以決定之志奪冒俗之
氣以嚴持之力保洞然之明然後照破種種六妄心不
著物念不隨情念是煩惱根心是法塵根念起則一切
煩惱起念息則一切煩惱息心生則種種法生心滅則
種種法滅念起即止皆出自心至於生滅滅已寂滅爲
樂是見性也今之學者不能見性者爲事理三障所礙
也非大觀則不能解理障非大止則不能除事障大觀
謂智斷也大止謂力制也若智斷純熟則理障皆亡[illegible]

純熟則事事皆空了三空之大空知一真之至旨此大觀之至也即時身心世事念慮情識一齊都止此大止之至也非上上智其孰能與於此

學道在乎存性若欲存性必先以慧劍斬群魔火符消六慾次以定力忘情絕慮釋累清心至於心清累釋慮絕情忘是謂存性真性既存則無造化今之學者為情識之所奪也欲去情識先除生滅心心無生滅身無生滅定矣去生滅心必自無念始無念之積習純熟足可致無夢無念之靜定純熟足可致無生無夢乃見在之大事也無念乃未後之大事也無至則不造無夢則不化不造不化即不生不滅也非高上之士其孰能與於此

儒學之要在乎盡性若欲盡性在明明德在止於至善知止而後有定有定則能忘物我艮卦辞云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艮其背忘其心也不獲其身忘我也行其庭不見其人忘物也三者既忘何咎之有此知止之至也知止故能忘物我而全天理是謂盡性也今人不能盡性者為身心之累也既有累便有窒礙必以剛斷果決剛斷故能忘物果決故能忘我物我兩忘盡性至命定矣非神德聖功其孰能與於此

予見世人多以此身為有我其不思之甚也且如此身因造而有未造之前有象乎有名乎有我乎既化之後有象乎有名乎有我乎前後兩既俱無安得中間偏執有我耶殊不知身心世事本來虛妄三世推求了不可得過去杳然何在只今念念変迁未來決定如是歷劫以來大夢幻中堅執妄緣結成輪迴種子是以出生入死無有了期若復有人於此夢幻境中證明了知而善消遣豈非至人乎予一日舉此公案令門人參三子稍合符節故作此書以贈之以心傳心若能直下承當潛通默會即時知止不謀其前不慮其後不戀只今三者混成得大自在徜徉乎太寂滅之海逍遙乎無何有之鄉游泳乎自得之場至此方知造化於此何預焉雖然更有向上事在且道喚甚麼做向上事咦掀翻元字脚粉碎太虛空方為了事漢秘之秘之

絕學無憂篇并序 示衆

所為絕學者非不學也若以不學為絕學則罔無所知只同常流也此所謂絕學者博學而至於絕學也蓋由世人多學為奇特轉學轉不會也聖人云其出彌遠其知彌少又云多則惑少則得正謂此也前儒云有為終日息無為便不息即此意也故作是篇以證之使學徒不為声聞緣覺見解見知所累也

日用總玄玄時人識未全當推心上好放下口頭禅法法非空法傳傳是妄傳不曾修福始焉能有禍先不益便無損不變豈能遷不垢亦不淨無缺亦無圓莫着真

和是何愁迍與邅不作善因果那得惡因緣不聞興廢事名利不相牽精粗無愛惡妍醜不憎憐不償歡喜債都無恩怨纏打開人我網跳出是非圈清虛不好古恬澹儘希賢休思今世後放下未生前從他佛是佛任伊仙是仙既無塵俗累何憂業火煎有無俱不立虛實任相連都緣無取捨自然無過愆來去渾忘却死生何預焉居止無餘欠隨處任方圓飢來一撓飯渴則半甌泉興來自消遣困來且打眠達者明此義休尋天外天見前亦洒洒未後亮媥媥

清菴先生中和集卷之下終

雲岩道者奉識

竊謂伏羲畫易剖露先天老子著書全彰道德此二者其諸經之祖乎今之學者求造其理何哉蓋由不得其傳耳予素不讀書因廣參遍訪獲遇至人點開心易得造羲經之妙於是罄其所得撰成三天易髓授諸門人惟老子道德經未能究竟一日有傳濟菴者携紫清真人道德寶章示予觀其注脚頗合符節其中略有未盡處予欲饒舌熟思之未敢後有二三子各出數家解注請益於予先以正經參對多有異同或多一字或少一字或全句差殊或字訛舛互有得失往往不同予嘆曰正經尚爾況注解乎或問其故曰始者抄寫之人差誤爾或開板有失點對或前人解不通處妄有增加以訛傳訛支離錯雜故也曰孰為是曰河上公章句紫清道德寶章頗通曰何故曰與上下文理血脉貫通者為正曰諸家解義如何曰所見不同各執一端耳曰請問其詳曰蓋由私意揣度非自己胸中流出故不能廣而推之也得之於治道者執於治道得之於丹道者執於丹道得之於兵機者執於兵機得之於禪機者執於禪機或言理而不言事或言事而不言理着至於權變智謀旁蹊曲徑遂墮於偏枯皆失聖人之本意也殊不知聖人

作經之意立極於天地之先運化於陰陽之表至於覆載之間一事一理無有不備安可執一端而言之哉予遂饒舌將彼解不通處及與聖人經義相反處逐一拈出舉似諸子衆皆曰然自後請益者屢至不容緘默遂將正經逐句下添箇注脚釋經之義以證順神養氣之要又於各章下總言其理以明究本窮源之序又於各章後作頌以盡明心見性之機至於脩齊治平紀綱法度百姓日用之間平常履踐之道洪纖巨細廣大精微靡所不備於中又作正辭究理二説冠之經首明正言辭究竟義理以破經中異同之惑目之曰道德會元俾諸後學密探熟味隨其所解而入庶不墮於偏枯命是道以歸元也惟是言辭鄙俚無非直解經義未敢自以為是然較之諸本其庶幾焉與我同志其鑒諸旹至元庚寅孟夏旦日都梁[illegible]學清庵瑩蟾子李道純元素序

道德會元序例

正辭

予恭諸家經本惟河上丈人本為正河上丈人本亦有二樣有河上公解注有二家全解有章句白本其三本中惟河上丈人章句白本理長今從之遂將諸本差訛表而出之以正辭理外有大同小異二百餘言不欲枚舉此略言大槩以釋學者之疑

第二章有無相生已下六句各加一之字者非也第三章是以聖人虛其心或云聖人治或云之治或云之治也非第十一章抱一能無離已下六句加一乎字非第十二章爲篇上辱為下或云寵為下不合經義十五章豫兮若冬涉川或云豫兮若以下六句三句無兮若或非也十七章其次畏之其次侮之或云畏之侮之者非二十章忽兮若晦或云淡兮其若海非而貴食母或云兒貴求食於母非三十章少或多二三字三十一章勝而不美或云故不美也非三十四章或以愛養存被者非爲三十六章柔弱勝剛強分作二句非三十九章數車無車或云數轝無轝或云數者非四十九章德善德信下加矣字者非或五十二章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或云既知其母復知其子二句皆非五十五章益生不祥或云日生或云日生皆非也六十六章差數句七十一章知不知上或云知不知尚矣非七十七章孰能以有餘奉天下其中加不是二字皆非七十八章天下柔弱莫過於水或云莫柔弱於水非也八十章有使什伯之器而不用或云令甚或云不用也皆非也

究理

一究諸本解義與聖人義理不相合者表而出之其中異同訛謬頗多不欲盡舉學者致思焉

故常無欲以觀其妙或以常無點作一句或云无欲者常存有欲者亡身者有欲者果亡身何必曰同謂之玄乎已身為玄可乎予謂无欲者无心作為自然也有欲者有心運用工夫也无為則能見无名之妙全其性也有為則能見有名之徼全其命也有與无性與命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有无交入性命双全也記云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即无欲觀妙之義也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即有欲觀其徼之義也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即玄之又玄之義也斯謂欲者欲人之不欲之謂

不尚賢或云不求賢士者或云不用賢者皆非果不開賢則此經不足徵也決無是理

玄牝之門或指口鼻為玄化之門者非也或云念頭起處者竊

竊亦不合經義

載營魄或云龜魄者或云天陰陽者又有數說皆不通殊不知魄好運動載之者御之也

三十輻或云一月三十日之數者或云火候者皆非也殊不知聖人本意不在三十上

絕聖棄智或謂聖皆不足道當棄之非也予謂聖人不以聖智見用於民

絕學无憂或云絕孝為不孝非也絕常人之孝而孝人之不孝也絕孝者絕世之孝

將欲歙之必固張之諸家解不通或云尚推者非也太上尚不尚賢安得尚推

禮者亂之首或便謂礼不是道吾獨不然誠能自礼而進於仁義亦幾於道

數車无車諸家解不通予謂數車之名件无一名車者喻我之一身无一名我者也

生之徒十有三或云十分中有三分生者十分中有三分死者或云七情六欲者似是而非或云四關九竅更非也或以一月之盈虧比之火候非也或解見正經本文下

无狹其所居前人解不過又有反解者也或云神无方者或廣大者皆非也或云无厭其所生无厭於道者正是妄說豈不聞經內云去彼取此予謂无狹其所居尚廣大貪埜也无厭其所生不畏大威貪生无厭也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不厚其生故云去彼取此

有德司契无德司徹或謂徹者通也上古聖人一徹万融无所不通民无德而稱焉此言只好隔壁[illegible]經義了无干涉予謂契者信約也叶韻作挈徹通徹也有德之人執其信約无德者司其明徹皆見正經本文下達者致思之

此經文辭多叶韻材叶材閑音乾叶察察按音跋叶脆字作音做入声叶復似此之類極多各音本文下讀是經者切不可執泥字義

道德會元序例

弘治丁巳仲春清明日怡菊居士金陵許孟仁刊行

玄之道也道本无名可名之名非真常之名天地運化長养萬物著於形迹之名也虛心無為則能見无名之妙有心運用則能見有名之徼妙即神也徼即形也知徼而不知妙則不精知妙而不知徼則不備徼妙兩全形神俱妙是謂玄之又玄三十六部尊經皆從此出是謂衆妙之門且道此經從甚麼處出

頌曰

崑崙山頂上　元始黍珠中
父母所生口　終不為君通

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美惡烏各反○）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善是不善之由）故有無相生（有生无无生有）難易相成（易以致難事易難事）○長短相形（長則短短則長）高下相傾（高終有下便）聲音相和（有聲有音便有和）前後相隨（前隨後後隨前）是以聖人（其志）處無為之事（忘其有無）行不言之教（忘其難易）萬物作而不辭（忘物）生而不有（忘形）為而不恃（忘情）功成不居（忘我）夫惟不居（忘其所自）是以不去（去上声○一切盡忘一真常存）

右二章（美之與惡善與不善如影隨形自然相待至於有无難易互相倚伏有美便有惡有善便有不善是以聖人不辭不有不恃不居彼此兩忘有无不立是以常存而不去也此一章發明前章体道之義使學者知同出異名之理離此用而即此用不墮於偏枯也）

頌曰

人有美惡　我无彼此
一切滅番　衆泡歸水
目前指出千般有
我道其中一也无

不尚賢（絕聖棄智）使民不爭（心不競）不貴難得之貨（絕巧棄利）使民不為盜（忘物）不見可欲（轉物應機）使心不亂（忘情）是以聖人虛其心（全性）實其腹（全命）弱其志（全神）強其骨（全形）常使民無知無欲（所謂無所有）使夫知者不敢為（夫音扶後同知音智○此法者忍）為無為則無不治（治音持○感而遂通）

右三章（不而賢段上章虔無為之事也謂不務自見巳之賢能則民遂不貴奇貨則民富不見可欲則心定聖人治平天下必以修身為本虛心實腹二節皆修之愛虛心而後志弱而後無知無知故能忘我此不尚賢也實腹而後骨強而後無欲無欲故能忘物此不貴難得之貨也二理相須不可少了全性命矣）

頌曰

實腹真常在　虛心道自然
不勞施寸羽　談笑定乾坤

道沖而用之（沖太虛）或不盈（不自滿）淵乎似萬物之宗（不自見）挫其銳（不露鋒鋩）解其紛（不辭世變）和其光（不自明）同其塵（不自是）湛兮似若存（常應常靜）吾不知誰之子（上無父祖）象帝之先（唯道為身）

右四章（上云為無為故次之以道沖而用之或不盈謂不自滿也不自滿者必受益挫銳解紛虛中忘我之謂也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起虛無之外也）

頌曰

不識誰之子　為君明說破
號象帝先　太極未分前

天地不仁（無為）以萬物為芻狗（芻物處反○愛養萬物不為主）聖人不仁（無為）以百姓為芻狗（万民而不為主）天地之間（虛中）其猶橐籥乎（○說）虛而不屈（無心）動而愈出（應無窮）多言數窮（數所角反）不如守中（虛中而已）

右五章（天覆地載化民育物可謂至仁言不仁者忘其所自也聖人愛民治国亦復知是修身養命亦復如是甚上章道中而用之之義也）

成車之用。埏埴以爲器（埏，正，矢肩切，和土作器）。當其無（無器），有器之用（水上作合成器之用）。鑿戶牖以爲室（開戶牖），當其無（無室），有室之用（戶牖通達，成室之用）。故有之以爲利（以有利），無之以爲用（以無所有用）。

右十一章（以悟車轂利車之用，即總萬法歸心全神之妙也。輻不輳轂，何以名車；法不歸心，無以運神。轂虛其中，車所以運行；心虛其中，神所以應變。故虛爲實利，實爲虛用，虛實相通，去來無得。即上章載營魄之義也。至於無物可載，轂輻兩忘，車復無也，猶心法雙忘，神歸虛也。器與室並同此義）

頌曰

鐵壁千重　銀山萬座
撥轉機輪　驀直透過
要知山下路　但問去來人

五色令人目盲（眼被色眩）。五音令人耳聾（耳被聲惑）。五味令人口爽（口被味惑）。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心爲情使）。難得之貨令人行妨（行，去聲。意爲物持）。是以聖人爲腹不爲目（爲，去聲。內境不出）。故去彼取此（去，羌呂反。外境不入，收視返聽）。

右十二章（上章發明虛用，則不爲聲色眩。故次之以五色令人目音，色聲味物皆是根塵，一切世人皆受盜，惟有道者不受他竊。視聽言動非禮勿爲，則六賊化爲六神通也。故去彼取此）

頌曰

見色祥無定　聞聲表大和
撒翻無一事　赤手造彌陀

寵辱若驚（寵是辱先），貴大患若身（貴爲患苦）。何謂寵辱若驚（介詩）（下文）寵爲上，辱爲下（寵得也，居上故），得之若驚（無失），失之若驚（有得）。是謂寵辱若驚（如是）。何謂貴大患若身（問故）。吾所以有大患者（何哉），爲吾有身（爲，去聲，下同。有身便有患）。及吾無身（忘形無累），吾有何患（忘貴無患）。故貴以身爲天下（外其身者貴其身者也），若可寄天下（以此爲天下，則可寄天下）。愛以身爲天下（後其身者愛其身者也），若可托天下（以此爲天下，則可托天下）。

右十三章（接上章爲愛不爲目忘我之義，故次之以寵辱若驚。寵辱貴患互相倚伏，苟能思患而預防之，則終身無患。推此道而治平天下，則天下求無危殆。有國者憂天下如憂一身，則天下樂推而不厭）

頌曰

有辱何嘗辱　居榮未必榮
預防無過失　猶更涉途程
爭似全身都放下
也無得失也無驚

視之不見名曰夷（大象無形），聽之不聞名曰希（大音希聲），搏之不得名曰微（道隱無名）。此三者不可致詰（如何詰得），故混而爲一（一味同歸途）。在上不皦（莫見乎隱），在下不昧（莫顯乎微）。繩繩不可名（雖有條目，實無名象），復歸於無物（藏身處沒蹤跡）。是謂無狀之狀（不見中觀見），無象之象（象，上聲。見中不見）。是謂忽恍（渾渾淪淪）。迎之不見其首（無始），隨之不見其後（後，上聲。無終）。執古之道（無爲），以御今之有（統攝萬有）。能知古始（無爲），是謂道紀（因無彰有）。

右十四章（希夷微，道之極也。混而爲一，返本也。不皦不昧，和其光也。無象無狀，藏其用也。末後一句總証前三章而發下章之秘也）

頌曰

這个話靶　誰摸誰定
八面威雄　知無逃遁

恍忽窈冥中有象 這些消息共誰論

古之善為士者存其無象微妙玄通清淨光明深不可識不視之見

夫惟不可識故強為之容強上声以有合無。豫兮若冬涉川寒徹骨猶兮若畏四鄰慎獨儼兮其若容致敬渙兮若冰將釋無疑敦兮其若朴。朴音扑如愚曠兮其若谷虛中渾兮其若濁。渾平声同塵孰能濁以靜之徐清清者濁之源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靜者動之兆保此道者不欲盈虛若實盈之本夫惟不盈中虛故能弊不新成韜理光彩

右十五章接上章道紀之義要人復本存誠致敬常慎其獨不住於相而抱一體虛為用至於靈息綿綿乃到於之時不獨證之則不清是謂微妙玄通深隱也

頌曰 微妙玄通處 人聞總不聞 靜卻根塵一擔不見 不如歸去來 識取虛皇面

致虛極守靜篤寂然不動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觀復知化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動極莫靜歸根曰靜返本靜曰復命生意復命曰常歷劫不知常曰明洞然古今不知常昧了妄作凶錯了也知常容大無不包容乃公細無不入公乃王物無不化王乃天理無不通天乃道有道終窮道乃久無盡沒身不殆天地雖壞這个不變

右十六章接上章善為上者致虛靜篤復命歸根是純妙若向這裏具眼參李事畢其或未然更參末後

頌曰 致虛真妙本 靜極見天心 會得箇中意 同沙總是金

太上無上可上下知有之聚所共知其次親之譽之可親可譽便不自然其次畏之知其長敬其次侮之全無忌憚信不足道信難有不信垂慈心猶其貴言輕說寡信功成名遂默而成之百姓皆為我自然不為所自

右十七章太上謂無上可上賤下愚皆知有此理總可親近有美譽便不自然畏之有名循其次也侮之者夫道遠矣天真喪失不能反本尊為救之奚益言愈多而愈不信不始然而待之無為而化之便其自悟自然返朴下言而信也以治道言之太上以下不能無為親之齊之有言之教也畏之者刑禁也侮之者上失信也上之失信故民則民不信猶其貴言不言之教也不言之教無為而成利下誅而民自服也至於功業成遂還淳返朴則親譽畏侮俱忘矣百姓安居樂俗忘其所自然曰謂我自然

頌曰 太上元無上 可謂無涯漢 常存日用間 洞道出函關

大道廢有仁義太朴既散乃興仁義智慧出有大偽出去声○智慧聰明根塵業識六親不和有孝子莫若常和國家昏亂有忠臣莫若常忙

右十八章接上章親譽畏侮之義與其因亂顯忠臣何若無為民自化 聰明迷大本 智慧喪天真 無事常清靜 逍遙快活人

頌曰

絕聖棄智無為民利百倍安靜絕仁棄義無心民復孝慈和順絕巧棄利無欲盜賊無有常足此三者以為文不足惟恐不信及故令有所屬。令去声屬音燭老婆心切見素抱朴無知無識少私寡欲忘物忘我

右十九章發上章之蘊至智仁義巧利一切棄絕不復見用則民從其化而返朴也聖人

恍恐後世学者持負不起又屬之以易簡曰見素抱朴少私寡欲易取於人也

頌曰

莫縱三心乱　無令一念行
見聞知覚法　無復可思量

絶學無憂心頭無事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唯上声○不遠善之與惡相去何若太遠人之所畏不可不畏善惡可畏荒兮其未央哉俗人恐李力未至聖人恐猶之未尽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臺嗜欲無厭我獨怕兮其未兆怕音泊○如嬰兒之未孩嬉然無欲乘乘兮若無所歸任運自然衆人皆有餘而我獨若遺貪財務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昏昏黙黙俗人昭昭者常憂忌機者常樂我獨若昏俗人見識於外聖人藏明於内俗人察察我獨悶悶閔音門○俗人有分別聖人無彼此忽兮若晦晦上声不識不知寂兮若無所止無所

衆人皆有以無能我獨頑似鄙衆人皆有能聖人獨無能我獨異於人不別方法為佀而貴食母貴在求道

右二十章絶李者絶其所有也故次之絶聖之後俗人務李於事益其所聞惟恐進李不精故常憂聖人棄絶所有惟務於求道如求食抱一而已故無憂也是謂絶李無憂一於母守雌

頌曰

才言絶李閉口便錯
廣識多知轉轉不覚
人間万事都忘却
猶落他家第二機

孔德之容無所不容惟道是從於法自在道之爲物○惟恍惟忽本然之天忽兮恍其中有象此天混然恍兮忽其中有物此天洞然窈兮冥其中有精此天常存其精甚眞純一無偽其中有信活機發地自古及今其名不去去羌呂反歷劫常存○以閲衆甫万物資始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

右二十一章上章云我獨異於人德之大也故次之以孔德之容言其廣納包容所謂道之為物果何物乎有象有物有精果有乎若謂有亦具參學眼若謂無亦未具參李眼畢竟作麼出會

頌曰

亘古一物　了無人識
剔起眉毛　虛空露骨
設若擬議躊躇
照管當空霹靂

曲則全不枉者壽枉則直屈己者伸窪則盈窪烏瓜反○謙則受益弊則新晦則自明少則得知止常足多則惑事繁則乱是以聖人抱一爲天下式能一統衆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窪則盈不自伐故有功枉則直不自矜故長曲則全夫惟不争守柔故天下莫能與之争濕而為一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是眞實語誠全而歸之全其本然

右二十二章曲全枉直窪盈弊新接上章孔德之義也不自見以下皆戒盈勸謙之義也無争無争則全其本然抱元守一謙下故無極也故曰誠全而歸之

頌曰

莫管他人短
休矜自已長
短長無二見
遍界不能藏

希言自然開口不在舌頭上飄風不終朝不往則久驟雨不終日天地尚不能久天地尚爾而況人乎不可操暴故從事於道者這理合轍道者同於道体一德者同於德不生二見同觀失者同於失無有分別同於道者道亦樂得之樂音洛我同於道道亦同我同於德者德亦樂得之上

同德。我同於德德亦同我同於失者失亦樂得之我同於失失亦同我信不

足有不信我疑於物物亦疑我

右二十三章希言自然接上章不爭之義謂不自見是不言而善應飄風驟雨言妄動

踈進不久遠之喻從事於道者和順於道德混同

於事物自然感通於物物亦自然相應也苟或言

不合道妄有作為不能取信於人反為人輕忽也

易繫云言行君子之樞機榮辱之生也可不慎乎

頌曰

道不異於人人自以為異一邦一切弗心是如來也

跂者不立跂音拔踈進無功。跨者不行欲速不達自見者不明不能

晦德自是者不彰不能謙下自伐者無功不能克己自矜者不長不能

含容其於道也曰餘食贅行贅朱芮反行去声。殘飯贅疣物或惡

之惡烏路反衆所不美。故有道者不處迷者反是

右二十四章此章總結前三章跂者不立跨者不行御飄風驟雨之謂也自見自是自

矜自伐謂是私意確則害公何可久也故有道者不處餘食贅行不美也

頌曰

跂立元為妄跨行本是狂微號成得事到底不如常

有物混成此天混然先天地生此天洞然寂兮寥兮湛然常寂獨立

而不改超然獨存周行而不殆運化無窮可以為天下母生育長養

吾不知其名本無名與字之曰道因物立名強為之名曰大強上

声。無有限量大曰逝無有疆界逝曰遠無有邊際遠曰反收拾歸來故道

大太虛無休天大法道地大法天王亦大法地域中有四大更有大麽

王居其一焉三界獨備尊人法地無不載地法天無不容天法

道無不周道法自然○

右二十五章此章接上章有道不處[illegible]工夫也有物混成以下[illegible]

體道之要四大以下能是神妙人只知域中有四大殊不知自己一物更大

頌曰

天地雖大亦有敗壞惟有這個歷劫常在

聖而不可知之者盡在如如不動中

重為輕根輕生於重靜為躁君靜主於動是以君子終日行不

離輜重不敢輕為雖有榮觀宴處超然常應常靜奈何萬乘之

王而以身輕天下擔荷不起輕則失臣輕進失身躁則失君貪榮

取辱

右二十六章重者不可輕忽也輕則失臣躁則失君猶跂者不立跨者不行之謂亦躁

風驟雨之喻不能輕重克負擔荷也宴處超然轉物也明上章法道之義總結二章體道之說而續

下章善行之要也

頌曰

躁進那能久輕為了不成脚跟不熟地猶更涉途程

善行無轍迹轍直列反。步不在脚跟善言無瑕謫開口不在舌端善

計不用籌策一徹万訣善閉無關鍵而不可開全無縫罅善結

無繩約而不可解解土声。全無繫累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

無棄人修己安民常善救物故无棄物隨機利物是謂襲明明了

相續故善人不善人之師教人為善不善人善人之資警人反善

不貴其師無善可為不愛其資无過可改雖智大迷用智如愚是謂

要妙任運自然

右二十七章盡前章之蘊謹於言行則無迹無瑕心之計其可算心之[illegible]

結其可解道心堅固如此則無善不善之分師與資兩忘黜聰屏智緘口如愚

頌曰

舉步不在脚　善結非于手
撲著鼻孔尖　通身都是口

若能於此善參詳　七七元來四十九

知其雄守其雌（不自大）為天下谿（万派歸源）為天下谿常德不離（打成一片）復歸於嬰兒（柔全）知其白守其黑（不自見）為天下式（法力歸一）為天下式常德不忒（準的不差）復歸於無極（神全）知其榮守其辱（不自貴）為天下谷（万有歸空）為天下谷常德乃足（湛然圓滿）復歸於朴。（朴音撲）朴散則為器（純全之性散於物）聖人用之以為官長（設教化人）故大制不割（不言之教）

右二十八章（守雌守黑守辱不見自己之明接上章雖智大迷之義嬰兒太極太朴天下之大本惟守雌抱一則能返本治国以此不假裁制民自存而物自朴也）

頌曰

白裏存乎黑　雄中抱二雌
綿綿功不間　男解產嬰兒

將欲取天下而為之者（錯）吾見其不得已（已音以。利禁冠不稱為）天下神器不可為也（動着禍生）為者敗之（貪他着他底）執者失之（討便宜落便宜）凡物（一切有相）或行或隨或煦或吹或強或羸或載或隳（有此便有彼切忌隨他去）是以聖人去甚。（去上声）去奢（無欲）去泰（無執）

右二十九章（無為則無事有為便有事執者失為者敗有為之戒也強羸載隳互相倚伏如影隨形才有成便有敗是以聖人去貪甚去奢後上去弱泰深戒後世）

頌曰

行隨煦吹　強羸載隳
中間主宰　不知是誰

著衣喫飯尋常事　何須特也却生疑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無為以慈衛之）其事好還（還音还。善惡皆報）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兵起處必災地荒蕪）大軍之後必有凶年（驅馳軍馬精耗散無）故善者果而已（已音以。有斷則生）不敢以取強（以柔待之）果而勿矜（去甚）果而勿伐（去奢）果而勿驕（去泰）果而不得已（顛沛必於是）是果而勿強（放倒物筆剗）物壯則老（兵強則不勝）是謂不道（錯）不道早已（失真求道）

右三十章（接上章去奢泰之義以道佐人主者不尚兵武善惡皆有報戒後出有国有家者守雌抱一勇於不敢至於不得已亦不敢取強故曰善者果而已）

頌曰

莫縱三心亂　常教志帥安
忽然逢野戰　一箭定天山

夫佳兵不祥之器（大兵之後必有凶年）物或惡之（惡烏路反。師之所處荊棘生）故有道者不處（處上声。兵不起）君子居則貴左（左主柔）用兵則貴右（右主剛）兵者不祥之器（以武討叛）非君子之器（君子常治）不得已而用之恬澹為上（以慈衛之）勝而不美（不得已）而美之者（要功也）是樂殺人（樂五教反。樂其剛勇）夫樂殺人者（為之種禍）不可得志於天下（造物不容）吉事尚左（左主生）凶事尚右（右主殺）偏將軍居左（尚柔）上將軍居右（尚剛）言以喪禮處之（不祥之器）殺人衆多（不得已）悲哀泣之（慈一曰）戰勝以喪禮處之（如喪考妣）

右三十一章（不以兵強天下故次之以兵者不祥之器聖人於此深戒萬世之下有國之君以無為清靜治化门然宋国咸寧一年有甲兵無所陳之亦不寧之患也）

孝也終不長久惟知足知止可以長久

頌曰

世間一切有爲伏務役心　到底不長久聽取師子吼
若能運出家中宝怖鳥山花一樣春

天成若缺其用不弊（弊叶韻作鱉不自顯故無壞）。大盈若冲其用不窮（不自滿故無盡）大直若屈（不直而肆）大巧若拙（爲而不恃）大辯若訥（内光而言不懼）躁勝寒（躁暴争者楚青）靜勝熱（安靜者京）清靜爲天下正（能人常清靜天地悉皆歸）

右四十五章（上章知足不辱故次之以大成若缺德有餘而爲不足者壽財有餘而爲不足者鄙大成若缺大盈若冲至於若屈若拙若訥皆德有餘而爲不足用之無盡也故爲天下正）

頌曰

人情多聚散　世道有興衰
惟有真常在　古今無改移

天下有道（性情）却走馬以糞（意馬閑靈苗秀）天下無道（性情逐）戎馬生於郊（意馬狂心猿跳）罪莫大於可欲（取辱之由）禍莫大於不知足（陷身之端）咎莫大於欲得（殺身之本）故知足之足常足（知足者貧亦樂）

右四十六章（上章清靜爲天下正故次之以天下有道有道則清靜清靜則天下正天下正則罷兵事務農事故曰却走馬以糞無道則不清靜不清靜則天下不正天下不正則用威武征伐故曰戎馬生於郊曰罪曰禍曰咎皆欲心所致故結句云知足常足以脩身言之清靜則欲止欲止心則意大定故曰却走馬以糞不清靜欲心不止欲心不止則意馬狂故曰戎馬生於郊）

頌曰

不見可欲　使心不乱
急走回來　猶得一半
天下本無事
人心自著忙

不出戸知天下（反諸己）不窺牖見天道（回光返照）其出彌遠其知彌少（外事有限）是以聖人不行而至（不移一步到長安）不見而名（不見即如來）物不爲而成（不動一毫成正覺）

右四十七章（不出戸知天下言有道之士知內不知外接上章之義知內不知外則無所不知見內不見外則無所不見萬只知外見外而忘其內者知見淺狹矣）

頌曰

朝遊南岳　暮宿蒼梧
倏忽千里　不曾離宗
踏破鐵鞋無覓處
得來全不費工夫

爲學日益（精進）爲道日損（損成）損之又損（損盡一切）以至無爲無爲而無不爲（無損何損無不克）取天下常以無事（事而無心得）及其有事（有心便不得）不足以取天下（有爲有終有盡）

右四十八章（不出戸知天下內矣也其出彌遠外事也故次之爲學日益言爲學者求其增益爲道者事事減損易云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慾正謂此也至於無忿可懲無慾可損以至無爲則萬民化而天下歸往也苟或妄有作爲則民亂而難治故曰不足以取天下）

頌曰

有辛頭頭胼　無爲事事差
辛爲俱絶斷　損益任從他
莫笑我儇窮相態
從來賊不打貧家

聖人無常心（任用無方）以百姓心爲心（隨機感應）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使之反善）德善（全其至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使之反信）德信（全其至信）聖人在天下惵惵（惵音牒）兢兢業業。爲天下渾其心（渾平声殊途同歸）。百姓皆注其耳目（作事可法容止可觀）聖人皆孩之（天下一家）

右五十三章 上章云袭常謂容用常道也故次之以使我介然有所知有所知則能直下承當而容用若無所知則不能容用妄有作為内為根塵所蔽外致業識所惑𢘆无明三毒為擾非道也哉

頌曰

弄巧成拙 金玉滿堂
多煩早老 焉能常保
若於日用顛倒行 太虛塵沙尽成空

善建者不拔。拔音跋 根深 善抱者不脫 固帝 子孫祭祀不輟
綿遠 脩之於身 身脩 其德乃真 全真 脩之於家 家齊 其德有餘
寬裕 脩之於鄉 鄉脩 其德乃長 久遠 脩之於國 國治 其德乃豐
淳厚 脩之於天下 天下平 其德乃普 道泰 故以身觀身 內有一塵 其德不真 以家觀家 有一不遍 其德無餘 以鄉觀鄉 有一不化 其德不長 以國觀國 有一不普 其德不豐 以天下觀天下 有一山人 其德不普 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不求諸已

右五十四章 上章云使我介然有所知有所知則道心堅固不失其守故次之以善建常不拔也以之脩身觀心察性心定則身之脩也以之治國觀民察已民化則國之治也天下有一不善則身自己政化不善也書云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此之謂也反觀諸已心有一塵染着則是我之性天未明也

頌曰

觀一國非容易 海岸終見底
觀家恩更深 人無不知心

含德之厚 退藏於密 比於赤子 純一不雜 毒蟲不螫猛獸不攫攫鳥不搏。螫音釋 攫音矍 並脈縛反 我心於物 物亦忘我 骨弱筋柔而握固。筋音斤 神全 未知牝牡之合而朘作。朘最平声 精全 精之至也

自然 終日號而不啞。號平声 氣全 和之至也 和柔 知和曰常 天然 渾然 知常曰明 此天然洞 益生曰祥 益則有損 心使氣曰強 氣動則節 物壯則老 剛則折 是謂不道 錯 不道早已 天真喪失

右五十五章 善建者不拔德之厚也故次之以含德之厚比於赤子者不失赤子之心也赤子之心純一不雜无害於物物亦不能害知有男女之別其精至也雖作而无不心故身能以全此其則至能全其口本然是謂含德之厚和所致也脩故終日號而不嗄天真不變冲和不失發其赤子自然之心雖作而不動天真亦可也赤子之心明苟不知養而縱其所欲日增日盛精氣耗散則不祥血氣既盛又 其心而使之愈盛也氣盛則日不形衰矣是謂不道則早已也

頌曰

欲識混元面 先存赤子心
常不昧 法体証黄金

知者不言 默而成之 言者不知 三口頭是非 塞其兌 无言 閉其門 无見 挫其銳 无爭 解其紛 无事 和其光 无我 同其塵 无人 是謂玄同 一以貫之 故不可得而親 忘情 不可得而踈 忘形 不可得而利 忘物 不可得而害 忘機 不可得而貴 忘有 不可得而賤 忘无 故為天下貴 一切忘盡 真常獨存

右五十六章 含德之厚則能緘默故次之以知者不言非不言也无可言不言也可得而說也尹真人云非道不可言不可言即道正謂此也予謂多言不若默而無害也噫

頌曰

絕利終無害 多言應有失
無親便不踈 爭似當盧都

以正治國 不偏不倚 以奇用兵 無計無謀 以無事取天下 無為無執 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 性徹理明 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

一句合頭機　萬戟繫驢橛

大國者下流（上善若水）天下之交（衆高附下）天下之牝（衆剛附柔）牝常以靜勝牡（靜為躁君）以靜為下（衆動附靜）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以大就小）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以小事大）故或下以取（小必歸大）（接。下謙卑）或下而取（大必納小）大國不過欲兼畜人（畜凶入声）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卑順承上）夫兩者（上道下順）各得其所欲（各當其合）故大者宜為下（高以下為基）

右六十一章（接上章德交之義。下流者如水之卑下，則衆水歸之。柔勝剛，靜勝躁。聖人卑謙自牧，安靜應物，則天下化成。上以下下，以下順上，上進下順，德交歸焉。脩身以此，心愈下而道愈高，身愈退而德愈進，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故曰大者宜為下。）

大不敢大　小不敢小　好笑好笑　當面諱了

頌曰

等閒伸出無為手　不動干戈定太平

道者萬物之奧（無所不容）善人之寶（至尊至貴）不善人之所保（皆觀道藏）美言可以市（足以悅衆）尊行可以加人（行去声。足以出衆）人之不善（我亦善之）何棄之有（亦可使之反善）故立天子置三公（作之君作之師）雖有拱璧以先駟馬（非寶非貴）不如坐進此道（道尊德貴）古之所以貴此道者（善人之寶）不日求以得（見成有底）有罪以免耶（不貴於人）故為天下貴（善貸且成）

右六十二章（接上章之義。奧者大也，寶者貴也，保者萬物恃之以生也。雖下愚不肖者未嘗離也。擧動應酬無非此道，百姓日用而不知者為塵識所昧，立天子置三公作之君作之師，教化下民，使不善者從其化。拱璧駟馬不足為貴，不如坐進此道，脩己以安百姓，先之以敬讓而民不爭，陳之以德義而民興行，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求則得之，有罪宥之，不責於人，有罪以免，故天下尊之也。）

頌曰

終日忙忙走　回頭便到家　悟來無一事　不會亂如麻

為無為（藏神於神）事無事（藏心於心）味無味（藏形於形）大小多少（行倒逆施）報怨以德（不責於人）圖難於其易（易去声下同）為大於其細（其微易散）天下之難事必作於易（從微至著）天下之大事必作於細（積小成大）是以聖人終不為大（聖人不自聖一）故能成其大（成聖在民）夫輕諾必寡信（得之易失之易）多易必多難（輕易難成）是以聖人猶難之（不可輕示）故終無難（得之難失之難）

右六十三章（為無為，發上章萬物之奧。為無為無所不為，事無事事事有成，味無味其味幽長。此三者道之奧也。大者小之，多者少之，怨以德報之，圖難於易，為大於細，積小成大，從微至著。聖人功業大成，不自為大，天不自天，成天者物；聖不自聖，成聖者民，以其不自聖，故能成聖為大。必自細，升高必自卑，難事易成，易事難成，易事不可輕示，輕則人忽之，故聖人猶難之，得之難失之難，凡事不輕易則終無難。）

頌曰

說易非容易　言難却不難　箇中奇特處　北斗面南看

其安易持（易去声下同。居安慮危）其未兆易謀（作事謀始）其脆易破（圖難於易）其微易散（圖大於細）為之於未有（防患於未然）治之於未亂（治之未有）合抱之木生於毫末（從微至著）九層之臺起於壘土（積小成大）千里之行始於足下（自近至遠）為者敗之（貴在謹始）

執者失之（謹則不失）是以聖人無為故無敗（無不克）無執故
無失（善抱不脫）故民之從事（有所施設）常於幾成而敗之（不謹其始）
（爲得有終）慎終如始則無敗事（初心不昧爲得有敗）是以聖人欲不
欲（人之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博物）學不學（不學人之學）復衆人
之所過（遷善）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謙法者恐）

右六十四章（接上章之義其安易持言作事謙於始 惟眞志士正心於思慮之先抑情於）

藏物之前則心易正情易絕苟治事於已亂遠禍於已萌不亦難乎復小成大不可救也故易有履霜堅冰之戒傳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繫云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又云惡積而不可解可不戒之哉若有不覺於已差之後篤力而反猶可復元終不知幾未見形迹而解不等後而復故曰其微易散其未兆易謀也又云為者敗執者失戒之猶切聖人

學人之不學敎人之不欲無執無為終始如一未
無危殆若向這裏會得凡事謹始焉有敗失事之
未萌悉皆先兆知則不為焉覺不失
復初九以之蓋此道者其惟顏子乎

頌曰

差之毫釐　失之千里
急走可來　猶落第二
臨崖馬失收韁晚
船到江心補漏遲

古之善為士者非以明民（不識不知）將以愚之（其政悶悶）民之
難治以其智多（其政察察）以智治國國之賊（其道民之以知不足）不
以智治國國之福（其道民之以隱有餘）此兩者亦楷式（楷口反 口駭寬）
常知楷式（知捨從長）是謂玄德（道合）玄德深矣遠
（則得衆盡 法無民）
矣（愈探愈深愈求愈遠）與物反矣（不與萬法為侶）然後乃至大順（順道化之）

右六十五章（其安易持反善之速也故次之善為士者非以明民也言無為寬大治平）

天下民之禍也有為嚴謹宰制下民國之賊也民之難治以其多事是以聖人以無為清靜治國使民夫知者不敢為雖與物反久貫自然民遂其生優游百倍之慶天下治平成大順之化盡此道者是謂玄德

頌曰

一切有為法　三千六百門
從頭節勘過　皆是弄精魂
惟吾獨抱無名朴
無限羣魔俯赤論

江海所以為百谷王者（由其卑下）以其善下之（大國下流）故能
為百谷王（異派同歸）是以聖人欲上民以言下之（謙退）欲先
民以身後之（克己）是以聖人處上而民不重（民忘其勞）處前
而民不害（民忘其死）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樂音洛○以德服人中心悅）
服以其不爭（謙讓也）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天下和平）

右六十六章（善為士者卑以自牧故次之以江海為百谷王卽上善若水之義以言下民民忘其勞以身後民民忘其死皆道修修通也備眞志上以早自牧則身能）

頌曰

上善若水　利物無爭
眞金透石　隔壁潛通
有意留人　千里月
無心送客　一帆風

天下皆謂我道大（萬物無擎）似不肖（當面諱了）夫惟大（無可比擬）故
似不肖（似箇甚麼）若肖久矣其細也夫（總可比便不大）我有三寶
（分文不直）保而持之（珍重珍重）一曰慈（仁惠）二曰儉（節約）三曰不敢
為天下先（謹退）夫慈故能勇（無不克）儉故能廣（無不備）不敢
為天下先故能成器長（無不克）今捨其慈且勇（剛強也）
捨其儉且廣（貪欲也）捨其後且先（強梁也）死矣（死之徒）夫慈

仁○以戰則勝（仁人之兵下可敵）以守則固（仁則能守）天將救之（德雄）
是以慈衛之（天地大德曰生聖人守位曰仁）
右六十七章（身愈下而德愈高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聖人則之故天下皆推尊為大）
不肖言無可比也又謙下之辭慈忍謙退儉約卑下故以不肖流俗皆尚廣大權渠血氣之勇也跡
不知慈忍謙退極廣大慈之一字戰則勝守則固仁者無敵貞勇也

頌曰

莫飲無明水　休生差別相
浮雲散碧空　萬里天一樣

善為士者不武（慈忍）善戰者不怒（怒音弩叶武○慈和）善勝者不
爭（謙遜）善用人者為下（卑遜）是謂不爭之德（謙至）是謂用人
之力（慈至）是謂配天（慈至）古之極（合道）
右六十八章（不武不怒不爭發上章不肖之義不爭之德用人之力皆仁慈之謂故曰）
配天以此脩身則形存壽永也

頌曰

不文不武　無得無失
摸着鼻孔　通身汗出
分明只在眼睛下
擬議之間隔萬山

用兵有言吾不敢為主而為客（慈忍）不敢進寸而退尺
（謙退）是謂行無行○（行下音杭○不武）攘無臂（攘如羊反○不怒）仍無敵
（不爭）執無兵（為下）禍莫大於輕敵（勇於殺則殺）輕敵幾喪吾寶
（喪去聲○慈儉者死之徒）故抗兵相加哀者勝（仁人之兵天下無敵）
右六十九章（接上章不武之義行無行以下至於哀者勝皆不怒無爭之謂）

頌曰

好勝終須敗　唯慈善守成
不勞旋寸刃　天下賀昇平

吾言甚易知（慈忍）甚易行（儉約）天下莫能知（信不及也）莫
能行（力不及也）言有宗（謂道）事有君（事謂見道）夫惟無知（了自）
是以不我知（不見明）知我者希（知音孰是）則我者貴（孰肯承當）是
以聖人被褐懷玉（內蘊道德外行卑下）
右七十章（前章云哀者勝謂仁慈無敵故次之以甚易知甚易行世人莫能知莫能行者）
信不及也問有信之者又不能行力不及也是以聖人被褐懷玉含華隱耀也

頌曰

至道不難知　人心自執迷
擬圖百雜碎　驀直到曹溪
秋月春花無限意
箇中只許自家知

知不知上（貞知）不知知病（妄知）夫惟病病（惟恐有知）是以不病
（慈無○妄知）聖人不病（知如不知）以其病病（忘其所知）是以不病（無所不知）
右七十一章（知不知上接上章吾言甚易知聖人無所不知不自以為知真知也）
無所知自以為知妄知也故曰病若知妄知為病而病其病則妄知之病差矣聖人所以不病者以其病其多知也是以不病也

頌曰

賣弄鬍鬚赤　矜誇口鼓禪
若能如是會　見性待驢年

民不畏威（無忌憚）則大威至（自作自受）無狹其所居（縱意肆情）無
厭其所生（厭平聲○貪生無足）夫惟不厭（錯）是以不厭（更錯）是以
聖人（是反）自知不自見（不肆其情）自愛不自貴（不厚其生）故去彼
取此○（去羌呂反）
右七十二章（上章云不知知病不知為知所以無忌憚也故次之以民不畏威世俗之人不畏大成無狹其居無厭其生尚廣大而厚其生也不知厭足取禍之由故曰大威至矣有道者）
是反

頌曰 苦瓠連根苦 甜瓜徹蒂甜 可憐貪欲者 知味不知饜

勇於敢則殺(強梁者死之徒)勇於不敢則活(柔弱者生之徒)知此兩者或利或害(有殺有活)天之所惡(惡烏路反。造物不容)。孰知其故(不知剛不敢)是以聖人猶難之(不敢輕示)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與物競物莫能勝)不言而善應(大音希声知之則應)不召而自來(寂然不動感而遂通)繟然而善謀(繟音闡。任運自然無所不克)天網恢恢(包羅無外)疏而不失(雖疏闊物莫能逃)

右七十三章(接上章民不畏威言世人不畏公法敢於好勇殺身之本也勇於不敢終身無害勇於敢血氣之勇也勇於不敢義理之勇也)

頌曰 取勇常輕死 頑牛不畏鞭 試着任劣者 鼻孔幾番穿

民不畏死(肆情逐欲)奈何以死懼之(抱薪救火)若使民常畏死而為奇者(以情肆情)吾得執而殺之(不得故過)孰敢(誰肯)常有司殺者(天不容奸)殺(不是當行家)夫代司殺者殺 是謂代大匠斲(不事干己)夫代大匠斲(般門弄斧)希有不傷其手矣(自取其害)

右七十四章(接上章勇於敢之義民不畏死是上之政化不善民失其業也民失其業欲遂其生故不畏死又加之刑業使民畏死則是致民於死地也盡法無民天之所惡故聖人亦不容也常有司殺謂天不可欺也代司殺者謂掌刑罰之官也代大匠斲謂不當也希有不傷其手言用刑之極有傷和氣也聖人於此戒省刑罰之切也)

頌曰 虛空無声 墻壁有耳 更問如何 劈胷便拯 大地揪翻行正令 倚天長劍逼大寒

民之飢(飢荒)以其上食稅之多(厚歛多欲)是以飢(不當)民之難治(紛亂)以其上之有為(事煩則亂)是以難治(常不定)民之輕死(命之)以其求生之厚(貪欲無厭)是以輕死(不顧危亡)夫惟無以生為者(不厚其生)是賢於貴生(不自生故長生)

右七十五章(接上章民不畏死之義民之飢民之難治蓋田政教不乇民不遂其生是以貪生而不顧危亡也道之以刑則民暴道之以德則民怯上好靜則民樂而從其化也)

頌曰 智慧皆為垢 聰明總是塵 絲毫不掛念 性海自澄湛

民之生也柔弱(一團和氣)其死也堅強(和氣散也)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和氣全)其死也枯槁(和氣散)故堅強者死之徒(剛暴殺身之本)柔弱者生之徒(柔和養生之要)是以兵強則不勝(恃強則敗)木強則拱(拱音拱。木剛則斷)強大處下(剛強之本)柔弱處上(處上声上同。界勝之象)

右七十六章(接上章之義上之政化不善有傷和氣故天下多刑暴以無為清靜修己和民遂其生樂其業刑不試而萬民足以悅回和氣悅服何有暴之有是以脩齊治平皆以柔和為本以丹道言之和氣存則水火交齊和氣散則水火相違故柔弱處上)

頌曰 柔弱未是善 剛強未是惡 爭如養太和 逍遙常快樂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平稱物)高者抑之(損上)低者舉之(益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與之(衰多益寡)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損盈益謙)人之道則不然(反是)損不足以奉有餘(損人益己)孰能以有餘奉天下(損己益人)唯有道者(有餘)是以聖人為

而不恃損功成不居損其不欲見賢見音現。損之又損

右七十七章接上章強弱之義損有益無天道也強大者必受損柔弱者必受益惟有道者則天而行損情益性損多益寡損已益人損有餘益不足損之又損以至無爲益之常不足損則却寛剩只這克己心便是平等解

天下柔弱莫過於水上善若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捧打不開其無以易之無物可比柔勝剛柔已者勝弱勝強軟能勝堅天下莫不知衆所其知莫能行不担不起是以聖人言所諭受國之垢能爲社稷主海納百川受國之不祥能爲天下王衆人之所惡正言若反與物相反

右七十八章接上章損益之義至卑至弱莫過於水破是決岸莫之能禦以此可見柔勝剛弱勝強也天下人皆知而不能行何哉不肯卑下故也衆人所惡柔與不祥惟有道者則能受之弱者從他弱強者任他強休生分別相識取法中王但觀浩淼無窮水幾處隨圓逐方

和大怨必有餘怨施恩成怨安可以爲善錯是以聖人執左契契音挈下同叶徹。誠信及物不責於人克己故有德司契性靜情逸無德司徹心動神疲天道無私至公常與聖人惟道是從

右七十九章接上章剛柔之義以恩和怨怨雖解而心尚存安可爲善不如責己息怨兩忘則民心自然感德而契之也大德之人則司契下德之人司徹明徹者通也只知通爲明晰殊不知盡法無民矣安可爲善司契者存誠信與民心契也明晰傷和氣施恩惹禍殃不如司左契息怨兩相忘

小國寡民不貪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不尚賢使民重死而不遠徙安分雖有舟車無所乘之不動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不爭使民復結繩而用之板甘其食忘味美其服忘形安其居忘動樂其俗。樂音洛忘憂鄰國相望望平聲。對境無心雞犬之聲相聞外不入內不出民至老死終身在道不相往來忘其彼此

右八十章上章云執左契謂以道感民則自然契合無爭奪也故次之以小國寡民言知足而不貪也國雖小民雖寡自以爲足使有才能者不得見用則民自然無知無欲不遷不變無爭無競安守常分服食與居常樂於道鄰國彼此無犯永無爭奪也無爲境界能小能大放去收來自然無礙本來面目現堂堂世界壞時渠不壞

信言不美良藥苦口美言不信口頭三昧善者不辯無分別相辯者不善妄生分別知者不博頭頭是道博者不知物物有礙聖人不積不增不減既以爲人己愈有不用之用既以與人己愈多無盡普濟天之道不生已生利而無害無所不利聖人之道則天而行爲而不爭慈悲忍辱

右八十一章信言不美忠言逆耳也美言不信巧言令色也眞實之言淡薄虛妄之言華飾善爲道者無分別故不辯善辯者致爭之由故曰不善眞知者和光而不耀故只不博廣博者明見於外故曰不知聖人損其所有愛養萬物不爲主故曰不積其無象無象故常存守其無作無收全眞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故曰爲人愈有與人愈多天地大德曰生故曰利而無害聖人守位曰仁故曰爲而不爭只這末後一章總發前八十一章之蘊也然云可道非常道可名非

常名不言之教無為之益希言自然淡乎無未[illegible]
道若退明道若未實德若不足大白若辱日希日
夷惟恍惟忽大音希声大器晚成正言若反已上
等諄雖不美聽其中有信故曰信言不美可道可
名可見可聞持而盈之臨而統之金玉希室善之
為善美之為美象之與声而味俱美已上等語[illegible]
美於聽然不寶也故日美言不信者為若[illegible]
若朴若由若賢不尚已實不奇寶[illegible]兮若容[illegible]
兮若朴曠兮若谷渾兮若濁知白守黑知柔守善
不自見不自是自已不自伐知止不辯之守
也尚奇務貨自高自大自見自是自矜自伐勇於
敢貴於欲不長威不畏死不知足不知上強[illegible]前
識昭昭察察已上皆不善之辯也不出戸知天下
不寞曦見天道筆其從開其門挫其鋭解其約和
其光同其臺不言而信不見而名無為而成已上
皆知者不得之謂也知物知人知事知外無欲其
所居無厭其所生開其危濟其事捨儉且廣捨後
且先不知為知皆是安知已上皆特者不知之義
也為而不情長而不牢如成不居絕棄弃智絕仁
弃義絕巧棄利步私寡欲見素抱朴損之又損以

至無為去甚去奢法泰無知無事無欲已上皆不
賾之義也至於地全拒有逐盈辭新万物歸之万
民化之天地合之賓施情濟不窮不弊不為不勤
用之不可無此為人息有與人愈多之義也天之
道主成運化務物平施生之畜之長之育之成之
無之養之覆之無所不利至公無私惟德是輔不
言善應不召自來高者抑之低者举之有餘者損
之不足者與已一功有情無不覆奪此判而無嘗
也聖人之道守雖抱一成柔行諱和光同塵復已
先人同於道同於德同於失方而不割直而不歸
光而不[illegible]不責於人善貨且成善者善之不善者
齊義之小國家民自以為足仮民反朴忘其披此
民至孝死不相往來皆不爭之義也又這不爭二
字入十章之變也皆是信得及底把這不爭二字
為日用久久純然則自然造混元之境負常之道
至是盡矣象帝之先明妙本得矣且道不事[illegible]宗
作塵會　夷校
劍門前利竿着
爭之常不足　讓之則有餘
無爭功不問　萬化歸集

中和集三卷後集三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元李道純撰道純字元素號清菴都梁人又自號瑩蟾子是書乃其門人蔡志頤所編次題曰中和集者蓋取其師靜室名也前集上卷曰元門宗旨曰畫前密意中卷曰金丹秘訣下卷曰問答語錄曰全真活法後集上卷曰論曰說曰歌中卷曰詩下卷曰詞曰隱語大旨盡闢一切爐鼎服食修煉之說而歸於冲虛渾化與造化為一前有大德丙午杜道堅序蓋世祖時人也

三元延壽參贊書五卷

〔元〕李鵬飛輯

涵芬樓影印明正統刻道藏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三元參贊延壽書五卷》提要

三元延壽參贊書序　　深一

達爲良相未達爲良醫先正語也輔佐天子使膏澤沐於黎庶宰相之職體國惠民使疾苦轉爲歡欣醫者之事然苟德澤所加刀圭所濟止於暫而不傳於久則不足以稱良之名惟夫利用厚生天下自任制禮作樂布在方冊千萬世之下受其賜者如親見皐夔稷契伊周明脉病證治而密知井俞榮經合而針具載方書千萬世之下受其惠者如親見雷公岐伯附俞倉扁此醫相之所以爲良也○

○歟余自福建道奉詔入覲遠涂頓疾屢藥未應至饒州石門聞池州建德有儒醫李澄心疾馳以名至而診曰可謂果一藥愈他日論養生術曰已撰集三元延壽參贊書五卷救急方一集欲鋟諸梓以爲天朝躋民壽域之助觀其書則奇而法其用心活人如此可謂醫之良者矣余嘉之就成其志以壽其傳衛生者宜爭先快覩云至元辛卯冬仲上澣榮祿大夫福建等處行尚書省平章政事唐兀

解序

天壽不貳修身以俟之學者事也是編所載皆懲忿窒欲之類其亦修身之要歟鋟之梓以廣其傳讀者其勿以淺近而忽之至元四年戊寅良月望日亞中大夫嘉興路總管兼管內勸農事和元朱跋

余友李澄心纍弄毋數百里外適毋家多難以藥活二十八人時未深乎醫嘗以倖爲慊求正於余余敬愛之爲無隱焉然其天性穎悟有言必覺又心不苟取不倦醫以是活人也多皓首相逢曰醫之功大矣然耳目所及焉得人人而濟之伊欲咸知自衛使疾寡而不夭脉藥可乎出書以示觀之真衛生寶也就爲校正勉以鋟梓曰予自是過矣謾記歲月至元辛卯良月日廬山近訥葉應和跋

澄心老人作三元參贊書以示余觀其自叙云他書可有也可無也此書可有也必不可無也初則疑焉及反復讀之始如菽粟之甘非識正味者不嗜也自後世金丹吐納熊經鳥伸之說行其視上古聖人所謂法於陰陽和於術數起居有常不妄作勞者漠然而不

加省舉世皆然也今是書之作傳聞有異首以三元一定之數爲綱繼以起居飲食之節爲目凡經書之要旨傳記之附載方書之禁忌卦畫之圖說條列章灼使人曉然於日用之間而每致夫戒慎之心使物欲之伐不行於內六氣之沴不乘於外則心平氣和盎然如四時之春薰陶涵養以求合乎古道之自然所謂三元之壽者庶可冀其髣髴也詩云遡洄從之道阻且長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央則是書之謂矣所謂必不可無者豈妄言哉澄心求跋綴此數語於後云至元壬辰春既望竹居道人姚燉書

三元延壽參贊書九華李澄心尋毋之淮道遇至人所授者也既得其經乃凡而傳之以古聖賢神仙之語一是本諸人情以奉天道所謂愚不肖可以與能焉可以與行焉是則參贊之大者也吳贊厥志爲壽諸梓以惠聖天子之元元云至元壬辰季春上澣朝列大夫饒州路總管兼管內勸農事塔海序

儒醫澄心李君教人衛生而名其書曰參贊

大哉言乎非取中庸所謂贊化育參天地者乎天地以生生爲心人能助天地之生生則可與天地並立而爲三此吾道大功用也天下固無二道然醫家者流本無是言非儒而醫者奚足以知之世俗業醫名爲活人其實常欲其術之售或盻盻然惟恐衆生之不病今澄心之書顧乃切切然惟恐衆生之有病自今家有是書人用是說各自愛其天地父母之身則亦無所事於醫矣衆人之醫以醫爲功澄心之醫獨以無病可醫爲功切意神聖工巧雖若秦越人淳于意華佗褚澄輩論其用心猶恐未及於是仁矣哉澄心之爲心也書有諸公題跋乃復徵予同府一語以模寫其心事予不能作醫家語輙以儒家語繫其後至元甲午立冬豫章周天驥書

黃帝問岐伯曰余聞上古之人春秋皆度百歲而動作不衰今時之人年至半百而動作皆衰時世異耶人將失之耶岐伯對曰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於陰陽和於術數食飲有節起居有常不妄作勞故能形與神俱而盡

終其天年今時之人不然也以酒爲漿以妄爲常以慾竭其精以耗散其真不知持滿不時御神務快其心逆於生樂故半百而衰也又曰知之則強不知則老知則耳目聰明身體輕健老者復壯壽命與天地無窮此僕養生延壽之書所由作歟所謂養生者既非爐鼎之訣使悍於金石之費者不能爲又非吐納之術使牽於事物之變者不暇爲郭橐駝有云駝非能使木壽且孳也以能順木之天而致其性焉耳僕此書不過順夫人之天皆日用而不可缺者故他書可有也可無也此書則可有也必不可無也僕生甫二周而生母違予淮比壯失所在哀號奔走淮東西者凡三年天鑒其衷見母於蘄之羅田自是歲一涉淮一日道出龐居士舊址遇一道人綠髮童顏問其姓曰宮也問所之曰採藥與語移日情趣可喜同宿馬道人夜坐達旦問其齒九十餘矣請其所以壽曰子聞三元之說乎時匆匆不暇扣後十年戊辰試太學至禮部少憩飛來峯下忽復遇其人貌不減舊始

異之攜手同飲因詰向語道人曰此常理耳余稽首請之曰人之壽天元六十地元六十人元六十共一百八十歲不知戒慎則日加損焉精氣不固則天元之壽減矣謀爲過當則地元之壽減矣飲食不節則人元之壽減矣當寶嗇而不知所愛當禁忌而不知所避神日以耗病日以來而壽日以促矣其說皆具見於黃帝岐伯素問老聃莊周及名醫書中其與孔孟無異子歸以吾說求之無他術也復爲余細析其說且遺以二圖余再拜謝晝夜以思之前之所爲其可悔者多矣於是以其說搜諸書集而成編以自警焉僕年七十父年且九十一矣蒙恩免役侍奉他無以仰報明時願鋟諸梓與衆共之庶讀者詳焉不敢以父母遺體行殆安樂壽考以泳太平似於天朝好生之德不爲無補云旹至元辛卯歲菊月吉旦九華澄心老人李鵬飛序

三元延壽參贊書卷之一

九華澄心老人李鵬飛集

人說

天地之間人爲貴然圓於形而莫知其所以貴也頭圓象天足方象地目象日月毛髮肉骨象山林土石呼爲風呵爲露喜而景星慶雲怒而震霆迅雷血液流潤而江河淮海至於四肢之四時五臟之五行六腑之六律若是者吾身天地同流也豈不貴乎按藏教父母及子相感業神入胎地水火風衆緣和合漸得生長一七日如藕根二七日如稠酪三七日如鞋襪四七日如溫石五七日有風觸胎名攝提頭及兩臂脛五種相現六七日有風名旋轉兩手足四相現七七及八七日手足十指二十四相現九七日眼耳鼻口及下二穴大小便處九種相現十七日有風名普門吹令堅實及生五臟十一七日上下氣通十二七日大小腸生十三七日漸知飢渴飲食滋味皆從臍入十四七日身前身後左右二邊各生五十條脉十五七日又生二十條

脉一身之中共有八百吸氣之脉至是皆具十六七日有風名甘露安置兩眼通諸出入息氣十七七日有風名毛拂能令眼耳鼻口咽喉胷臆一切合入之處皆得通滑十八七日有風名無垢能令六根清淨十九七日眼目鼻舌四根成就得三種報曰身命意二十七日有風名堅固二脚二手二十指節至一身二百大骨及諸小骨一切皆生二十一七日有風名生起能令生肉二十二七日有風名浮流能令生血二十三七日生皮二十四○七日皮膚光悅二十五七日血肉滋潤二十○六七日髮毛爪甲皆與脉通二十七七日髮毛爪甲悉皆生就二十八七日生屋宇園池河等八想二十九七日各隨自業或黧或白三十七日黧白相現三十一七日至三十四七日漸得增長三十五七日肢體具足三十六七日不樂住腹三十七七日生不淨臭穢黑暗三想三十八七日有風名藍花能令長伸兩臂轉身向下次有趣下風能令足上首下以向生門是時也萬神必唱恭而生男萬

神必唱奉而生女至於五臟六腑筋骨髓腦皮膚血脉精臟水臟二萬八千形影一萬二千精光三萬六千出入八萬四千毛竅莫不各有其神以主之然則人身豈易得哉鞠育之恩又豈淺淺哉夫以天地父母之恩生此不易得之身至可貴至可寳者五福一曰壽而已既得其壽則富貴利達致君澤民光前振後凡所以掀揭宇宙者皆可爲也蓋身者親之身輕其身是輕其親矣安可不知所守以全天與之壽而有以盡事親之大乎或曰○嬰孺之流天真未剖禁忌飲食又無所犯有○至夭枉者何歟曰此父母之過也爲父母者或陽盛陰虧或陰盛陽虧或七情鬱於內或六邪襲於外或母因胎寒而餌煖藥或父以陰萎而餌丹藥或胎元既充淫慾未已如花傷培結子不實既產之後稟賦怯弱調養又失其宜驕惜太過睡思既濃尚令咀嚼火閤既煖猶令飲酌厚衾重覆且令衣着撫背拍衣風從內作指物爲虫驚因戲謔危坐放手我笑㖷惡欲令喜笑肋膀指齪雷鳴擊鼓且

與捲耳眠卧過時不令早起飲食飽飫不與戒止睡卧當風恐嚇神鬼如此等事不一而已斯言也演山省翁之至言也父母者因是而鑒之則後嗣流芳同此一壽豈不偉歟

天元之壽精氣不耗者得之

男女居室人之大倫獨陽不生獨陰不成人道有不可廢者莊周乃曰人之可畏者衽席之間不知戒者過也蓋此身與造化同流左為腎屬水右為命門屬火陽生於子火實藏之猶北方之有龜蛇也膀胱為左腎之腑三焦為右腎之腑三焦有脂膜如掌大正與膀胱相對有二白脉自中而出夾脊而上貫於腦上焦在膻中內應心中焦在中脘內應脾下焦在臍下即腎間動炁分布人身方其湛寂慾念不與精炁散於三焦榮華百脉及慾想一起慾火熾然翕撮至焦精氣流溢並從命門輸寫而去可畏哉嗟夫元炁有限人慾無涯火生於木禍發必剋尾閭不禁滄海以竭少之時血炁未定既不能守夫子在色之戒及

其老也則當寡慾閑心又不能明列子養生之方吾不知其可也麻衣道人曰天地人等列三才人得中道可以學聖賢可以學神仙況人之數於天地萬物之數但今之人不修人道貪愛嗜慾其數消滅只與物同也所以有老病夭殤之患鑒乎此必知所以自重而可以得天元之壽矣

慾不可絕

黃帝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偏陰偏陽之謂疾又曰兩者不和若春無秋若冬無夏因而和之是謂聖度聖人不絕和合之道但貴於閉密以守天真也

素女曰人年二十者四日一泄三十者八日一泄四十者十六日一泄五十者二十日一泄（此淺語也所稟者厚食飲多精力健或少過其度譬之井焉源深流長雖隨汲隨滿猶懼其竭也若所稟者薄元氣本弱又食減精耗損強而為之是怯夫而試馮婦之術適以劘虎牙耳）

素女曰人年六十者當閉精勿泄若氣力尚壯盛者亦不可強忍久而不泄致生癰疾

彭祖曰男不可無女女不可無男若念頭真正無可思者大佳長年也又曰人能一月再泄精一歲二十四泄得壽二百歲

名醫論曰思慾無窮所願不得意淫於外爲白淫而下因是入房太甚宗筋縱弛

書云男子以精爲主女子以血爲主故精盛則思室血盛則懷胎若孤陽絕陰獨陰無陽慾心熾而不遂則陰陽交爭乍寒乍熱久而爲勞富家子唐靖瘡發于陰至爛道人周守真曰病得之欲泄而不可泄也史記濟北王侍人韓女病腰背痛寒熱倉公曰病得之欲男子不可得也

慾不可早

齊大夫褚澄曰羸女則養血宜及時而嫁弱男則節色宜待壯而婚

書云男破陽太早則傷其精氣女破陰太早則傷其血脉

書云精未通而御女以通其精則五體有不滿之處異日有難狀之疾

書云未笄之女天癸始至已近男色陰氣早泄未完而傷

書云童男室女積想在心思慮過當多致苛損男則神色先散女則月水先閉

慾不可縱

黃庭經曰長生至慎房中急何爲死作令神泣

彭祖曰上士異牀中士異被服藥千裹不如獨卧

老君曰情慾出於五内魂定魄靜生也情慾出於胷臆精散神惑死也

彭祖曰美色妖麗嬌妾盈房以致虛損之禍知此可以長生

陰符經曰淫聲美色破骨之斧鋸也世之人若不能秉靈燭以照迷情持慧劒以割愛慾則流浪生死之海害生於恩也

全元起曰樂色不節則精耗輕用不止則精散聖人愛精重施髓滿骨堅

書云年高之時血氣既弱覺陽事輒盛必慎而抑之不可縱心竭意一度不泄一度火滅一度火滅一度增油若不制而縱情則是膏火將滅更去其油

莊子曰嗜慾深者其天機淺

春秋秦醫和視晉侯之疾曰是謂近女室非鬼非食惑以喪志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節之

玄樞曰元氣者腎間動氣也右腎爲命門精神之所舍愛惜保重榮衛周流神氣不竭可與天地同壽

元氣論曰嗜慾之性固無窮也以有極之性命逐無涯之嗜慾亦自斃之甚矣

○仙經云無勞爾形無搖爾精歸心靜默可以長生經頌云道以精爲寶寶持宜祕密施人則生人留已則生已結嬰尚未可何況空廢棄棄損不覺多衰老而命墜

○仙書云陰陽之道精液爲寶謹而守之後天而老

書云聲色動蕩于中情愛牽纏心有念動有著晝想夜夢馳逐於無涯之慾百靈疲役而消散宅舍無寶而傾頹

書云恣意極情不知自惜虛損生也譬如枯朽之木遇風則折將潰之岸值水先頹

苟能愛惜節情亦得長壽也

書云腎陰內屬於耳中膀胱脉出於目眥目盲所視耳閉厥聽斯乃房之爲患也

書云人壽夭在於撙節若將息得所長生不死恣其情則命同朝露

書云慾多則損精人可保者命可惜者身可重者精肝精不固目眩無光肺精不交肌肉消瘦腎精不固神氣減少脾精不堅齒髮浮落若耗散真精不已疾病隨生死亡隨至

○神仙可惜許歌曰可惜許可惜許可惜元陽宮無主一點既隨濃色妬百神泣送精光去三尸喜七鬼怒血敗氣衰將何補尺宅寸田屬別人玉鑪丹竈阿誰主勸世人休戀色戀色貪淫有何益一神去後百神離百神去後人不知幾度待說說不得臨時下口泄天機

慾不可強

素問曰因而強力腎氣乃傷高骨乃壞註云強力入房也強力入房則精耗精耗則

腎傷腎傷則髓氣內枯腰痛不能俛仰

黃庭經云急守精室勿妄泄閉而寶之可長活

書云陰痿不能快慾強服丹石以助陽腎水枯竭心火如焚五臟乾燥消渴立至曰少水不能滅盛火或爲瘡瘍

書云強勉房勞者成精極體瘦尫羸驚悸夢泄遺瀝便濁陰痿小腹裏急面黑耳聾真人曰養性之道莫強所不能堪爾抱朴子曰才不逮強思之力不勝強舉之傷也甚矣強之一字真戕生伐壽之本夫飲食所以養生者也然使醉而強酒飽而強食未有不疾以害其身況慾乎慾而強元精去元神離元氣散戒之

慾有所忌

書云飽食過度房室勞損血氣流溢滲入大腸時便清血腹痛病名腸澼

書云大醉入房氣竭肝傷丈夫則精液衰少陰痿不起女子則月事衰微惡血淹留生惡瘡

書云然燭行房終身之忌

書云忿怒中盡力房事精虛氣節發爲癰疽恐懼中入房陰陽偏虛發厥自汗盜汗

積而成勞

書云遠行疲乏入房爲五勞虛損

書云月事未絕而交接生白駮又冷氣入內身面萎黃不產

書云金瘡未差而交會動於血氣令瘡敗壞

書云忍小便入房者得淋莖中痛面失血色或致胞轉臍下急痛死

書云或新病可而行房或少年而迷老世事不能節減妙藥不能頻服因茲致患歲月將深直待肉盡骨消返冤神鬼故因油盡燈滅髓竭人亡添油燈壯補髓人強何干鬼老來侵總是自招其禍

書云交接輸寫必動三焦心脾腎也動則熱而慾火熾因入水致中焦熱鬱發黃下焦氣勝額黑上焦血走隨瘀熱行於大便黑溏男女同室而浴者多病此

書云服腦麝入房者關竅開通真氣走散重則虛脫輕則腦瀉

本草云多食葫行房傷肝面無光

書云入房汗出中風爲勞風

書云赤目當忌房事免内障

書云時病未復作者舌出數寸死（三國志于獻病已差華佗視脈曰尚虛未復勿爲勞事色復即死死當舌出數寸其妻從百里外省之止宿交接三日病發一如佗言可畏哉）

慾有所避

孫真人曰大寒與大熱且莫貪色慾

書云凡大風大雨大霧雷電霹靂日月薄蝕虹霓地動天地昏冥日月星辰之下神廟寺觀之中井竈圊厠之側塚墓屍柩之傍皆所不可犯若犯女則損人神若此時受胎非止百倍損於父母生子不仁不孝多疾不壽

唐魏徵令人勿犯長命及諸神降日犯淫者促壽及保命訣所載

朔日減一紀（初一）望日減十年（十五）晦日減一年初八上弦二十三下弦三元減五年二分二至二社各四年庚申甲子本命減二年正月初三萬神都會十四十六三官降二月二日萬神會三月初九牛鬼

神降犯者百日中惡四月初四萬佛善化犯之失瘖初八夜善惡童子降犯者血死五月三箇五日六日七日爲九毒日犯者不過三年十月初十夜西天王降犯之一年死十一月一十五日掠剩大夫降犯之短命十二月初七夜犯之惡病死二十日天師相交行道犯之促壽每月二十八人神在陰四月十月陰陽純用事巳上日辰犯淫且不可況婚姻乎（按庚申論曰古人多盡天數今人不終天年何則以其罔知避愼肆情慾色暗犯禁忌陰司減其齡算能及百歲者幾何人哉蜀王孟昶納張麗華於觀側一夕迅雷電火張氏殞道士李若沖於上元夜見數上有朱衣冠之士面北而立廊下羅列罪人有女子甚苦白其師唐洞卿師曰此張麗華也昔寵幸於此褻瀆萬真所致由是觀之天地間禁忌不可犯也）

嗣續有方

建平孝王妃姬等皆麗無子擇良家未笄女入内又無子問褚澄曰求男有道乎澄曰合男女必當其年男雖十六而精通必三十而娶女雖十四而天癸至必二十而嫁皆欲陰陽完實然後交合合而孕孕而

育育而子壯強壽令也不然此王之所以無子也王曰善未再朞生六男

書云丈夫勞傷過度腎經不㬋精清如水精冷如冰精泄聚而不射皆令無子 近訥曰此精炁傷敗

書云女人勞傷氣血或月候愆期或赤白帶下致陰陽之氣不和又將理失宜食飲不節乘風取冷風冷之氣乘其經血結於子臟皆令無子

書云月候一日至三日子門開交則有子過四日則閉而無子又經後一日三日五日受胎者皆男二日四日六日受胎者皆女過六日胎不成

凌霄花凡居忌種此婦人聞其氣不孕

妊娠所忌

產書云一月足厥陰肝養血不可縱怒疲極筋力冒觸邪風二月足少陽膽合於肝不可驚動三月手心主右腎養精不可縱慾悲哀觸冒寒冷四月手少陽三焦合腎不可勞逸五月足太陰脾養肉不可妄思

饑飽觸冒卑濕六月足陽明胃合脾不得雜食七月手太陰肺養皮毛不可憂鬱叫呼八月手陽明大腸合肺以養氣勿食燥物九月足少陰腎養骨不可懷恐房勞觸冒生冷十月足太陽膀胱合腎以太陽為諸陽主氣使兒脈縷皆成六腑調暢與母分炁神炁各全候時而生所以不說心者以心為五臟主如帝王不可有為也若將理得宜無傷胎臟又每月不可針灸其經如或惡食但以所思物與之食必愈所忌之物見食物門中

太公胎教云母常居靜室多聽美言講論詩書陳說禮樂不聽惡言不視惡事不起邪念令生男女福壽敦厚忠孝兩全

演山翁云成胎後父母不能禁慾已為不可又有臨產行淫致其子頭戴白被而出病夭之端也

嬰兒所忌

書云兒未能行母更有娠兒飲妊乳必作魃病黃瘦骨立發熱髮落

書云小兒多因缺乳喫物太早又毋嚼食喂之致生病病羸瘦腹大髮竪萎困

養子直訣云喫熱莫喫冷喫軟莫喫硬喫少莫喫多真妙法也

書云毋涙勿墮子目中令目破生瞖

鎖碎錄云小兒勿令指月生月蝕瘡勿令就瓢及瓶中飲水令語訥又衣服不可夜露

三元延壽參贊書卷之一

三元延壽參贊書卷之二

九華澄心老人李鵬飛集

地元之壽起居有常者得之

人之身仙方以屋子名之耳眼口鼻其窻牖門戶也手足肢節其棟梁榱桷也髮毛體膚其壁瓦垣墻也曰氣樞曰血室曰意舍曰倉廪玄府曰泥丸絳宫曰紫房玉闕曰十二重樓曰貫門曰飛門曰玄牝等門蓋不一也而有主之者焉今夫屋或爲暴風疾雨之所飄揺螢虫蟻蠧之所侵蝕或又爲鼠竊狗盜之所損壞苟聽其自如而不之檢則日積月累東傾西頽而不可處矣蓋身者屋也心者居屋之主人也主人能常爲之主則所謂窻戶棟榱垣壁皆完且固而地元之壽可得矣

養生之道

老子曰人生大期百年爲限節護之者可至千歲如膏之小炷與大耳衆人大言而我小語衆人多煩而我少記衆人悖暴而我不怒不以人事累意淡然無爲神氣自

滿以爲不死之樂

莊子曰能尊生者雖富貴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今世之人居高年尊爵者皆重失之

孫真人銘曰怒甚偏傷炁思多太損神神疲心易役氣弱病相縈勿使悲歡極當令飲食均再三防夜醉第一戒晨嗔亥寢鳴雲鼓晨興漱玉津妖邪難犯己精氣自全身若要無諸病常當節五辛安神宜悅樂惜氣保和純壽夭休論命修行本在人若能遵此理平地可　朝真

書云未聞道者放逸其心逆於生樂以精神徇智巧以憂畏徇得失以勞苦循禮節以身世循財利四循不置心爲之病矣

陶隱居云萬物惟人靈且貴百歲光陰如旅寄自非留意修養中未免疾苦爲身累

喜樂

書云喜樂無極則傷魄魄傷則狂狂者意不存皮革焦

書云喜怒不節生乃不固和喜怒以安居

處邪僻不至長生久視

書云喜怒不測陰氣不足陽炁有餘榮衛不行發爲癰疽

聚書云喜則氣和性達榮衛通行然大喜傷心積傷則損故曰少喜則神不勞

淮南子曰大喜墜陽

唐柳公度善攝生年八十餘步履輕健或求其術曰吾無術但未嘗以元氣佐喜怒炁海常温耳

東撄法語曰心喜則陽炁散是故抑喜以養陽氣

忿怒

書云忿怒則氣逆甚則嘔血少怒則形佚悄悄忿恨則損壽怒目久視日月則損明

書云大怒傷肝血不榮於筋而氣激矣氣激上逆嘔血飧泄目暗使人薄厥

書云切切忿怒當止之盛而不止志爲之傷喜忘前言腰背隱痛不可以俛仰屈伸

書云多怒則百脉不定又多怒則鬢髮焦筋萎爲勞卒不死俟五臟傳徧終死矣樂

力不及苟能改心易志可以得生

隱居云道家更有順生旨第一令人少嗔恚

書云當食暴嗔令人神驚夜夢飛揚

淮南子曰大怒破陰

名醫叙論曰世人不終耆壽皆由不自愛惜忿爭盡意聚毒攻神内傷骨髓外乏肌肉正氣日衰邪氣日盛不異舉滄波以注爝火頹華嶽以斷涓流

先賢詩曰怒烈劇炎火焚和徒自傷觸來勿與競事過心清涼

悲哀

書云悲哀憔悴哭泣喘乏陰陽不交傷也故吊死問病則喜神散

書云悲哀動中則傷魂魂傷則狂妄不精久而陰縮拘攣兩脇痛不舉

書云悲哀太甚則胞絡絶而陽氣内動發則心下潰溲數血也

書云大悲伐性悲則心系急肺布葉舉上焦不通榮衛不舒熱氣在中而氣消又云

悲哀則傷志毛悴色夭竭絶失生近訥云肺出氣因悲而氣耗不行所以心系急而消矣夫心王志腎藏志悲屬商因悲甚則失精陰縮因悲而心不樂水火俱離神精喪亡矣

思慮

黄帝曰外不勞形於事内無思想之患以恬愉爲務以自得爲功形體不敝精神不散可壽百數也

彭祖曰凡人不可無思當漸漸除之人身虚無但有遊氣氣息得理百病不生又曰道不在煩但能不思衣不思食不思聲色不思勝負不思失得不思榮辱心不勞神不極但爾可得千歲

庚桑楚曰全汝形抱汝生無使汝思慮營營

靈樞曰思慮怵惕則傷神神傷則恐懼自失破䐃脱肉毛悴色夭

書云思憂過度恐慮無時鬱而生涎涎與氣搏升而不降爲憂氣勞思食五噎之病

書云思慮則心虚外邪從之喘而積氣在中時害於食又云思慮傷心爲吐衄爲髮

焦

書云謀爲過當食飲不敵養生之大患也諸葛亮遣使至司馬懿不問戎事但以飲食及事之繁簡爲問使答曰諸葛公夙興夜寐罰二十以上皆親覽馬飲食不數升懿曰孔明食少事煩其能久乎後果然矣

張承節云勞經言瘵證有虫患者相繼決無是理只譬如俗言昔有一女人情容忽經別離念念不舍失寐忘飧便覺形容瘦悴不償所願竟爲沉痾

士人有覩書忘食一日有衣紫人立前曰公不可久思思則我死矣問其何人曰我穀神也於是絕思而食如故蓋思則氣結伏熱不散久而氣血俱虛疾至夭枉也

憂愁

靈樞曰內傷於憂怒則氣上逆上逆則六輸不通溫氣不行凝血蘊裹而不散津液濇滲著而不去積遂成矣

書云憂傷肺氣閉塞而不行又云遇事而憂不止遂成肺勞胸膈逆滿氣從胸達背

隱痛不已

書云憂愁不解則傷意恍惚不寧四肢不耐

書云當食而憂神爲之驚夢寐不安

書云女人憂思哭泣令陰陽氣結月水時少時多內熱苦疑色惡肌體枯黑

書云深憂重恚寢息失時傷也

驚恐

書云因事而有大驚恐不能自遣膽蒸不壯神魂不安心虛煩悶自汗體浮食飲無味

書云恐懼不解則精傷骨痠痿厥精時自下五臟失守陰虛氣弱不耐

書云驚則心無所倚神無所歸慮無所定氣乃亂矣

書云大恐傷腎恐不除則志傷恍惚不樂非長生之道

書云驚恐憂思內傷臟腑氣逆於上則吐血也

書云恐則精卻卻則上焦閉閉則氣逆逆

則下焦脹氣乃不行（有婦人累日不產以坐草太早恐懼氣結而然遂與紫蘇藥破氣方得下）

書云臨危冒險則魂飛戲狂禽異獸則神恐

淮南子曰大怖生狂

高逢辰表姪嘗游惠山暮歸遇一巨人醉卧寺門驚悸不解自是便溺日五六十次（心小腸受盛府也因驚而心火散失心寒腎冷而然其傷心傷腎之驗歟）

○有朝貴坐寺中須臾雷擊坐後柱且碎而神色不動又有使高麗者遇風檣折舟人大恐其人恬然讀書如在齋閣（苟非所守如此則其為疾當何如耶）○

憎愛

老子曰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甚愛色費精神甚愛財遇禍患所愛者少所費者多惟知足知止則身可不辱而不危也故可長久）

書云憎愛損性傷神心有所憎不用深憎常運心於物平等心有所愛不用深愛如覺偏頗尋即改正不然損性傷神

書云多好則專迷不理多惡則憔悴無懽

戕生之斧也

淮南子曰好憎者使人心勞弗疾去則志氣日耗所以不能終其壽

視聽

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

彭祖曰淫聲哀音怡心悅耳以致荒耽之惑知此可以長生

孔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

孫真人曰生食五辛接熱食飲極目遠視○夜讀註疏久居煙火博奕不休飲酒不已熱飧麵食抄寫多年雕鏤細巧房室不節泣淚過多月下觀書夜視星月刺指頭出血多日沒後讀書數向日月輪看極目瞻視山川草木馳騁田獵冒涉風霜迎風追獸日夜不息皆喪明之由慎之

書云心之神發乎目久視則傷心腎之精發乎耳久聽則傷腎

書云耳耽淫聲目好美色口嗜滋味則五臟搖動而不定血氣流蕩而不安精神飛

馳而不守正氣既散淫邪之悉乘此生疾

叙書云久視日月星辰損目路井莫顧損壽故井及水瀆勿塞令人目盲耳聾亂殺看鬬則氣結

書云五色皆損目惟皂糊屏風可養目力

淮南子曰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五聲譁耳使耳不聰又曰耳目曷能久熏勞而不息乎

有年八十餘眸子瞭然夜讀蠅頭字云別不服藥但自小不食畜獸肝人以本草羊肝明目而疑之（余曰羊肝明目性也他肝不然畜獸臨宰之時忿氣聚於肝肝主血不宜於目明矣）

疑惑

書云疑惑不已心無所主正氣不行外邪干之失寐忘飧沈沈默默氣血以虛漸爲虛勞

春秋晉侯有疾秦醫和視之曰不可爲也疾如蠱

趙孟曰何謂蠱對曰淫溺惑亂之所生也於文皿蟲爲蠱在易女惑男風落山謂之

蠱其卦巽下艮上巽爲長女爲風艮爲少男爲山少男而悅長女非匹故惑山木得風而落也

國史補云常疑必爲心疾李蟠常疑遇毒鎖井而飲心靈府也爲外物所中終身不痊多疑惑病之本也昔有飲廣客酒者壁有雕弓影落盃中客疑其蛇也歸而疾作復再飲其地始知其爲弓也遂愈又僧入暗室踏破生茄疑爲物命念念不釋中夜有扣門索命者僧約明日薦拔天明視之茄也疑之爲害如此

談笑

老子曰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謂目不妄視口不妄言終身不勤苦若目視精慾又益其事則沒身不可救矣

書云談笑以惜精氣爲本多笑則腎轉腰疼

書云多笑則神傷神傷則悒悒不樂恍惚不寧

書云多笑則臓傷臓傷則臍腹痛久爲氣損

真人云人若不會將理者只是多說話戒多言損氣以全其壽也

書云呼叫過常辯爭問答冒犯寒暄恣食鹹苦肺爲之病矣

書云行語令人失氣語多須住乃語

津唾

真人曰常習不唾地蓋口中津液是金漿玉醴能終日不唾常含而嚥之令人精氣常留面目有光

書云養性者唾不至遠遠則精氣俱損久成肺病手足重皮毛麤澁脊痛咳嗽故曰遠唾不如近唾近唾不如不唾

書云唾者溢爲醴泉聚流爲華池府散爲津液降爲甘露漑臓潤身宣通百脉化養萬神肢節毛髮堅固長春

書云人骨節中有涎所以轉動滑利中風則涎上潮咽喉衮響以藥壓下俾歸骨節可也若吐其涎時間快意枯人手足縱活

亦爲廢人小兒驚風亦不可吐涎也

有人喜唾液乾而體枯遇至人教以回津之法久而體復潤蓋人身以滋液爲本在皮爲汗在肉爲血在腎爲精在口爲津伏脾爲痰在眼爲淚曰汗曰血曰淚曰精此既出則皆不可回惟津唾則獨可回回則生意又續續矣津液者吾身之寶金丹訣曰寶聚則爲富家翁寶散則爲孤貧客

起居

廣成子曰無勞爾形無搖爾精乃可以長生（所謂無勞者非若飽食坐卧兀然不動使經絡不通血氣凝滯但不必提重執輕兀兀終日無致精力疲極則妙矣）

莊周曰人有畏影惡迹而走舉足愈數而迹愈多走愈疾而影不離身自以爲尚遲疾走不休絕力而死不知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迹愚亦甚矣

書云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蓋敢於有爲即殺身不敢有爲則活其身也

書云起居不節用力過度則絡脉傷傷陽則衂傷陰則下

書云起居不時食飲不節者陰受之而入五臟塡滿抈塞爲飱泄爲腸澼賊風虛邪者陽受之而入六腑身熱不得卧上爲喘呼

書云精者神之本氣者神之主形者氣之宅神太用則歇精太用則竭氣太勞則絶

書云甚勞則喘息汗出損血耗氣

行立

書云久行傷筋勞於肝久立傷骨損於腎

養生云行不疾步立不至疲立勿背日

書云奔及走馬大動其氣氣逆於膈未散而又飲水水摶於氣爲上逆

書云水有沙風處勿浴勿渡當隨牛馬急渡之不傷人水中又有水弩射人影即死以物打水令弩散急渡吉

書云行汗勿跛床懸脚久成血痺足痛腰疼

真人曰夜行常琢齒殺鬼邪

沈存中筆談草間有黄花蜘蛛名天蛇遭其螫仍濡露則病如癩通身潰爛露涉者愼之

書云大霧不宜遠行行宜飲少酒以禦霧瘴昔有早行三人一食粥而病一空腹而死一飲酒而健酒能壯氣辟霧瘴也

坐卧

書云久坐傷肉久卧傷氣坐勿背日勿當風濕成勞坐卧於塚墓之傍精神自散

書云卧出而風吹之血凝於膚爲痺凝於脉爲血行不利凝於足爲厥

書云燭燈而卧神魂不安卧宜側身屈膝不損心氣覺宜舒展精神不散舒卧招邪魅孔子云寢不尸

書云寢不得言語五臟如懸磬不懸不可發聲孔子云寢不言

書云卧勿以脚懸踏高處久成腎水虛損足冷

書云卧不可戲將筆墨畫其面魂不歸體

書云卧魘不語是魂魄外遊爲邪所執宜暗喚忌以火照照則神魂不入乃至死於燈前魘者本由明出不忌火並不宜近喚及急喚亦恐失神魂也

書云卧處頭邊勿安火爐日久引火氣頭重目赤鼻乾發腦癰瘡癤

書云卧習閉口氣不失邪不入若張口久成消渴失血色又夜卧勿覆頭得長壽濯足而卧四肢無冷病又醉卧當風使人發瘖醉卧黍穰中發瘡患大風眉墮又雷鳴時仰卧星月下倮卧當風中醉卧以人扇之皆不可也

隱居云卧處須當傍虛歇烘焙衣衾常損人

書云飽食即卧久成氣病腰痛百痾不消成積聚

書云汗出不可露卧及浴使人身振寒熱風瘮

書云坐卧處有隙風急避之尤不宜體虛年老之人有人三代不壽問彭祖觀其寢處果有一穴當其腦戶令塞之訴得壽蓋隙風入耳吹腦則陽烝散頭者諸陽所聚以主生也

沐浴洗面

書云頻沐者氣壅於腦滯於中令形瘦體重久而經絡不通暢

書云飽食沐髮冷水洗頭飲水沐頭熱泔洗頭冷水濯足皆令人頭風

書云新沐髮勿令當風勿濕縈髻勿濕頭卧令人頭風眩悶及生白屑髮禿而黒齒痛耳聾

書云女人月事來不可洗頭或因感疾終不可治

書云沐浴濆水而卧積氣在小腹與陰成腎痹

書云炊湯經宿洗體成癬洗面無光作甑哇瘡

書云頻浴者血凝而氣散體雖澤而氣自損故有癰疽之疾者氣不勝血神不勝形也

書云時病新愈冷水洗浴損心胞

書云因汗入水即成骨痺昔有名醫將入蜀見負薪者猛汗河浴醫曰此人必死隨而救之其人入店中取大蒜細切熱麪洗之食之汗出如雨醫曰貧下人且知藥況於富貴乎遂不入蜀

書云盛暑衝熱冷水洗手尚令五臟乾枯況沐浴乎

書云遠行觸熱逢河勿洗面生烏皯

閒覽云目疾切忌浴令人目盲（白彥良壯歲常患赤目道人曰但能不沐頭則不病此彥良記之七十餘更無眼病）

櫛髮

真人曰髮多櫛去風明目不死之道也又曰頭髮梳百度

陶隱居云飽則入浴飢則梳櫛多浴少益心目（故道家晨梳常以百二十為數）

真人曰髮宜多櫛手宜在面齒宜數叩津宜常嚥氣宜精煉（此五者所謂子欲不死修崑崙耳）

安樂詩云髮是血之餘一日一次梳通血脉散風濕

鎖碎錄云亂髮藏卧房壁中久招不祥

書云髮落飲食中食之成瘕（宋明帝宮人腰痛引心發則氣絕徐文伯曰髮瘕也以油灌之吐物長二尺頭已成蛇懸柱上水瀝盡惟餘一髮唐甄立言為太常丞有人病心腹滿煩彌歲診曰誤食髮而然令餌雄黃吐一蛇如拇指無目燒之有髮氣若頭尾全誤食必然）

大小便

書云忍尿不便成五淋膝冷成痺忍大便成五痔

書云努小便足膝冷呼氣努大便腰疼目澁

書云或飲食或走馬或疾走或為寒熱所迫令胞轉臍下痛胞屈辟不小便致死

書云大小二事勿強閉抑忍又勿失度或澁或滑皆傷氣害生為禍甚速（劉惟簡至乾寧軍有人猷金花丸以縮小便藥把砒膿服三日小便極少至驪州肢體通腫蓋被閉却水道水溢妄行不遇盧和幾為所誤蓋水泉小止者膀胱不藏也宜服緩劑以攝水其可強止之耳）

鎖碎錄云對三光便溺及向西北並損人年壽

衣着

書云春冰未泮衣欲下厚上薄養陽收陰繼世長生

書云春天不可薄衣傷寒霍亂食不消頭痛

書云大汗能易衣佳或急洗亦好

書云大汗偏脫衣得偏風半身不遂

書云濕衣汗不可久著發瘡及風瘵二腑不利

書云飲酒汗出脫衣靴韈當風取涼成脚氣

書云冬時綿衣氊褥之類急寒急着急換急脫

陶隱居云綿衣不用頓加添稍暖又宜時暫脫

鎖碎録云若要安樂不脫不着北方語也若要安樂頻脫頻着南方語也

天時避忌

○內經云陽出則出陽入則入無擾筋骨無見霧露違此三時形乃困薄

○經云大寒大熱大風大霧勿冒之天之邪氣感則害人五臟水穀寒熱感則害人六腑地之濕氣感則害人皮肉筋脉先賢曰人以一握元氣豈可與大造化敵康節有四不出之訓

書云犯大寒而寒至骨髓主腦逆頭痛齒亦痛

又云不遠熱而熱至則頭痛身熱肉痛生矣

真人曰在家在外忽逢大風暴雨震雷昏霧皆是諸龍鬼神經過宜入室燒香靜坐以避之過後方出吉不爾殺人

書忌云朔不可哭晦不可歌招凶

四時調攝

內經曰春三月此謂發陳夜卧早起生而勿殺逆之則傷肝夏爲寒變奉長者少

又曰春傷於風夏必飱泄

書云春夏之交陰雨卑濕或引飲過多令患風濕自汗體重轉側難小便不利作他治必不救惟五苓散最佳

○內經曰夏三月此謂蕃秀夜卧早起使志無怒使氣得泄逆之則傷心秋爲痎瘧奉收者少

陶隱居云四時惟夏難將息伏陰在內腹冷滑補腎湯劑不可無食物稍冷休哺啜

書云夏之一季是人蜕神之時心肝腎衰化為水至秋而凝冬始堅當不問老少皆食煖物則不患霍亂腹臟百病不作

書云夏冰止可隱映飲食不可打碎食之入腹冷熱相搏成疾

書云夏至以後迄秋分須慎肥膩餅霍油

酥之屬此物與酒漿瓜菓極理相妨所以多疾者爲此也

陶隱居云冷枕涼床心勿喜（凡枕冷物大損人目）

書云夏不用露卧令皮膚厚成癬或作面風

書云夏傷暑秋瘧忽大寒勿受之患時病由此

書云暑月日曬處有石不可便坐熱生瘡冷成疝

書云盛熱帶汗當風不宜過自日中來勿用冷水沃面成目疾伏熱者未得飲水及以冷物迫之殺人

書云五六月澤中停水多有魚鱉精飲之成瘕

内經曰秋三月此謂容平早卧早起使志安寧逆之則傷肺冬爲飧泄奉藏者少

書云秋傷於濕上逆而咳發爲痿厥又立秋日勿浴令皮膚粗燥因生白屑又八月一日後微火煖足勿令下冷

内經曰冬三月此謂閉藏水冰地坼無擾

乎陽早卧晚起必待日光去寒就温毋泄皮膚逆之則傷腎春爲痿厥奉生者少

書云冬時忽大熱勿受之患時病由此又曰冬傷於寒春必病温

書云冬時天地閉血氣藏作勞不宜汗出冷背

書云冬寒雖近火不可令火氣聚不須於火上烘炙若炙手煖則已不已損血令五心熱（手足應於心也）

書云大雪中跣足人不可便以熱湯洗或隨飲熱酒足趾隨墮又觸寒來寒未解勿便飲湯食熱物

四氣調神論曰夫四時陰陽者萬物之根本也所以聖人春夏養陽秋冬養陰與萬物沉浮於生長之門逆其根則伐其本壞其真矣故陰陽四時者萬物之終始死生之本也逆之則災害生從之則苛疾不起是謂得道故天真論曰有賢人者逆從陰陽分别四時將從上古合同於道亦可使益壽而有極時也

旦暮避忌

書云早出含煨生姜少許辟瘴開胃又旦起空腹不宜見尸臭氣入鼻舌上白起口臭欲見宜飲少酒

真人曰平明欲起時下床先左脚一日無災咎去邪氣辟惡如能七星步令人長壽樂

又清旦常言善事聞惡事則向所來方三唾之吉

又旦勿嗔恚暮無大醉勿遠行

經曰平旦人氣生日中陽氣隆日西陽氣已虛氣門乃閉是故暮而收拒無擾筋骨無見霧露違此三時形乃困薄

書云夜行用手捺髮則精邪不敢近常啄齒殺鬼邪又夜卧二足伸屈不並無夢泄

真人云夜夢惡不須說旦以水面東噀之呪曰惡夢著草木好夢成珠玉吉

有教入廣者曰朝不可虛暮不可實（今氣侯不齊不獨入廣也）

雜忌

書云過神廟勿輕入入必恭謹不宜恣視吉

書云忽見光怪變異之物強抑勿怪吉（伊川官廨多妖有報曰鬼使扇曰他熱故爾又府報曰鬼報鼓曰以槌與之范文正讀書學夜有大面之怪近之范以筆書其面曰汝面非常大難欺范仲淹二公不以怪處之而怪自滅可為法）

書云脂油然燈人神不安在血光之下

書云凡刀刃所傷切勿飲水令血不止而死若血不止急以布蘸熱湯盦之或冷水浸之嚼寄生葉止血妙

鎖碎録云簫管掛壁取之勿便吹恐有蜈蚣（師祖劉復真赴召早起見店婦仆地叫號可畏但見吹火筒在傍劉知其蜈蚣入腹刺猪血灌之吐出蜈蚣可不慎歟）

書云凡古井及深穽中多毒氣不可輙入五六月最甚先下雞鴨毛試之若旋轉不下是有毒便不可入又云山有孔穴採寶者惟三月九月餘月山閉氣交死也

三元延壽參贊書卷之二

三元延壽參贊書卷之三　深三

九華澄心老人李鵬飛集

人元之壽飲食有度者得之

黃帝內經曰陰之所生本在五味陰之五宮傷在五味扁鵲曰安身之本必資於食不知食宜者不足以存生鄉黨一篇其載聖人飲食之節爲甚詳後之人奔走於名利而飢飽失宜沈酣於富貴而肥甘之是務不順四時不和五味而疾生焉戒乎此則人元之壽可得矣

○五味

內經曰謹和五味骨正筋柔氣血以流腠理以密長有天命

淮南子曰五味亂口使口爽傷 病也

陶隱居云五味偏多不益人恐隨臟腑成殃咎 五味稍薄令人神爽若稍偏多損傷臟腑此五行自然之理初則不覺久當爲患也

酸多傷脾肉膒而唇揭故春七十二日省酸增甘以養脾氣 曲直作酸屬木脾主肉屬土木克土也

醋過食損胃氣及肌藏筋骨不益男子損

顏色不與蛤同食相背也有云飲少熱醋辟寒勝酒 黃戩云自幼不食醋今踰八十尤能傳神

又心色赤宜食酸小豆犬肉李韭皆酸

鹹多傷心血凝泣而變色故冬七十二日省鹹增苦以養心氣 潤下作鹹屬水心主血屬火水剋火也

鹽過於鹹則傷肺膚黑損筋力西北人食不耐鹹多壽東南人食絕欲鹹少壽病嗽及水氣者全宜禁之 晉桃源避世之人蓋未不通故多壽後五味通而壽衰矣

又脾色黃宜食鹹大豆豕肉栗藿皆鹹

甘多傷腎骨痛而齒落故季月各十八日省甘增鹹以養腎氣 稼穡作甘屬土腎主骨屬水土剋水也

蜜餳沙糖各見本條

又肝色青宜食甘粳米牛肉棗葵皆甘

苦多傷肺皮槁而毛落故夏七十二日省苦增辛以養肺氣 炎上作苦屬火肺主皮毛屬金火剋金也

膾柏皮等

又肺色白宜食苦麥羊肉杏薤皆苦

辛多傷肝筋急而爪枯故秋七十二日省辛增酸以養肝氣 從革作辛屬金肝主筋屬木金剋木也

胡椒和氣過多損肺令吐血紅椒久食失明乏氣合口者害人十月勿食椒損人心傷血脉多忘除濕温中益婦人又腎色黑宜食辛黃黍雞肉桃葱皆辛

飲食

書云善養性者先渴而飲飲不過多多則損氣渴則傷血先飢而食食不過飽飽則傷神飢則傷腎

書云飲食務取益人者仍節儉為佳若過多覺膨脝短氣便成疾

書云飲食於露天飛絲墮其中食之咽喉生泡

書云飲食收器中宜下小而上大若覆之不密虫鼠欲盜食而不可遶器墮涎食者得黃病通身如蠟針藥不療

書云飲食以銅器蓋之汗若入内食者發惡瘡肉疽

書云飲食生冷北人土厚水深稟賦堅實不損脾胃久居南方者宜忌之南人土薄水淺稟賦多虛不宜脾胃久居北方者尤宜忌之

書云飲食土蜂行住或猫犬吻破之水生病

書云空心茶宜戒卯時酒申後飯宜少

書云極飢而食且過飽結積聚極渴而飲且過多成痰癖日沒後食訖便未須飲酒不乾嘔

太宗謂宰相曰朕每日所為自有常節飲食不過度行之已久甚覺有力老子云我命在我不在天全在人之調適卿等亦當加意毋自輕攝養也

陶隱居云何必飧霞服大藥妄意延年等龜鶴但於飲食嗜欲中去其甚者將安樂

漿水按本草味甘酸微溫無毒調中引氣開胃止渴強力通關治霍亂洩痢消渴食解煩去睡調理臟腑治嘔噦白人膚體如繒帛為人常用故不啻其功世之所用熟水品目甚多貴如沉香則燥脾不骨草則滋氣害香則冷胃麥門冬則體寒如此之類皆有所損

紫蘇湯令人朝暮飲之無益也芳草致豪貴之疾此有一焉宋仁宗命翰林院定熟水奏曰紫蘇第一沉香

第二步門冬第三以蘇能下膂膈浮氣殊不知久則泄人真氣令人不覺

本草云酒飲之體軟神昏是其有毒也損盃兼行

扁鵲云久飲常過腐腸爛胃潰髓蒸筋傷神損壽有客訪周顗顗出美酒兩石顗飲石二客飲八斗次明顗無所苦酒量慣也客已死矣觀之客腹已出脇已穿豈非量過而犯扁鵲之戒歟

梁三　四

飲白酒食牛肉生虫酒漿照人無影不可飲不可合乳汁飲令人氣結祭酒自耗者殺人酒後食芥辣物多則緩人筋骨卧黍穰食猪肉患大風凡中藥毒及一切毒從酒得者難治酒性行血脉流遍身體也

書云飲酒醉未醒大渴飲冷水又飲茶被酒引入腎臓為停毒之水腰脚重腿膀胱冷痛兼患水腫消渴攣痺

書云酒醉當風以扇扇之惡風成紫癜又醉酒吐罷便飲水作消渴

神仙不禁酒以能行氣壯神然不過飲也

本草茶飲者宜熱宜少不飲尤佳久食去人脂令人瘦下焦虛冷惟飽食後一二盞不妨消渴也飢則尤不宜令人不眠全非

食身重

書云將塩點茶引賊入家恐傷腎也

東坡茶說除煩去膩世固不可無茶然暗中損人不少吾有一法常自修之輙以濃茶漱口於食後煩膩既去而脾胃不知凡肉之在齒者得茶漱滌乃不覺脫去不煩挑剔也盖齒性便苦緣此漸堅牢而齒蠹且日去矣

梁三　五

書云飲多則肺布葉舉氣逆上奔

書云陰池流泉六月行路勿飲之發瘧

書云飲宴於聖像之側魂魄不安

書云飲水勿急咽久成氣病

書云形寒飲冷則傷肺上氣咳嗽鼻鳴

書云粥後飲白湯為淋為停濕

陶隱居云食戒欲麤并欲速寧可少飡相接續莫教一飽頓充腸損氣傷心非爾福

養生云美食須熟嚼生肉不須吞

又云食畢漱口數過齒不齲口不臭漱口忌熱湯損牙

又云食炙煿宜待冷不然傷血脉損齒

書云食第屋漏水墮脯肉成癥瘕生惡瘡

書云人汗入肉食之作丁瘡

書云食諸獸自死肉生丁瘡

隱居云生冷粘膩筋韌物自死牲牢皆勿食饅頭閉氣莫過多生膾偏招脾胃疾鮓醬胎卵兼油膩陳臭淹藏盡陰類老人朝暮更餐之是借寇兵無以異按饋碎錄云饅頭乃閉氣梅血湯以破之包子包氣臞以破之

書云食物以象牙金銅爲匙筋可以試毒

書云食物以魚魫器盛之有蠱毒輒裂破入閩者宜審之

書云夜半之食宜戒申酉前晚食爲宜

周禮樂以消食益脾書言聲夜食則脾不磨爲音響絶也夏月夜短尤宜忌之

食物

物之無益而有損者常人猶不可多食況病人當避忌者乎此書所載凡物之有益而無損者不書或損益相半者則書其損而不書其益

菓實

生棗令人熱渴氣脹寒熱羸瘦者彌不可多動臟腑損脾元與蜜同食損五臟

軟棗冷動宿疾發嗽與蟹相忌

梅子壞齒

生龍眼平沸湯内淖過不動脾

生荔枝性熱多食發虛熱煩渴口乾衄血

櫻桃寒熱病不可多食發暗風傷筋骨嘔吐小兒多食作熱性熱也

冥楂不可多食損齒及筋

乳柑大寒冷脾發痼疾利腸發輕汗脾胃冷人尤不可多諸柑性同

橘柚多食口爽不知五味

橙子溫皮多食傷肝與檳榔同食頭旋惡心生痰作瘧

楊梅多食發熱損齒及筋

杏實熱多食傷筋骨　杏酥生熟喫俱得半生半熟殺人

杏仁久服目盲眉髮鬚落動宿疾

雙仁者殺人可研細治天傷

桃實發丹石損胃多食有熱飽食桃仁水

浴成淋疾
桃杏花本五出而六出者必雙仁能殺人
者失常故也
李子平發瘧疾多令虛熱白蜜和食傷人
五內不可臨水上啖之及與雀肉同食
李不沈水者毒其仁和雞子食內結不消
梨寒乳鵝梨紫花梨治心熱此外生不益
人多食寒中產婦金瘡人勿食令萎困其
性益齒而損脾胃正二月勿食佳 有人家生一梨大如斗送之朝貴食者皆死考之樹下有大蛇聚毒于此不常爲妖也他放此
藤梨名沐猴梨食多冷中
林檎多食發熱澁氣好睡發冷疾生瘡癤
脉閉不行其子不可食令人煩
石榴多食損肺及齒
山石榴多無益澁氣
栗子溫生治腰脚生即發氣宜曝乾蒸炒
食多即氣壅患風水氣人不宜
生栗可於灰火中煨令汗出殺其木氣不
得通熱小兒生者多難化熟者多滯氣
柿子寒日乾者性冷多食腹痛生者彌冷

紅柿與蟹同食吐紅飲酒食紅柿心痛至
死亦易醉不解酒毒
一種塔柿引痰日乾多動風火乾味不佳
椑子性尤冷與蟹同食腹疼大瀉
蒲萄酒過昏人眼架下飲酒防虫屎傷人
白果生引疳解酒熟食益人然不可多多
食腹滿有云滿一千箇者死此物二更開
花三更結子當是陰毒之物 有人饑羅取白果以爲飰飽食次日皆死
菱芰也冷臟多利損陽令陰萎不益脾難
化令腹滿萎酒解之七月食生菱作蟯虫
茨菰大寒動宿冷氣腹脹滿小兒秋食之
臍下痛孕不可食吳人常食患脚氣癱瘓
損齒失顏色　勃薺性與茨菰同
芡實生食動風冷氣損脾難消却益精
藕多食冷中能去瘀氣產後惟此不同生
冷忌者破血故也
甜瓜動痼疾多食陰下濕痒生瘡發虛熱
破腹令人惙惙弱脚手無力少食則可不
中暑多食未有不下貧下多食深秋下痢

難治損陽故也患脚氣食法永不除五月
甜瓜沉水者殺人多食發黄疸動氣解藥
力其雙蔕者殺人與油餅同食發病楊州太守陳逢原避暑食瓜至秋忽腰腿痛不能舉動遇商助教療之更生
西瓜甚解暑毒北人稟厚食慣南人稟薄
不宜多至於霍亂冷病終身不除
木瓜温皮薄微赤黄香甘酸不澁向裏子
頭尖一面方是真益脾而損齒若圓和子
微黄蔕麁澁小圓味澁微鹹傷人氣多食
損牙
甘蔗多食衄血燒其滓煙入目則眼暗
沙糖寒多食心痛鯽同食成疳葵同食生
流澼笋同食成食瘕身重不能行小兒多
食損齒及生蟯虫
柰子多食臚脹不益人病人尤甚
榅桲不可多食損齒傷筋
松子多食發熱毒
胡桃平多食利小便脫人眉動風動痰惡
心嘔吐與酒同食過多咯血
五月食未成果核發癰癤寒熱

秋夏果落地惡虫緣食之患九漏
生果停留多日有損處食之傷人
一切果核雙仁者害人
治諸果毒燒猪骨過爲末水服方寸匕

米穀

粳米生者冷燔者熱生不益脾過熟則佳
蒼耳同食卒心痛馬肉同食發痼疾
稻米糯米也妊娠與雜肉食之不利其子
生寸白久食身軟緩筋故也性寒壅經絡
氣使人四肢不收昏悶多睡發風動氣可
少食
秫米似黍而小亦可造酒動風不可常食
黍米發宿病久食昏五臟好睡小兒食不
能行緩人筋骨絶血脉
白黍久食多熱令人煩
赤黍不可合蜜惟可作糜不可爲飯粘着
難解
五種黍米合葵食之成痼疾藏脯於中食
之閉氣肺病者宜此
生米戲食久爲米瘕肌瘦如勞缺米則口

吐清水

飴糖進食健胃多食則動脾風

麥占四時秋種夏收西北多霜雪麪無毒南方少雪有毒

小麥性擁熱小動風氣治麪後覺中毒以酒嚥漢椒三五粒不爲疾

大麥久食宜人帶生則冷損人

麥蘖久食消腎不可多

穬麥西川多種山東河北人正月方種先患冷氣人不宜食

蕎麥性寒難消久食動風頭眩和猪肉食八九次患熱風脫眉鬚

粟米食後勿食杏仁令人吐瀉

稷米穄也發三十六種病八穀之中最爲下不可同川附子服

陳廩粟米秔米陳者性皆冷頻食之自利

藏脯腊於中滿三月久不知而食之害人

菉豆治病則皮不可去去皮食少壅氣

赤小豆行小便久食虛人令人黑瘦枯燥逐津液體重

赤白豆合魚鮓食之成消渴

青小豆一名胡豆合鯉魚鮓食之肝黃五年成乾消黑白黃褐豆大小豆作豉極冷黃卷及醬皆平多食體重服大豆末者忌猪肉炒豆與一歲以上十歲以下食之即噉猪肉久當擁氣死人有好食豆腐中毒不能治更醫至中途遇作腐人家相爭因問妻悞將萊菔湯置鍋中腐便不成醫得其說以萊菔湯下藥而愈萊菔也

醬當是豆爲者今以麪麥爲者食之多殺藥力夫子云不得其醬不食欲王臟悅而愛之此亦安樂之端

芝麻炒熟乘熱壓出生油但可點再煎煉方謂熟油可食

油發冷疾滑骨髓困脾臟經宿即動氣牙齒脾疾人不宜陳油飲食須逐日熬熟

黑芝麻炒食之不生風疾風人日食之則步履端正語言不蹇

白芝麻即胡麻休粮補益生則寒炒則熱發霍亂抽人化山又別有胡麻味苦

麻仁多食損血脉粗陽滑精發女人帶疾

菜蔬

葵爲五菜主秋種早者至春作子名冬葵其心有毒傷人性冷熱食之亦令熱悶甚動風氣葵湅者生食之動五種留飲甚則吐水和鯉魚食之害人四季勿食生葵不化發人一切宿病百藥忌食之發狂六咬

吴葵一名蜀葵不可久食鈍人志性被病咬食之永不差

戎葵并鳥肉食無顏色

生葱食之即啖蜜下痢食燒葱啖蜜擁氣死雜白犬肉食之九竅出血患氣者多發氣上充人五臟閉絶虛人胃開骨節正月食之發面上遊風大抵功在發汗多則昏人神

胡葱久食傷神損性多忘損目發痼疾胡臭慝齒人食之甚青魚合食生虫

韭俗呼草鍾乳病人可食然多食昏神暗目酒後尤忌不可與蜜同食未出土爲韭黄不益人滯氣花動風過清明勿食不利萬人心腹痼冷者加劇

霜韭不可食動宿飲必吐水

五月食之損人滋味乏氣力不可共牛肉食成瘕熱病後十日不可食發困葱亦不宜

薤肥健人生食引涕唾與牛肉食作瘕

四月勿食薤及三冬生食多涕唾

葫大蒜也久食傷肝損目弱陽煮以合青魚鮓發黄作蓋散鱠伐命惟生食不中煮暑毒爛嚼下咽即和仍禁冷水

四月八月食之傷神損膽氣喘悸氣急腹內生瘡腸腫成疝瘕多食葫行房傷肝面無光北方人稟厚食慣病少

小蒜不可常食食而啖生魚奪氣陰核疼欲死三月勿食傷志時病差後與一切食竟入房病發必死

胡荽蕎子也久食令人多忘胡臭口氣慝齒脚氣加劇根發痼疾

蓼子是水蔓令生芽而食之者多食令人吐水損陽少精心痛寒熱損骨髓二月食之傷腎和生魚食奪陰氣核子痛欲死

萱草一名法憂嫩時取以為蔬食之動風令人昏昏然終日如醉因得其名

菘發諸風冷有熱人食之不發病性冷也

芥多食動風氣發丹石與兎肉同食成惡病

蕪菁蔓菁也根不可多食令氣脹子作油塗頭變蒜髮

萊菔力弱人不宜多食生者滲人血

生青菜時病差後食之手足青腫

一切菜五月五日勿食之變百病

一切菜熟煮熱食之但凡簷溜滴着者有毒

十月被霜菜食者面無光目澁腰疼心疼發時足十指爪青萎困

蕎菜不宜麪同食令人腎悶發病

凡用甘草皆忌此

莧菜多食動氣煩悶冷中損腹共蕨及鱉食生瘕

菫菜不宜久食令身重多腫只可一二頓

芸臺菜患腰脚人多食加劇損陽氣發口

瘡齒痛生虫胡臭人忌之

鹿角菜久食發宿疾損經絡少顏色

菠薐菜北人食肉麪即平南人食魚米即冷多食冷大小腸久食脚弱腰痛

蓴菜多食性滑發痔引疫氣上有水銀故也七月蠟虫着上令霍亂勿食之

芹菜生高田者宜人黑滑地名水芹赤色者害人性寒和醋食之損齒 春秋龍帶精入芹中偶食之手青肚滿痛不可忍服砂糖三二升吐出蜥蜴便愈

苦蕒夏月食之以益心蠶婦忌食之

萵苣冷久食昏人目

白萵苣冷氣人食之腹冷産後不可食寒中共飴食生虫

苦苣不可與蜜同食

著蓬多食動氣冷氣人食之必破腹

苜蓿利大小腸蜜食下痢多食瘦人

蕨久食脚弱無力弱陽眼暗多睡鼻塞髮落小兒食之不行冷氣食之腹脹生食成蛇瘕 郄鑒鎮丹徒出獵有甲士折一枝食之覺心中淡淡成疾後吐一小蛇懸屋前漸成乾蕨信不可生食也

茄至冷五勞不可多發瘡損人動氣發痼疾熟者少食無憂患冷人不可食秋後食之損目

黄瓜本名胡瓜不益人患脚氣虚腫者毒永不除

越瓜色白動氣發瘡脚弱不益小兒時病後勿食與乳酪鮓及空心食心痛

青瓜令人多忘

冬瓜多食陰濕生瘡發黄疸九月勿食被霜瓜向冬發血寒熱反惡病初食吐食竟心下停水或爲畨胃有冷者食之瘦

瓜能暗人眼尤不宜老人中其毒至秋爲瘧利一切瓜苦者有毒兩蔕兩鼻害人

瓠子冷氣人食之病甚大耗食患脚氣虚腫人食之毒永不除

葫蘆多食令人吐

芋一名土芝有紫有白冬月食不發病他月不可食薯蕷亦有紫白頗勝芋有小而名山藥者佳

蒟蒻冷氣人少食之曾有患瘵自謂無生是物不忌鄰家修茹菰求食之奚遂多食竟愈有病腮癬者數人余教多食此而愈

竹笋多食動氣發冷癥

茭笋滑中不宜多

生姜九月九日勿食之傷神損壽乾姜妊多食内消　椿芽多食神昏

榆仁多食發熱心痛

菌地生爲菌木生爲檽爲木耳爲蕈

新蕈有毛者　下無紋者　夜有光者　煮不熟者　欲爛無虫者　煮訖照人無影者　春夏有惡虫毒蛇經過者皆殺人

誤食毒菌往往笑不止而死惟掘地爲坎投水攪取清者飲之

木菌楮槐榆柳桑五木之耳可食冬春無毒木耳亦不宜多食如前所云者皆殺人又赤色仰而不覆者及生野田中者皆毒

又發冷氣風痔多睡無力

甘露子不宜生食不可多食生寸白與魚同食生畨胃

食茱萸六七月食之傷神氣

同蒿多食氣滿

蒔蘿根曾有食者殺人

飛禽

雞黃者宜老人烏者煖血產婦宜之具五色食者必狂六指玄雞白頭家雞及野禽生子有八字文及死不伸足害人

烏雞合鯉魚食生癰疽

丙午日忌食雞雉

四月勿食暴雞肉作疽腋漏男女虛勞乏氣　八月食之傷神氣　妊婦多食子患諸虫　妊食雞子多令子失音

雞子動風動氣合鱉肉食害人合犬肝害人合犬肉泄痢合魚汁肉汁成心瘕合獺肉遁尸

雞子白合葱蒜氣短合生葱犬肉穀道流血　疹食雞鴨子眼翳

雞過宿收不密蜈蚣必集其中不再煮而食之爲害非輕

雉雞禽也損多益少久食瘦人春夏多食有毒九月至十一月稍補他月發痔及瘡疥八月忌之益人神氣丙午日不可食明

主於火也四月勿食氣逆和胡桃菌子同食下血有病疾者不宜和蕎麥麪食生肥虫卵不與葱同食生寸白

鶩鴨也六月勿食益神氣黑鴨滑中發冷痢脚氣人不可多食有毒妊娠多食令子倒生

野鴨不可與胡桃木耳同食異苑曰章安有人元嘉中啖鴨肉成瘕胸滿面赤不得飲食醫以秫米食之須臾吐一鴨雛遂差此因肉生所致又食過而然

白鵝肉性冷多食霍亂發痼疾卵不可多食　蒼鵝發瘡膿

鵪鶉四月以前未可食與猪肝同食面生黑子與菌同食發痔

鷓鴣此鳥天地之神每月取一隻饗至尊自死者忌之

山雞頓食發五痔和蕎麥食生瘡竹雞類也南唐相馮延巳苦腦痛久不瘥太醫吳廷紹詰庖人曰相公平日多食鷓鴣山雞吳曰得之矣投以甘草湯而愈蓋此禽多食烏頭半夏有毒以此解之又類編通判楊立之官南方多食鷓鴣生喉癰膿血日夕不止泗水楊吉老令先喫生姜一斤愈蓋以製半夏毒也唐崔魏公以多食竹雞暴亡梁新命捩生姜汁折齒灌之復活

亦此意也

鴛鴦肉常食之患大風

雀肉不與李同食　合醬食妊娠所忌

鵓鴿雖益人病者食之多減藥力

雄鵲婦人不可食燒毛納水中沈者是雄

烏鴉肉澁不中食

燕肉食者必爲蛟龍所害

杜鵑初鳴先聞者主別離學其聲吐血廁上聞者不祥作犬聲應之吉

凡禽自死口不閉者殺人

走獸

猪肉之用最多然不宜人食之暴肥致風虛也閉血脉弱筋骨虛人肌病人金瘡者尤甚食其肉飲酒不可卧秫穰中又白猪白蹄雜青者不可食

猪腎理腎氣多食腎虛久食少子

脂作燈目暗膏忌烏梅

肝肺共魚鱠或粘食之作癰疽共鯉魚子食傷神八月勿食佳

腦子損陽臨房不能舉令食者以塩酒是

引賊也曾不思皮尚可消而不覺其毒耶

頭動風其皆尤毒風人不宜食者以竹葉燒煙撑口熏之得口鼻涎出則無害

肉用良姜桑白皮皂角黄蠟各少許同煮食之不發風不得和雞子同食令人滿悶

猪不姜食之中年氣血衰面生黑䵟俞氏云猪肉生姜同食發疾風又云發大風

野猪肉微動風青蹄不可食

江猪多食體重

羊肉性大熱時病愈百日內不可食食則復令骨蒸和鮓食傷人心和生魚酪食害人　生脂宿有熱者不可食　蹄甲中有珠子白者名懸筋發人癲　肝和猪肉及梅子小豆食之傷人心大病人妊娠食肝令子多厄　一切羊肝共生椒食之破五臟傷心小兒彌忌之　肚子病人共飯常食之久成番胃作噎病共甜粥食之多唾吐清水　腦子男子食之損精少子欲食者研細醋和之猪腦亦然不食佳白羊黑頭食其腦作腸癰飲酒後不得食羊豕腦

大害人　心有孔者殺人　一角者殺人
羖羊青羝羊也肉以水中柳木及白楊木
不得於銅器内煮食之丈夫損陽女子絶
陰暴下不止　髓及骨汁合食煩熱難退
動利六月勿食以益神氣　青羊肝和小
豆食之目少明
羊不䐈同食久而生癩發痼疾
牛盛熱時卒死者不堪食作腸癰下痢者
必劇丑月食之傷神氣　患牛脚蹄中拒
筋食之作肉刺共馬肉食之身痒共猪肉
食之生寸白　肉用桑柴火炙食生寸白
牛肉患冷人不宜食　五臟各補人五臟
沙牛肉常食發宿病
馬肉自死者害人甚者殺人不可食下痢
人食者加劇肉多着水浸洗方煮得爛去
血盡始可煮炙肥者亦然毒不出患丁腫
肉只可煮餘食難消不可多食妊不可食
五月食之傷神氣食肉而心煩悶者飲清
酒則解濁酒則劇不與陳倉米同食卒得
惡十死九姜同食生氣嗽患痢食心悶

血有毒飲美酒解　白馬女蹄腦令人癲
白馬青蹄肉不可食　黒脊斑臂肉不可
食　鞍下黒色徹肉裏者傷人五臟　馬
頭骨作枕令人不睡　食死馬勿食倉米
發百病　馬汗氣及毛不可偶入食中害
人　汗不可近陰先有瘡不得近馬汗及
肉汁馬氣併毛等必殺人　馬筋肉非十
二月採者宜火乾　馬心下痢人不可食
馬蹄夜目五月以後勿食之　肉不可與
鹿膳同食
驢肉病死者不堪騾驢馬爲其十二月胎
騾又不產妊不可食驢肉動風脂肥尤甚
食肉慎不可飲酒致疾殺人屎稍毒服不
過二合
醍醐酥酪有益無損羊牛馬酪食竟即食
大酢變血澹屎血　牛乳不可與酸物食
成堅積　驢乳冷不堪酪　一切牛馬乳
及酪共生魚食成魚瘕　乳酪煎魚主霍
亂
犬肉炙食成消渴白犬自死不出舌者害

人瘦者是病不堪食妊食犬兒無聲九月禁食以養神氣　肉與蒜同食損人　血食肉而去血不益人血和海鮋食之得惡病　狂犬若鼻赤起與燥者此欲狂其肉不堪食孫真人曰春末夏初犬多發狂當戒小弱持杖預防之防而不免莫出於炙其法只就咬處牙上灸之一日一次灸一二三元在意直至百二十日止咬後便討韭菜煮食之日日食為佳此病至重世不以為意不可不知也

鹿肉麞肉為一不屬十二辰也五月勿食之傷神豹文者殺人　鹿茸不可以鼻嗅有小虫入鼻為虫顙藥不及也　鹿肉痿人陰不可近　白鹿肉和蒲白作羹發惡瘡壺居士云餌藥人食鹿肉必不得力以其食解毒之草能散藥力也

狸肉骨可治勞

獐肉八月至十一月食之勝羊肉餘月動氣

麂肉多食動痼疾以其食蛇所以毒

麋肉不與野雞及鰕生菜梅李果實同食皆病人

兔肉妊食子缺唇兔產從口出忌之宜丹石人八月十一月可食多食損陽絕血脉

令人萎黃豆瘡食之大毒斑爛損人二月勿食養神氣共獺肉肝食成遁尸鵝肉同食血氣不行白雞肝同食面失血色一年成疽共姜橘食心痛霍亂

虎肉正月忌食以益壽藥箭死者毒漬骨血間猶能傷人不可食　狸豹同

川山甲多食動舊風疾

豺肉酸不可食消人脂肉令人瘦損精神

獺肉只治熱若冷氣虛脹食之甚也消陽不益男子宜少食五臟及肉性寒惟肝溫治傳尸勞

象肉食之體重

熊肉有痼疾者不可食終身不愈十月禁食　脂不可作燈煙氣入目失明不可近陰不起

麝肉共鵠肉食作癥此物夏月食蛇帶其香日久透關成異疾不得近鼻有白虫入腦患虫顙

猿猴小兒近之傷志

蝟肉可食骨不得食能瘦人使人縮小

肉汁在密器氣不泄者　禽畜肝青者
獸赤足者　有歧尾者　煮熟不歛水者
煮而不熟者　生而歛者　野獸自死北
首伏地者　祭肉無故自動者　禽獸自
死無傷處者　犬懸蹄沾漏肉中有星如
米者　羊脯三月以後有虫如馬尾者
米甕中肉脯久藏者皆殺人
脯暴不燥火燒不動入腹不消　自死肝
臟不可食　肉雖鮮似有息氣損氣傷臟
肉及肝落地不粘塵不可食　諸心損心
諸血損血
一切腦一切脾不可食皆能害人　一切
肉惟爛煮停冷食之食畢漱口數過齒不
踽食肉過度還飲肉汁即消　禽畜五臟
三月三日勿食吉

魚類

鯢魚有瘡者不可食
鯉魚多發風熱修理當去脊上兩筋及黑
血沙石溪中者毒多在腦勿食其頭山上
水中有鯉不可食五月五日勿食鯉天行

病後不可食再發死腹有瘕不可食與麥
醬同食咽生瘡與紫蘇同食發癰疽鯉鮓
不可合小豆藿食食桂竟食鯉成瘕　魚
及子不可合猪肝食鯽亦然（素問云魚熱手叔和云熱生風日華子云鯉魚涼當以素問為正風家更使食魚胎禍無窮矣）
溧三　二十四
鱣魚有瘡者不可食
鱖魚背有十二鬣骨每月一骨毒能殺人
宜盡去之（蘇州王順食鱖骨鯁幾死漁人張九取橄欖核末流水調服而愈人問其故九曰父老傳橄欖木作棹魚觸便浮知魚畏此木也）
白魚泥人心瘡癖人不可食甚發膿灸瘡
不發鱠食之久食發病
鯽魚春不食其頭中有虫也合猴雉肉猪
肝食之不宜　子合猪肉食不宜和蒜少
熱和姜醬少冷與麥門冬食殺人與芥菜
同食水腫
青魚及鮓服朮者忌之合生葫荽蒜麥醬
食不宜
黃魚發氣發瘡動風不可多食合蕎麥食
失音
黃顙魚不可合荊芥食吐血犯者以地漿

解

時魚味美稍發疳痼

魴魚患疳痢者禁之

鮎魚勿食多赤目赤鬚者殺人合鹿肉及
無鰓者仝

鯙魚味美而發諸藥毒鮓雖世人所重不
益人丹石人不可食令少氣發瘡疥動風
氣小兒食之多成瘕及嗽大人久食卒心
痛合乾笋食癱瘓

鯸鮧魚有毒不可食

石首魚不堪鮮食

章魚冷而不泄

狗魚煖而不補

河豚又名胡夷魚味珍經云無毒實有大
毒修治不如法殺人　眼赤者害人　肝
有大毒中之立死（中其毒者橄欖蘆根汁解之）

鱸魚不甚發病然多食能發痃癖及瘡腫
不可與乳酪同食

鰌鱓不可合白犬肉血食之

鱓魚時病起食之復過則霍亂四月食之

害神氣腹下黃爲黃鱓　又有白鱓稍麤
二者皆動風氣妊食之胎生疾凡頭中無
顋背有點並殺人

茅亭客話云鱓鱉不可殺大者有毒殺人
京師一郎官喜食鱓一日過度吐利大作
幾殆信不可多也

鱓魚肝生惡瘡勿以鹽炙

烏賊魚久食主無子

烏魚水厭焚修者忌之

鰻鱺雖有毒而治勞（昔陳通判女病勞將死父母以船送之江中飄泊孤洲漁人見而憐之與之鰻鱺炙漸有生意婚月漁人送還陳府女病已脫然矣）

鯊魚多食發嗽并瘡癬　小者謂之鬼鯊害
人

魚鮓若有頭髮在內誤食殺人

黃鰭魚食後食荆芥殺人　凡一切魚毒
魚油燈煙盲人眼諸禽獸油亦然　無鱗
惡荆芥　無鰓發癩　全鰓發癰　無腸
臍食之三年丈夫陰萎女人絕孕　頭有
白色如連珠至脊上者殺人　白目白背

黑點赤鱗目合並不可食　有角食之發心驚　目赤者作鱠成瘕作鮓害人共萊食作蛔蟯虫　下痢者食魚加劇難治　一切魚尾不益人多有勾骨着人咽　魚子共猪肝食不化成惡病　妊食乾魚令子多疾　魚汁不可合鸕鷀肉食　魚鱠瓜忌同食　三月庚寅勿食魚

鼈居水底性甚冷毒有勞氣及癥瘕人不宜食肉主聚甲主散凡製鼈者剉其甲同煮熟則去甲食之庶幾性稍平目陷者赤足者肉下有王字形者三足者為能並能殺人　腹下有蛇盤紋者是蛇須看之　合雞子兔肉芥子醬食之損人　妊食之令子項短　六甲日忌食龜鼈及鱗甲害人心神　薄荷煮鼈會殺人　合莧菜食腹中生鼈（巢氏云有主人共奴俱患鼈瘕奴前死剖腹得一白鼈仍活有人乘白馬來看馬尿落鼈上即縮頭尋以馬尿灌之化為水其主曰吾將差矣即服之果差）

蟹未被霜者甚有毒云食水莨（音建）人中之不即療多死背上有星點者脚不全者獨

螯者獨目者兩目相向者足斑目赤者並殺人中其毒者速以冬瓜汁紫蘇湯或大黃汁灌之　妊娠食之令子横生　至八月蟹腸有真稻芒長寸許向冬輸與海神未輸芒未可食十二月勿食以養神氣　食蟹即食紅柿及荊芥動風緣黃下有風虫去之不妨與灰酒同食吐血

海邊又有彭蜞擁出似彭蜎而大似蟹而小不可食（蔡謨初渡江不識而食之幾死數日讀爾雅不熟幾為所誤）

蛙骨熱食之小便淋甚苦　妊食之令子壽夭　蛙之小者亦令多小便閉臍下酸疼有至死者冷水擂車前草飲之

鰕發風動氣及瘡癬冷積之疾無鬚者煮而色白者不可食鮓內有者大毒以熱飯盛密器中作鮓毒人至死蝦鱠共猪肉食之嘗惡心多唾損顏色

螺大寒不可常食　螺蚌萊共食之心痛三日一發蚌着甲之物十二月勿食之　蚶子每食後以飯壓之不爾令人口乾　蛤蜊服丹石人食之腹中結痛

淡菜多食煩悶目暗微利即止

蜆多食發嗽并冷氣消腎

蟶天行後不可食

黿黑者常啖蛇不中食其甲不可入藥十一月勿食黿鱉發水病 深三 二十八

蟲類

蜜七月勿食生蜜發霍亂蜜瓶不可造鮓

鮓瓶不可盛蜜及蜜煎損氣

白花蛇用之去頭尾換酒浸三日棄酒不用火炙仍令去皮骨此物毒甚不可不防

烏蛇生商洛今蘄黃有之皆不三稜色黑如漆性善不噬物多在蘆叢嗅花氣尾長能穿百錢者佳市者偽以他蛇煙燻貨之不可不察脊高世謂劒脊烏梢 商州有患大風家人惡之為起茅屋山中有烏蛇墮酒甖病人不知而飲遂差史記隋有患者食至胷即吐作胃疾不愈病者曰素有大風求蛇肉風愈而患此疾蓋蛇瘕腹上有蛇形也

蛇頭不可以刀斷必回傷人名蛇箭

蛤蚧其毒在眼其功在尾尾全為佳

水蛭乾者冬月猪脂煎令黃乃堪用腹有子去之此物極難死火炙經年得水猶活

石蛭頭尖腹大不可藥用誤用令人目中生煙不已漸致枯損不可不辨 有吳少師得疾數月肉瘦食下咽腹中如萬虫攢刺且痒痛皆以為勞張蛻取黃土溫酒調服下馬蝗千餘云皆因去年出師飲澗水似有物入口徑入喉自此得疾夫虫入肝脾勢須滋生食時則聚丹田間吮咂精血飽則散處四散久則殺人不可不知 深三 二十九

蜈蚣黃足者甚多不堪用 雖殺過宿收拾不密此虫必集其中不再煮而食之為害非輕

蠶沙煮酒色清味美能療疾

蜘蛛灰色大腹遺尿着人作瘡癬

花蜘蛛絲最毒能繫瘤斷牛尾人有小遺不幸而着陰纏而後已切宜慎之曾有斷其陰者

蚯蚓暑月履濕毒能中人 昔有中其毒者腹大夜聞蚓鳴於身以鹽水浸之而愈又張韶為所咬形如大風眉鬚盡落每蚓鳴於身亦以此取効仍當飲鹽湯

三元延壽參贊書卷之三

三元延壽參贊書卷之四 五同卷　深四

九華澄心老人李鵬飛集

神仙救世却老還童眞訣

三元之道所謂地元人元百二十歲之壽得其術則得其壽矣如迷塗一呼萬里可徹然天元六十者固已失之東隅能不收之桑榆者乎歸而求之又將與天地終始豈止六十而已哉喬松彭祖當歛在下風或曰此道神仙所祕也少火方炎强勉而行眞可一蹴而造仁壽之域柰之何道不易知也縱知之亦未易行也人年八八卦數已極汞少鉛虛欲眞元之復殆渴而穿井不亦晚乎黃石爲粥曾不足以喻其難吁是豈知道也哉剝不窮則復不返也陰不極則陽不生也知是理可以制是數矣回眞人內景訣曰天不崩地不裂惟人有生死何也曰人晝夜動作施泄散失元炁不滿天壽至六陽俱盡即是全陰之人易死也若遇明師指訣信心苦求則雖百二十歲猶可還乾譬如樹老用嫩枝再接方

始得活人老用眞氣還補即返老還少勤修一年元氣添得二兩便應復卦道書曰人者物之靈也壽本四萬三千二百餘日元陽眞氣本重三百八十四銖內應乎乾乾者六陽具而未知動作施泄也迨十五至二十五施泄不止氣虧四十八銖存者其應乎姤加十歲焉又虧四十八銖存者其應乎遯加十歲焉又虧四十八銖存者其應乎否至此乃天地之中炁又不知所養加五歲焉其虧七十二銖存者其應乎觀加五歲焉其虧九十六銖存者其應乎剝剝之爲卦惟上九一陽爻而已仙書曰有一爻陽炁者不死倘又不知所覺則元氣盡矣其應乎坤坤者純陰也惟安穀而生名曰苟壽當此苟壽之時而不爲延壽之思惑矣天下無難事也焉自然怕老怕死有六十四歲將謂休之歎汲汲求道遇劉海蟾傳以長生之訣返老還嬰遂得壽於無窮彼何人哉希之則是時在一覺頃耳苟能覺之體大易之復日積月累元氣

充暢復而臨臨而泰泰而大壯大壯而夫眞精純粹乾陽不難復矣箕疇五福之一微斯人吾誰與歸雖然此道天之寶也有能覺之天不負道必將默佑於冥冥中當遇至人如劉海蟾者以盡啓其秘滋補有藥導引有法還元有圖俱列于左

滋補有藥

孫眞人曰人年四十以後美藥當不離於身神仙曰世事不能斷絶妙藥不能頻服因兹致患歲月之久肉消骨弱彭祖曰使人丁壯房室不勞損莫過麋角也

麋角末（七兩酒浸炙熟）　生附子（一箇炮熟）

右末合和每服方寸匕酒調日三服

昔成都府有緑鬢美顔道士酣醉酒樓歌曰尾閭不禁滄海竭九轉丹砂都謾說惟有斑龍腦上珠能補玉堂關下血乃奇方也今名斑龍腦珠丹

鹿角霜（十兩為末）　鹿角膠（十兩酒浸數日煮糊丸藥）

兔絲子（十兩酒浸二宿蒸焙）　栢子仁（十兩別研淨）

熟地黄（湯洗清酒浸兩宿蒸焙入藥用）

右末以膠酒三四升煑糊杵一二千下丸如梧子大食前溫湯或酒吞下五六十丸

導引有法

夜半後生氣時或五更睡覺或無事閒坐腹空時寛衣解帶先微微呵出腹中濁氣一九止或五六止定心閉目叩齒三十六通以集身神然後以大拇指背拭目大小九過（使無翳障明目去風亦補腎氣）兼按鼻左右七過（令表裏俱熱所謂灌溉中岳以潤肺）次以兩手摩令極熱閉口鼻氣然後摩面不以徧數（連髮際面有光）又摩耳根耳輪不拘徧數（所謂修其城郭以補腎氣以防聾聵）名眞人起居之法次以舌拄上腭漱口中內外津液滿口作三嚥下之如此三度九嚥黄庭經曰漱咽靈液體不乾是也便兀然放身心同太虛身若委衣萬慮俱遣久久行之氣血調暢自然延壽也○又兩足心涌泉二穴能以一手舉足一手摩擦之百二十數疎風去濕健脚力（歐陽文忠公用此大有驗）

還元有圖

生陰　乾陽剛也生意本此一陰爲姤矣由之爲姤爲遯爲否爲觀爲剝剝極而爲坤坤純陰也陰極則生殺矣苟知所復則碩果不食陰極而陽靜

姹女　極而動生意又勃然矣

生陽　坤陰也陰極陽復陰人慾也陽天理也以理制慾於是陽長陰消慾遂復耳苟不迷焉復而臨臨而泰泰而大壯大壯而夬夬決也決則純乾

嬰兒　可復行天之健與天同壽矣

道心泯而人心勝則自望至晦之月也

人慾盡而天理還則自旦至望之月也

三元延壽參贊書卷之四

三元延壽參贊書卷之五

神仙警世

黄帝問氣之盛衰岐伯對曰人生十歲五臓始定血氣通眞氣在下好走二十歲血氣始盛肌肉方長好趨三十歲五臓大定肌肉堅固血脉盛滿好步四十歲臓腑十二筋脉皆大盛以平定腠理始疎榮華頽落髪頗斑白平盛不揺好坐五十歲肝氣始衰肝葉始薄膽汁始滅目始不明六十歲心氣始衰善憂悲血氣懈惰好卧七十歲脾氣虚皮膚枯八十歲肺氣衰魄離故言善悟九十歲腎氣焦四臓經脉虚百歲五臓皆虚神氣乃去形骸獨居

經曰人年四十陰氣倍五十肝氣衰六十筋不能動精氣少須當自愼自戒少知調和攝養寧不爲養生之本七十以上宜取性自養不可勞心苦形冒寒暑若能順四時運氣之和自然康健延年苟求貪得尚如壯歲不知其可

洞神眞經曰養生以不損爲延年之術不

損以有補為衛生之經居安慮危防未萌也不以小惡為無害而不去不以小善為無益而不為雖少年致損氣弱體枯及晚景得悟防患補益氣血有餘而神自足矣自然長生也

陰德延壽論

一念之覺固所以得三元之壽考一德之脩又所以培三元之壽脉甚矣念之不可以不覺而德之不可以不脩也老子曰我命在我不在天紫陽真人曰大藥修之有易難也須由我也由天若非積行施陰德動有群魔作障緣是可以自信矣道人郭太史精於談天者也應天有書後之星翁推步必來取法曰五行四柱曰星辰運限如是而富貴壽考如是而貧賤疾苦如是而凶惡夭折若鏡燭影若契合符世之人似不能逃其數者及其究也合於書者固多其不合者亦不少是何歟豈人生宇宙間或囿於數或不囿於數歟蓋嘗考之其推玄究微既條列于前至其後則曰陰功

可延其壽吉人依舊無凶又曰隨時應物行方便縱犯凶星亦不虞是必有見矣不然壽夭休論命修行本在人孫思邈何以有此言歟大極真人徐來勤嘗遇南斗壽星問壽夭吉凶之事星君曰天道福善禍淫神明賞善罰逆人能刻意為善靜與道合動與福會如此則我命在我不為司殺所執不求壽而自壽不求生而自生苟或隳綱紀違天地肆愚悖侮神明背仁慈戲忠孝明則刑網理之幽則鬼神誅之是不知所積冥冥中奪其算而夭其壽者矣陰德如于公治獄子為丞相徐卿積善衮衮公侯在所不論昔比丘得六神通與一沙彌同處林野比丘知沙彌七日當死因曰父母思汝可暫歸八日復來沙彌八日果來比丘怪之入三昧察其事乃沙彌於歸路中脫袈裟壅水令不得入蟻穴得延壽一紀孫叔敖兒時見兩頭蛇恐他人又見殺而埋之母曰吾聞有陰德者天報之福汝不死也後為楚令尹竇禹鈞夜夢祖父

謂曰汝年過無子又壽不永當早修陰德禹鈞自是修德愈篤後又夢其祖父與曰天以汝陰德故延壽三紀賜五子榮顯後居洞天之位范仲淹爲之記由是觀之三元壽考固得於一念之覺三元壽脉又在於一德之修也或曰陰德曷從而修之曰凡可修者不以富貴貧賤拘亦不在强勉其所無但於水火盜賊飢寒疾苦刑獄逼迫逆旅狼狽險阻艱難至於飛潛動植於力到處種種方便則陰德無限量而受報如之矣善乎西山之記曰遇至人得眞法雖云修養所至是亦陰德之報也此予所以於參贊書復作論曰陰德延壽

函三爲一圖歌

天地人三元每元六十年三六百八十此壽得於天天本全付與於人或自偏全之有其法柰何世罕傳函三爲一圖妙探太極先外圓而內方一坤與一乾定體凝坤象妙用周乾圜壽年在其間得之本自然一歲加一點漸比喬彭肩未悟參贊法所

點恐莫全此書神仙訣識者作壽仙顏朱鬢長緑髓滿骨且堅豈特點點盡圓天地相周旋

三元延壽參贊書卷之五

三元參贊延壽書五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元李鵬飛撰鵬飛至元間人自稱九華澄心老人所言皆攝生之事凡節嗜欲愼飮食神仙導引之法俚俗陰陽之忌因果報應之說無不悉載其說頗爲叢雜要其指歸則道家流也前有自序亦稱得之飛來峯下道士云

金丹正理大全金丹大要十卷

〔元〕陳致虚撰

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明嘉靖十七年周藩刻金丹正理大全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金丹大要十卷》提要

金丹正理大全金丹大要序

伊川先生云天下有大難事者三一曰為國而至於祈天永命二曰為學而至於聖人三曰修身而至於神仙斯確論也夫琮幼始知學長而從玄慨然信長生之道可學而致乃希高志慕玄訪微刮垢磨光斂華就實擬向抓峯絶頂把莽盡頭倡洪崖友赤松抱鶴子之中黄養蟾光之明素庶幾萬一充償素願也豈謂天不愛道善格其衷乙亥夏五際遇我師紫霄絳宮上陽真人於方壺天中解襟傾蓋歡如平生論名焚香共談丹道機緘微露針芥相投時以去就匆匆莫究衷蘊既而瞻候

紫氣近隨黄鶴至交泰別館叩首上請懇疑再三然後歃丹盟天披肯誓地餐真監度盡授所秘初則迅雷貫耳驚駭異常次則癡霧中心昧惑尤甚乃至竟夕不寐繼日不寧既未敢詆其非亦未肯信其是反覆紬繹罔悉故羅感神明之告人怨心竅而自悟於是撤翻迷網打破疑團比況痾之頓廢猶大夢之驚覺通身是汗豁目開明遂將生平記誦丹經如參同契悟真篇等書參訂而印證之則言言句句若合符節千變萬化總歸一貫而今而後宇宙在乎手造化係乎身可以大休歇可以大自在觀玄珠之有象煉金液以成丹白日登宸清

都進秩皆分內事也回視半生學問猶管窺天猶蠡
測海其大小淺深固以懸絕亦猶炊砂作飯攪水為酪
欲求充飢繼則不可得也吁金丹之學近代自紫清白
真人返瓊帝鄉世無真師傳多失實談性者非流於狂
蕩則滯於空寂論命者非執於有作則失於無為根器
高而利者不遇師傳惟祗求之方冊自讚自是自滿自
足自謂一聞百會眼空四海已與鍾呂並駕寧肯謙抑
而師問哉根器劣而鈍者求之盲師一知半見自喜自
棄自執自守自謂灰心散矣稍坐無為即道在其中矣
奚暇多事而更叩人哉是非海闊人我山高毒藥入心

金丹大要　卷上之十

黥墨透骨世無援山竭海之力又無補黥去毒之方莫
之能救可勝嘆哉我師上陽真人駕拯溺之慈航伏斬
邪之慧劍紹隆丹陽正傳之脈發泄青城至秘之文明
前代所未明說古人所未說推赤心於人腹垂青眼於
學徒所著金丹大要十卷條理數暢斗拱星羅詞意昭
明金聲玉振體堂堂說透骨髓血滴滴吐出肺肝恨不
與法界眾生盡皆作太羅眷屬其慈仁忠厚盛德之至
乃如此僕惟學徒不察真師之用心將聖師玄章作泛
常者過非徒無益而生惑或乃興謗而自棄因述己所
遇而為之序貴以拯援沉迷剖[illegible][illegible]庶幾指標見月

之筏就知天是亦一助也金丹之妙在乎三大要一曰鼎器
二曰藥物三曰火候然鼎器有陰陽之象藥物有內外火候有
時節三者實為金丹之極要知此則到家有期可[illegible]
仙矣所冀頭頭會合口口參同既興進道之心高中選
仙之舉千年鐵樹久繫龍沙之讖[illegible]至玉蓮嘉慶天元
之會凡我同志各宜勉旃門弟子明素蟾天琛謹序

又

老易泄天機古文龍虎經參同契皆作也以無為為物
祖以有為為丹母乾坤爐鼎坎離降鬪鴻濛鑿混沌
採藥物明符火無非法天地陰陽造化生生之功有順

金丹大要　卷上之三

逆而煉成金丹也紫陽悟真篇繼出發揮玄理殆無餘
蘊矣惟火候之秘妙存口訣世之學者往往惑於旁蹊
出於臆度未能闡其大要況通其微妙乎紫霄絳宮上
陽先生繼真師之絕響指後學之迷津千載一時百年
幾見惟明老易深造之道細格先聖未發之言謂夫人
為萬物之靈具足此理知而行之頓超生死真心化導
矢口成辭演為金丹大要十卷諄諭反復觀續再三誠
欲與有志者原始要終心靈自悟一得永得同躋仙階
其慈憫之心亦溥矣若[illegible]溪永田王公吏隱仙林夙深
丹契知音有遇思廣其傳山中主盟太初提點道林隱

棣靜字淵深號味重玄省胃闡樣當時及門皆鳳逸龍蟠蜂蛻列具序說想見聲光區區寄跡累元留心玄覽種緣已熟獲聆緒餘所謂月現庚方西南得朋金歸性初省實有信依特採取三性會融求水玄珠得之罔象當斷之時至顛墨矣夫窮理盡性以至于命長生久視而命在我入藥之作其老易之津梁乎噫將外老易而求之奚言道至元改元旃蒙大淵獻蕤除月門弟子廬山紫元歐陽天璹拜首序

金丹正理大全金丹大要目錄

金丹正理大全金丹大要鼎器卷第一

金丹大要序

上陽子曰金丹之道黄帝修之而登雲天老君修之而為道祖巢由高蹈錢鏗長年備李旋令歷數何限求於則者當以陰符道德為祖金碧參同次之自河上公五傳而至伯陽真人祖天師而得伯陽之旨丹成道備降魔流教葛仙翁濟幽旌陽斬蛟是皆逢時注世救劫斯乃真仙之餘事耳華陽玄甫雲房洞賓授受以來深山妙窟代不乏人其間道成而隱但為身謀不肯遺名於世間者豈勝道哉復有得世存道序傳師訣或隱或顯窮具知乎至於功高德重尊君帝境寄制劫運者又難備知燕相海蟾授於純陽而得紫陽以傳杏林紫賢泥丸紫清接踵者多我重陽翁授於純陽而得丹陽全真教立長春長真長生玉陽廣寧清靜諸老仙輩枝分派接丹經妙訣散滿人間惟紫陽悟真篇頗詳又得無名子諸公引而明之我黄房公得於丹陽乃授太虛真人以傳紫瓊我緣督子得於紫瓊詳見太虛真人傳緣督子閒氣惚明博物精通抱畫群書或註或釋總三教為一家作仙佛同源金丹難問等書到此而丹經大備其意惓惓修道之人將於傍門以亂真故於卷中指出

先天一炁，獨是謂者水銀硃砂，黑汞白金，火候抽添，定
爐立鼎，名之則是，用之則非。陰符經云：天性人也，人性
機也。又云：天地萬物之盜，萬物人之盜，人萬物之盜。又
云：人知其神之神，而不知不神之所以神也。道德經云：
有無妙竅，玄牝神器，至有上善若水，不敢為天下先，皆
皆至言也。又如列子御風，莊周鵬運，雖皆寓言，卻有深
義。參同契分明指出金汞火候，強氣之符，借易
為譬，其妙在於欲作服食仙，宜用同類者，取象於月，以
驗採鉛。後之所述，無以易此。仙聖用心，普接未來，唯只
先天真一之炁而已。致虛夙荷祖宗積善，天地界[illegible]，矜游

金丹大要　卷之二

浪人間，年且四十，伏蒙我師授以正道，厥後復遇[illegible]
老師，親傳先天一炁，坎月離日，金丹之旨，抽添運用火
候之秘，悉被無隱。與從敬授以來，日夕兢惶，恐棄[illegible]
且負所望。儻將從前淺聞，隨學煩惱業識，盡行脫去，
為天地間一個閒人，而為囊中將時，圖體兩儀于[illegible]
侶求朋，將集吾事，乃不敢秘，見者皆云將白聖[illegible]
七真大道，乃引諸列仙丹經，作此金丹大要，其中[illegible]
詳述開顯，條說直與後來學仙之士，關門引路，上士[illegible]
人，或於此中得而解悟，同步道途，即滿素志，重作[illegible]
先後，人有賢愚，文愈顯而道愈明，世愈降而人愈[illegible]

以神仙之說而為渺茫，或謂仙佛天之所生，非人可學，
流而至此，復柰之何。老子曰：吾非聖人，學而得之。中下
之流，口欲修行而不用心於此，究竟甘分輪迴，可深惜
哉。所幸遁來抱材負器之士，參問尋盧，較之古者，[illegible]
稍衆，雖無旌陽拔宅之舉，要知地仙八百，識數[illegible]
有識者應期立志，疾早求師，成道必矣。[illegible]
專，則所趨必至。好正則君子喜，務邪則[illegible]
眾，分耕常勤，學弓能射，習水能浮，堅固修行，必成仙佛。
今夫百工而不求師，藝豈自精。一經而不求師，科豈能
也。專心積善而學仙，亦必有真仙至矣。君子曰：[illegible]

金丹大要　卷之二

身從虛無中來，因緣運會，和合受生。我師數指先天一
炁自虛無中來，致虛續曰：既自虛無中來，卻非天之所
降，地之所出，又非我身所有，亦非精，亦非血，非草木，非
金石，是皆非也。雖得而知之乎。易曰：西南得朋，乃與類
行。又云：君子以虛受人。佛謂西方蓮花世界。馬祖云：西
江水。悟真篇云：藥在西南是本鄉。又云：蟾光終日照西
川。又云：鉛遇癸生須急採。又云：取將坎位中心實，點化
離宮腹內陰。太乙真人破迷歌云：如何卻是道，太乙含
真炁。太乙豈非西乎。西南者，金炁所在也。坎癸者，水鉛
所居也。黑鉛是先天一炁，而隱於北方水也。然本無方

位。故云自虛無中來也。參同契云。其人請深淵浮游守
規中。領悟於此。何憂不仙。曰陰陽。曰夫婦。曰男女。曰鉛
汞。曰龍虎。曰烏爐。許多名色。無非先天一炁。狀如細雨
露霧。亦如明窗塵。亦如黍米珠。其道易知。其事易成。功
無難也。故我師云。形神無為。而精炁自然有所為。是猶
天地無為。而萬物自然化育也。修道底人果得真師口
訣。則恐光陰迅速。目下收料。淡淡成就我身。又何暇奔
功名富貴而共人談論哉。蓋非得真訣者。於丹經內默
猜暗想。無一可成。只得傍引曲證。闊論高談。以度歲月。
復何怪哉。且無知者。妄造丹書。假借聖賢為名。如葛仙

金丹大要　卷上之四

翁保生養命丹談。逆磨胎息經。綸趙州十二時歌。龐公
河車頌。以至八段錦。六字氣之類。其他文目更多。切不
可信。要當以參同契。悟真篇為主。然亦遇聖師面傳。非
有自悟。黃帝師廣成子。老子師商容。孔子師老子。釋迦
師瞿曇。聖人皆拜真師。後世凡流。却要自悟。何其誑妄。
唯有後流得師一傳。闕處下工。無人知覺。一旦道成顯
其神通。以為頓悟。此則有之。夫金丹一事。其中奧旨不
啻一件。只如藥物。鼎器。玄牝。陰陽。火候。沐浴。震兌。蒙
水火金木。母隱子胎。情性龍虎。鉛汞。主賓。刀圭。姹女。白
黑。雌雄。顛倒。浮沉。擒縱。時候。朔望。弦氣。水火進退。斤兩

多符。抽添。沐浴。烹煉。溫養。脫胎。似此等名。無非聖師
叮嚀訓諭。猶恐非人。安得凡夫而自會耶。故純陽祖師
云。當時自飲刀圭。誰信無中養就兒。判水源清濁。木金
間隔。不因師指。此事難知。紫陽翁云。饒君聰慧過顏閔
不遇明師莫強猜。令留試金石三寸于此。別其真偽。凡
學仙于先一試之。若得至人傳了。首以參同契。龍虎經
悟真篇此數書內。問無不知。順了逆明。橫串直貫。指南
透北。識西就東。只此便是。何以故。至聖賢之言。亦有順
求。亦有逆聚。難關二意。曉了一般。若邪師俗子。妄談道
命。問他已上數書。則懵懂其說。直也不了。橫也不知。縱

金丹大要　卷上之五

能直知。逆又不了。此處有着落。便試過了也。且得入最
難。純陽海蟾重陽諸祖。特愍世人。闡道者少。雖證帝位
之。誓度人。故出沒變化。往來塵世。必其可者度之。是以
金丹之道。神仙能授與人。而不能必其成。却能知其必
成之人。是以度之。必成之人。耳口自別。何哉。大智慧的
口求之。而心愈低下。耳聽之。而思所以行。上陽子曰。予
昔未聞。擬若得之。要與世人盡話此道。不相瞞隱。及既
得聞。忠密。視果無其人也。傳此道者。純陽翁云。若遇
宇宙人無數。幾箇男兒是丈夫。俗眼看來。丈夫而非男
兒乎。蒙師寄語。吾乃今而後知九仙聖師之意。豈不欲

人人領悟箇箇圓成矣奈何世人不及者衆過者大多百
般蔽障無由見聞是道也不可以言傳而非言則何以
聞道謂不可以言傳者緣以時人習卑識陋不足以語
之也必因語之彼豈信受而行之哉是曰不可以言傳
也果若非言云何口授令人直以無言是道寧知於中
妙語更多但非六耳所以共聽否則聖人明示直說何
乃從古隱到如今轉不可說後之學者慧眼未開宜先
審其忠孝正直善惡賢愚大道非正人君子非素所好
尚者端不可與功莫嗜利妄泄輕傳倘非其人彼此受
譴况欲其敬師成道乎黃庭經云授者曰師受者盟以

金丹大要　卷一之六

代割髮肌膚金環手當山歃血投丹金書玉簡乃可宣太
上微言啟神仙不死之道此[illegible]文也天地之間此事[illegible]
太非重盟誓孰敢泄機此授[illegible]
今三遭其難仙經具載可不[illegible]
擇指仙子不能接引方來指[illegible]非宜但當[illegible]
此熟矣遂作金丹大要直述[illegible]文便於觀覽所謂要
在於庚方月現于時癸生取此先天真一之炁是炁即
黑鉛也當此之時藥物真正水源至清然月之現也存
乎口訣時之子也亦要心傳廣成子謂黃帝曰愼汝
內閉汝外多知為敗我為汝遂於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陽

之原也為汝入於杳冥之門矣至彼至陰之原也君子
曰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多言數
窮不如守中孔子贊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偏陰偏陽
之謂疾魏伯陽曰類同者相從事乖不成寶崔公入藥
鏡云是性命非神氣水鄉鉛只一味是也天性之道或
有自悟天命之妙必待師傳顏名子曰偃月爐陰爐也
中有[illegible]藥之陽炁即虎之弦炁也硃砂鼎陽鼎也中有
水銀之陰炁即龍之弦炁也今用即此二弦之炁調停
和合以成然吾所謂神與炁精之迎送動止凡百作為皆
主於意也色聲香味觸皆關於意意為即為意止即止

金丹大要　卷一之七

故求用取鉛以意迎之收火入鼎以意送之烹煉沐浴
以意守之溫養脫化以意成之故崔公云一日內十二
時意所到皆可為此之為大要之要也有能[illegible]有如前
識金石則得金丹大要之要也既得其要不妨求侶閒
財以成真今當世有以萬金而買功名者其身安能長
久乎世有以萬金而濟死者其死豈能再生乎進有否
終惟道長久亦有聞道之士不肯忘下求當勇銳向前
及早便做乃欲待其功名心滿諸事已了方成此道又
戀之甚忽以天不假年身殞於世悔何能及佛果云只
今休去便休去若覓了時無了時紫陽云試問堆金等

山嶽無常買得不來無窮萬戶侯而爲身若張子房焉棄萬金資而求道者焉宜而焉今之視昔誰能及之後之視今昇宜參悟上陽子曰大脩行人已得師傳結丹知辭真人云我今收得長生藥年年海上覓知音又云幾年湖海覓仙儔不徹神仙不肯休泥丸翁曰若無同志相規覺特恐爐中火候非陳虎丘云朝朝惟切尋同志走遍東吳不見人蓋得知音道侶乃相規檢且其不遠以共成道亦有善侶而未聞道財則有餘是宜質易兩相成事故龐蘊溺財求藥傳大士唱賣妻子皆同此道也是以釋氏修定坐禪以土制鉛以鉛制汞鉛汞

歸時身心不動是云修禪入定今之所謂禪者皆頑鈍凝子禪行也打碎坐也跌碎世惟皮可漏子禪擇亦不斷咬亦不破若人參得皮可漏子禪則鉛與汞自相投矣三教一家實無二道其分彼我者乃是一箇盲人鞭騎瞎馬而與人較勝負豈不爲明眼底人所笑圓悟云禪非意想以意想參禪則乖道絕功勳以功動學道則失真頓絕卻意想喚什麼作禪脚跟下廓爾無禪之禪謂之真禪如兒子懷胎絕卻功動喚什麼作道頂門上照耀無道之道謂之真道似蚌含明月佛祖留下數百公案見性爲宗是此金丹大要裡道佗所仙佛同證性

命二者皆要了知既得了知宜加精進上陽子曰是此金丹大要備諸仙聖之書發明先天一炁之妙開引後來之人予中顯露泄漏尤多矣何哉是予早年素有此志未遇真師不明其要閱諸丹經者難把摸思殆不忍研窮無方廢寢忘飡苦留此懷神仙之道因執無爲非遇聖師分明指示則與凡流同歸腐朽是因師指畫以其間難形言者悉皆詳述作爲此書名曰金丹大要以賴往憾與後來人出雙慧眼不可施於筆舌筆之不可發於語者語之學道之士因緣獲覩是此金丹大要如對聖師親相付授當知火藥悉具運用皆全上陽子曰

是此金丹大要十卷首卷虛無三章以象三才二卷上藥一章以體法身三卷妙用九章以證九還四卷須知七章以驗七返五卷積功詩歌以分邪正六卷累行序說使無者象七卷發真問答接引群生八卷修真圖像示可印證九卷越格擬古最上一乘十卷超宗酌古見性成佛卷卷皆備鉛汞火候學道之士首卷不悟須尋二卷三卷不達四卷須知次第熟覽無一不備吾之成此金丹大要爹重言者切之故也多俗語者顯之故也學免泄露眞寶眞詮然恐方來紙宜僭底旨非宿昔有仙骨者不能聞是金丹大要之名況云敢得而窺之邪

非有大智慧者不能存是金丹大要之旨。況云欲得而了之。非大智慧者不能入是金丹大要之路。況云欲得而行之。非有大功德者不能親是金丹大要之道。況云欲得而修之乎。上陽子曰。大修行人已證脫胎神化。若復得此金丹大要。可以參証出入往來。若初下手得辦入室。是此金丹大要。可以保養全功。亦有聞道蒙感懷疑。所未決者。是此金丹大要中有試金之石。可以辨驗邁得實際。下功更莫遲疑。入道詩云。人身難得今已得。正道難明今已明。此身不向今生度。更向何生度此身。上陽子曰。復有得此金丹大要。不能明了於中

與其使可像繪祖師純陽重陽丹陽三仙真形。晨夕香花。一心對像誦念此金丹大要一遍。乃至十遍。百遍。千遍。日積月深。初心不退。愈加精勤。自感仙真。親臨付授。是學仙子頓爾開悟。理路透徹。心地虛靈。即時脚跟踏得實際。夫何以故。玉帝勑命。凡授丹陽真君。掌領仙籍巡行天下。察人功勳。註上丹臺。分遣已成真人仙子。下爲人師。移文錄司。主借用財成就學仙之士。無上妙道。己成真人。是學仙子。精專注想。因緣遭逢。是學仙子。不憚苦辛。懇求至道。是學仙子。勿以天高天厚。難以感通。是學仙子。勿以大道杳冥。非凡可學。是學仙子。勿以陰陽分位。非人能成。是學仙子。勿以性命由天。非我所存。是學仙子。不作是見。不作是聞。勇猛智慧。即得性海汪洋。命源流潤。是學仙子。列名丹書。真心究竟。是此金丹大要。或觸事物。或遇經篇。或在舟船。或行道路。或對鏡容。或照水影。或觀淫房。或觀屠殺。或因董戲。或見倡坐觸着。盜着。偶一覺悟。從之而入。傑傑灑灑。圓圓陀陀。得大自在。恰如貧人。於房舍中握得祖父一窖金寶相從。方知此是自家之物。多年棄藏。一旦得之。受用不盡。上士至人。昔蘊太乘根器。復得此金丹大要。一誦再憶。豁然見性。即佛即仙。如暗寶人。道傍拾得無價明珠。喜

慶無量。學仙之士。願以生死爲一大件事。早收藥物。成事丹成。白日騰身。高奔帝境。實我志也。

至順辛未仲秋。紫霄絳宮上陽子觀吾陳致虛序

道德經序

上陽子曰。道始無名。德亦非稱。自伏羲畫卦。蒼頡創文。玄龜。龍馬。河圖。洛書。文王重易。箕子洪範。皆存而不名。老子垂世。始強名之曰道。夫大道之爲說。先天地而位天地。始萬物而育萬物。草木根實。非道不生。胎卵濕化。非道不產。道果何物也。其可見乎。而功用若是。其可捉摸乎。而造化若是。其可思議乎。而變通若是。自老子一指

出一强名之後千古之上上道得老子以明萬世之下
此道以老子爲法天以清地以寧三光以明萬物以榮
聖人仙佛以修以成㝠道果何物而若是其大也孔子
與佛皆明此道非別有一道也後來乃分三教儒者
不明曾子子思之相授受是何事抑猜之爲日用常行
釋者不能明心見性只得念誦祈生道則不究金丹欽妙
以爲煉修法術皆非道也蓋未有所授受耳道之爲物
通然而生氣復資氣而育然天地萬物未有非然而自
生育者然吾所謂然詢非天地呼吸口鼻往來要知是
然之名須究內外之道然之在外者曰黑鉛即金丹之

金丹大要　卷一　七十二

道也佛云摩尼儒語仁義道曰金丹三教大聖必用是
然而後方能成佛作仙即此是道非別有一路也然之
在內者曰黑汞即修定之道也道名踵音儒謂中和釋
云世音即自然之道三教大聖必用此道故名雖殊而
道則同也是以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昔者老子西
遊關令尹喜知爲聖人迎之曰子將隱矣強爲我著書
老子乃註五千餘言而去其著書處今京兆盩厔縣終
南山宗聖宮是也此書留世始以老子名分上下二篇
真人鄭思遠標註八十一章之目唐賜號曰道德經古今
解註何啻百人惟河上公所釋以授漢文帝者語敘意

深今難得其真本經中大意第一章顯而出之了具眼者
於此早分利鈍夫道也者本無名無爲且名既有復不
可常名則無爲而無不爲也故三十八章曰上德無爲
而無以爲下德爲之而有以爲上仁爲之而無以爲上
義爲之而有以爲孰於道德者體無爲而無不爲也無
爲者無以爲也無不爲者有以爲也爲是道者慧鏡顧
閔必待師傳遑言有之古之善爲士者微妙玄通深不
可識上陽子曰豈古然哉於今爲然蓋不可識則不可
見不可見則不可思議捉摸我師緣督真人受鍾呂王
馬之的旨南嶽一面悉拜其授致虛年甫四十雖居林

金丹大要　卷一之七十三

泉癖嗜詩書嘗謂寂滅虛無其說杳冥講說蒙師一指
芒刺脫然眼下便見方知腳跟元踏實地猶知空中浮
雲忽散寶月光明并得所解道德經焚香啓視至此兩
者同出而異名早是性命雙題愈覺渾身是汗坐對老
子坐行共老子行佛祖在腳跟底立似三界中我的最
尊超然有何生死則三清五嶽冠有與無物與祭柴
裏汞水中銀日烏月兔雌雄黑白以至金剛浮幢燈籠
佛殿正法眼藏涅槃妙心百尺竿西江水竹麻蘆葦棒
喝照用恒河沙無量佛法莫不皆是見了悟了日々照
觀大機大用有時得到休歇之處尤爲快活何以故

為此老雙關二意旨要世人明了為此道同出卻不同。又同出又不同。沒只一己是強名。況復云此兩者其下重云衆妙之門。聖人無空言。一字是一箇鐵羅漢。兩點檢將來。却是大路傍草。蓋有兩顆驪珠。尋常人都直蠢過了。明眼人一見圓陀陀光爍爍。收拾隨身去。豈不欣然。何哉。蓋今世人只是看經。却不觀經。聖賢仙佛留下經書。要引世人皆為聖賢仙佛。一切常人不明其意。朝念暮誦。以為祈禱。更不於中究竟生死一件實事。抑何愚哉。猶諭人醫。指以訣云。左心小腸肝膽腎。明了的便以此而脉人之脉。不必勞誦千遍萬遍。若病不診。只誦此

語。須感得叔和立現。復柰之何。經書亦然。若看而不觀。亦猶有病之誦而不診。柰[illegible]了其[illegible]要了其[illegible]了字則能了舌頭。[illegible]則[illegible]斷舌頭。[illegible]了非了。坐斷是了。不了的是人。了的是聖賢仙佛。喻如金剛經云。佛說非身。是名大身。六祖釋云。色心雖大。內心量小。不名大身。法身雖小。內心量大。等虛空界。方名大身。色身雖如須彌。終不為大。此[illegible]世人早明色身法身二事。若只口誦。不觀其義。輪迴生死。何有了期。三教聖師立言垂訓無非欲接引方來。非各門異戶。以相水炭者。既是經書之續其言外之意。丁陽子曰。大哉五千餘言。多以天下

國家用兵治民之說以翼其道。然以之平天下。治國家用兵使民無施不可。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故筌蹄子有治道用道兵機禪機之說也。將以無為之道奏之於吾皇。以倣陶唐無為之治也。其將以有為之道告之於宰輔。行治平日新之德也。其將以無不為有以為之道。訓諸學道之士。以修金丹也。得此道以無為而治天下者。漢文帝之謂也。得此道以佐漢而定天下者。張子房之謂也。得此道而其鬼不神者。張輔漢之謂也。得此道而善攝生者。許旌陽之謂也。妙哉是經。其言父則言教父。母則云物母。此其謂道德也。其旨意先

有為而後無為。非蠢然無為也。本道德而後仁義。非毀於仁義也。尚仁義而後禮。非棄於禮者也。如恍惚中有象。有物。杳冥中有精。有信。不貴難得之貨。此皆有指大道。顯露玄機者也。經內隱八十餘異名。如衆甫。神器。玄牝。橐籥之類。無非注意於道。使後人從是而悟。因悟而入。因入而有。有為者。即金丹也。噫。後之人。我其難者。不明玄牝衆妙之門。或其搖著。不修無為有為之道。使彼之有目者。視之為異端之教。彼之有口者。呼之為異端之徒。而世之明敏器識之士。甘與彼之下愚。或蹤或亂。爭競是非。至于老死而不知有神仙之道。惜哉。曰。三

敎聖賢之所建立者。始焉莫不各有其道。所繼之者。特
未善也。老子者聖人也。太上者。巍巍至尊。居三清之境。以
生育天地。運行日月。宰制刼運。終始萬物為心。其視天
下民物一不安者。若己有之。中下之人。恣其狂愚。不知
源流。妄誕詆誹。謂彼之非聖人者。罔識益彰。惑之甚也。
謂此之歸太上者。罔福。是未得其道也。原其著此書。蓋
欲引導修行之士。以成真人。使天下有以匡世救刼者
也。始降魔斬蛟。平潮彌灾之事焉。然悟者自悟也。迷者
自迷也。悟也者。因緣時節之來也。迷也者。宿昔所未種
善也。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兄弟也。朋友也。此大道之

綱常也。萬世之不可易也。降魔也。斬蛟也。此道成之事
也。適時而造就其功也。老子之道。即金丹之大道也。夫
金丹之道。光明三綱五常。次則因定生慧。綱常既明。則
道自綱常而出。非綱常之外而別求道也。是謂有為。故
云。和其光同其塵也。乃至定慧圓明。是謂無為。故云。知
其雄守其雌也。道至無為。則神仙之事備矣。知此經者。
則明其道。故曰太上下知有之。不知者則辯其語。故曰。
夫唯無知。是以不我知。今遵師訓。因併釋之每章。就下
轉語。大知此者。特為此老婆一片方便手。為天下人具
一隻智慧眼。要于者接濟迷途。具眼者早自明了。使人

人回首物物。知歸長生升仙。必有真實根器者也。
至順辛未仲秋後三日。紫霄上陽子觀吾陳致虛序。

道可道章解

道可道。非常道。上陽子曰。大道也者。位天地。育萬物。曰
道。揭日月。生五行。曰道。多於恒河沙數。曰道。恒河者西方界此河沙細如麪此數之多者也孤則獨無一侶。曰道。直入鴻濛而還
歸溟涬。曰道。善集造化而頓超聖凡。曰道。目下機境未
兆而突爾靈通。曰道。眼前生殺分明而無能逃避。曰道。
處卑污而大尊貴。曰道。居幽暗而極高明。曰道。是道也
有大識見之眼而無情。有大智慧之耳而無聞。有吸西

江之口而無齒。有請妙香之鼻而不臭。有殺活舌頭而
味不味。有金剛法身而在自在。有生死劍而武士不敢
施用。有一字義而文人不能形容。雖黑漫漫不許一點
闇然而日彰。任峭巍巍壁立萬仞。放身而無怖。細入刹
塵曰道。大包天地曰道。將無入有曰道。作佛成仙是道。
佛經五千四十八卷也。說不到了處。中庸三十三章也。
說不到窮處。道德五千余言也。說不到極處。道也者。果
何謂也。一言以定之。曰氣也。故鄭真人曰。道乃氣之用。
當知體其道者。是氣也。可道者。道有號。道有名。道有識。
比如道之號曰萬物宗。是道號也。名曰涅槃妙心。是表

德也道之號與表德皆可呼可言故曰可道至如道者詣知是生生萬物之道雖有其名而不可以常道故曰非常道何謂非常道蓋可以自見而不可以人見衆生見可以自道而不可以人道衆生道是云可道非常道也何謂非常道以其至賾至大而盡精微故不可以常道也以其淨倮倮赤洒洒巍巍尊高故不可以常道也以其杳冥恍惚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故不可以常道也是之謂非常道也名可名非常名上陽子曰夫名也者事物用以稱題曰名人神借以呼喚曰名可名非常名者喻如乾陽物也曰乾則可曰陽物則不可又如坤陰

物也曰坤則可曰陰物則不可故曰可名非常名也又如今有人名曰谷神小名曰芻狗而字曰衆甫諱與小名上之呼下可也故曰可名衆人則不可呼若衆人呼人之小名則其人勃然而怒矣何以故衆人不可呼人之小名者於簾兩之所人不聞見之地而言之則可若於稠人中呼之則必自取辱焉故曰非常名也何謂非常名蓋人人有一箇諱名或可以自題而不可托人言是云非常名我師曰道以用言在人未常不可行但非常所行之道名以實言在人未常不可稱但非泛常名之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然皆待之

而後動也有者已動而將形也天地始者惟雄蟠虬而物所自體萬物母者陰陽感兆而氣所自育以無而偶有者猶以天而配地以母而配始者猶以炁而合神是知有與無二者時而天地位焉始與母二者出而萬物育焉我師云人之靈明知覺者即無也神也絪緼活動者即有也氣也此論玄遠要具大方服然後可以見不見之處照不照之所也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竅於一定之中而求變化曰常未見之前而將與發曰欲沖虛至聖曰妙包元含靈曰竅常無欲以觀其妙者於一定之中而求變化待之而後動動於未見之前而

將與發也即觀其沖虛至聖之妙也常有欲以觀其竅者於一定之中而求變化已動而將形形於未見之前而將與發即此觀其包元含靈之竅也我師曰觀其妙者見其智慧之精微也觀其竅者見其功用之遠大也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兩者道與名也無與有也始與母也妙與竅也皆云兩者而當以無與有為先同出而異名者有無同出於一而名乃分矣玄者不可見不可聞不可說同謂之玄無與有兩者皆不可得而見聞名說也玄之又玄者以其無與有兩者愈不可見愈不可聞愈不可名說即佛云不可說不可說轉不可

說者即此道也衆妙之門者言其玄乃萬物出聖
出入之所也。而我師謂有言外意。紫陽子曰有物先天
地，服下甚分明道之體者自然也道之用者虛無也虛
無者先天地也契曰委志歸虛無悟真篇云道自虛無
生一炁我師云先天一炁自虛無中來此乃為之而有
以為也自然者後天地也人稟父母陰陽二炁而生而
長彌綸未判抱一無離此乃無為而無以為也道本無
名強名之曰道是有名矣既有名矣又不可以常名既
不可常名則不可得而聞見也是道也是物耶是有形
耶是無形耶乃不可以常道常名而不可以聞見者也

是以從古聖人以至于今成仙作佛者何限雖遺千經
萬論上世而終不顯題者惟是道之尊德之貴也。夫人
本來清淨若脚跟下見得明了。無他障礙何必更向經
句上尋覓為世人翻着見解訥處不能訥知處不能
知是故聖人慈悲方便假名託字百般遷就而為之諭
亦知先天地一物耳三教大聖殊途同歸初無差別如
孟子集義所生之道即孔子一貫之道也釋迦拈花以
傳涅槃妙心之旨即達磨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之旨也
老子有無玄牝衆妙物母之道即玄關一竅大道金丹
出深山妙處衆代不之人所謂造到是處一明一切明

一了一切了。利根上士獲覩此經字上求義義裏通攢
句中得意意外悟道忽若智慧眼開感得天人相與
不慶快。

金丹正理大全金丹大要虛無卷第一終

金丹正理大全金丹大要上藥卷第二

精氣神說

黄帝曰知之修煉謂之聖人無上元君謂老子曰長生之功由於丹丹之成由於神故將合丹必正身心黄庭外景經曰玉池清水灌靈根審能修之可長存心印經曰上藥三品神與氣精聖人言修煉金丹者煉精氣神而已謂此三者亙古亙今萬世之下無以易之而精氣神有從天地有先天地今將此二說別而曉之夫精者極好之稱衆者言精惡者言粗夫物皆然凡人唯精最貴而甚少在身中通有一升六合此男子二八已滿未泄之成數稱得一斤積而滿者至三升損而喪之者不及一升精與氣相養氣聚則精盈精盈則氣盛日啗飲食之華美者為精故從米從青人年十六則精泄凡交一次則喪半合所喪者必即隨日生而補之所補者陰精而已非元精一泄非先天者則不能補有喪而無益則精竭身憊也故慾不節則精耗精耗則氣衰氣衰則病至病至則身危噫精之為物其真寶乎又豈可縱慾而喪軀乎丹陽祖師曰色者甚於虎狼敗人義行損人善事亡精滅神至於殞軀為道之大病也謂下愚之人謂其壽命數定恣慾為快其意古之戒曰油枯燈盡髓竭人亡是知精實一身之根本未有本無根而能久者象川翁曰精能生氣氣能生神榮衛一身莫大於此養生之士先寶其精精滿則氣壯氣壯則神旺神旺則身健身健而少病內則五臟敷華外則皮膚潤澤顏容光彩耳目聰明老當益壯神氣堅強昔見高年慾情未衰此其早年泄逸之驗至此又能絕慾可壽更多精之全者無知赤子赤子受父母陰陽二炁而生日以增長老子曰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朘作精之至也使赤子知有知保固其渾然之精而無虧泄待其年壯明敏乃遇至人援以變調之道必作無為之真仙矣藝事固少此以人身中之精而言也後天之精若論還丹卻非此精夫金液還丹之精姹女嬰兒九三郎謫元晶號曰金華商夫君居玉池之西出入游虎乳名嬰兒晚則與為金公凡到隣家便稱至人其情性交烈此乃先天地之精都為人之至寶老子曰杳杳冥冥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者此也修煉之士先明此精既若明了即可仙矣是號為金液還丹佛號曰全身舍利積精至十六兩也純陽翁云吞精食氣先從有情理修真便入無海蟾金丹歌曰為甚神仙都愛身也須保精養精青瑣陳泥丸云大藥須憑精[illegible]神[illegible]一處[illegible]成大

丹者即金液還丹也昔既得之於務成子急欲修煉緣
總萬機盡未得就乃拘天下而授舜曰惟精惟一允執
厥中舜以授禹而增之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
一允執厥中後來龍牙禪師乃云人情濃厚道情微道
用人情世豈知空有人情與道用人情能得幾多時從
古到今修仙作佛者未[illegible]捨此精而別有路耶其後天
地之精御陰八若寶之惟能健其身益其壽而已學猥
之徒欲吞此精之穢或採閨用而無或運已精補腦以
是為道不亦愚乎獨先天地之精屬陽聖人修煉以為
丹者此也雲房老仙曰涕唾精津氣血液七般靈物總

皆陰又云四大一身皆屬陰不知何物是陽精道中一
云一身內外總皆陰莫把陽精當寶紫清云其精
不是交感精乃是玉皇口中涎又門相尚云乾坤之內
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秘在形山孔子贊易曰男女媾精
萬物化生若其上士言下須有指歸何以故曰男女媾
精萬物化生此為奇特若當時孔子以世俗生養之說
為言則必云男女媾精人乃化生却乃普云萬物化生
于此[illegible]莫淺易看過了上士至人一聞便了中下之士
非遇真師直指竅訣奚可猜我師緣督子云何者為
性命人之一身禀精至靈至貴至虛超精氣神之者

舉世罕能達此。黃庭經云。急守精室勿妄泄。閉而寶之
可長活。廣成子授黃帝曰。毋勞汝形。毋搖汝精。黃帝以
之而修煉。後於鼎湖上升。自後言修煉之道為黃老之
術。抑何愚矣。此乃金丹之大道也。不可謂術。世惟此事
最大。人人可以修煉而成仙作佛也。
夫氣者。天地萬物莫不由之。在天地之外。包覆天地。在
天地之內。運行天地。日月星辰得以明。風雲雷雨得以
動。四時品物得以生長收藏。此惟天地間陰陽造化之
氣。而獨人身之小。全具天地陰陽造化之氣。得勤而用
之。又有二焉。二者何也。有先天地之氣。有後天地之氣。

今以後天地之氣為言。此氣生於穀。故從气從米。而畜
於脾胃。亦得穀而生氣。黃帝曰。五臟之氣。會於胃。而氣
所由生也。葉文叔曰。人受生之初。在胞胎之內。隨母呼
吸受氣而成。及乎生下。剪去臍帶。一點元靈之氣聚于
臍下。凡人唯氣最先。莫先於呼吸。眼耳鼻舌意皆由
是氣。非是氣則聲色香味觸法都不知。覺氣之呼接于天
根。吸接于地根。氣之在人身。有八百一十丈。與脉偕行
裹脉相關。精而壯者倍之。因勞慾而衰者踈一半。而人
惟實精則氣自裕。氣裕則[illegible]飲食之精熟者益
氣。人年二十而氣壯。節慾少勞者。則氣長而緩。多慾而

勞倦者則氣少而短氣少則身弱身弱則病生病生則
命危試以日用常行見之凡交感之後氣即促急此文
叔云衆生逐處醉於情欲日夜漏泄不知其幾何也本
去根枯必死矣世人但知養生止於禁慾殊不知一
念若動氣隨心散精逐氣亡為此道者當心体太虛內
外如一意氣之為物其可不愛之乎下愚之人日則逞
力多勞夜則恣慾喪精氣因之以乏而不知氣乃命之源
未有花無蒂而不凋乎養生之士先有其氣資氣任於
寡慾慾情不動則情氣自相生矣氣之盛者少和內則
志堅胃強外則筋力勇銳身体秀實齒白唇紅老而不
衰步履輕快且氣之全者無如赤子赤子稟父母陰陽
之氣日漸長而無厭加以乳哺飲食日以增益老子曰
終日號而嗌不嗄和之至也碧虛子陳景元註曰天和
之氣至全也故真人之息以踵其嗌不嗄嗌音乙喉也嗄音下声破也
嗌嗄声患也 使赤子如有知守其渾然之氣與精同實而
不虧泄年壯又過至人聽以永世之道亦可作無為之
真仙矣茲事又少用陽祖師曰消滋味所以養氣去嗔
恚所以養性又曰守氣之妙在乎全精尤當防其睡眠
黃庭經曰元氣所合列宿分紫烟上下三素雲灌溉五
華植靈根孔子曰血氣方剛戒之在鬭大人過行走則

氣急而喘多甚睡則氣麤而鼾唾坐靜則氣平而緩又氣
偏盛而脾因氣以運蓋人睡則脾損而色黃冷食亦然
多喫冷飯之後而又行房則能使人心絞而色黃何以
故飯塞於氣而意多貪色禮經搖而損脾也此以人身中
之氣而言乃後天地之氣傍門迷人欲嚥其精而納此
氣以為是道猶效涉而代庖不亦惑乎紫陽翁曰嚥津
納氣是人行有藥方能造化生胷內若無真種子猶將
水火煮空鐺惟先天真一之炁可煉還丹乃自虛無中
來此炁雖白頭太乙即名元炁號曰宇宙主宰素練郎
君寄居西川出入騎白虎乳名嬰兒直種子曉則呼白頭
老子到晚家便稱父歸好食烏龜而多脩此為先天地
之真炁即是人之至寶陰符經曰天之至私用之至公
禽之制在炁君子曰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又
云或噓或吹或強或羸大修行人先要洞明此之一炁
若得之號曰紫金花又曰摩尼珠茅真君請中吟炁是
添年藥心為使氣神若知行氣主便是得仙人海蟾翁
金丹歌曰煉形成氣氣歸真一煉氣成形謂紫宸丹髓歌
自日過師真口訣只要凝神入氣穴悟真篇云道自
在一炁便從一炁產陰陽右真人還源篇云氣是
綿各子云真一之炁生於天地之先得於虛無

之中恍惚杳冥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搏之不得如之何
凝結而成黍樂者哉蓋聖人以實而形虛以有而形無
實而有者真陰真陽也同類有情之物也虛而無者二
八初弦之炁也有炁而無質者也兩者相形一物生焉
所謂一者即先天真一之炁凝而為一黍之珠原其天
地之內已有形質者皆後天地之氣屬陰獨先天地之
氣屬陽陳摶公入住鏡云先天炁後天炁得之者常似醉
形如明窗塵一似細霧煙何謂先天炁董陽翁云五行
不到處父母未生前丹陽翁云鼎息蟄交粗上下要寬
舒參同契曰枝莖花葉果實垂布不離其根株不失其系

悟真篇云萬般非類徒勞力爭似真鉛合聖機蓋世間
從石而出者凡鉛也從造化窟中出者真鉛也何謂真
鉛即先天地真一之炁參同秘圖曰離納己為日為火為
心為丹砂為龍為汞坎納戊為月為水為腎為鉛為虎
為氣在易之初爻曰潛龍勿用夫子翼之曰潛龍勿用
陽氣潛藏三教中人觀書莫忽直講過了內有做官有
作佛修仙的道理在須下了此工夫如得上陽子曰若
陽氣潛藏必難求之也直要有力者然後能求之達磨
[illegible]見此亦號神州有大乘[illegible]以為化達磨
[illegible]金伏有力者為求是然以成其道見[illegible]許

至親方得成佛因知是炁無其力者必不得之紫陽真人
乃依馬處厚之力王沖熙乃得富扈公之力石杏林授
薛紫賢云可往通邑大都依有力者為之是知此炁每
好潛藏無力者安能得之太乙真人破迷歌曰如何却
是道太一含真炁白真人云此氣即非呼吸氣乃知却
是太素烟我師曰先天一炁自虛無中來上陽子曰誰
能承當得此一句便是活佛了也蓋虛無中來却不是
從天上落底既不從天上落又非自己所有孟子曰吾
善養吾浩然之氣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
又曰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又曰持其志無

暴其氣又曰志至焉氣次焉次者隨而至也又曰志者
氣之帥既為氣之帥必為氣之主為之主者使之來即來
使之住即住又曰配義與道若大智慧的於此便分清
濁何以故曰吾善養既而曰以直養此乃發明易中之
直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設周子愛言
說中通外直亦是意也又曰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
取復云配義與道以是而知孟子以仁義言之又曰持
其志無暴其炁志至焉氣次焉則知孟子非特善養而
亦善取曰云何取曰以直取曰云何來曰義所生曰云
何見曰以志為則以是知以是見乾者出頭項春則他

也有是知有是見不然同異曰此兩孔穴法金氣亦相
青金碧經云造化泉窟陽氣發坤曰魁罡南極五星燃珠
日月合璧葛仙翁流珠訣曰流珠流珠役我區區雲遊
四海歷涉萬書忙忙汲汲忘寢失餔不遍知友燒鉛求
珠三十年內日月長吁吾今六十憂起三途賴師傳授
元氣虛無真陰真陽一吸一呼玉液灌溉洞房流酥真
人度我要大丈夫仙翁得此先天真一之炁依法修煉
白日紫霄騰空飛舉天下後世受其賜也。
天神者萬物所說依形而生黃庭經云至道不煩訣
存真炁九百[illegible]皆有神神名最多莫能枚舉身中三部

上部八景髮神腦神眼神鼻神耳神口神舌神齒神中
部八景肺神心神肝神脾神左腎神右腎神膽神喉神
下部八景腎神大小腸神胴神胃神膈神兩脇神左陰
神右陽神身中九宮真人心為絳宮真人腎為丹元宮
真人肝為蘭臺宮真人肺為尚書宮真人脾為黃庭宮
真人膽為天靈宮真人小腸為玄靈宮真人大腸為未
靈宮真人膀胱為玉房宮真人又有元首九宮真人雙
丹宮明堂宮丹田宮泥丸宮流珠宮天帝宮天庭宮極
真宮玄丹宮太皇宮又有金樓重樓十二亭長身外有
萬八千陽神身內有一萬八千陰神共三萬六千神所

主者為絳宮真人一名肉團神即心王也又有三身神
四智神三魂神七魄神七元八識神假名異字難可悉
數心王乃一身之君萬神為之聽命馬跋法虛靈知覺
作土生感隨機應境千變萬化瞬息千里處處顯般又
能逆料未來推測禍福大而天下國家小而僻陋[illegible]
無所不至善惡喜怒哀樂愛惡欲之念隨之其人表
正其神亦正其人諂曲其神亦邪佞人若絕慾忘情精
氣壯盛神亦發旺明顯形容美好若人多慾勞神神勞
將衰而神不守其人恃酒風顛污名短行神亦隨順矣
亦物之穢真篇云奈何精神魂魄陰宅舍難固又云修真

之士若執一己而修之無過煉精氣神三物而已奈何
三物一致俱是後天地生純陰而無陽安能化形於純
陽而出乎天地之外耶此言一身之精氣神也紫陽盖
欲題省世人未得先天地之陽神與身中精氣神相配
終不神也猶傳大士金剛偈云饒經八萬劫終是落空
亡今以先天地之神命言其神號無位真人佛云結刹
門中謂若識認得此神却有妙用此神專主役人合其上
生人修仙求佛者必要此神王之方得此神元來無頭
無尾無背無面無名無字乃能與佛同名同號能順於
人若人姓張三其神亦云張三[illegible]

金剛。其人請法眼，其神亦云法眼。其人好食大棗，其神亦好食大棗。其性喜隨人之所好，此乃先天地之神。陰符經曰：人知其神之神，而不知不神之所以神也。夫修行人今先明此神而敬憚之，若能明了，即神仙矣。此神之功能，應用四心、神四智、神八識。神非特能用，又能使之變化。八識變為八金剛，四智化為四菩薩，四心化為四佛。四佛者，一名紇利陀耶佛，二名阿賴陀耶佛，三名質多陀耶佛，四名乾栗陀耶佛。四智菩薩者，一名大成就智菩薩，二名妙觀察智菩薩，三名平等性智菩薩，四名大圓鏡智菩薩。八識金剛者，色識金剛、聲香味觸法

識金剛、傳送識金剛、含藏識金剛。金剛道呼神帝，神名衆多。不知修煉，反令為此神所役，安能驅駕而用之哉。黃庭經云：仙人道士非有神，積精累氣以成真。又云：方寸之中謹蓋藏，精神還歸老復壯。紫陽翁曰：精神氣血歸三要，南北東西共一家。又云：精養靈根氣養神，此真真外更無真。曹真人云：此來修煉賴神氣，神氣不安空苦辛。又云：神是性兮氣是命，神不外馳氣自定。虛靖天師云：神若出，便收來，神返身中氣自回。白真人云：心神即非思慮神，可與元始相比肩。是皆不外神氣精三物。是以三物相感，順則成人，逆則成仙。何謂順？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故虛化神，神化氣，氣化精，精化形，形乃成人。何謂逆？萬物含三，三歸二，二歸一。知此道者，怡神守形，養形煉精，積精化氣，煉氣合神，煉神還虛，金丹乃成。只在先天地之一物耳。要此物至，却要先天地之神功，後用八識神使之採取鉛，隄防固濟，傳送保護，皆其力也。八識之中，有法識神，主人之意，意行即行，意止即止。又平等性智菩薩主傳送識金剛，又大圓鏡智菩薩主含藏識金剛，皆聽意神以主之。意神使之去則去，使之來即來。下工之初，全仗此神以煉丹，故曰神仙須得此神。要知其家，金丹歌曰：身譬屋兮屋譬身，却將居者

比精神。又曰：中央神室本虛閑，自有先天真氣到。資生經云：臍下三寸為下丹田，方圓四寸，着於脊梁兩腎中間，左青右白，上赤下黑，中央黃色，名曰大海，貯其血氣，一名大中極。言人身上下四向最為中也。中央正位即丹田金胎神室也。金碧經云：神室者，丹之樞轄，衆石之父母，砂汞別居，出陽入陰。又曰：神室用施行，金丹然後成。又曰：神室設位，變化在乎其中矣。神室者，上下釜也。設位者，列雌雄配合之密也。變化者，謂鉛汞之用也。我師曰：聖人恐泄天機，道家以妙有真空為宗，多借喻曰朱砂、水銀、紅鉛、黑汞、姹女、嬰兒、丁公、黃婆、黃芽、白雪。

等類近於着實殺今迷人妄乱猜疑學人將似是而非者執以為有却謂金丹是凡外藥涉於有形渣質採戰鑪行而終莫悟真空之妙釋氏以妙空不空為宗多喻之曰狐孫狗子喚指刹竿黃花翠竹棒佛花草燈籠佛殿西江水趙州茶等類全無意思使人不可解悟學者思之不得議之不及遂云禪機函執為無流為頑空靜坐入定出神而終莫悟不空之空豈知禪憂頑坐道怕傍門學佛修仙一件大事我自得師一言之下如光明鏡掛于高堂物去物來無不照了今特指出一條大略與諸人行彭真人云一日可以奪四千二百二十年天

地之正炁無名子曰天一生水在人曰精地二生火在人曰神大修行人早用妙意觀察知菩薩後使紅利陀耶佛八月初三日夜子癸時急走西川採鉛取金疾駕白虎與傳送識金剛一同回還付與妙觀察智菩薩運歸淨室與勾陳神君螣蛇神君而回收財閔鎖封固初則龍虎交戰後則龍虎降伏妙觀察智菩薩與乱乾栗陀耶佛發力同心不可暫離日夕衛護所以保顧十月之後却有一箇金色頭陀道者曰上陽子真人在內作玉二佛的前照管不使輕離遠出三周二載三佛分離與上陽真人之後方可受實言功定陽公曰縱橫天地不由親其是之謂也章忠厲出仙訣云得太極金體見本來面目先天一點真後天却是屋呂祖師云九年火候直經過忽爾天門頂中破真人出現太神通從此天仙可相賀後天地之神與先天地之神億乘萬騎隨逐以成真人同駕雲輧逕詣三清均授仙秩是之謂白日升天也是云大丈夫之事畢也

金丹正理大全金丹大要上藥卷第二終

金丹妙用章第一

金碧古文曰。丹術著明莫大乎金火。金火者真鉛也。又云元君始煉汞神室含洞虛玄白生金公巍巍建始初。又云神室用施行。金丹然後成。伯陽真人曰。金來歸性初乃得稱還丹。上陽子曰。金者非云金也。指鉛以為金也。鉛乃金銀之祖。故總題為金。蓋非世上金寶之金。非從凡間土石中出者。此金乃先天之祖炁。却生於後天。大修行人。擬太極未分之前。體而求之。即造真際。是以高仙上聖。於後天地已有形質之中。而求先天地未生之炁。乃以此炁煉成純陽。故名曰丹。夫純陽者乾也。純陰者坤也。陰中陽者坎也。陽中陰者離也。前人之身者亦如離卦。却向坎中心取出陽爻。而實離中之陰。則成乾卦。故曰純陽。以其坎中心爻屬金。故曰金丹。須求先天未形者。是若修後天地已有形者。人也物也。非金丹也。然又非金非銀非鉛。乃其炁也。我師緣督子所以云先天一炁自虛無中來者此也。黃庭經云。迴紫抱黃入丹田。幽室內明照陽門。又云呼吸元炁以求仙。魏師呂先天大學書云。聖人能返一炁而歸根復命。與元神道合。生生無窮。總括萬象。謂之得一。強名曰丹。非法術也

是乾道變化。陰陽不測。本極無上至真之妙。包含性命之宗。謂之金液還真形神俱妙之道。至簡至易。一得永得。得其口訣。雖至愚小人。立躋聖位。要知所謂神仙者以能煉陰而迴陽。抱神以致仙也。丹陽翁云。性定則情忘。体虛則炁運。心死則神活。陽盛則陰消。大修行人既得真師盟授。趁早分去身中之陰。而歸至真之陽。蓋蟾子曰。一切常人。分陽未盡則不死。大修行人。分陰未盡則不仙。蓋念慮絕則陰消。幻緣空則陽長。故陰盡陽純。則金丹藥熟。丹熟則飛神仙境。此所謂之神仙矣。至

藥物妙用章第二

黃帝曰。人萬物之盜。又曰。日月有數。大小有數。聖功生焉。神明出焉。金碧經曰。煉銀於鉛。神物自生。參同契曰。同類易施功。非種難為巧。丹陽祖師云。神氣是性命。性命是龍虎。龍虎是鉛汞。鉛汞是水火。水火是嬰姹。嬰姹是真陰真陽。紫陽翁曰。藥精納氣。是人行有藥方能造化生。出氣若無其種子。猶將水火煮空鐺。又云。要知產藥川源處。只在西南是本鄉。上陽子曰。從古到今。上聖列仙留下丹經。不肯明示藥物一件。其間所指金木水火。鉛汞砂銀。此皆譬喻。而凡俗直以焇煉為事。却將[illegible]鐵砂硃為其藥。[illegible]以[illegible]引[illegible]。[illegible]五今分

明與世泄露夫藥物者須知此藥從物中來非出凡世
金石草木之類亦非有形有質之類卻又在有形之中
而得似金非世金似水非凡水亦有內藥亦有外藥夫
外藥者坎中求先天真一之水水中取先天未擾之鉛
[illegible]中求先天太一之炁此炁即黑中之白陰中之陽也
悟真篇云取將坎位中心實者是也蓋真一之水即真
一之精氣此炁為天地之母陰陽之根水火之本日月
之宗萬物之祖契秘圖曰坎為水為月在人為腎腎藏
生精精中有正陽之炁炎升於上精陰炁陽故鉛汞而
鉛剛虎性屬金而金能生水顛倒取之學隱子曰故虎向

水中生虎乃配鉛是謂陰中之陽也此上言外藥者也
夫內藥者離中求先天之液液中行先天久積之砂砂
中運先天至真之汞此汞即白中之黑陽中之陰也悟
真篇云點化離宮腹內陰是也契秘圖曰離為火為日
在人為心心藏生血血中有真一之液流降於下血陽
[illegible]液陰以陽而求陰龍性屬汞而不能生火顛倒取之
[illegible]龍乃配汞是謂陽中之陰也
此上言內藥者也[illegible]紫[illegible]子曰大凡學道必先從外藥起
然後及內藥高上之士夙植德本生而知之故不煉外
藥便修內藥也內藥者無為而無不為也外藥者有為

而有以為也內藥則無形無質而實有外藥則有体有
用而實無外藥者色身上事內藥者法身上事外藥是
地仙之道內藥是水仙之道外藥了命內藥了性夫惟
道屬陰陽乃以藥有內外無名子曰離外陽而內陰坎
外陰而內陽以外陽照內陰即成乾卦喻如金丹是至
陽之炁結在陰海之中取來點化己之陰汞即化為純陽
之身矣上陽子云不得兩片麼訣又說不服煩留下丹
訣今後來皆通徹海蟾翁金丹歌云若要超凡入聖處
無出陰陽二品丹陽丹須得先天實中有五色包至道
陰丹須認先天炁常以性根護命蒂陽丹者即外丹也

即外藥也造化在二八爐中不要半箇時辰而生立得
[illegible]炁中即先天地真一之炁號曰真鉛又曰華池神水
其金藥真一子曰未有天地混沌之前真炁得一以先
形而漸生天地陰陽五行萬物也夫修行人采此真鉛
歸于懸胎鼎內點汞入室是謂外丹也陰丹者即內丹
也即內藥也夫修行人必得外丹入鼎卻行陰陽符火
運用抽添以溫養之四陽祖師云心液下降腎氣上升
至於黃房氤氳不散則丹聚矣悟真篇云謾守藥爐看
火候但安神息任天然神息者即陸子云真人之息以
踵即崔公子云[illegible]綿綿[illegible]

龜息神息踵息名雖殊而用之則一此即謂之真火以
為內藥也餌丹之後非真火無以育聖胎是以坐看神
息天天一生水在人曰精地二生火在人曰神火之精
神榮衛一氣運陰陽合呼吸以呼吸用神烈以神來取
水火以水火煉胎息胎息綿綿游泳坎離坎離交感而
生金液金液還而丹成也

鼎器妙用章第三

陰符經曰爰有奇器是生萬象太上曰當其無有器之
用龍虎上經云圓中高起狀似蓬壺關閉微密神運其
中炉鼎取象黃庭經云出入二竅合黃庭呼吸虛無見

吾形伯陽真人云此爾鼎烹汞金藥亦相胥紫陽真人
云先把乾坤為鼎器次將烏兔藥來烹上陽子曰鼎器
之名非但一說歷遇聖師難可擬議曰乾坤鼎器曰坎
離匡廓曰玄關一竅曰太乙神炉曰神室黃房曰混元
丹鼎曰陽炉曰陰鼎曰玉炉曰金鼎曰偃月炉曰懸胎
鼎曰二八炉曰朱砂鼎曰上下釜曰內外鼎曰黃金室
曰威光鼎曰東陽造化炉名雖多而所用亦別且如內
鼎外鼎之說內鼎者臍下丹田在臍之下三寸一曰臍
後腎前一曰前對臍後對腎一曰臍之下腎之上此出
說者猶不中而射也有道之士只要認取下丹田之

極處為準下丹田是神氣歸藏之府方圓四寸一名太
中極太中極者言其一身上下四旁之中也故曰太中極
也又名太海者以貯人一身之血氣故曰太海悟真篇
云竟精既返黃金室一顆明珠永不離翠清庵云乾坤
交媾罷一點落黃庭此內鼎神室也外鼎者亦名谷
神亦名神器亦名玄牝之門亦名眾妙之門
亦曰有無妙竅凡此數名猶龍人而聽管窺命也有道之
士只要認得經營採取之所紫陽仙翁曰要得谷神常
不死須憑玄牝立根基眾文叔註以玄牝為兩腎中間
混元一穴無名子題曰誤矣殊不知玄牝乃二物也若

無[illegible]依有萬物哉故曰內外二丹從此而得聖
人歸之號偃月爐懸胎鼎也丹經同契鼎器歌曰圓三五寸
一分口四八兩寸唇長尺二厚薄均腹臍三坐垂溫陰
在上陽下奔首尾武中間文始七十終三旬二百六善
調勻陰火白黃芽鉛兩七聚輔翼人悟真篇首云周圍
只五寸中虛五寸長一尺二寸狀似蓬壺亦如人之
身形分三層應三才爐面周圍一尺二寸明心橫有一
寸[illegible]唇環匝二寸唇厚二寸炉口偃開右偏金如偃月
故號隨號為偃月炉此上言外炉也仙師之意惜物靈
祕使後學人易於領悟只如圓三五寸一分此非真爐

物也言必須以此物為採取之家具也丹陽翁曰速把我人山放倒急將龍虎穴衝開參同契曰耳目口三寶閉塞勿發通真人潛深淵浮游守規中此皆專心致志窮已以聽命也夫專心致志惟只一時之中而學者非一時之所能何也蓋此一時之内只用半時於此半个時中入室下工夫以奪天地之造化以竊日月之精華攢簇五行和合四象天關在手地軸形心真人潛淵路飛月窟水火交媾於黄道虎龍爭戰於鵲橋地七十二候之要津行之頃刻奪三千六百之正炁逆納服中非有神功安能濟事純陽祖師云造化爭馳龍虎交戰進

火工夫牛斗危此即半時之事也上陽子曰大根法器既得師指半箇時辰之用必先煉已持心方許行此半時之事若無煉已之功卻下手於一時之中入恍惚杳冥之内求此先天一炁之大藥豈不危哉又豈能得之哉何以故蓋未行煉已之功而妄欲行事於一時必致白虎猖獗姹女逃亡仲夏而有嚴霜三冬變為大暑日月失度於黄道風雨驟泛於兩河所不收功反取羞辱學者到此不思煉已無功持心未熟卻怨丹經誤語歸咎師真豈不知紫陽翁云若要修成九轉先須煉已持心又不見純陽祖師云七返還丹在人先須煉已待

時何謂煉已去色欲絶恩愛輕財帛積德行四者為煉已之大要去色慾則精氣全精氣全則能降龍伏虎能降龍伏虎則可採先天之一炁經云仙人道士非有神積精累炁以成真蓋慾不去則精不固而炁不全非但去之要能與之相忘昔長生劉真人洛陽三年之功者煉已也泥丸陳真人謂酒肆淫房戲歷煉者煉已也煉已日久陶冶情性自然忘忘非持忘之要能降而伏之降伏之道首絶恩愛緣恩愛起於對境凡着境則恩生恩生則愛起故絶恩愛先去執着使對境而不着境不着則念頭淨清淨經云内觀其心心無其心外觀其形

形無其形遠觀其物物無其物持心若此方許煉鉛而制汞方得首經之志竅要得此竅先當立壇場期立爐安鼎又須財以濟之夫財可以聚人可以惠人可以成道以財使人必得其情則牟尼之珠無價之寶得矣若君老仙云若貪天上寶須用世間財百章集云凡俗欲求天上事尋時須用世間珍寶積德菩薩摩訶薩行際取激鎖恐多時以生死財而求甘露不死仙財故知世財可求天上之寶何況此寶世間有之惟用財以得其歡心又積德行以濟之夫德可以動天地行可以感鬼神煉已之功積行為先修行方便積諸善根以德自已

尊貴不欺于心曰持惜積德而天地明察多積行而鬼神欽仰德行相濟財動人心對境忘情精神充固四者大備方謂之煉己也方謂之持心也方可採先天之炁真一之鉛方可得首經之至寶摩尼之珠方可用此一時三候之功以煉九轉金液大還丹也如此煉己日夕不怠經年純熟然後入室下手入室之功六根大定犬用現前契曰離炁納營衛坎乃不用聰兌合不以談希言順鴻濛三者既關鍵緩體處空房委志歸虛無無念以為常此則言去我之聲色言語而有所待也當其採藥之時閑防甚密謹戒尤切在易之復卦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又曰先王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此易中之謹戒也指迷詩云塞兌垂簾寂默窺滿空白雪亂參差懸懃收什無令失財看孤輪月上時兌者口也簾者目也白雪者外丹也此正陽翁令後人採取之際當如此謹戒者也廣成子謂黃帝曰慎汝內閉汝外多知為敗我為汝遂於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陽之原也為汝入於杳冥之門矣至彼至陰之原也又曰彼其物無窮而人皆以為終彼其物無測而人皆以為極上陽子曰以為極者立人之極也至陽至陰之原即無窮無測之門玄牝是也紫陽翁云但將地魄擒朱汞自有天魂制

水金地魄者虎之弦炁坎中之陽也天魂者龍之弦炁離中之陰也虎為鉛為君為主故先取之將來擒汞龍為汞為臣為賓故後用之以制鉛是故虎以陰中之陽大烹煉乾龍龍即離陽中之陰犬以應之鉛汞相併相合凝結了則時歸金室吉仙詩曰杳從泉裏出甜向苦中來正陽翁曰及夫採藥於九宮之上得之而下入於黃庭抽鉛於曲江之下搬之而上升於內院玉液金液本還丹搬運可以煉形而使水上行君火民火本煉形搬運可以燒丹而使火下進五炁朝元搬運各有時三花聚頂搬運各有日神聚多魔搬真火以焚身則三尸絕迹藥就海枯運霞漿而沐浴則入水無波又曰龍虎相交而變黃芽抽鉛添汞而成大藥玄武宮中而金晶總起玉京山下而真炁方升走河車於頂上灌玉液於獨中起龍虎而飛金晶養胎仙而生真炁上陽子曰聖師接人唯恐不至且修煉事大既非燒煮而下手採取又不得而聞見也言其採取者採何物也取何等也吾今重為顯說夫採取者採先天之炁取真一之鉛採坎中之爻取水中之虎採黑中之白取陰中之陽却非傍門採精取血又非入室補腦還精并用靈河一派九溪又非三峯採戰撮行彼中一等濁俗淫夫不求真人師

迷迷相指非唯自失并害道真大修行人須究生身明
太極已前之心亦造化未始之妙悔朔併攏尸收太陽
而復明西南得朋光吐庚方而成震兌乾則此則知人
稟先天虛無杳冥真一之炁而生者也則知母之復有
母也則知真鉛之宗祖也何謂真鉛宗祖大凡淪已判
乾乃成巽父變為離而其真陽寄於坎中故以坎中之
金元屬於乾此為真鉛之宗祖也何謂母之有母在天
地未判之前有物混成之中含靈至妙之瑞此謂母之
有母也大修行人既明採取又悟生身須攷烝候且一
月之中止有一日一日之內惟在一時一時之中分為

六候止用二候以為採取則一時之中尚餘四候四候
之內卻名合丹合丹之妙急以己汞合鉛於斯時也調
和真息周流六虛自太玄關逆流至天谷穴而吞入黃
金室也斯乃元年起火下手之功故真一子曰立朔弓
器運動天機初則金無形質一如鴻濛混沌之中既經
起火運符便應元年產藥同契曰冠婚炁相紐元年
乃芽滋是為受炁之初也古歌云昔年鍊[illegible]遇陰殺含
陽藥是謂之男子懷胎也端坐而望之功於此乎見

真土妙用章第五

參同契曰土遊於四季守界定規矩龍虎經曰土旋以
王提劍偃戈以鎮四方又曰坎雄金精離雌火光金火
相伐水土相尅土旺金鄉三物俱喪四海輻輳以致太
平並由中宮土德黃帝之功又云玄女演其序戊己貴
天符又云丹砂流汞父戊己黃金母紫陽翁云離坎若
還無戊己雖含四象不成丹又曰木金間隔會無因須
假黃婆媒娉上陽子曰五行無土則不全五金無土則
不生五谷無土則不實金丹無土則不成是以乾坤四
向有土東有氐土南有柳土西有胃土北有女土而復
與日月間於四正之宮此星宿中定位之土坎中女土
之為戊離中柳土之為己此為金丹之象也一年四季

分王而居惟獨夏季秋初土王適用非土之用則金不
生五行之中以木尅土然木非土豈能生也金以鉛汞
砂銀土之五行為言鉛本生於銀而母隱子胎卻於坎
中求之蓋坎中有戊土者也故以鉛投汞即流戊就己
之義也言戊土與己土一處相交則金花自結卻吞入
腹中此為飲刀圭也刀者乃戊土中之鉛也圭者乃戊
己二土合為一圭也離中己土輔日之光顯於午上故
夏日熱而冬日暖午為陰之首而日為陽是以己土爲
陽中之陰象龍之弦炁也坎中戊土助月之華居亥子
[illegible]故冬日暄而夏夜涼子為陽之首而月為陰[illegible]

矣夫火者神火也候者符候也以天地為鼎爐以陽為炭以陰為水日月運行一寒一暑中居中為和意調燮曹真人云百刻寒暄爲丹砂從此出學仙之士宜熟究焉

還丹妙用章第七

太上曰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上陽子曰至哉言乎不數語而盡矣夫致者委置也虛者當爲物之中者也極者得畢其道也守靜者居無事之所篤者謹慎而不失萬物並作者物之始生吾者物也觀者待也復者返其本也大修行人委置元神於物之中則得

其道既得其道當居閑靜無為之所謹慎而不失其道誤物之生物而物又待其返本也故一往一返而生變化神明焉明至于此則去返之道備矣又曰夫物芸芸各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夫歸者還也根者元也言萬物雖芸芸之多然物之元悉各返其源即所謂一物一太極也物既還其元是動而復靜也靜曰復命是又靜而復動也故一動一靜而萬物生焉聖人無空言一語有數義雖可以語訓而可以意通只知此章自太極而至復凡幾太極而幾復也明至于此則凡還之道甚矣上陽翁曰鉛汞兩般為藥本若無戊己不成丹三

家合一成真種始見金丹有返還悟真篇云勸君窮取生身處返本還元是藥王又云已返朱砂返本九還金液還真無名子曰天一生水地六成水居北積坎陰之炁為真水故曰六居地二生火天七成火返南孕離陽之炁而生砂故曰七返言朱砂返本也天三生木地八成木歸東處震位而為汞故曰八歸地四生金天九成金還西主兌位而為鉛故曰九還言金液還真也天五生土地十成土居中而變成丹也上陽子曰返者返我之本還者還我之源何謂返本何謂還源且設一喻如人將百金寄放於西鄰因久而忘之遂至困乏欠給一朝之

內忽覺悟之即訪西鄰而得之也適充其所喜可知也是之謂返本還元又何必泥於文也亦猶人也年壯炁足而陽丹乃寄於陰海之中無由得還忽感聖師授以還元返本之道喜可知也遂即採取修煉以成真人是之謂返本是之謂還元也

顛倒妙用章第八

黃帝曰人發殺機天地反覆海蟾翁曰從無入有皆如是從有入無能幾人又曰坎離反復顛倒顛天地日月皆旋上陽子曰金丹大道惟顛倒之用不可苟且故曰順則凡逆則仙務要一一審詳須知顛倒自有數說有顛

翁曰卦行火候周天畢子西覺兒頂下出霹靂一聲從
地起乾户擘開光萬里翻身撞出太玄關這回方是真
仙子參同契曰候將神丹抱覺悟候存亡顏色浸以潤
骨節亦堅強排却衆陰邪然後立正陽修之不輟休庶
氣雲雨行淫淫若春澤液液象解冰從頭流達足究竟
復上升往來洞無極怫怫被容中上陽子曰大修行人
既得刀圭入口運己真火以養之凡運火之際忽覺夾
脊真氣上冲泥丸瀝瀝然有聲從頭似有物觸上腦中
須臾如雀卵顆顆自腭下重樓如冰酥香甜甘美之味
無比覺有此狀乃驗得金液還丹徐徐咽歸丹田自此
而後常常不絕閉目内觀臟腑歷歷如照燭漸次有金
光罩體也泥丸翁曰我昔工夫行一年六脉已息氣歸
根老子曰專氣致柔能如嬰兒此皆言溫養也夫溫養
者隳肢体黜聰明終日如愚而不遠不可須臾離也如
雞抱卵煖氣不可間斷則抽添之功自見矣抽添者以
鉛制汞之後逐日運火漸漸添汞漸漸多鉛漸漸少久則
鉛將盡汞亦乾化爲丹砂號曰金液還丹之純陽則知
形化爲氣氣化爲神是曰嬰兒是曰陽神黄庭經曰隨
上童子心般[illegible]閉[illegible]在我以正陽翁曰孩兒幼小
成人全仗娘娘養育昔未有定則有山林養育歸

金液大還丹得丹入岳慷胎既久得海蟾翁假李玉谿
泰寄一語乃撫掌大笑頂門霹靂一聲而去今岳山長
笑先生是也紫陽翁曰九年火候直經過忽爾天門頂
中破真人出現大神通從此天仙可相賀到此則金丹
之大事畢矣

金丹正理大全金丹大要刻用卷第三終

火過刻水旱不調則降之藥為汞鼎中或陰符失期其爍
相侵則盛夏反為嚴霜金鼎內汞之不與土鼎則蟲
蟥之互起大則天崩地坼金虎與木龍沸騰小則雨暴
風飄坎男與離女好逸以此觀之縱知鉛汞二物不兆
火候不防危險徒勞無益也故曰慮險防危金丹之
大事也昔紫陽真人既得玄機翁之傳年已六十四
矣然於初修金丹大藥用盡心力若千辛既得鉛汞相投
入鼎育嬢[illegible]天[illegible]是溫養之時用心不
謹不防其危不覺汞走鉛飛無可以救遂作詩以自解
其傷詩曰八兩[illegible]日月精半斤[illegible]雲霧[illegible]似鴻毛重如
千斤鐵白如天上雪紅似猩猩血收入玉爐金鼎之不
敢泄夜半忽風雷烟花滿竅穴這般情與事嘴子咬破
舌捧腹付一笑無使心惱熱重整[illegible]再[illegible]鉤節
觀此可不慎歟若非白真人之堅固他人安能再整鉤
筆而斫鉤節乎又得紫陽仙師以金丹四百字授之令
其關防慎密後乃成道天慮險防危不虛一件自有數
設其初採藥之時日月歡會龍虎相交戰爭之際真人
已潛於深淵浮游慎守於規中蓋是時也閉塞三寶難
持心致志否則有喪身失命之事紫陽仙翁曰白虎
[illegible]寶[illegible]也神水真金又云[illegible]時[illegible]定浮沉進火

須防危甚最為初關之際此其一也採取之時若或
陰陽錯亂日月乖戾外火雖動而行內符閉息不應枉
費神功此其二也若火候過差水銖不定源流混濁藥
物不真空自勞神有損無益此其三也既得黍珠入鼎
須要溫養保扶心君苟或未養即恐火化丹失此其四
也至有學者備歷艱難經危險心膽驚怖平時往懷
得丹入鼎切宜驅除務令清靜勿使牽掛白慮以亂心
君是謂滌慮洗心是謂沐浴偶或留意則恐鉛汞飛走
此其五也及至十月胎完脫胎換鼎不能保固陽神輕
縱出去則一出而迷途遠失舍而無歸此其六也又有
丹成之後且要識真辨偽若功行未滿眼前忽見靈異
多端奇持百出以至生生之事亦有神見皆能明之若
此等作皆為魔障所至並非真寶功不可認為己靈丹
聖蹤乃邪偽妖幻見吾道成乃欲引入邪宗以亂吾真
於斯時也且要堅持智慧保養全真此其七也凡此七
件皆防慮之大者也有一不防非但無成恐致失喪正
陽祖師曰已証無為在心更須溫養保全真十年沐
浴防危險免見沉淪更用心吾所以云慮險防危金丹
之大事者也

卯酉刑德須知章第六

紫陽真人曰兔鷄之月及其時刑德臨門象之上陽
子曰兔鷄者卯酉也學道的人須知卯酉非止一說有
天地之卯酉有一年之卯酉有一月之卯酉有一日之
卯酉有一時之卯酉天地之卯酉者氐房心為卯正纏
則房日兔也胃昴畢為酉正纏則昴日鷄也一年之卯
酉者春分為卯時日中秋分為酉序白中秋一月之
卯酉者初八日為卯月滿上弦酉時月到天心二十三
日為卯月前下弦卯時月到天心一日之卯酉者日出
為卯而萬物作日入為酉而萬物息一時之卯酉者晝
夜換之道也換一年為一月兩日半為六候換一月為
一日則一時分六候故一年七十二候換於一日也是
知一年之中止有一月一日之內止有一時大修行人
須辨時卯酉要知一時六候蓋採藥求鉛一時六候
惟用二候攢簇而用一候而一時之中猶餘四候則
有妙用所謂刑德臨門二八也蓋二八者卯酉也卯酉是
陰陽平分之位陽為德德則萬物生陰為刑刑則萬物
死而卯月乃四陽而二陰陽道將盛而陰主殺也是以卯
之二陰除也不能勝陽然殺氣未盡至是而榆死故為
刑也酉乃四陰而二陽陽道將離而陽主發生是以酉
之二陽雖然不能勝陰然生意尚存至是而麥生故為
德也王陽仙翁曰盡是靈真轉消息切須專志保初心

沐浴滌慮須知章第五

指迷詩曰沐浴之功不在他全憑乳母養無差五行和
合陰陽順同坐同行共一家無名子曰陽氣到天地之
中陰陽相半不寒不熱而溫故為泰卦不進火候謂之
沐浴陰氣降天地之中陰陽相半不熱不寒而涼故謂
否卦不進陰符亦云沐浴也上陽子曰沐浴者適當陰
陽相半鉛汞既停陰陽二氣自然交合於此時也不必
進火亦不行符恐反傷丹惟宜洗心滌慮以保養之故
謂之沐浴也且何謂沐浴大修行人盡將平時憂愁思

慮艱苦之心執着貪愛之念脩然脫去渾無一毫牽掛
直要形如槁木心若死灰是謂之沐浴也紫陽翁云本
性好清淨保養心猿定丹陽祖師云水中火發休心景
望裏開花滅意春又曰俗人無清淨之心道人無塵垢
之心是謂洗滌其時則近卯酉其卦則云否泰其候則
屬溫涼其象則為刑德至此則戢火守城故謂之沐浴
也參同契曰候視加謹慎審察調寒溫周旋十二節節
盡更須親崔公入藥鏡云受炁吉防成凶火候足莫傷
丹天地靈造化慳紫陽真人與白紫清云及其沐浴法
卯酉時虛比卯酉時蓋不可執泥此象當於藥火到時

原缺第九葉

而取也。古歌云：刑德同生殺，分餘二八，則川砂宜沐浴，神水灌靈根，閉兌留金汞，塞關養胎魄，不須行火候，爐裏自溫溫。大修行人工夫到此，可不慎乎。

生殺爻銖須知章第六

紫陽真人曰：大鍊金液還丹者，要須洞曉陰陽，深達造化，方能追二氣於黃道，會三性於元宮，攢簇五行，合和四象，龍吟虎嘯，夫唱婦隨。昔我師曰：學道之士，得内外藥物之真，兩般作用之全，合大造化，方得所傳者，有毫髮差殊，未免天地懸隔。上陽子曰：生殺者，陰陽二物也，龍虎二物也。龍乃陽中之陰而主生，故興雲致雨，潤澤萬物，而其中之陰能殺者也，猶人分陽已盡而純陰則死矣。虎乃陰中之陽主殺，故呼吸寒乳，常有殺心，而其中之陽能生者也，猶人分陰已盡而純陽則仙矣。夫陰陽二物者，順則成人，逆則生丹，故不爲萬物，不爲人，則成丹矣。是所謂生也。且說生，又生箇什麼？莫不是生天生地，莫不是生人生五行，莫不是生萬物者乎？莫不是有大靈通智慧，有大神通變化者乎？且道殺，又殺箇什麼？莫不是殺那無明煩惱成敗，莫不是殺邪僻門戶底。旋[illegible]陽祖師以五蓋女劍殺之，純陽帝君以三尸劍斬之，佛祖以金剛王寶劍殺之，和尚以入門於殺之。故云：護生須是煞，殺盡始安居。祖師云：斬魅滅魅，多長生。魅者，癡也；魅者，昧也。若人早早殺了這愚癡暗昧底，則可以畢長生之道矣。夫修行人定知毫髮差殊不能成丹，切須洞曉也。若悟陰陽生殺二物，何憂不仙矣。至如所謂卦象爻銖之說，銖也者，將準之而定也；爻也者，將效之而用也；象也者，將象之而為也；卦也者，猶卦以示人，使人以此而為則例也。爻與銖者，明輕重也；象與卦者，明進退也。積三百八十四爻而成六十四卦，積三百八十四銖而成一十六兩，謂之一觔也。觔足卦滿，喻丹之將成也。修行之人，務在知輕識淺，知重識深，知難識退，知易識進，不過以法金丹内外二藥也。若總經云：有無相生，難易相成。又曰：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又曰：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也。猶以徒蹇為採藥之初，則半觔為入藥之數，如百爻之謂以三十爻為文，七十爻為武者，則知採藥之難也。以卦足而藥成，則丹足二八一觔之數，故火記言：二百一十六，乃乾之策也；卦八八箇足，乃一百四十四，坤之策也。陰陽之數既足，金液之丹已成也。

脫胎換鼎須知章第七

崔公入藥鏡曰：盜天地，奪造化。又曰：初結胎，看本命，終

下問何特得聞斯道也哉。上陽子曰。道有立談。道有心授。君臣也。父子也。兄弟也。夫婦也。朋友也。是綱常之道也。此可立談。而非心授也。所言心授者。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此可以心授。而不可以立談也。率性之道。即孔子一貫者也。即孟子集義所生者也。夫綱常之道。雖童稚亦可訓之。彼有國有邦者。置所司以掌其綱常之道。萬世不易者也。至如率性集義之道。前賢註疏。累不及焉。若賢人君子。不遇聖師口授。而不驚疑以集義率性之道而修之。是則謂之大聖人也。方其綱常之道。在其中矣。煉丹者。砂汞也。水銀也。是修煉之道也。此可以立

談。而非心授也。所言心授者。無為而無不為也。為之而有以為也。此可以心授。而不可以立談也。無為有為之道。即金丹之大道也。夫丹炉修煉。凡砂水銀之道。雖愚夫愚婦亦可煉之。故可立談。至如先天真鉛有為之道。雖上士至人。遇師口授。亦不免疑焉。若上士至人得師指示金丹有為之道。勤而修之。是之謂神仙也。夫頑坐也。守性也。持齋也。是坐禪之道也。此可以立談。而非心授也。唯正法眼藏。涅槃妙心。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之道。此可以心授。而不可以立談也。正法眼藏。直指人心。即最上一乘之道也。夫持齋坐禪。雖庸人孺子。亦可立談。

至如一乘之道。雖利根上智。於佛祖言不得證。猶不免疑焉。是以靈山會上。五千退席。五祖佛法。不付神秀。而與老盧。是謂可以心授。而不可以立談也。韓湘得仙。而昌黎有收吾骨之句。豈昌黎是下根之器哉。朱晦庵之遍參。而崔子虛不與以道。豈晦庵之不欲者哉。是云道不可以立談。可以立談者。非大道也。葛仙翁六十始遇師。白玉蟾六十四始遇師。皆成道也。是謂道有心授者也。上陽子曰。道有三悟。孔子翼易曰。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是言道也。大修行人。從近與遠。及身與物。四者求之。眼下自有悟處。葛仙翁清淨經曰。內觀其心。心無其心。

外觀其形。形無其形。遠觀其物。物無其物。是言道也。大修行人。從內外遠近。心形物。六者求之。目下便有悟處。佛祖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言道也。大修行人。從心佛物三者求之。腳跟下即有悟處。是之謂道有三悟者也。且以三教聖師。皆曉以世人。從物求道。以道為物。須當審思。切勿容易看過了也。蓋道者。乃萬物之一物也。而物者。乃大道之一物也。故老子云。有名萬物之母。又云。淵兮似萬物之宗。是皆以物而名道也。獨夫一切常人。唯只尋常。不肯尋師。或以孤陰寡陽。損心兀坐。或以持齋守戒。離俗絕塵。或以凡砂鉛鐵[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訖

皆謂而非悟也。能於是篇言下投機，須有奇特大悟之
處矣。上陽子曰：道有三傳焉。上焉者，丈人善士，寡言好
善，能棄富貴，唯急於身，是云上士，宜傳道焉。中焉者，覺
而不文，聞道篤信，能制思慮，努力行精進，不顧是非，是曰
中士，乃有上士之志，宜傳道焉。下焉者，愚而信，實樂善
棄惡，捨己從人，勇於敢為，是云下士，其志可尚，宜傳道
焉。故得此道者，莫不勇猛精進，莫不堅固智慧，莫不遏
惡揚善。夫善之一字，乃入道之梯航也。是以常人耳常
聞善，則腎不走精；口常語善，則心不失神；鼻常嗅香，則
肺能安魄；眼常視善，則肝能藏魂；意常思善，則脾能生

炁。黃中通理，大修行人矣，可以不善乎？上陽子曰：道有
三戒。凡學道者，心須慕道，而乃驕其富貴，不肯下問，不
立盟誓，是謂好論戒而莫與。次學道者，略聞傍門小法，
唯事強識，以逞亂慧，是為誇法戒而莫與。三學道者，最
信捐僞，不以生死為憂，愛重財輕身，是不知命戒而莫與。
上陽子曰：道有三去焉。一者，雖智人才士，而好論扶告
人者，是謂無德，宜去之也。二者，雖善人勝士，而好談排
是非，妄議古今，是謂不廣，宜去之也。三者，雖好道向善，
而口是心非，背真就偽，是謂無實，宜去之也。上陽子曰：
道有四累，四異者何也？酒色財氣是也。天地常人，歡少

輒醉。平時端莊，化為戲謔；平時正直，化為讒佞；平時愚
懦，化為貪饕；平時謙和，化為狂傲。因酒喪德，迷失性真，
猶如山藪，所藏者多。平時固覺，忽然野火，山頗熱，千
妖百怪，無所逃避。人若無須，不失所行；山若無火，妖怪
藏形。大修行人，戒慾靜坐，斂精怡神，不為酒亂，此為異
耳。世之聲色敗人者多，一招常人，肆情縱慾，貪著無厭，
如彼蟀蛾，以燈光為色，以焰為樂，投光赴焰，來往不捨。
貪著於婚姻，燈而撲人，亦如是。貪著於愛慾，精炁以竭，而
情轉亂，情牽神失，意動氣散，神炁既喪，命亦隨逝。色之
為物，本無鋒刃，而其殺人，甚於刀戟。大修行人，似同而

異。酒肆淫房，未嘗不戲，却乃非色為色，知色不色，不色
中色，色無定色，此乃異耳。云何非色為色？如彼蓮花，香
引十里，花却為色，香即是聲。大修行人，不貴其香，不貴
其花，而所貴者，唯貴其實。信即為蓮花之與香，不能長
留；蓮實可久，實能安心。此故云信，是以貴之。故太上云：
其精甚真，其中有信。猶此意也。何謂知色不色？如彼河
水，清流涓涓，水以濟舟，至於彼岸，其舟與水，悉皆外物。
祖師不云：道成而後，丹房器皿，委而去之。此之謂也。何
謂不色中色？如彼枯旱，陰雲四興，甘雨驟至，須臾復霽。
若乃求其向來雲雨，一無所見，而[illegible]

生維摩經云遊諸四衢普饒益衆生入諸淫舍示欲之道此之謂也色無定色其義云何知彼玉兔周天十二度朔望弦晦無定之中而有大定上陽子曰嘗詳論之三日生魄色以大定八日半盈是云上弦十五對望圓明遍滿光彼人間莫不瞻仰而其光耀圓而復缺乃不長在若人再欲觀其光彩須別索水生魄弦望是故易曰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又曰原始要終故知生死之說此之謂色無定色也一切常人貪財無厭積而不散為兒孫計不悟天地日月盈虛消長之理知彼石崇富敵於國財聚怨結身戮家破禍及綠珠大修行人既

得其財即以求藥得藥成丹丹成而後盡散其餘此為異耳一切常人爭名鬪氣惱亂身心好訟欺侵豈可即奪不顧因果死生不悟悔吝凶危皆由此起所爭者少所喪者多知彼項王英雄蓋世卒之烏江身死屍分錢飼鷹犬視之後來人之所爭況不及乎大修行人所爭之氣非人所知是先天地真一之炁上陽子曰修仙作佛皆此先天真一之炁若非是炁不假修行不能長生此為異耳

金丹正理大全金丹大要須知卷第四終

金丹正理大全金丹大要積功卷第五

金丹詩二十五首

大道從來是強名，陰符道德始存經，神仙次第丹經載，
口訣安能紙上明。

我以因緣遇聖師，忽於言下大驚疑，方知玄妙無多句，
好事如何容易知。

特推造化精方來，首提先天一氣回，先天一炁是何物，
不遇明師莫強猜。

炁從四向定生涯，一變水兮二變砂，三變汞兮金四變，
五變黃芽結紫花。

須知玄門與牝門，便安爐鼎定乾坤，內外二丹從此得，
深疑大海指崑崙。

顛則凡今逆則仙，實非草木及金鉛，誰知日兔月烏位，
卻笑他人顛倒顛。

月非日映不生光，人亦純陰要復陽，若欲歸根并復命，
依他坤位補乾剛。

戊坎月鉛炁逐虎，已離日汞火從龍，白頭老子神通廣，
牽虎隨牛過水東。

虎之為物最難言，尋得歸來玄又玄，一陽初動發生處，
此際因名太易先。

太易之先藥料真。自然烏兎兩相親。東君切莫離房室
西得朋來是主人。
水中之物號金公。遠隔西山幾萬重。黄帝採時宣主德
迎之以意入中宮。
一炁旋来一月生。月旋一日又何難。一時六候用為宗
拾取玄珠頃刻間。
三百八十四爻銖。反復陰陽莫道無。大地山河俱是寶
萬物六十四卦流。
一身上下定中央。背前臍後號黄房。流戊作媒將就巳
金來歸性賀新郎。

陽丹結在陰海中。猶如坎裏一爻雄。擒來離内温温養
此即神仙顛倒功。
坎中一畫已分離。慾海波澄風浪底。刑德臨門宜沐浴
盈虧消息早防危。
八日前弦金半觔。金觔騎虎恐相嗔。過猶不及切須問
穩當抽添耐養神。
已知陰体得陽精。黒白雌雄入化機。雪滿空春意動
守形養炁抱嬰兒。
胎息綿綿漸漸完。炁沖夾脊透泥丸。三關緊似彈簾守
過了重樓香又甜。

既逹返還九轉也。此即金液還丹。三五一。煞全神壯換胎時
照護嬰兒休透出。
性是神兮命是精。要知性命屬心君。精神性命皆隨意
意動人之善惡分。
正路當行人未知。呼天吸地驗高卑。觀音鼻到脚跟底
閉息之流向此推。
求財求侶煉金丹。財不難兮侶却難。得侶得財多外護
做仙何必泥深山。
件件分明說與君。若無藥物也休論。可惜幾多富貴客
偽徒引去入傍門。

上士英雄學上仙。積功累行滿三千。脱胎神化尋常事
白日升騰上九天。

判惑歌

上陽子聞道逾四十衡陽始遇師。從来不信長生説。一
得師言便釋疑。幾低頭摸鼻孔。方信神仙有真種。乃童
從来萬事非不道。這般真骨董。道骨讀羨與姹姹在常
有觀其竅。此竅分明在眼前。下士聞之即大笑。我得來
不敢秘。欲對知音論同異。近来世上幾个人。空自談天
又說地。諸傍門是邪徑。聲虛吟中倫學盡。除却先天一
點真。分外多端總非正。大道易不堪論。只將竅妙窺究

縱有師傳未免疑。
手把丹經暗裏猜，迴光返照便歸來。說中說了虛無竅，
到選仙場必占魁。
莊周鵬志運南溟，一去高飛九萬程。只為了書多譬喻，
後來誰想作丹經。
翛翛洒洒大閑人，為着貪錢役苦辛。志氣終為雲外客，
還丹問藥合同塵。
得法無財事不全，法財兩足便成仙。丹陽祖是東州富，
棄了家財萬萬千。
箇中仙子又急修行，勤向丹田種又耕。入道金丹富貴客，

誰知此內更長生。
小隱山中大隱廛，廛中造化妙玄玄。凡人未得廛中諭，
莫入深山隱洞天。
未煉還丹莫入闤，丹頭多在閙林間。嬰兒姹女一歡會，
却向闤中養大還。
紅紅白白水中蓮，出污泥中色轉鮮。[illegible]
修行妙理恰如然。
一條直路少人尋，風虎雲龍自嘯吟。坐定便知行[illegible]
真人之息又深深。
飢飡渴飲困來眠，大道分明体自然。日月聖胎[illegible]
一聲霹靂上丹田。
醒眼詩中妙更多，勸修趂早莫蹉跎。人身一入輪迴去，
來世機緣莫想他。
無事常觀醒眼詩，其中與肯說刀圭。有人會此醒醒法，
便入金門作聖師。
曹溪傳法不傳衣，由此灯灯續祖輝。公案百千明佛法，
後來却道是禪機。
剎竿倒卻[illegible]拂拈提總一般。悟了腳跟元路實，
不如穩大坐蒲團。
指頭棒喝[illegible]讚底沙。鮮悟真禪無半語，

青青[illegible]花。
馬祖磨磚作鏡兒，笑他凡坐要何為。若還認得西江水，
許汝一尊佛出睛。
佛因半偈捨全身，高誦[illegible]了得涅槃正法眼，
金剛不壞体長存。
總皆凡世[illegible]英雄，做盡功名到底空。惺有金丹最靈妙，
大羅天上逆神通。

道德經夢語偈

道可道章第一

[illegible]

兩顆明珠轉玉盤。

天下皆知章第二

長中有發惡能成前後相隨高下形直到無爲方了了
不言之教於分明。

不尚賢章第三

弱志先須以骨強虛心實腹要當陽要君認取爐中寶
一殷勤仔細詳。

道沖而用之章第四

象帝之先萬物宗解紛挫銳閑高風蒼頡老子要攜手。
湛似淵兮道乃中。

天地不仁章第五

不仁乃是大仁人芻狗民生物化淳。橐籥之中能不屈
當知愈出愈精神。

谷神不死章第六

谷神無始立天根。上聖強名玄牝門點破世人生死竅
神仙只此定乾坤。

天長地久章第七

聖人妙處出無私能外其身誰得知順則凡兮逆則聖
由來此處定根基。

上善若水章第八

衆人所惡上賢明。動善其時故不爭。一點靈光君未識
却將水火煮空鐺。

持而盈之章第九

滿堂金玉要長存。火候工夫細細論。全在得氣歸在丞
塞其兌則閉其門。

載營魄章第十

專氣致柔生育之積功累行保嬰兒。一斛只要十八兩
莫向人前便好奇

三十輻章第十一

我轂能離三十輻。閒尋無處偷安軸得便銳也落便饒。
君子唯當慎其獨。

五色章第十二

十字街頭認色聲。雙眸炯炯却無情聖人去彼寧取此
下士聞之疑轉生。

寵辱章第十三

大患秖為吾有身。分明得失總皆驚。淡身方是出身處
大患從來亦強名。

視之不見章第十四

不聞不見日希夷此事知何容易知得觀西方一點月
純陽喚走報鍾離。

古之善為士者章第十五

豫涉川兮猶畏隣此中微妙耳同塵玄通未許凡人識
誰向乎僧問要津

致虛極章第十六

芸芸物物各歸根若也知常地自温昨夜溪頭春水漲
潮來不見水流痕

太上章第十七

上士勤行中士覩只唯下士笑頻嚬曾知老子懷胎否
始沐金盆髮似銀

大道廢章第十八

六親不和慈孝生顛倒乾坤正令行今日鳳凰臺上客
十年窻下讀書聲

絕聖棄智章第十九

古今棄智定乾坤說破生死骨董門不是箇中滋味的
自戕自賊自炮燔

絕學無憂章第二十

察察昭昭我若昏水頭清處好尋源不知求食於諸母
便把西江一口吞

孔德之容章第二十一

眼前衆甫即區中杳杳冥冥內外通閉了[illegible]

區中進步作仙翁

曲則全章第二十二

枉則直兮窪則盈不矜不伐乃功成昨宵夢裏聞雷雨
今日江頭春水生

希言自然章第二十三

得與失兮兩不羞形容到了了無儔真人之德配天地
只在環中匪外求

跂者不立章第二十四

群仙已笑露堂堂跨者不行仔細詳一着錯時看跌倒
賺人錦袋與香囊

有物混成章第二十五

有物混成天地毋字之曰道安寘曰乾尊坤翕證無為
為者樂兮仁者壽

重為輕根章第二十六

奈何萬乘乃輕身就是蹤今就是親寶在眼前凡不識
枉教客客論君臣

善行章第二十七

知名非實要知情數妙之真號襲明不逾善行無轍迹
石中流水豈聞聲

知其雄章第二十八

此雌雄黑白坎和離。知則總為天下谿。眼下十成須認取。
由來散樸復嬰兒。

將欲章第二十九

神器從来是假名。此名只許上賢聽。不過渡口尋舟子。
枉誦玄玄道德經。

以道佐人主章第三十

果而不道露鋒芒。却與凡人作禍殃。逆梁豈容君眼眼。
山中仙子浴金光。

夫佳兵章第三十一

君貴左兮兵貴右。非人此道莫輕授。有時恬淡樂無為。
上天之載無聲臭。

道常無名章第三十二

我相衆生壽者相。權實照用一時放。不通凡聖擬議乖。
天地合而甘露降。

知人者智章第三十三

智與明兮自勝強。乾坤闔闢要相當。若能守片閑田地。
不是尋常孟八郎。

大道汎兮章第三十四

大道汎兮不可名。可名非道得麼生。平時不向西江望。
踏破芒鞋未是行。

執大象章第三十五

出口淡乎其無味。能者用之不可既。逢人好語說三分。
過客欣聞樂與餌。

將欲歙之章第三十六

利器如何可示人。不妨猛勇奮精神。亦玄亦道徹明處。
立見金剛不壞身。

道常無為章第三十七

朝朝只念觀世音。識得觀音便蓮音。若也始終無悔吝。
這回方是道人心。

上德不德章第三十八

仁之與德不多程。為與無為前後行。待問有為何所似。
夜来月到脚跟明。

昔之得一章第三十九

一者名為不二門。得門入去便安身。當年曾子一聲唯。
誤了閻浮多少人。

反者道之動章第四十

金薹而帰也泣心。有生無處此機深。與君平論曹溪水。
一滴難窮萬兩金。

上士聞道章第四十一

大象無形道隱名。形名總不向人呈。縱令開口皆[illegible]

含德之厚章第五十五

赤子何知鳥不攫求知牝牡而峻作精生使名無異息存

豈但筋柔而固握

知者不言章第五十六

閉門塞兌得氤金電掣星飛何處是使遣那吒手眼

不知佛殿有觀音

以正治國章第五十七

天下從教多忌諱我惟幾箇小兒名不知奇處用兵拙

眼下知之即太平

其政悶悶章第五十八

直而不肆極希夷百丈竿頭未是危纔得聖賢心地用

早應臭腐化神奇

治人事天章第五十九

有國之母重積德深根固蒂可長生五更早起無巴鼻

却是街頭有夜行

治大國章第六十

兩不相傷故德歸鬼非不害自無欺捉住分行意識西隣

彈者彌多所若稀

大國者下流章第六十一

下流非是下流人以靜勝人要一箕牝牡之交宜[illegible]

唯憑分付下源人

道者萬物之奥章第六十二

善人之寶萬物與不善之人人所保人之不善可存之

日月去兮這此道

為無為章第六十三

早知為大於其細天下難事作於易我若不因師指明

舌頭那識味中味

其安易持章第六十四

聖人心上起經綸機事不密則害成能復衆人之所過

月從西墜日東升

古之善為道章第六十五

君子不以智治國常知楷式是玄德千蹊萬徑要知歸

若不知歸治國賊

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章第六十六

聖人處下復何爭江海縱深仍太滑點顧當前正法眼

擡頭照見月分明

天下皆謂我道大章第六十七

慈儉不為天下先若存精進契前賢縱惟不肖終當肖

正是千錢一貫集

善為士章第六十八

善用人者為之下，善彎弓者為穿射的，太尉磨崖撒手時
方名了了弓弦鉋

用兵有言章第六十九

善寶非金亦匪珍，若輕其敵喪其親，臨淵履薄兢兢精進
作主先當會作賓

吾言甚易知章第七十

知我者希空碍破，聖人被褐彷懷玉，知者非難行惟難
千錢一貫為之足

知不知章第七十一

大人之病病當心，不用藥醫只用針，針得血膿俱下了
脫除勞瘵似觀音

民不畏威章第七十二

自知已是已靈明，內養功夫熟且純，能自愛兮惟不厭
恬然理順樂天真

勇於敢章第七十三

善惡昭昭網不疎，傷人抵罪豈差殊，種禾種粟不生豆
恬退無為是護軀

民常不畏死章第七十四

不畏死兮却畏生，畏生之道在持盈，八千兵散淮陰事
項羽頭送入漢營

民之飢章第七十五

無生之義最難言，人世輕生若覺寤，超得非生非死法
乾坤有限道長存

民之生章第七十六

人死堅強未死枯，夫惟不死是良圖，五行顛倒人能用
有一物當死復甦

天之道章第七十七

不欲見賢豈不賢，只惟平地有神仙，真人貨我回瀾訣
向道女媧會補天

天下柔弱章第七十八

受國之垢會須許，到此方知[illegible]可[illegible]一[illegible][illegible]來[illegible]求得
渡河筏子上天梯

和大怨章第七十九

左契猶如艤若舟，人能執此往西流，故云有德長司契
天道無親親善者乎

小國寡民章第八十

小國寡民復古初，壽同日月後盈虧，豈惟年老死無往
天地推遷我自如

信言不美章第八十一

[illegible]真人已愈多，聖人不積混天心，五千言是金丹[illegible]

信則修之上大羅。

金丹五事

降龍

降龍未得豈成仙降得真龍丹可圓須信神仙活手段
一毫頭上見龍天。

又

形容醜惡氣鴻飛至大至剛未易降不使興雲并作雨
要他一口吸西江

又

頭角崢嶸勢莫當雲收雨霽欲潛藏從今不許翻潭洞
養穎驪珠夜夜光。

又

雲散天空不見他收来護我煉丹當有時得赴瑤池會
仍放灘頭飲碧波。

又

寂然不動感而通借汝神威入梵宮探得赤珠無價寶
光明照灼太虛中。

伏虎

太華峯頭虎嘯風驚天動地震虛空我今袖有三[illegible]
逐到山腰口子中。

又

虎有脫衣妙法靈飲人血髓食人精吾今使得來來去
護衛壇場助道成。

又

隱在陰坑忽見形露形一嘯便風生匣開三尺神光射
鋒刃何曾[illegible]赤[illegible]

又

四十年前未遇師黃昏每到角聲悲如今伏得真[illegible]虎
夜夜成行成隊隨。

又

入虎穴尋虎酪酥其中滋味勝醍醐有人[illegible]到[illegible]
方是乾坤大丈夫。

懸胎鼎

汝何形象號懸胎大小由之造化胚好是一陽初動處
從来物物自相媒。

又

汝何形象號懸胎却把[illegible]身名通孔竅豈但生人生萬物
做仙做佛要他來。

又

汝何形象號懸胎三死三生弄幾回除却華山陳處士

識有一竅不死方。更有一把長生鑰。若要這般好天機
未肯容易胡傳說。觀了誓盟既非輕。傳人不知我同姓
三教本來無二道。最為真常非虛撰。諸天及人皆驚疑
說着虛空一聲處。一聲處。何古聖賢豈妄傳。汝今得聞
切須做。其竅即是金丹竅。孰謂修性不修命。其範則是
金丹骨。當知修命先修性。命是坎虎中金精。性是離龍
行帝令。龍虎號曰玄牝門。玄牝却為陰陽界。陰陽分作
東西位。東西各隱鉛汞弃。至人了達此玄關。故將水火
金木併。子能修已有勤加。煅教心似光明鏡。還觀其物
物無物。始信我能長清淨。方得天尊黍米珠。吸入丹田

可泪魔。產箇嬰兒號陽神。神形與爾合無為。莫把無為
全不爲。下手亦須假財侶。此非三峯採戰術。亦非傍蹊
與曲逕。邪般都是狂邪師。還來正塞邪逕盛。邪人行正
正亦邪。正人行邪邪歸正。有般說性并談空。紛紛日夜
鬪爭競。為他實未沒因緣。以致百般多辯病。愚迷識汝
學修仙。謂汝隨時且斡旋。不思學道要虔誠。反入塵中
愈昏亂。假從今若問識吾言。須要把得深源。硬為詩更遲
吾始終非同參為開歌焉
太羅天上有知音。但積三千功與行。

金丹正理大全金丹大要積功歌第五終

金丹正理大全金丹大要卷六目錄

修真圖像歸源卷第八

金丹正理大全金丹大要目錄終

金丹正理大全金丹大要累行卷第六

與至陽子田至齋

帝皇之得道者若羲農黃帝焉仕隱而得道者若老莊關令焉侯王而得道者若子房淮南焉山巖而得道者若鍾呂希夷焉道之在天地間成仙作佛者歷歷不可以精數也後世罕聞者茫茫而少大丈夫也其王公大人折節下士祇爲有道存爾士之學者無止亦惟求增乎道故明乎道者至聖神人也僕以西行旅寓思豐貳至齋田侯叩首再三欲聞至道經年不倦乃授之曰大道者至人之所秘聖師之所嚀也古之真人行其所

不能行也守泰定者發乎天光發天光者人見其人備物以將形敬中以達彼以有爲入無爲有爲者與人爲徒無爲者與天爲徒與人爲徒者煉先天真一之氣與天爲徒者煉後天自然之真炁人稟天地絪縕一氣而生從微至著而盛盛而衰氣固爲盛氣散爲衰至人者盛則養之衰則救之使一氣長存逆劫而不死者金丹也夫脩行人既得乾金入于神室心目內觀清濁充滿以成胎嬰保之十月出入去來無滯無生者天仙也所謂氣者何也即兩箇陰陽也一乾一坤陰陽也一男一女陰陽也一坎一離陰陽也一鉛一汞陰陽也[illegible]

經云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二
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此指先天煉後天謂之交通交通
則和成而和成則物生物生而為嬰兒嬰兒長大而號
真人也至齋吉下拯悟則以勤行此其號曰至陽子云

與初陽子干求四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惟是道也在天地
之間旋轉乾坤照揭日月更代四時者也一切人也稟
大道至靈至聖之修令大道至精至粹之用常人順之
是以一生一死若循環然至聖神人以此道而逆之故
成仙作佛而出造化之外也三教大聖皆修此道而用

之儒曰修身釋曰修性道曰修命者即殊途而同歸也
是後之人不遵聖人之旨各尚所聞而非其所是豈知
身與性命必不可離者也若一可離則非道矣初陽子
王學民儒哉大丈夫也出入仕途且三十年屢聞之舜
民之任也利不能移其心困不能改其操斷然有守而
所寓以求田自為者示無纖瑕小玷焉乙亥冬會於江
程頻一擇次第以無遺乎論心要無言見賢觀其氣宇
[illegible]相合仙因緣相逢求我丹道用此二以責誠
[illegible]火符之秘次第授之也乃先陳其執者[illegible]
[illegible]其緣熟[illegible]不根深[illegible]之[illegible]

師所傳悉授不隱傾惟聞道不難行之宜謹紀陽老師
云使下手速修猶太遲使上士聞道必勤而行之彼常
人者聽之則且驚且疑不肯疾早下工電陣之光石擊
之火似箭之速吁可畏哉令語初陽子其母忽誦天金
丹者金液還丹之道也金液者即人身之真精也以氣
合形而成真人是云還丹厥人之初生也稟先天地至
純之氣遽乎二八精氣日泄而撲散則先天之氣不繼
且世之人壯而必婚必娶者以續綱常也若也中年節
能保愛其身者聖人也故孟子四十不動心猶仙五十
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孔子五十而知天命今初陽子行

年五十逾二而聞金丹之視之道以其時考之則可參
究初陽子道緣既重信心益堅謹依師旨授之曰古之
真人欲理其性先保其精欲求其命先淳其氣是孟子
曰吾善養吾浩然之氣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
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若以孟子為盡言則聖賢學如
是乎若以孟子為教言則人一身之氣豈能塞乎天地
哉然必有其道矣道者何耶氣也先者何耶命也即經
云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也天欲了命必先修性性
命雙修何憂不仙也且性者何耶義也故孟子曰是集
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若義襲而取則物也順也

人也非金丹也惟佛之所以言則道也是所謂金丹也故
云配義與道而孔子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釋迦云是
諸法如義老子曰上善為之而有以為聖人之於道不
離乎義也義之道大矣此所以鉛煉汞者亦義也西南得
朋者仁善也龍女獻珠者仁義也是義也者即義之易
一陰一陽之道也天一陰者離中之陰一陽者坎中之
雄離中之陰為火坎中之陽為水配義猶道者以坎交
上於離是為水火既濟之道也蓋於坎中取出陽爻降
而入於離之中換出陰爻是為地天泰也蓋離中之陰
為汞為精坎中之陽為鉛為氣心印經云上藥三品神

與氣精氣精依氣生神依氣用神氣精三者無一可離
此所謂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倘精耗則氣竭氣竭則
神離可謂之人乎此所謂可離非道也聖師深愍世人
不能明乎道不能煉其氣乃借名為鉛為汞為烏為爐
為龍為虎為砂為銀為刀圭為火候百般譬喻托
物假名以貽後之學者亦豈不欲人人作仙箇箇成佛
也緣為世人信之非及乎當不得偶或就中間有一二
復為邪說小道所惑者相執空學聞正道者又乖根器上士
至人亦深遇其人一言之下生實信心發勇猛積累其
功行勤行不怠者則為仙佛咸指日可冀然遇人多矣

今觀初陽子姿稟非凡神氣充裕祖師留昇之道不敢
秘惜如此

與一陽子論太初

老子曰上士聞道勤而行之至哉言也僕自獨遇至人
盟授大道即欲圖流所事而以前緣未立用是求諸仙
經搜奇摭粹作成金丹大要書成之後不恤遠處每遇
名山及諸城邑隨方作緣低首下心開導世人誘進此
道四三年來求者紛紛卒未見有大力量而精進者比
謁廬山太平宮獲與主人太初端一陽塵襟一見權
如平生茶罷復云有物外越頗董戲竊神氣裕如膚澤

臉桃手標洒落其剥繁治劇若不經心而待物接交從
容定見顯宦軒車而至者皆得懽心有氣槩者欲而從
頑嶷其面頭顧且無塵俗骨格脫合仙姿平川洗滌而
瑩明太山岩岩義而增秀夫人交贊鬼神共依僕每嘆夫
福之與慧二者不可得兼太平閒暇安享尊榮此人之
福也道玄達妙研精究微此人之慧也二美俱全則斯
人也不可以尋常同年而語矣顧之初言及丹道僕未
即應既而懇其語所好傳詣源叙其生頓事繁已覺年
老厭道念愈急於茲事者更求歲而又[illegible]此也僕觀其闢
心見誠列盟奉誓分授之曰大道者與天地生物乾坤

張育日月陰陽同其造化焉。在人之身不外是也。天地以陰陽爲橐籥，人身以玄牝爲橐籥。天動地靜，動爲陽而靜爲陰。陰極則萬物不生，而陽氣潛伏，及其剝盡，一陽初動而梅花吐白者，以陽在地中而將復也。世故以陽爲報春之信，故易之復卦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復之爲卦，五陰一陽，其一陽在下，而陽爲之主也。人身亦然，自少而壯，壯必衰，壯爲陽而衰爲陰，還乎陰極則陽氣欲盡而散也。至人於此，則能体天地之道，以了命延，以日爲符，以癸爲候，以月爲則，以汞爲陰，以鉛爲陽，鉛生於癸，而癸在坎，坎屬北方，北乃子之正位。天地以七

日而來復，復子也。太陰以三日而出庚，庚金也。庚爲金而金爲坤，坤之金寓于坎。人身亦猶是，而陽復有待。六脩行人急於癸生之時，求彼先天眞一之氣以爲鉛也。納此眞鉛於離之中，配以離之眞火，鍛煉成丹，故曰金丹，則金丹者無外乎坎離二物。且坎離爲何物，要知只是兩箇眞陰眞陽而已。是知金丹之道不外乎陰陽也。當其一陽初至，雖一身皆陰，而一陽自外來彼一陽，反爲之主也。今其號曰一陽子者，取義如此。一陽子既聞此道，儻不爲，則亦已矣。若也興勇猛之心，奮勤行之志，要知其功成也必矣。

與九宮山碧陽子車蘭谷

古之眞人，其寢不夢，其息深深。寢不夢則神存，息深深則精運。此即上德無爲而無以爲之道。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發乎地，赫赫出乎天。此則下德爲之而有以爲之道。無以爲者，後天自然也；有以爲者，先天一氣也。何謂後天？夫人稟先天一點眞陽之氣而生，爲物之最靈也。此氣日生夜長，與天地混沌之時同其造化，其神之所以存者焉。鷙鳥不能攫，兕虎不能傷，以其神全故也。及乎年登二八，眞氣以盈，復遇至人，授以寶身之道，使天機不逐於事物，毋勞于形，毋搖其精，息以踵而不

以喉，與天爲徒，而世不能移其志，則此古人千二百歲不當過也。此所謂後天無爲之道。何謂先天？且人生天地間，年壯而嗜慾，但以酒爲漿，以妄爲常，以情縱慾，亡精損神，所稟先天之氣驅之勞之，猶虎奔而寓于兩[illegible]。即知乾之爲物純陽也，始交於坤則乾之体破而爲離，坤之爲物純陰也，潛奪乾之一陽而爲坎，由此之後，乾体交破，坤体乃實，則離坎者乃乾坤之繼体。乾坤順行，男女交合，精竭神亡，一切常人至此則已矣。脩行人体金丹之道，而脩之逆，五行而用之逆。逆者何也？坎中之陽赫赫即乾金也，離中之陰肅肅即坤土也。金丹者以坎

聽從其在內也。男以剛健中正而不恭敬，有是蓋其生也。以其工容言德而不柔順者，是殘其德也。且夫初學和之氣，日生夜長，至於二八而陽又太極，蓋生而知之者於此行上德無爲之事也。只爲世人顛倒妄想，由此淳樸一散，純粹難全，則由來所授之乾金，奔虎而寓于西矣。自是而後，名利心動，龍奔神馳，投老而不知退步以求自全者，吁可惜哉。凡人欲全此精氣神者，非先天太極之氣，餘則無可。故曰天下無二道也。是此先天太極之氣，名爲真鉛，亦曰乾金，寄於坎中。是云丹隱子胎世人不覺不知，不明大道之本，而用採戰採陰補腦還

精，則後飛金晶之術者，是愈促其生也。夫修行人要明生身造化，產藥川源，坎水乾金，求之西南，東三南二，會在中央，真虎真龍，必得癸一而方戰，真水真火，必得三八而始交。悟玄牝是還丹鼎，刀圭即藥物，龜蛇盤結之際，橫天上之鵲橋，木金間隔之時，會人間之牛斗。主賓揖遜，老嫩無差，片餉工夫，十分謹慎，寶珠現於月兆，穩穩收來，金液至於丹田，溫溫調燮，當時且讓，凡事宜謙饒人先鞭，取他快意，然愚似訥，顯道人之家風，禮下不爭，乃神仙之正訣。方待臨爐有慶，一點落在黃庭，養火何難，九轉待行符候，洗心滌慮，以結三百日之胎，煉神

還虛，成就大丈夫之事也。明素蟾始聞而驚，再聞而疑，竟至通宵摸索渾身是汗，忽然壁立萬仞，直下承當，始悟性命即是兩箇陰陽，身心儘有許多神氣，淨倮倮亦是圓陀陀，亦是滿空白雪，便含一口雄飡西江清淪。不待一口吸盡，方知大道不在丹經，以數十年精進之功，今而後知實未始有學也。衆雌而無雄，而又奚卵焉。問之曰：明素蟾者，其有謂乎？曰：猿也。每慕白玉蟾者也，故用姓以謝發載，名以謝親，字以謝友朋，即白也。素猶玉也，故謂明素蟾。云上陽子曰：子真能求乎仙矣，慕其人希其道，并以名而就之，抑亦至矣。子又知之乎？夫精通

而不昧者明也，聞道而勤行者素也，惟蟾者月中之物也，陰中之陽也，黑中之白也，雌中之雄也，坎中之晝也。蟾之爲物，止三足焉，三足者爲鼎，吳取像爲懸胎鼎也，則蟾之爲妙，乃道之用乎。今子希紫清翁者，其謂此乎？雖然，吾將勉之，修行之人，用心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我趙老師云：讓而不爭，則無衍也。玉蟾大道歌曰：神仙伎倆無多子，只是人間一味呆。又云：世間學仙者，胸襟變清雅。又雲遊歌云：滿面看羞笑，唱罵教吾去。噫，紫清翁且能受盡世人笑罵，而有一味呆之歎，今一切人務以自高自足之心，而欲希慕神仙之說者，抑何遠

哉。子倘能以清非而變於心，當以誠講所以乃微妙之能以呆而笑人之笑焉矣。具按月陽之傳遊於公也。又六傳而至於予，予其勉之。明慕蟾曰：蟾昔聞見自謂人人可為鍾呂，今乃深知過界，無一人能擔負此事者。道妙玄微，天機深遠，詎可忽諸。蟾謂予始入詩始得混元老仙之傳也。歌曰：陰陽顛倒入玄谷，六十四年都是錯。又云：前年仙師寄書歸，道我有名在金闕，何其聞道之晚而成道之易也。如此，今承教旨，孰知至妙至玄最為難議者哉。始知五十八年都是錯也。千經萬卷總非真，許便將捉住西山之白虎，擒伏東海之青龍，期共吾事而已，豈敢忽慢而傲世哉。就今書此，凡到諸方，遇蓬萊仙侶，試一出之，將必有取則於此者，信矣。

與玄陽子歐陽玉淵

先哲曰：形以道全，命以術延。予書曰：魚相忘于江湖，人相忘于道術。則知道與術二者不可得而離也。術以道為主，道以術為用。要知此道非泛常所言之道，乃天仙之道也。要知此術非泛常所用之術，乃長生之術也。紫於玄陽子有說焉。玄陽子，廬山歐陽玉淵也。訊道于上陽子。上陽子語以天仙之道，并以長生之術，而授之也。上陽子曰：是道也，極深而研機。易曰：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機也，故能成天下之務。極深者，淵淵其淵也。研機者，浩浩其天也。浩浩其天者，陽之極也。淵淵其淵者，陰之極也。故陰極則為坎，陽極則為離。是坎中有一陽之氣，而離中有一陰之精。天仙之道，以坎離為之用也。孔子曰：慎斯術也，以往而無所失矣。術者何也？能顛倒坎離而用之矣。古仙曰：五行顛倒大地七寶，五行順行法界火坑。夫坎雄為金精，離雌為真火。取坎中之金精而降于離宮，以離宮真火而煅煉之，是云顛倒陰陽之術也。然顛倒之術，在乎研其機也。機者，陰陽不測之謂也。陰陽不測，則鬼神不知，日月不照，吾將此道而合乎

日月也。合之者，月生於庚，則金旺水清，乃採金于三日。故云與日月合其明。合者，彼之庚金一生，水即以我之真火而候之，是謂之火候。庚西方也，西方金之正位。顛倒之術者，則採庚金于坎之中，緣以其母隱于子胎。是是以坎之雄而補離之雌也，謂之天仙矣。故機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機乎道者，其長生之術也。機之為言密也。注黃庭經曰：斗步子形，光映子精，密而行之，方得道成。玄陽子研于機之妙，極乎深之旨，密而行之，勤而脩之，則由長生之術，而入天僊之選者，其玄陽子乎。

與谷陽子周允中

也。全者何也。要我真陽之純全也。犀守白虎陽家[illegible]
陽也。雖首明珠似月圓，全陰也。陽後則有以復陽全則
有脫胎金丹之道，其斷之謂聖。雖然其要文有二焉。口
訣而心傳者，一也；決烈而勤行者，二也；以定而制動者，
三也。口訣之心傳之，說論我之真矣。決烈勤行，定以制
動，則在乎二子之用功，皆言正陽之授純陽也。以十事
而堅試之，重陽之授丹陽也，以分梨而十化之。前聖後
聖，雖若此，吾之與子，曾不一誠。然而明誓至重，子其
守之。上不愧於神明，中不負於師資，下不羞於同學。三
者既備，二子金丹必成。金丹成而聖胎圓，聖胎圓而真

人現。於是時也，則身外有身，皆分內事。神仙之道，三十
八傳，而今付二子，宜相矢屬焉。

與心陽子余觀古

世之所謂貧賤富貴者，曰有命；而壽夭窮通者，曰有數。
然數係乎命，而命係乎天矣。世固有年相若而道相似，
也固有心共類而挍其萃也。至若超乎壽夭窮通之域，
超乎富貴貧賤之外者，惟古之真人也。昔揖余羅浮觀
古心也，談達道契，一語投機，芝蘭共香，煙霞同味，潮歟
之外，則暢飲嘯歌，神遊落樹，肩吐氣論，論高遠，所據
清虛，然而不[illegible]者[illegible]而不[illegible]而非[illegible]

物翛翛然有物外之趣，予乃不揣細而詢之，始知年俱
上章攝提之季夏，日既同而生之時又同，甫六六矣。曰是
真同年也。不免道亦相似，以試徵之。吾乃江右之廬陵，而
舜申亦江右之武寧，是其地同也。昔長者字予曰觀吾，
而舜申之號曰觀古，是名又同也。觀古居九宮山頭，而
吾家三山高處，則居亦同也。嘗誦老莊之言，而明周孔
之易，咸簪晉代之冠，俱樂堯舜之道也。蓋嘗病古人多
辟此而非彼者，今吾二人得兼而明之，非唯道相似，是
均其所同也。就其間皆有同而異者，予借名觀吾者，止
乎一己而已；而舜申之號觀古，以吾善觀乎古人者也。

以道德仁義善觀乎古人，是得古人之心也；以[illegible]文
物觀乎古人，是得古人之實也。觀古而希堯舜，是堯而矣；
觀古而希舜，是舜而矣。此觀古之所以為勝也。且吾有
大不勝於觀古者，予之癖於金丹火符之道也。欲運坎
而實乎離，擒龍而娶乎虎，將求西江之水以來南
之朋，潛於黑中之白，以化陽中之陰，期若蛻蟬而羽神
化。吾既不能如舜申之觀乎古，日但務此恍惚者，冥
然一大乘，惟恐不至者，此吾所以謂大不勝也。且夫松
檜柏植于一丘阜也，地則同也，樹之時又同，他日視之
性有曲直，而獨稱者，彰以[illegible]而[illegible]其[illegible]

之慳也哉。而況於人乎。雖然觀古之懷寶迷邦有大同而
不肯自異者。爲能明物於分數也。不爲神物之所縛。遊於
黄金之窟。然食飲足以充飢渴。衣帛足以禦寒暑。以遊
太乎神情之杳濛。逍遙乎無何有之鄉。哉壽夭命通之
域。而超於富貴貧賤之外。與彼求田問舍。貪貨競利者
猶許之洗耳而汚夫巢之犢也。咸紀乙亥歲八月八日。有
飛龍鵠會於所寓。鑒盟交質。亦人生之希有。因書以見
同異焉。觀古心曰。何其多同也。還能以金爲坎離之道
龍虎神化之旨以相發爲無足其所同乎。應之曰。可明
年丹會詞終而勤儀翻之。曰。金丹之大道。必先積德

而後可聞。否則爲之顛踣。今夫子餌於財利。繫於計慮。殉
於嗟愁。棄於嗔癡。如是而求德。誣也。如是而求道。難也。
故道之與德。如陰之與陽。二者不可一缺。若陰而無陽
不得謂之道。若道而無德。果可言金丹否。仙公言。潛行
獨休談道。正士之爲學。不學則已。學則期於必成。而況
道乎。爾□之所以不即相付者。猶植陰陽。將欲固之。必深
其根。觀古心聞而唯唯。不逆於心。發其□文之所□以
嗔□之妄。僕乃按之曰。金丹者。以有作合無爲。以外鉛
合內汞。求精也。鉛先者也。採先天之鉛于坎之中。是云有
作。合後天之汞于離之中。是名無爲。採鉛則一時。合汞

須十月。一時者。自生三日至十日是也。成九轉也。□□
守城者。三日之內一時也。知白守黑者。九轉之功十月
也。如斯而已。信則行之。觀古心言下大悟。乃覺疑信在
人心也。而後乾金在坎心也。方知天下無二道。聖人無
兩心。遂更名白心陽子。

與西陽子張性初

太上曰。古之善爲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深水翁云。
材德兼全。謂之聖人。如來云。是名凡夫。爲其蘊利根上
器。居於五濁也。屯行出世間法。修菩提行。是云非凡夫
也。至有明三五之道。行三萬刻之功。金液歸真。形神俱

妙者。爲微妙玄通之士也。若夫負上士勤行之才。混塵
離俗。雜九流百家之術。建德建功。自利利他。施德無望
報者。是名才德兼全。而成仙作佛也。信之有矣。出此三
者。唯求心知口誦。果何益哉。僕託緣曾子達老師曰。還
陽張性初者。吾以玄秘授之矣。厥後僕因西行。復遇至
人。以青城所秘之道。悉授無隱。今茲六稔。偶泊滄江。接
性初兄于家。首詢斯事。謂畢得趙老師之語。并賜之曰
玄白。一言之下。針芥相投。復欲求僕所得青城之旨。盟
心不倦。強辭不能。僕視玄白根器清一。才德俱備。且世
儒宗。隱于醫者。以富其德也。然猶慮其因循遲悟懈怠

屯危者三，直須默其曉明，移其新葉，發其炎烈，奮其精
神，莫延疾早下工，以求天上富貴。使云：有其人，有其財，
無其時，君子弗行也。今玄白作太平閑暇之人，是得其
時，而又有其才，已當急急之，而不可更待也。純陽翁云：
下手速修猶太遲，從中下之流，從待功成志滿方謀成
就，茲事意流光奔忽，過隙流星，是以仙翁歌云：流珠流
味，役我區區，忙忙汲汲，忘寢失食，二十年內，日日長嗟。
五兮六十，憂起三塗，無人度我，要夫甚矣。以仙翁精勤
如此，尚有六十之嘆，況後學者乎？呂仙有云：一切之人
皆於緊處放慢，大修行人常於慢處放緊。此語大切也。

金丹大要　卷六之二十四

玄白頓悟光陰迅速，興勇猛心，有欲剋期以就此事。僕
乃謂之曰：昔有神仙宋玄白者，修煉金丹大道，晚年慕
景節修偽，盡苦同塵，煉俗辟穀服氣，又所到處，或以
金帛置妾數人，去則棄之，奇怪百端，世莫能測。今玄子
謂玄白者，詎有做焉？今子之希宋，亦猶宋之希劉也。劉
演龍虎上經曰：玄白生金，公錄魏建始初丹經萬卷，此
句道盡。蓋玄者，陽中之陰，離中之黑；而白者，雌中之雄，
坎中之白也。坎中之白，爲金爲鉛，爲虎爲氣；離中之
黑，爲砂爲汞，爲龍爲精。且人稟乎天之真精、地之正氣
以生以長，實之而不泄者，是號無漏真人也。只爲世人

貪纏愛慾，及乎年邁，氣衰精竭，神耗漸到，止而欲避老
以迴陽者，惟有道者能之。如人之身與天地合德，日月
合明。合德者，頭象天，足象地，水火濟而成丹，鉛汞合而
生丹，則造化陰陽乃在乎身也。合明者，亦猶晦朔月無
光輝，則月中之白純黑而已，是爲白中之黑也。至于初
三，晦後須覽太陽之氣，而黑中弦白，初生是爲黑中之
白。當是時也，群陰剝盡，一陽初生，則微陽之氣爲之至
矣。亦猶人也，氣衰精耗，体弱年深，鉛汞漸乾，卦數將滿，
是亦純陰而無陽。一切人也，陽盡陰純，則四大俱籍而
亡矣。修行人於此時也，急當求彼先天真一之氣，降之

金丹大要　卷六之二十五

于丹田中，則一陽又復矣。而人欲知始陽初回之候，當
以煖炁爲之信也。是老子曰：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者，此
也。以此純陽而點內陰，煉之養之，日長月益，不問人事，
諸塵漏盡，則聖胎可結，而嬰兒生，是爲男子懷胎也。要
知大道也，莫外乎一陰與一陽也。喻如牝雞無雄，自卵
溫之，能生卵。又女人國無男，觀井而孕，緣此兩者皆陰，而
假外陽以育陰故也。夫乾之爲物，陽也，處于東北之鄉；坤
之爲物，陰也，宅在西南之地。易曰：西南得朋者，以陽而
求乎陰也。以玄而生乎白也，以汞而迎乎鉛也，以虎而
配乎龍也，以神而合乎炁也。又如南者東中之作用，總

而虧圓而缺。夫高尚之士，缺則圓其復，虧則全其復全。猶如天上之月，缺已而一陽復生于亥，雖光華以復者回也。僕謂回陽者，豈不虛說，二物會時，情性合回陽也。玉液先下水中銀，回陽也。以靈陰時天地合，回陽也。則回陽生，以定而生慧，以定而知止，以定而常應，發天堅固，與大智慧作大成就，異時與人潛深淵，男子與懷胎，陽神自出現，此豈不謂高尚之士乎。雖然，吾得勉之衛云：知之非艱，行之惟艱。經曰：上士聞道，勤而行之，回陽子今聞聖人之道矣，不爲凡言所亂，不爲魔障所惑，勇猛精進，力行不倦，三千功八百行，親于弟子已上，專則神仙地位，指日可登。

九宮山交泰庵記

伏羲畫易重乾之八而成泰，文王重易坤上於乾而爲泰，聖人閉戶造車而出門合轍。夫乾之策二百一十六，乾之軌七百六十八，以乾策而交軌，合九百八十四，是謂陽中之陰，白中之黑也。坤之軌六百七十二，坤之策一百四十四，以坤軌而交策，合八百一十六，是謂陰中之陽，雌中之雄也。會兩策兩軌，統一千八百而無奇，是謂泰得其道，此交天而爲泰也。坤軌用六而乾策用九，以伏羲所以命之曰泰。文王繫辭小往大來，周公以其彙征吉。孔子翼之曰：天地交而萬物通，上下交而其志同也。泰之互也，上震下兌，乃得歸妹，非明於道者孰可與談易乎。九宮山，欽天瑞慶宮羅洞雲傍水分雲誅茅築室，衆門無俗，心遠地偏，竹洞荷池，峰迴路轉，相依于認真君下，往來乎賓雲君前，日出籬東，映簷楹之明，露風從花裏，拂書幽之浮香，月到天心，梅得春信，明窗淨几，坐對黃庭，烹茶礙月，燒門迎仙，客喜蔚然而深秀，宜隱者之盤旋，此其庵所以作也。遂以交泰扁其意，擬泰者安也，庵者居也，以避喧而奇安居之所，取易之泰君子道長之義，又合南華宇泰定之說也。而良朋雲客

王公大人並以泰庵而爲其號。僕留右洪，邂逅其徒庭章，因得與起居狀，且徵吾言以記之。僕喜庭章簡而不願宜而好義，雖未親交泰庵之勝，遠想其規模之可書。玉陽子乃槩而記之：泰庵爲居九宮卓然穎脫，托而來知，表星官霞裾之領袖，其道尊德貴之棟梁。此泰庵餘事爾，而未始骨骨然也。今頭顱七袠逾二，眉疎鬢堅，臉泛膚澤，倘其平時務與外馳，惟於內養，夫豈能若是哉。其登臨吟風朝月，固足以高蹈其眺覽，訪梅友竹，不倦於交遊，捲無心出岫之雲，弛有意抱琴之句，郎證所謂老於九宮者，一其志也。近來天師主教大真人，今廣宋人

誠以點名山福地於是泰庵綽有玉霄之命薦通玄講
復明教之階請號學至名記于籍而不果許泰庵久矣
欲羅浮群鳳之吟正欲館華山希夷之睡奚謂入林不
密其久雲鎖洞門重復丞圜翁辟地易無行地難之語
復思所以爲逍遥日涉之計云予竊謂許山秀水甲天
下代不減詠人勝士而西山遺蹤仙蹤高塵世地可煉
坎水乾金泰庵往來乎西山之間者其與豈淺淺邪番
在牧君丹飛金鼎神鳩玉京御閭闔之高風留報身而
常住眾游異蹟鬼設神施故寄庵於老師六總京鑾路
無坎離山中阡陌輒以易水黃河之病庚嶺之坵宴參

金丹大要　卷六之三十四

之頭九宮之山之高者如在天上伏惟旌陽翁九州都
仙之師西山乃神仙之窟世有明金鼎火符之道負仙
風道骨之材雖蓬瀛海島之遠摩肩接踵而趨於三隆
者摩不爲龍沙八百讖而來也古人八十猶煉還丹以
其陰未極而求乾今泰庵形壯神全德厚氣裕其推
鄉當時好客之心蕭微妙玄通之士培善根果熟辯時
節因緣則行有所得矣玉隆自永淳胡惠超重興之
後唐宋勝賢優異彼有職者跋而踐況而得主領也
哉即信其言以勵之若夫朝乘九宮之雲暮宿西山之
雨蟬蛻軒而谷暑偶然耳以聽泉俯瞰溪中之游企仰

聘林高之拂翠南軒可做朱皇對顧嵩詩道所得道論
文發香操琴送茶留客梅邊邀月遊目惕世外忘機
乎心接物此泰庵之無事事享乎公之不負也必也慶
踏登逍遥似三仙積八百行而成就已制四隆三求格
外之玄行易守之道用乾兼合坤之協用九還六知雄
守雌小往而大來以象而征吉此交泰庵之雍事宜公
之有守也甚而握旌陽之劍吞說有之[illegible]用[illegible]火藥
歸[illegible]內容採乾金於黑戶潛撒[illegible]於黃房外陽剛而
陰柔五震男而兌女雖龍卷火攻虎躍金流同而上下
交宇定而天光發以覺覺後自利利他此直教之以長

金丹大要　卷六之三十五

存而旌陽之所秘授者是爲得庵之泰宜乎公之專羨
也何適而非交泰庵者享其民未然敢以吾道復之若
子曰執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我師釋之曰執
者有之在己內丹已成嬰兒漸大隱顯靈變莫測神通
出入安居平易泰然自得無所不通泰庵其是之謂歟
吾[illegible]老子之言歟庭章行也治書爲記異時沂九江登
九宮遊逍遥謁玉隆借交泰以養吾足之丹安爐取鼎會
有其人會當必見所見而過所聞願此以爲[illegible]

與得陽子夏彥文

先哲云道本無言此乃上德無以爲之道又云道因言

朝識何哉緣未聞道故也僕之來遊欲章欲求正心誠
意之人語以脩身久視之道一念緜緜誘誘紛然而養
浩者亦聞所聞而來且見所見而去試其平時凡鳴斯
道而至者養浩必譏所縮而後仁又明渠復來竟日坐
閲期者不得其門而入迨月餘三往返竊信與僕遂有
請焉僕乃從容接以數語因悉發其素所授于師之言
者已嘗於優曇偈言下有悟最後於化陽翁的有所傳
今茲了然無一靜定便覺變闢玄有如氣如雲若騰騰
而上至泥丸近似乎三花聚頂五氣朝元之候也自爾
厥後凡四方來談此者皆野狐精見餘其養浩自是自

滿甚至自稱為彭真人學之爲狂大錯如此僕之多聞
其錯而不敢是其錯深知其非而不敢直其非豈僕之
説之偏之不敢也蓋欲引脱之來將漸漸以釋之也翌
日乃與雲朋張受謙至邀往于家列款再三求我言城
之旨僕再詢其前之所得於師家者因歷歷試聽之
浩非特難盡所以不能引其某者爲傍門某者爲旨歸
某者爲邪徑某者爲運死某者爲採戰某者爲空寂某其
間惟化陽一語爲當然卒不得一貫之理亦竟無着落
之處今求指示定此頭心僕嘉之曰子之人尚肯知
此使養浩早得青城老仙之旨則豈但一詐得[illegible]

陵間必將超然入於道獨神呂而還驚美今乃虚而不
能令人消居後不能令人軒然徹徹亦子[illegible]
不知其處非惟無益而深乃身喪天一世之人含其負囊
脱之未而拘廉稜之眼者皆鼻鼻訕訕之輩也僕於養
浩許其志誠矣其緣既識其所短悉其所往在其所歸
救其所失識其所迷直其所指然後彈之警通師尊徵
顯兩間養浩誠徹不覺悠然淚悲泣大悟切授以青
城所秘之總日道雖多門與天地生物同一致爾夫易
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此天地陰
陽之道也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此人身陰陽

之道也人稟陰陽之氣之正而生而長至于二八之年
則九三之陽乃純當是時也豈非上德之大人乎忽天
一朝謀報渾敦之德者至乃日鑿一竅則九三之一陽歸
聚於坤而去之于六六之中矣由是乾不能純而破于
離坤有所含而實于坎若夫至聖神人能知道體太極
之所以判能知死生根本之所以始能知乾坤陰陽之
所以乘能知玄牝之所以交是以乾坤順則生物陰陽
逆則生丹聖人体其体而用其用法乾坤之体效坎離
之用握陰陽之柄遏生死之關積得一時之功得採
藥半時之事使金渾敦之體以歸其人之身此其所以

感動行不動心之道。以養其浩然之氣[illegible]
先天之炁也。即坎中之物也。復純此炁於外之于離。是之
謂或躍在淵也。是之謂取坎填離也。[illegible]
之交。必得之行之半時而得一黍之几。[illegible]
浴之工之成之。于月既足。真人出現。是爲九五之飛龍
見於利見大人也。雖然。師之於弟子也[illegible]
言之無不誠也。竊之無不堅也。知之無不至也。僕今之
於伯庸也。其必識而知之乎。其將終而隱之乎。信夫闡
道之工。必先貴乎積德。何謂積德。經曰。孝悌之道。通乎
神明。此積德于其親也。諸惡莫作。衆善奉行。此積德于

外也。持其志。毋暴其炁。此積德于其身也。毋不敬。儼若
思。此積德于其内也。德克則道備。行滿則功成矣。伯庸
於言下大悟大徹。因有得之于心。曰大學之道。致知格
物。中下之人。負高尚之材。不肯苦求真師口授。唯只空
言曲論。直以道爲無語可說。甘分待終。何愚之甚。此道
深遠。非執泥淺陋持偏者所可聞。非眩耀聰察自是者
所可聽。僕之紹續道脉於一綫者。謹守青城翁之訓。非
好爲人師也。偶逢其頭而類其巾。或紙其衣而僭其屐。
覬視人之深不我識。而我又辟地易且無行地難。若伯
庸之居溢江者多年。僕亦往來溢浦者非一。始遇於行。

則揖我招于家則食我。抑又聞人之笑亦笑之。聞人之
譽亦譽之。有時索我於形骸之内。或而索我於形骸之
外。既而且敬。既而且德。曾未確然。志乎我者爲我則已。
數材而私記之久矣。時節適至。因緣始來。方孜孜而
益親。懇懇而不懈。然猶慮其仕途之遠。且長恐其心識
之疑。且怠。首須勉之勵之。發之戒之。堅之進之。使之直
下承當。而不笑不退。深以斯道爲希有之遇。不以其它
愚夫濁子之僻見污識者。却授以先天後天之道也。何
謂先天。何謂後天。後天者太極也。先天者太易也。陰之
將絶而易乎陽。逆用先天之道也。太極者。陽之至極而交

乎陰。順行天之道也。順天之道者。日用常行之理。逆天
之道者。善用造化之妙。易之泰曰。地在天上。此即逆天
之道。豈地而果在天上耶。爲其天地之炁。一順。一逆。一
升。一降。爾即吾所謂逆者。亦言其兩箇陰陽之炁。順生
人。而逆生丹。可以長存而不死。昔者子路問死。子曰。未
知生。焉知死。蓋知生者。要逆乎後天太極之理。以善其
生。若幾希然。能知死者。必逆用先天太易之道。以逆其
死。若鼎湖然。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
八卦。此後天日用常行太極之道。天命之謂性。率性之
謂道。此先天性命太易之道。易清[illegible]動[illegible]

流末而生萬物。此後天常行太極之道道生一一生二生三三生萬物此先天長生太易之道明先天而[illegible]後天之道者聖人也明後天而脩先天之道者神人也聖人經濟萬世而中庸之致中和而天地位六爻之致命造玄者理一致也僕曰為丹就進之曰致陽子云。

與義陽子韓國儀

天道好還常與善人黃帝曰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易之翼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經曰有天道焉有人道焉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天之道也含弘光大品物咸亨地之道也男

女媾精萬物化生人之道也吾嘗試而言之天道矣[illegible]如太易未判之初太極分之後陰陽相盪自相感天得之而高以覆地得之而卑以載人得之而生以靈物得之而蕃以植造化得之則日月星辰風雲雷雨電雪霜雹霰霹靂或從地非或附天麗其有光者不可以揜其有象者不可以藏其有形者則無其形者復有聲形義無者亦有形聲兩無者数爾去來聚然聚散使神與所以不能億度而造化且不得自知其所以然者矣[illegible]也吾又嘗而言地道矣大地存乎天之內譬猶[illegible]中載萬物之始終無窮承天道變化之不[illegible]

長秋斂冬藏人物得以守仙佛得以證道言乎江河淮海龍宮貝闕亦[illegible]神仙處為所得而與之者地之道也吾嘗言之人道矣天人乃身為天地之內一物備有神有聖有賢有愚愚者之可與賢者之可聖聖者之可神神至之可仙仙神者非乏禍福之謂其神者也神妙無方陰陽莫測聖也者窮神知化造端立極賢也者扶持綱常維仁義君愚者則難之孔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此愚人之通論也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乎古之上萬世之下神與聖智與賢

唯欽明乎道德之歸氏子曰國儀者數問道妙往復不倦觀其神壯氣裕情談謂高尚竟若陪接人以簡志遐超然物外襟懷渾如閒中時儒得年方交幾斯其可以語上也嗟夫世有其名神人引導後學而保其身或談命歌元啟易著聖賢明道生之理使[illegible]冷然遇神人能修長生之道也孟子曰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孟子嘗曰我哉且何謂大極[illegible]夫人之有身初受乾父坤母後天太極之死以論生之長之至于二八九六之年則吾氣之陽又太極矣陽極必乘乎陰乾純必乘乎坤乾之以[illegible]畢則陽之中[illegible]

動心絕動則先散先散則精泄精泄則坤乘純乾乘坤。則陰消陽而心虛為離純坤乘乾則陽入陰而腹實為坎由是而後純而乘乘而消消而入入而承承無涯消有餘以有際符無涯忽忽乾而姤姤而遁遁而否否而觀觀而剝剝而坤其陰又大極矣此之謂後天此之謂太極此之謂日用常行之道何謂太易求以人之有身之後至於五八六八七之年則乾乘坤不已而虧為剝陰消陽不已而漸為坤神人者于此速行先天太易之道以復之且不待其陰之極太易者以陰而易乎陽也以離而易乎坎也以長男而易乎少女也以乾而易乎兌

也乾一兌四一得四而成五己之五為離戊之五[illegible]坎土離初交坎流戊就己戊土之中有鉛鉛中有汞己土之中有汞汞中有砂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以既濟鉛汞制伏戊己合而成主神人者以此二五之刀圭吞入腹中烹于黃金室內却行千日之功謂得人候工夫若到則水乳火而陽消陰陰將盡則陽純是交以中心之陽而還離謂之天道好還離得坎心之陽而成乾謂之常與善人是為先天大易之道是為金丹藥物之[illegible]是以道用先天之道也既知藥生須究火候[illegible]曰聖人傳藥不傳火從來火候少人知何[illegible]

砂何云候此時之汞候其火之至[illegible]砂火銀而成丹者亦先實是然後[illegible]火之可[illegible]此火候也慎其火之時動此火候也察其火之無過不及此火候也明其火之老嫩溫微此火候也[illegible]急去其火此火候也[illegible]此此云有以為之道此云無不為之道此云[illegible]道此云善養先天之道孟子曰吾善養吾浩然之氣又曰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繫辭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老子曰上仁為之而無以為上義為之而有以為今以義陽二字與國議者取義于此義陽子其謹人

道而脩天道則仁與義兼而陰與陽合是柔剛與柔通而仙之道成義陽子其精進之其堅固之其實固之其善護之其成就之其廣大之其信受奉行且毋忽焉。

與真陽子

黃帝曰立天之道以定人也從古上聖所受之道行乎天地之間萬物得以生而長且久者何也道一也夫道一者何物也氣也究之堯舜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精者變化之所生道之体也一者萬化之一炁道之用也炁非精則不能成人成物精非炁則不能作佛作仙精屬乎陰炁屬乎陽故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廣成子之

謂黃帝曰毋勞汝形毋搖汝精乃可以長生[illegible]此
精則何由而絪縕乎何由而化生乎孔子曰男女媾精
萬物化生老子曰其精甚真其中有信信即一也炁也
故云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子謂曾子曰吾
道一以貫之者非止指一事而貫通萬事乃明一炁而
貫通乎萬物此謂之道人物非此一炁則何由而產育
仙聖非此一炁則何所以長生及曾子答門人以忠恕
者信乎道之微妙惡得泛然言哉舜承乎堯及授禹曰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世人罕能收
其放心鮮不爲六賊所擾而耗敗其精炁豈不危殆陰

符經曰天有五賊又曰五賊在心惟危者世人既不能
執厥中皆汨沒於醉夢之場抑亦危哉且之道之微妙
淳朴既散世漸澆薄人不能古雖將至理微妙以形言
之允執厥中者傳曰中者天下之大本和者天下之達
道又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老子亦曰不如守
中孟子謂養吾浩然之炁皆允執厥中之謂也故天天
地之炁從中而行則春生夏長風動雨潤雷震霜殺秋
斂冬藏莫不皆由此道孔孟之後聖門不得其傳間或
有言多隱于高山密林若黃石公焉若河上公焉若張
許鍾呂焉皆長存而不死世之學識者不得其門而入

莫可測其端倪乃惜乎外教別辜而萬世之下宜以此
道爲無言可說豈知斯道之高遠宜必不得傳於[illegible]臣
不得獻於君其道有盜天地奪造化之機宇宙在乎手
萬化生乎身之妙也五季變更天不喪道至麻衣希夷
然若晃夫濂溪然數夫子出皆明斯道于絕響之域心
黃帝堯舜周文孔孟之心故邵子曰天向一中分造化
周子曰二五之精妙合而凝又借蓮以喻曰中通外直
此即孟子以直養而無害即孔子贊易曰夫乾動也直
其靜也專即周公繫坤辭曰直方大聖聖心心自合道
妙信乎聖人之所爲衆人固不識也老子曰古之善爲

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予每三嘆斯言今所道徒則
異然也將求人以識之也豈明聖人深遠而不令人識
知之意乎癸未人日予將深隱梅山有自號真一子特
來訪道自叙爲哈剌魯之裔蒙族公之子也行年二十
有二蚤歲即慕斯道竟莫得究其說遍訪何先生[illegible]
談玄事且授之本來我太易之道候觀真息爲學[illegible]
氣習殊倫以正心誠意爲先以窮理盡性爲急[illegible]
簡好爲志堅志昔比其他喜聞鮮行者不乃以大[illegible]
離之旨授之曰太易者一陰一陽之道也乾坤爲陰陽
之父母坎離爲乾坤之繼体乾之始[illegible]則乘坤而[illegible]

□顧知此同得異名陽子曰子之言是矣子之言
貧也慕子之言志也明子之爲人也信夫言之易則失
人學太上有毋傳不傳之害夫子有其言云人之訓徑
是道也若慶子爲人人愛之惡之人識之訊之誤之
者緣彼求之而弗得也識之者非根人所可共所也蓋
之者爲嫌我之獨得也愛之者皆是有說說之趣也設有
孤娟而求之於人亦有殺毒所毀之可後悔一切人嘗
一切嘗終篤親伺做藥唯恐不得明師所爲珍奇不無
所吝及既得聞稍盡其說則絕於常而解至極但務其
知而不之行此世俗所爲者唯是一大患人以死生爲

小事是於緊處放慢至人以死生爲大件急於慢處教
緊是凡夫愚子得而行之立躋聖位何哉蓋其行之勤
而至也若其不行求而知之則斯人者何足等也有等
愚人聞頓悟成佛之言便謂道不必行聞而頓悟即可
成佛豈理也哉烏知一聞于悟乃信之及聞而力行爲
得成道書曰知之非艱行之惟艱傳曰士曰口則傳經
夜則行道老子曰上士聞道勤而行之聞而不行道安
能成焉夫但云做仙作佛總皆宿緣彼初不思宿緣從
何因從何來若云善緣彼不修善若云德緣彼不積德
無善無德因此無緣也豈有不種不植而求自熟之歟

收者乎若也夢生醉死六慾七情不知何爲夙緣所種
無非種業世有其種業而望收嘉穀者乎又有愚夫遂
蓋清虛其謂仙也無有言傳亦無所爲但得真仙親手
提挈或賜丸藥或引凌空無鬧無修愈高愈遠有端妄
想何其大愚彼烏得知最卑下處有道存焉傳云若升
高必自下翼曰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
其類也經云如來於五濁惡世行於難事是爲甚難儒
祖云到這田地聖凡不敢一闕外魔潛觀不得洞賓曰
飲海龜兒人不識燒丹符子鬼難看聖賢儒佛同此一
事濁俗凡夫安能知乎今子以生死大事而求之切毋

因愚俗一言而忽諸東陽子孜孜申明始終請事斯語
迺不敢秘遂授之曰道與天地同太極道與日月同運
行春夏秋冬生長成實無非道也道亦何物即陰陽也
乾坤乘陰陽而太極日月本陰陽而合明春夏感陰陽
而生成秋冬得陰陽而收斂人亦猶是故身一太極也
乃陰陽之延而生資陰陽之延而長全陰陽之延而壯
藉陰陽之延而老衰而虛虛其中則爲離離之義散逆
隔也散離不已則陰陽而絕是爲五行順行也是爲一生
一死也神仙九還之道亦猶是也但逆用之逆陰陽而
復也反陰陽而歸也純陰陽而仙也以陰陽而神也如

遺我也是生非我長也有非我常也德非我長也而師
教也德且至矣其有且多矣非師[illegible]也實陶鑄之也歟

聖人之德第二

弟子請進下上陽子曰弟子因緣遭逢獲覩大道敢問
聖人之德以啓發於蒙迷也上陽子曰聖人也生而知
之者也亦學而知之者也亦困而學之者也聖人也學
而不厭乃無所不通也聖人也知天之所爲也知人之
所爲也聖人也非多能也乃多與之而識之也聖人也非
自然也惟善格其物也聖人也非生而知乎道惟道乃
求而得之也聖人也善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夭也而天

也息以踵而不以喉也不知悅生而惡死也聖人也德
盛人孰之稱也聖人也窮大道之本明大道之正成大
道之事也聖人也其壯義而不明故[illegible]生曰淒然似秋
暄然以春喜怒通四時與物有宜而莫知其極也聖人
也成天下之亹亹者也[illegible]垂衣裳
樹五合通舟車者聖人也無爲而治者聖人也不言而
教不令而行者聖人也聖人之在天下也河出圖洛出
書聖人畫易以形道畢易也成天下之大盡天下之務
定天下之業也是以聖人貴精而不[illegible]
變于己乘雲霧騎日月遊乎塵垢之外也聖人[illegible]

言教人而無棄之衣被萬物而不爲主不[illegible]天下先而
德文歸焉雖得之貨聖人則不貴焉聖人不積也而愈
多死天地生而不爲長久矣上古而不爲老故老子曰
聖人處上而不重處前而不害天下樂推而不厭故天
聖人生而不有爲而不力立天地而不偏其思及天地
而不見其勞仁萬物而不私德萬物而不居聖人非唯
不居也而生非其愛也而身非其有也而名非其有也
唯其不存是以長存

天地之大第三

弟子後進白敢問天地上陽子曰天地之大莫可得而

論也故莊周曰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也六合之內
聖人論而不議也且我而爲天地中之一物猶大倉之
一滴也惡得而論天地弟子曰博云眞人而後有眞
知請因所聞而聞所不聞之聞也上陽子曰無[illegible]
借言之汝亦安聽之乎夫天地一大身也天地之未始[illegible]
有始之始也[illegible]
含靈至妙是爲太乙是爲未始之始[illegible]
曰無始矣天地之有始也[illegible]
之累白文凝有[illegible]
神明變化恍惚立乎[illegible]是爲太易是爲有始之[illegible]

謂道生一也是曰元始夫天地之大太極也一炁斯兆真宰自判交映羅列萬靈爾護陰陽剖分是為太極是謂一生二也是曰虛皇陰陽既判天地位焉人乃育焉是謂二生三也是曰混元陰之清者升上而煥麗也則日月星辰布焉故天左運三光右旋陽之清者騰上而會于陽也故風雲動而雷雨作焉陰之濁者重滯而就地也則海岳峙而五谷草木昌焉故巖曲出雲山澤通炁陰陽之炁閉而不通也則雪霜結而凍冰焉陰之濁者積沍而下凝也穴巖幽藏而深邃故五谷八石以錯雜焉天地之中陰陽正炁之所交也聖人焉仙佛焉庶

民焉貴愚壽夭是所敘焉胎卵濕化無有息焉是為六合也是謂三生萬物也是謂萬神聽命也子來前予語汝有道之士就中取則也蓋九天之上鉛汞已乾九地之下重陰積固唯中也是有道焉是為一小天地也子不聞之天地之外有大天地焉子又不聞之佛祖之法言也其言曰何物高于天生天者是何物厚于地育地者是何物寬于虛空包虛空者是夫如是知天地之外復有大天地也子抑知之乎今之天地為太極天地之中一物耳即如人是今天地之中一物也即如道乃人身中之一物也是故人身中又一小天地也子抑知之

乎其大天地也且孰為其大汝來吾今直以語之于汝是道也能以之大且久也故有生而無終窮有結炁而不散是以包乎天地之外而且不自知其為大夫惟不自大故能成其大

道本陰陽第四

弟子復進曰天地之外有大天地者弟子謹授教矣所謂道能成天地之大者矣而又云道乃人身中之一物耳何小大之異哉是道也果何物也而靈通變化者若是也弟子敢問以釋疑陽子曰夫道也生天也生地也成仙佛也類萬物也是先天之之道也夫惟今有

天地也有人也有萬物也是後天地之道也而道[illegible]乃行乎其中也吾所謂先天地之道也其玄[illegible]莫測天之所秘不可思議不可妄說汝亦不宜于妄[illegible]也曰何謂也曰夫道也者難言也曰願聞教言曰未也夫上士忘于聞而勇于行中士試于聞而怠于行下士聞之[illegible]乃生弟子既而進曰天地之間惟道至大豈中下之人能聞能受者也弟子不自揆度而以愚下之庸不敢輕忽復願聞至道上陽子曰至道之妙至[illegible][illegible]經矣其于道可道章指出稍詳行將授汝且道也者則一陰陽也子不聞之乎天地一陰陽也人一陰[illegible]

陽也。萬物各一陰陽也。日月星辰風雲雷雨雪霜氷雹
山川。草木昆蟲禽獸飛化莫不各稟一陰陽也。而正也而偏
也。得其道之正者天地也。人也。是曰稟陰陽之正氣也。
而聖人仙佛也者。蓋善乎用陰陽者也。故抱陰而負陽
則神氣以爲和。入陰而出陽則有生而無已。故太上以
爲尊攝生也。子抑不聞之乎。天地之道也。陽極而陰。陰
極而陽。故萬物終焉萬物生焉。人之道也。陰極而已。世
故有生死焉。陽極而已。世故有金丹焉。世之生死者。欲
天地之道也。有盈虧焉。有消息焉。惟金丹也者。即先天
之道也。不爲人也。不爲物也。非順求之。乃逆取之。有生

金丹大要　卷七之七

也無死也。是之謂聖人也。是之謂仙佛也。子獨不知先
天地之道。是爲金丹乎。世人非惟不知。先天地之道爲
金丹。設使聞之也。則非笑毀謗隨之矣。故夫子曰。非聖
人者無法也。天地長且久。而猶有壞。未若金丹之超然
獨存。非金丹之能自存也。實任乎人用之何如耳。唯其
不自存。是以能長存。

金液還丹第五

弟子再拜以進曰。金丹之謂也。是先天地之道。弟子謹
授教矣。弟子不揆短末。念此有生斯世也。未有若是之
愚也。弟子嘗試而有焉也。人莫我若也。嘗試而無以也。
人莫我其多也。每讀書也。人以我爲淵博。學易也。人
以我爲粗通。弟子而今乃知所未知者。若偃鼠之飲乎河
也。故未能測其深而乃妄云知其源。因承師訓。惘然如
失。豈惟見之未見。實未試聞而未之聞也。願推慈憫指
示金丹。上陽子曰。道也。唯金丹之秘云耳。生不可言。立
不可談。飲食不可見。非齋沐不可得而聞也。弟子各敬
而退。一之日沐。二之日戒。三之日齋。齋肅而進。稽顙而
言曰。弟子宿生慶幸。遭際真師。實以愚迷。恐昧生死。一
失人身。同于朽腐。謹授教矣。敢問金丹。上陽子曰。道也
金丹之所難言。不可得而易聞也。曰何謂也。曰子不聞

金丹大要　卷七之八

佛之爲說乎。佛之言曰。若說是事。諸天及人皆當驚疑。
吾語汝也。且夫士有賢愚。人有明昧。聞說是事。或驚或
疑。此則有之。是無他也。爲其根器淺薄。知識昏陋。是以
然也。云何諸天亦復驚疑。則富于此。必究竟當問。須要知
其必有可驚可疑之事者也。爲他一切人孰肯于驚疑
二字上以索之。我緣曾子作仙佛同源。每章曉以驚疑
之說。使學者深思其旨也。子抑聞之。庚桑楚者乎。陳人有
庚桑楚者。自號亢倉子。得老子之道。著書九篇。居畏壘
山。其臣之畫然知者去之。其妾之挈然仁者遠之。
擁腫之與居。鞅掌之爲使。有以道聞其[illegible]

楚曰脩蜂不能化藿蠋越雞不能伏鵠卵其才有巨小
也吾才小不足以化子子胡不南見老子趎因楚見老
子老子曰子何與人偕來之衆也趎懼然顧其後俯而
慚曰今者吾忘吾答因失吾問老子曰何謂也趎曰不
知乎人謂我朱愚知乎反愁我軀不仁則害人仁者反
愁我身不義則傷彼義則反愁我己我安逃此而可乎
老子曰若規規然若喪父母揭竿而求諸海乎趎願聞
衛生之經老子授以至人之說趎勤脩之道成封白洞
靈真人子乃不聞之六清靜乎道也若非六清靜不可
得而易聞也弟子悚而退一之日不染諸塵得身清靜
二之日慎內閑外得口清靜三之日不貪諸色得眼清
靜四之日不着于聲得耳清靜五之日香臭自分得鼻
清靜六之日不起妄想得意清靜七之日焚百寶香叩
齒而言曰弟子今而清靜矣敢問金丹曰爾惟六識得
而清靜外有二識安能清靜曰云何二識曰含藏傳送
此二識也非容易知之況欲其清靜者乎凡金丹之道
天公之所禁若欲聞者奉黃金百兩盟血非率爾而可
言非一汝心而莫能可聽也弟子乃擇卜吉製帛賷丹
闕拜天盟地賷金爲信盡有爲誠忠無所澄而清志無所
昧而一頓首跪而進曰弟子幻身隨示所移九陰迎陽

生死是懼伏惟金丹之道可以不死可以長生而息色
殘願垂憐憫敢問金丹上陽子曰而獨不聞之廣成子
乎廣成子千二百歲而形未嘗衰其抱一守和之至也
其非金丹之道也安能若是其久乎而又不聞之廣成
子乎廣成子曰至道之精杳杳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
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毋勞汝形
毋搖汝精乃可長生而復不聞之巢父乎巢父之讓許
由也亡而飲犢也世之唯知巢父之潔也而不知
巢父之道之尊也夫唯是道之尊非巢父其能自潔乎
子沖聽之乎曰敬受教矣金丹之要其是之謂乎曰未
也曰敢問金丹上陽子曰六修行入其志清淨用心猛
烈使聞金丹之道也縱然極要也若藥中黃土然何哉惟
急于身也而以名爲惡也爲疾也其商山翁然其張子
房然其扶搖子然子豈不聞之扶搖子乎扶搖子之得
麻衣仙翁之道也其小睡也三年而一覺其大睡也未
可以年而計以刼爲度也而且無濁刼焉其以詩而復
寵命曰剛被山童一向催爲言天子詔書來拙非只說
名和利辦在床頭不用眠是知名與身孰親是謂知止
不殆可以長久也其次也又有宮官爲得焉得貴公主
以精進勇猛爲心使聞金丹之要則從其所要敢不

于大道也其陶朱公焉其廬岩上焉其馬宜爾焉豈不不聞之馬宜爾之說乎馬宜爾北州高空也重陽老仙授以至道乃則棄其所有捨其所愛而修道焉則丹陽祖師也是以身多于貨也又其次也若困若數則之不克乎用而志也堅忙忙汲汲也復忘寢失哺也既聞至道而乏丹財則兢兢業業爲有餘而好善者則相貿易也是名法財兩用彼此而不欠也是其心誠之不可移易其張天台然然其鄧郁之然其紫賢然乎不聞紫賢之說乎紫賢削髮爲僧日誦武究竟佛法真性積年無着落一日寓杏林[illegible]真人石得之授以性命真要首

戒之曰可速往通邑大都依有力者圖而爲之紫賢從之是成道焉千百後不聞神仙鄧郁之之事乎鄧郁之與真人徐靈期遍技師焉一旦忽遇至人授以金符火符之道遂謀修煉而二人所帶貨財唯充一人丹材之用郁之悉讓靈期靈期得以成道上升而郁之聞道乏財艱難未遂唯志不移忽感祖師憐憫一日甚司奏云少微星現有楚長沙分野武帝勅採訪之遂索得郁之以應命詔問所以日貪道修煉金液還丹之道而缺丹材乃賜金帛子女許于南嶽選地置上中下三宮修丹二十九二年飾就石壇而升天也是其心也急于道也

是其心也恐負所言也今時人也苟學者聞道也亦不知急于聞也且不知爲道之何謂者也或因以見知識偶而聞之亦不急于行亦不果于成往往多聞也嗟是多辯也唯是多能也展轉而皓然也恍惚而皓首也同歸于泯滅而已矣英雄功名如斯而已乎女子鼎空之及矣是之謂下士者也復有多疑而少信者謂之常人又孰知金丹大道是一何事也是云何謂也或不聞是道之名也則毀笑隨之矣彼人也其謂仙謂佛也天之所生必從天而墜者也彼且相聚而議曰世人而欲學仙作佛者所未見者也覆盆之下而求大明者實難矣

不知彼鷗鷺也離乎塵囂則失天又惡知鳥之栖深山也其飛則沖天安有區區之戀戀乎魚又惡知魚之遊于江湖也洋洋焉悠悠焉禹門之躍也三躍而化龍彼蝸蟻之卑微也豈得而知乎龍彼人也斯之謂也豈得而天乎仙彼人也乃不知夫即有待之速者也地也得其土毛水也得其血液火也得其光華風也得其流動流變是四者已待之速而復有待之者也是輪迴也亢速于待者也又待之多者也彼人也[illegible]會冥之慎汝其記之弟子也慄慄然以上賜子曰是金丹也非有大智慧之根器非有大志大矢之[illegible]有大因緣[illegible]

遇又奚可得而聞者乎。今夫真仙與聞不逢精進勇
猛之士。奚又可得而聞無上者乎。弟子伏地叩頭稽顙悲懇
開濟愚昧。令身不死。是即丙入于爐鼎也。弟子無已。敢
問金丹。曰。金丹也。不辭而為汝道。夫得之易也。則失于輕
夫妄聞也。則信不篤。上累師資非我真人之慈憫故也
三傳于人。而三遭天譴。刑戮重者。可不戒之乎。弟子悲
泣曰。宿緣會遇。使走骸餘尺。再生再活。弟子不敢泄慢
不敢背逆。教言倘渝盟也。則一身屠戮。九祖同罪。伏願
哀憐。指示金丹。曰。來。汝之身也。而祖也。是積累之者。吾
豈不為汝道也。然知之非艱。而行之惟艱。其敬之哉。其

慎之哉。弟子再拜曰。師恩罔報。上陽子曰。金丹者。即金
液大還丹也。以金精而就木液。故謂之還。以金火養煉
而成。故謂之丹。何謂金。蓋金者鉛也。而非世間之凡鉛
也。非從土石中出者。是鉛也。隱于造化窟中。乃從先天
地而生。此鉛既生之後。日夜增長。至二八一斤之數。是
云足也。故於後天地而存者。是以非內非外。而又亦內
亦外。是假名之曰。內外二丹也。又經云。上藥三品。神與
炁精。一切學人。今將此經語。直以為身中之物。乃運氣為
精。以為養神。謂之修行。非也。此精也者。非交感之精。乃
金精也。此炁也者。非呼吸之炁。是[illegible]

非思慮之神。乃金剛之神也。發明到此。方信所謂[illegible]
及人皆當驚疑者也。方知下士大笑之說。有也。是故上
士聞之。勤而行之也。弟子整衣稽首問曰。既云金即鉛
却云非凡鉛也。既引經言精炁神。又云非身中之物。弟
子以幸聞而喜。因聞所未聞而驚者也。願始終開導。以
釋下懷。上陽子曰。大天一生水。是為炁也。水居北。正北
為坎位。坎中有鉛。故曰非凡鉛。乃真鉛也。是謂鉛之炁
也。故曰非呼吸之炁也。何謂金精。天地四生金。金本居
西。西乃兌之正位。取金當于正西兌位。是也。大修行人
顛倒取之。蓋先天地之金。乃寄胎于子。子正位為坎。故

于坎中取此金也。是曰金精。是云逆而取之也。坎中之
金。乃兌位所寄。乾乃坎兌之中也。故曰乾金。大修行人
取此乾金。歸于黃金室內。運調真火。煉以成丹。故曰金
丹也。弟子感悟再拜。信受知不勝聞。

仙佛長生第六

弟子伏地而啓曰。仙也佛也。必是金丹之道。而後能證
仙佛者乎。上陽子曰。而不得聞之老子乎。老子之得[illegible]
上元君者也。無上元君謂老子曰。子不聞長生乎。長生
之功。由于丹。丹之成。由于神。老子得此。勤修而成。故[illegible]
成綪問道于老子。曰。夫道于大[illegible]

無不容也淵乎其不可測也是以至人極物之無所守其本故外天地遺萬物而神未嘗用也老子之謂有衆趣曰能抱一乎能勿失乎能諸人而求諸己乎能翛然乎能侗然乎能兒子乎兒子動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若是則禍亦不至福亦不來禍福無有惡有人災老子之謂孔子曰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夫真鉛者至陽也真汞者至陰也夫修行之人將彼先天地之真鉛歸于懸胎鼎內以真汞合之煉成金丹一粒吞入黃金室內養就嬰兒胎完丹足神化出入縱

横天地無有死壞是爲仙也帝釋謂釋迦曰諸行無常是生滅法生滅滅已寂滅爲樂此即丹道成和之義也釋迦修之而爲佛也

道難言顯第七

弟子復進曰道即金丹也而道始無名至老子乃強名之曰道而老子著五千言未嘗言金丹者也弟子實竊疑焉敢問何以上陽子曰老子未嘗不言特不之顯言耳曰何謂也曰老子云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竅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illegible]焉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illegible]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爲之名曰大是以後來稱之曰大道者是也古之聖人也或正言或方言或危言或寓言也是金丹也皆寄于言表也而言之中乃含之而已矣奚可顯而言之者也曰老子之不顯言也千古之上固未有顯言者揭也之下復不可得以言而顯之也世漸薄而入皆非語言寢不可以聞金丹之大道也昔者廣成子之授黃帝也廣成子曰慎汝內閉汝外多知爲敗我爲汝遂於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陽之原也爲汝入于窈冥之門矣至彼至陰之原也黃帝稽首再拜曰廣成子之謂天也黃

帝修之而昇鼎湖之舉騎龍上升後之繼修者多矣若傳豫焉若錄圖子焉若務成巢由焉若善卷錫則焉若支邑郭叔焉若老彭鴟夷焉且隱而深察者尤多若子者猶龍者也以道爲己也懼而將息也乃優游以存其道焉或出或隱非世人所能識量者也故自關令之八傳也黃石公出焉又五傳也河上丈人出焉又三傳也陰徐二真君出焉魏伯陽眞人得之于徐也乃準易而作參同契之書指出鉛汞砂銀而以傳于輔元天師也自張著許呂之功成而鍾呂劉王之派接列仙相踵于傳序書皆明此金丹之道也天公昇紫陽紫陽悟眞篇出金丹人人[illegible]

明我師緣督子。後作金丹難問仙佛同源等書。是金丹之道至此而大備矣。世俗人淫辟而不實。十士乃不一見。又安足以語道哉。

脫胎去留第八

弟子復進曰。敢問金丹之言脫胎者何也。上陽子曰。天機深遠。未可猝聞。弟子曰。天而不言也。天時也者。可乘而不可失。此因緣時節之來者也。天而不聞也。非乘時之謂也。曰。將語乎汝。若秘之焉。夫先天地鉛汞之一合而歸于黃金室內。是云金胎神室也。却運火符。十月乃足。是云男兒懷孕也。曰。胎完已後。其功如何。曰。十月功足。是聖胎已就也。則移居上丹田。保養之。是大之三一周二載。則化為陽神。陽神出入去來無碍。是云脫胎而去也。曰。是則此身却有死壞耶。曰。難言也。曰。願師道示。曰。夫一切常人。間暗識污。其謂神仙既得道矣。必合留形長生。求居于世者矣。此凡俗之說也。仙與佛則不然。曰。敢問其友。上陽子曰。蓋有身則有患。仙者欲去其患也。雖然。仙道已成。無所不可。各隨所欲焉。有白日飛肉尸者。黃帝之謂也。有優游而任世者。彭祖之謂也。有[illegible]命而居天職者。天師之謂也。有或隱而或顯者。[illegible]之謂也。有拔宅上升者。許旌陽之謂也。有[illegible]

重陽之謂也。有尸解而脫殼者。鍾離之謂也。有入仕而臣世者。東方朔之謂也。各從其所欲。初不拘于長生而住世也。曰。若是則飛升而去矣。飛者為上。長生為次。尸解不疾。又其次。曰。飛升其要。曰。子不聞之。河上公之居于河濱也。漢文帝聞之。命車駕禮焉。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域中有四大。王居其一。子雖有道。猶朕民也。不能自屈。何乃高乎。朕足使人富貴貧賤。須臾河上公乃冉冉作于空中。曰。余上不至天。中不累人。下不居地。何民之有。帝乃下輦謝。遂授以老子章句。豈失所在乎。御不聞之。蘇公堤之說乎。昔有蘇雲卿者。乃管仲樂毅之流也。隱居豫章。張德遠薦以為祖高宗。令其尋訪之。德遠奉命作書。託守臣躬親禮請。及造其所。乃一人獨居茅舍。日以種園織履為生。得書不剖。佯許詣朝。其夕隱去。翌早守臣來迎。搖惟見請書留案。這一詩云。多年別作一家風。豈料聞名達帝聰。自有詩人貪富貴。貧將富貴污蘇公。後名其處曰蘇公堤。云斯人也。若其列禦寇之流乎。其子陵之流乎。其范蠡之流乎。子不聞之。列禦寇乎。列禦寇居鄭圃。四十餘年。人無識者。其始事壺丘子也。聞道而志不篤。復師老商氏。友伯高子。相與以道。與俱修行之九年。乃能御風而行

子文不聞之范蠡乎。蠡之爲越相也，一舉而滅吳，乃曰功高不可以久處也，遂飄然遊于五湖，齊君聞其賢，往聘而相焉，曰：吾聞之，下不可以久居也，乃去之，易名更姓，稱陶朱公，將營財以養其老，忽遇濮上人文子者，辛鄙字計然，授以長生之道，乃又曰：財者所以就事也，道成則無用財也，且財曰利，利能害人，如此則財不可以久積也，孰若吾身之多于財也，竟散其財而隱，去後修其道而仙焉。若此者，多不可以枚數，噫，彼神仙之去留，豈世凡所能測之者哉。

三教一家第九

弟子曰：蒙師指示金丹之道也，敢問古之聖人立教分三，師乃合三教而歸一家，奚夫如是矣，道唯一耶，抑有三乎。上陽子曰：天下無二道也。昔者孔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老子曰：萬物得一以生。佛祖云：萬法歸一。是以謂三教之道一者也。聖人無兩心，佛則云明心見性，儒則云正心誠意，道則云澄其心而神自清，語殊而心同，是三教之道惟一心而已。然所言心，卻非肉團之心也，當知此心乃天地正中之心也。當知此心乃性命之根也。是中庸云：天命之謂性。大道歌云：神是性兮，炁是命。達磨西來，直指明心見性成佛，凡三教之道，[illegible]性與命也。孔子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老子曰：萬物負陰而抱陽。六祖教首示云：日與月對，陰與陽對，是三教之道，不出于陰陽二物之外也。孔子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老子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佛云：無上真實不妄之門。是云三教各門而同歸者也。是以教雖分三，而道則一也。若云有二者，即非聖人之心也。後之所謂三教者，各拘其門而不能升其堂，況欲入其室乎。是以尊孔子者謂之儒，雖讀其書而不知其性命之道也。尊釋迦者謂之佛，日拜其佛而不知厚衷之爲佛也。尊老子者謂之道，日逆于中，而不知金丹之大道也。是皆名而不實也。

其崇儒者，是非今古，詆毀佛老，卻不明孔子一貫之道，是何物也。其尚佛者，口談禪機，勤勞結坐，而不明最上一乘之道，是何物也。其習老氏者，燒鍊采砂，弄盡傍門，卻不明金液還丹之道，是何物也。若知還丹之道而勤脩之，則謂之上仙；若知一乘之道而勤脩之，則謂之真佛；若知一貫之道而勤脩之，則謂之大聖人矣。曰：三教各門而道則一。弟子欲受教矣，而又有一貫、一乘、金丹之道爲異，敢問其名之不同，然曰：一貫即一乘也，一乘即金丹也，金丹即一貫也。夫人皆禀陰陽二炁之全，而生者也。既禀陰陽二炁，則必能變化矣。物之久者成[illegible]

丹仕晉雄陽爲令正陽眞官許大顛與純陽爲參寥灣
燕國之相棄富貴而脩行故有詩云拋離火院三千口
屏棄門兵百萬家丹陽祖師富貴者也丙試殿庭年四
十五遇重陽翁乃捐萬有歸于龐無倚師乞化備歷苦
辛結譚玉劉郝爲弟兄自相規戒召諸憂庵其雲遊
也常引古詩云三山有侶人情淡四海無家道義深之
句得其傳者亦多惟黃房公最先道成我太虛眞人得
黃房公之傳以授先師紫瓊眞人而我師緣督子得紫
瓊之道焉凡此言其畧也又如東方朔之于黃眉翁安
期生之于羨門子鹿皮翁之于王方平陸脩靜之于孫

遊岳陶弘景之于王知遠葉天師之于羅公遠[illegible]孫
希夷處孚之就紫陽呂韓公之于王冲熙朱[illegible]之禮
崔子眞劉志略之交六祖龐居士之禮馬師傅大士會
嵩頭陀崔相國參東寺會陸大夫見投子陳尚書見睦
州慈明依昭陽良遂見麻谷趙霞[illegible]送抑山謝文公見
石門李萬卷見歸宗裴相公禮希運于迎參紫玉張偃
問國一韓昌黎禮大顛於廣李刺史禮藥山於掃道文
正禮佛塔王於江東李文正參石門於京南楊翰林禮
照覺於西京張無盡禮雪峯於湖南蘇東坡[illegible]
[illegible]王公大人折節而卑禮者也雖[illegible]

有安參[illegible]安參者則意棄非貞實參[illegible]者則言下悟[illegible]
者進求非眞則訕謗詆謗者豈知自毀進求者必成道
焉進者更在心堅毀者終爲口業口業者雖賢能而失
本眞心堅者雖愚賤而躋聖位信智即在眼下學者可
不戒之且以仕而聞道也因仕以濟其道焉聞道而
未仕也將假途以成其道焉或隱于仕或隱于賤役
或隱于塵世或隱于山林則之足用則散之也不足則
求之也惟務道之成何分于富貴貧賤也

觀水得道第十一

上陽子示諸弟子曰來予有以語汝也且吾嘗而觀

夫水之道暗合于吾之大道也子不知夫水之道乎抑
不知其水之廣乎則詎得而知乎水之清也耶子來且
將以語汝也語汝以水之源者也子學大道而不知衣
源其於道也若有過而不知其舍也則將焉往乎哉今
語以水之源其源也懸崖壁立孤峯危石峭崄萬仞御
之則彌高曠穴難測鑽之則彌堅惡而不可得瞻之在
前見之不可用忽然在後是堅也是凡也是神也是鬼
也且如奔竈不敢以一窺也深黝黝焉黑漫漫焉復彌
山上望之若大海焉川爲水之源也故名之曰[illegible]
泉其中有泉出焉皎皎和甘露滴滴而明潔潔容容而[illegible]

洟滴沥如鳳髓而凝之謂也亦爵酪之謂也其始之
流也若經乎紅瀣濺濁待夫兩晝夜游旋乎三百里然
焉而得水也是水之至清者也是云水之源者也有華
池焉有曲江焉有癸穴焉有旋渦焉此水者其白如銀
其清透底且吾得聞至人之真言也至人曰水之清也
中有白金化焉黑鉛紛紛如雲中紫霧靄如太蒸煙此
水也者得先天地一陽之正也此水者不寒也冬溫也
不熱也夏涼也執熱者浴焉思酒者飲焉飲此水者無
飢渴之害也無睡眠之惱也無死生之念也子其記之
是水也或清或濁濁者還而清者近也濁也者人飲之

而醉也清也者人得之而醒也是水也又流五百里而
濾焉當其濾也弗聽也無窮而知也行且一月余至于
蒼火紅崖絕壁之中有月窟焉有子雁焉又有子午谷
有金華池於此而復得其源是源之再清也或傑焉而
逆流或後焉而血液或溜焉而素練或利焉如碧潭淵
惚杳冥總流而合于滎澤合而會于河也至河則淫汎
焉蕩蕩焉浩浩焉渺渺焉不可測其涯涘也于是時也
私謂得其水之至矣而猶有所未至也于是分涇渭泛
五湖沂黃河清濟也則行焉洪波也則息焉遨遊而至
于大海也乃察焉而憑大海者無邊際也書云一[illegible]說

說戰戰惟一精純則不至于喪身而失命子其記之吾
復聞至人之言曰大海者天下之水歸焉昔蒙莊之鵬
運也以六月而一息其息也者則飲于此海也子其記
之也大海者人不得而窺其洋也不得而測其深也不
得而知其廣也有真人焉吾就而問之真人之言曰大
海者萬谷所以流入者也百川所以歸納者也為江漢
之所宗朝者也真人之言又曰此特其近焉者耳夫知
大海之說者水逆流焉大海之水逆流者上接于天河
水之逆流至于天河故有一消一息之道焉子其記之
也夫水之逆流是水之至者也吾乃今而[illegible]以知得水

之至者也夫得水之至者有道存焉子其記之也[illegible]
子曰諾水之至者則知有道得備上陽子曰汝來吾復
有以語子也且吾嘗而學焉其昔之為學也者工駢麗
習聲律窮今古書註述談性理分是非大而易小而附
益不倦于學也所謂為學之至矣而未知其所有未至
者也且不知夫世之有真人者抑不知信世有神仙作
佛之道者也我師趙真人從大滌山循行來授我以金
丹之道并合天河逆流之說吾乃今而所以知[illegible]之
有夫至者也子其記之也水之道未至逆流則不[illegible]
極也人之學未聞長生之道亦未為[illegible]之[illegible]

之接于天河則知水有逆流之道人之[illegible]而知天[illegible]
則知身之可以長久矣其說之也蓋弟子曰誤為[illegible]
知乎道則知身之可以長久也是間一也而得二焉得
水之道焉得長生久視之道焉

見性成佛第十二

弟子問曰天下無二道固則然矣老子之道惟金丹之
道金丹之道是性命之道也而達磨西來惟直指人心
見性成佛豈此而出金丹之外乎上陽子曰達磨之道
即金丹之道也世人根器各有利鈍佛祖慈悲方便立
名後之學人舍智者過之愚者不及也夫何以故智者不

明脚跟底實際裏一件大事輝耀古今逍脫牢籠能殺
能生一死一活此處既昧則任脚跟走也故云過之愚
者不問肉團上有箇無位真人擔荷大事此處既昧却
以誦經持齋念佛冗坐將此而求見性成佛抑何愚哉
故云不及曰見性即成佛乎曰傳大士云饒經八百劫
終是落空亡夫見性猶聞道而成佛猶成道也聞道須
行故上士聞道勤而行之見性須修故雪山修行積年
而然佛位奚有不學不修而以見性為成佛乎問曰蠢
動含靈皆有佛性又曰元能知識為靈明知覺二者云
何而不能成佛曰見解知識之性不能成佛惟蠢動含靈

之性則能成佛曰異乎所聞夫蠢動含靈之性焉已
性乎曰然曰何哉曰彼見解知識乃是非業障之性此
蠢動含靈乃造化之性萬靈之性人惟不知蠢動含靈
之性所以難逃生死迷于涅槃彼見解知識之性以聲
色爭愛而為執着妄想此蠢動含靈之性處污穢而有
大機大用彼見解知識之性起于六賊門頭日為恩愛
纏縛無有休歇此蠢物含靈之性任脚跟後知如不動
得大自在故德云地獄未著袈裟下不明大事是為最
苦世人豈認蠢動含靈之性即真佛性悟此真佛則知
屋裏自有却非木雕泥塑故云真佛屋裏坐到此方為

見性成佛所以道即心是佛若不悟屋裏真佛則我之
真性却認見解知識之性為佛猶認他姓為我子差了
多也所以道心不是佛既悟我之真性即屋裏之真佛
則此性此佛猶是四大假合底未及長盧四句之成所
以道非心非佛若悟我性是我真佛分明了也假之而
修假之而成所以道見性成佛故雪山四十二年少林
九年冷坐實皆為此一段公按者也

金丹正理大全金丹大要卷之七終

金丹正理大全金丹大要圖像歸源卷之八
太極圖
陰陽未分
形如鷄子
太極分判圖
先天太極圖
陰太極而生陽
顛倒用之成丹
後天太極圖
陽太極而生陰

金丹九還圖
陰陽相交
水火既濟
金丹七返圖
黑中有白
金丹五行之圖
鉛
汞

寶珠一顆[illegible]
獲於驪龍之頷[illegible]號白
牟尼天尊得之號曰[illegible]修
行人要知此珠端的即是坎離
既濟之一[illegible]也與天地合德日
月合明白牟尼珠者龍女所獻
也曰元始懸一珠者海蜂取之
也曰如意珠者姹女所配也曰
火珠者驪龍頷下之物也凡世
之珠雖徑寸可玩而有價與[illegible]
雖至微不可[illegible]不可見而無價
之寶也

金丹八卦圖說

卦者像也有體則必有用有變則必有合以艮為體者則以坤為用以震為體者則以兌為用易曰西南得朋乃與類行猶離以坎為用也修金丹者取金於兌而兌為白虎專以食啖為心其害人傷物為不少若能制御震宮之青龍則自能降其虎矣夫金丹者只要降得白虎一物餘皆易事耳夫兌金生于坤而代坤行道乾金生兌初因撲破乾迴寄金于坎號曰黑鉛取兌金于坎者丹隱于胎也經云一口吸盡西江水者此也

形物相感圖説

老君曰內觀其心心無其心外觀其形形無其形遠觀其物物無其物三者既悟惟見於空釋氏云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秘在形山又曰吾有一物上拄天下拄地諸人還識麽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又曰男女媾精萬物化生三教修行不離形物故丹陽翁云速把我人山放倒急將龍虎穴衝開伯陽翁云耳目口三寶閉塞勿發通真人潛深淵浮游守規中領悟師此方知龍虎之形龜蛇之物皆然人身中而有非此二物不能成結聖胎至此毋忽

河上公丈人　　純微[illegible]諱
金碧劉真人　　馬祖道一
安期生真人　　石頭希遷
馬明生真人　　天皇道悟
陰長生真人　　龍潭崇信
徐從事真人　　德山宣鑒
魏伯陽真人　　感潭資國
老祖天師張道陵　　雪峰義存
左玄真人王長　　岩頭存活
右玄真人趙升　　玄泉彥

東華帝君王玄甫　　黃龍海機
正陽帝君鍾離權　　太極仙翁葛玄
純陽帝君呂巖　　抱朴真人葛稚川
海蟾帝君劉操　　丹陽真人鄭思遠
重陽帝君王嚞　　欒山長桑[illegible]
丹陽真君馬鈺　　紫陽張真人張伯端
長真真君譚處端　　杏林真人石泰
長生真君劉處玄　　紫賢真人薛式
長春真君丘處機　　泥丸真人陳楠
玉陽真君王處一　　[illegible]真人白玉蟾

太古真人郝大通　　鶴林真人彭[illegible]
清靜元君孫不二　　紫虛真人蕭廷芝
黃房公披雲真人宋有道德方　　太虛真人李玨
紫瓊真人張模君範　　綠督真人趙友欽
上陽子陳觀吾

鍾呂二仙慶誕儀

祖師姓鍾離字雲房諱權四月十五日生辰韶於十
四日同呂仙醮稱賀祖師姓呂字洞賓諱巖容祖君
西京河南府蒲坂縣永樂鎮人氏伯父兩人溫恭謙
讓仕唐辟海寧州刺史因家焉洞賓生於唐天寶

十四年乙未四月十四日巳時幼而聰敏三舉方第
授江州德化縣令因縱步遊廬山遇鍾離翁授天仙
劍法又十試而授金丹大道續得從真人入終南山
候秘旨脩行成道

序班　二宣事　洒淨　三行香

伏聞時維四月宜首夏之清和卦準六陽喜純乾之中
際聖師誕生之旦申後人朝賀之誠清衆同聲吾花

請　舉香花請　謹恭拜請

天道祖太上老君　三教得道先聖先師
始天尊尹真人　太和[illegible]真人　太極王真人

仙派源流
東華帝君
金丹大要
姓王不知其世代名號
崑崙山後居五臺山
山凝陽洞以道授鍾離
六月十五日

正陽帝君
金丹大要
姓鍾離名權字雲房號正陽子
年因兵失利入終南山遇少陽帝君
于南山道成天帝封號太極左宮真人
自稱天下都散漢有詩行於世
四月

金丹大要　卷八之二十五

姓呂名巖字洞賓號純陽子祖居西京河中府
永樂鎮招賢里今曰蒲州蒲坂縣生於天寶
月十四日巳時一云生唐德宗貞元丙子從父
使因家焉以科第授江州德化縣令因織形廬山游湖
水之上遇正陽授道至今在世天帝敕詔為九天採訪
使五月二十日奉詔有詩云斜司天上神仙籍之句就
以此日為上升有詩詞名渾成集行於世以道授海蟾
重陽

四月十四日生五月二十日上升

金丹大要

姓劉名操字宗成號海蟾子改名玄英
字相遇純陽即解相印佯狂遠遊於終南純陽
道乃作詩云拋離火宅三千口屏去門兵百萬家後成
道遊跡於終南山太華之間以金丹授藍鏡陽張紫陽

十月十四日生六月十五日上升

長真真君

姓譚名處端字通正號長真子寧海州人初名玉字伯玉生金太宗天會元年癸卯三月初一日少年患風師事重陽每日重陽以餘瀝令以洗面久而疾愈乃授以道以宿業重因過醉徒毆擊折齒流血師皆不問丹陽聞曰一拳消盡多生業須成有詩後句云湧出陽神獨自歸書畢而逝異香滿室者數日有水雲集行于世

三月初一日生四月初一日上升

長生真君

姓劉名處玄字通妙號長生子東萊武官莊人生金熙宗皇統七年丁卯即宋高宗紹興十七年七月十二日生大定九年即宋孝宗乾道五年師重陽道成於宋寧宗癸亥嘉泰三年二月初六日鳴鼓集衆曲肱而逝有仙樂太虛盤陽同塵安閒修真文集六卷乃道德註陰符演黃庭述留于世

七月十二日生二月初六日上升

長春真君

姓丘名處機字通密號長春子登州棲霞縣濱都人生於金熙宗皇統八年戊辰即宋高宗紹興十八年正月九日生二十歲師重陽二十七歲乃入磻溪穴居修行三十三歲復居隴州龍門山苦行如磻溪時道成之後四十二歲赴金世宗召鎮六十二歲齊魯入于宋寧宗召師不赴六十五歲赴成吉思皇帝召見詳見慶會錄對策稱炎敬畏等事為元朝功臣有磻溪鳴道集西遊記行于世丁亥歲七月初九日所化示衆以生死事留頌坐化

正月十九日生七月初九日上升

玉陽真君

姓王名處一字玉陽號全陽子寧海東牟人生金皇統二年壬戌三月初十日師重陽受道居雲光洞志行確

苦道成大著神異度人逐鬼瘖盲啓石出神入夢徑函藏峯京雞然鶴起死嘘枯金世宗聞其名召對大副宸衷嬪者飲之鴆師歸入泉淵而不死有雲光集要異録行於世

三月十八日生四月二十二日上升

廣寧真君

姓郝名大通字太古真人號廣寧子寧海人生金熙宗天眷三年庚申正月初三日生巨富師重陽初名璘號恬然子雖入道而志不苦屬長真玉陽勸激之後至歧山遇神仙授與金丹口訣爲改名號遂遊趙魏間修行

道成留頌而逝有大古集心經般若經解太易圖及示
教真言行於世
正月初三日生十二月二十日上升
清靜元君
姓孫名不二號清靜散人寧海人也生宋徽宗宣和元
年己亥正月初五日生父孫忠顯俾適州之馬宜甫生
三子重陽至以分梨十化宜甫夫婦悉棄家事出家學
道後元君居洛陽風仙洞修行夫婦每日相激勵俱成
道有詩詞行于世
正月初五日生二月二十九日上升

黃房公
姓宋名有道字德芳號黃房公沔陽府人氏行諸階法
無雲則能以符而行雲有雲則能披雲而見斗故時號
披雲真人一日遇丹陽授以金丹火候秘訣行之功年
能二其身非死因遊東海適皇元太祖成吉思皇帝召
長春丘師於時公與十八人為之輔行公為首焉世祖
皇帝封通玄弘教披雲真人武宗皇帝加封通玄全道
崇文明化大真人後以至道授太虛李真人而黃房公
莫知所終或云在燕之長春觀坐逝
太虛李真人
姓李名玨字雙玉蜀之崇慶州人既得黃房公金丹之
道改名棲真號太虛即往邠武之武夷洞修金丹七箇
月而道將成乃回途道經龍虎山先夕雩壇有夢真人
至者時久旱祈禱弗應次日真人果至眾皆弗知惟夢
者見一貧道人來曰是此人也眾請祈雨應時霈沛而
去至真州玉虛庵結環而坐後出衆以道授張紫瓊既
而囑曰金丹宜潛修大道當人授後入青城山莫知所
終
五月初十日生八月十五日成道

紫瓊真人
姓張名模字君範饒州德興人也後聞道改名道心初
太虛真人偶寓安仁熙春宮紫瓊求授金丹太虛弗與
繼而適市因見施丐錢三十文乃曰可授也遂以金丹
之道付之次年復會真州始全火候紫瓊既聞眞要後
以至道授于緣督子趙君乃即隱去
十月初二日生十二月二十五日成道
緣督真人
姓趙名友欽字緣督饒郡人也為趙宗子幼遭劫火早
有山林之趣極聰敏天文經緯地理術數莫不精通及
得紫瓊師授以金丹大道乃搜群書經傳作三教一家

之文名之曰仙佛同源又作金丹難問等書刊行于世已
巳之秋滿衡陽以金丹妙道授上陽子
六月十八日生

金丹正理大全金丹大要圖像源流卷第八終

金丹正理大全金丹大要趣格卷第九

與王祥翁

淨倮倮赤洒洒是一大事因緣最簡見成公案有大力量包宗神通立極造端律天拄地迫超宇宙獨耀古今無始以來靈光不昧窮劫之際真性長存上聖至人高仙諸佛由此施設由此儀形所以道三世諸佛也恁麼彌勒下生也恁麼七佛以前也恁麼七佛以後也恁麼西天四七也恁麼居士二三也恁麼歷代佛祖都恁麼且道古人千般計較都不會安名也不肯立字唯換作恁麼子細看來無頭無尾無背無面總只是恁麼了也自從達磨西來至于漕溪單提別唱而後天下叢林僅知以恁麼事話會不必就中便無一人肯爲他標箇名目若是箇大善知識出來或者脫却娘生袴子未舉先知若是鈍根都教他向人前句裏說心說性尋箇本來認影認光覓無落處到老破臘却去怨祖怨佛此藍可深情識上陽子只得不惜舌頭爲他前聖後聖說出極則之處且道如何是恁麼處當知這恁麼即是那淨倮倮赤洒洒底天下後來都識得那倮倮洒洒即是恁麼事也則知父母未生以前也恁麼倮倮洒洒父母既生以後也恁麼倮倮洒洒一大事因緣也恁麼倮倮洒洒

這見成公案也恁麼倮倮洒洒只今箇纔分明說了後之人纔舉目看便知倮倮洒洒即恁麼恁麼底恁麼即倮倮洒洒底夫復何疑豈不道昔日摩耶夫人左手攀枝釋迦老子右脇降誕九龍吐水沐浴金軀便洒周行七步目顧四方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作大獅子吼云天上地下惟我獨尊一場話靶古今禪林舉揚者多也有作實事看去也有作靈迹看去也有作怪異看去也有作話會看去也今若不曉露箇消息把那釋迦老子只容易看過了將來孰肯承當且道摩耶夫人左手攀枝釋迦右脇降誕豈不是他離了生死岸頭底九龍吐水沐浴金軀豈不是那恁麼淨倮倮赤洒洒底周行七步目顧四方豈不是悄堂堂𡨚落落底一手指天一手指地豈不是八字打開中有箇見成公案作大獅子吼云天上地下惟我獨尊豈不是一大事因緣人中最爲第一只撿將來也是好中不足暗裏藏刀後來雲門道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吃貴圖天下太平雲門拳拳奉揚宗旨只得恁麼罵佛喝祖及後圓悟云釋迦把斷要津雲門知恩解報他豈不知釋迦無伴無侶是以雲門特恁撥去圓悟深知家醜又白日叫衆見似這般話頭是障礙底是方便底却謂障礙是瞞你了若云方

便目前便見是臨濟云赤肉團上有箇無位真人常從諸人面前出入豈不直指了也一切常人暗裏摸索是又不是他器識底直下便知那無位真人即是恁麼淨倮倮赤洒洒的古聖云性由自見命待師傳若本分底有箇真實方寸之下真常獨露全體便見何必又待許多詮註便知淨倮倮是真佛性赤洒洒是真佛性一大事因緣恁麼見成公案無非是真實佛性底莫道釋迦老子有此一件大事因緣各各常人分上皆有如是一大事因緣元不欠少盡乾坤大地一時收來雲門出世也道一句不得圓悟再生也不敢擬議乎此處便知性是自家底世人如何瞞得自家方知道性由自見若到這田地深深密密儘他業風沙起滄海塵飛須知淨倮倮底如如不動那赤肉團上隱隱當當儘他萬死萬生須知這赤洒洒底如如不動此爲不落窩臼不迷境物騰騰到臘月三十夜孤燈自照忽聽漏盡鐘鳴又說新年佛法去了豈不是大解脫大光明不迷生死岸頭不拘得失流轉當知龍光佛時也只恁麼來也若講得去與三世諸佛齊肩彌勒爲奴亦不忍大丈夫漢一切莫做箇朦朦朧朧當斷不斷脫衫着袴無有了期疑上疑下着實說空語言裏尋泉窟文字裏尋公案是皆[illegible]

何時得返照迴光脫胎換骨也我趙老師云今時人脚
跟前脚跟後不認點地處即是這箇了。却道無端指性
說空直點到老只如此語豈不脫露機鋒。然這老師舌
柔齒剛不許人道恁麼亦不許人說倮倮洒洒亦不許
說見成公案亦不許說直指摔喝如是豈不作家緣為
時人將他佛祖面目做覰識見解去我這老師接上等
人惟撐骨努目便是下梢却饒一笑而已。予過剃南逢
一偉器禪翁道人自叙往者訪謁禪林深得其趣詢之
迺應菴之裔也其師瞎翁每指云。與他相挨厮伴暫時
不得捨離方有少許入作之分。又云更須識取箇空[illegible]

底爾體試向夜靜燈滅時打箇蒲團獨坐寂寂地保聚
只這語言瞎翁積實要老瀬心多少了。常人看來如此子
謂瞎翁不當引人落草下古之下。若人提掇無有了期
雖然入作底事還要入作底人故其所出金剛九還大
義迺曰佛示初中後三日分豈非入作事也祥翁自保
保洒洒而來福利根智得師印證之後而惟獨一無侶
二六時中。認主人翁以此自照。比來請益求脚跟轉處
一句乃為普說倮倮洒洒之真諦使祥翁權以金剛為
体實以涅槃為用淨倮倮作大獅子吼亦洒洒着[illegible]虎
教得了便住。遇緣即宗然懸崖撒手大休歇去豈不是

箇山林冷坐底工夫也到此方知非惟脚跟轉處事須
知親為佛了已上事也。此去諸方遇着衲衣下瞎膝漢
不妨饒舌云是我。

普說

拄杖剎竿棒佛拳喝一機一境是皆佛祖旁開户牖提
振剛宗亦有天機亦有大用亦有權亦有實一喝不可
作一喝用一棒不可作一棒打要知賓主交參前後際
斷照懸日月把定乾坤在昔阿難問摩訶迦葉世尊傳
金襴袈裟外別傳何法。迦葉喚云。阿難阿難應諾。迦葉
云。倒却門前剎竿着。此豈不是直指人心。獨露全体則

知當年世尊所傳涅槃妙心正法眼藏只消迦葉一句。
總在裏許。雖然直截要先識破他的處將知之[illegible]
處世尊傳來饒得微笑迦葉傳來饒得一喚[illegible]此一咲
一喚方知佛祖無可柰何落草尋人若不恁地怎得那
西來意。怎得箇消息底這般提唱以來厥後諸佛諸祖
遇因立緣隨方設教因便以棒拂柱杖行不如一喝省
了多少計較除非明眼人舉頭便知是故馬祖一喝百
丈三日耳聾喫茶也是受食也是鼻孔也是靈骨也是
即心即佛也是非心非佛也是一枝花百樹子麻三斤。
[illegible]一片風與月石與象前聖後聖所為公案一題着總

是了。若便鈍根之器到了總不是也。只如禪宗老子云
以大圓覺為我伽藍圓覺是道。如何是伽藍答來
譬世以伽藍為招提所在僧衲所住者尤為可笑。却不
知伽藍本是一物故下云身心安居平等性智。今之禪
僧言及平等性智便自無處尋頭況與他說伽藍有啟
張展人覓人提平等性智隨云是他的心又怎知道能
心非是心。故佛祖云非心非佛。又云心不是佛智不是
道。佛祖慈悲為一切人自性不明起立模樣令人自像
彼不得已乃至竪拳倒拂吐舌低頭其以此樣至此至
近令人易見而一切人不肯承當遂至騎山門向佛殿

上放佛殿于燈籠內。且道佛殿須要供佛如何移山門
于其上豈不漏了。燈籠內看佛殿六以光爍爍地又三門
同大地須彌峯首者禪流見此等語還如嚼蠟全無
意義總請禪機為藤蔓而故看難以佛祖云上無攀仰
不絕己躬外不見大地山河內不立聞見知識直下撒
脫情識一念不生證本地風光見本來面目祖師心印
同辛人人頭頂箇箇圓成挨挨將來了不可得及至末
後喝祖罵佛走將迦奴彌勒凡此等皆要諸人各認自
己心莫作他人見誰知後來見喝也喝見罵也罵不知
古人向自身內說得出來無消息底恁那一等人尋

事機鋒。便向招積口業總迷了這箇道理能化聲前句
後眾真精想明來暗合。此只野狐精見解一到如此處
請五百年縱為劫千生何時是了。古之人鈍六根器若
不猛利猶自蹉過。是以圓悟會去佈詢是勝至破七箇
蒲團雲峯三登投子九上洞山馬祖因悟磨磚六祖腰
後墜石舂。二祖斷臂立雪。釋迦雪山六年捨全身苦非
對汝說到了方討得箇生死入路。今時人也只論見之
言而行絕之行皆是笑破自己心賺破他人若人人
到此田地猛着力暗中求。不驚不疑無退無轉必然相
似腳跟後穩穩當當綿綿密密恰似入幻地豈不是彌勒

下生。釋迦親見到彼將節。回首觀看一切常人皆立下
風方知道有何難事。低一着是凡高一着是佛了也。真
法眼問云佛法還有本末也無。上陽子曰自威音王已
前佛生佛滅綿綿歷歷不可窮已。從過去莊嚴劫來文
殊室利為七佛師至見在賢劫釋迦文佛告摩訶迦葉
云吾以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大乘今付
于汝汝當護持。迦葉禮足白言我當依教恭順佛故自
爾燈燈相續至菩提達磨受法于般若多羅乃至中國。
而得總持道副道育慧可四人乃受法焉。後將西返謂
道副曰汝得吾皮。謂尼總持曰汝得吾肉。謂道育曰汝

得善骨。請慧可曰。汝得吾髓。復云如來以正法眼藏涅
槃妙心付大迦葉。展轉傳來而至于我。我今付汝。汝當護
持。慧可傳來唐土二三。遠至慧能。遍傳天下。于是派漫
矣。汝達磨至慧可云。二百年後。法周沙界。明道者多。行
道者少。說理者多。通理者少。就中有能否。實際地了心
空。法三身清靜。然後得登太乘也。密多開越次問曰。太
乘中乘小乘。此三乘法皆成佛否。上陽子曰。惟正法眼
是為最上一乘。故經云。十方佛土中。惟有一乘法。無二
亦無三。除佛方便說。但以假名字。引導于衆生。吾所以
云中乘小乘皆假名字。惟最上一乘真空無漏。真實希

有無非以真空為心。心為之極。則爾豈不聞大珠和尚云。
心是佛。不用將佛求佛。知心是法。不用將法求法。佛法
無二。和合為僧。是謂一体三寶。則知三寶本同一体。奚
有二乘乎。如香佛陀問曰。如來說法。令人聽法。聽法說
法。有功德否。上陽子曰。如來證佛。為上根菩薩說法。以
度天人。非如阿含為小機說也。故提婆覩羅睺羅多云。
本對轉法人為說大解脫道。盖諸說法聽法者。本只一
体三寶。方能說。方能聽。一体三寶者。法身報身化身。三
身是曰一体。三寶者。初會大師云。說法則先佛而後法。
聽法則先法而後佛。聽法則先悟中而漸悟法則漸[illegible]

而頓故色身善說法。則法身低頭稽首而聽法。法身善
說法。則報身摩肩聳耳而聽法。報身善說法。則化身清
靜無為而聽法。然四大色身法報化三身俱不解說法
聽法。惟坐上有一無位真人。善說法聽法。是以義玄和
尚云。虛空不解說法聽法。是汝目前歷歷孤明無形段
者解說法聽法。所以道。心法無說。佛法無聽。多口阿師
問曰。三身且置。云何是色身。云何是法身。上陽子曰。色
身是幻身。亦是妄身。法身是清靜身。亦是圓滿身。亦是
自在身。亦是如來身。故號為真佛。大鑒云。色身雖大。內
心量小。不名大身。法身雖小。內心量大。等虛空界。是名

大身。此即佛性。此即真心。諸脩行人把他做箇主人翁
也。所以佛祖妄名立稱。拈拂棒喝。燈籠佛殿。拄杖剎竿。
千般計較。形響不到了處。是謂不可思議功德。然演用
尊而立名。借物而喻。已備而論之。只是箇功德法身也。
法體。如如問曰。三世諸佛還住世否。上陽子曰。過去佛。
過去已。未來佛且未至。現在佛不得見。曰我師還見否。
曰汝為甚不見。曰有形容否。曰尋常頂禮接引衆生。曰
我師獨見。復誰可見。曰見者不說。曰我還可見否。曰汝
不信佛。佛不汝見。如如低頭曰。發心信已。若何見佛。曰
開汝一隻眼。佛即在目前。曰過去佛何謂若何了[illegible]

包含。曰見在佛神通若何。曰生育造化。曰未來佛神通
若何。曰多寶藏將開也。曰云何是寶藏義。曰總歸一大
藏教。曰一大藏教云何指示。曰群播有情。曰大藏亦有
情乎。曰無情若何名藏。因爾無情強名正法眼緣此法
眼不屬內外。不在四旁。兼生殺機。為佛法祖。是曰正法
眼藏。曰正法已聞。若何是眼藏。曰汝且道什麼一件物
無眼。曰此眼藏即塵空藏否。曰佛法一般。名不虛設。夫
參學之人。莫學客語。莫學異見。須知腳跟有此寶藏。大
包天地。光耀古今。形容無盡。妙用無窮。故云無盡藏。物
去物來。如如不動。是古是今。如如不動。生死岸頭。如如不

動。得大自在。如如不動。演出大藏。皆如來說。故云如來寶藏。
如意問曰。迷悟兩途。迷者多而悟者少。敢問何以。曰昔
南陽忠國師云。眾生迷時結性成心。猶寒則水結為冰
眾生悟時釋心成性。猶煖則冰釋為水。上陽子復喻云
眾生迷時。猶隔水而求魚。眾生悟時猶水涸而魚自
現。是以慧海云。凡夫見性。即非凡夫。以能頓悟上乘。超
凡入聖。佛子若迷。即非佛子。以其論凡論聖。終為下愚。
悟人超越生死涅槃。迷人惟與[illegible]說事說理。迷人今生作
來世福德。悟人目下頓見維摩。所以迷底人修因待果
如逆風而渡海。何有了期。悟底人了心是佛。以月[illegible]

形。真偽自知。鮑多尊者云。心自本來心。本心非有法。則
知本心無法而本來心乃法身。是以迷人以清靜法身
為五蘊色身。悟人以清靜法身為我佛法身。乃優遊是
多問曰。自曼殊寶利而七佛法偈。皆言幻起滅空罪福。
至釋迦傳來言法。而十七祖僧迦難提以來又言心地。
二十二祖摩拏羅以後又皆言性。二十七祖般若多羅
與唐土二三佛。又只言華種。及漕溪別唱。天下老和尚
唯直指禪提。答呈面目。千般不計。指小喻大。有如山河
大地。拈挑花草。燈籠佛殿。拄杖拳喝。似此等樣。以為傳
受大乘。何前後之相戾也。敢問是同是列。上陽子曰。迷

人說法迷法。說性迷性。悟人[illegible]非色[illegible]前
迦葉[illegible]出身心。[illegible]幻化之中。無非福。後迦葉云
何為一法中。有法有不法。十八祖迦耶舍多云。有種有
心地。因緣能發萌。二十[illegible]祖[illegible]舍斯多云。我今悟真性。
無道亦無理。東土二祖云。本來緣有地。因地種華生。此
祖祖燈燈。惟在明心而已。自風穴論後。各立宗門。別出
模樣。直到于今。豈離心之外。而別有大乘者乎。離大乘
之外。而別有佛法者乎。大傳送問曰。天生有形。死而魂
散。有形則有性。魂散則性泯。理之常也。此形往而性存。
猶化之有脊。此身遊而魂去。猶[illegible]之墜地。雖然人[illegible]焉

物之靈。到此則有性也。上陽子曰。造化之內。無明殼子。為卵生。煩惱包裹。為胎生。愛水浸潤。為濕生。欻起煩惱。為化生。四生之中。各從其類。孤禽不能產鳳。明矣。為人之靈者。本性而已。性之于人。猶煙焰之于火。泡漚之于水。形存之性。猶火之飛焰。魂散之性。猶漚之歸水。此一切人失其真性。流浪輪迴。生死萬生。迷迷相指。皆謂如是。道人之性則不然。超乎造化之外。生以不生。死以不死。亦如真性而已。守此性。如防盜焉。敬此性。如供佛焉。愛此性。如護寶焉。是故法此性即名法。性佛此性即名佛性。若見此性。即超佛地。豈千生萬死之義乎。十四祖龍樹云。佛性非大非小。非廣非狹。無福無報。不死不生。所以悟我性無生死。見我性無地獄。脩我性超乎造化之外也。

金丹正理大全金丹大要卷第九終

金丹正理大全金丹大要超宗卷第十

見性成道

上陽子曰。威音王已前這一段公案。不在左右。不在偏傍。不在中。不在外。當其時也。既無師匠。又無宗旨。佛祖未出世。彌勒尚未下生。此一大事。將何換起。據說天樂地。吆吆和和之後。佛已住世。今人只是箇箇分明了也。齊來到今。而一切世人將自己的撇了。却問他人。正道他家底。不容他知。猶你家下之事。容他知。不。所以先哲慈悲。開示祖祖。單提直示。大師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則太過了。豈惟後人。愈行愈遠。總將日用現前。一切不問。却乃千思萬想。向外邊去求。而欲見性成佛。此豈可深惜乎。豈此天人師明是此時成佛了也。弟子再拜稽顙問曰。傳云。釋迦生下。周行七步。一手指天。一手指地。曰。天上地下。惟我獨尊。若是則世尊生而知之者也。上陽子曬之曰。非也。曰。敢問所以。曰。釋迦文佛。師體雲水。得金丹之道。修之而證佛也。以其修金丹而成仙。故曰金仙。蓋金丹者。二八兩弦之氣也。二八合成一斤十六兩。故曰丈六金身。世豈有天生自然之釋迦者乎。曰。惟我獨尊。後從何來。曰。此佛法之謂也。曰。敢問所以。曰。後之佛祖。特此語題以為公案。因謂之佛法。使後之學人。體認[illegible]

智者以此公案常提常拈撕破自己腳跟踏實所照
馬而見性焉轉相悟入因之仍之佛祖既出各呈面目
形容蓋多語殊意合是以非理可釋思意不得或以小
而喻大或以賤而比貴不涉釋途難甚訓誨大根器識
一見了然明白更不驚疑直下承當有何言句下士愚
人思故不能得擬議又不定只得妄云此乃葛藤之語
也若有問其如何謂之葛藤則謬云即禪機也如此究
轉支離卻不究竟佛法實事所謂葛藤禪機之語者乃
齒外之浮辭而為佛法之論也唯大智慧底則去口頭
之虛論而見其佛法之真實也下愚之人誑談鋒辯至

有公案非理可釋去處則云禪機也彼以禪機為辭之
屬我知百尺竿頭不復可進又安知有佛法哉弟子過
曰佛法者世尊以靈驗而示人乎抑以天龍護衛之神
而見之乎曰皆非也此乃常人所談之佛法也今夫生
死禍福影響靈驗因宜報對浮辭彰感示于人者此
之謂常人之佛法也若真實佛法唯盡于己倏忽廣大
變通須臾而復自在乃能過人之過而亦自知其過此
為真實佛法也蓋真實佛法聖凡不敢一窺況可以示
人乎若真實佛法則諸天捧花無路外魔潛視不得況
云天龍見之乎曰如此佛法之大唯世尊能有也二

尊已有佛法唯人有佛法曰人之佛法復在何處曰若
向大虛壁立萬仞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曰有靈驗否曰
顯大神通霹天法雨撐天拄地作佛成仙古今專生殺
之權頃刻有感通之變是士冥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
故鬼神不敢視邪怪不能遇所以破竈墮曰本是泥土
合成靈從何來聖從何起請觀此語豈非大靈驗乎曰
何者是人之佛法曰人以性為佛法曰既以性為佛法
則諸佛祖一切常人皆以見性而成佛是不必于金丹
之道也曰否曰何謂也曰一切常人且不知性為何
物而服言金丹之道乎曰一切常人唯不知性而諸佛

祖是見性而成佛曰否曰請問其義曰子不知夫達磨
之說乎昔者達磨西來不立文字唯直指人心見性成
佛因有其道也蓋道之一事不可得而形容思議者也
如之何可以立文字且人心不可得而聞見者豈能見之
何用直指人之性即真佛者也如之何得見而成乎此
即老子觀妙之道也是以達磨下功于長蘆[illegible]九年
修煉是云金丹之旨即達磨直指之旨即釋迦獨尊之
旨即迦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之旨即馬祖非心非佛
非物之旨即六祖共永嘉無生無速之旨即龐居士悟
一口吸盡西江水之旨即藥山一物不為顯之旨即丹

霞燒木佛之旨。則石鞏弓箭之旨。趙州諸前模樣二
喫茶之旨。臨帰宗斫天為心祖之旨。以至山河大地。柱
杖剎竿。棒喝露柱。灯籠佛殿。山門庫堂。金剛王寶劍。洞
山麻三斤。石霜百尺竿頭。俱胝指頭禪。黃龍赤斑蛇。烏
窠吹布毛。法灯天真佛法。眼透声色。思和尚米價。尋布
衲浴佛僧。奚仲造車。平上座搖扇。雪峯輥毬。雲門胡餅。
鹽官扇子。青平搬土。潙山水牯。禾山打鼓。祕魔持叉。香
嚴擊竹。首山竹篦。仰山拂子。以至頂門。拳肘。眉眼。鼻尖。
米粟絲毫。釘鞋木履。清風明月。晚鐘畫角。芥子須彌。圖
蓬漆桶。銀山鐵壁。葛藤寒松。黃花翠竹。枯椿乾橛。古澗

寒泉。源頭路口。翅鳥獅兒。犬稚猛虎。牛車羊角。狗子猫
兒胡孫。魑鼠此等公案。縱雖悉數。莫不皆是見性之旨
也。上陽子復謂弟子曰。從上祖師做模打樣。百般遷就。
托物立名。為一切人指箇真實佛性之處。然其各隨方
便而說。謂之隨方結緣。而一切人不到性地。反為多事。
如引過河之網。未提其網。若牽織金之花。不編其綜。吾
今分明指出了也。似風雲雷雨。驀然黑暗。須臾散去。紅
日當空。誰不見了。恐你諸人以光明之眼。如翳障了。以
智慧之性。為塵撲之。一向弄舌頭。不顧損神氣。是又不
是。修又不知修。如此蹉過。走破脚跟。下皮肉爛到老不

可惜了也。比來說禪者。則立高座聚衆問答。口頭活弄
性地迷蒙。擴以辯論敏捷為能。所以多記公案為明了
人。示以一指。隨以二指應。或而向下。他即擬上。或云眼
前。即疑背後。或踏脚跟。他便走了。似此捏偽。那知真實。
此為設辭應敵。豈能見性明心。如與聾人覓物相似。與
之索蛤。聾漢掬水。指令下鞍。聾反勒馬。指向脚下。聾便
拾斧。錄云近傍不遠。執卻所差大多。此乃聾人悟聽。強
猜者。今一切人。本皆聰識。見物如蔽。若彼聾人強猜妄
聽。其中以語為悟。能有幾人。不勉自為諸人各各見箇
本來面目。這回莫只又做箇朦朧底人也。圜悟云。父母未

生以前。淨裸裸。赤洒洒。不立一絲毫。及乎既生之後。亦
淨裸裸。赤洒洒。也不立一絲毫。佛祖慈悲。與言至此。欲
為世人作箇指蹤極則。而一切人既聞此語。便以裸裸
洒洒為伶利快活者。卻不知裸裸洒洒即本來面目也。
即是性也。且道既生之後。裸裸洒洒。不立一絲毫。錯根
錯想。而不明了。亦無足怪。何以故。此蓋常人而紐于索
也。且道云何父母未生以前亦云裸裸洒洒。不立絲毫。
此言特說過則了。利根之士。即於見前早辦一箇入頭
之處。若有不明了。識音之說此者。非但為汝諸人提點
起。亦使叢林禪僧天下一切人。誦此金丹大要。覺覺

曰釋義如懸夾鏡相似人立其中若頂若足若背若面不必求人豈不自見如今多少往往禪刹者不知禪是何物領率二三百人或至千百餘衆惟只頂坐禪杖夜巡渴睡者厚之日則限以規程何暇見性夜則勞神廢寢安知真佛此謂一盲引衆盲也豈不聞大慧云一種杜譔漢脚跟下不實只管教人攝心靜坐坐教絕氣真可憐憫六祖又云長坐拘身是病非禪石霜諸禪師堂盈千衆長坐如杌識者呼爲衆木橛多三藏師于漕溪大鑒一日見僧結庵而坐藏即前詰之曰我西域最下根者不墮此見馬祖南嶽住庵日惟坐禪以求成佛讓禪

師故將磚于庵前磨祖云何爲曰磨磚作鏡祖云磨磚豈能成鏡讓曰然坐禪豈能成佛馬祖頓悟言下得旨音玄妙妙因共雪峯論佛法峯云世界闊一丈沙指火爐云闊多少峯云如古鏡闊妙云老和尚脚跟未點地在從那到今有華禪流因名行脚搥唇識解不知落處走遍叢林踏破了草鞋不肯認他脚跟如之何是點地處佛祖云大慈大悲指出禪名使人覺悟如東禪西禪南禪北禪圓通禪廣佛禪圓覺禪騎佛禪無位禪如來禪祖師禪大方禪城市禪脚跟禪龍女禪麩殼禪老鼠禪新婦子禪一味禪指頭皮可憐子禪口鼓子禪[illegible]

子禪千名百樣惟要世人早自見性今世禪僧以[illegible]頭入涅槃爲終世遇化之期解是爲明眼人所[illegible]不證愧彼安得知涅槃之際是爲僧脚跟下求向上之事也又稱僧名唯求下宗何乃諱上而不諱下者乎內不認佛祖欲人見性以下爲體人卻不知性是身中之物返以惟爲見解智識循認靈臺以爲心地不悟靈臺即是性也世人孰肯若良遂者哉良遂乃見麻谷眼下見性瞞他不得出謂衆曰諸人知處良遂總知良遂知處諸人不知爲他諸人或出或入向六根門頭做盡顛倒是遂故云總知而良遂之所知者乃真佛也諸人惟識得

真佛所以云良遂知處諸人不知也今爾諸人幾知得否時諸弟子因知所措上陽子曰甚矣性之易見也言矣人之難悟也汝來且道性命是汝自家底吾已嘗破面皮爲汝說了汝尚不知性爲何物命爲何事若不就汝心上體認去卻只今語言文字裏話會將你舌頭斷了爲甚干涉吾又再四與爾呈露無一肯認若得倒禪床則敗闕了今復與汝討條活路做箇了也大一事不過是箇有爲法也道有神人高宗以有爲之欲[illegible]者乃先示以柔[illegible]之[illegible]遂因[illegible]吾柔剛此是有爲之法也天[illegible]之法[illegible]

之門掣電之機故世尊云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誑
之偷為法也而一切人聞此露電之說則謂露電是
天上落來底夢則以為睡中所見幻則以為化片影腦
泡則以為水上浮漚影則以為因相而生皆非也凡
此皆是妄情認取不向分內以求真實世尊是大聖
人豈肯空言閑語無益者哉所說皆指實要令人各自
見性其用意處言近指遠以大喻小上士聞之一言千
悟一切常人往佛說到下梢反以為禪機之語言也亦
時衆中忽一弟子若脫了桶子底相似豁然大悟眼下
見性擬舊言語頭即前伏地稽首而言謝師慈悲開發

迷惑以非佛之說而說非法之法弟子萬劫千生遭逢
如是辯疑妄想一切塵勞猶暗然炬內外洞明又如傍
水觀影上下俱見真實而有也上陽子知其根器不
凡乃曰未來汝所悟者是汝性也汝性非性汝心非心心
則是心性即是性性非汝心非汝性汝試為我言汝
實性應時答言弟子即見性即云性心即云心心無所
心性無所性性亦非性心亦非心心非性性非心無
有心無有性性本無心心本無性性則言性心則言
心心若有性即非佛心性若有心是即佛性佛性我道
是直說我心佛心是妄想心心若妄想即不見佛性

若真實即是真佛更云我師慈悲開諭真實發蒙上陽
子曰汝于佛法唯只八成吾今告汝兩下圓滿名伍云
心有肉團心有虛空心此虛空心是名何心是金剛心
是涅槃心彼肉團心復名何心是妄想心是煩惱心是
世人思慮總皆執着以執着故是名障礙心有障礙因
緣不來因此無緣輪迴生死若金剛心若涅槃心是虛
空心此虛空即智慧心即真實心上士一聞發大智慧
勇猛精進是云真佛此真佛心是堅固心是成就心是
圓滿心是真佛心是真人心此一切心歷劫不壞彼一
切心乎發貪着見色迷戀聞心驚怖是非分別無有窮

已此一切心凡所見聞如如不動霹靂大震如如不動
況彼聲色豈能動搖生死岸頭如如不動況彼水火豈
能焚漂如金剛劍有大精進如百尺竿直而不能擊
甲兵無能摧折此精進心有大勇猛諸天及人見此精
進歡喜無量假此精進成佛作祖云何名佛是虛空心
云何虛空而名真佛此虛空心懸崖壁立智慧精進使
你變通因你虛空前無所進後無所退執着不得思議
不及是云真佛亦云法身緣此法身住虛空中得大解
脫得大自在遍十方界廣大神通故云南無十方虛空
常住三寶離此三寶無法身離此法身則不明了此法

身外。更覓何心。更覓何性。若有所覓。即不見性。為[illegible]
性內圖心。起六賊煩惱。迷此。故猶夢中夢。無有了期。
唯覺是了。真佛之心。常如夢覺。智慧靈明。無有顛倒。大
修行人。以此為悟。悟無不了。悟即進修。若大智慧。心助
云。佛若大悟了。佛即云。心若大解脫。非心非佛。若大因
緣。即心即佛。此心即性。此性即佛。性佛不離。佛性明了。
上陽子曰。性由自悟。命待師傳。濟禪師云。悟了須是遇
人。悟了若不遇人。半箇月有五[illegible]杜。誤子不聞盧慧能
者乎。能是新州樵夫。年已半百。聞客誦經。頓見佛性。欲
母出鄉。遠叩黃梅五祖。纔見數語投機。使從舂碓。經八

金丹大要　卷十之十

箇月。因聞其偈。始露錐鋒。大滿授之衣鉢佛法。能得[illegible]
歸。又無法財。乃得神會之貲。又得劉志略為之外護。遂
隱于四會縣獵人之中。而下功焉。性命雙修。以土制鉛。
以鉛制汞。汞歸金鼎。卻入深山兀坐。修養道成之後。潛
赴番禺。吐風旛之語。以顯神通。為大宗師。是與達磨出
處同風。弟子問曰。黃梅數百餘人。其中豈無一人可授
佛法。何迺直待惠能至而授之。五祖迺若是乎。曰五祖
何幸。早得人傳。若說是事。豈惟數百人中而無一人。昔
者世尊靈山會上。五千退席。豈無一人。仍道方今之時
四海之廣。其真得佛法者。復有幾人焉。是之謂希有者

也。弟子恒之再拜伏諾。上陽子曰。今特為修行人[illegible]
得傳之後。無量難苦。方能造事。其所云與世不同
所謂縛此以為懼此。以為得彼。又為失。若人于此不[illegible]
注脚。是故保此有著落處。是謂神炁二用。性命雙修
也。若只見性。惟是則大鑒何必走黃梅求壽。何因達[illegible]
淡乎。是以我師趙真人曰。坐禪入定。一件在得[illegible]之
聖胎已成之後。謂之抱一守和。知白守黑也。謂之面
壁。坐禪修禪。入定也。謂之煉形化炁也。煉炁歸神也。是
名超出[illegible]為佛子已上事也。故本行集經云。頓悟
大乘。正宗漸大。虛無妙道。真乘之道。即金丹之道也。所

金丹大要　卷十之十一

以達磨有云。見此東土赤縣神州有大乘氣象。成佛無
疑。是載巨舟。實以衆寶。三周寒暑。求大乘之道。是以
達磨之來。則見性得法。而來[illegible]則得丹成佛而西歸。是之
謂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者。[illegible]時諸弟子言得解悟。再拜
而退。信受奉行。

金丹正理大全金丹大要題宗卷第十　終

金丹大要十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元陳致虛撰致虛有周易參同契分章註已著錄金丹二字其源即出於參同契巨勝尚延年還丹可入口金性不敗朽故爲萬物寶之語自唐人專以金石爐火爲丹藥服之反促其生是循名而失其實也致虛是書猶不失魏氏之本旨其牽合老莊佛氏之書皆指爲金丹之說則未免附會學術各有源流非惟佛道異塗即道家不能槩以一軌也

清微仙譜一卷道迹靈仙記一卷上清後聖道君列紀一卷

不著撰者

涵芬樓影印明正統刻道藏本

洞玄靈寶三師記一卷

〔唐〕劉處靜撰

涵芬樓影印明正統刻道藏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清微仙譜一卷附錄三卷》提要

清微仙譜序

道在太極之先何謂也未有天地已有太極其容有先乎吾聞之經曰无名天地之始也者豈非先天地而有者乎今夫天日月之往來風雨之散潤雷霆之鼓動人知其爲天之造化而不知其爲是道之功用也嗟夫使是道之功用一息而不運乎其間則天之造化息矣易不云乎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又曰先天而天弗違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而是道之秘始不容於不洩矣故其傳始於元始二之爲玉晨與老君又再一傳衍而爲眞元太華關令正一之四派十傳至昭凝祖元君又復合于一繼是八傳至混隱眞人南公公學極天人仕宋爲顯官遇保一眞人授以至道遂役鬼神致雷雨動天使陟仙曹晚見雷囦黄先生奇之悉以其書傳焉先生覃思著述闡揚宗旨而其書始大備凡有祈禱若持左券而能不動聲色以取償責報於渺茫冲漠之中弗爽晷刻何其神也一時王公大人爭欲羅致四方來受學

者以千數或窺一斑或剽半甲厭加試用靡不筭效然先生實其書不肯以授人故學者浩浩鮮覩大全之秘近膺詔命入覲得旨還山予始獲登先生之門每燕暇從容與論道妙必極反復雖予際遇於先生爲最後而受教於先生爲最深間一日語予曰某老矣閲人多矣未有黙識心通篤信力行能如子者此殆天授非人力也因悉出所受南公書以授之采拜受之日私竊自誓曰采雖晩出先生之門能淑先生之教今又獲先生之書敢不廣其傳俾千劫之下有目者咸獲爭先快覩不更復有望蓬萊隔弱水之歎敬鋟諸堅梓嘉與四海有志之士共之因爲之説曰是道也原之於其始固已先天地而有要之於其終又將後天地而存嗚呼其行與之俱傳於無窮矣至元癸巳純陽月純陰日建安後學陳采焚香拜手謹書

清微仙譜

清微道宗

元始上帝至眞大道无形无名虛无自然萬化之祖執得而言昔浩劫之先凝炁成象露至玄至妙之蘊錫

玉宸道君後名妙玄經應化玉冊秘於清玄玉英之館道君即太易元炁之應運高拱上清敷弘至道體至極至靈爲王式符而授於

清微眞元妙化天帝名迹巷應運開圖敷天佐極高居太漢洞妙自然俠張萬範與道長存泰時降邦國都洞妙保化宮清微妙化府一名元始萬化宮妙化府帝狀青衮服

九天妙道眞運元君楊微元君乃元始一炁之化身青首被髮龍體乘流火出入三界號雷霆樞轄之神泰時降河中府都九天長原宮後敷弘大道運玄妙經授

九天洞明元君許齡卿元君泰時降銅州鳳日月眉鬢髻如二三十歲人衣緑衣常執

玉冊與道泯融神變莫測居九天洞清育
玄宮以玄都玉梵發而爲章授
玉瑩天山眞人朱軒眞人秦東京人美鬚面
白尾眉因周室將微世道泯亂入閬州拜
許元君證道登眞居金華山太清宮鳳凰
閣玄靈宮後以雷元振光之章授
太玄青惠招化扶桑眞君卜冀眞君頂綠王
之冠面色瑩白如玉隨州人也因秦亂避
患入閬州拜朱眞人淸虛道妙位證太玄
眞人居角亢二星之中昭靈府以大道无
量元光玉符授
昭凝神耀保天道化元君廣洛元君降秦時
鄴州人於歲亂離入西京城得玉符之妙
會道凝玄漢高皇平定後於河南府昇眞
居海上神州神耀府以玉英寶章授
明清道華元君丘沐元君漢初壽州人得寶
章之旨總萬炁而會天呂居太上左宮都
曠平府後以道樞授
泰明清惠眞人師復眞人漢代人也乃東華
大帝化身神殺特達體天運道都龍丘山

通明洞
清微洞光寶衡紫華元和明道太一神景元
君王宏（一名正宏）元君滿月相一字眉鳳目披
髮仗劍朱履太一月孛化身統理玄樞都
玄都太冲樓右紫輝宮後以清微隱訣元
始萬神香流於人間
通妙元化太一冲和元君謝晉剛元君太極
凝眞元始別體隱化神變米究始終常幻
質爲微眇人莫能識默運樞軸策役萬靈
不假符圖紙朱有形之物隨寓成形發揮
道妙有內訣口口相傳於世都暘谷壇左
瓊瑤玉臺冲和府
清微茂晨保運金明元君彭涵原元君雙髻
面色如玉月眉鳳目笑容素衣絳裙仗劍
乘大龍居井鬼二星之間丹昭府領丹昭
風火雷霆三萬衆自爲帥以清微妙要流
傳人世
西華通惠元君龐倩道元君掌元始禁書瓊
章鳳紀保制劫運安鎮乾坤雲冠青服顯
漢神爵年間後寓庚除治治在漢州綿竹

縣去邑二十五里有二處居西華慶眞官
出三道三經統御三界後化身爲
太和伊玄元君宋益誠領三天演教之任居
茂儀府
靈妙和澄元君需東元君東漢彭州人仙姿
端肅會道自然應世爲師名號不一掌清
微之妙道居瓊和府
高明大使至道玄應神功妙濟眞君許遜事
迹見本傳眞君得先天之妙扶世濟民不
可紀述故戒文有云金書玉篆傳于世不
可輕泄不可秘後示淨明法於後代蓋內
訣幽遠其可擬諸形容居玉都清慶宮領
天機省主持清微之妙
南陵浮光天官朗期天官南陵尊帝掌握雷
樞唐降西京出書度人帝狀袞服居南極
浮光宮
護明元妃玄光聖母王說字泱一名玄光聖
母護明玉隆丹剛清華元妃紫光元君清
華元妙宮元君素華金母之玄精天一玄
斗之靈神統攝河源制御水關四溟大神

悉隸主領出書降于唐時主張教法領清
微之奧居東海景清宮後化身爲
清微元機元靈元君龍[illegible]玉女相面微
赤紫衣綠裙仗劍乘白龍居洞元府有清
微演運流轉又化身爲
清微靈和元君管靜鄉鳳冠玉相自然眉鳳
目紫服碧裙大帶朱履執圭以清微秘旨
出書度人都清微天中靈光宮闕下居瑋
元府又化身爲
靈光聖母朱㷼龍冠綠服唐昭宗時在桂陽
軍江渚石上以清微先天之奧授
金闕昭凝祖元君
上清啓圖
上清高聖玉宸大道君陰陽混合迴風凝帝
一之尊紫白交馳運道會希夷之表出書
應劫開教度人授于
紫宸太華大天帝體道凝玄開明萬有帝狀
絳服都太微華明宮以道授于
金闕帝宸太平後聖玄元上道君道君運玄
濟物三界尊崇帝相袞服都金闕紫虛宮

依俯仰之格授之
太華西真萬炁祖母元君元君一炁孕真群
仙教主生生化化莫不由之口口相傳不
記文字都白玉龜臺西金太素宮以道授
之
金闕上相方諸東華司命木公青童道君道
君符九陽而育物總萬化以朝元帝相青
服都方諸宮
金闕上傳白山宮玉仙清淵太素元君李
元君咸陽人神通變化仙傳具述位三天
爲上傳領中嶽事承上清之宗旨后服有
元始一炁玉策及文素經流傳王仙山在
中嶽東北九十里
金闕上宰西城總真真人王遠宇方平見仙
傳緑服真人相三牙鬚鳳目居金闕成昌
宮闕下左府也
小有天王清虛真人王裒字子登一名太素
抱一真人事見仙傳眉微黑鳳目赤色紫
服真人相居小有博權宮闕下中府也
諸真以道樞授之

金闕上保高元紫虛元君魏華存字賢安元
君事見本傳握符應運主治雷霆王宇金
書綱維道法上清冠絳服居高元紫虛宮
左府治高元宸照宮即上保太丹宮南極
元君後化身爲
清微炁樞元皇元君李謙光書應世
照靈光惠冲應元君宇文汲内諱清淵元君
主梵清景機緘治天地人紫籥有玉策以
詔後來居海上離炭山冲華府
東華上佐司命真人楊羲和真人事見茅山
仙傳大洞譜系居紫章丹會宮
東華上相上清仙翁許翽小字玉斧仙翁事
見茅山仙傳及大洞譜系真人相緑服居
紫陽宸雲宮右府闕下
上清元君西華聖母一名靈實淨明黄素天
尊乃黄堂靖謎母也母名嬰事見仙傳得
上清高仙上明玉書三章潛修至道感斗
中孝道明王付之隱文華冠紫服居西華
諒光宮掌元始圖書之府以道授之
九州都仙太史高明大使許遜授之

大清泰玄元君文備元君唐人得上清神變
之道飛遊乾坤至西京神化溪以其道妙
授之
祖元君相如美女寓形不一居景輝泰和宮
靈寶宗旨
玉晨道君靈寶天尊三炁會眞元炁化生萬
有天尊垂慈利物普度無窮故靈寶爲萬
神之宗玉簡瓊文廣受開化教弘至道詔
于
太玄玄一眞人玉清妙道青陽天君讚羅翹
青服治玄都應明府龍梵宮居青陽玄上
宮
太玄玄二眞人上清妙化丹陽天君光妙音
紫服治玄都宗香府溥昭宮居丹陽玄中
宮
太玄玄三眞人太清妙感紫陽天君眞定光
白服治玄都正昌府廣清宮居紫陽玄成
宮
右三眞人並天尊相位高太極號應三
清道君授之應化眞符主執黃籙院靈

寶大法司靈寶三十六君二十四符悉
隸焉
太極眞人徐來勒事見仙傳眞人得太極函
三之妙契中盟五法之規居太極皇耀宮
闕下後授之
太極內相上清沖應孚佑眞君左宮仙公葛
玄字孝先事見仙傳東吳時人得徐君之
妙道遍歷名山感太極三眞人下授三洞
寶經惟務濟度名列帝庭居太極靈曹宮
（出葛仙起居註）治太極省授
太極慶融比靈內輔眞人鄭思遠眞人得師
靈寶之宗位隆上品餘記仙傳居太極元
沖府闕下後授之
抱朴小仙翁葛洪仙翁得太極之心傳遍禮
福庭超登金闕有文籍傳于世後授
太清泰玄元君文備而
祖元君繼之
道德正宗
金闕玄元老君道德天尊玄元應化中古出
書上自三皇下迄炎漢隨時紀號代爲帝

師無爲自然慈儉復性過關之日授
文始先生開令眞人尹喜眞人周康王之大
夫仰觀俯察紫炁西邁至昭王時出爲關
令戒吏候問知而迎之得道德之旨昇入
無形

太玄眞人趙隆大目眞人相絳服
天山眞人洪賓美鬚眞人相絳服
玄上眞人魯惠白相青服
自周迄唐已逾千年三眞人師資接踵得
久視之理隱顯應號道不遠人故
太清泰玄元君文備承流于後
祖元君出而繼繩焉

正一淵源

太上玄元老君正一之旨出書時號之異名
一道貫之奚有分別當漢之末人心澆漓
莫此爲最太上憐憫群生初非得已人能
知不傾不二之理又何待
天尊之設教也至於遷善遠罪之誨授經
傳籙之式不過誨人爲善授以至人一新
厥德

三天聖師泰玄上相正一眞君張道陵事見
仙傳漢子房之後沛人生而神靈博究文
學感太上親授以盟威之道漢帝徵之不
起永壽二年白日上昇治泰玄省領元輝
府居玉素元都宮
嗣師太清眞人侍中張衡乃眞君長子事見
仙傳
系師太清眞人閬中侯張魯乃眞君次子事
見仙傳
女師君長文姬陵王妃次文光三賢燕王妃
四芝四師俱飛昇隱化後代出有入無以
道授之
太清泰玄元君文備而
祖元君得以龍衣慶焉

會道

清微侍元上宸玄都總眞九炁元靈夫人太
皇景明洞陽金闕昭凝妙道保仙元君祖
舒一名遂道字昉仲月孛化身降唐昭宗
時廣西零陵郡人面東黑色大目身長七
尺幼存節操生而神靈父母莫能禁遂入

道過歷名山至桂陽軍江渚石上遇護明
元妃化身靈光聖母授以清微自然先天
之奧或竹叙袒臂仗劒坐石嘯令風霆飛
行人世繼至西京近地山中清虛洞神化
溪感太清泰玄文元君化形美女濯于溪
濱師執巾侍之奉迎至岸凡數夕變現男
女猛獸異相歷試諸難殊無怠意知其誠
確乃召使乘木筏泝流次復故所悉以上
清靈寶道德正一之旨付之隱而不見師
總五派之奧統轄雷霆變相不一或乘龍
仗劒策役萬靈或金冠素服尊居洞府性
烈令肅雖雷神亦加嚴勵令治清微洞照
府主持教法嗣教之士宜竭忠誠稍或有
違嗔責立至又號通化一輝元君後化身
爲
清微宗令昭化元君休端大髩面白桐柳眉
杏目青衣金甲執斧乘黑龍居陽華府有
清微演道流傳
瓊室内應洞清元君郭玉隆又號上景元君
祖元君門弟子也京師人仙姿嚴肅絕類

師源位清微太霞侍宸居紫虛府
紫光耀真福和元君傅夫猜宇子方郭元君
門弟也鄆州人秉純一之節義繼前代之
樞機位至三天上輔居西海太華山昌耀
府
龍光道明元君姚莊字敬青又號廣昌元君
傳元君門弟也西京人統御雷霆克符道
要位三天侍經居隆慕府又曰廣願冲和
府
釋源紫英玉惠元君高爽一號紫清妙化玉
芙靈惠元君姚元君門弟也生於燕地胃
山君洞之間神光滿室長棄師源位三天
侍御又號高逞紫英元君居洞耀景豐府
次授
西華清虛真人華英真人鳳翔人也圓目美
鬚挺冠學道登品三天位清微明元左卿
洞陽上宰後授
青城通惠真人朱洞元真人成都人也圓目
美鬚隱居青城敷宣雷奥位清微洞衛上
卿神霄玉樞使次授

雲山保一眞人李少微房州保峯一水人也
所居故址猶存人稱爲李雷公宅眞人先
以官族世家房陵棄俗悟眞感師授道位
清微都元右卿後見天吏下降傳宣玉勑
令任五雷院使後昇飛遊三界隱顯莫測

眉山混隱眞人南畢道眞人本覆姓東南名
珪丙辰十一月初三日寅時生於眉山幼
擢儒科登仕版嘗倅湖右夜夢神人語以
師至達旦郊迎果肖夢中之相詢其姓名
即保一眞人也迎歸待以師禮數以難事
試之堅心如金石遂悉付以隱奥傳授既
畢斂化金光而去後領廣漕臨午見朱衣
天吏自天下降云奉
上帝命子可授手中六通掌水使者仍清
微保和仙卿後佐宋理宗數諫不從歸隱
不知所在人以爲仙去

碧水雷囦眞人黄舜申先生閩中世家名應
炎丹山人也即今建寧府甲申閏八月初
五日未時生以祖父蔭生而奇異貌古清
絶性質穎悟經史百家靡不通貫年十六

侍父爲廣漕幕師病南眞人以符療之雷
震于庭其疾頓痊觀其骨相合仙悉以所
傳付之寶祐中出爲檢閱宋皇兄趙孟端
節使皆師事之理皇召見御書雷囦眞人
四字以賜之至元丙戌詔赴闕庭奏對明
敏上禮敬之未幾乞請歸山得旨俞允仍
賜輕車以還先生門弟幾百餘人今清微
道法大行於世然得其樞奥闡揚靈驗亦
多其人抑師嘗序雷霆綱目云五陵之驗
至人出矣將必有拔茅連茹者在豈其然
乎

清微仙譜

道迹靈仙記　　卷七

六宮名第一

酆都山在北方之癸地山高二千六百里周迴三萬里其山下有洞天在山之下周迴一萬五千里其上其下並有鬼神宮室山上有六宮洞中復有六宮一宮輒周迴千里是為六天鬼神之宮也山上為外宮洞中為內宮制度等耳

第一宮名為紂絕陰天宮第二宮名為太殺諒事宗天宮第三宮名為明晨耐犯武城天宮第四宮名為恬照罪氣天宮第五宮名為宗靈七非天宮第六宮名為敢司連宛屢天宮凡六天宮是為鬼神六天之治也洞中六天宮亦同名相像如一號六天內外宮殿者也世人有知酆都六天宮門名則百鬼不敢為害欲卧時先向北呪之三過微其音也神呪曰吾是

太上弟子下統六天六天之宮是吾所部不但所部乃太上之所主吾知六天門名是故長生敢有犯者太上斬汝第一宮名紂絕陰

天宮以次東行第二從此以次訖六宮止乃喙齒六下乃卧辟諸鬼魔之炁人初死皆先詣紂絕陰天宮中受事或有先詣名山及泰山江河者不必便徑先詣第一天也要受事之日罪考吉凶之目當來詣此第一天宮耳

太殺天宮主殺鬼是第二天也卒死暴亡又經於此也賢人聖人去世先經明晨第三天宮受事禍福吉凶宿命罪害由恬照第四天宮鬼官北斗君治此中鬼官之北斗非天上之北斗也鬼官別有北斗君以司生殺耳

鬼官之太帝者北帝君也治第一天宮中總主諸六天宮餘四天宮其四明公各在其中治二天宮輒立一官六天凡立為三官三官如今之刑名之職主諸考謫當以上屬真仙司命兼以總御之也並統仙府共司死生之任大斷制皆由仙官

鬼官北斗君廼是道家七辰北斗之考官耳此鬼一官又隸九星之精上屬北辰玉君項梁成作酆都頌曰

紂絕摽帝晨　諒事遘重阿　炎如霄中煙

勃若景耀華　武城帶神峯　恬照吞青河
閶闔臨丹井　雲門鬱嵯峨　七非通奇蓋
連宛亦數魔　六天橫北道　此是鬼神家
須有二萬言今畧道六天之宮銘鈔出之耳
夜中亦可微讀亦云辟鬼邪
酆都山上樹木水澤俱如人間但稻粒如石
榴子大味如菱其餘四穀故爾但名稻名重
思耳杜瓊作重思賦曰霏霏春茂翠矣重思
靈氣交被嘉穀應時四節既享祝人以祠神
禾欝于浩京巨穗橫我玄臺爰有明祥帝者
以熙此之謂矣
酆都稻名重思其米如石榴子粒異大色味
如菱亦以上獻仙官

鬼神主第二

炎慶甲者古之炎帝也今爲北太帝君天下
鬼神之主也
武王發今爲鬼官北斗君夏啓爲東明公領
斗君師文王爲西明公領北帝師名公奭爲
南明公吳季札爲北明公四明公復有賓友
四人然此四公後並當受化形之道升仙階

之下也四明主領四方鬼四明郎十六人主
天下房廟鬼之血食
周顗爲鬼官司命帥今鄧獄程邈二人代以
其多事故也
西明都禁郎賈誼昔爲治馬融事不當黜守
泰山泰山君近請爲司馬
南門亭長今用周撫代郄鑒一天門有二亭
長一亭長輒有四修門郎一天門凡八修門
郎也門郎爲天門亭長下官此是北帝門也
北斗君天門亭長今是臧洪臧洪代隗囂又
一人是王波新補
紀瞻本爲撫河將軍司馬今爲北天修門郎
代田銀瞻與虞譚更直一日守天門
魏劍領廬山侯
顧和從遼東戍還有事已散北帝君當用爲
執蓋郎執蓋郎范明遷補典柄侯
殷浩侍帝晨與何晏對
溫太眞爲監海開國伯治東海近取杜預爲
長史位比大將軍長史
何次道始從北帝內禁御史得還朱火宮受

化以其先多施惠之功故也
魏武帝爲北若太傅其餘多不能復一二此
蓋鬼神之事不足示於世也荀公言也

人卧法第三

人卧牀當令高高則地氣不及鬼吹不干鬼
氣之侵人常依地而逆上耳
人卧室宇當令潔淨潔淨則受靈氣不淨則
受故氣故氣之亂人室宇者所爲不成所作
不立一身亦爾當數洗沐澡潔不爾無冀
勿道學道道學道鬼犯人事不立使人病是
體未眞故也山世遠受孟先生法暮卧先讀
黃庭内經一過乃眠便人魂魄自練制但行
此二十一年亦仙是爲合萬過也夕得三四
過廼佳北嶽蔣夫人云讀此亦使人無病是
不死之道也

夜行啄齒第四

夜行常啄齒啄齒亦無限數也殺鬼邪鬼常
畏啄齒聲是故不得犯人也若兼之以漱液
呪說益善
昔鮑助者濟北人都不學道亦不知法術年

四十餘忽得喎風口目不正風氣入口而兩
齒上下常相切拍甚有聲響如此晝夜不止
得壽年百二十七歲後乃過寒過大水墮長
壽河中死耳北帝中間亦比道殺鬼及日遊
地殃使取之而此數殺鬼終不敢近助鬼官
問其故天殺畧云此人乃多方術以制於我
常行叩齒鳴打天鼓以警身中神神不得散
鬼炁不得入是以無有緣起趣得殺之耳以
此論之若助不行水渡河亦或可出千歲壽
不警也當是過大寒凍步行水上口禁不能
復叩齒是故鬼因溺著河中耳患風病而齒
自叩動者猶尚儞不死却殺鬼矣何況道士
眞叩齒鳴天鼓具身神耶仙方云常吞液叩
齒使人反少

太帝官隸第五

侍帝晨有八人徐庶龐得爰褕李廣王嘉何
晏解結殷浩等居之並如世之侍中
四明公及北斗君並有侍帝晨五人其向者
八人是北太帝官隸耳其選用亦同
又有中郎直事四人如世之尚書也戴淵公

孫度劉封郭嘉此四人今見在職封者是玄德之養子玄德今爲北河侯與韓遂對統今屬仙官

又有大禁晨二人如今尚書令漢光武及孫文臺二人居之

又有中禁晨如今之中書令監有二人穎懷楊彪二人居之懍字思季彪字文先者也

許長史父今爲南彈方侯彈方侯有二人各司南北許長史父爲南彈方侯留贇爲司馬鮑勛爲北彈方侯韋遵爲司馬亦各主南北門篇許領威南兵千人鮑勛領威北兵千人大都備門主收執而已如今世上有羽林監威南兵威北兵如道家天丁力士甲卒之例也

孫策爲東明公賓友

漢高爲南明公賓友

晉宣爲西明公賓友

荀彧爲北明公賓友其中宿運前生在世有陰德惠救者乃時有徑補天官或入南宮受化不拘職位也在世之罪福多少迺爲稱量

處分耳大都打陰德多恤窮厄例皆速入南宮爲仙化之道也

庾元規爲北太帝前中衛大將軍取郭長翔爲長史以華部爲司馬此所謂軍公者也領鬼兵數千人

孔文舉爲後中衛大將軍以張綱爲司馬唐固爲長史

陶侃爲西河侯亦領兵數千近求滕含自代猶未許侃以徐寧爲長史坐收北關叛將不擒免官當以蔡謨代寧

四鎮皆領鬼兵萬人中官領兵不過數千四鎮有泰山君盧龍公東越大將軍南巴侯四官各領一萬人也

何曾爲南巴侯

曹仁爲盧龍公

劉陶爲東越大將軍

荀顗爲泰山君領兵一萬鎮處亦有數百處也領數千鎮處亦有數百處更相統隸耳皆有長史司馬顗取顧衆爲泰山將軍用曹洪爲司馬桓範爲長史

王逸少有事繫禁中已五年云事已散
蔣濟爲南山伯領二千兵、
王廙爲部鬼將軍此有職位者粗相識知姓
字耳其無位者不可一二盡知之也如此散
者無限數也指記中國人邊方不可一二
許肇今爲東明公右帥晨帥晨之任如世間
中書監
郖奭爲東明公云行上補九宮右保公
地下主者復有三等鬼帥之號復有三等並
是世有功德積行所鍾或身求長生涉道所
及或子弟善行庸播祖禰或諷明洞玄化流
昆祖夫求之者非一而獲之者多途矣要由
世積陰行然後階此廣生耳鬼帥武解主者
文解俱仙之始也亦虔名東華簡刊上帝不
隸酆宮不受制度三官之府矣其一等地下
主者散在外舍閑停無業不受九宮教制不
關鍊化之業雖俱在洞天而是主者之下者
也比自按四明法一百四十年依格得進耳
一進始得步仙階給仙人使令其二等地下
主者便徑得行仙階給仙人四十年進補管

禁位管禁之位如世間散吏者也此格即下
主者之中條也李東等今在一等中其三等
地下主者即主者之高者也便得出入仙人
之堂寢遊行神州之鄉出館易遷童初二府
入宴東華上臺受學化形濯景易氣十二年
氣攝神魂十五年神來藏魄三十年棺中骨
還附神神氣四十年平復更生還遊人間五
十年位補仙官六十年得遊廣寒百年得入
崑瀛之宮此即主者之上者仙人之繎容矣
張姜子等先在第三等中亦始得入易遷耳
鬼帥之位次亦如此矣 右七月二十四日夜保命君告

靈人辛玄子自序并詩

辛玄子字延期隴西定谷人也漢明帝時諫
議大夫上洛雲中趙國三郡太守辛隱之子
也玄子少好學有道尊奉法戒至心苦行日
中菜食鍊形守精不遘外物州府辟聘一無
降就或遊山林棄世風塵志願逢子晉於緱
岑旅淩陽以步玄故改名爲玄子而自字爲
延期矣不圖先世多愆殃流子孫結眚刊於
帝簡運況逮於後昆享年不永遂沒命於長

粱之津西王母見我苦行酆都上帝愍我道心告勑司命傳檄三官攝取形骸還魂復眞使顧胎位爲靈神於今二百餘年矣近得度名南宮定籙朱陵藏精待時方列爲仙而太帝令且見差領東海侯代庾生又見選補禁中郎將爲吳越鬼神之司主事靡濫斯亦勞矣若夫冠晨佩青蕭條羽袂鳴鈴仙階轉斬瓊室者雖實素心而卒未有日也恨未便得與玄眞併羅同宴冥闕之墉察鈞韶之遺音振瓊芝乎幽峯振翠衣於九霄儛雲翩於十方耳方當攝御群鬼領理是非處衆職之中鬪聲交於邪魔之紛紜事與道德爲闊眼與盻眞爲疎熟比熙寂於玄境逍遙於太初哉夫同聲情合物亦類分相關邈矣係景委積是以名書上清丹籙玄階有道之氣與靈合德託體高聯故來相從今贈詩三篇以叙推情之至也其詞曰

疇昔入冥鄉順駕應靈招神隨室無徹炁與塵雲消形非明玉質玄匠安能雕躡足吟幽唱仰手翫鳴條林室有逸歡絕此軒外交遨景附圖曜嘉音何寥寥

寂通寄興感玄炁攝動音高輪雖參差萬仞故來尋蕭蕭研道子合神契靈衿委順浪世化心標窈窕林同期理外遊相與靜東岑命駕廣酆阿逸迹超冥鄉空中自有物有中亦無常悟言有無際相與會濠梁目擊玄解子鬼神理自忘

玄子云魏時辛毗字佐治是其七世之孫也漢建武二年從隴西徙居潁川陽翟縣毗仕魏世使持節大將軍司馬宣王軍師衞尉侯毗子名敞爲河内太守太常卿玄子云庾生者是晉庾太尉也北帝往用爲撫東將軍後又轉爲東海侯今又用爲酆臺侍帝晨如今世侍中右禁監如世右衞將軍而甚重

左禁監是謝幼輿以鄧嶽爲司馬

郗南昌公先爲北帝南朱陽大門靈關侯後又轉爲高明司直昔坐與劉慶孫爭兇官今始當復職也高明司直如世間尚書僕射

何次道今在南宮承華臺中已得受書行至南嶽中此人在世時施惠之功甚多故早得

反形也
周伯仁近見用爲西明公中都護中都護如
世太傅之官也坐選鄧攸不平左降爲中護
中護准少傅右是辛玄子所言訣冥中事亦多矣今粗書一隅耳不復一二具記之也

裴君說一年中得道人第七

霍山中有學道者鄧伯元王玄甫受服青精
石飯吞日丹景之法精思洞房以來積三十
四年乃內見五藏冥中夜書以今年五月五
日太帝遣羽車見迎伯元玄甫以其日遂乘
雲駕龍白日登天今在北玄圃臺受書位爲
中眞人

華陽山中有學道者尹虔子張石生李方回
並晉武帝時人受仙人管城子蒸丹餌朮法
俱服得延年日徤中又受蘇門周壽陵服丹
霞之道從來五十年精心內視不復飲食體
骨輕便色如童子以今年二月十二日太一
遣迎以其日乘雲昇天今在玄州受書爲高
仙人石生爲東源伯

衡山有學道者張禮正李明期二人禮正以

漢末在山中服黃精顏色丁壯常如年四十
明期以魏末入山服澤瀉柏實丸乃共同止
巖中後俱受西城君虹景神丹方從來服此
丹已四十三年中患丹沙之難得俱出廣州
爲遊客是滕含爲刺史時也遂內外洞徹眼
明身輕一日行五百里又兼守一亦已三十
年以三月一日東華遣迎以其日乘雲昇天
今在方諸飆室爲上仙

廬江潛山中有學道者鄭景世張重華並以
晉初受仙人孟德然口訣以入山行守五藏
含日法兼服胡麻又服玄丹久久不復食飲
而身體輕强反易故形以今年四月十九日
北玄老太一迎以雲軿白日昇天今在玄州

括蒼山有學道者平仲節河東人以大胡亂
中國時來渡江入括蒼山師宋君存心鏡之
道具百神行洞房事如此積四十五年中精
思身形更少體有眞炁今年五月一日中央
黃老遣迎即日乘雲駕龍白日昇天今在滄
浪雲臺

剡小白山中有學道者趙廣信陽城人魏末

渡江入此山受李法成服炁法又師左君守
玄中之道内見五藏徹視法如此十八年周
旋郡國或賣藥出入人莫知也多來郡下市
丹砂作九華丹丹成一服太一道君以今年
六月十七日遣迎停三日與山中同志別去
遂乘雲駕龍白日登天今在東華海中
狼伍山中有學道者虞翁生會稽人昔受仙
人介君食日精法以吴時來隱此山衆行雲
氣廻形之道精思積久形體更少如童子今
年七月二十三日東華太帝遣迎即日乘雲
昇天今在湯谷山中
赤水山中有學道者朱孺子吴末入此山服
菊華及术餌後遇西歸子從乞度世西歸子
授以要言入室存泥丸法三十年遂能致雲
雨於洞房中今年八月五日西王母遣迎即
日乘五色雲車登天今在積石室
名山五嶽中學道者數百萬人今年有得道
而昇天者人名如別年年月月皆有去者如
此不可悉紀今爲䟢一年之得道人耳有不
樂上昇而長在五嶽名山者亦不可勝數或
爲仙官使封掌名山者亦復有數千（右九月十日夜清靈出現）

東卿道李主等第八

司馬季主後入委羽山石室大有宫中受石
精金光藏景化形法於西靈子都西靈子都
者太玄仙女也其同時今在大有室中者廣
甯鮑叔陽太原王養伯頴川劉偉惠代郡段
季正俱受師西靈子都之道也季主臨去之
際託形枕席爲戊已之像墓在蜀郡成都升
盤山之南諸葛武侯昔建碑銘季主墓前碑
讚曰
玄漠大寂混合陰陽天地交泮萬品滋彰先
生理著分別柔剛鬼神以觀六度顯明
廣甯鮑叔陽者漢高帝時趙王張耳張敖之
大夫也少好養生服桂屑而卒於語笑間今
墓在遼薊城之北山
太原王養伯者漢高呂后攝政時中常侍中
郎王探者少服澤瀉與留侯張良俱採藥於
終南山而養伯不返師事季主
頴川劉偉惠漢景帝時公車司馬劉諷者也

後事李主晚服日月氣爲入室弟子道成晚歸鄉里託形杖履身死桑樹之下今墓在汝南安城縣西山

代郡段季正本隱士者也不見有所服御晚乃從李主學道行度泰川俱得尸解而遂埜於川邊今南鄭泰川是也此人亦李主入室弟子

李主一男一女俱得道男名法育女名濟華今皆在委羽山中濟華今日正讀三十九章猶未過竟

○李主讀玉經服明丹之華挹扶晨之暉令顏色如二十女子鬚長三尺黑如墨也昨日東卿君道如此所蹤眞奇事也不知此云何耳李主託形隱景潛跡委羽紫陽傳具載其事昨夜東卿至聊試請問李主本末東卿見答今疏如別爲[作七]以上呈願不怪之省[十四]訖付火是後聖李君紀也大都與爾者略同然東卿復兼有注解近萬餘言大奇作也昨來多論神化之事聊及李主耳去月又見授神虎經解注非世所聞亦自不賞其旨也若更聞如李主之比者自當密白

道跡靈仙記

二篇同卷　有一

上清後聖道君列紀

上清高上玉真衆道綜監寶諱

上清後聖道君列紀

方諸東宮青童君傳弟子王遠遊

上清金闕後聖帝君李諱弘元一諱玄水字
子光一字山淵蓋地皇之胄玄帝時人上和
七年歲在丙子三月直合日始育於北國天
剛山下李氏之家母先夢玄雲日月纏其形
乃感而懷焉浴之亦有羣龍吐水於盥器中
年五歲仍好道樂真言頌成章常仰日欣笑
對月吟歎觀陽氣之煥赫覩陰道以虧殘於
是斂魂研魄守胎寶神錄精鎮血固液凝筋
乃學於吞光飲霞咀嚼飛根行年二十而有
金姿玉顏遂棄家離親超迹風塵潛室長齋
浮遊名山獨秉靈臺之符玄照委順之化悟
三氣而合變冥神樞以齊真抗其志也虛上
執其誠也極微蕭朗靈致幽旨宏謐逸理奇

落淵偉沖寂棲心於霄景之外拘魂歸乎絳
庭之中制魄使青玄俱守育氣在於丹素之
房爾乃神不啓虧靈不飈散內德圓充外累
遠判屏仙羅於地陸尋上真于紫館於是精
感太靈心通神旦遂致天帝下教流光拔粲
授以鬱儀大章大洞真經給以曲晨飛蓋飲
以徊水王精貽以素羽玄翮以昇八方於登
受命退齋施行誦經凡二十四事勤慕上會
不倦情思忽時有就咀幽微便凝遣忘還推
機得宗然後權焉獨任研經詠玄朗豁外物
棲神九遐有息忌之觀也及君高韻啓期細
累耆廢俯和衆朋疊草神迹斷滯渙疑玄理
虛絕達靈日汲其清波而不測天淵之源始
矣洞暢虛中靈元內鑒爰有紫微上真天帝
玉清君遣八景瓊輿來迎聖君以登上清宮
賜藥剛丹玉鳳重金真玉光給神虎之符及
飛行之羽朱錦龍裙青帔虎帶要兆霞日子
戴圓容神冠受書為上清金闕後聖帝君上
昇上清中遊太極宮下治十天封掌兆民及
諸天河海神仙地源陰察鬱絕洞臺內根理

玄布氣數雲湯律翔盻小有解駕龜山窮幽照伏毫末皆關也將欲見聖君之遊行也瓊輪琅輿碧輦玄龍三素流霞月精吐芳飛青繞日流電揚鋒奔蛇擊劍長牙激鐘華光交煥三燭合明前嘯則九鳳齊唱後吹則八鸞同聲神虎仰號飛龍俯鳴天鈞奏其務蓋百音發其虛庭靈妃蓁讚仙賓啓路神女揮紫烟以亂氣玉童運日華以卻暮長歌雲停無晝無夜當爾時也天光冥邈流映八外試太極之壯覩上清之高帝也所以高號於上清者神高靈虛故也所以中遊於太極者總羣真朝飛仙故也所以下治於十天者封掌於兆民故也陰察於洞天者是無下而不關故也夫唯二氣離合理物有期三道虧盈出處因運期之至也因而適之運有來矣就而撫之唐承之年積數有四十六丁亥之間前後在中中間鳥獸之世國祚啓竭東西稱霸以扶弱主主有繼獲九一之名運號元延昌元其後甲申之歲已前已後種善人除殘民疫水交其上兵火繞其下惡惡並滅凶凶皆沒

好道陸隱善人登山流調斧湯御之鯨淵郡分剝也到壬辰之年三月六日聖君來下光臨於兆民矣當是時也聖君發自青城西山出隴南雲北察龍燭之外西旋九流之關東之扶林晨落南視朱山雲中乘三素飛輿從虛靈萬龍天光總照神鑒三辰於焉滅惡人已於水火存慈善已爲種民學始者爲仙使得道者爲仙官若能精洞房於上元修九真以彌動步隱書於七靈窮八素之用誠既得涉乎三灾而不傷又必覩更始於太平又得賜善仙官神真長生也但此玄文靈術藏於上清之宮金闕之中少有見篇目者耳神真下教七百年內三出傳授授傳獲之不必賢愚精心修行皆得飛仙然卒有玄錄仙骨玉名方諸乃得之也自非此相終不與此文相遇縱有百萬之中誤或見者蓋應運傳辭付授有在由歷互關宜爲靈使故令彼甲得而有所付耳徒有而不行冥教如此矣學仙者宜廣行名山跪祝天靈壽比冥訣庶得寶祕以階神仙之官乎然後聖君當復料其矗妙

擢以補官僚者或位爲仙伯或拜爲諸侯助聖教民理氣布德或封掌一邑委政一國若奉鬱儀以召日施結璘以攝月詠大洞之上經七變之轉書挾金闕之眞書得佩神虎之大符施八道以拘神啓紫文以驚浮誦金根以長存設九赤以封丘命曲素以招鬼役紫度以照元飲五行以呼魂挹琅玕而不休經嶮試而無疑履兵火而莫憂者皆位爲左右仙公及左右大夫或爲卿相之司上國仙侯也所以聖君從虎輦萬龍者以視衆仙隨才而授給也聖君辭封掌兆民下將萬生故自逍遙金闕宮館上清撰形太虛遨遊五城察照十天百方太平也諸見太平者或是慈心仁人守善而已或是學道信仙可教之士或靈人授書守精實胎或得道得仙精誠之夫或玄簡錄名七世有德祚及子孫當爲仙者或生而青骨通神接眞或有才性偉寂天分淑邁作仙之品第高下數百矣聖君乃隨才署置以爲大小諸侯各皆有秩以君種民也諸侯一年一朝上清見聖君以受事也聖君

五年一下遊以幸諸侯察種民而聽仙理焉蓋聖君之學道也備嘗艱苦承師塗炭履飢寒之切己蹈水火之轗軻篤私念於五覩累經天帝之大試皆心堅正任死生必期萬邪不能犯其神千妖不能惑其眞爾乃精誠玄暢靈神合應故上皇告訣天尊授道矣可謂洞朗悠韻玄扉開散高範絕妙精覺獨立幽關萬塗天理旁出非復簡札翰墨所能鑲截粗書千分之一略舉標迹以傳骨相當仙之子有得見者玄錄書名奏之上清位爲仙卿若能行金闕眞事拜爲大夫侍書有玉童十人侍金闕紫文有玉女十人每當看詠施行皆宜拜而恭之盛手燒香於文之左右輕慢靈紀身爲下鬼三祖獲考玉童玉女上言其違奏聞其誠心惡善纖芥無不書焉方諸東宮青童君啓撰後聖道君列紀以上呈聖君傳青童弟子王遠遊使下示骨相應仙之人百年冊傳七百年內聽三傳以授學道當來成仙者也聖君曰有得吾列紀皆玄名仙才錄文定書或上金格玉書當仙之人者也若

旣得此紀唯奉實祕無他修爲皆賜白日尸
解若旣得而後不奉道德寫眞論俗性反志
替有如此徒是遊逸下才非芳骨之人矣猶
以得吾列紀之故猶必賜名地下主者以消
其罰資蕩其穢魂也從此當漸令有階級之
進悟於大迷之夢耳諸子勤而愼焉勿以泄
告不信之尸佩吾列紀以入災疫水火兵革
之中山林衆精千邪萬禍皆莫當子其人見
汝皆令有歡心也書有玉童奉侍以覆祐子
身故也惡人惡心妄去加子者吾自當使山
川之靈伐其命矣勿謂道遼靈鑒妄是吾從
太虛之上玄空之中相視猶目瞻鼻耳子欲
不信幸可一試而犯我之禁誓乎看我能探
得不言之心內應之禍福哉受書皆使有誓
盟爲不泄之信令遵下教於骨命及精心學
仙守誠者道馬明張陵陰生王褒墨翟司馬
季主及洞臺清虛天七眞人八老先生凡二
十四人或名隱名見改易姓字實難分別也
子但當心精誠夙夜不懈必自得見此諸人
旣見之後眞姓實名亦將告子也

後聖君命王君總司二十四眞人決下教之
功二十四眞人皆受事於方諸青童受所教
之徒於王君王君亦先告可成者於二十四
眞人眞人然後受事乃教之也聖君列紀唯
以付王君一人使擇可授者不盡使諸眞人
並傳之也欲知二十四眞人姓名在吾青要
衆文經未是其定人所教書符神訣篇目並
列之于經上鬱儀結璘大洞玄經上清金闕
靈書紫文八素眞經太上隱書九眞中經黃
老八道祕言太丹十訣五字洞房此經所授
皆位爲左右仙公及大夫左右卿相上司也
其餘九丹變化太清上經黃素道精青錄天
關此經所授皆位爲眞人及領眞宮上監封
仙國侯伯也各有次第品差在方諸宮白簡
青錄具載其序
後聖彭君諱廣淵一名玄虛字大椿一字正
陽彭亦爲李或名彭先李君學道人皇時生
位爲太微左眞保皇君並當受命封校兆民
爲李君太師治在太微北墉宮靈上光臺彭
君二千五百年輒易名字展轉太虛周遊八

冥上至無上下至無下眞官希有得見其光顏者矣然起學所履姓字眞定具列方諸宮白簡青錄之篇

後聖李君上相方諸宮青童君

後聖李君上保太丹宮南極元君

後聖李君上傅白山宮太素眞君

後聖李君上宰西城宮總眞王君

右四輔大相其餘卿司仙公及大夫官三百六十人並列白簡青錄之篇不復一二紀其姓字矣

青童君曰夫有骨錄則好仙好仙之人皆有仙志仙志之人或罷或篤罷則先世善功不足篤則玄錄宿命將定或好仙而不專亦由世德有未備者也大都天錄顯於玄宮則氣候診於軀形錄字彰於太極則心神正於丹房若生有金閣玉名者則眼有日光青齒白血其爲人也則仁慈而樂仙明穎而秀挺若上清有金書玉錄者則背誌於河魁胷前有偃骨其爲人也恭和而下人德及昆蟲若太極宮有丹簡青文者則手理有累人倒大之

字其爲人也密慎而好眞清虛而容非若方諸有玄素紫名者則眼四規中有紫光照鑒其軀其爲人也修業深妙清感避穢若太清有玉籍絳名者則聲有玉音金響口方目圓其爲人也弘施博愛視人如傷若太素有瓊簡金名者則白誌見於腹口中有紫氣其爲人也慈德而通神潛仁而下衆若南極有丹文紫錄者則頭生五氣上接重樓之雲其爲人也和仁而愛窮賑厄而濟難若斗中有玄玉綠籍也則心中有九孔肺外有錦文順下有玉九目中有綠筋眉角當有上千雙理順文城郭充奮露顯明堂平白千理爲通眞之津廣顯爲受靈之宅其爲人也慈愛窮賤仁及鳥獸若玄宮上元有青金赤書者則丹心紫孔黃華繞胃口中香氣藹多玉液其爲人也少好視日月之流霞樂星辰之光象質清骨堅精誠深祕若玄都丹臺有白玉金字者則青肝紫絡倉腎綾文玄膂精溢形盛神潔身體香軟血清氣澤其爲人也躭存玄遠味景靈質好惠下已救施厄匿若三元宮有琳

有一　八

札青書者則紫腦錦舌玄誌贊際緑腸米饋
方天圓額陰有伏骨軟髮紫澤孔門三開起
居似遊眼有流光青精凝液掌文四達齒牙
三鍔其爲人也靈心仁虛慈感發神好微敬
信樂林興春愛水清流懷感山川願投名阿
保魄養魂志淩青泰遠味天仙諸有如此相
皆必上仙也亦可學而得亦可不學而獲要
其人必好道好道學微必速得昇變矣其次
鼻上有玄山玄山鼻上有黑誌是也又當使
腹有玄丘以對玄山也玄丘者亦黑誌也若
闕其一皆不合仙相若口臭而性耐穢者都
壞玄山玄丘之相矣其次青骨青骨者其人
皆樂聞五香之氣好學神靈之事其次鵠行
龍趨項生玉枕耳後伏晨骨下有青誌雁生
絡文及心眞膽靜耳堅氣寬此皆次仙之相
也玄洲亦有黃金刻名之籍不學而得尸解
主者若學得白日放尸之仙也其次太山三
官府有生之籍脫無死之地其人魂命不終
於死浮游無限故以學仙道者有成陸行之
仙耳當三十年一易地而處轉名而止亦無

死期所以爾者太山三官玄録白籍不注有
死之地故也非三官之妄注於死地太陰注
死生有黑録白簿赤丹編簡受生先後相次
受死亦先後相比其數得六千簡輙注一人
無死地其人率多長壽而難死年多出一百
歲既死忽然而無痛病矣若加之以學仙幾
當成而可教者也然此人性多恊畏而和柔
多好事於微妙皆仙相也其次篤志至道精
意堅正或廣行陰德濟貧拯困施惠親窮藏
埋枯骨德過古人貞平允淑溫恭厚下不淫
不賊或先人施恩世世立功德在三官已立
三百善事以此學道皆可得仙也其心正則
天地弗能違也其神堅則鬼神弗能逆也其
魂明則衆邪弗能侵也其魄白則萬妖弗能
干也其精清則淫尸弗能乘也其液盛則三
蟲弗能亂也其血凝則濁氣弗能散也故夫
學道者眞心堅神厲魄抱魂拘千邪於八荒
之獄閉萬妖於九遐之端精誠以存眞一於
太初孜孜常願凌翮以飛仙朱靈安於絳宅
五寶守乎清玄履試觀而不傾居榮辱而不

遷變南面而弗顧棄萬金而莫恨甘寒苦之
軗軻樂靜齋於丘山守誠心而不勸並天地
可長存如是始可與言學道之夫矣若都無
此相又無此行雖復英雄拔標志吞四海横
氣宏落高韻凌雲淵瑋洞朗飛翰辯言雅任
奇邁理幽綜滯口談虛無而目營八方者固
非仙才也所謂徒勞以終年無解於不得矣

上清後聖道君列紀

二篇同卷　有二

洞玄靈寶三師記

洞玄靈寶三師名諱形狀居觀方所文

洞玄靈寶三師記并序　有二

廣成先生劉處靜撰

道之體也至靜而無爲道之用也通生而赴
感始于無始先乎無先起於妙無而生妙有
至眞之教由茲而立焉我元始天尊啓重玄
歷五太握元化運眞精總括妙門以爲法印
付于大道君道君纘統以光大之數暢以宣
布之凡十二印包舉幽賾窮遠玄妙以授于
老君老君奉而行之上極三清旁周無外綿
亘億兆載開導未聞帝帝爲師方方立教幽明
巨細靡不宗焉自是奕葉紹承師師授度上
自元始下逮茲辰故受道尊奉其爲度師乎
度師之師曰籍師籍者嗣也嗣籍眞乘雖凡
契道籍師之師曰經師經者由也由師開悟
拾凡登仙三師之重娩于祖宗祖宗能傳之

而不能使兆致道父母能生之而不能使兆昇仙奉師之道無以過矣儒家在三之義莫能及焉欽惟三君煥有明德追仰尊禀瞻慕無階粤自上賔未列圖紀雖貞猷茂範刊勒於名山而後學門人難披於眞奧敢條實録昭示將來輙陳小序仍爲頌述道弟吳興陸甚夷已叙道元先生休烈但繼裁短讃以紀德風庶劫歷有終而清規不泯有唐龍集庚辰中元日甲辰序

三師

經師南嶽上清大洞田君諱虛應字良逸齊國人也隋開皇中侍覲而居攸縣之西數里以爲迎接人烟非栖息進道之所雖林麓清幽亦捨之而去遷于嶽中君禀靈純粹夙蘊天和紹嬀水之靈源纂重華之孝德其後擁耒於紫蓋峯之東南層巖之下躬耕稼穡致養於親五十餘年晨夕無怠雖欲披榛訪道匿景希眞而肅恭温凊罔敢自適洎聖善委蛻乃周遊五峯放志長往唐龍朔年中與隱仙何君相遇默傳其道自此烟蘿泉石所止

忘歸由是山門居無定所州牧田侯遐迎道德於嶽觀殿東搆降眞堂田千乘諸葛黄述讃于壁以旌玄德先生時憩於茲弘道傳法所授上清大洞自貞一先生傳天師薛君薛君以傳先生先生纘承玄要深臻道域涉歷雲水二百餘年雖寒暑遷貿而壽紀莫窮至今諸峯遊人往往有見之者斯則瑶宮閬洞必有所寓居仙秩眞階必有所揚歷但塵凡夐隔不可得而詳焉先生門弟子達者四人栖瑶馮君惟良香林陳君寡言方瀛徐君靈府元和中東入天台山隨方宣教憲宗皇帝詔徵不起廣成先生劉君猶居嶽下武宗皇帝徵爲天師入國傳道令江浙三洞之法以先生田君爲祖師焉

讃曰

皇皇至道　無名之朴　惟希惟微
匪清匪濁　昭昭吾祖　超然先覺
默而得之　學無所學　嬀川啓祚
齊國承華　樂道簞食　横經絳紗
粃糠簪紱　賔友烟霞　躬耕致養

盡孝于家　深隱巖扃　追眞林嶺
佺羨爲侶　松喬共永　世碁徒遷
我身彌靜　欻駕飆車　飛翔八景

籍師天台山桐栢觀上清大洞三徵君馮君諱惟良長樂人也修道於衡嶽中宮與方瀛徐君香林陳君爲烟蘿之友各葺靜室於中宮之側相去二三里焉其後於降眞堂詣先生田君師稟眞訣三洞幽奥咸得參授元和中東入天台山弘宣大教會稽廉察河南元稹聞其風而悅之敍懇緘詞望雲致敬執弟子之禮時桐栢觀自貞一先生繕修之後綿歷歲年華殿層樓榛蕪翳薈三君記元戎之力再加興搆作上清閣降眞堂白雲亭脩閑院以復貞一先生之跡以貞一田君舊傳三洞之道行于江南憲宗敬宗疊降徵詔蒲輪鶴書竟不能屈即於華林谷創栖瑶隱居以止焉於是履巢尋幽遍討奇趣靈墟華頂瓊室石橋天姥桃花之源金庭黃雲之野翛然獨往累月一歸自此深隱莫知其所門人三洞應君夷節玉霄葉君藏質字含象仙都劉

君處靜金庭沈君觀無皆法業仙枝輝映相繼風於海内焉

讚曰

厥初太極　是生兩儀　混沌既鑿
浮競交馳　泝源歸朴　以道爲基
天童寶籙　授受于師　液玉膏金
胎元鍊魄　登壇告帝　投紱玄牘
紫蓋云邁　金庭是宅　剪薙榛蕪
中興桐栢　萬壑岑寂　三人得朋
淛河之左　吾道斯弘　聖主翹德
元戎服膺　雲心無著　鶴詔難徵
星步風馭　飆然上騰

度師天台山道元院上清大洞道元先生賜紫應君諱夷節字適中祖汝南人東晉居婺女金華山今爲東陽郡人也開元朝高士徵君庶疑之玄孫仍世經明行修仕不求達先生道煥太和氣蘊沖邈孕素靈之質竦紫庭之才體至精而不緇契谷神而無玷母何氏夫人夢流星入牖驚寤而神光在焉因覺懷妊元和五年庚寅歲誕而居然異[illegible]孔甫之

中不喜葷雜年七歲辭親慕道就本郡蘭溪縣靈瑞觀吳尊師玄素受南華沖虛通靈眞經及周易孝經論語諷讀專勤五行俱下十三歲備冠褐三衣五戒祇稟恭修師友仰之肅如也年十五入天台參正一十七佩高玄紫虛十八詣龍虎山係天師十八代孫少任受三品大都功二十四參靈寶眞文洞神洞玄之法二十九進昇玄三十有二受上清大洞迴車畢道紫文素帶藉地騰天之符旁探子史內約玄詮晦迹韜光勤修妙賾以上清大法自句曲陶眞人傳昇玄王眞人王傳體玄潘眞人潘傳貞一司馬眞人司馬傳南嶽薛天師李昌薛傳衡山田先生良逸田傳天台慧瑤馮徵君惟良馮傳先生奕葉降靈蟬聯至德青林委粹繼躡仙階玉霄蕃君合象仙都劉君處靜皆同學也會昌三年棲栖觀西南翠屏巖別建淨壇冥心祕旨剪茅度水冀厥攸居越州觀察使李公褒遠慕貞規順風翹請奏置院額勅旨以道元爲名既而息影林端五十餘載秉持大教日無曠時至

吳越之人瞻香稽首願執巾几者或脫履人寰或揚名邦國不可具載懿哉先生自幼及長風塵靡雜擺落陰滓峭倘常倫混淵沖澹眞氣不散德宇嚴邃詞華朗清每入靜行齋登壇闡籙爲時致福濟物度人肸蠁通靈鬱有嘉瑞誦黃庭隱訣吟大洞瓊章八道望雲三元受事佪風隱地拏手藏天勤而鍊之昏旦相續国亦降靈垂貺玄授眞傳虛室而欻駕潛臻盻仰而飈車容䎃先生得之矣聞者公侯傾矚藩屏欽迎飛章上聞允崇懿號荐奉芝詔寵錫紫衣雖叶世譽初心匪愜先生深意嘗謂門弟子曰吾以弘護本教不得遁世銷聲道不違人勤求可至玉京金闕泉曲酆都相去幾何惟心所兆後學之者勉弘之焉以乾寧甲寅七月中會日朝謁訖澡沐入靜凝神如有所待八日丑時恬然解化春秋八十有五肢體柔和顏狀無改眞經所謂上解者也是夕清香滿院紫氣浮空禽鳥哀鳴山川失色後七日遷神于院東北隅石室爲鍊蛻之所遵科範也是月四日有神二人羽

服執簡自外而入儀質非凡院中門人繾往參訊但聞吟讚之聲已失所在此乃靈官之所玄告也又五年前孟冬月山中道士章攷玄於天台覩偶瞻巖峯之上見雲物紅紫紛然有異中有綵舟三艘其一玉霄葉君乘之一則方瀛劉君脩然乘之一則先生居其中二舟飄然飛去先生之舟在二舟之後果劉葉已先昇化先生後方登遐孟明得道之徵寔表修行之應矣拾遺張顗述院記衡陽羅隱撰眞讚鴻筆鏃石麗藻淸詞皆當朝偉才○

○垂之不朽然而化仙之迹昭昭然未在賢儒之筆顧惟孱昣輙紀大猷顒佇英才別加潤色後學弟子吳郡陸甚夷稽首洞霞直書其事門人廣成先生製

讚曰

道祕重玄　有二　跡分三洞　玉字金訣　七
玄虬紫鳳　三景斯寶　東華所諷
理燭昏衢　以醒大夢　惟師懿德
擺落氛囂　商頌傲漢　穎曲亂堯
八道淸錄　三元黙朝　修之造極

功欲乘飈　丹霍洞臺　赤城仙宇
闡法傳教　靈規妙矩

洞玄靈寶三師記

淸微仙譜一卷附錄三卷兩淮鹽政採進本

元陳采撰采建安道士是書自序道教啟於元始一再傳至老君分爲四派曰眞元曰太華曰關令曰正一十傳至淸微侍元昭凝元君復合於一元君零陵女子也繼是八傳至混隱眞人南公南公傳雷囦黃先生黃傳之於采因著是譜其所序四派傳授亦不甚明了大槩今所云全眞者乃關令派張道陵者乃正一派四派皆可以有淸微之名而采又自以會合四派別爲淸微派也後附道跡靈仙記一卷上淸後聖道君列記一卷洞元靈寶三師記一卷每卷各編爲一致一有一有二等號蓋自道藏抄出別行者也

終南山祖庭仙眞内傳三卷

（原缺卷下）

〔元〕李道謙輯

北京圖書館藏清鈔本

終南山説經臺歷代眞仙碑記一卷

〔元〕朱象先輯

北京圖書館藏清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終南山祖庭仙眞内傳二卷附終南山説經臺歷代仙眞碑記一卷》提要

終南山祖庭仙真内傳序

子嘗[illegible]之隱[illegible]忠非南華之稱賛則人莫知其爲有道太白之仙非道骨非司馬子微之裁鑒則世莫識其爲[illegible]之學[illegible]之人隱遯巖谷跧守蘧廬被褐懷玉[illegible]抱經綸之才不爲世用獨善其身而恬然委蛻千載而[illegible]知其幾千百人不幸不爲世所知卒於湮没無聞與草木俱腐惜哉幸而有好事者紀録爲傳則文通神其事反使後世不能盡信吾恐隱士之心必不汲汲於索隱行怪以駭人之觀聽也夫世之所貴乎修仙者亦在乎守道不變陰功濟人正容悟物處順安時而已豈直以乘雲氣跨箕尾解水火遺冠舃拔宅昇舉坐脱立亡而後爲得道之證耶嘗觀舊所謂列仙總仙高道等傳未有不涉此議者今已不存天樂真人李君俊於暇日編述嘗君祖庭者已往師真道行別爲一傳使後人知所宗本其辭直其事的坦然明白略無詭侈信可以發潜德之幽光示後學之楷式其用心豈淺淺哉昔劉翰林碑祖師仙蹤以謂師之出神入夢擲傘投冠其化騰凌臧没之事

皆其權智非師本教噫後之學者有能體祖師之苦志鍊行闡化度人以達於成己成物則將来秉筆者自有定論固無但私於我祖庭焉至元甲申歲二月初吉知常盛德大師提點終南甘河鎮遇仙宮事王道明序

終南山祖庭仙眞內傳卷上

夷山天樂道人李道謙編

玉蟾眞人

師姓和氏名德瑾秦州甘泉縣人天姿整秀志學之歲攻事翰墨及冠隱身為刀筆吏然處事中正以道存心未嘗取非義財遇高人勝士靡不參請天德間以部掾出身方將進仕宦途忽一道者過門師延至家酌酒談玄大適其意少焉而去他日道者復至臂擎一梟謂師曰此物雖許大眼了不識人師乃悟為異人因問其鄉里姓字不告而往後月餘道者復來身染厲疾止於其家膿血汙穢殆不可近師為召醫百療不效經歲乃殂師備禮葬之又數月一老媼詣門泣且告曰老身有兒性嗜雲水不事家業近知遊居貴宅特來相尋師告以病殂媼慟哭不已曰老身與兒止是二口兒今既死何所託身師請以母禮事之一日媼曰吾欲啟壙一覩兒面雖死無憾懇告再四師為發塚但空棺而已中有秘旨一幅老媼亦失所在師嘆曰吾今遇眞仙尚汨沒塵坌中果何為也

由是黜妻棄子易衣入道時聞重陽祖師亦遇真居終南乃往參同大定三年於劉蔣村結茅與靈陽李公三人同處既而心地圓通大得其妙七年丁亥重陽東遊海上師與靈陽共居暢道十年庚寅春馬譚劉丘四真將至師及李靈陽時寓終南太平宮留錢於貨羨之家謂曰今日當有丘劉譚馬四仙客至可善待之良久四人果至貨羨人邀之曰公輩豈非丘劉譚馬耶四人相視而笑曰汝何由知之曰和李二師已留羨錢矣四子嘆異食畢往見忻然相得師嘗命畫工寫真凭虎而睡衆莫能曉秋九月初師忽覺道體違和丹陽命長春侍疾至十四日倏然順化四子葬於劉蔣菴側畫凭虎睡者乃預表歸期在寅年也升仙之後有臨潼張公久患風疾衆醫莫效將屬纊之際夢師至門告以治療之方問其姓名曰吾終南和玉蟾也覺而其疾少愈用其所告之劑疾果頓差張就菴設齋建亭以酬其惠謚曰玉蟾普明澄寂真人今祖庭石刻尚在

靈陽真人

師姓李氏京兆終南縣人聰明特達學問淹該天德間遇異人點化自是落魄不問家事視富貴若浮雲遠名利如桎梏倘佯泉石以道自樂韜光晦迹素厭人知故終身不告人名字里人但以李真人呼之至大定三年與重陽祖師泊玉蟾和公同結茅于劉蔣居之其於鉛汞龍虎之學多賴重陽指授七年丁亥夏重陽東遊海上師與和公止居劉蔣修身接物重陽至汴寄之以詩云傳語和公與李公首先一志三人同其為交契可知矣迨十年春重陽升仙于汴梁丘劉譚馬四真入關侍二師以叔禮是年秋玉蟾亦假化師與衆真同處二十八年春正月長春丘君奉詔赴闕拜別之際師囑曰重陽謂汝必能大開玄教今其時矣萬一善自保愛来春鶴馭早還吾專俟汝為喪主秋八月長春得旨還終南是冬盤桓山陽淮洛之間明年春二月西歸過鄠郊秦度鎮道衆請留數日先旬日前師無恙絕粒不食衆問之曰汝輩無慮吾惟待喪主而已即遣人促長春亟歸既至拜於榻前即賜之墨長春悟其旨命匠造棺未及成師已

順化時三月初一日也長春以禮葬于庵側之仙塋敬謚曰靈陽輝耀演化眞人

劉通微

先生姓劉氏諱通微字悦道默然子道號也東萊掖城人世爲鄉里右族倜儻不羈在弱冠間飛鷹走犬博奕鬬雞迷於花酒之場一旦染奇疾幾至不救梦入仙家之境已而平復遂悟幻化之理以道存心大定丁亥夏重陽祖師将遊海上道過掖城見先生神情爽邁有飛擧雲霄之態與之同話機縁契合授以修眞秘旨及今名號先生既得印可即棄家長往杖策入關中結茅于終南山甘谷之側吟風嘯月枕石漱流於懐塵世之外庚寅春丘劉譚馬四師西來先生相得甚歡同葺劉蔣菴居之既而四師復詣汴梁負祖師仙蜕歸葬於菴側先生廬墓三年北遊嵐管內全道妙外應世縁摳衣請教者日不虚席於是立觀度人玄風大振於西山矣嘉聲遠播名達皇都明昌初道陵召至闕下問以九還七返之事先生曰此山林野人所尚陛下居九五之位四海生民之主不必留意於此但對以黄老清靜無爲修身治國之要上悦敕館于天長觀尋還永壽道院開堂演道三教九流請益問話者户外屨滿未幾得旨還山賜御書以寵其行翶翔於齊魯間至棣州商河縣聶家莊謂門人曰此吾歸休之所也因葺治廬舍居之一日焚香禮聖集衆囑以修眞之語曰師眞有閬風之召吾當歸矣奄然假化即承安元年二月十五日眞元節也平生所作詩詞目曰全道集行于世仙化之所今大建朝元宫矣

史處厚

先生家世乾州醴泉姓史氏名公密初自垂髫心慕至道大定壬午歳聞重陽祖師遇仙受秘訣養道於終南時走而請盟遂蒙允納教以全眞性命之學仍訓名處厚號洞陽子自是乞食錬心往來於終南鄠社間七年丁亥春重陽将遊東海欲令侍行先生辭以母老不敢遠遊重陽遂畫三髻道者立於雲中傍有一松一鶴付之曰謹秘藏之此爲他日叅同之符及庚寅春重陽仙化於汴梁丹陽宗師率三友入關

至長安孔仙菴先生徑往叅謁時丹陽初頂三髻先生出示重陽向日所留畫圖大為讚異四師告以海上開化汴梁升仙之事遞相印可相得甚歡即與四師同葺劉蔣菴居之丹陽屢以詩詞訓告次第誘掖不數載間克臻大妙後復還醴泉和光玩世不拘禮法時人以史風子呼之忽歌舞於市唯云歸去蓬莊衆俗莫曉如是者三日徑來庵中奄然蟬蛻時甲午六月十五日也官僚士庶靡不瞻拜初葬醴泉明年丹陽移葬於劉蔣之仙塋開棺視之顏采如生丹陽以四言讚之云史公得遇得遇重陽重陽傳授傳授玄黃玄黃至理至理不忘內持修鍊外絶炎涼水火既濟日月交光龍蟠離位虎嘯坎房木金間隔姹女圓方刀圭爛飲知味聞香神丹結正晃耀晶揚風仙來度顯出嘉祥歌舞三日辭別街坊惟云歸去趋赴蓬莊復入庵內奄然坐亡觀者雲集事理匪常一靈真性班列仙行先生道業讀此讚文自可見矣享年七十有三中統癸亥再還仙塋開壙視之僅及百年骨雖散亂其色如金其堅若石余所親見者也異哉

嚴處常

先生姓嚴氏名處常號長清子京兆櫟陽縣人即重陽祖師之外戚幼習儒志尚清虛以父母在堂未能高蹈物表為縣法司臨事慈愍一日向暮還家路拾遺書一卷題曰玉靈聖書得之者仙於是焚香祝曰我今二十有九誓於不惑之年潔身入道祝畢酹酒於醮盆中有聲隱隱若雷家人咸以為異後踰一紀二親俱喪忽患目疾治之愈甚默自責曰昔得聖書誓以四十出家今過期矣此疾稍痊即當從道無何目明如故遂往終南劉蔣叅重陽祖師願受教為門第子時大定癸未歳也先生既蒙允納克志于道數年祖師授以微旨七年丁亥夏祖師東遊先生邀遊終南泉石佳處頤神甑浩十年春丘劉譚馬四師入關蒙丹陽宗師復為印可仍賜之楊柳枝詞云一虎一龍一處眠打盤旋一呼一吸一周天徧三田一麥麻通一線裊祥煙一來一往一還元產胎仙先生拜受自是了無疑障居祖庭又逾十載道契真常以二十三年癸卯夏四月八日焚香辭衆無疾而逝春秋七

十三矣

姚　玹

先生姓姚氏諱玹號雲陽子終南蔣戛村人世為鄉里巨族父祖俱好賑贍貧乏多積陰德乃生先生丰神灑落超然挺出塵之姿性甚仁慈聞人有急必往援救與重陽祖師有緦麻之親大定丁亥四月重陽詣門告別先生問將安重陽告欲遊海上丘劉譚中捉馬之行先生素以害風相待笑而別無何重陽自汴京為先生寄藏頭拆字詩一章云前相識二官人你真靈看好因抵芝苗公未識成道果次須屯蒙卦聚神來祐左源通氣轉新斧若磨交利快頭一點還長春不數年丹陽輩來居劉蔣庵先生所居相去數里聞之往詢其始末見丘劉譚馬四師皆凌雲仙客愕然歎曰向重陽告別之語今果驗矣我輩常以害風待何愚之甚邪由斯頓悟乃棄家捐累乞受道於丹陽宗師丹陽教以修真奧旨及賜今名號仍贈之詩云灰心忘富貴槁體樂清貧甘作逍遙客長為自在人氣中須養氣神內更順神不著纖毫假方能得至真恭侍左右多所傳授先生得法之後目不交睫脅不占席十有餘年深入大妙壬寅丹陽東歸寧海先生從行迨丹陽上仙先生遊歷磁相閒愛滏陽風俗淳厚築白雲庵居之隨機接物演化度人一日謂衆言曰師真有命吾其歸乎於是沐浴更衣跏趺而坐日方卓午寂爾返眞異香芬馥移時而散享年七十二平生所述詩詞號破迷集行於世

曹　瑱

先生姓曹諱瑱道號朝虛子陝右坊州人家世鉅富猶子微美叔早登甲第先生少讀書鄉里以孝悌稱為人謙和忠厚襟懷蕭爽壯歲遊場屋間屢中高選大定甲午暇日因覽仙經道典掩卷歎曰人生浮世光陰電回倏然而已不究生前妙本出世高標果何為哉雖有學仙之志罔知所適聞丹陽宗師於終南祖庭居環堵先生徑往參謁一見神合氣協若有夙習之契丹陽納諸門下教以道要先生既蒙接引心知至人不易遇也遂捐進取心以永依歸丹陽知先生逸氣超邁妙識高明一日因先生靜室澄坐思造

乎靜丹陽詣之曰學進歟先生稽首而跪乎前曰學欲進而未之能也丹陽曰夫靜也者天命之原仙聖之本習而進之猶假翰以登天反思而究則如坐堂上而覩階前也不曰靜乎攖而不煩不曰眞乎作而不妄先生拜而謝曰瑱得之矣自信而不疑自明而不昧自古自今繩繩而不絕者其斯之謂歟丹陽乃首肯瑱再拜而退後得玄門十觧元者自先生始也凡初入道者丹陽以先生為凡壬寅丹陽東歸寧海先生侍行明年丹陽羽化先生代師行化海上明昌中與雲中蘓公無染栁公奉長春師叔命同飛錫燕薊演化度人應緣接物十有餘年玄化大行於泰和丁卯夏四月先生時寓燕都城東永壽觀忽告衆曰吾當歸矣不數日示微疾而逝道衆具禮塟之觀東兵後乙巳冬改葵玉華山庚戌歲十二月奉朝命追贈翊玄惠正朝虛眞人號蓋掌教眞常眞人請之也

來靈玉

先生世為京兆右族姓來氏諱靈玉道號眞陽子幼習儒業鄉里以觧元呼之大定十年間禮丹陽宗師出家追丹陽東歸海上先生侍行嗣後事跡無所可考姑略紀其大槩他日得之當為祥録

雷大通

先生姓雷氏名大通道號洪陽子世為延安敷政之巨族身長六尺情懷雅淡不事小節眉踈目秀耳大凖直唇如渥丹鬚髯美細幼業儒素嘗以詞賦魁鄉選故時人以觧元稱之當大定乙未春方夜讀書燈下月朗風清欲竟三鼓忽聞窓外以杖畫地聲既而言曰可歎愚迷謾用功浮華一夢轉頭空何如立志修仙舉永住三山最上宮先生劇啓户出觀了無所見秉燭視之見以杖畫向詩四句後畫呂翁二字先生自是了悟空華頓悱學仙之志是歲秋因赴試長安聞終南祖庭有丹陽宗師闡全眞教法即往謁之一見若有夙契乃作詩二絶寫懷以呈宗師即繼韵答之云饒君聲價勝蘇秦不似韜光更匿名物外道遥真坦蕩亘初一點自然明靜清便是長生訣捨棄妻男沒口傳悟後知空寧著有自然獲得好因緣先生焚香拜請願執弟子禮宗師留於座下訓以今之

名號朝叩夕請於道大有所得壬寅夏丹陽東歸先生留居祖庭日進道業甲辰春聞丹陽上仙杖屨游海上奠祭墳壠迨明昌初迤邐西來道過滕郡愛嶧山巖壑幽邃築修眞菴於響石洞棲真養浩演化度人厥後詣門受教為門弟子者數百人惟靈眞子馬了道清明子王志專為入室令各建方所引接後進至大安辛未秋先生謂門人曰百六數窮刼災斯至生靈魚肉吾不忍處世也無幾何示微疾而逝門人葬于修真菴側未幾兵甲擾攘烽煙澒洞後至大元撫定人煙稍集歲庚戌先生之高弟清虛真人張志洞至自武川覩先生宅兆卑隘封樹草略即會四方法屬備衣衾石槨大行改葬於雪山仙塋靈都宮以弟子馬靈真王清明祔于左右仍構堂設像以事香火

劉真一

先生姓劉氏諱真一道號朗然子世為登州黃縣之巨室父祖以儒學起家積德奉道鄉里所稱先生幼喪其父讀書日記數千言辭源浩瀚弱冠間試藝春官得占高甲時人以解元呼之然每以世事為不足玩常有凌雲邁往之志忽得泄瀉之疾纏滯彌年已及膏肓百療不效大定己丑秋重陽祖師挈丹陽長眞長春三眞過其門母氏設齋供養之且以子疾告祖師視之曰此吾門大士非汝家子也許之入道則可矣母氏焚香跪於前曰此疾果愈俾侍几杖以從祖師以餘飲與之既飲汗出如洗厥疾漸瘳迨明年祖師已升仙於汴梁先生入關詣終南劉蔣村禮丹陽宗師出家奉侍既久得付玄旨壬寅夏從丹陽東歸癸卯冬丹陽將羽化召先生囑之曰汝等要作神仙須要積功累行縱遇千魔萬難慎勿退墮然後可領吾言我開眼也見瞑目也見元來不在眼但心中了然則無所不見矣又曰汝緣在北方可往矣先生拜而謝丹陽既升仙迤邐北游平灤之境所至請益者戶外屨滿一日至撫寧縣愛其山水佳勝築重陽觀居之厥後度門衆數千餘革刱宮觀大小僅三百區北方道風洪暢先生闡揚之力居多至泰和丙寅歲二月初六日召入室弟子郎道明等曰吾其歸矣昔

丹陽將升仙囑手進道之語汝輩當無忘金玉集凡入道者不可不觀爲我鏤梓散于多方可也須臾翛然假化乎昔所作歌詩目曰應緣集行于世矣

李大乘

先生姓李氏世為平涼府華亭縣之大族幼習儒業長於辭翰早年嘗中鄉選迨中歲至御簾下第慨然有煙霞之志大定戊戌秋丹陽宗師行化西來先生邀於私第事之丹陽日談道妙於是黜妻棄累改衣執弟子禮丹陽訓名大乘號靈陽子日受真教曲盡妙蘊己亥二月十五日丹陽就先生花圃築環與先生同居約百日為期仍贈之詩云西北亭川環堵居此中堪可隱吾軀眼前碧竹數君子面對青松二大夫流水假山兒戲爾清風明月汝知乎若能悟解子栽韭（時宗師環中栽韭以寓意也）有分靈光赴玉都丹陽又見花圃中林檎一株久已枯死於四月十四日命移於環内栽之仍作詩云天上三十六地下三十六天地入寶瓶七十二候足後至五月二十日青芽徧吐枯榦復榮丹陽謂大乘曰四月十四日乃純陽降世辰也至此日吾之生辰也相去三十六日天地晝夜相合為七十二候足矣先生作巽木記以紀其神刻諸真石無何丹陽挈先生來終南祖庭居數載之間屢蒙印可壬寅丹陽將東歸長春謂先生曰吾道東矣時館陶劉武節得官鄠邑雅與先生相善官既滿請先生東遊至家築菴奉之劉亦入道為門弟子厥後道緣日盛門徒雲集又數年先生示微疾順化其體若蟬蛻而輕遠近觀者大加歎異門人具禮塟於菴側關中兵後道衆即先生華亭環圃大行興建為太清觀矣

趙九淵

先生姓趙氏諱九淵字幾道湛然子其號也世為隴州隴安縣之右族先生自幼不同兒輩戲狎既長賦性謹愿平居寡言體貌魁偉襟度灑落習儒業嘗中鄉試之甲科故隴人以解元呼之不事功名每有高蹈遠引之志年逾三十未嘗婚娶大定戊戌秋丹陽宗師演化隴川一時歸嚮者雲集先生見之而心醉曰此吾歸休之地於是設齋炷香請預弟子列丹陽

納之明年丹陽還祖庭先生從居之朝叩夕參於道德性命之學大有所得迨壬寅丹陽仙杖東歸先生往來終南鳳隴之間徜徉自若也河內張邦直尹扶風日常延致其家與之談道每留數月為方外忘形之交先生作文尚平淡詩句稚健得陶謝體每誦老莊黃庭為日課非法之言略不出口聞人談及他人之短輒瞑目不與之相接但云置論徒敗德招怨躬自厚而薄責於人聖人之遺訓也故所至人皆敬慕之正大末鳳隴兵亂先生負笈深入隴山莫知所終及大元撫治輔正洞真真人于君奉旨住持終南祖庭尋訪先生遺文得於隴州祐德觀鄭鍊師子周處目之曰思玄集中統初京兆昊天觀先生門人趙志冲於府城之北特置吉地請翰林待制孟攀鱗作誌起墳塋先生之衣冠以致春秋之祀云

蘇　鉉

先生姓蘇氏名鉉號雲中子華州蒲城人賦性寬慈謙而好禮遇煙霞勝槩終日忘返大定辛卯春詣終南祖庭丹陽宗師席下乞垂開度丹陽置左右教以入道儀範服勞既久未嘗少懈丹陽付授道妙及屢以詩詞接引使進真功以至心源明了道體冲融一時羽屬皆以小丹陽目之其造道之深可見矣後辭師海上和光同塵扶宗翊教壬寅夏丹陽東歸復侍几杖迨丹陽之上仙也盤桓登萊之間明昌初長春宗師命先生演教燕薊住崇福觀道緣日興從游者眾一日謂門人曰世緣塵務何時了絕吾其歸矣言訖絲雲繚繞空際枕肱而逝至大元乙巳冬清和真人移葬于五華山仙塋真常真人奉朝命追贈體元輔教雲中真人號云

于通清

先生河東隰州人姓于氏諱通清字泰寧道號真光子初母夢神人授丹一粒服之有娠洎分瑞之日紅光照室半日方散夙喪其父所居與神霄宮相近先生髫齔之歲母氏攜往宮炷香手指道像而問母曰此聖真者人可得而為乎母曰唯志於道者可得而近之先生心諾其言自是時詣宮嬉游每見黃冠師誦經必澄坐其側諦聽遲終而去既長為人端直不

事家產恒有高蹈物表之志但未知所適年幾冠母氏終天塟祭盡禮大定己亥歲忽一道者詣門乞食先生飯之因問將安往道者告以將詣終南叅師先生乃從其行謁見丹陽宗師於祖庭丹陽問其行止先生具實以告丹陽留居座下執巾瓶之役數年一日手書立身法付之曰遵是而行仙階可至又屢授眞訣乃得心性圓通後丹陽東歸留先生居祖庭迨明昌辛亥長春亦東還海上先生從居棲霞之太虛觀又數載長春進而前曰聖賢教門方欲開闡汝可分適北京等處弘揚吾道遂授以親翰付畀教法先生承命至霫都環居三載其神光屢見僚庶數請出環叅玄問道者不可勝計莫不虛往而實歸厥後道緣日興度門第子踰千人唯盧柔和丁至一為入室僚庶選京城東北隅爽塏之地築華陽觀奉之先生亦自號塗陽隱士大安己巳玉陽眞人仙仗北来館于觀下無何挈先生至燕都保賜紫衣師號自是道價益高門徒愈集貞祐甲戌歲蒙長春書召還棲霞之太虛觀俾主觀事興定改元土冠擾攘遷居福山縣杏山村之修貞菴忽然先生集衆告曰今日天氣清朗北兵寢息吾其歸矣遂沐浴書頌曰今朝推倒無根樹頃刻扳翻鍊藥爐我獨去時無滞礙杖藜倒曳赴蓬壺擲筆瞑目而逝春秋五十有六時五雲繚繞籠罩菴所竟日不散兵後住持彰德府天慶宮門下法孫李志方遷先生遺蛻塟于府城西北王裕村之仙塋構堂以奉香火矣

趙悟玄

先生姓趙名悟玄字子深道號了眞子京兆臨潼人家世業農寄母胎十有二月生於天德元年五月初二日分瑞之際神光滿室親屬相傳莫不為異既長志尚清虛不樂世味大定庚寅春丹陽宗師率丘劉譚三友入關道經零口鎮先生見之識其非凡遂邀至家設齋延待既而與母魏氏拜姊弟妻姪六人俱詣終南祖菴投丹陽出家丹陽方急於度人立教俱蒙允納各付以脩真微旨及嗣後屢以法言誘掖皆能為玄門之達者惟先生侍丹陽最久既得法之後於劉蔣居環者數年庚子歲京兆趙恩舍宅修蓬萊

菴請先生居環忻然就請兀坐逾十年爾後邠州淳化縣秦莊道友李氏築環來請先生又往居一紀之歲遂得心符至道因折柏四枝揷於環中迄今榮茂泰和中咸寧縣樊川雒希疆聞先生為有道者築環請居之一日房弟雒都巡於京兆茶肆內見一道者來乞錢遂手付一文與之而去後月餘還家謁先生於環堵見而驚曰此向日茶肆乞錢道者也問兄先生亦嘗出乎曰無都巡乃焚香拜禮以朱陽村世業柏坡與先生修全道菴永為棲眞福田先生嘗謂弟子然逸期曰京兆太白廟道祖玄元示迹之地向者丹陽已築堂其側他日必為崇福道場汝可居之先生亦時往來其中今果為名觀矣居數載先生復往淳化以大安三年三月十有七日無疾而逝享年六十有二生平暢道詩詞號曰仙梯集行於世度弟子數百人惟王德遇然逸期為入室後移葬先生於樊川全道菴之柏坡訪平涼同知楊庭秀為作墓碑以紀其道行天興兵後就全道故址大行興建為翠微宮矣壬子歲眞常眞人炷香祖庭贈以弘玄眞人號

段明源

先生世居平水法諱光普字明源道號眞陽子幼而聰慧長而豪俠因酒誤傷人肢體避罪入關中偶至終南祖庭聞丹陽宗師談道大有開悟於是焚香拜禮懇祈出家丹陽見許恭執勞役以事左右數年之間漸有得於心一日跪告師前丹陽教以寡欲澄心摧強挫銳先生既蒙印可行其所受之學不數載乃得心字曉明臻於妙道遂杖策還河東於稷山縣城之北築了眞菴居環堵自此依歸者衆歲壬寅夏忽謂門人曰丹陽宗師將東歸可備香信汝等隨吾往謁即出環率衆而行甫抵潼關仙杖果至矣丹陽叩其所修先生以所進荅之丹陽歎曰關中已有道悟玄河東又得段明源吾教得所傳矣先生拜辭而回道價益高三原楊明眞聞之往詣叅請多蒙指授仍以物外人詞見贈迨明昌改元二月二十八日先生召門人曰吾有三山之遊沐浴書頌云歲久樂希夷光明性燭輝靈通三島路氣結六銖衣放曠無拘束逍遙出是非默然無壹事鶴馭綵雲歸書畢曲肱而

逝目光烱然數日不落儀葬於了真菴側平生歌詩號曰明源集行于世矣

終南山祖庭仙真內傳卷上

終南山祖庭仙真內傳卷中

夷山天樂道人李道謙編

柳開悟

先生陝右坊州人姓柳氏諱開悟字巨濟道號無染子性聰敏少言家富不喜華飾業進士博識強記能屬文再赴廷試而還鄉中以才名推為州學錄大定壬辰春因游長安遇丹陽宗師與之語及贈以詞先生有所開悟遂捨家從之游居劉蔣祖菴踰十年於道大有所進與曹瑱來靈玉劉真一李大乘雷大通李大茎趙九淵輩俱在丹陽門下時人稱之曰玄門十解元丹陽東歸先生與諸公亦從行迨丹陽上仙先生於明昌間奉長春宗師命演化燕薊既而還固安之棲玄菴以崇慶改元壽終兵後乙巳冬十月清和真人移葬于五華山庚戌冬掌教真常真人奉上命贈明玄崇德無染真人號仍作墓碣銘

任守一

先生姓任氏諱守一道號自然子世為京兆鄠縣之農家體幹魁梧胸襟開朗不拘小節性喜射獵一夕

夢鬼使攝入陰府歷見罪囚校對拷掠之事覺而有悟因毀弓折矢對天自盟願改前非以新厥德徑詣劉蔣祖菴丹陽宗師門下求受道業丹陽斥遂至於數日其心益堅乃納之俾就環堵供事飲膳三載之間服勞益謹未嘗須臾少懈丹陽憐之指授真訣教以忍辱降心調鍊神氣久之心地虛明漸有所得一日跪前告曰庸鄙凡愚蒙師開悟顧無以報願垂慈憫不棄陋拙更執汲爨三年丹陽却之曰汝向時未悟須當服勤效役今既有所得當進汝真功接引後進於是先生拜辭乞食河朔聞道緣日盛至大定癸卯冬聞丹陽返真先生廬墓三載未幾忽召門人曰昨夕師真有命令從游道山沐浴更衣脩然順化即明昌改元四月十四日也兵後門人移葬于登州蓬萊縣百澗村重陽觀構堂設像矣

楊明真

先生姓楊氏世為耀州三原縣人父蕃母劉氏以天德庚午歲十一月十八日先生乃生分瑞之際青氣盈室幼而孤梗不與群兒戲狎既長每發浮生如電之嘆志慕仙道當大定十四年聞丹陽宗師弘全真大教於終南祖庭即棄家特詣門下乞垂開度丹陽見其體貌魁梧智襟開朗歎曰此真仙材也因訓名明真號碧虛子授以還丹沂流之訣先生既得受記頭翳面垢乞食度日或歌或舞佯狂玩世人皆以楊害風呼之常持一馬杓以為飲器隱迹匃徒中數歲不語志逾金石盤桓終南鄠杜間後聞丹陽上仙東游海上奠祭墳壠覲謁長生玉陽二宗師多蒙指授迤邐西歸嘗聞稷山縣眞陽子段君為丹陽許可取道河東炷香叅拜段君密授道要又以物外人詞贈之先生辭而還秦自是了無疑障徑入京兆省前宣詔廳忘言危坐雖紛華滿前未嘗一盻而已心灰體槁如在山林一紀之歲入於大妙承安已未轉運使高德卿忽患心痛百醫不效屬纊之際夢先生以水噀之徧身汗出倏然而甦不數日四肢康豫親詣宣詔廳焚香拜謝多贈金帛先生不受復作詩十絕謝之重午日先生在清真庵畫地為爐撮土代香翠煙靄出盤結丈餘旋為華蓋移時不散時有數鶴飛鳴

其上萬目瞻仰靡不諧異由是統軍完顏公助資與建即今之丹霞觀也蒲城老蘇兩膝拘攣不能步履先生以水噀之奔走如故厥後里人之疾者竟來求水先生厭其紛冗咒水一杯注之井中有聲如雷自此疾者汲而飲之無不痊差迄今號曰法水井無何還祖庭閑居召門人修齋集衆嗣法於無欲子李公及請知觀畢知常竭以藏身之地留頌云八十年來如電拂一堆臭腐棄荒田予今去後全無礙撒手歸空合自然置筆奄然順化福山宋昭然者與先生素不相協先生窓外與之告別宋遽出户迎待遼人來報先生羽化時正大戊子六月十一日也享年七十有九度門人數百輩平生著述目曰長安集行于世墓於劉蔣之仙蛻園庚戌掌教真常真人奉朝命追謚曰碧虛毅烈真人

周全道

先生姓周名全道世為古幽之巨室生於皇統乙丑歲十二月二十二日自幼語默進止若成人狀貌奇古神情雅澹夙喪其父生理蕭索竭力以事母母忽感奇疾百療不愈先生割股與藥同進厥疾乃瘳鄉黨以孝聞年及冠里人有以子妻之者先生婉其辭而却之及母氏之終天也哭泣過哀幾於滅性歎曰吾嘗聞道家有言一子進道九祖登仙欲報罔極之恩無踰於此時大定癸巳歲丹陽宗師環居終南祖庭演全真教法先生遂詣席下求受道要丹陽納之俾與弟子列自薪水舂爨皆使親歷先生恭服勤勞數年匪懈丹陽察其有受道之志一日召入環室授以真詰及賜全陽子號先生既得法克己鍊心行其所受如是又數載合堂雲衆莫不服其踐履之實無幾何丹陽謂曰幽近邊鄙教化難通汝當住居以弘吾道先生受教而往卜菴玉峯山下順神氣浩演化度人各隨其根性淺深皆蒙啓發至于疲癃殘疾嫠獨鰥寡而無告者收養於菴中由是鄉里士庶日益敬仰幽人為之遷善壬寅丹陽東歸先生每至清明必躬詣祖庭奠祭歲以為常貞祐間羌人陷幽先生亦在虜中雖被俘縶其精進道業略不少渝羌識其異人遂釋之四方來受教者不可勝計俱令各立方

所謗振後進元光末尚書左丞張公信甫出鎮幽郡素忌先生之名徑來玉峯叩其所修先生告以道德性命之理公書其誠出而語人曰周全陽有道者也翌日設齋乃贈袍履時遣人候問起居先生亦常往来寓居長安之漢高祖廟統軍完顔公待以師禮正大戊子復還幽以十月十有七日命衆作齋召嗣法門人圓明子李志源囑之曰終南南時村祖師開化錬真之地吾欲修建以彰仙迹柰世態如此不可強為也他日升平之後汝輩當勉力以成吾志言訖令侍者焚香命衆誦清静經先生危坐澄聽甫竟三過枕左肱而逝春秋八十有四葬於玉峯菴側士人王才卿者與先生為莫逆時仕慶陽方天兵圍城甚急忽夢先生飄然而来曰吾今特来與公相別軒冕儻寄不堪久戀此身一失再得實難珍重而去未幾圍解王乃訪人始知先生入夢告别之日即返真之辰也遽解印綬黜妻子樂道以終其身先承安戊午歲東魯鄆城縣洞虛子張志淵者嘗兩夢神人持白刄叱之曰爾年將盡胡為不參師學道以免速死耶既覺心神恍惚因詣郭西郊行俄見一道者麻衣草屨軀榦魁偉自西而来就張言曰汝有宿緣故来相接即於路左教以修真要旨及以麻絛贈之且曰敬之哉毋忘吾訓三十年後當有吾閩人来此與汝相會是時汝得與師真結大緣矣張請其姓名答曰吾閩中周全陽也俄失所在張遂易衣入道後於濟州剏白雲觀度弟子數百人悉立庵觀於齊魯之間壬辰六軍下河南李圓明挈衆北渡於東阿縣築棲真觀居之張聞往謁告以何日遇師之故圓明出先生畫像示之張焚香致拜曰此正吾曩者所遇師也以圓明為道凡焉乙未關中撫定圓明追念先生遺命率法屬百衆西歸於南時剏成道宮張洞虛屢輦金帛以資其用不十載雄構壯締摩豁可觀辛丑春清和真人命門人捧先生遺蛻葬于劉蔣之仙蛻園壬子掌教真帝李君奉朝命追贈全陽廣德弘化真人號

喬潛道

先生家世平陽族喬氏名潛道號冲虛子賦性沉静素嗜玄虛大定壬辰歲時年三十有六與里人李冲

道同游終南拜禮丹陽宗師求受全真教法居劉蔣祖庭採薪汲水供事道衆艱辛備歷略不敢怠一日丹陽授以玄旨乃付詩二絶玄樂天知命不懲窮懷玉身心衆莫同烹錬神丹憑匠手須教鼎内雪霜紅道中玄妙與誰窮撞著知音語話同守黙不教心上黒丹紅勝似面顔紅先生既得道訓與同志李君相為切偲克勤道業逾十載故能各造玄奥壬寅丹陽東歸先生與李君共游郃闇水乞食度日既而劉戶部好謙語人曰昔列子居鄭圃四十年人不知其有道益懷道抱德之士如良賈之深藏其貨惟恐人知吾觀喬李二仙其斯人之流乎縣人聞之日加敬仰擇故城之東北隅築太清觀事之丙辰長春宗師瀕教祖庭二公徑來席下日親教語長春察其所安忽謂衆曰喬李二公克勤于道真吾門之達者自是道價日益高明昌辛亥承長春命同弘化河東於臨汾築冲虚觀居之泰和壬戌復來郃水棲真接物貞佑丁丑春三月因與士人王可大坐閒忽曰吾敢少煩於君願助一袍以贐吾行不數日無疾而逝享年八十一可大來弔方知索袍謂棺也時門人李道隱居於他所一旦先生突然踵門寮有規誨臨別文曰明日可一來吾別有所囑翌日道隱行至中途逢人來報先生昨日已羽化矣方知來者身外之化身也

李冲道

先生姓李名冲道清虚子別號也家世平陽性剛毅善辭翰事父母孝於太定壬辰閒年幾不惑遂與同里喬潛道結為林下莫逆友偕詣陝右終南丹陽宗師門下求受道業宗師視其可教留與弟子列春爨灑掃勤事數年愈久愈敬宗師一日授以秘旨仍贈之詩云逍遥物外與無窮且悳和光混俗同堪嘆浮生虚幻夢恰如敗葉舞秋紅任人閑笑道家窮一志脩仙俗匪同三伏洞天霜雪降靈苗慧草轉添紅先生既得印可篤志於道脅不占林者僅十霜故得心宇泰定忽夜見神光照室朗如白晝遂與喬君同往郃陽乞食錬行弘演真教丙午長春自隴山來祖庭復詣座下恭進上道迨明昌辛亥長春東歸命先生與喬君弘化河東於臨汾縣西築冲虚觀居之度門

弟子數百人造庵觀數十區長歌短脉稍露玄旨喬君責之曰道人貴韜光晦迹目今向上眞師在世止可各進眞道先生謝而慙之一旦命衆具湯沐且曰吾世緣已盡今當歸矣囑門人以志道之語修然順化非煙非霧遍覆庭宇三日而備士庶瞻拜靡不歎異葬于冲虛觀構堂造像以奉香火

趙九古

先生姓趙氏諱九古道號虛靜子家世檀州祖宗簪纓相繼咸有政聲父淄州太守改同知平涼府事因家焉先生大定三年癸未生天姿澹靜日者相之曰風清骨奇非塵寰中所能留也風喪其父每有升虛之志十七年丁酉母欲娶之而不從命屢請入道母數詰責知其志不可奪乃從之聞府中崔羊頭者為有道往師焉崔命執廚爨之役每夜令造食五七度度必改味及所進亦不多食亦不令多造使通宵不寐如此三載其心益恭亦無分毫驕氣人以内奉先生呼之崔知其可教十九年己亥俾先生詣華亭丹陽席下請益丹陽納之庚子丹陽還終南命先生往龍門供侍長春而覲訓炙長春易名道堅時往來於平涼丙午長春挈居終南祖庭長春起戊申之詔也留先生事靈陽李君明昌辛亥長春東歸海上携過掖城命謁長生未幾長生令先生歸棲霞長春喜其來也命充文侍掌經籍典教凡僚庶道流來謁必恭先然後入拜丈室其爲文清古筆法頗瘞鶴銘迨己卯歲長春赴詔適西域選侍行者先生為之首至賽藍城先生謂清和尹公曰我至宣德時覺有長往之兆嘗蒙師訓道人不以死生介懷何所不可公等善事師眞言畢而逝享年五十有九葬之郭東原上迄今土人祀之初長春過阿不罕山留宋道安等九人建棲霞觀以待至壬午為惡人姤忌起訟衆皆憂懼道安晝寢見先生自天窓而下曰吾師書至道安曰自何來曰自天上受而觀之止見太清二字宋覺白於衆翌日果有書至自行在訟事乃寢蓋先生之陰護也癸未長春東還過其塋域諸友欲扶櫬而歸長春止之曰四大假軀終為棄物一靈眞性自在無拘奚拘拘然以棄物為念哉明日遂行既達漢地自雲中

武川溧陽燕薊十餘處見先生單騎而至預報長春宗師東還何不遠迎其神異之迹不能偹紀姑録一二以表死而不亡者也庚戌歲眞常眞人奉命褒美道門師德贈先生中貞翊教玄應真人號葬冠履於五華山以奉歲祀焉

陶彥明

先生平陽襄陵縣人幼而好道事父母以孝聞年逾三十怙恃俱失先生哀毀過禮服闋慨然置家累渡河而南寓居靈寶縣欲投師學道罔知所適大定癸巳歲河間許子靜来為縣宰見先生氣質淳正且告之曰公果欲慕道修仙非得師匠徒費世祀吾聞丹陽馬君弘全眞之教今居終南汝可依歸乃作詩送行先生往詣劉蔣丹陽見之如有夙契留居座下與之名曰彥明字明甫親炙日久教以性命之理朝夕訓誨以至心地開通了無凝滯使之游歷諸方究取父母未生前去先生卜居渭南簞食瓢飲行其所受於師者若將終身焉不數載丹陽召還祖庭問以日用且歎曰純而不雜者其惟陶明甫乎賜之號曰無名子既而丹陽東歸先生亦出關棲止于洛西抱犢山尋還桃花山隱居逾二十年忽告其徒曰吾昨於定中偶憶先世嘗居靈光洞今失其所在後因遊女几山見石壁間有刻靈光洞三字中有石牀鐵臼尚在遂葺居之衆驗其言益加敬信隱餘十載俄遷居長淵人莫測其意不數日北兵掠女几民多被禍獨長淵無一騎之來人益服先生有預見之慧雖法壽甚高而步履康健精神悅懌可見平日鍊養之功也正大丙戌秋雲溪庵門人狄抱元王抱真請先生就庵過冬先生辭曰此中已偹結冬之計待来春當往彼作歸休之所丁亥三月六日杖英抵雲溪與道衆笑談終日翌旦更衣端坐索紙筆書頌奄然而逝享年八十有六停柩七日頰紅頂溫如熟睡狀殯於所居靜室明年離峰于君葬諸鳳翼山之西啓棺形貌不變香風滿谷萬人瞻拜莫不讚異故左丞姚樞爲作墓銘以紀靈異焉

王志達

先生延安之大族姓王氏名志達道號玄通子生於

天德庚午歲十二月二十九日夙喪其父妙齡稚質清鑒每歎世緣虛幻有超然拔俗之心既長以戶啟充里正徵斂靡平鄉人敬之以（風字）大定丁酉歲因得疾數日身化為大蛇惟頭面未變先生視之友曰公輩可備筐噐送我於山不然恐頭面隨化傷及生人先生揭衾一視其項已下果為鱗矣遂與家人送至山麓間即附草而去先生驚駭從此長往不歸路逢異人授以玄旨且曰今丹陽師演化于終南可往師焉俄失所在先生徑往求為度蛻丹陽初不納至於責辱數日求教益堅憫其誠至留居席下俾隨衆執役教以忍辱鍊心居數年其勤儉謙退愈久愈篤未幾丹陽以道德性命之要付之先生既得法卜雲陽縣環堵默坐一十三年乃得心內發吐為辭章胎合玄理度門弟子數百人後復還延安五月大旱官民間先生雨期曰今日小雨未能霑足過此三日澤大足矣至期果如其言泰和間羌人入寇人心駭懼先生徐曰請無慮昨吾定中見三千無首人驅五百大獸至後數日捷書至果梟首三千級獲駝五百餘頭四方聞之益加敬奉一日於市肆中小酌出門仰瞻天表還入坐索紙筆頌云一輪紅日耀中天五色祥雲頂上旋珍重一聲歸去也倒騎玄鶴海東邊擲筆曲肱而逝時大安庚午十二月初二日午時也享年六十一平生著述號玄通集行于世葬于府城之東南天興兵後門人就先生葬所建玄通觀以奉香火焉

薛知微

先生世居河東河津縣乃唐征遼將軍薛仁貴之遠孫也法諱知微字道淵號碧霄子以天德庚午歲生幼不嬉戲長慕清閑性沉默寡言年踰弱冠酷好養生性命之學大定辛卯歲丹陽宗師演教終南聳揚遠邇先生乃黜妻子敬謁席下操綈箒以侍門庭前後三霜始終如一丹陽識為受道噐乃付以修真秘旨先生既得其傳復還鄉里築菴守靜調氣養神如此六載故得心宇泰定性天疏明辛丑再至祖庭奉師進道忽一夕天澄月朗輒起取薪置諸屋下衆所訝其誕比明雪已盈尺共服先生有靜定之功洞見未然癸卯二三道侶掠同遊天壇先生曰王屋洞天

素欲一住安樂窩中可以託宿既至主人迎居一室軒扉稚敞榜曰安樂窩同行者相視歎曰先生誠有道者也時丹陽東歸海上冬法弟王志一欲遊寧海叅師與之相别先生慟哭衆莫測其所以及王抵寧海丹陽已羽化二旬矣未幾復歸鄉中王汝霖来見先生曰胡不早求良醫膠治厥疾王時無恙聞先生之言不以為事未及月忽中風而卒崇慶間儒士吳世傑薛國寶問先生秋試題目對曰三王以賞刑致康至期果然二人皆第又一日杜仲敏者来庵閑話先生笑曰公可速歸落井之婦猶可救也杜蒼忙至家果如所告先生預見未然皆類此後南渡遨遊嵩少間尋還內鄉愛其人淳景秀即結茅隱居多所接引至正大壬辰冬十月三日無疾而逝享春秋八十三所作詩詞號清虚集度門弟子數百人唯侯志忍栁志春唐志安范志冲四人為入室皆立觀度人於河東雲應間為當代之高道兵後還先生遺蛻瘞於終南山下鄠縣遊仙宮之集真堂掌教真常李君奉朝命追謚先生曰昇玄真人云

陳知命

先生姓陳名知命道號朝真子終南縣袁村人與劉蔣為鄰疃重陽祖師累曾化度先生以家産殷富未能遽拋塵累後因丹陽等四真来居祖庵先生頗有入道之心一日丹陽宗師以青袍巾一頂作詩贈之云青雲剪破作雲包熟視陳公有分消顧我共君同宿契願君同我樂逍遥長生路上尋金鑛不夜鄉中採玉苗何啻身超達去九玄七祖上丹霄先生既蒙點化歎曰向日重陽累會化度我已愚昧不能從師高蹈倘一朝大限臨頭寧得以此薄業少延一日之生耶即日禮丹陽為師改衣入道丹陽以先生有幹濟才俾充祖庭菴主積行立功十載之間每以醫藥救人多種陰德其道衆多賴芘蔭丹陽每作詩詞教戒先生修真處靜大造其妙無何退職閑居丹陽以吕道安代主菴事先生專以修進為業至承安丁巳忽以手撫吕背曰公緣法甚大將来此庵為觀之日度道士數百人為門弟子是時吾道大弘公遣當其時善自保愛吾其歸矣言訖偏辭道侶怡然順化享

壽八十有一停柩三日肌體輕輭目光炯然明年玉陽宗師買祖菴為靈虛觀保賜呂道安冲虛大師號俾掌敕牒主領觀事後果度道士僅三百人皆符先生之言矣

宋明一

先生姓宋諱明一號昭然子登州福山縣人乃祖及父世為縣吏以廉平積德見稱于鄉里先生幼習儒業長於詞翰每以此世為不足玩發出塵學道之志年踰三旬辭親長往徑入關中禮丹陽宗師出家千磨百鍊志如金石服勤之暇其於修真習靜之業與日俱進丹陽付之口訣仍以青華陽巾賜之先生拜受以其師之所賜終身收掌每至旦望頂之朝拜真聖迨大定壬寅春丹陽鶴馭東歸先生侍行至海上日以其母兄姊姪六人俱禮丹陽入道明年冬丹陽上仙先生復入關居祖庭丙午率衆詣隴山請長春宗師還終南大弘祖教明昌辛亥長春仙杖亦東遊先生受法旨充祖庭尊宿自後凡入道者令先生為引度師至正大丙戌北兵下秦川民庶驚擾避地南山道衆俱入澇谷先生獨不肯往衆勸之行先生曰吾之宿債安所逃乎汝輩可行吾獨於此守之不數日遊兵卒至靈虛殿宇悉為灰燼先生亦被害翌日道衆下山視之膏血不流可謂純陽之體嵇康羅公遠之流乎時十月十有三日也享壽八十四至大元壬子春正月掌教真常真人李君奉朝命追贈先生以無憂真人號云

呂道安

先生姓呂氏諱道安世為寧海巨族幼年頴悟志慕玄風仙姿道骨稟於天然事父母孝聞於鄉里年僅三十二親俱喪盡葬祭禮慨然捐俗入道是時馬譚丘劉四師於終南守墳先生隻身西來納拜於丹陽宗師丹陽與先生同里閈素知門第清潔遂令服勤左右既薰陶日久乃能了悟道妙大定庚子歲丹陽俾先生充祖庭菴主撫育道衆時靈陽李君在世亦多蒙啓發丙午長春宗師自龍門來居祖庭數載之間日親玄訓於道了無疑障明昌辛亥長春仙仗亦東歸先生修身以敬莅衆以寬道風不娀師真在日

乙夘朝省罷無敎額菴院悉没於官祖庭亦在其數自是門庭蕭索道侶散逸承安丁巳時玉陽眞人被召闕下遣人来召先生明年春至燕都玉陽買祖庭為靈虛觀仍保授先生冲虛大師錫使掌教牒主領觀事且曰重陽祖師徒步數千里來化我輩端為教門後事我雖不能親往來甞敢忘汝於祖庭風緣甚厚善為主持及以詩贈之云大悟威光朗太空先天真瑞信忽忽虛無清静全今古至道流傳正祖宗三界十方通一致千經萬論了無窮忘情自現天元子透出陰陽造化中先生西歸祖庭因緣復振不數載買度為道者皆以先生為師僅三百人買額為觀在陝右者數十區至興定辛巳二月十三日囑門人以修進之語以法弟畢知常嗣主觀事翛然順化享年八十葬于仙塋諸師之側大元壬子春掌教眞常真人李君奉朝命追贈先生以凝虛眞人號

畢知常

先生姓畢諱知常世為乾州醴泉之巨室昆李四人俱好清虛無為之學大定壬辰歳聞丹陽宗師於終南祖菴弘演眞教偕来席下出家丹陽各付秘訣節次授以詩詞誘進以至俱能深造道妙翹翹為人天師惟先生最幼置之左右執巾缾之役日夕訓誨歳月既久故偏得修身性命之要迨壬寅夏丹陽東歸囑先生西入隴山侍長春丘君採薪汲水凡五年每進饌之暇危然澄坐通夕不寐以修静定之功明昌辛亥長春仙伏亦東游留先生與吕道安同主祖菴事先生於吕雖為昆仲待以師禮六年乙卯朝省新法以祖庵無敕額例没於官承安丁巳先生往海上謁諸宗師長春以所有之資傾囊盡付及親作疏文俾先生化導諸方為重建計明年春先生上燕都玉陽時應命闕下召吕道安至燕買祖庭為靈虛觀仍保賜先生通真大師號令副知觀事與吕偕西歸祖庭道風為之再新先生尤善醫藥聞人之疾不擇貧富必往救之至興定辛巳吕道安上仙先生嗣主靈虛香火其殿堂廊廡叙造增葺者甚多道緣日弘不數歳度門人踰百衆無幾何謝觀事閑居退隠岐山縣五姓之洞眞觀和光同塵順眞養浩時亾一至靈

虛綱領觀事正大辛卯關中受兵先生與居民同避地於太白山之峽至三月十六日告門人曰昨於定中山靈潛報此地不堪久處當徙之他所世態如此吾不忍見即焚香辭聖翌旦奄然掌逝門人葬于所居之石室居民有聽其言而去者不數日兵至不去之民俱被禍大元庚子冬洞真眞人于君奉朝命來住祖庭念及先生同出丹陽之門又為平昔莫逆友為衆言曰畢通眞昔居此踰五十年恢弘祖教實吾門之大士也遂命門人還先生遺蛻葬於劉蔣之仙塋壬子春掌教真常李君奉朝命追贈先生曰廣容眞人

終南山祖庭仙眞内傳卷中

終南山說經臺歷代眞仙碑記

九天山伯文始先生無上眞人

按史記并内傳眞人姓尹名喜字公文天水人也母魯氏夢天降電流繞其身而後眞人生焉當生之時有雙光若日飛游其側目有日精姿形長雅少好墳索素易之書善天文祕緯仰觀俯察莫不洞徹雖鬼神之變無以匿其情大度恢傑隱德行仁其後涉覽山水於雍州終南山盩厔縣神就鄉聞仙里中結草為棲精思至道不求聞達而逸響遐宣周康王聞之拜為大夫後召入為東宮賓友至昭王二十五年癸丑瞻見東方紫氣西邁知有聖人當過京邑乃求出為函谷關令以物色之至期乃盥沐念真戒嚴門吏掃路焚香以候天眞入境其年七月甲子老君到關即具朝服出迎就舍設座北面而事之遂辭疾退官以其年十二月邀迎老君至終南本第齋戒問道復請著書以惠後世老君乃述道德五千言以授之并授三一内修之道及西昇之訣老君傳道既畢明年甲寅四月二十八日將辭決升天眞人悲戀請留老

君戒曰子但千日清齋研誦二篇鍊形入妙而後可尋吾於蜀郡青羊之肆矣真人唯唯而謝言訖於宅南小阜上乘雲駕景升入太微真人遂於草楼清齋屏絶人事三年之内心凝形釋體入自然窮數達變之微形一神萬之旨悉臻其妙乃著書九篇號關尹子即往蜀郡青羊之肆而會老君老君錫號文始先生位為無上真人統領諸天仙士今成都府之青羊宮即故址也又按楼觀本起傳云楼觀者昔周康王大夫關令尹之故宅也以結草為楼觀星望氣因以名楼觀此宮觀所自始也問道授經此大教所由興也是以古先哲后景行高真仰道德為生化之源宗神仙為立教之本尋衆妙之軌躅慕重玄之指歸故周穆西巡秦皇東獵並回轅往道觀禮真宗始王建廟於楼南漢武立宮於觀北晋宋謁版于今尚在秦漢廟戸相繼不絶是皆歷代欽崇寶為福地登真得道之士世不乏人今之所紀居述舊聞燬迹之士不可悉究也傳記文長兹節其要賛曰

緊昔真人　楼居毓恬　青牛方駕
紫氣先瞻　受經得旨　發道之潜
玄波一決　四海流漸　終南之陰
宅遺宏構　教本代崇　孫枝世茂
襲聖之明　極玄之又　大哉九篇
光啓我後

杜陽宮太和尹真人

真人名軌字公度即文始先生從弟也丞事先生親傳道妙道成太上召登太和下統仙僚於杜陽宮參校真仙圖籙検閲神司鬼官威制千靈風清萬鬼或周覧海嶽或上朝玉京晋永興中復降斯觀道士梁諶遇之授以丹書而去賛

修仙人已握仙魁　松下丹鑪老碧苔
諶料肉飛千載後　授書又到故家来

王屋山太極杜真人

真人名冲鎬京年甫冠聞文始得道来師事之文始適蜀依止草楼真宅穆王追慕仙蹤命駕詣焉為建觀宇延沖等七人為道士鍊養既成身生玉光五藏充實僅容氣息復鮮肥釋結洞觀衆妙矣以懿王已

亥年升舉任王屋仙主贊曰

玄弢解去謝塵寰　物裏光陰指一彈

復向洞天觀衆妙　高鞭黄鶴上天壇

赤城宮彭眞人

眞人名宗字法先彭城人周穆王崇尚黄老招致英賢眞人應聘而至師事太極眞人授雌一之道乃鍊神入妙洞達靈源能三日三夜通爲一息或沒水底竟日方出或偃卧及月人疑已殞起復輕強以厲王丙申歲沖舉受秩赤城仙伯贊曰

眞人以瞳衆人喉　其息深兮道日休

盡道蒙莊發幽祕　焉知其說有蹤由

太清宋眞人

眞人名倫字德玄雒陽人早佩眞訣棲心玄域究通塞之源得形神合并之道每凌波涉險不由津路故能東觀暘谷西極閶風南邁長離北適玄壟周覽八極冥覩天運或居靈嶽或在闤闠或託物以遊戲人莫識之以景王乙巳年沖舉贊曰

太清仙客道中龍　虛實雙融到大通

萬水千山遊不住　自南自北自西東

西嶽馮眞人

眞人名長字延壽驪山人明大易宣王召爲柱下史年四十退官入道遇鄧仙君受黄庭奧旨遂入終南山就巖作室以居靜以思道安以養恬内寶既充復能周物如救民瘼止凶饑正枉慈皆意到便驗非有作也以平王庚寅歲沖舉贊曰

棄却周宣柱下官　便拖藜杖入終南

黄庭誦徹無人見　一枕清風睡正酣

白水宮姚眞人

眞人名坦字元泰汾水人注心上玄澹泊高抗襄公歸岐日北面稱師餐風味道縉紳敬尚儀若神明請謁日衆遠引而去嘗行雨中衣袂不濡目有神光開如電爍行必合目慮驚於物或請小開即流光迅發以簡王壬戌年沖舉司白水宮贊曰

巖壑風姿古逸民　瀟然野鶴屈時君

高情不作紅塵夢　拂袖幽巖卧白雲

秦隴宮周眞人

眞人名亮字泰宜太丘人師姚仙君得法號爲入室嘗與周靈王太子晋鼓瑟吹笙同遊嵩洛能以子弦孫彈八音諧暢鏗金振玉百禽率舞或周旋名嶽間示神變時方少年旦即皓首㸔莫測以烈王己卯年冲舉受書爲泰隴宮仙官贊曰

吹笙太子約同遊　閑翫嵩顔笑世浮
瀟洒仙姿春正好　明朝底事雪盈頭

清尹仙人

仙人名澄字初默汾陰人年二十八入道初隱南山汲流切柏若將終身焉恪意梵誦匳中香盡靈熏自生燈乏明膏神光空映嘗投符於川水乃逆流始皇詣觀祠謁詔東向建殿給灑掃户召澄問玄規以我無爲而民自化言匪契翩然而去贊曰

逝川試著小符投　滾滾洪濤忽倒流
秦始謾勞虚席問　舉頭一𢽾已横秋

大有宮王眞人

眞人名探字養伯太原人呂后朝嘗任中常之職後乃投簪入道遇西靈子都受藏景化形之法能隱形滅影雲霞合變逢故人心疑之乃變爲樹又爲火後爲水蟲獸異物無有定體故人自失而走須臾復見眞人於道左元朔六年冲舉贊曰

變形爲火復爲泉　回首衣冠郤儼然
謾殺故人空吐舌　神機元在手中旋

西嶽仙卿李眞人

眞人名翼字中輔潁川人弱齡企道神閑器遠時漢武帝依觀建望仙宮增置道負眞人應選入道常居眞靖棲空養元後遇太和眞人挈至杜陽宮令事王仙君復還遂沿風遡景出入無恒以靈帝光和二年冲舉領命西嶽仙卿贊曰

鍼芥師資異代逢　相從直到杜陽宮
隻凫一去無消息　幾度咸陽夕照紅

上清封眞人

眞人名衡字君達隴西人通老莊學漢明帝永平中應賢明之選度爲道士遇眞人魯君授以上道并五嶽眞形符圖常跨青牛遊行五嶽凶祇怪鬼遁迹千里然性多慈救過暴死者出腰間竹筒中藥與之應

手立愈後入玄丘山不復見贊曰
袖裏神符射斗牛　天魈獄鬼見還愁
郤嫌天上多官府　直跨青牛汗漫遊
太清高仙張真人
真人名皓字文明汝南人漢永初中披度禮謁封君求啓未悟封君逆知其來三試皆過遂授空炁金胎之道已而目能徹視耳能洞聽雲霞絡體日月凝華或化飛雲或為白鶴昇虛隱景變化莫測以魏太和年沖舉受命太清高仙贊曰
鼎中丹熟與天并　白鶴飛雲信手成
徹視八紘無一物　倒騎箕尾上瑤京
梁考成真人
真人名諶扶風人魏咸熙初來事鄭法師履道有年志尚高邈精忱遐感以晉惠帝永興二年遇太和真人降其庭授日月黄華上經水石丹法并授本起内傳三年丹成身輕如羽顏若童兒目見地中耳聞霄漢以東晉太興二年沖舉贊曰
異世逢師豈偶然　神丹親遇太和傳
胎仙舞出朝元法　太極光陰不記年
王子年真人
真人名嘉隴西人晉建興中披度靈明照徹事多先見知人驗物咸以為神厥後胡蘭分裂列國競以禮聘遂隱于山然猶咨訪不絶年八十七自言小責未了姚萇訪以國事乃力詆之遂為所害當日友人隴右見之有拾遺記等書行于世贊曰
小責懸懸尚未終　須教白刄斬春風
隴西若不逢知友　誰識先生是脱空
孫仲宣真人
真人名徹不知何許人前趙光初中来事王先生訥言敏行衣布飲水機智不張惟事韜晦先生賢之待之如友人有所叩不以言語告人但覩其顏色則識吉凶常獨潔一室終日危坐澹然與神明居之望見之心容俱肅年七十解化贊曰
饒舌誰能惹是非　叩之勿應亦相違
正容悟物無瑕謫　要使當人自見機
馬元約法師

法師名儉扶風人未冠入道出於孫君之門受五千眞文三百秘字兼學風角爲情之訣能召命萬靈御制羣鬼由是四方翕然傾慕孫君誡之曰夫法術滋廣風聲外扇鍾能引蛙翻累明眞俄姚萇使人來聘法師稱疾不赴閟諸法入山贊曰

相招何事不相從　朝野如何著得公
袖却天書深隱去　終南好處聽松風

尹靈鑒眞人

眞人名通太和眞人之裔也幼欽祖道觀光福庭遂禮焉法師寤受微旨内究外暢聞望日隆魏太武遣使致禮請謁不絕高人勝士朝野縉紳車騎填門冠蓋溢路求玄問道虛往實歸年一百歸化每夜有神燈數枝懸映冢上値齋日則多贊曰

高門奕世産仙材　垂手紅塵應化來
黄素一時歸有道　簪星珮玉照樓臺

王道義法師

法師并州人魏太和中師牛文侯先生道除行擯事多玄感嘗修觀宇徒侶盛集倉廩所積隨取隨盈終無耗竭門人怪而候之見数青衣小童以筥負米潜溢其囷人以攀梯躡隥爲艱辛與作階級使其便益法師叱不許貧悴者咸來食焉贊曰

負粮添廩見青衣　此事傳来也甚奇
羸得充饑兼施衆　銜華百鳥是徒爲

毋始光法師

法師猗氏人幼業墳籍旁求象緯既而歎曰高蹈物表非世教所及也遂禮牛文侯先生問五千要旨先生曰迎之無首隨之無後果何物邪子能黙識道在是矣法師忽釋然如去關膺之物自此口誦身行事符理順執古御今六通四闢矣贊曰

混然一物果何名　左右逢原本見成
不是先生輕點破　一生紙上錯銓評

貞懿先生陳眞人

先生名寶熾頴川人抱負弘闊人莫能窺出入山閒時見白虎馴遂魏文帝大統中招致便殿訪以治道及問馴虎之術對曰撫我則厚虎猶民也虐我則怨民猶虎也何術之有帝悦後謚貞懿先生覩左右槐

名考虎樹者即當時物今猶存贊曰

跨虎閑來市上遊　神通妙用駭時流
文皇謾把閑名挽　貞懿先生未肯留

李順興真人

真人京兆人夙稟靈慧受業貞懿之門入山遇三大仙授以丹寶復鍊養六十變化莫測名聞魏文召試諸難使之蹈火赴湯而無損諸郡命齋同日畢赴或磔死復出或預指叛逆末後雖示羽化發視唯見空棺詔於其處立祠像奉香火焉贊曰

仙家妙用本無方　遊戲人間笑幾場
散氣聚形無不可　有無元不屬存亡

張法樂先生

先生南陽人幼侍巾餅於君真士念其勤苦不退遂付道要露盟之夕神燈為之四輝後魏廢帝時隱居於耿谷人迹莫及風亭月榭樂道忘懷嘗有猛虎造室恬然不顧亦不加害養奇禽千計呼皆就掌取食了無驚猜樸全之驗也贊曰

樂道居山坐復行　忘機獸鳥不猜驚
熙熙人在華胥世　一段淳風畫不成

精思法師常真人

真人名節字處玄杜陵人早有才名為魏明帝東宮侍書年三十八稱疾退隱後著道士服從趙鍊師游註易老子書百餘卷周武帝幸觀祠醮欽其風命座演教真人乃剖析天人之理大明內聖外王之道帝稱精思法師時號関西夫子贊曰

逃名歸隱白雲鄉　滴露研朱點老莊
剛被関西喚夫子　又將姓字惱侯王

侯法先法師

法師名楷京兆人魏正始中禮貞懿受道奉侍師門歷三十載堅苦不懈師蛻之後入寒谷結庵泉甘木茂人境清勝名曰三松觀門徒追求而集皆木食澗飲道術相忘怡然有巢許之風人有為魑魅害者皆來乞救以符逐之無不立安贊曰

三松觀隱白雲深　巢許家風太古心
飲瀑茹芝還自足　清風一榻直千金

威儀法師王真人

眞人名延扶風人幼事貞懿先生周武時玄教將隱眞人叩閽論道別白正旁遂有十老之選隋室興文皇以安車迎致大興殿齋戒受道加號威儀法師建玄都觀延居之由是玄門大闢謂所親曰道應帝王吾宗不濟盍歸休乎遂還故山贊曰

懶向金門日宴陪　騰騰空鶴返蓬萊
玄都觀裏春無主　千樹碧桃空自歸

嚴道通法師

法師名達扶風人玄學淹博為時所尚周武帝迎聘于朝待以賓禮建德四年將汰道釋朝議未定乃下詔問之法師陳主優容劣之對上大悅特命於田谷舊隱建通道觀併選高道十人以居之故世號田谷十老年九十五解化于觀贊曰

崑岡玉石共焚秋　議論滔滔動冕旒
振起頹綱眞有力　千鈞舉向一絲頭

于長文法師

法師名章扶風人年方齓能誦道書父母令依侯法師肄業後遭二教夷廢雖涉艱危不以窮蹙易節儀而名簡帝心詔為大德錫居通道觀乃十老之一也每以符章為人翦祟神異非一隋大業十年年八十二解化臨窆有白鵠自棺飛出贊曰

高節當年說十翁　詔居通道禮優崇
如何萬木凋殘後　獨許蒼松挺雪中

金紫光祿大夫岐法師

法師名暉字平定有邑人禮蘇法師得度當隋末主觀事謂弟子曰天道將變當有老君子孫出世未幾高祖入關嘗親幸觀庭命建醮有瑞應召坐設齋問答有契授金紫光祿大夫易樓觀為宗聖觀年七十三携徒登太白絕頂亟還而化贊曰

慶逢眞主啓天休　道法宸章互獻酬
金紫仙家雖未貴　大夫命號也風流

巨國珍法師

法師武功人年三十隋仁壽中入道食蔬衣弊恪守苦節飢寒未嘗分念聲利不關諸心人譽之則懼人辱之則拱而聽非唯面順實亦心服蓋道愈亢而心愈柔也泰叟見之曰不欲爭虛氣於形迹之間唯務

收實效於言意之表國珍是已贊曰
心期出世與天游　世事誰能為校酬
蔬食草衣還自樂　旁觀虛作不堪憂

田仕文法師

法師鄠邑人年十九開皇七年試業披度為道士師華陽子受內觀定觀真訣每入室鍊化動經旬月閉關不出出則顏色愈豐潤以符法惠人或起死或拔溺屢彰靈應年七十五解化衆見寶幢羽節浮空而去贊曰
入室經旬不啓封　神光透入玉壺中
一從絳節排空去　知在蓬萊第幾宮

銀青光祿大夫尹尊師

尊師名文操字景先隴右人才道胥美教光籍甚儀鳳二年奉敕主宗聖觀三年上命建醮躬行拜謁上親見玄元秉白馬臨降遂命修聖紀一部授銀青光祿大夫行太常少卿師辭職受官著大道消魔論等書詳見貞半千撰道行碑贊曰
聖紀修成叩帝閽　銀青高爵重褒光
遺書燦爛人安在　道史千年姓字香

正一通真梁真人

真人名筌周顯德中為觀宗主時陳希夷居仙游宮與真人密通往來為林下友宋革命翊聖真君降于終南山令張守真入道謂曰吾為汝天上之師汝別有人間之師張君遂禮真人為師開寶中詔封正一通真真人太平興國三年蛻化贊曰
天上真君久見知　張君別有世間師
一生林下無人識　祇許希夷作子期

掌教大宗師清和尹真人

宗師名志平字大和東萊人全真六世祖也嗣主真教道洽夷夏壬辰金運訖録秦為兵衝城郭丘虛觀宇燬蕩師念祖宗開教之地自燕而來篤意興復四方道流不召而集尋以觀事授李公真人未幾殿閣翬飛復還舊觀詳見道行碑贊曰
法印高提妙舉揚　草樓何似寶玄堂
仙源流到全真海　關令家聲萬代芳

同塵洪妙李真人

眞人名志柔字謙叔洺水人師事開玄李眞人謝絕世紛隱山篠鍊道成行著四方宗仰天興之變觀掃地矣歲丙申眞人承清和之命挈領門徒竭力創復芟蕪起廢琳宇一新徒侶雲臻倍加疇昔封同塵洪妙真人年七十八蛻化贊曰

起廢成完速若神　瓊樓寶殿一番新

重來尹李還相遇　秪恐今人是古人

樓觀爲天下道林張本之地自文始上仙之後登眞之士無世無之閱諸仙史不一而足始以太和尹君別作樓觀先師傳於晉次則精思葦法師述之於後周末則尹尊師文操續之於唐合三十人各列一傳爲書三卷垂世久矣至元己卯象先來自浙右住禮祖庭因坐夏於經臺得熟其書乃知地靈人勝源深流長誠非偶然第以韞之緗牘未洽見聞遂節其緩九錄其要一各系以贊總爲是碑復纂文始本傳弁之首以呈宗主聶公提點趙公刻之貞石昭示無窮俾來裔得以究明祖道而晶之耳茅山朱象先拜識

終南山說經臺歷代眞仙碑記

終南山祖庭仙眞內傳三卷附終南山說經臺歷代仙眞碑記一卷兩淮鹽政採進本

終南山祖庭仙眞內傳元道士李道謙編終南山說經臺歷代仙眞碑記元道士朱象先編終南山樓觀爲尹喜故居故其徒目曰祖庭是編載歷代羽流居是觀者道謙所編皆金元人象先所纂則自尹喜而下周漢以來人也象先自跋云樓觀先師傳者尹喜之弟尹軌所撰至唐有尹文操者續紀三十八人各列一傳爲書三卷今碑記僅一卷而有三十五人葢象先節錄文操所傳又增入文操等五人耳所言多涉神怪異學之徒自尊其教不足與辨眞僞也

甘水仙源錄十卷

〔元〕李道謙輯

上海圖書館藏清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甘水仙源錄十卷》提要

甘水仙源錄序

夫道家之學祖述黃老而憲章莊列者也後之學者去聖逾遠所謂微妙玄通大本大宗闕衍博大之理援於派别莫得其傳蓋已數千餘歲於今矣道不終否特而衍我重陽祖師挺天人之姿奮乎百世之下乃於金正隆己卯夏遇真仙於終南山甘河鎮飲以神水付以真訣自是盡斷諸緣同塵萬有即養浩於劉蔣南時等處者三年故得心符至道東遊海濱度高弟弟子丹陽長真長生長春玉陽太古諸君遞相闡化於是高人達士應運而出大則京都小而郡邑建立名宮傑觀比比皆是遂使真風遐布於世間聖澤丕敷於海內開闢以來而道門弘闡未有如斯時之盛嗚呼其重陽祖師暨門下諸君有功於玄教者為不淺矣道謙爰從弱冠寓跡于終南劉蔣之祖庭迄今甫五十載每因教事歷覽多方所在福地名山仙宮道觀暨立各師真之道行及建作勝緣之碑銘者往往多鴻儒鉅筆所作之文雖刊金趙壁未易輕比道謙既經所見隨即紀錄集為一書目之曰

甘水仙源録鋟梓以傳如他日嗣有所得繼之斯後庶使向上諸師仙功道行不離几席之上得以觀覽者爲亦可謂玄教盛事之一端也至元戊子歲重九日丧門天樂道人李道謙序

甘水仙源錄卷之一

丧門天樂道人李道謙集

詔書

皇帝若曰大道開明可致無爲之化至真在宥迄成不宰之功朕以祖宗𢈔承基構若稽昭代雅慕玄風自東華垂教之餘至重陽開化之始真真不昧代代相承有感遂通無遠弗届雖前代累承於褒贈在朕心猶慊於追崇乃命儒臣進加徽號惟東華已稱帝君但增紫府少陽之字其正陽純陽海蟾重陽宜錫真君之名丹陽以下七真俱錫真人載在方冊傳之萬世噫漢世之張道陵唐朝之葉法善俱錫天師之號永爲道紀之榮當代不聞異辭後來立爲定制朕之所慕或庶幾焉

東華教主可贈東華紫府少陽帝君

正陽鍾離真人可贈正陽開悟傳道真君

純陽呂真人可贈純陽演正警化真君

海蟾劉真人可贈海蟾明悟弘道真君

重陽王真人可贈重陽全真開化真君

丹陽馬先生可贈丹陽抱一無為真人
長真譚先生可贈長真雲水蘊德真人
長生劉先生可贈長生輔化明德真人
長春丘先生可贈長春演道主教真人
玉陽王先生可贈玉陽體玄廣度真人
廣寧先生郝大通可贈廣寧通玄太古真人
清淨散人孫不二可贈清淨淵真順德真人
宜令掌教光先體道誠明真人張志敬執行准此
至元六年正月 日

碑文

終南山神仙重陽真人全真教祖碑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密國公金源璹撰

皇圖啓運必生異人大定隆興道圖賢哲夫三教各有至言妙理釋教得佛之心者達磨也其教名之曰禪儒教傳孔子之家學者子思也其書名之曰中庸道教通五千言之至理不言而傳不行而至若太上老子無為真常之道者重陽子王真人也其教名之曰全真屏去幻妄獨其真者神仙也真人名喆字知明應現於咸陽大魏村仙母孕二十四月又十八日按二十四氣餘土氣而成真人也真人也鬚髯大目身長六尺餘寸氣豪言辯以此得眾家業豐厚以粟貸貧人惠之者半其濟物之心略可見矣弱冠修進士舉業籍京兆府學又善武略聖朝天眷間收復陝西英豪獲用真人於是捐文場應武舉易名德威字世雄其志足可以知還被道炁先餘善根積著天遣文武之進兩無成焉於是慨然入道改今之名字矣會廢齊攝事秦民未附歲又饑饉時有群寇劫真人家財一空其大父訴之統府大索於隣里三百餘戶其所亡者金幣頗復得焉又獲賊之渠魁真人勉之曰此乃鄉黨飢荒譬如乞諸其隣者亦非真盜也安忍陷於死地縱捨使去里人以此敬仰真人愈甚咸陽醴泉二邑賴真人得安是後於終南劉蔣村刱別業居之置家事不問半酣高吟曰昔日龐居士如今王害風於是鄉里見真人即應之蓋因自命而人云正隆己卯季夏既望於甘河鎮醉中啗肉有兩衣氈者繼至屠肆中其二人形質一同

真人驚異從至僻處虔禱作禮其二仙徐而言曰此
子可教矣遂授以口訣其後愈狂詠詩曰四句八上
始遭逢口訣傳來便有功明年再遇於醴泉邀飲肆
中酒家問之鄉貫年姓答曰濮人年二十有二姓則
不知也其異欤留歌頌五命真人讀餘火之文載全
真集中自此棄妻子携幼女送姻家曰他家人口我
與養大弗議婚禮留之而去又為詩故以猥賤語詈
辱其子孫其末後句云相逢地肺成懽樂撞入南京
便得真後别號重陽子於南時村作穴室居之名曰
活死人墓後遷居劉蔣村北寓水中坻凡肆口而發
皆塵外句鄉人唯以害風譏而未始詢其意遇遊則
挈一壺行歌且飲有乞飲者亦不拒或一壺取水與
人但覺其醲香例異常後復遇至人飲以神棗因止
酒唯飲水為人聞真人口鼻間醺醺之氣而已醉矣
大定丁亥四月忽自焚其庵村民驚救見真人狂舞
於火邊其歌語傳中具載又云三年之後别有人來
修此庵口占詩有修庵人未北我風流之句凌晨東
邁過關携鐵罐一枚隨路乞化而言曰我東方有緣

爾七月至山東寧海州郡豪有馬從義者先夢南園
仙鶴飛翥俄頃真人至馬公信猶未篤真人於鶴起
處築全真庵鎖門百日化之或食或不食又絕水火
庵至馬宅幾百步復隔重街馬公寢於宅中樓上門
戶扃閉真人遇夜親對談論不知從何而來人欲寫
其神左目右轉右目左轉或現老少肥瘠黃朱青白
形色無定人不能狀之馬夢母曰有一客呂馬通來
嘗語人次日真人訓馬公名曰通有馬復夢有梓匠
周生者傳道與馬即辭乃尊有關中之行披席出家見
一道士入族人馬戶曹即馬亦隨入見真人與道人
對坐有馬九官人者求術於二老真人目公曰教馬
哥代我於是馬公誦歌一首約二百餘字夢覺唯記
歌尾三兩句云燒得白鍊得黄金便是長生不死方
翌日真人訓馬公法名曰鈺號丹陽子又夢隨真人入
山及旦真人便呼馬公曰山侗至於出神入夢感化
非一有譚哥者患大風疾垂死乞為弟子真人以滌
面餘水鍚之盥竟眉鬚儼然如舊頃覺道炁瀟灑訓
名處端號長真子又有登州棲霞縣丘哥者幼亡父

毋未嘗讀書來禮真人使掌文翰自後日記千餘字
亦善吟詠訓名處機號長春子者是也後顧禮師者
雲集真人誚罵捶楚以磨鍊之往往散去得真人道
者馬譚丘劉而已八年三月鑿洞於崑嵛山於嶺上採
石為用不意有巨石飛落人皆悚慄真人振威大喝
其石屹然而止山間樵蘇者懽呼作禮遠近服其神
變又或餐瓦石或現二首坐庵中人見遊於肆或留
之飯預言來餽者何神通應物不可槩舉至八月間
遷居文登姜氏庵在張氏家食童子嘗見目前瑠璃
碼碯珍珠衆寶競來乞取餘人則不能見於文登建
三教七寶會九年己丑四月寧海周伯通者邀真人
住庵榜曰金蓮堂夜有神光照耀如晝人以為火災
近之見真人行光明中寧海水至鹹鹵真人咒庵之
井至今人享其甘潔於是就庵建三教金蓮會至福
山縣又立三教三光會至登州遊蓬萊閣下觀海忽
發飄風人見真人隨風吹入海中驚訝間有頃復躍
出唯遺失簪冠而已移時却見逐水波汎汎而出或
言真人目旁者即亦以病眸或誇真人無漏者即於
州衙前登溷凡為變異人不可測者皆此類也在登
州建三教玉華會至萊州起三教平等會凡立會必
以三教名之者厥有旨哉真人者蓋子思達磨之徒
歟足見其沖虛明妙寂靜圓融不獨居一教也萊人
從之者衆獨納劉處玄者號長生子有釣罷將歸又
見鰲之什此四子者世所謂丘劉譚馬也又於寧海
塗中真人擲油傘於空傘乘風而起至查山王處一
庵其傘始墜至擲處已二百餘里也其傘柄內有傘
陽子號王自髻乾間嘗過玄庭宮主空中警化今呼
云玉陽子是也與寧海州署相對有卜隱郝生罷畢
真人倒坐於其間郝曰請真人回頭真人曰爾不回
頭拂袖而去郝亦隨悟乃廣寧郝大通也馬公之妻
孫不二者亦同入道早明心地世云孫仙姑者四哲
之亞真人門人又有此三大士矣真人一日告衆曰
時將至矣明日西行道友乞詩詞自旦至夜留詩曰
登途上路不由吾雲霧相招本性趓萬里清風常作
伴一輪明月每為徒山青水綠程程送酒白粱黃旋
旋沽今夜一杯如有意放開紅燭照冰壺筆尚未捉

從外有史公者來送酒一座大驚真人勸人誦般若心經道德清靜經及孝經云可以修證明日率馬公等四人從入大梁於磁器王家旅邸中宿止時遇歲除與衆別曰我將歸矣衆乞留頌真人曰我於長安樂村呂道人庵壁上書矣枕左肱而逝衆皆號慟真人復起曰何哭乎於是呼馬公附耳密語使向關中化人入道至十年庚寅正月四日口授頌曰地肺重陽子呼名王害風來時長日月去後任西東作伴雲和水爲隣虛與空一靈真性在不與衆人同頌畢儼然而終是後馬公傳道四海大行伏遇世宗皇帝知真人道德高明二十八年戊申二月遣使訪其門人應命者丘與王也命丘主萬春節醮事職高功五月見於壽安宮長松島講論至道聖情大悅命居於官庵又命塑純陽重陽丹陽三師像於官庵正位丘累進詩曲其辭備載磻溪集中八月懇辭還山至承安丁巳六月章宗再詔王處一至闕下特賜號體玄大師及賜修真觀一所十月召劉處玄至命侍詔天長觀自重陽丹陽長春暨諸師皆有文集傳於世嗚呼

真人起西州化行山東道滿於天下名聞天子開發後人使盡逍遙之遊豈不偉歟從真人五十六年嗣法孫汴京嘉祥觀提點真常子李志源中太一宮提點洞真子于善慶二大士真實道行弘揚祖道者也懇懃求記於玉陽子友人樗軒居士援筆爲之

銘曰咸陽之屬曰大魏村山川溫麗實生異人幼之發秀長而不群工乎談笑妙於斯文又善騎射健勇絕倫以文非時復意于武戡定禍亂志欲斯舉文武二道天下我與蓋公宿緣道氣爲主慨然入道真仙自遇頃刻授之口訣秘語人呼害風真人承當或歌或舞以酒徜徉維摩非病接與非狂肆口而發皆成文章燒却庵舍拂袖關中乞化而往全真東道寧海因緣萊陽通融丘顯神異東人畢從陶汰真實杜絕虛假鍛鍊百端捶楚怒罵餘剮解散四子傳化四子爲誰丘劉譚馬德其亞者王郝與孫共成七賢贊我真人玉陽長春大啓其門遭遇聖朝爲王之賓其人高蹈望若星雲瀛海渺然仙跡宛存此道大行逍遙子真

終南山重陽祖師仙跡記

翰林修撰嘉議大夫同知制誥上輕車都尉彭城郡開國伯食邑七百户賜紫金魚袋劉祖謙撰

孔老之教並行乎中國根源乎至道際六合無内外極萬物無洪纖真理常全無有欠餘固不可以淺識窺測或者剖[illegible]名之原指成器之跡互相排斥是此而非彼而二家之言遂爭長于天下是不知天下無二道聖人不兩心所以積行立功建一切法導迪人心使之遷善遠罪洋洋乎大同之域其於佐理帝王一也為老氏者曰吾寶慈儉又曰常善救物與夫孔聖本人祖義之説若合符契今觀終南山重陽祖師始於業儒其卒成道凡接人初機必先使讀孝經道德經又教之以孝謹純一及其立説多引六經為證據其在文登寧海萊州嘗率其徒演法建會者凡五皆所以明正心誠意少私寡欲之理不主一相不居一教也師咸陽人姓王氏名喆字知明重陽其號母孕二十四月而生美鬚髯目長於口形質魁偉任氣而好俠少讀書係學籍又隸名武選當天眷之初以財雄鄉里歲且飢人多殍亡有盜盡劫其資以去一日適因物色得盜終不之問遠近以為長者正隆己卯間忽遇至人於甘河以師為可教密付口訣及飲以神水自是盡斷諸縁同塵萬有陽狂垢污人益叵測慮夫大音不入俚耳至言不契衆心故多為玩世辭語使人喜聞而易入其變異詼詭千態萬狀不可窮詰嗚呼箕子狂九疇叙接輿狂鳳歌出權知倒横直堅均於扶世立教良有以也師後於南時村掘地為隧封高數尺榜曰活死人墓又於四隅各植海棠一株曰吾將來四海教風為一家耳居三年復自實之遂遷於劉蔣與和李二真人為友各結茅居之至大定丁亥夏復焚其居人爭赴救師婆娑舞於火邊且作歌以見意詰旦東邁徑達寧海首會馬鈺於怡老亭馬亦儒流中豪傑者初未易許師故懇師庵居閉其扃鑰率數日不給食縱與食之亦未嘗見水火跡或時夜就馬語莫知其所由來及去追之不及扃鑰如故間與䰟交夢警分梨賜栗之化不一焉於

是始加敬信與其家人孫氏俱執弟子禮又得譚處端劉處玄丘處機王處一郝大通等七人多類此號馬曰丹陽譚曰長真劉曰長生丘曰長春王曰玉陽郝曰廣寧孫曰清靜散人並結為方外眷屬迨己丑季秋留王郝於崑崙山携四子西歸抵汴寓王氏逆旅無幾何呼丹陽付密語無疾而逝春秋五十有八四子歸其柩葬於劉蔣故庵之側丹陽因廬於墓次今之祖庭是也師先自六年前於長安縣村庵壁留題云害風害風舊病發壽命不過五十八乃知仙齡有期非偶然也有詩詞千餘篇分為全真前後集傳于世玉峯老人胡光謙為之傳及丹陽嗣教從之者益衆其徒遂滿天下丹陽東歸長春因劉蔣故庵大加營葺玉陽又請額為靈虛觀凡住持者始受度為道士以奉香火世宗皇帝素欽其名嘗遣使訪焉戊申春長春玉陽應命至京師賜以冠巾絛服命居天長觀尋又徵至北宮長松島與語大悅詔於島西築宮菴居之承安泰和間道陵亦屢召玉陽長生至闕下賜居修真觀以待召問玉陽得號體玄大師自丹陽而下所為歌詩各有集而郝廣寧獨邃於易備見于太古集中至正大初密國公璹讚云全真道東四子傳化四子謂譚丘劉譚馬德其亞者王郝與孫共成七賢贊我真人玉陽長春大啓其門遭遇聖朝為王之瀛賓海渺然仙跡宛存細玩此讚其師資道業槩可見矣僕適承乏翰林與提點嘉祥觀冲虛大師李志源及提點中太一宮冲虛大師于善慶燕欲予李志常為方外友因索鄙文以紀重陽仙跡僕往年從事鄠亭密邇靈虛宿聞真風故就為之說使後之學者知師出處之蹟其功用及物若是之大得以考觀而推行焉若其出神入夢擲傘投冠其他騰凌滅沒之事皆其權智非師之本教學者期聞大道無溺於方技可矣是不得以固陋辭天興元年九月重陽日謹記

丹陽真人馬公登真記

邑子張子翼撰

真人間世之異人也稟天仙之姿應期運之數明哲聰敏冲粹夷曠學窮六藝行包九德夫其器量弘深

楪宇豁達邈乎人不可及已然棲遲衡門不苟祿仕
常喜詩酒陶陶自樂而不屑世務一日重陽眞人西
來授以秘訣則頓然而悟視妻子如脫屣於是捐千
金之產偕為水雲之遊遡洛入關結廬於大一之下
修眞功積眞行服紙麻之服食糲糧之食隆冬祁寒
露體跣足恬然不之顧惟一志于道且手不接人一
錢積有年矣至於出口成章咳唾珠璣多至數千百
篇無非發揮玄奧冥合於希夷之趣者布於四方人
人傳誦其安心定性則清虛澹泊其接物導人則慈愛
愷悌由是遠近趨風士大夫爭欽慕而師友之於斯
時也踢金臺劉公顥武榮任京兆之運勾一見眞人
傾蓋如故自公退食揮麈清談懽然相得每期異日
同為蓬閬之客居無幾何眞人會有鄉關之行乃忽
忽執別及抵山東凡在州五會之衆傾赴雲集懽喜
踴躍不啻如見慈父乃起黃籙爭虔懇延致以為
濟度師焉癸卯冬聞赴萊陽之請乃館於遊仙觀之
環庵席不及暖遽然即眞越明年夏六月顥武公來
宰斯邑下車之日獲聞眞人於此登眞也即躬詣靈

殯流淚拜伏不勝哀悼徐謂道衆曰眞人上昇之際
得無遺教乎當具告我翌日曹塡劉眞一乃奉上眞
人遺跡仍略之曰先師前冬臘月既望遽示歸眞之
意越七日癸未遇適重陽眞人生朝方陳設供養纔
物皺震雷忽奮聞重陽眞人言曰予仙期已及不當
淹久及中夜即枕左肱而化矣既而復神遊於酒監
郭復中家留頌二十字且言在世無人識之意墨跡
在焉又往劉錫之居復書一絕有風馬升仙之言洎
吾邑黃籙感應之祥蓬萊眞容出現之異其靈顯之
事孔多蓋不可以縷指數公嗟嘆良久曰異哉眞人
行跡神妙如此近古希有苟不刻於翠琰傳之來世
良為可惜汝等其奈之何答曰弟子不肖安能傳播
師父功行之萬一大可罪乜予雖然竊聞古人有云
布衣之士不附青雲焉能施名於後世哉今百幸遇
我公豈非自有宿緣乎公曰我聞命乃召邑子張子
翼謂曰丹陽師父仙去之跡吾將勒石以傳不朽聞
子遊全眞之門久矣子其為我記之子翼承命驚悸
伏謝駑材不足以仰承重委顧選諸能者公曰予無

牢讓子翼因不敢復辭乃伏思而言曰在昔西京曹
參之來相齊也盡召諸耆老問所以安集百姓者然
人人言異殊未知所定聞膠西蓋公善治黃老言乃
使人厚幣請之既見為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推
此類具言之於是避正堂舍蓋公爲其治要用黃老
術故相齊九年齊國安集大稱賢相今我顯武公之
來令是邑也暫淹驥足聊用牛刀視事月餘闔境稱
治向之寃抑無訴者得以伸其屈奸猾抵獻者無所
肆其惡百姓懽然均賴其福加之清廉公正無一毫
之私雖魯仲康之令中牟西門豹之治鄴縣不能過
也具萊陽素為劇縣號稱難治今庭無留事居多暇
日乃延請道衆若鐵查山玉陽子輩引居便坐講道
論德探清靜無為之本窮修真養性之術庭館蕭然
殊不覺有官况既散則復治事如初從旦達暝略不
知倦然夫公之高才絕能剸裁如流而清靜之道抑
不為無助也由是觀之與夫曹叅之禮蓋公何所異
哉矧乎同僚皆一時之賢協心戮力贊成美政主簿
夾谷昭信朱勾課最戸無逋租仙尉蒲察武功緣棒
威行盜奔他境遂使一邑之內皆攝然安生曾無所
擾其道治化宣聲遠近靡不景仰其德政矣且無
夫公之為京兆運幕也與真人道契猶篤已見之
於初及真人登真於萊陽也值公復宰斯邑與諸
僚佐特命樹碑勒文垂示無窮以張大全真之教
復成之於末竊觀初末遇合之因緣殆為大幸實非
人力所能及也賤子不敢固辭其相遇之實得非并
記云大定二十五年歲次乙巳正月十五日己亥謹
記

全真第二代丹陽抱一無為真人馬宗師道
行碑

翰林直學士中順大夫陝西漢中道提刑
按察副使王立用撰

天地無為而全道至人悟道以全真廣大簡易不見
其朕資生資始而弗能主名道全於內者其天地乎
屈伸消長莫測其變德叅化育而必臻其極真全於
內者其至人乎丹陽馬宗師瑞金蓮於東海根玄教
於重陽起跡於金源氏全盛之時流派於我大元開

創之始與夫廣成鳴道於上古混元垂教於姬周沖虛南華立言於戰國之世者無以異也師諱從義字宜甫世業儒係出京兆扶風漢伏波將軍援之後五季兵亂東遷寧海因家焉祖覺字萃叟以孝行稱父師揚字布賢容儀可觀沉然有度事親為學綽有父風家戒驁夫以紬複擲於家者視之兼金也白於父藏之以待旬日客至即付之客謝曰吾呂仙也居幽谷村以淘採為業積金兩鎰將鬻於市遇於監稅者賴公獲免願中分以報布賢固卻之呂曰公有貴向風義後當育高士出為他日訪幽谷人無姓呂者始知其異人也師將育母唐氏夢麻姑賜丹一粒吞之覺而分瑞金天會元年癸卯五月二十日也昆季五人以仁義禮智信命之故號五常馬氏師次子也童時常誦秉要駕鶴之語及長善文學不喜進取適李無夢鍊大丹於崑崙山幾三載矣曰仙至則丹可成一日師遊其側無夢見而異之曰是子額有三山手垂過膝真大仙之才因為之贊曰身體堂堂面圓耳長眉修目俊準直口方相好具足頂有神光宜甫受

記聞步蓮庄既而丹果成忠顯孫君惜師才德以其子妻之凡三息曰庭珍庭瑞庭珪師嘗補試郡庠夜夢二衣褐者一素衲而肩跪且泣曰我輩十萬餘命在公所主言訖而去逐之入屠者劉清圃中壁有字云我輩已亥十萬人大半已經辛巳救此門若是不慈悲世世軸頸常廝抹既覺聞屠猪聲往視之則清之子阿澤屠二猪其一肩白欲止則弗及也始悟已亥猪也辛巳清之歲屬也詰術士孫子元占之以決其惑因猗壽幾何曰君壽不踰四十九師嘆曰死生固不在人曷若親有道為長生計已而與客奕棋乃失聲曰此一著下得是不死矣大定七年丁亥秋七月師偕高巨才戰法師飲於范明叔之怡老亭酒酣賦詩曰抱元守一是工夫懶漢如今一也無終日銜杯暢神思醉中卻有那人扶中元後復會重陽祖師造其席戲師曰布袍竹笠冒暑而來何勤如焉曰宿緣仙契逕來訪謁與之瓜即從蒂食詢其故曰甘向苦中來復曰奚自曰終南不遠三千里特來扶醉人師心自謂曰前所作有醉人扶之語此公何以得之

就叩何名曰道曰五行不到處父母未生時席閒談道多與師合乃邀居私第出示所述羅漢頌一十六首祖師賡和宛若宿成遂心服而師事之先是師夢南園地中一鶴湧出今茲欲為祖師結庵祖師那指鶴出之地師大異之庵既搆字之日全真師欲從祖師而遊以累重難之祖師乃盛陳離鄉遠遊之樂以開釋焉是歲十月朔祖師令師鎖庵齋居百日日止一餐雖隆冬祁寒惟筆硯几席石衣草屨而已形神和暢若寒谷回春者焉八年春正月十有一日庵始啓鑰祖師謂師曰將謂汝三數日從我西遊直鎖害風百日仍作一場奇怪師悟以資產付庭珍華以離書付孫氏遂易服而道焉祖師因師夢中歌有燒得白鍊得黄便是長生不死方之句命師更名鈺字玄寶號丹陽子師又夢從祖師入山及旦祖師呼曰山侗因為小字焉居崑嵛之煙霞洞師忽患頭痛殆若無所適者祖師令醫於家一日謂門弟子曰昨日馬公飲酒其破道乎使候之師蓋藥用酒引不覺過量疾甚人復曰馬公將死矣祖師拊掌嘆曰吾遠尋知

友緣信道不篤而至此耶乃以鍊心語療之曰凡人入道必戒酒色財氣攀緣愛念憂愁思慮此外更無良藥矣疾遂愈其年十月朔令師焚誓狀于文登蘇氏庵師從祖師至汴寓王氏之旅邸飲食起居悉以仙機示之鍛鍊既久遂承祕訣十年春正月四日祖師將昇師請曰鈺當為吾師服祖師曰可赴終南劉蔣之故居囑以後事而逝師暨譚劉丘三道友人入關謁和李二真人詣劉蔣祖庵居之十二年春化自然錢於長安市中復護仙柩自汴之秦歸葬劉蔣遂道命也師居盧頭分三髻三髻者三吉字祖師之諱也十四年秋夕師與三道友言志於秦渡鎮真武廟師曰鬪貧譚曰鬪是劉曰鬪志丘曰鬪閑翌日乃別師復歸劉蔣搆一廣庭為環居之所手書祖庭心死以表其顏庵為祖庭自此始也師謂門人曰一晝夜凡幾時對曰十二日十二時中天運造化曾少停息否對曰無學道者亦如是矣十八年就化筆事劉昭信李大乘不果乃賦詩曰錦麟下得空漭漉收拾綸竿歸去來大乘郎悟遂執弟子禮賜以靈陽子之

號十九年春二月師築環堵亭大衆亦與爲堵外來禽一株枯已久矣四月十四日移植環内以水沃之曰今日純陽降世辰也予生於五月二十日至日以棣生葉矣仍作頌曰天上三十六天地下三十六天地入寶瓶七十二候足大衆請繹其旨曰此隱語也其應有日矣及期緣葉數榮始知移植之日至五月二十相去三十有六是天地晝夜合為七十二候也大珠纇此甚多記以誌之秋八月遷居隴州佑德觀鮮元李子和華領執几杖以從繼而棄俗歸道者不啻百餘人二十年春東還祖庭適長安居蓮萊庵從善友趙思請也秋八月旱師祈雨詩云一犂沾足待何時五五不過二十五至日果雨二十一廿年冬師謂門人來靈玉曰世所稱衣服舊弊重修潔者何名曰拆洗師曰東方教法尔深弊壞吾當往拆洗之未決旬官中有牒發事遂以關中教事付立長春為主張爲仙伏東歸過濟南有辭淘清前者慕康節之為人所居號安樂園禮師乞其開發師曰夫道以無心為體忘言為用柔弱為本清淨為基節飲食絕思慮靜坐以調息安寢以養氣心不馳則性定形不勞則精全神不擾則丹結然後滅情於虛寧神於極不出戶庭而妙道得矣淘謝曰大道鴻濛無所知詰今聞至言得其門而入矣師嘗說四體用云行則措足於坦途住則凝神於太虛坐則勻鼻端之息臥則抱臍下之珠纇此甚多蓋言道人分內事也二十二年夏四月至寧海未幾行化於文登之七寶庵門人穿井九尺而大石障之師乃云穿鑿須加二尺深甘泉自有應清吟及踰鑿尺有八寸泉乃涌出冬十二月晦師謂門弟子曰今日有非常之喜遂乃歌舞自娛二十三年春正月報者云仙姑孫不二返真于洛陽矣冬十月下元日文登令尼龎古武靖師作九幽醮師謂姚鉉來靈玉曰空中報祖師至青巾白袍坐白龜于碧蓮葉上逍曳其尾見於雲表道俗懽呼焚香致拜居無何回首則卧東南而去十二月師赴萊陽遊仙觀忽四筆書委形贊其略云大哉登真路入杳冥鱗隨絳節鳳擁朱軿鳴鑾佩玉履虛步雲超受真誥上登玉宸特駕寫其歸真之意耳是月二十二日祖師

誕辰師仰瞻天表曹瑱問其故曰祖師偕和師叔至當赴仙會矣于知一曰教門洪大胡不懸遺師曰堂堂歸去也作箇快活仙謂劉真一曰汝等欲依作神仙須要積功累行縱遇千魔百難慎勿退惰果爾然後知吾言不妄矣又曰我開眼也見瞑目也見元來不在眼但心中了然無所不見耳汝緣在北方可往矣時將二鼓師東首枕肱而蛻是夜於劉錫屋壁間留一頌云三陽會裏行功圓鳳馬乘風已作仙勸汝降伏龍與虎自然有分亦登天俄頃人云師已仙矣方悟留題蓋師之神也初崑崙紫金山東華庵有松數株變青為白師曰松之白殆為我乎不半載師果逝焉長生玉陽二宗師來涖喪事七日而卜兆於遊仙觀而安厝之二十五年邑人疑仙骨陝右門人盜去來陽宰武節劉公啟柩視之貌如生乃更衣於金玉堂復塋之師幼習儒長克家有不貲之産而樂周急故得輕財好施名禮所謂積而能散者此也雖為碩士接一童子必致敬焉老氏所謂不敢為天下先者此也承師訓以闡化接門人以歸真雖寓形於寰

海以濟衆為己任語所謂人能弘道者此也一遇至人得傳心法日經鍛鍊而不弛其志孟軻氏所謂樂取於人以為善者此也以致感海市之瑞傑爽若泉為靈液劉清毀屠具而改行樂周焚漁網以向風所所過者化狂恣革其非心所存者神耋稚為之雲集果行西秦飛舄東海凡五道場弘師教也故曹瑱雷大通劉真一于洞庭等數十人實脩真達道扶宗翊教之士悉出師陶鑄之手譚長真劉長生丘長春皆祖師之高弟尊師曰叔師處之裕如也生平所作歌詩皆出塵絶俗之語而沾丐後人者亦多矣至元六年春正月璽書加贈丹陽抱一無為真人之號十九年秋八月朔住持終南山重陽萬壽宮真人李天樂持師道行之狀敦懇於僕曰吾嫡祖丹陽宗師塋于萊陽進士張子翼作登真記已識之矣而祖師成己成物盛德大業師能纘承之乘風御氣長生久視之道師能揄揚之祖庭會真實本諸此不以貞珉載其道行以詔後人殆為闕如子無靳其文庶傳其不朽也僕惟道德之源繼繼承承不迷於後世者丹陽之

力也牢辭其可乎乃繫之以銘其辭曰乾坤大道法自然至人一出千百年道非人弘道不傳人能弘道道始全重陽飽飲井河泉道眼直視東海壖金焰爍開七蓮慨然捉馬揮玉鞭丹陽鴻儒宿有緣行功叡鍊方且圓渙然冰釋歸真仙詞源落紙如雲煙機發於陣崑丘巔降龍伏虎祕法玄知知覺覺無後先道場五闢教乃宣乘風御氣遊八埏下視塵世猶天淵若子若　孫大賢胄中冰雪壺中天傳心嗣法無窮邊

長真子譚真人仙跡碑銘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密國公金源璹撰

昔人有言仙語無詞心傳道見神丹之訣洞簫之音流注於玄虛湫漠之間其得之者又不知幾何人哉隱之則紅霞丹景出之則琳宮金簡如斯人輩似有為之士也士至於無為無不為携壺曳履落魄于逆旅酒家之間吟嘯忘懷與風月為莫逆此亦近乎大隱者矣德不孤必有鄰道不我須及人黄秦晁張東坡門下之四賢也詩文雄深筆力雅健故能弘先生之教焉譚丘劉重陽門下之四仙也道用冲虛虛心清寂故能明祖師之道教何以弘道何以明其實皆一心也其虛心明道者誰長真子譚公真人也師諱處端字通正山東寧海州人其父郎鍛鍊之工於羅衛出納之間無非平實搬已生資以濟貧寡積善之累行備餘慶而生先生公幼而秀發聲韻琅然人知其非常兒也甫及六歲因戲墮於井中人急下井救之見公安坐水上隨挈而出畧無傷焉又所居遭火巨鍊碎於榻前公方寢熟吁而起之神情自若蓋有道之是非火水所能傾越也至十有五齡而志於學詠物警策其葡萄篇已膾炙人口及弱冠乃尊以玉名之遨游猶詩書工諸草隸一朝因醉遇雪臥於途中即感風痺之疾公喟然嘆曰王平昔為行於世累無鮮益中復遇奇疾必非藥石可療之惟暗誦北斗經以求濟忽夢大帝橫空公飛昇欲捧之見北斗星君冠服而坐公叩首作禮間恍然而覺自茲奉道之心篤矣至大定丁亥歲仲秋聞重陽真人度馬宜甫爲門生公徑赴真人所祈請棄俗服羽執弟子礼真

人付之以頌便宿於庵中時嚴冬飛雪丹竈灰冷藉海藻而寐寒可隨指真人遂展足令抱之少頃汗流被體如置身炊甑中拂曉真人以盥洗餘水使公滌面從滌之月餘宿疾頓愈於是公推心敬而事之其妻嚴氏詣庵呼歸公怒而黜之公拜禱真人求道之日用真人以四字祕訣授之遂立今之名字爲又道號長真子師命公赴維揚與爲丘劉同處真人步虛詞中有達真躡玉之語味之豈小許哉真人至汴道訓命四子主掌教門及重陽仙遊公與三大士負師遺蛻徑歸關中瘞之于劉蔣村祖庵之西陽供祭盡師資之礼頃有請長真齋者公不避嚴凝涉溪而往氷介於龜喝之間足無所苦人咸異之後寓跡于河朔獲鹿縣有君劉之新庵一日先生鎖庵而出云往衛州至夕廟官温生者見庵中光輝照映即窓隙而窺之見先生通火而坐温驚疑潛退未曉然遣人趨州訖乞藥于師其人至衛見先生於臥内尚未起授藥而還復視庵中燃火猶未畢燼與薊子訓歷諸家之説異世而同科爾先生行業頗多不能遍舉姑略

而論歎事干後忍斷析齒之情德也施夢中之藥神也知巨儉之見訪明也書龜蛇以辟火靈也爲人德能通神明可濟炅非仙而何歟又聞先生不擇貴賤賢鄙不異山林城市俱以道化無非晏然作歌詩百餘篇目之曰水雲集宿慕洛陽天中之土人多道心有意作丹成之所因見洛南之朝元宮昔胡然子之故居也愛其山水明秀遺跡尚存有道士張永壽者時主觀事即以宮之東隙地數畝遺之先生誅茅捨礫而庵爲有洛人朱氏者奉道搆庵請公居之先生於朱庵中神遊聞似與重陽丹陽遇報以仙期旋復返朝元之故居即今之棲霞觀也觀在後長春丘公真人立名至太定乙巳歲孟夏朔日無疾留頌而逝異香凝室者數日世壽六十三昔嘗畫龜蛇者蓋已年已月已時歸真之預知也其門人王道明董尚志自童稚礼先生盡負汲香火之勤先生馭鸞之後數十年居仙塋之側王生主棲霞觀事與董生始終無祭無闕儼行孜誌同李公都運先生塋四大道師李公志源于公善慶王公志淵陳公無染以碑銘見屬

于老天敬喜而筆之銘曰重陽真人大道之師長真
先生攝衣從之以心傳心神鬼不知我知至人生于
聖時人貴其異我敬其實東齐發揮西洛留跡語見
歌詩名傳金石霞舉玄風雲開丹液野鶴昂藏靈龜
寶章伏火制水順陰調陽分形入夢道術彌彰先生
未亡千載馨香

甘水仙源錄卷之一

甘水仙源錄卷之二

真門天樂道人李道謙集

長生真人劉宗師道行碑 秦志安撰

夫欲挽氣母合元精探混茫窺杳冥縮地脉抽天扃
屯芒太虛塵芥無垠鞭烈缺笞豐隆蹴汗漫肩鴻濛
萬物之所待而成一化之所係而實者豈尋常下士
蹇淺小夫之所能哉今夫東萊長生真人劉金右族
炎漢遺英矯矯雲翮堂堂嶽精湖海不足以盡其涯
容星斗不足以極其高明乃祖乃父世居武官好陰
德樂推恩恤寒餧恵孤惸捨良田八十餘頃與龍興
巨剎以為常住種福之根當前宋太平興國間朝廷
嘉歎其義旌表門閭蠲免租征光照連郡天不負仁
自紅霞丹景中選擇其仙材之精明者降瑞於掖城
既誕世也謹事孀母特以孝聞婺不婚宦惟筆硯榮
清淨自守布衷若昏顧世間物無足以械其胸中之
誠辰辭故山欲訪異人而慈親盼盼然未之許也大
定己丑之春忽於隣居粉閒人所不能及處揮灑二
碩而墨跡尚新下留姓名其末句云武官養性真仙

地須有長生不死人先生嘆賞其筆力遒勁疑神物
之所化成而未能決其信惰是歲九月霜寒露清重
陽祖師杖屨西行攜立謙禹三仙之英度海島歷山
城先生聞之竭歷而趨香火而趨祖師顧而笑曰壁
間墨痕汝知之乎三子者亦相視而米哂方悟其頌
乃神通變現之所以相驚也於是鏤肝篤誠刻骨效
盟負几杖執巾瓶左右惟命死生自程祖師愛其愨
愨美其專精顧其神彩之不群乃嘆曰松之月竹之
雪故不受於黃塵贈之詩曰鈞罷歸來又見鰲已知
有分列仙曹鳴珮相喚知予意躍出洪波萬丈尚仍
取壁間語意以長生為之號處玄為之諱通妙為之
字時方弱冠之明年也立劉諒禹之名充塞乎九野
八紘遊汴梁寓吏門乞食鍊形隱姓埋名朝卯暮請
行薰坐蒸委曲而挑幹玄機丁寧而啓迪丹經掃瓦
雲泮迷冰祖師既盡付其四象五行乃遺物離人而
退藏于天所謂得知友而付蓮瀛洲也四子乃負仙
骸報洪恩卯武陽歷華陰寧神於劉蔣舊盧之坰四
子之志各異先生獨遁跡於洛京諫性於塵埃混合

之亡囂嘩囂於市塵雖紛之叢管絃不足以滑其和
花柳不足以撓其精心所為之益寒形木為之不春
人饋則食不饋則殊無愠容人問則對之以予不問
則終日純純定力圓滿天光發明乃遷於雲溪之瀆
門人為之穿洞室於巖堀忽遇石井寒泉泠泠衆駭
其異先生笑曰不遠數尺更有二井乃我宿生修鍊
之所經營也鑿之果然迄今洞窟號為三泉逮丙中
歲復還武官往拜母氏相見甚懽卜太基之陰築建
靈虛之祖堂手植檜栢篁翠成行居無何鄉里誣告
先生殺人輒不辯而就縛坐折獄者迨將十旬純陽
祖師謁玉洞駕蒼麟下碧霄入幽圄説枷尾付營城
教之習文後救人者自首先生得以免縲紲之刑比
其出也翰墨絕妙有龍蛇飛舞之形大定戊申之熙
于昌陽縣雲霞壇白鶴舞度是歲也秋旱如焚復被
禱雨之誠既登厥壇四望無雲曰來朝巳午之交當
有甘澍如傾言出有徵如影響之應形磬自後東州
熙壇獨師主盟必有祥風泠泠擁旆而上騰其感
應也如神迄今諸郡石刻猶存至承安之三年也章

宗開其道價鏗鈞乃遣使膏徵之鶴馭諸輪接於紫
宸待如上賓賜以琳宇名曰修真官像士庶絡繹相
仍户外之屨無時不盈明年三月乞還故山天子不
敢臣頒賜璽書寵光祖庭迨癸亥歲二月仲春初六
吉辰鳴鼓集衆告之以閬苑之行曲眠左肱翛然逝
真祥光氤氳瑞氣紛綸所有道文仙樂太虛雖陽同
塵安閑修真仍注道德演陰符述黃庭與淡理窟條
達聖真足以為萬世之規繩掇雲宗君龍教紛承法
輪吸月之髓餐日之魂啓玄牝交谷神不忘千劫之
恩乃紀跨鸞之盛跡勒蒼山之翠珉其銘曰長生老
仙主張化樞吞虛無吐自然乘紫雲而下遊碧海之
邊遇甲子天元之會契重陽多劫之緣撞百關通九
泉驅四獸耕三田坐洛陽之市井鑿雲溪之洞天融
白雪以成粉熟玄霜而不烟聲名聳鼓於鳳州光華
照耀於金蓮携炁虛之紺宇拜朝廷之紫宣還斷東
萊之宿債然後骨肉都融而遊宴八寡也

長春真人本行碑

寂通居士陳時可撰

戊子之秋八月丙午余自山東抵京城館於長春宮
奇六旬將從居清和子尹公謂余曰我先師真人既
葬矣當有碑知先師者君最深願得君之詞刻之以
示來世余再辭于耆宿且以晚登恩洞不足以發明
老仙為辭弗從也乃命其法弟玄通大師李君浩然
狀老仙之行謁文於余曰父師長春子姓丘氏諱處
機字通密登州棲霞人幼聰敏日記千餘言能久而
不忘未冠學道遇祖師重陽子於崑崙山之烟霞洞
祖師知其非常人也以金鏻須贈之遂執弟子禮尋
長生劉公長真譚公丹陽馬公皆造席下相視莫逆
世謂之丘劉譚馬大定九年從祖師遊梁明年祖
師厭世十有二年師泊丹陽公穎仙骨歸終南塋于
其故里師乃入磻溪穴居日乞一食行則一簑雖簞
瓢不置也人謂之蓑衣先生晝夜不寐者六年既而
隱隴州龍門山七年如在磻溪時其志道如此道既
成遠方學者咸依之京兆統軍夾谷公奉疏請還祖
師之舊隱師既至構祖堂輪奐餘悉稱是諸方謂之
祖庵玄風愈振二十八年春師以道德升聞徵赴京

師官建庵于萬寧宮之西以便咨訪夏五月召見於
長松島秋七月復見師剖析至理進瑤臺第一層曲
春遇幺涅翌日達中使賜上林桃師不食茶果十餘
年矣至是取其一啖之重上賜也八月得旨還終南
仍賜錢十萬表辭之爾後復居祖庵明昌二年東歸
棲霞乃大建琳宮勑賜其額曰太虛氣象雄偉為東
方道林之冠泰和間元妃重道遣禮師禁中道道經
一藏師既居海上達官貴人敬奉者日益多定海軍
節度使劉公師魯鄒公應中二老當代名臣皆相與
友貞祐甲戌之秋山東亂駙馬都尉僕散公將兵討
之時登及寧海未服公請師撫諭所至皆投戈拜命
二州遂定己卯之冬成吉思皇帝令使臣劉仲祿持
詔迎師明年春發行夏四月道出居庸夜遇群盜于
其北皆稽顙以退且曰無驚父師是年十月師在武
川進表使回復有勑書促師西行稱之曰師曰真人
其見重如此又明年春踰嶺而北壬午之四月甫達
印度見
皇帝于大雪山之陽問以長生藥師但舉衛生之經
以對他日又數諭仁孝
皇帝以其實嘉之癸未之三月車駕至賽藍詔許師
東歸且賜以璽書禮師因辭曰臣歸途萬餘里得驛騎
館穀足矣制可其奏因盡蠲其徒之賦役師之馳傳
往返也所過迎者動數千人所居戶外之屨滿矣所
去至有攀馬首以泣者其感人心如此及入漢地四
方道流不遠千里而來所歷城郭皆挽留八月至宣
德元帥邀師居真州之朝元觀明年春居燕京大
天長觀行省請也自爾使者赴行宮皇帝必問神仙
安否還即有宣諭語嘗有曰朕所有地其欲居者居
之既而行省又施瓊華島為觀兵革而來天長已殘
廢島尤甚師葺之工物不假化緣皆遠通自獻者三
年一新師之在天長也靜侶雲集參叩玄旨旁門畧
戶靡不向風每熙馭鵠見熒惑犯尾宿師禳之即退
舍旱魃為虐師祈之則雨應京人歸慕建長春等
八會教行四方丁亥之五月有旨以瓊華島為萬宮
天長觀為長春宮且授使者金符牌持護教門六月
二十有三日雷雨大作太液池之南岸崩裂水入東

湖聲聞數里魚鱉悉去北口山亦摧人有亦是殺者師莞爾而笑曰山摧池枯吾將與之俱乎七月四日顧謂門人曰昔丹陽公嘗記余曰吾殁之後教門當大興四方往往化為道鄉公正當其時也公又嘗住持大宮觀其言一一皆驗吾歸無遺恨矣俄而示疾數如偃中侍者止之師曰吾不欲勞人汝等猶有分別在且偃寢矣異哉七日提舉宋道安蕭靖師登堂慰會衆之望師曰吾九日上堂去及是日留頌候光而歸真爲春秋八十明年七夕前一日將瘞群弟子啓棺視之師儼然如生道俗瞻禮者三日日萬人悉嘆異之九日醮畢閟仙蛻於白雲觀之處順堂師誠明慈儉凡將帥來謁必方便勸以不殺人有急必周之士有得于人者必援而出之士焉所至以師與之名脫欲兵之禍者甚衆度弟子皆視其才何如高者衆以道其次訓以功行又其次化以罪福固有遺者故其生也四方之門人丹青其像事之其殁也近者歸葬遠者駿奔如考妣喪其瘞也會者又萬人近世之高道福德兼備未有如師者師於道經無所不讀

儒書梵典亦歷歷上口又喜屬文賦詩然未始起草大率以提唱玄要為意雖不事雕鐫而自然成文有磻鳴道二集行于世云嗚呼浩然君能述其父師之道行若是昭昭然可謂能子矣又嘗侍鄒夫文之而後著邪雖然舉其大者論之可也我老仙生能無欲沒能不壞百世異人也又能以一介黄冠上而動人主如此下而感人心如彼非至誠粹德能然乎長松之見道已崇矣及乎至自邛度教門益闡求之古人大略與寇天師相似至挍其出處之道大有不同者何哉謙之之受知魏主也自言嘗遇老子授以辟穀輕身之術及科戒使之清整道教又遇老子之玄孫授以圖籙真經天宮靜輪之法使之輔佐北方太平真君且有崔浩贊之帝始崇奉老仙則不爾方其未名也湛然海上其與世相忘久矣一日有詔迎致誠出自然非有以要之也又其所以奏對者皆以道由是推之賢於謙之遠甚是已足銘矣而況道眼之具道行之圓乎宜乎嗣得其人世有如尹公者接踵而出以光揚妙道俾無墜耳謹係之以銘其辭曰

全真一派道爲之源鼻祖其誰聖哉玄元誰其導之
重陽伊始誰其大之子長春子于居磻溪一簑六年
箪瓢無有人皆曰賢廬于龍門亦復如是羽客來歸
如渴于水子誠眞仙道林之天退然其中飛吞大千
世宗聞道再見松島俄聽還山烟蘿甘老章廟之世
作宮海濱帝妃遺經寶藏一新干戈既舉一炬焦土
子率其徒往來雲嶼龍輿北庭召以使星遠乎東歸
道乃益弘古其生也世繪其像忽焉沒兮高堂季塟
有子克嗣尹公其人福德兩全偉哉長春

祭文

定庵吴壐撰

維丁亥歲七月十五日燕京儒學官孫周等謹以香
茶之奠致祭於長春眞人丘仙翁之靈嗟嗟仙翁早
歲出家壯而成道九八仙而五四皓無書不覽無事
不知九經庫而五總龜天下之老天子之師籍在仙
班獸居塵寰舉臂汗漫騎鶴三山名滿世間千秋萬
古何者爲往何者爲去弱教門人結緣道友衰経滿
堂如喪父母吾屬蹉跎衆知最重奠拜於筵哭爲之
慟嗚呼哀哉君寄國安師能致之含靈耳目師能啓
之水旱爲沴師能禳之師爲飛仙何日忘之嗚呼哀
哉尚饗

玉陽體玄廣度眞人王宗師道行碑

銘并序

前翰林直學士奉政大夫知制誥同修國
史姚燧撰

至元二十有四年歲丁亥秋九月提點泰蜀九路道
教天樂眞人李道謙偕終南上清太平宮提點賈志
冲来志眞來言伏讀六年詔書今掌教光先體道誠
明眞人張志敬執行消節文
皇帝旨曰自東華垂教至重陽開化朕心憮於道
崇乃命儒臣進加徽號教主可贈東華紫府少陽帝
君鍾離正陽開悟傳道眞君呂眞人純陽演正警化
眞君劉眞人海蟾明悟弘道眞君王眞人重陽全眞
開化眞君爲鈺丹陽抱一無爲眞人譚處端長眞雲
水蘊德眞人劉處玄長生輔化明德眞人丘處機長
春演道主教眞人王處一玉陽體玄廣度眞人郝大

通廣寧通玄太古真人孫不二清靜淵貞順德真人
其於錄德述道聖蹟天水稱情適中死濡生被道紀
光穎永永萬年重惟重陽真君七弟子有婦人者餘
六真平生求道之確成道之艱尚恐行實流之人間
者不託金石無以闡之將來久遠用是以禱祠臣并
真君既傳六人獨是玉陽尚無屬筆敢以累君燧餘
職史館以來嘗思古者史臣不要死者之或知不必
生者之見求於德於功於事於言見書見而聞書聞
信傳信而疑傳疑實錄直致俾觀者自判是非於千
載下細及龜筮貨殖方技滑稽隱逸卓行猶特傳之
況聖皇下詔褒崇有道之真人哉固宜有述不可以
吾儒者不為其道非職而辭也按事狀及靈異錄真
人王姓名處一寧海東牟人以金熙宗皇統壬戌三
月十八日母夢丹霞繞身而生七歲無疾死而復生
由是若知死生說後遇異人坐大石柔前撫首與言
又闢空中神自名玄庭宮主歸乃散服赤脚狂歌市
中人謂或病失心或識為無疾將收斂冠巾妻之不
可遂與母皆為老氏法世宗大定八年年二十七聞

開化真君至州崳劉弟子列真君知其可授其道為
制今名從居崑崳烟霞洞又名其母曰德清號玄清
散人明年歸居查山真君從其徒馬無為譚蘊德丘
演道郝太古四真人者自文登將歸寧海徑龍泉去
查山二百里時炎暑真君持傘自手飛出赤晡墜查
山柄得欽陽子三字識其師蹟欽字書所無若真人
君特制之以錫真人後有詩欽竹通為七箇人若欽
為本字五人合竹二人為七者後居雲光洞志行確
苦嘗倚大壑一足跂立觀者目瞬毛竪舌撟然而不
能下稱為鐵脚仙洞居九年制練形魂其長春為詩
頌曰九夏迎陽立三冬抱雪眠亦庶幾其跨火不焦
入水不濡之徒歟遨遊齊魯間大肆其術度人逐鬼
暗盜碎石出神入夢召雨挨降烹鷄降鶴起死噓枯
魔訶哾斥一方千里白叟黃童獨頌其處或以為善
幻誣民因名欽可鴆真人出門戒其徒先鑿池灌水
澆而溺之往則持杯盡飲曰吾貧人也無嘗從人丐
取今幸見招領丐餘杯以盡君誰與之又盡飲歸解
衣浴池中有頃池水沸涌以坎不充猶贖髮馳翦不

纓不能受冠二十七年徵至燕京居之天長觀嘗問衛生為治對曰含精以養神恭己以無為雖廣成復生為陛下言無易臣者世宗嘉之繼問飲鴆對曰臣素無取仇人者良由得疾致然或曰或謂異人或譊善幻世宗試而鴆之見不可殺悔怒而譊者當時謀之謬云然也明年為修真觀居不踰時求還山世宗賜之委去其年世宗不豫復來徵真人對使者曰吾不難斯行試不及一仰清光矣明年正月三日下車世宗崩已一日章宗留為醮資大行冥福其年復還山萊陽富人劉植無子六月為供致真人而薄其酒曰取汝其室藏搏煮酒來植依求之則其專家置人初不知者飲已留書四四應真字曰以是嗣汝明年四月十四日真君降辰植果育于舉家喜曰四四真人指月日為告耶泉子名真人曰吾已名之應真矣承安二年再徵至便殿問衛生對如告世宗者賜紫號體玄大師居之崇福觀月給錢二百緡是時召道安建祖庭蓋真君故盧以無勅額不敢集衆真人奏立觀璽書賜道安冲虛大師而祖庭遂建始盛以母

玄靖年九十求還山侍雪賜道之泰和改元及三年詔兩設普天醮於亳州太清宮度民為道士千餘人其年玄靖逝七年居聖水玉虛觀元妃送道經一藏大安改元北京請居華陽觀庚午醮薊州玉田縣謂其徒曰若聞空中鈸指擊撞聲乎北方氣運將回生處必有橫罹其毒者是年果天遭南牧丙子文登請請居天寶觀明年丁丑四月二十三日沐浴衣冠拜上下四旁以逝年七十六有異光集行世為其言者條分派出多於六宗數不啻萬立演道弟子尹清和真人為道大宗視真人為叔歲乙未擇其孫清冷子劉志源俾建上清太平宮蓋由益屋民張守真能鋪翊保德真君語必為今及當來休咎徵且役九壇三劍之法以捕逐鬼物宋太宗嘗勅有司作宮千柱以安景靈金季薦焚木灰无有清冷翦棘誅茅以居時日薄西山綫搆孚佑一殿卒其弟子陳志玄朱志彥趙志古張志隱李志宗李志明崔志安趙志真及今賀李兩君十人相嗣為之歷四十五年搆通明紫微七元三殿虛皇一壇凌霄一門靈官演法湛然傳應

法師祠四堂鐘樓齋庖廡廩將二百楹位置雖労祖
庭猶足為向闕而西名山福地土木之冠嗚呼上清
作爲宋太平興國中出內帑錢西土財爲之既其燬
也乃復於道流數人之身真人生游於金而見贈於
皇元真人生逝皆在山東其徒教行闕而擇勝地以
祠其祖亦事理之不可必究者也彼真人者果能不
死排空御氣載營而西顧不抵掌雲中曰吾孫若曾
亦有可才如是者耶詩曰少正純重兮四君皆陽生
不並時兮名相襲兮豈以陽者兮本天親上輕舉凌
空兮易為向往何獨一君兮海蟾向名將取月魄兮
隨日受明日月為易兮衛生要訣世徽五君兮奧疑誰
析又嘗思之兮少正塘純歷世綿邈兮絕學無人嗚
呼重陽兮總七弟子有婦人焉兮六人而已父雄子
良兮中有玉陽體玄廣度兮始人為狂行歌市中兮
望道未見從學崑崙兮識習一變離隱查山兮旋從
雲光冬眠抱雪兮夏立迎陽九年德就兮鬼盜破逐
騰神入夢兮群異傳出莫毒匪鴆兮持飲如漿名播
燕都兮徵來天表衛生為治兮寢衷間益鴻言剖疑
兮中夜前席別建修真兮還山固求鳳翼承旂兮邀
不可留歸輅經時兮世宗不豫章廟累起兮奏章帝
所惟不拒人兮崇福玉虛華陽天寶兮不恆其居在
在授業兮其出一户孫子暨孫兮獨踰萬數東海之
波兮百里迎湍今爲西流兮溢及鎬都太平之宮兮
古仙聖宅一孫十曾兮翦發攸作身生不西兮遊未
百年而教之西兮他門就先碑其平先兮道行猶斷
爾祖爾思兮來者無斁

廣寧通玄太古真人郝宗師道行碑

嘉議大夫嶺北湖南道提刑按察使東平

徐琰撰

大元有天下好賢樂善越前古凡有德之士不及
用者必加寵數以旌顯之初無間於道俗存亡之異
也中統二年詔賜盤山棲雲道人王志謹之號曰惠
慈利物至德真人至元六年詔贈棲雲之師廣寧郝
大通之號曰廣寧通玄太古真人至元二十三年詔
賜棲雲弟子洞陽徐志根之號曰崇玄誠德洞陽真
人旌有德也是年三月予將赴官湖南道出汴梁時

洞陽掌本宗教住朝元宮率其徒來見請於予曰貧道出家無過人之行誤蒙聖朝采録錫以徽號使得遂於師真之列皆吾先師棲雲之訓也棲雲之所以表見於世者獨非先師太古之澤也歟二師道行卓異在人耳目孰不知之必得文士與之紀述庶幾可以傳信後來昭示永久棲雲則有翰林承旨慎獨王公之作已勒之石若夫太古之碑義不可後而今尚缺然是則嗣教者不敢之過願屬筆於子儻辱惠顧我曹之責塞矣予自惟儒生昧於玄學叙事遣辭或致牴牾徒取誚於識者牢讓再三竟不獲已又洞陽與余同宗見待素厚雖於終拒乃據洞陽所録宗師行實採摭綴緝以付之仍繫以銘詩俾歩虛歌之以頌師德師姓郝名大通字太古道號廣寧子寧海人家故饒財為州首戶兄俊彦登進士第官至朝列大夫冩邑縣令師初諱昇少孤事母孝稟賦穎異識度夷曠蕭然有出塵之資讀書喜易研精尤甚因洞曉陰陽律曆之術不樂仕進慕司馬季主嚴君平之為人以卜筮自晦大定七年重陽真君王祖師自關西

寧海遊行於市見師言動不凡仙質可度思所以感發之者遂背肆而坐師曰請先生回頭真君應聲曰君何為不回頭耶師悚然異之真君出師閉肆從之又於館所而請教焉真君授以二詞師大悟不覺下拜自是日往親炙以有老母未即入道明年母捐館師乃棄家入崑崙山禮真君於烟霞洞求為弟子真君納之賜名璘號恬然子仍解衲衣去其袖而與之曰勿患無袖汝當自成蓋傳法之意也九年寧海人有構金蓮堂以待真君挈其徒而歸居之師攜毛錐乞食誤觸之碎真君别授一錐題詩其上云撲碎真灰纏郝得害風飽直待悟殘餘有箇人人喚未幾師辭真君去與王玉陽住居查山真君亦赴汴京馬丹陽譚長真劉長生丘長春四子實從十一年師聞真君上仙四子已入關遂西進以訪之十二年至真君於祖庭師欲與四子同廬墓側長真激之曰隨人腳跟轉可乎師明日遂行至岐山遇神人授今名字及道號十三年度大慶關而東歸澗趙抱閻十五年坐於沃州石橋之下緘口不語河水泛溢身不少移水

亦弗及人饋之食則食無則已雖奇其寒暑兀然無變身槁木而心死灰如是者六年曷邑君之季女嫁為真定郭長倩之夫人長倩夫婦過沃州知師在橋駐車拜謁贈之衣物所以存慰者甚厚師邈然若不相識一無所受夫人感泣長倩嗟異而去二十二年師過滦城又與神人遇受大易祕義自爾為人言未來事不差毫髮至鎮陽居觀升堂演道遠近聽者常數百人已而闡化諸方專以利物度人為務由是郝太古之名傳天下明昌初東還寧海一日欲作易圖遂索之筆適粥熟弟子不即與請俟粥已師曰速持來我方得意何暇食粥筆入手布紙揮染疾若風雨不終朝成三十三圖其旨意皆天人之蘊與昔賢所未發者咸平高士王頤佐占筮素精見師推服盡棄其學而學焉由是挂進名動朝廷其他灵異之跡如天長預告侯子真之火恩州夜入王鎮國之夢尚多有之不可殫記春秋七十有三以崇慶元年臘月晦日仙蛻於州之先天觀前此三年勅其徒預營塚壙吉以死期及是果然平生製作有三教入易論一卷示教直言一卷心經解一卷救苦經解一卷周易參同契簡要釋義詩賦雜文樂府及所作易圖號太古集凡十五卷行於世噫道家者流其源出於老莊後之人失其本旨派而為方術為符籙為燒煉為章醮派愈分而迷愈遠其來久矣迨乎金季重陽真君不階師友一悟絕人殆若天授起於終南達於崑崙招其同類而開導之鍛鍊之敘立一家之教曰全真其修持大畧以識心見性除情去欲忍恥含垢苦己利人為之宗老氏所謂知其雄守其雌知其白守其黑知其榮守其辱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無為莊生所謂游心於淡合氣於漠純純常常乃比於狂外天地遺萬物深根寧極才全而德不形者全真有之老莊之道於是乎始合重陽唱之馬譚劉丘王郝六子和之天下之道流祖之是謂七真師其一也非天授之其孰能與於此哉師逝之後弟子行緣四出繼世其業者甚衆高弟范玄通與棲雲王宗師又其尤者當中源板蕩圖隆興之初一居東平一往來乎燕汴建琳宇開玄壇聚徒講說貴賤欽仰宗風大振道

價增崇不滅太古今洞陽者艾敎毗剛毅木訥食師之德幹父之蠱當釋道紛爭推敗挫衂之際寂然湛然守之以謙冲安之以柔順處之以鎮靜操修無方精進不撒用能上取聖知將降璽書褒羙軼其難易又不出於積累之下謂非太古之澤將何歸乎凡今之人欲知太古請觀其欲知其子請觀其孫銘曰東方雲海空復空群仙出入沒空復中此語常怪東坡公神仙有則八表同不應秀止東方鐘嵬崙山高天北崇佐左崩右瞰搏桑宮上有一洞烟霞封重陽發之塵鬼工紫氣直與閶浮通禹墠對丘王郝從六子矯矯皆人雄縹緲至自蓬萊　鶖見碧海磨青銅煌煌七朵金芙蓉信哉仙人出於東就中郝公駕鳳能洗心以為虛玲瓏藏用於密退以冲机揀高貴不掛胸剛決物莫攖其鋒訓練復還王元氣納太一傳神契融有袖無袖由人縫同門之朋结與種聯浹下必隨渠儂沃州石橋孫果跳亘如虹蜿栜蒼穹大道在北南北衡何須遠走巢雲松止而不動吾非慵兄乃萬物之始終結跏趺坐為奇蹤朝觀日出光曨曈吞霞入腹丹火紅暮觀流波朝彼宗河車挽水玄霜送有人間之趣下風如以寸莛撞巨鐘揖手使去妨吾功過橋行人抗塵容僵名仆利不有朽見公視世猶蟻蜂形骸土木心宜鴻頓必有洮羞碩膚又求於耳當發蒙搏貪節愛療痴恫懂懂注來秋夏冬百感一一亦已豐如此利益誰詁窮碓乎六年真苦炊養成姹女逗嬰童奮袖起舞知德充頷以所餘又倥侗普度一切超樊籠泥在鈞兮金在鎔噴玲螺氟無常蹤功成朝元去忽忽飛霞珮玉鳴冬隆雲裝烟駕滄溟重弱水萬里今濛濛淮南小山空控叢貞芋欲種須圓衆公不可見憂心中捿雲老仙亦雖進往世賴有徐神翁

七真讚

北斗王粹子正述

重陽王真人

出應道逕豪推跑倚甘河得遇兀若狂人挈還四師大開全真巍巍法教東海而秦

丹陽馬真人

晚契奇因盡捨家詣千朝得道三醫承師風當示化
金玉丹縣邈矣前蹤如何可追

長真譚真人

一見師真痼疾頓愈決烈入道水雲爲侶歸棲終南
聚徒洛土教風既弘巍然高舉

長生劉真人

童真之力聖賢所扶風姿秀異洛市工夫中遭尼醬
所守不渝琴名卒顯旅召海隅

長春丘真人

猗歟長者不可復得三朝推尊才學功德歷此兵戈
遠涉西北九九乃終世人莫測

玉陽王真人

幼過玄庭再禮重陽飛傘送歸金蓮共芳跡多神異
名動帝皇高山景行千載雲光

廣寧郝真人

雖出閥閱獨善林泉兩詞一衲終始師傳神示易秘
沃繙六年化緣逆順悉合自然

甘水仙源錄卷之二

甘水仙源錄卷之三

東門天樂道人李道謙集

清和妙道廣化真人尹宗師碑銘并序

汝陽弋轂撰

宗師全眞嗣教六世祖也自守真緒風化鼎盛什百
於疇昔形器之域古今同盡春秋八十有三遽有拂
衣啟手之嘆以辛亥二月六日昇于大房山清和宮
之正寢寧神五華山者踰十稔矣嗣教誠明張公一
日語衆曰清和師思報祖師之恩遂大奨之礼仍即
其福地並建宮宇勝槩甲天下弘闡祖道功越古今
吾儕享其成業今無一報顏寔腆矣將刻碑紀寔以
詔無窮若何僉曰唯遂以中統三年十月吉日徵文
於汝陽弋撰僕以師真道德高厚奥妙無方詎以荒
疎淺淺者所能窺測形容哉固辭不可謹按門人馬
志道所紀行狀仍摭其功德之著見於耳目者序述
之夫道之在天下一而已矣天之所以畀付於聖賢
者無不備其所以濟斯世而見於功用者或久近廣
狹之不齊何哉曰時也時非聖賢所能必不能滞其

時而已或拱揖廊廟或淑私側陋或清靜而化揖讓
而治或平水土降播種或放伐以救焚溺或寬默以
革苛僞文勝質喪則示還純反朴之訓禮壞樂崩則
正三綱五常之教大則天下後世小則一郡一邑隨
機應變與物推移要不過乎徇道以濟斯世耳由踪
以觀之功用之不齊者所遇之時異也則天之以是
道而畀付於聖賢者曷嘗有二哉道猶水也渴則爲
酌飲旱則爲灌溉道猶火也飢則爲烹飪寒則爲煦
妪用雖不同而水火曷嘗有二哉傾以金籙訖運喪
亂並興黔黎殄於葅醢玉石燼於烈火天意開願挺
生至人全畀斯道以假援之之手於是重陽而後丹
陽長真長生長春繼出而全真之教興及清和接長
春之統授受之際累聖之妙無餘蘊作父作子述闡
化數十年徒侶徧天下聞望重朝野風之所靡狠戾
易心強梗順命革煩苛爲清靜化湯火爲衽席挈一
世躋天之民躋之仁壽之域自古教法之盛功德之
隆惟清和師爲最蓋天之畀付之道一而所遇之時
異也師諱志平字大和姓尹氏遠祖居滄州前宋時
有官萊州者因家焉顯高祖妣有子九人俱登進士
第仕至郡守者七人顯大父公直顯考弘誼皆隱德
不躍於師大定九年正月二十生是夕其母方寐見儀
衛異常皆盛服而入神思愕然驚寤師已誕矣時里
人相驚曰尹氏宅火奔救之至則無火稍長舉止異
凡兒三歲頴悟善記事五歲入學日誦千餘言讀書
即玄解嘗因祀事究生死理杳然遐相自忘七歲遇
陝西王大師有從遊意十四歲遇丹陽真人遂欲棄
家入道其父難之潛往十九歲復追令還家錮之竟自
逃出再三始從之住昌邑縣之西庵常獨坐樹下達
旦或一夕見長生劉真人飄然而來断其首剖其心
復置之覺而大有所悟後住庵福山縣養疾惠囦勤
瘁者累年衆德之遊濰州時龍見完顔氏素豪倨慕
師道德施園地創觀曰玉清率家人尊事之今觀廢
於兵而松檜鬱爲茂林後覲長春真人於棲霞觀執
弟子禮真人特器異付授無所隱又受易於太古郝
真人受口訣於玉陽王真人自是道業日隆聲價大
振四方學者翕然宗之己卯歲

太祖皇帝遣使劉仲錄徵長春真人仲錄及益都真常李公曰長春今在海上非先見尹公必不能成此盛事及潍陽謁師於玉清之丈室見其神釆嚴重不覺畏敬自失從容語及詔旨師大喜曰將以斯道覺斯民今其時矣遂偕往觀長春真人於萊州昊天觀先是金宋聘命交至皆不應至是師勸行決計北上時從者十八人皆德望素重者師為之冠辛巳及癸未備嘗艱阻既見帝於西印度奏對稱旨還及雲中真人聞山東亂國兵又南下曰彼方生靈命懸砧鼎非汝莫能救遂遣往招慰聞者樂附所全活甚多乙酉歲勅令長春真人住太極宮即今長春宮也師在席下四方尊礼者雲合師曰我無功德敢與享此供奉乎遂辭退在德興之龍陽觀屢承真人手劄示以託重意及真人升師方隱煙霞觀又欲絕跡連遁為衆以主教事敦請勉從之還長春宮以嗣事自任自是徒衆輻湊華瞻樂貢者日充塞庭宇忽謂衆曰吾素厭冗劇喜山林遂因平欒請主醮事而出適景州州之東山未免燕之僚士固請還宮壬辰帝南征還

師迎見於順天慰問世厚仍令皇后代祀香於長春宮既賚優渥甲午春遊毋閭山太玄觀之李虛玄語人曰去年院中青氣氤氳者累日占者以為當有異人至今師來既驗矣踰春南歸及玉田衆喜為數日留日晡已遽促駕兼夜行五十餘里舍豐草中衆莫知所以後還宮始知在玉田時有冦數百欲劫掠追至大合旬不及而反從者相賀曰非師奈我輩何時皇后遣使劳問賜道經一藏乙未春詣沁州主黃籙醮事入郊城境居人或夢縣之地祇曰真人來當警衛無虞及平遥理醮事時旱久且風醮之三晝夜燈燭恬然在他境猶風沁師杜德康平遥師梁瑜各施宮觀一方傾心焉九月達平陽分命披雲宋公率衆鏤道藏經板不數載而完所費不貲而人樂成之亦師為之張本師以此道化大行歸功祖師重陽真人遂留意祖師時京兆行省田公馳疏來請遣與師意合丙申春始達於榛莽中規度兆域校宮觀基址終南太華等處諸觀宇廢不能復咸請主於師時陝右甫定遺民猶有保栅未下者聞師至相先歸附師為

撫慰皆安堵如故繼而被命於雲中令師選天下戒行精嚴之士為國祈福化人作善時平遥之興國觀崞之神清前高之玉虛白雲洞定襄之重陽沁之神霄平陽之玄都皆主於師秋帝命中書楊公召還燕道太行山間群盜羅拜受教悉為良民出井陘歷趙魏齊魯請命者皆謝遣原野道路設香花望塵迎拜者日千萬計貢物山積畧不顧戊戌春忽曰吾老矣久厭勞事以正月上日傳衣鉢於真常李公俾主教事乃卜築五華山并增葺大房山之真陽觀更曰清和宮以為菟裘為終南祖庭葬具已備庚子冬請師董其成欣然而往雖冒寒跋險不憚也常曰吾以報師恩耳時季冬京兆一境旱衆禱曰師來和氣必應下車而雪大藏葬禮以明年正月二十五日既事時陝右雖甫定猶為邊鄙重地經理及會葬者四方道俗雲集常數萬人物議恟恟不安賴師道德素重鎮伏邪炁故得完其功初重陽真人脩道於此既成火其庵而東貽詩後人復脩意至是師賡之亦有繼祖來修之語噫百年事終始脗合豈偶然哉於是剪蕪

平丘土木並作堂廡殿閣燦然一新既成額以重陽以示報本之意若華山之雲臺驪山之華清太平宗聖等宮悉擇名重耆宿以主之興完皆踰舊是年還燕夏五月過太原時自春不雨禾種不入師憐之出已帑物為香火費為民祈禱雨大霈及還燕無幾何謂侍者曰我常便清和宮之西堂故居之今為我灑掃方丈從之翌日長往及宮洮頮禮聖畢訣衆曰吾將逝矣衆驚愕師曰吾意已決徙夫何言有進紙筆者默不應惟戒葬事勿豐遂不食但飲水啜茶危坐談道語音雄暢異常是夜久正衣冠曲肱而逝衆毀哭過哀時異香之氣滿室遠近聞者奔走賻賵哀戚若喪考妣初師遺言葬大房至是僚士固請遂葬五華狥輿意也中統改元二年詔贈清和妙道廣化真人師平日著述甚多門人板之目曰葆光集并語錄皆通貫經藝洞見道體所謂博學而約說者當時朝貴褒崇及宏儒名卿詩文讚美裒為一集目曰應緣錄其覺後進則高下不遺蹊逕坦明以謙遜勤約為治心之要以踐履功行為入道之基及其縱說則時

亦露機緘之妙所謂窮理盡性以至命者也得其門者由堂及奥其次不失為誠謹之士其成就於人者如此初居濰陽龍虎家餘二十年姫侍日満前終莫一識其面嘗失善馬獲其盜物色既驗盜畏罪不承曰此我馬也師即還馬縱去其高潔不累於物如此至大至剛之氣充諸内形諸外望之如神即之如春不怒而威匪爵而尊雖萬衆不足加其重雖窮處不足為之輕其平日之所養者如此及遭時得君權道濟物祥風時雨覆及遠方跂行喙息罔不得其所其見於功用者如此其至誠前知感通神明則又時出人意表以天挺之姿承積累之基譬猶日中之陽月盈之光不期盛而自盛尚且謙抑自居淡泊自樂化應乎無窮之緣神寂乎寥廓之鄉體用兼脩無過不及之弊其諸異乎同源而異流者歟抑世有以綱常為言者是又大不然自四海横潰華礼滅蕩汚俗所染又豈特於借鋤德色取箒誶語八佾舞庭召王所狩者乎及風化所過暴者仁奪者讓泰者抑上下帖然此於綱常之助其功豈易量哉僕悼夫昧大體而妄自分裂者故并及之銘曰

叔世運厄坤軸旋皇綱解紐兵方連鼎中生靈若小鮮磨牙萬喙垂飢延天生至人蓋汝憐神道設教昇已專重陽發源亦有傳得自無始先天先世間果有甘河泉萬劫老派常涓涓流入濰陽玉清前灌溉六葉開金蓮混沌雖鑿大道全積露掃盡孤月圓至理渾融無正偏漆園鄭圃非獨賢遭時得君明機權光亦豈從媸妍宜鴻高舉蓮海邊閶闔萬里來翩翩鰲頭可釣虎可編萬斛誰信容筲簞頹波力障廻九川塗炭氣化成几筵惠雨一灑劫火燃大地懇作種玉田精衛投石海空蝬蛉過祝速變遷風雲千載非偶然轉禍為福皆夤緣歸來演教談妙玄英華咀嚼九九篇琅函萬軸成歸筌始信天上無癡仙洙泗豈特徒三千燈分大小俱燀燀有心不敢自聖癲有口難說無礙禪人云功行徧八埏波浪幻跡從田田草樓菟裘茅一椽茹芝大房腹便便直鉤坐釣三峯巔寶地花木肥芊芊青山不礙行雲煙死而不忘壽更延他山有琰實可鐫光騰億劫無歲年千溪萬壑分

嬋娟明月依舊懸青天

玄門掌教大宗師眞常眞人道行碑

銘

翰林學士承旨資善大夫知制誥兼修國

史王鶚撰

道教之曰全眞以重陽眞人為祖師其自甘河仙遇劉蔣焚庵行化関東前後僅十年而天下翕然宗之非信道篤而自知明安能卓立章章如是之搜奇訪訪逸得高第四人曰丹陽曰長眞曰長生曰長生四人者俱能慗玄綱弘聖教使運數起而道德新[illegible]矣哉至於禮聘兩國聲馳四方能無欲殁能不壞惟其以長春師為然師救物以仁度人以慈澹然無極而衆美從之故遊其門者率聰明特達之士然傳法嗣教止於尹清和李眞常二公而已清和公早慕眞風徧趨法席濰陽化度沙漠侍行為長春門弟子之冠其踵師掌教讓抑不居竟脫煩勞優游以壽終者夫以清靜養眞以仁恕接物華實相副文質兼全名重望崇使遠近道俗趨拜堂下惟恐其後則吾眞常公有之矣公諱志常字浩然其先洺州永年宋季避地濮之范陽尋又徙開之觀城因著籍焉高祖皓曾祖昌祖明父蔓皆隱德不耀素為鄉里所重明昌癸丑春正月十有九日母聶氏夜夢異服一人以授玉兒覺而生公二歲喪父六歲喪母養於伯父濟川家濟川諱蒙名舉子也賦義兩科屢占上遊雖以四舉終場同進士出身歉如也見頴悟不群嶄然出頭角意欲作成以償平昔之願而公不喜文飾雅好恬澹常默禱高穹望早逢異師勝友式副夙心年十有九伯將議婚公聞之嘆曰本朝學道未涉涯岸若愛欲纏縛則古人高蹈出塵之事業難乎有成同舍兄張本敏之初以嗣續規公既知牢不可奪乃各言所志而訣居無幾負書曳杖作雲水之遊初隱東萊之牢山後徙天柱山之仙人宮宮之主者曰湯陰李仙見公儀觀魁偉音吐不凡大加賞異遠公辭告之曰君玄門大器也山庵荒僻非久淹之地昔祖師所至異人並出今獨長春在烏宜往從之他時成就未可量也公翌日遂行至即墨之東山屬貞祐喪亂土寇蜂起山

有窟室可容數百人寇至則避其中衆以公後拒而不納俄為寇所獲問窟所在捶楚憯毒絶而復蘇竟不以告寇退窟人者出環泣而謝之曰吾儕小人數百口之命懸於公一言而公能忍不納之怨以死救之其過常情遠甚爭為給養至於康調迄今父老猶能道之歲戊寅夏六月聞長春師自登居萊徙促裝往拜席下師一見器許之待異常山東路轉運使由琢器之高其行且聞昔在即墨主帥黃摑副統洛公籌畫保完一城以書邀至益都待以賓礼己卯冬十有二月我朝遣便宜劉相仲禄齎詔備禮起長春師于東萊時益都副帥張林自金歸宋叛服靡常公懼其為阻滯乃往說林俾移檄所經衛送以行庚辰春正月師始命駕從行者十有八人公其一也二月達燕明年春二月北上秋七月至阿不罕山距漢地兇萬里並山漢人千家迎師羅拜以為希世之遇咸請立觀擇人主之師將行指公座上語衆曰此予通明中正學問該洽今為汝等留此其善待之因賜公真常子號額曰名其觀曰棲霞師既西邁公率衆興作刻

日落成又立長春玉華二會至今不輟癸未夏五月師至自行在憩于其觀一日齋客四集師手持一弓弦不言以授公公亦不言而受因而佩之仍作詩為謝師但笑領而已蓋阿不罕甾弓弦之授識者知其有付囑之意秋七月從師還至下水時殘暑尚熾師因納涼官舍之門樓字呼公而教之曰真師不易遇得道者不易逢逢之而不易識也守道之篤人貌而天行直寓六骸而淵宗忘飢渴而常寧至靜而遺形獨遊乎無極之妙庭此語汝當記之以俟他日自得之耳公拜而謝自承教之後益自奮勵息機體真敬事循理歷死生憂患之際曾不易其所守師住燕京之日凡教門公事必與聞之丁亥秋七月師既仙去清和嗣教以公為都道錄兼領長春宮事己丑秋七月見上於乾樓輦時方詔通經之士教太子公進易詩書道德孝經且具陳大義上嘉之冬十一月得旨方還庚寅冬有誣告處順堂繪事有不應者清和即日被執衆皆駭散公獨請代之曰清和宗師也職在傳道教門一切我悉主之罪則在我他人無及焉使

者禹其節特免杻械鎖之入獄宿半鎖忽自開公以
語獄吏吏復鎖之而復自開平旦吏以白有司遣以
來使會食所食肉骨上隱然見師像其訟遂息癸丑
夏六月承詔即燕京教蒙古貴官之子十有八人為
公薦寂照大師馮志亨佐其事日就月將而才藝有
可稱者乙未秋七月奉詔築道院於和林委公選高
道乘傳以來雖清和掌教而朝覲往來必以公故公
為朝廷所知而數々得旨璽書所稱曰仙孔八合識
八合識譯語師也戊戌春正月清和會四方耆舊手
自為書付公俾嗣教公度不能辭乃受之三月大行
臺斷事官忽土虎奉朝命復加玄門正派嗣法演教
真常真人號夏四月赴闕以教門事條奏首及終南
山靈虛觀係重陽祖師鍊真開化之地得旨賜重陽
宮號命大為營建甲辰春正月朝命令公於長春宮
作普天大醮三千六百分位及選行糯精嚴之士普
賜戒籙逮戊申春二月既望醮始告蕆凡七晝夜祥
應不可殫紀歲辛亥先帝即位之始年也欲遵祀典
遍祭嶽瀆冬十月遣中使詔公至闕下上端拱御榻

親緘信香冥心注想默禱於祀所者久之金盒錦旛
皆手授公選近侍哈力丹為輔行仍賜內府白金五
千兩以充其費陛辭之日錫公金符及倚付璽書令
掌教如故公至祭所設金籙醮三晝夜承制賜登壇
道衆紫衣暨所屬官吏預醮者賞賚有差詢問窮乏
量加賑卹自恒而岱々而衡々隸宋境嘗奏可於天
壇望祀焉既又合祭四瀆於濟源終之至於嵩至於
華皆如恒岱之禮祀所多有徵應鴻儒鉅筆碑以紀
之壬子春正月命駕終南祖庭恭行祀禮覲度營造
凡山下道院皆為一例以是地係教門根本故也逮
四月既望東歸癸丑春正月奉上命作金籙大齋給
散隨路道士女冠普度戒牒以公為印押大宗師甲
寅春上又遣使作普天大醮分位日期如戊申而益
以附薦海內亡魂勅公為大濟度師出黃金五百兩
白金五千兩凡龍壁環鈕鎮信之物及沉檀龍麝諸
香並從官給自發牒至滿散鸞鶴五雲現于空際者
無虛日公復念燕境罪徒久幽狴犴不以滌洗則無
由自新言之有司蒙開釋者甚衆冬十有二月有旨

召公乙卯秋七月見上於行宮適西域進方物時太子諸王就宴勅公預焉舍館既定數召見咨以治國保民之術十有二月朔旦上謂公曰朕欲天下百姓安生樂業然與我同此心者未見其人何如公奏曰自古聖君有愛民之心則才德之士必應誠而至因歷舉勳賢並用可成國泰民安之效上嘉納之命書諸冊自午未間入承顧問及燈乃退丙辰春正月以老辭夏四月至自北庭五月至晦總真閣之北簷無故摧壞六月庚申朔公倦於接應謝絕賓客隱几不言戊寅正襟危坐語左右曰昨夜境界異常吾自知卦數已盡歸其時矣主管教門向已奏聞令誠明張志敬受代餘無可議者翌日悉以符印法衣付之乃留頌順正而化春秋六十有四平昔著述多為人所持去有又玄集二十卷西遊記二卷行於世公以儒家者流決意學道事師謹與人忠茹葷飲酒之戒消毫不犯主宮門二十年凡所營繕皆公指授翬飛櫛比雄冠一時四方信施歲入良多悉付之常住一無私債羽化之日衣衾杖屨而已性質直不能曲意順

情故謗訟屢興隨即自解公一不較復以誠信待之方其與同舍張君敏之之訣也各言其志敏之卒中詞賦高第而公竟掌道教長春別號二紀敏之以使北見留隱為黃冠公兄事如昔并其屬給養之時河南新附士大夫之流寓於燕者往往竄名道籍公委曲招延飯于齋堂日數十人或者厭其煩公不恤也其待士之誠類如此長春道侶不下數百獨能識誠明於齠稚教育成就卒付重任其知人之明又如此故能歷事三朝荐承恩顧雲軿所至傾動南北香火送迎繹絡不絕及聞訃音近者素服長號若考妣焉遠者出迓仙靈為位以哭可謂其生也榮其死也哀矣庚申夏四月今上嗣登寶位中統辛酉秋八月詔贈真常上德宣教真人號明年夏五月既望予方逃暑不出誠明子携諸執事踵門來見曰先師嗣法有功玄教今厭世既七年不有以追述其美則門弟子輩俯仰慚怍殆無了期惟先生與師都鄉縣熟其為人敢以斯文請予辭之力不踰月凡三見臨具狀其師之道行及持虛舟道人李鼎之和所謂傳併以見

示予觀其行實平美略無纖芥譎怪之事乃以予平昔之所見聞併為次第其先後而銘之曰

道之為教基於老氏不肆不耀知足知止性而身之全真則是質而文之真常乃爾學惟真常系出仙李重陽裔孫長春嫡子笑授丐弦傳法徽旨留建棲霞嗣教伊始言必成章動必循理誠以待士廉以律已萬口推尊三朝付倚善始令終榮生哀死蒼蒼五華涓涓一水窈兮窕穸閟我冠履付昇得人追書遺美有狀斯述有傳斯紀仙靈雖昇仙閟不已我銘以辭無媿焉耳

終南山重陽萬壽宮洞真于真人道行碑

宣授河南路轉運使兼廉訪楊奐撰

盈尺之璧徑寸之珠天下皆知其為至寶也不蘊於山淵而不聞況於人乎東魯宣父炳辟世辟地之訓歷代史臣列隱逸逸民之傳宜乎綿亘千數百載而不廢也僕儒家者流竊有志於史學謹按洞真之行實斯亦古之所謂宗師者歟故碑之無疑師諱善慶字伯祥寧海人高門于公之後祖彥升主好時縣簿考道濟韜光不仕師幼不茹葷長通經史大義雅嗜道德性命之學與丹陽同里閈大定二十二年丹陽演法於金蓮道場耋稚而集而師預焉時甫十七矣馬丹陽見而奇之且嘆曰向畏重陽譏訶頗萌倦弛然得以終其業者彥升力也使是兒入道殆天報乎其家聽執几杖以從再年冬丹陽返真徑造隴州龍門山謁丘長春俾參長真於洛陽得鍊心法丐食同華間明昌初長春歸海上囑曰汝緣在汧隴無他往夫人需友以成不可不擇復入秦卜吳嶽東南峯鑿石以處日止一餐凡可以資於道者造次不暫舍絕跡人間七八年迄今目其龕曰于真人洞友滿蔡道淵待之如師後創觀汧陽之石門承安中好事者請額禮體玄大師尋佩受法籙以輔道救物遠近益加崇敬泰和三年隴之州將保賜冲虛大師號五年再謁長春啟證心印退隱相州平天山六年長春介畢知常緘示密語督還汧隴仍易名志道師再三敬諾參長生久之道價隆重輝照一時雖黃髮故老自以為不逮也常謂學仙者存乎積累赴人之急當如已

之急八年南征凱還憫其俘纍必盡力贖援而後已
元光二年隴山亂中太一宮李沖虛聞之舉以自代
不起正大改元上悼西軍戰歿遣禮部尚書趙公秉
文祭於平涼充濟度師秉文高其節圖像薦諸朝召
之又不起二年饑荒或言路直秦岐之咱客無別歲
計奈何師曰吾門一見其難而遽如許不廣甚矣言
者慚愧未幾秋大熟遷五姓洞真觀環居弗出逼中
使繹絡不絕起而應之遂領中太一宮事七年河南
不雨名近侍護師降香濟源初期望祀於宮中而臨
河阻風鐵劄既沉斤皷棹前進登岸風如故爲立致
甘澍特旨褒異兼提點五嶽佑神觀天興二年春月
京城送款于我朝驛訪高道以師爲之冠秋七月約
由中灤渡北邁時苦於饑依附者衆船人疑其有金
帛迤邐沿流而下夜將半遇一沙渚委之而去黎明
驚濤四涌莫不倉皇失措會八柳樹堤潰乃定徐謂
弟子符道清曰今日之事非而不能濟道清泰人不
安於水承命捷若神助俄賂二舟馳逆舉脫其厄其
臨事如此過魏過魯過趙諸侯郊迎以相躡擁篲以
相先玄通子范圓方曦爲人所尊信主東平上清宮
聞風虛席引避良有以也乙未秋入燕致祠處順堂
下遣清和嗣教門事待之如伯仲丙申燕境大旱而
蝗俯狥輿情投符瀘溝乃雨蝗不爲灾戊戌夏四月
詔天下選試道釋進號通玄廣德洞真〻人秋七月
掌教李公真常奏請住持終南山重陽萬壽宮適北
京畄守烏公築全真觀奉之庚子太傅移剌寶儉總
管田雄交疏邀師會葬祖庭即入命駕入關總宮事
綦白雲李無欲賓綱維之而曺沖和志陽賓潤色之
丙午夏五月西遊鞏昌以汪候德臣敦請故也冬盤
桓秦亭賓僚劉澤琡王道寧焦澍朝夕左右動靜語
默具西州錄丁未春二月還宮張道士來雲中躬拜
庭下師堅讓不受執事者曰真人壽当九秩簪冠滿
前以此而處淵源之地過矣師曰礼無不答大白若
辱廣德若不足老氏有之以丹陽接一童子必答爲
忍自尊大耶庚戌冬十月二日沐浴正襟危坐猶平
日翌日留頌以寓生不必樂死不必憂之旨曲肱歛
息坦然順化春秋八十五後九日葬于宮之西北隅

有洪鐘集行於世鎮陽馮侍郎壁傳其事甚悉在汴則尚書左丞張公行信平章政事侯公摯司諫許公古禮部尚書楊公雲翼王府司馬李守節修撰雷淵應奉翰林文字宋九嘉在燕則陳漕長時可吳大卿張侍讀本在關中則參省王輔臣郎中邳邦用諫議來獻臣同德寺丞楊天德員外郎張徽書掾裴憲經籍官孟攀鱗署丞張瑶蓋當世景慕者也容力取而言詰之師閒氣天挺謙慤夷粹似簡而不失其倨似和而不涉於流信乎其難名也四方學徒不可勝數雖於其事者未嘗見喜怒之色形於顏閒察其日用之常則寒暑風雨無少變烏六十八年脇不沾席衣不解帶可謂慎終如始矣與人言惟正心誠意而已至於畜神順真之祕苟非其人閉口不吐恐失之強聒也精潔儉素不習而能一履韈之細至經歲不易肯以糸毫利諸己耶東徹海岱南窮襄鄧西極洮鞏北際燕邊瑰蹤瑋跡章章可考弃之明年春僕以南漕長告老燕臺無欲子促其徒往返六千餘里懇徵文石嗚呼玄鶴不來青山已塵遐相巖扉強勒之銘

銘曰

維道與天初同原方術分裂無乃繁至人躍然起海門丹陽嫡子重陽孫空山大澤環四垣隱几坐觀萬馬奔物生不顧為犧樽火烈始見玉性温西翔東翔動帝閽歲旱慷詔濟瀆源洪流怒濤鯨吐吞靈符一擲偏老坤蜚廉馮夷挍兩轅焦穀載沃如平反朝那夜哭戰死魂霓旌豹尾文續繙楊枝麈灑消沉冤随桄應物忘清渾疾雷破聵電燭昏功成弗居德愈尊上賓碧落何軒軒道路掩面泣宿恩洪鐘叩擊皆玄言包括鄭圃羅漆園陸陶殊派奚義敦我舌入筆勢可捫赤書翠琰馨蘭蓀

甘水仙源錄卷之三終

甘水仙源錄卷之四

東門天樂道人李道謙　集

眞常子李眞人碑銘

朝請大夫翰林修撰同知制誥賜紫金魚袋張邦直撰

學道之難大要有三一曰悟理二曰弘教三曰付畀得人能備是者其眞常眞人乎眞人之所學即世之所謂全眞者也是道之傳古所未有倡始於重陽王君門弟子得其傳者馬丹陽玄寶洎其室孫清淨不二譚長眞通正劉長生通妙丘長春通密王玉陽體玄郝廣寧大通七人而已厥後學者徧天下無慮數千萬人而習他教者為衰嗚呼盛哉眞人之時馬已謝世而丘劉王郝尚無恙眞人歷扣四君見者皆以為可教乃抽關啟鑰不少靳固眞人會集徹妙淵停海涵無一不具由是心益明了而其道尚進矣性好山林乘興即往然未嘗留滯一处始在燕薊間尋之登之萊之嵩之河秦既而即大梁之丹陽觀居焉所至則徒衆奔走往來頗受教門下者無虛日眞人一以皆接納飲食教誨暑無倦容故人人咸自以為有得而依歸之誠益堅眞人一日遣人詣郿之五姓邀寧海于公伯祥主中太乙宮且曰于吾友也風神灑落識度夷曠衣褐懷玉而不願人知蓋吾先師長春子所密授者他日興吾教者其斯人歟及癸巳之春大朝遣使徵眞人既受命治裝行有日忽顧謂其衆曰天將興治古之道而吾不及見吾向所以邀于者正謂今日也遂以後事付于而問曰日景午未侍者曰午矣乃枕肱而逝享年八十有三眞人德興人諱志源李其氏眞常蓋丘師所賜號云其他神異之事當世名公鉅人載之詳矣故不復具糸之以銘曰維昔重陽倡此全眞孰承孰傳作者七人迨及眞人會同諸師徹顯闡幽于南之陲聲聞于天大朝來徵受命既還忽焉遐登眞人嘗云寧海之于他日興教在斯人歟出言必酬如響應聲所以奮知得於至誠維生有聞維後有傳槩之古人不愧乎金虎山之陽汴水之湄刻我銘詩以永厥垂

雒峯子于公墓銘

遺山元好問撰

有為全真之言者衛致夷狀其師離峯之行請予為墓道之碑曰始吾離峯子事長生劉君年未二十便能以苦自力丐食齊魯間雖腐敗委棄蠅蚋之餘不少厭不置廬舍為定居計城市道途昏暮即止風雨寒暑不卹也吾全真家禁睡眠謂之鍊陰魔向上諸人有脇不沾席數十年者吾離峯子行丐至許昌寄嶽祠通力疾走環城數周日以為常其堅忍類如此嘗立城門之側有大車載藁秸而過藁觸其鼻忽若有所省懽喜踴躍不能自禁為一老師鎖閉空室中三日乃止初不知書自是日誦數百言有示老莊者隨讀隨講如迎刃而解不數年徧內外學作為歌詩伸紙引筆初若不經意皆切于事而合于理學者至今傳之為人儁儀觀器量寬博世俗毀譽不以關諸心獨於周急繼困恒若不及也南渡後道價重一時京師貴遊聞師名奔走承事請為門弟子者不勝紀正大中被旨提點亳州太清宮賜號紫虛大師離峯子之生平如此門人韋將以葬師洛陽長生觀吾子嘗許以銘幸卒成之予在三鄉時盖嘗見離峯子於衆人之中及官東南離峯子樂與吾屬遊思欲扣其所知而未果也且衛求予文有年矣今復自聊城走數百里及於濟上待之者又數月病予懶於筆墨若謂有疑於師者然予於離峯子何疑哉予聞之今之人全真道有取于老佛家之間故其寒餓憔悴痛自黔劓若枯寂頭陀然及有得也樹林水鳥竹木瓦石之所感觸則能穎脫縛律自解心光曄然普照六合亦與頭陀得道者無異故嘗論之夫事與理偕有是理則有是事然亦有無是理而有是事者予撰夷堅續志有平居未嘗知點畫一旦作偈頌肆口成文深入理窟者三數人黔卒販夫且然况念念在道者乎張內翰敏之離峯子之舊叙其歌詩曰師自以其言為道之棄物今所以傳者欲知此老林下百骸塵中蛻蛻耳又曰悠然而風鳴汎然而谷應彼區區者或以律度求我是亦按天籟以宫商責混沌之以丹青也吾友孫伯英河洛名士在太學時出高獻臣之門若雷希顔辛敬之劉景弘皆天下之選而伯英與之

遊頭角嶄然不甘落其後一見師即北面事之竟為
黃冠以殁張子所敬而孫所愛也二君子且然子於
離峯子何疑哉乃為銘離峯子諱道顯出於文登于
氏初隱觀津女几之桃花平過洛陽得其師劉君舊
隱葺居之是為長生觀住太清三年避壬辰之兵於
盧氏滦水仝迦置鄧下俄以疾終春秋六十有五離
峯子其自號云銘曰
分食鷄豚託處虺蛇視身寇讎自干罝羅樂有加耶
年可退耶所持者狭而所獲奢耶豈無考槃在澗之
阿木茹草衣召來天和急而張之弦絶柰何學道之
難成使人咨嗟曰婦姑勃磎交喪則多千日之功或
棄於毫末之差彼避險而就夷背實而趨華拱璧以
先駟馬不免於盜夸若人者不潰於流不磷於磨始
於同氣開弓終以大方為家顧雖蛻骨於此安知其
不冠青雲而佩飛霞也耶

弘玄真人趙公道行碑

翰林待制知制誥兼修國史李謙撰

弘玄真人仙蛻之七十年至元庚辰春嗣法孫祁默
菴道安託終南重陽萬壽宮宗主天樂真人李道謙
狀其行實遣弟子至京師以道行碑為請推本源委
乃叙而銘之按真人諱悟玄字子深姓趙氏出臨潼
之零口民家在孕十有二月生於金天德元年驚姜
之夕室有光燁然父母異之早孤事母䫉以孝謹稱
性冲澹屏棄外慕既冠讀書通大義時全真教始興
真人聞而嚮焉會第一代重陽公謝世丹陽馬公扶
護而西道出零口真人迎舘於家禮敬脩至丹陽覩
其有受道之器與之語遂相契翌日[遇]丹陽行丐長安
市真人出貨泉百緡饋之歸謂母曰人生倏何汩没
一世閒徒勞人耳不若屏遠俗務棲心玄門可以悟
理可以明性可以達道母曰果若有志吾願與偕往
乃舉家入道訪丹陽於終南之劉蔣師事之親炙日
久丹陽教以息心養性之術浸有所得長安人趙恩
虛第宅以請乃築為環堵師弟子入居其中今蓬萊
觀是也宴坐數歲心境澄徹至理貫融得丹陽之學
為多其後丹陽東遊有稷山段明源者復究玄旨丹
陽喜曰關西已有趙悟玄河東又得段明源吾教得

所傳矣是後関中之人攀挹道譽以不得參接為恨邠州淳化李氏築為精舍延真人居以因剪柏四枝手植於庭且口占数語以道其樹善本之義柏遂生迄今茂盛泰和中樊川雛六郎者事真人執禮恭甚其弟某家居城中屢於茶肆見一道者居座傍暇日謁其兄來樊川聞真人為兄所禮敬也同往拜之閲其貌則茶肆常見者因以語兄知真人未嘗出大加敬信遂割別墅朱楊村之柏坡為真人築庵之地庵成命曰全道又謂弟子然逸期曰京兆延祥觀道祖玄元示跡之地曩者丹陽師已築堂其側他日必為崇福道場汝可居之真人時亦往來其中歳增月葺今為名觀大安壬申春真人拜掃先塋諸弟子皆從中路聞虛空有聲如樂音合奏從者皆聞之真人因作歌詞以志其異僅成半篇命弟子魯現琦識之時弟子李道寶自洛西還道中忽與真人遇且曰汝當速行吾其逝也言終不見至陝復遇真人曰向嘗作歌詞未終篇今足成之汝其無忘道寶至淳化真人已返真矣道寶為諸弟子言所見舉其詞合現琦所識遂成全篇衆皆駭異真人閲世六十有三年自號了真子明年葵柏坡之全道庵同知平涼府事楊公庭秀實誌其墓國朝掌教宗師清和尹公拜祠下嘆其崖巓峻狹不足以容廣廈命其徒芟夷坡之下而改作爲額曰翠微宮尊之也真常李公奉朝令追贈今號曰弘玄真人真人邃於玄學所謂修丹養性黄庭内外景之說得之於心宣之於口皆成詠歌有之曰九九詩無生吟具載仙梯集傳於道流山東諸郡目真人曰小丹陽初真人居澧西嘗晨起呼衆曰三十年後玄教大興當有宗師闡化門人徧天下汝等其勉之及長春丘真人赴太祖聖武皇帝之召竟如其期咸以為至誠前知静而能應云門弟子甚衆其尤賢而有道者曰清貧子王德遇洗燈子然逸期明微子王志清嗣清貧者曰呂志真嗣洗燈子者曰張道性明微子度李志久方主翠微宮事銘曰

道家者流祖玄元太虛爲室靜為門靈襟不受塵翳昏擴然洞見天地根厥初濫觴發真源季世遂有支流分禬禳科禁何紛紛玄元至教斁湮淪全真之興

百餘年弱而能强謙而尊無為而為妙用全不言而言真理存重陽而下數散仙翼賛其道能弘宣就中丹陽得真筌誰能继之曰弘玄妙齡不著愛欲纓逃人遐入終南山環堵宴坐百慮捐天光内照杊澄淵闢中道馨芬芝蘭捐背割土爭指延築庵要結香火缘嗣法有人今再傳淳化之柏高参天翠微之宫矗雲煙御風乘氣返自然惟餘勝跡光樊川

終南山碧虛真人楊先生墓銘

翰林修撰嘉議大夫同知制誥上輕車都尉彭城郡開國伯食邑七百户賜紫金魚袋

劉　祖謙撰

明昌初僕時年十四五就學于長安聞得道羊皮先生已羽化于府署之宣詔廳後有紙襖先生居焉數〻見之方稚蒙未能知其異人泰和之末得官有邑或言楊碧虛者傳王祖師之道名振関中乃向所謂紙襖先生也先生名明真號碧虛子耀州三原趙曲里人家世為農兄弟四人俱入道先生其伯也仲曰曰守珪餘俱早世先生始從馬丹陽學後詣山東見丘王諸師由宣詔廳往來南山永安泰和間徒衆頗多歸之適陝右二統帥俱皇族相繼師禮焉運使嘉議高公忽病心痛治莫能効先生為布氣按摩立愈有詩十絶為謝先生素不識書口占賡酬略不停思高大異之嘗云先生獨傳祖師心要紙襖草屨土木形骸或歌或舞或顛狂癡曾以養生安心術相授其爲官貴士流尊禮如此道俗景仰隨問隨答頃刻詩頌積疊人人滿意正大二年清明日語門人李志常即祖墳預建壽塔果以十年六月無疾而逝享年八十集所為歌詩餘三百篇目曰長安集先是其仲守珪受印可於先生遂居鳳翔一日求木于前知府术虎公既瞑目門人歛焉郡人驚異觀者萬計二道人因忿爭於前久之不鮮忽聞擊木聲擧蓋再起讓曰若輩將賣我作利賂耶速蓋棺將無人矣葬後不數日北兵奄至城扉果闔於是郡人始悟事見定海節度使盧通議墓碑云嘻一門而二達者異哉志常以師之壙獨有未銘見請宜銘

世人憧憧名利塲體便綺紈味膏粱氣不内充性則

戕一真忽馬散徹茫反以紙襖為猖狂誰知懷玉終煌煌倒持陰陽長不亡飛上神京朝玉皇守爐鍊丹曾竊嘗其徒今有李志常

終南山全陽真人周尊師道行碑

筠　溪　天　樂　道　人李道謙撰

至元甲戌歲秋九月壬午終南山重陽成道宫提點吳志恒來劉蔣祖庭之筠溪再拜稽首曰我先師全陽周君道高德著福大緣深願得子之文刻石以傳來世余以不敏辭而弗許也謹按藏室所收金蓮記及崆峒李公君瑞作師墓銘并向者洞真真人于君常談師之言行而編次之師姓周氏諱全道世為古豳之巨室亂後譜牒遺墜故系莫得其詳生於皇統乙丑十二月二十二日自幼語默進止若成人狀貌奇古神情雅澹夙喪其父生理蕭索竭力以事母母忽感奇疾百療不愈師割股與藥同進厥疾乃瘳鄉黨以孝聞年及冠里人有以子妻之者師婉其辭而却之及母氏之終天也哀毁過禮幾於滅性嘆曰吾嘗聞道家有言一子進道九祖登仙欲報罔極之恩無踰於此時大定癸巳歲聞丹陽宗師環居終南祖庵弘演真教師徑詣席下求受道要丹陽納之俾與子列自薪水舂爨皆使親歷師恭服勤勞數年匪懈丹陽察其有受道之志一旦召入環室付之真訣及賜以全陽子號師既得法克己鍊心行其所受如是又數載合堂雲衆莫不服其踐履之實無幾何丹陽謂曰邠近邊鄙教化難通汝當往居以弘吾道師承命而行卜庵玉峯山下頤神養浩積德累功與人子言教之孝與人弟言告之順貪者誨以廉懦者諭以立各因其根性淺深皆蒙啟發至於疲癃殘疾惸獨鰥寡而無告者收養於庵中由是閭里士庶日益敬仰邠人爲之遷善壬寅丹陽鶴馭東歸師每至清明必躬詣終南祖庭致祭歲以為常貞祐間羌人陷邠師亦在虜中雖被俘縶其精進道業略不少渝羌識其為異人遂釋之厥後四方來詣門請益受教者奚止滿户外之履度弟子僅千人俱令各立方所訪披後進元光末尚書左丞張公信甫出鎮邠郡素忌師名一日詣庵叩其所修師告以道德性命之理公喜

其誠出而語人曰周全陽有道者也翌日設齋仍贈
以袍履時遣人候問起居師亦嘗往来寓居長安縣
之漢高祖廟統軍完顔公待以師禮正大戊子復還
卯以十月十有七日命衆作齋召嗣法門人圓明子
李志源洎諸上足囑之曰終南南時村活死人墓祖
師開化鍊真之地吾欲增葺以彰仙跡奈世態如此
不可強為也他日昇平之後汝輩各當勉力以成吾
志言訖命侍者焚香令衆誦清淨經師危坐澄聽甫
竟三過枕左肱而逝春秋八十有四葬於玉峯庵側
士人王才卿者與師為莫逆友時仕慶陽方天兵圍
城甚急忽夢師布衣藜杖造門而至曰吾今特來與
公相別軒冕儻寄不堪久戀此身一失再得實難珍
重而去未幾圍解王乃訪人始知師入夢告別之日
乃返真之辰也遂解印綬黜妻子樂道以終其身先
承安戊午歲東魯鄆城縣洞虚子張志淵者嘗兩夢
神人持白刃叱之曰爾年將盡胡為不參師學道以
脫速死耶既覺心神恍惚因詣郭西邨行以暢其情
適見一道者麻衣草屨軀幹魁偉飄然西來就而言
曰汝有宿緣故來相接即於道傍樹陰教以烹鉛鍊
汞密語及解以麻絛贈之且曰敬之哉無忘吾訓三
十年後當有吾門弟來此與汝相會是時汝得與師
真共結大緣矣張問其姓名答曰吾關中周全陽也
俄失所在張乃警悟遂易衣入道後於濟州枌白雲
觀度門弟數百人悉立庵觀於齊魯之間壬辰六軍
下河南李圓明挈衆北度於東河縣築棲真觀居之
張聞往見告以向日遇師之故圓明出師畫像示之
張焚香致拜曰此正吾曩者所遇師也即遜相印可
以圓明為道兄焉乙未關中甫定圓明追念師之遺
命率法屬門衆百餘西歸於南時叔重陽成道宮張
洞虚屢輦金幣以資其用不十載雄構壯締廓豁可
觀辛丑春清和真人會葬祖師畢命門人捧師仙柩
葬於劉蔣之仙蛻園壬子掌教眞常李君奉朝命追
贈全陽廣德弘化真人號師仁慈惻物惠愛困窮慶
己儉薄而厚於施設每以謙沖自守不恃其成而居
物先其嗇氣頤神之妙乃平日素習雖須臾不少替
迨手應緣扶教則任物之自然而門徒輻集權貴欽

崇非以計謀而致其事仙宮道觀所在俱有成績兀坐終日望之儼然而不見隋容及其即之熙然如陽和生物使人虛往而實歸老氏之三寶南華之真人行師兼而有之可謂聖門之達者歟系之以銘曰

嗟若全陽玄門之綱天姿英偉上性昭彰松筠節操鐵石肝腸釋塵緣而求道要適玄化之侵昌三髻宗師授以靈章心淵而明氣大而剛神宇泰定發乎天光七載而心符聖教九年而妙契真常承命而行演道故鄉夘人光饋奚曾五漿示神變而警張入夢魂而別王駕一氣之鴻濛恣八表以翺翔遊紫府宴華堂朝上帝禮元皇混太虛以莫測齊告劫以無疆門徒道友思之不忘構祠而設像暮燈而朝香祀其遺烈而刻貞珉將為萬世而傳其芳也

普照真人玄通子范公墓誌銘

上黨宋子貞撰

公諱圓曦姓范氏號玄通子寧海人性有夙慧能記始生時事少長見屠家遂不茹葷居母喪露處墓側父喪具凶服日一往雖大風雨不避初業儒喜涉獵書傳務通大義而已年十九從郝太古學為全真太古深器之潛授祕訣且屬以觀事常住多美餘幾十萬緡聽其出入不問太古尋順世餘衆利其財謀欲害公公聞而笑曰吾為衆守耳何至如是即并管鑰以付拂袖如膠西屏絕世慮自閉環室中究其所謂精氣神之學繼徙密州〻人大加敬信貞祐初紅冦起東海富人多以財寶寓公城破冦入公度不可保乃盡出所有以啖渠師老幼獲免者甚衆冦退遺民奉公為主復為城守先是有詔能完復一州一縣者名就拜其州縣長官已而命下公力辭之曰道人得此安用改賜普照大師本州道正交之山東益亂由東平入覃懷登太行下遼山以達邢臺時邢臺已歸命遂屬國朝尋遷趙州築環堵不出居一歲聞丘長春奉詔南下詣謁於燕山大蒙印可俾充河間真定等路道門提點武仙之變挈徒走泰山丙戌東平大行臺嚴公迎修上清萬壽宮署道教都提點時遣人候起居或就諮訪禮意勤縟莫與興為比公亦論列利害不屈左右行臺之政所裨益積十有二年宮事

稍就緒乃東遊海上謁太古祠及一覲先壠徑詣真定築太古觀又修趙州之天寧觀時〻往來其間戊申朝命加賜玄通廣濟普照真人牢讓不受是歲遊關中祀重陽祖師於終南泰隴帥太傅濮國公素褰傲未嘗下士見公不覺膝屈三返致疏請提點重陽萬壽宮公辭以年老不任應接帥檄関吏不令出公不得已為之住持幾半載假以行緣諸方復還真定未幾會塋源明真人李志元於有莘歸次大名一日晨起盥漱畢忽謂衆曰吾今日以往更不慶人日始中奄然長逝平昔嘗語人曰從上諸師多淹疾累久不得速去甚不快人意或曰師能之乎公曰令汝看至是果然歲在己酉十月二十五日也享年七十二門人王裕中等輩其柩歸東平卜以明年二月二十五日葬于上清萬壽宮之脩然堂以予貞嘗辱知於公懇求乞銘公為人開朗尚義汲〻於濟物而疾惡之心太重若將有志於世者閒暇談笑亹亹可愛一有不合則面折力爭雖毫髮不貸要之胸中無滯礙故言切直人不以為訐與人交必盡誠振之急難輕財如糞土樂從士大夫遊汴梁既不衣冠北渡者多往依焉尤邃於玄學神怪幻惑之術略不掛口其嘗受戒籙稱為門弟子者不可勝計四方請益之士多乞為歌詩及其手字公布紙落筆動數百幅殊不致思而文彩可觀得片言隻字皆藏之十襲以為祕寶其所至之地則候騎繹絡幢蓋塞路馬首不得前自郡守縣令而下莫不奔走致敬北面師事其為時所重如此銘曰

三山無跡雲海昏海上渺〻餘仙源篤生異人弘妙門太古嫡嗣重陽孫清談揮麈玉屑噴戲墨落紙銀濤翻窮闡聖號角興根餘子不得窺其藩姝姝暖暖遂爻繁竊取温飽鑿穴垣鵬化寧知北海鯤麾斥八極恒孫蓀退身閒居道愈尊所在請益如蜂屯百歲猷代歸朝元羽輪飈車閶復崑昭昭中有不亡存惠子已矣誰興論為公作詩銘九原亦以發予之狂言

棲雲真人王尊師道行碑

翰林學士承旨資善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王鶚撰

今上皇帝即位之二年稽古建官百度具舉内嚴省署列監司班慶賞以酬勳庸錫嘉名以尊有德越八月之望中書丞相奏全真老宗師王棲雲操行純正海内欽崇宜降璽書以彰寵數制可特賜號惠慈利物至德真人命下之日四方萬里聞之者莫不感悅知其錫予允當師真得人也師法諱志謹占籍東明之温里家世業農富而好禮師生體異凡有道緣甫冠將娶不告而出徑趨山東路聞太古寧廣真人演教寧海執弟子禮久之緣熟漸次親炙口傳心受凡得一語銘諸肺腑自是日益修進大蒙印可遠廣寧仙蛻隻影西來壞納破瓢首蓬面垢行不知所之止不知所為人役之笑而往人辱之拜而受韜光晦跡未有識其為道者尋值兵機盜賊蜂起民皆潛匿師遭執縛將殺而烹之神色不變言辭慷慨略無懼容群盜知其異人而釋之亂甫定從長春真人北遊燕薊徜徉乎盤山西澗之石龕草衣木食若將終身焉諸方學者日來質疑由是道價愈增令聞遐播然猶執謙樂居人後長春仙去方出經行不喜置鉢囊拄杖盛暑不笠不扇嚴冬不裘不帽浴身之外無長物人有以財物獻者雖勉受之過目不問從遊諸方到即緣契興建琳宇在處有之所在泰然不以舊新介意雖住久去不回顧慙想朝夕亦猶久寓之安車轍所經願為門弟子者動以千數達官耆姓白叟黄童山林緇素之流闤闠笄總之子莫不羅拜于前其為世景仰如此凡了童之拜師即答之或問之則曰凡隷玄門皆太上之徒吾之昆季也天下之患莫大乎傲慢輕易道性人人具足奚分長幼乎聞者嘆服平居澹泊不事華飾惟祭饗高真色色莊嚴未嘗以為過雖金冠玉珮鶴氅鳳履服之不辭也設醮之際屢致休禎或鸞鶴翔空或風雨應期隱而不言不可殫紀歲戊子經鎮市帥曹德禄邀師作黄籙大齋遠近會者不下數千其井僅供二三十人德禄憂之請于師師命具茶果躬祭井上以淨席覆之歷一晝夜而後啓其泉洶湧用之不竭醮已復初四方傳誦師不以為異或詢其故師曰無他彼以誠告我以誠應誠意交孚天地可通況其餘乎聞者愈服其感應不可

構録初重陽真人西歸挈丹陽輩四子傳道于汴之逆旅主人王氏不禮反謗毀之重陽曰吾居之地他日當令子孫卜築於此主人以為狂未幾重陽登仙後六十有四年汴降師挈其徒跡其地不十數年殿宇壯麗氣壓諸方識者知重陽之言始驗師亦不以為功曰諸人之力也凡所興工皆聽自願不强率不責辦故人樂為之用中統癸亥夏六月己酉朔晏坐方壺不語不食門弟子怪問其故但閉目凝神指虛空而已及沐浴安寢靜聽不聞呻吟之聲熟視不覩屈伸之跡門衆環侍不敢少離叱之曰汝等各幹自已正事去越十有七日乙丑盤桓枕肱晏然而逝春秋八十有六傾城號泣三日遠近訃聞皆為位以哭事之如生其至誠感人又如此師雖不看書所行皆合理事所言唯真實語動與二篇四輔相契有一毫利人利物即目為之向在特室環堵中如對千百人無做作無縱恣無褻慢日日如是歲歲如是所謂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惟師有焉師慈以利物儉以律身謙以自牧老氏之三寶師能保之所以上格天心下孚人望旋然為一代宗師學者瞻乎其後而有不可及焉歲閼逢困敦正月朏師之門人論志元魏志言持師行狀洎提點張志格李志居書不遠數千里乞銘於予予於師鄉里也同宗也昔予待罪翰林秘師之名限以南北未之獲見北渡後始識于燕予不知宗屬近遠以年長一紀拜之師亦答拜比年數數會晤時辱見臨情話終日予秉間問之曰師年八十宜深居簡出坐以傳教使問道之人香火來不亦重乎顧區區普受人請車無停轍人無寧跡毋乃涉於輕易耶師之曰渠書生也凡在交際宜有分別我全真者流不敢失前輩遺躅富貴召之亦往貧賤者召之亦往一日十請亦往千里來請亦往急於利人所以不敢少安以自便耳又問師所至日書法名不知其數不詢其人不考其素其中豈無悪少博徒無乃為累乎師曰全真化導正在此耳使朝為盜跖暮為伯夷則又何求雖千百人亦化道之力也予聞之喜甚知師之心天地之心父母之心也後之學者欲吾師之真師之全真編語録求之有餘師予衰朽之

人忝居翰職應制之外不宜為人作文字惟師以同
里同宗之分而掌教誠明真人亦為言之義不容辭
乃為書其大槩拜手稽首而為之銘銘曰
玄元至德潛乎無為支分派別橫流四馳天授全真
障而東之作者七人為百世師粵有廣寧號稱鐵面
棲雲入侍久經鍛鍊隻影西歸一無建美白刃交前
神色不變北遊燕薊養浩盤山學者方來日叩玄關
爾言雖答予心自閑長春仙寂遊戲人間睠惟汴梁
重陽蛻息大建朝元翬飛翼翼不自為功歸之衆力
名飛九重璽書褒德八十有六聃以應緣客承道廕
在處百千一聞訃音泣涕漣漣付畀知常教得所傳
惟師之行尤乎道紀惟師之名達乎萬里堂堂一碑
未盡其美我銘以辭無愧焉耳

應緣扶教崇道張尊師道行碑

承事郎太常博士應奉翰林文字孟祺撰

廣哉道之為用巨無不包細無不入後玄元之跡千
八百年黃其冠鶴其氅以五千言為宗者不可勝紀
而全真之教獨能大振玄風會衆流而為一夷考其
行豈無所本而然哉當乾坤板蕩之際長春老仙徽
自海濱首以好生惡殺為請一言之功既足以感九
重而風四海又侍從之士十有八人皆英偉宏達道
行純備或心膂之或羽翼之欽玄風之不振衆流之
不一不可得矣故應緣扶教崇道大宗師十八人之
一也宗師姓張氏諱志素號谷神子睢陽震肅之際
母夢衣冠丈人以芝見授明日誕師及長風儀秀整
遇異人飲之以酒襟靈頓悟有瀟灑出塵之想也遂
拉同志謁長春真人於東萊長春嚼齒大罵漫不加
省二三子大懼皆逡巡遁去師留請益恭長春噱然
笑曰孺子可教遂以備庖爨之列始於侍海嶠之遊
赴龍庭之召迄於環西域之轍稅燕城之駕艱関數
萬里首尾四十年周旋供養未嘗失長春旨意暫違
几杖轍有如失一手之喻長春羽化清和真常二真
人嗣教師一居提點之位一錄中都道路教事衆務
鱗集他人若不可措手師處之常有餘裕既而應北
諸侯之聘演教白霫門徒琳宇燦然改一方之觀時
詔郡玄元祖庭久廢於兵燹以興復為難誠明真人

獨念師可辨尺書加幣改白雲之棘而南之居十餘年殿宇廊廡合百餘楹彩碧一新郡上其事有詔特加擁衛仍賜今宗師之號至元五年十二月屢有光自頂出氤氳徹於空際一日語其徒曰長春有閒風之名遂沐浴具衣冠而逝壽八十有一嗚呼異哉師有才略幹局遇事必成文章技術靡不兼善故訃傳之日咸有道林憔悴之嘆雖然此奚足以知師蓋大方之家以心爲死灰以形為槁木黜聰明去健羨至於嗒焉隱几不知有己而後已師至人也豈獨異夫是哉但真光内映心與天遊物交於前一與之淵默一與之波流發於外者不得不為賢智事業與人虫虫語其渺冥恍惚之妙不可得而致詰特以土苴見稱耳觀谷神子者能以此言求之庶乎其不繆矣一日住持太清宮提點李志祕狀師生平用道教提點劉公之命以紀述爲請義不可讓遂約其所說而書之至元九年春謹記

甘水仙源録卷之四

甘水仙源録卷之五

𤣥門天樂道人李道謙集

𤣥門掌教宗師誠明真人道行碑銘

翰林學士嘉議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王磐撰

師姓張氏諱志敬字義卿燕京安次人幼清臞骨骼嶢嶷寡言笑不喜葷茹見道士輒懽喜迎接聞贊道經則諦聽不忍去父母相謂曰此兒其有方外之宿緣乎八歲送入長春宫禮真常李真人爲師給使左右朝夕未嘗離真常本儒者喜文學而師性敏悟善誦習工書翰又性謹飭如成人故真常愛之特異恕齋王北山以詩名當世而清高絕俗棲止道宫真常命師從之學方丈而有堂曰萃玄側有小樓積書萬卷人莫能到真常以鎖鑰付師恣所觀覽師資稟既異所以涵養成就之者又有本源宜其所造超詣而不凡也甲寅歲以師提點教門事後兩年真常示化易簀之際家以後事爲請真常曰志敬在諸君何慮焉又臨既畢衆擁師而拜内外翕然欽服中統三年朝廷賜之制書其詞曰玄門掌教真人張志敬自童子

身著道士服志行脩潔問學淹該甫踰不惑之年純作難能之事增先前輩垂法後人可將賜號先光體道誠明真人尚服新恩益堅素守至元二年聖旨就長春宮建設金籙大醮三千六百分位行事之日有群鶴翔舞下掠壇墠去而復來者累日天子嘉之賜師金冠雲羅法服一襲仍命翰林詞臣作瑞應記刻之碑石嶽瀆廟貌罹金季兵火之餘率多摧毀內府出元寶鈔十萬緡付師雇工繕修師擇道門中廉潔有幹局者量工役多寡給以錢帛使各任其事或創兀碑而更造或補罅漏而增修凡易寒暑四嶽一一瀆五廟完成盡還舊觀方將礱磨貞石紀聖代尊崇祀典祗敬山川興懷起廢之盛美而師忽感微疾以至元七年冬十一月十有七日化享年五十有一京師士大夫遠方道俗奔香大致奠禮者填塞街陌累月不已噫全真之教以識心見性為宗損己利物為行不資參學不立文字自重陽王真人至李真常凡三傳學者漸知讀書不以文字為障蔽及師掌教大暢玄旨然後學者皆知講論經典涵泳義理為真實入門當嗣法之初先輩師德存者尚多師以晚進躐出其上中心不能無少望焉師德度深厚氣貌溫和頹然處順不見涯涘強悍者服其諫恭驕矜者慚其退遜故初雖少怫久乃悟然加以持身精謹遇物通方京師賢士大夫及四方賓客所與遊者靡不得其懽心至元九年三月三日葬五華山道院東襄事畢提點劉志敦持行狀致嗣教真人王志坦之命來求文謹狀弟其行實之大略而繫之以銘辭銘曰

降衷秉彝同此天有生具足都渾全知誘物化中變遷大朴乃始淪喪偷爰有至人起泰川不修不為口忘言布風遠暨東海瑞一區學者歸淳源流傳四葉道愈嬌嗣教乃行誠明賢誠明早有青霞志善根宿植資稟異髫了初入長春宮三千道流仰標致華玄堂深人絕跡戕戟千函鎖幽祕師持管鑰恣披索萬卷汪洋在胸臆捷趨徑造浪若幸博中得約道乃真真宮門人徧天下函尊緣熟非無人一朝順化拂衣去心傳密授惟師親將壹高桀拜錫信千古盛事驚三乘學道以永在心悟行華不知亻早暮羽服黃冠

十萬餘趁走長春宫下路仙家閱世如流詳宏裏浮雲聚散輕適向市朝觀物變忽來鸞鶴下青冥玉泉西北烟霞多五華山色高崖㠑飃馭一往同逝波長留仙骨埋山阿千秋風雨荒寞蘿墳前豐碑字不泐

湛然子趙先生墓碑

京兆路提舉學校官前進士王叅鱗撰

古之有道之士正直其心剛大其氣不為世故所奪不為人欲所雜利害憂樂不能惑得失寵辱不能動施於行業著絕俗之善形於言辭見軼衆之美在儒林作儒術之儀範居玄門爲玄學之標準非心之正直氣之剛大涵養至到始終全道者其孰與於此哉湛然子趙先生諱九淵字幾道隴州人自幼出家禮丹陽大宗師天資高明德性純淑潔靜精微之理素所深究怪誕虛無之事未之或及知身以神爲主也故力於修鍊知道以文為用也故留於著述談不輕易所談必本於公論交不泛濫所交必取於諦友至於一篇一詠一贈一答皆所以發揮玄旨暢叙幽情混元洙泗融爲同境由是道望崇重教風周廣于西土矣丁亥中翻然仙去凡爲門徒者久服心訓嗣法子趙公志沖追念先師傳授之恩恨無以報謹捨靜貲特置吉地起墳立石乃勒其文云玄默閹茂歲閏逢攝提格月昭陽大淵獻日敬誌

終南山靈虛觀沖虛大師呂君墓誌

隴山湛然子趙九淵撰

道家者流備真功以光前人修實德以詒來世高蹈物表超出塵衆其亦絕類離倫之所為乎偉矣哉全真道教其來尚爾重陽祖師發其源繼有七真暢其妄接其武而開祖庭之基奇誰歟沖虛大師呂君其首也君諱道安家本寧海世為巨室幼年穎悟志慕玄門仙風道骨稟於天真功實德資於性善繼丹陽之志遠離東土之迂君也其出家之雄歟事師則夙夜匪懈立志則終始不渝故在祖庭四十餘年拜斗升穎精神以成靜定之功修外養內積德累行其詒來世之規者何其博哉承安撲據真道否閒君也其中流之盛歟不降其志不屈其身回既倒之瀾扶

將傾之棟會玉陽眞人奉敕主掌教事君乃復構基
址於是宣賜觀之號曰靈虛制授君之稱曰冲虛披
戴門弟子三百餘人祖庭之教燊然復興矣歲在興
定數絶塵緣一日屑門人以近道之語乃書頌云平
生不解道詩篇鍬鑊爲朋四十年稍通陰符三百字
祖明道德五千言般般放下般般悟物物俱忘物物
捐此去不遺閭老喚今朝唯待玉皇宣頌畢翛然羽
化享春秋者八十噫嘻出家脩道如呂君者信乎絶
類離倫之流也已而其法弟畢知常安厝君之靈櫬
於祖塋之北丐予爲誌以光潜德因摭其實而爲之
記且繼之銘曰
懿惟呂公崑崙秀鍾幼脫塵網早登道宮侍師惟謹
接物惟恭立志立事有初有終不忝厥祖克脩厥躬
値歷通否挽回敎風啓佑我後規恢實功制授徽號
人欽德容大數適至塵緣頓空佇移夜壑珍藏泉中
揭諸貞石以熾無窮

貞靜崔先生傳

止軒杜仁傑撰

先生姓崔氏諱道演字玄甫觀之脩人眞靜其號也
賦性雅質無俗韻長讀三教書洞曉大義識者以爲
載道之器事父母以純孝聞廬墓三年去家爲道士
師東海劉長生甚得其傳頃歸將陵之業家壁下栖
焉假醫術築所謂積善之基富貴者無所取貧窶者
反多所給是以四遠無夭折人咸德之粗工王彭嫉
甚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已一日與先生過諸曠瞰挽
裂僵仆以堀封厥吻而去之彰以爲死矣少之後甦
過者驚呼問狀曰我每疾作乃如是後亦不復介意
居無何弟子劉志恒請布金山昊天觀居爲道人楊
消眾琳意在有所詰期以仲冬來過是不至時大雨
雪畢因擁掃家庭閱覆比楮閱者乃先生讖二子來
盟之章也復有横山馬志定路志亨者事先生有日
矣將去以詩爲贐扁諸所居之堂堂前詩奄然在壁
間如新染翰者其神異類此當貞祐之亂挺身南渡
因僑寄之純陽觀駐錫未幾屢湍户外趣駕定辛巳
八月二十九日端坐南向而逝俗壽八十有一凡先
生平生所言所行所得唯門人張志偉獨具其體云

贊曰天下所貴乎得道之士者時其來順其去而已矣非直以乘雲氣跨箕尾解水火遺冠舄導以旛幢啟以聲樂然後以為昇天之證吾猶列仙傳涉此說者甚多夫古之隱者深山窮谷中恬然委蛻千載而下不知幾千百人不幸不爲世所知至於泯滅而無所聞幸而為好事者紀錄而又過神其事使後世不能盡信惜哉吾復揣隱者之心恐不如是其汲汲於駭一時之觀聽也如北生則不然不內不外非有非無吾以為黃耶非教戒精嚴有過乎釋氏者吾以為緇耶其業履忠孝有出乎先儒將前聖之萬法糅混而為一區閒者道焉路以燦原之須隨楊畢以雲庭之書聊遊戲乎三昧此亦豈先生之本心也歟要之以慈儉禮謙為立身之本以詩書語孟為教人之符及其進也兀然端坐如晏居浩浩乎同造物者遊悠悠乎將元氣者與俱是以思綸一出名翰清都號曰真靜不亦宜乎

沖和真人潘公神道之碑

翰林侍講學士少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徒單公履撰

自黃帝問道於廣成而神仙之說始興老氏跨殷歷周以道德五千言推極要妙其教被於萬世降秦及漢代有顯人安期赤松張道陵之流或出而不晦或見而不常神奇之徵昭揣於世人之耳目者非一事也涉魏晉隋唐以來蹤跡閑靄凝神碧落者其名不可殫紀至於恊陰陽之祕幻集靈異之大成徵而草野鄙人幽而深閨稚女一聆其名知其為列仙者唐呂純陽一人而已盛矣哉其傳之也全真之教益發源於此其流逮於金初祖師王公倡之於前七真繼起於後而道大行矣惟邱公起東海之濱玄教真風瀰漫洋溢其高弟一十八人世稱為十八大士者師其一也師姓潘氏諱德沖字仲和沖和其號也淄之齊東人家世業農大父秉政適大安兵興起家為軍都統戍萊州父楷字濟之以儒為業辟充益都府學教授世父澤民萊州節度判官自高祖以上及於師九世同居家素饒財嘗遇歲凶發粟賑飢民賴以全活者甚衆鄉閭有貧者即假貸之不責其償其樂施如此一日有術士過其家語之曰是家有陰德必獲

陽報當生異子初師之母王氏嘗夢有祥雲入室覆其身良久乃去自爾有娠妊十九月而師生七歲不能言其父憂之忽有一道者來乞食父延之入門問所從來云自東海將適長安師即從旁與之語應答如流父駭愕道者曰是子神韻冲雅非凡兒也異日當爲人天師宜善鞠之自此遂能言後稍長警悟敏慧常人莫及讀書日記千餘言後聞父母欲爲娶妻遂宵遁即在棲霞濱都觀過濰陽時清和真人住持特玉清宮問所適如其將詣長春乃引見焉自是服膺門道得傳心之要長春奏師以焚修之事並其暇日則默坐靜室中凝神滌慮物我兩忘一歸於要妙幽玄之境如是者十餘年

太祖聖武皇帝親征西域聞長春之名遣仲祿劉居齋詔詣海上起之乃從長春西覲風沙萬里不以爲勞也還燕之三年長春仙去真人尹公嗣法命充燕京都道錄兼領宮事真常復總玄機注倚尤深燕去和林數千里朝覲往返凡十有三供擬之費皆倚辦於師一無所闕所以玄教真風恢張誕布薄海內外無所不至者師與有力焉師之內誠外方各有所任道並行而不相悖者又可見於此歲乙未平遙宮長梁公偕同僚懇疏請清和真人重修興國觀真人命師往甫數年撤其舊而新之壬寅署師諸路道教都提衆仍兼本路道錄甲辰河東永樂祠堂災祠蓋呂純陽之仙蹟也朝議以爲純陽之顯道如此祠而祀之事涉簡陋可改爲純陽萬壽宮命李真常選道望隆盛人所具瞻者崇建焉尤自長春自西成回抵蓋里泊夜與諸門弟子談話次謂師曰汝緣他年當在西南此時永樂吾道矣至是真常泊清和二宗師集衆言曰純陽吾教之祖也今朝廷崇飾如此孰可任其事者衆以師德望幹才綽有餘裕即欲堪其役無踰於師況長春蓋里泊之言已嘗命之矣乃署師爲河東南北兩路道教都提點命往營之師率其徒於永樂百工勸緣源源而來如子之趨父事閑覓伐木雲集川流於是略基址度遠邇程功能平板幹合事克徒百堵皆作不數稔新宮告成堂殿廊廡齋廚庖庫下至於齋舍湢浴之屬各有位置莫不煥然一

新北踰一舍有山曰九峯土人云此純陽得道處也道其徒劉若水延純陽上宮及於宮側刱下院十餘區市良田竹葦及蔬圃果園舟車碾磑歲充常住百色之費至於四方賓侶過謁宮下者周爰四顧見其嚴飭壯盛儼欽之心油然而生夫撤祠宇而為宮庭其崇卑相去奚啻萬萬然於純陽之本真何加損益但致飭之道斯其行者遠矣而人之觀感異焉此眾教所以不可廢於後世聳天下耳目於見聞之際而絕其褻易之心嚴乎外者所以佐乎內眾之所以崇者道之所以尊也由是言之師之恢大盛緣作新崇構豈徒以誇其壯麗也哉己酉秋中宮懿旨凡海嶽靈山及玄教師堂遺迹侍護師恭降香以禮之乃增葺濰陽玉清宮至崑崙山麻姑洞取歷代詔冊刊之石以彰靈蹟壬子夏四月真常因奉朝命祀嶽瀆過永樂見其規模宏敞喜謂師曰非師不能畢此勝緣乃傾帑以助其經費明旦與師同踰九峯之巔見其秀拔如椅遂易其名曰玉椅峯甲寅春聖天子在潛邸命設普天醮於長春宮於是合四方羽侶道行清

高者畢集師首與其選致彩雲鸞鶴之瑞真常曰此瑞公適當之遂以清和真人所遺金冠錦服為贈事畢還永樂丙辰夏四月適上宮至五月朔旦忽謂左右曰吾幼遇長春師授以秘傳終身誦之粗有所得然而清和真常以純陽師祖世緣見付吾比年經營略有次第今世緣道念亦庶幾兼修而並舉無後事矣吾其行乎眾不知所謂二十六日將返下宮時方盛夏畏日載途從者咸以為病師曰汝眾第行無傷也忽陰霧四合抵下宮四十餘里人不知着此尤可訝初純陽殿前有古柿二本根幹盤錯枝葉茂盛一夕無風自折眾方驚愕曰此柿無風而折可謂大異吾師前日之言其兆於此矣是夜二更將盡師忽扶杖而出面四方誦咒語隨即以灰掭之露坐移時若有所待尋復入以湯頮其面即易衣索筆書頌一篇既畢乃就枕翛然而逝春秋六十有六門人奔赴於掌教誠明真人遣提點孟公將賻甚厚庚申歲三月初五日葬於宮之乾位仍建別祠令嗣事者以奉蒸時香火報本反始之道也既而誠明疏師之德於於

朝陽冲和微妙真人之號師性資仁裕成履脩潔雖居道流然樂善好施中條東西居民每歲初或有貲粟於宮者數踰千石適時凶荒道侶不贍衆振欲微之師曰歲荒人飢奪彼與此是豈仁人之用心哉負者聞而德之後每於純陽誕日相率設會献香資以報德歲以為常癸丑春畢經營徐德禄杜諸耆老禱於師師為誦靈寶經不旬日致甘澍盈尺師寧居九峯紀陽上宮又號九峯老人門人三宮提點淵靜大師劉若水乃於師誦經處築壇志之曰九峯老人誦經壇因狀其行付提點純陽萬壽宮事文志通自永樂走燕几二千里抵知宮劉志復請予而言曰師之道行如此然神隨之石未有所紀敢請予以不敏辭几四五往返請益堅予以志通尊其師也篤而此於予也專是可嘉已乃為述其始終而次第之因系之以說焉夫道之為教尚矣小而始於鉄度之微大而極於性命之奥無非事者至於營葺宮宇惠鮮貧乏此且觸物應緣隨感而動勞而不有施而不報將神化之糟粕耳非師之至也與接為構紛紛擾擾殆多事矣然遊神於淡合氣於漠超然獨覩以自出於塵境之外者彼何足土苴芥蔕乎其間也耶故自歸師海上締構諸方跡與世俱道隨神運固未嘗一日不接於事為亦未嘗一日不在乎悠然泊然之中也世徒見師之揆日作室不少輟於斯須之頃以為若是而止耳豈知至人循其故然無所事事寂默一致虛中泛應之心跡也哉道一而已自隨其所見而名之者蓋不止於一而已也試以四者言之曰微曰妙曰玄曰通謂之微者以其杳冥恍惚不可為象者也謂之妙者以其變化不測莫知所以然也玄者深而不可探也通者其化無不徧也模狀形容固亦至矣然智者之智仁者之仁雖所見殊方會歸則一亦豈有二本哉渾淪圓聞無所玷缺在山滿山在河滿河道之全也極六合之內外盡萬物之洪纖雖神變無方而莫非實理道之真也由是而為命由是而為性由是而為心又由是而之於情氣源也氣委也引而伸之亦將何有不全何有不真者乎然則全也真也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其萬化之本根一元之統體歟長

春之傳於師者蓋如此師則有以推而廣之是可銘
也銘曰
渾淪妙理含元精先天後天無壞成一貞融冶鑄
形繫誰不足誰奇贏于于天樂誠難名無何乜鑒情
竇萌以智相軋機相傾紛然百偽無一誠風頹俗靡
三千齡何人倚挈還大庭豈謂否極時方亨粤有奇
人悼含靈困心恬理閑曠盲爾全爾真性爾情若醉
而醒昏而醒六塵瑩徹神珠明維師啟鑰通玄扃十
年動息靜不凝外營擾擾中長寧功成羽化何泠泠
來風鶴里遊太清俯視八極塵寰寰中條之山鬱葱
青黃流宛轉相抱縈紀師盛德存吾銘

無為抱道素德真人夏公道行碑記

紫微野人姬志真撰

公姓夏諱志誠號清貧道人濟南章邱人世本農家
以積善稱於鄉里非義不為歷祖宗未嘗有及公訟
之門者蓋以分守傳家焉父珍有三子公其長也生
而聰靜體貌魁偉賦性敦學希言笑自髫齔便有方
外之志甫弱冠不願有室常以生死性命事為虞俟
二弟成人俱為之婚姻教以奉養二嚴自求出家人
初不之許泰和改元公固辭父母亦知不能奪其志
從之徑詣棲霞太虛觀師禮長春宗師參求玄理遂
親炙左右得一善則服膺朝夕不替公不讀世間書
然進修道德之語日記千言恒若不識不知有但躬
勤庶務而已蓋行家人之所難為也貞祐中四夷雲
擾有大寇據海州州之道眾無計可出宗師命公往
救之即不辭而去既至方便援引獲免者甚眾觀其
從命專直雖經虎兕甲兵而無所避忌蓋敬信之心
致一也己卯國朝遣使召宗師公亦從北行居延沙
漠迢遞數萬里眾有倦行役者公以己乘之騎付之
而自徒步蓋苦己利他之行如此也及行在居無幾
復從宗師還燕修闡玄門真風大振遠近炷香參謁
者如市公有所得珍玩財賄雖過目不問其所以人
求則與之而無恡宗師以公慈愍命主玉虛觀事不
數歲還宮曳杖拂袖而來囊橐俱棄蓋不以物介意
也復命主白雲觀事公率眾勉力皆服其德丁亥秋
七月宗師厭世繼而清和主盟玄教壬辰以公提點

長春宮事雜處稠人未嘗有尊大之心無間則終日
不話有間則怡然以應惟勸人行道而已其在紛紜
曹雜中不擇乞兒皂隸及門弟之末行者雖狂童對
坐爾汝詼笑與貴戚大人不分等類蓋其心無彼此
也壬寅秋領宮事已十餘年以老乞閒衆猶戀之不
已因擇方免雖退居閒處云為普請則以身先之蓋
忘我之至也在宗師左右始終恒若一日其事上之
心無時少替常危坐終日介然如石雖對喧悖淆混
若無聞見如土木偶其不識者目以為愚或叩以方
外北天之說歷歷皆明其要而未之嘗言蓋涵養深
厚樸而能寡者也詳夫莅事則專行身則真視財則
踈處衆則寬奉上則敬接人則誠一皆出於道德之
純正戊中掌教真常真人以恩例授無為抱道素德
清虛大師兼賜金冠錦服乙卯年八月初六日化
享年八十三門人奉其衣冠葬於五華之仙瑩禮也
辛酉王庭嘉其德遣使持旨追贈今號予嘗試論之
昔田子方之師曰東郭順子其為人也真人貌而天
虛緣而葆真清而容物物無道正容以悟之使人之
意也消而四子方未嘗譽之以其德之難言也素德
真人若東郭之為人何如是之同也原自弱冠以迄
於終身趨玄域而無一毫利欲之私至於以身率
物未嘗語責傷測於彼其專心致志內不失已外不
失物任來塵境幻化之間而無礙所謂人貌而天清
而容物者宜矣至論公行無妄跡言無愧辭手枕指
顧無不任真語默作止無不從實此皆以跡求之而
已其在玄門六十餘年有所感受於真師者未易以
示人所謂聖知造述鬼神莫測之事將與天地相終
始矣是豈與人所得而輕議哉後之人聞公清靜真
潔千源之風勉而效之未有放其心而不復者久而
肖為與道發矣中統間送周敦始洗既塋謀窆沐頓
首勉為誌云

沖虛大師于公墓碣銘

大原李鼎撰

師姓于名志可字顥道沖虛其號也寧海人漢高門
于公之後父諱江子六人師其幼也稚好淡靜齠齡
有出塵之志承安初長生劉真人以道接人於武宮

師聞之往馬於顛脫之間似有所契雖為父兄約制
不得即從之長往而然相感召之機已動而不能自
止矣年甫十九乃決意往事之席下居無幾長生歸
真遂求法於長春宗師宗師知其為受道器乃授之
師既得法因服炊爨之役十餘年期報厚德時亦以
嚴潔見稱後從宗師應詔同處燕京大長春宮宗師
仙去清和真人嗣教乃命提點本宮事六年長住物
業有增益而無蘇壞上下協穆內外帝論如空真中
有扶持之者後以老得閑至乙卯春二月廝千胜趣
五日甲戌訖以微疾斂息曲肱安然順化於白雲觀
寢室中甚之五華之冢仙塋春秋七十有一衆耆宿
相與言曰此老自宗師仙去之後受清和真常二大
宗師訖以提點宮門事如彼其久雖時常日用度或
出或納物之充溢流轉於前者可勝計耶及疾小斂
之際一衲一袍之外無長物可稱者一也又從在道
門以來五十餘年衣不解帶脇不沾席可稱者二也
其臨化之時門人問及喪葬安措事乃推之曰吾將
往矣清淨各有所歸並一聚塵沉光露歷無所不可
又何足問但爾所為可稱者三也至如其餘於語默
動情之間謙柔誠敬之德日積月累見之於所行者
多矣不必備舉始以茲三事占之明見善守其傳之
於師者精確純正而外物不能測也乃蹙門弟子衆
人等謀為不朽計狀其師平昔所行之大槩請文於
予將刻之石予亦重師之有道乃因其實而編次之
繫之以銘曰
萬善之美莫之於誠何以占之觀其所行五十餘年
脇不沾席胡不少轉我心匪石財貨衆如人事絲如
胡不少澗我心本虛曲肱斂息不昧所得今果何存
溪聲山色假有見假真有見真吾玄門中偉哉若人
耆宿門弟謀不朽計刻此銘辭昭示後世

玄門掌教白雲真人綦公道行碑

京兆府學教授少華李庭撰

書曰吉人為善惟日不足謂心無所為而為之也易
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謂天無不報也夫人有奇偉
卓絕之行而不得享樂於其身者必有其子孫竊觀
白雲真人綦公之父修仁行義孜孜不懈其於賑貧

同急者飲食默勤亦至矣是以上天降監挺生善人
仍命仙真周旋護救卒使輝燒污滿之中生享清淨
之福者甚五十年所謂有積於冥冥獲報於昭昭者
率不信然公諱志遠字子玄萊州掖縣人高祖元亨
齊歷官至安化軍節度使曾祖貞祖得中皆雅志邱
園潛德不耀父遵性明敏謙慨胷次洞然無畦畛初
綦氏世為著姓宗族嘗至萬指中有孫悍其征徭不
能力給者皆身任之事既濟未嘗纖毫有德色里中
人有以飛語被繫有司者義其無辜即為代之在囹

圄中役祀以恩信感動獄吏因縱其出入凡獄之寬
者多從容設辨理出之未幾已亦以恩獲免大定丁
亥重陽祖師挈譚師真西遊乃館穀於其家因語之
曰汝將來必有一子為羽衣遂即其里建龍翔觀朝
夕香火敬奉天真泰和乙丑餘民有菜色因發私廩
為粥以給之賴以全活者甚衆癸酉兵凶之後道殣
編野覩犯寒苦悉以收瘞數獲遺物甚腆必伺其主
而歸之無則皆散之以賙不給母張氏亦有淑德事
姑以孝順稱既而生公家貧沉厚寡言笑擧止不

凡至十五歲伏之學雖田性非所好乃所願則神仙
輕舉之事父母欲力奪之即屏居一室自潔其形祖
師先見之明於斯驗矣乃辭家禮長春大宗師邱公
為師戊寅春宗師敕住持萊州昊天觀大元龍興太
祖聖武皇帝天資仁聖志慕玄風己卯冬遣近臣劉
仲祿齎手詔篤安車東抵海濱就徵宗師明年春啓
行仍求高弟弟子一十八人與之偕公即其一也嘗
時櫛風沐雨胼手胝足跋跌數萬里見上於西域雪
山之陽因承虛己之問乃答以民為邦本本固邦寧

既來之即安之此濟世之要術也是言既奏深契上
心玉音獎諭惟恨相見之晚因被旨佩虎符崇主天
下道流比回駐朱全山之嶺頗謂清和尹公曰綦公
從我以來山行水宿日益恭敬可謂勤矣觀其氣象
將來弘吾道者必斯人矣尹公曰然至燕宗師住持
太極宮尋改為大長春宮委公總知宮門事授清真
大師號泊以助國救民經籙付之度道士吳志沃等
以備灑掃宗師既仙去遺命清和嗣教門事公左右
維持終始未嘗怠甲午春清和委以山東諸路行緣

所至老師宿德望風迎送筆眾爭委堂下者動以千
計非誠心妙行有以動人悟物能若是乎戊戌春
太宗英文皇帝詔選高道從掌教真常李公被詔赴
闕是歲冬奉旨輔洞真于公脩無欲李公復立終南
祖庭提點陜西教事庚子春遂入長安從府僚之請
也是三大玄都萬壽宮若驪山之白鹿終南山太乙
樊州之白雲鳳棲原之長生藍田之金山皆作其舊
而新之其餘宮觀修蓋補葺不可殫紀於太傅移剌
公總管田侯各差官從公持疏請然遂請清和大蒙
祖師既畢甲辰春先鋒使夾谷公祖庭設羅天大醮
禮請於洞真宗披雲薛太霞洎公與李無欲共成五
位真人補行醮事會皇子永昌王遣使趙崇簡設金
籙大醮為國祈祥遂復同請公莅事觀其進奏精嚴
靈明昭著使回具啓其事因引見待之敬禮甚厚進
與醮五真人徽號公例加玄門弘教白雲真人丁未
冬太傅移剌公獻佑德觀設黃籙大醮臨壇作體存
百餘人戊申春皇太后遣使楊仲明齎旨寵錫金符
冠服仍命領職如故辛亥歲夏

憲宗皇帝即位遣使唐古出持璽書宣諭仍付掌管
關中道教癸丑皇太弟遣使脫爛馳驛諭旨仍以師
禮乙卯六月無疾晨興忽集眾謂門人申志信曰吾
將行矣汝宜嗣吾職王振後事仍命經營喪具至七
月二十四日順化而終享年六十有六明年改葬於
祖庭西北隅仙塋之次乙未冬門人將樹碑志信偕
本宮提眾郭緒山李志希等狀其行實來謁文於庶
辭再三不獲已謹次序其事按公之為人恂恂謙退
似不能言至論及救時利物之事屹然山立辭色俱
厲言必有據眾皆心服以是宗師倚為侍史及來關
中道價日益隆尋常以恬淡自持未嘗出怪誕之語
以誘惡俗一時達官聞人翕然歸仰四方學徒不可
勝數故能名動闕庭叠蒙獎賚非踐履純實何以及
此今夫世之人所以陷溺其心者欲與利耳而公能
斷然絕之其視財貨不啻若浼唾然蓋其天資過人
遠甚故碑之無疑仍繫之以銘曰
萊為著姓居海濱兮世載潛德生哲人兮天與之性
合元淳兮不雕不飾全其真兮有來提挈繄長春兮

玄言秘訣授受親兮洞心六智尋指神兮始終一節無絕磷兮聖皇崇道起隱淪兮萬里遠師謁紫宸兮一言止殺加其仁兮功德兩儀孰與倫兮推其緒餘淑吾民兮登和飲惠萬伍馴兮列聖相承啟五根兮金冠鶴氅寵渥新兮尚重大厦與且輪兮逍遙要處終其身兮功成厭世乃上賓兮往來倏然肘屈伸兮有不亡者壽無垠兮門人紀德刊翠珉兮千秋萬歲仰光塵兮

甘水仙源錄卷之五

甘水仙源錄卷之六

玄門天樂道太李道謙集

終南山重陽萬壽宮無欲觀妙真人李公本行碑

宣差宗主大師提點陝西五路興元路教門兼領重陽萬壽宮何梁撰

釣六鰲於東海者不為鯢鰌而害鈎採合抱於鄧林者不為拱把而加斧苟志於大臣臣細務不敢也今觀無欲行實非超出物表之志蓋類是歟公族姓李諱仲美原月山人父珍職官酤有子四人公其次也於大定己丑五歲始能步及長聰慧過倫慷慨特達毅然以正直自負鄉閭有狡獪者每正辭折之人望而畏服嘗排意潤閑視舉世為不足玩年三十七乃翛然曰與其泊沒塵空中孰若擺脫方外即時全真教方行重欲從師而未知所向適碧虛楊先生主持重陽祖庭事乃往見之碧虛素得人於眉睫間知其為全門重器然天資所繫度其有難解於心者凡令還歸但勉以積善而已公於家與諸親友決別妻子而去其妻咄之哭而不顧其父見而呵責公姚其辭曉

之以理性之事久從者皆前欲向道乃同詣碧虛門下碧虛以公識量不凡命名守寧及無欲子號公遂頭禁衣行丐於市時人謂之曰酒李先生日用間惟以濟人利物爲己任至於幽微之地化造其極大安庚申春境大旱居民阻飢公謝其徒曰餓殍如此安忍坐視同邑姬三郎富甲關中公詣其門備語曰此艱棘之秋趙悟乃發窖粟付公賑公與濟志道等晝夜分粥以給貧病日不減百人井水適涸衆憂之公密禱於神鑿泉得水設濟至秋歉而罷公不欲彰名姓人知己即日附行已而有司奏聞特賜號爲潤國長者未幾入興平環居以十日爲約其靜中妙用見長安樂至期渠河使夫谷公又考老欽崇號環懸請以縣南龍祥觀委公爲主公居之居五年至興定庚辰住終南棲觀五年又還京兆之丹霞尋蒙師旨主營建三原碧虛觀事所竭之地皆有成規正大戊子春碧虛於祖庭丈室謂公可以倚重業以有代間中條鄧公及平民避亂於南山根盡人相魚肉幾及我公戲曰此酒李先生素有道者也因捐得出山遂

得免焉庚寅春如南陽依附者衆會沖虛李公洞真于公在汴沖虛奏請住持丹陽觀癸巳汴京既附於我朝俄而忽起異謀無辜皆坐誅公與一長老止水泊中進於冠堝長老慷慨不能自持公止之曰我兼平日所行正爲此耳死生常事夫何恐焉竟以事免城中絕糧人爭北渡汴人圍排飢溺者以萬計公請洞真先登因以陰隲開諭汴人餘皆獲濟公既達新衛門徒望風輻湊今之雲虛天慶創成紫觀自此始也明年順衆適燕時清和尹公嘗放每命道衆識祖庭緣事皆推公爲能公謝不速復奏請住持重陽宮兼任提點陝西教門事史名知遠祖以厚禮公來行而歸道魯道揔自侯伯以下皆大道祇迎有以奄觀恭之者有願爲弟子者有以財施者公得之不以一毫私己悉歸之祖庭京兆田侯德粲聞公西歸督佐官就河中相迎以府城佑德觀歸之今上清宮是也時關中甫定纔相瘡公以仁言誘掖稍稍格心比年向化得業來者不絕公詢其主有好善者多端勸諭引而歸道有不可必致者乃攝貨贖隨授以明

丈折其自使其感之深者終不忍去公嘗往來於祖
庭上清之間然規畫綱度未嘗不本於祖庭而中
秋受清和師書督祖師甚事掌教真常宗師人任以
祖庭之職冬十月偕提點重陽宮再年奏出議修文
廟闕尼郎中郡邦同華請於公公畫給之士皆稱嘆
庚子春三月被旨特賜無欲觀妙真人號秋七月河
北都公總管家奴百餘人陰謀南遁行其劇狀畫欲
刑之公聞之連夜馳至其門以善言勸導之者皆免
明年城中群小數可結連私逃樞府辟淵惡知其情
嚴戶請帥以令來威公一言但懲其魁渠太傅移剌
寶伶其外死欲以二婢殉公以古旅禮正之始罷議
凡契丹人以人殉死者禁阻以華而外春詔燕京作
晉天顯公領為夏四月歸自衛汴京長官復請住丹
陽樓雲正公具禮郊迎座中若有急色介論後連出
人莫知其然甫登舟南渡已離京門其北見頹知此
明年還宮秋八月朝旨加玄徽其人號尊又被賞服
之寵甲寅春宗師以國家照事其患指於年已八十
六矣不敢以老遽辭比至堂下疾篤以後事付于法

中衍真大師張志悅以其徒外宗師為大度師於長
春宮盡留頌而悅時復六月二十六日也請徒來柢
而歸閣葬於終南祖塔禮也甚之明年志悅命李志
安隊去元其行狀請於宗師欲刻諸石道淳適有事
于堂下宗師說命當筆且曰無欲領袖祖庭蓋有年
矣令予代之始終行實予必熟知其文之也固宜道
寧不復辭謹按無欲可見之行為之說曰有上指
玄教之大人不可無輔翼玄教之仁人大人者正已
而物正者也我宗師正容悟物天下羽士皆觀而化
無欲公輔弼其教以仁存心佇祖師根本之地有隆
無替可謂無負宗師委倚之意蓋公之為人渠開大
正直之氣持特立獨行之操傳授有源流基有地故
施於事也無不濟之以仁過患難則先之見人急難
必盡力救之而已有叩其修真之訣者則以積累勉
勵之其可與談性命事者身不夜分不寐雖與童稚
言亦諄諄未嘗倦至於名士大夫尤樂與交遊而相
忘形骸與人接談又能度其高下而切中其機然且
待人以約持己以謙其處衆也威而不猛和而不流

在環堵四五年間神變之妙欲直書之恐人以為誕
原其動靜語默之常亦可謂間世異人者矣故碑之
而無愧乃質之曰
偉歟李公專氣致柔其守也堅其行也圓能紛庶務
而善計不營一志不撓而先為之倚若人者將厭世
提携而進帝鄉之道耶吾知其了了諸緣而嗒然乎
歸休也

紫陽真人祭無欲真人

維大蒙古國歲舍乙卯正月己亥朔二十三日辛酉
友生河南漕長兼廉訪致仕奉天楊奐謹致祭於無
欲真人關元通寶若虛尊師性質高純克慎攸履嘯
月吟風嵩少之趾所與善者惟李謫仙孔巢父爾若
張志和號玄真子浮家泛宅逍遙卒歲寓意於漁釣
不啟關曰陳少游延觀察使曰顏魯公乃州刺使杖
屨往來迄今傳之以為勝事無也何人浪名逸士職
非賴陳才非孔李巖穴素與洞真無欲而翁而已旅
舍京華適癸之已天兵南渡喋血千里十二郡門閉
而弗啓一死一生誓言在耳頃承驛召入長安市洞
真羽化吁亦久矣真人既見傾寫底裏目電射人徹
曉不寐一有山滿眼簿書紛委臨夏五月暑溽作業夜
半訖君萬有不得朝須朝暮藥須藥存大限未終急
疾而起真人入燕遽然厭世俄聞訃音老淚如水王
背北邙卧病叅捋剝啄制庸尺書既至白馬素車遠
涉清渭三頃水菊少酬知己儲念宿昔能不黯止乎
見無時伏惟尚饗

佐玄寂照大師馮公道行碑銘

虎巖　趙著　撰

公諱志亨字伯通寂照其號同州馮翊人五代瀛王
道之後賦性明敏業進士年甫弱冠薦入京師就
任太學湖趣內試不中適崇慶兵亂還鄉以詩書自
娛不復為擧子計本州節度使與之補諸教授事
公辭以不能大兵西征公因北渡寓德興深居不出
歲癸未嘗奉宗師自北闕迴道過焉公以其平昔聖
學侶道之故豈是為真師感發之機一召於外而已
之天機立應於內鶴鳴子和森不可禦尋即顏春凡
杖列門弟子乃先謁真常真人為先容真常一見異

述於心遂引見馬宗師亦不以常人待之既還燕一
夕指公謂二三尊宿曰斯人他日必能扶持吾玄門
後事也公默默銘於胸中後數載宗師將歸真宅衆
乃以關事爲請師曰我之託付伯通加之矣不必復
言長春仙去公謂清和真人曰道教之興自開闢以
來未有今日之盛長春宗師人貌而天者也教門後
事屬意在公豈非天乎請册多讓遂集道衆并達官
貴族天下大老便宜劉公之屬就迎於所居之靜室
請定仙號初清和閉門而不納公奪戶而入扶至堂
上使衆羅拜堂下名位既正玄風大振公之力也至
乙未清和因祖庭事在關表於秦晉之間然遺公手
書云千年運而祖矣老不厭心少不努力俱非所宜
況四時之序成功者去未成者來汝當乘斯時不可
不順公得書乃自念言真常攝行此事已十年知之
者不惟玄門道衆上至天庭下至山野皆知之此蓋
天也豈人私意所得而可否哉丁酉清和承詔還宮
公乃取元初立清和禰繼狀護之禮按爲典故而行
之遂立真常既畢清和乃以歸老之計逍遙於自得

之鄉真常乃以無礙智慧進服教門之重任輔教二
真人終始進退俱不失其正者亦公之力也先是承
詔教授胄子十有八人公乃於名家子弟中選信行
溫恭者如其數爲伴讀令讀孝經語孟中庸大學等
書庶幾各人於口傳心受之間而藹善固有之地日
益開明能知治國平天下之道本自正心誠意始是
後日就月將果皆克自樹立不惟俱獲重用復以才
德見稱於士人又勸宣撫王公改樞密院爲宣聖廟
命子弟輩德瑀修葺武廟而奉祀之又創建五嶽觀
及道庵十餘處爲道家修進之所庚子冬十月京兆
太傅及總管田侯等請清和改葺重陽祖師以公爲
輔行自燕至秦三千餘里凡經過道家宮觀廢者興
之缺者完之至百餘所其間公爲之記者刻諸石者
亦十二三焉祖師等事既已復從清和還宮戊申真
常大宗師依恩例賜金襴紫服遂充教門都道錄權
教門事仍賜以今號蓋嘉之也及將立玄學公復以
作成後進之心而贊助之直至有成甲寅秋八月二
十三日示疾即貞序壽七十有五二十六日葬之五

華山之西南原禮也化之明日着因以祭文致真禮於堂楹前門人韓德琛姚志玄執公之行狀求為墓銘將刻石以表之蓋秀公之交為最厚因知公為最詳故不辭而為之且真常之於此老一相遇便懽若平生遂引致諸大真人門下同着道家冠服又與築室於宮之右而居之比及物化三十五年之間其相與往來者梁運使斗南陳新林秀玉吴大理卿德明輩每論及當世人物至以宰輔之器許之非雅量高致為可知已槩觀三代宗師所行之實跡則是庸有一事不相咨問不相假借而成之者又於化前後凡十數日數相往來於似夢非夢之中豈亦各人胷次真理融會之地別有相得於形骸之表歟何其識通氣合物莫能間而至於是耶或者往往竊議謂同出身於儒之故蓋周於私智之所見也化之後真常祭之曰與公相會三旬有五不交以勢不聚以言憶初相見無言心許今假化境出非人生死亦跡孰知其神此豈関於私智之所能及也哉予故斷之曰如斯不然焉得為寂照乃銘之曰

堂堂佐玄博大無偏止水應物不隨物遷禮服智端
仁宅義路才德雖兼時則不遇華門圭竇終日如愚
窮通有別聖道豈殊忽遇長春星拱北辰一悉發藥
德因日新孔廟既修武廟繼初文武之道將行有望
公之所闡豈小補哉贊成玄教亦卜大來荆金趙璧
光而不耀英華外發識明內照昔日非熊今學猶龍
彼此一時不謀而同州之金石磨滅有終盛德流風
云胡可窮

重玄廣德弘道真人孟公碑銘

太原虚舟道人李鼎撰

公名志源字德清號重玄子其先本上京徒單氏大定末遷萊州膠水居孟氏宅人因以孟氏歸之此亦古之因食采地得氏者也高祖貶卒於汾陽軍節度使高祖母完顏氏金源郡王漸尹之妹曾祖克寧尚嘉祥縣主事熙宗海陵興陵道陵凡四朝以功累遷至太師封淄王及薨謚曰忠烈祖斜哥縣世襲十戶終於南京副留守父給答馬復世襲千戶職母烏林答氏略以金國名臣傳考之其家世可謂盛矣況在

大定明昌泰和間使他人處之鮮不紛紛華之所流蕩公獨從齠齡中獻富貴而樂淡薄非性分上風有薰習之力能之乎明昌初年饑即墨人高翔嘯聚刼掠詔命公之父討之乃曰食者民之天得之則生弗得則死祇死求生小人之常情討而誅之惡在其為民父母也遂宣布主上之德賑以倉廩不戮一人寇為之平古語有云活千人之命其後必有顯者是公能了此大事亦必借先世豐功厚澤陰相之力而致之耳公有三兄六弟其兄有官至驃騎者有至輔國者餘皆克紹家聲泰和癸亥父母與議婚事公因遁去徑詣濰州玉清宮見長春宗師請為門弟子師嘉其貴家子兼異其風骨不凡後必為玄門重器乃從其請授今之名字父兄疑其弟四都全真觀主之之故為隱匿繫歸有司聞之之遂還家自言其志父母知不可奪因選第二都樂真觀使居之樂真今更名玉清矣公雖得法於長春充養之際亦嘗質於玉陽太古二師真玉陽賜號開真子太安已巳長春應詔京師還住玉清知公有所得乃賜重玄子號美嘉之

也貞祐癸酉公之昆弟皆為兵亂蕩散而父母大依公乃扶二親就已所居致孝養之力三載離二兄還其安置省問誠敬之禮未嘗缺已知聖朝遣使軍劉仲祿起長春於海濱門人中選道行清實可以從行者得十八人公其一也及進程萬里沙漠其輜重車皆兩人主之惟公獨御焉清和憫其勤請副於師師曰吾知斯人之勤矣但欲先行其人之所難而後必有大所獲耳公聞之乃曰弟子於師卸山淨德無以為報其僕其御實當為之事予惟不知所求亦不知為勞也同行者由是雖勤苦百至皆爭赴矣辛巳西至阿不罕山始有漢人耕作因公等九人立棲霞觀癸未住德興之龍陽中中長春奉旨住燕城太極宮尋更名長春宮亦自龍陽來丁亥師反真公年四十一矣一日靜坐一室忽然於恍惚間見重陽長真長春三師真公拜畢侍立祖師言汝壽當七十五長春言汝五十後必負教門重任雖繁劇汝勿憚是皆磨礪汝之砥石鍛鍊汝之鑪冶也言訖不知所在尋覺身中百關通暢真氣泝流昇尾閭入泥丸是後日復

一日神物變化金漿玉液黃庭絳宮灌溉浸漬非言
可及公因徧考北代師真得道之後身中之事著見
於書者斟酌相較矣公從此以來雖顛沛造次因不
在是其身中所得流運之理亦未嘗止想當時其為
樂可勝計耶至清和真人掌教乃副知長春宮事俄
遷知宮戊戌受宮門提舉丙午還宮門提點戊申權
教門事己酉以恩例賜金冠紫服并至德玄虛悟真
大師號癸丑掌教真常大宗師奉朝命普度戒籙妥
公為薦度師丙辰真常羽化誠明真人張公嗣教以
公玄門大老之故已又在制遂報以教門都提點印
俾攝其事戊午秋憑丞相胡公之請主平陽黃籙羅
天大醮舜奉今旨賜今真人號中統二年辛酉春秋
七十有五矣度門人五百有奇宮觀稱是是年春二
月二日順正而化前此數日預以後事屬門人凡來
省視者見其耳聰目明音吐洪暢盡如平日皆不之
信至是方知公之所得過人遠甚越三日葬之五華
山仙塋從遺命也至於度門人主宮觀蓋皆緒餘土
苴衆人之所共見者豈可得而言之今壽幾八十矣

而精神不衰臨行一著又明白如彼其素養之於內
必有真精微妙衆人之所不能見之者豈易得而言
之也送葬之日官僚士庶前祭後擁傾動都邑道衆
不言可知秋九月門狀其行請文於予予因按其實
實而次第之序之以銘曰
莊蒨柔木言緡之絲大浸滔天砥柱不移二者之美
公並有之公既有之我請布之一遇師真便得正理
觀公之性已超異矣及住大宮中正不倚四十年間
又出類矣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本若不立道無由生
推公之孝及公之識本既立矣道宜有成人所見者
緒餘土苴公之得者妙絕真假天地一指萬物一馬
所以是觀知公蓋寡與其觀身孰若觀神神知之何
把握乾坤陰升陽降黃河崑崙至人妙處不屬見聞
精神骸骨各歸本始門人治任斎儉合禮燕城之北
五華之址碑以表之公元不死

渾源縣真常子劉君道行碑

前　進　士　王　鶚　撰

君諱道寧雲中白登人世爲縣吏以廉平稱君生不

好亦聞與諸兒戲必結庵趺坐曰我學道爾識者知其有宿習及長雖意玄門見李仉四人君其伯也縣民推閫世業力卻泰和壬戌間洱涼隱士劉紫顯號得道乃與家人訣詣屏風山全泉觀師事馬師璧試諸難至遠乃念君樂從不屑也師知可教遂授微旨自是東遊海上西歷關中嵩華山上方之白雲宮屢歲飢饉餓立志不少衰既如太原泊神霄宮復就蓋院僧賢而飯之道獲楮幣千二百貫君乃榜求其主踰月竟不至悉以給貧乏而一無所私貞祐之甲戌避地張村穴洞以居歲兩子鄉里稍安怙士官鴻祿聞君之在斧也迎歸雲內君尸居環堵若將與世絕者而樂道之人渴於請謁百方為出之於是肩摩踵接學君之學者日益衆矣庚辰春洱源長高定鮑聞君馨敬請之來曰龍泉曰金泉曰玄元皆名觀也君更為住持而興廢起頓之功為多癸未秋眞人邱長春入覲回君執弟子禮迓諸銀海之東目繫道存一見如故問君之初事以紫顯對師領之曰仙人中天隱也因授秘訣加號眞人令槃宗西京未幾推為道官長避歲十年庭無一訟逮長春仙蛻清和紹休尤與君相得丙申之春尹清和謁祖庭還會君於古恒嶽之陽語之曰吾近游陜右奉田侯德粲之命化玄宮道宇皆擇人主之惟華山之雲臺地靈物秀實仙家一洞天非君無可託者君再辭不獲遂遠門人為經營君亦往返再三大興槳構所過崇奉男女如市癸卯中夏田侯偕華嶽廟復興丞相胡公天祿同署邀君於雲應聞君聞命欣然即日就途甫四三年厥功告成丙午春有詔提普天大醮於燕京之長春宮徧召諸方耆德而君亦預焉時李眞人主醮事得君甚喜是年夏五月庚申旋車古恒越二十二日壬午請州收高仲妹洎門人許志安齋以後事翌日將中曲肱而逝春秋七十有五君生長大定明昌間不以世俗所樂者嬰其心而能遠跡塵凡棲心物表求道西歷所至風靡雖土木便興聊亦應緣而已嘗作已人曲接引於衆又著會仙遁隱總仙三錄以道神仙可學之事臨終語門弟子曰可於大室瘞吾雖榜以脩然足矣蓋取南華脩然而來脩然而往之義則

君之平昔所養可知已方君之在渾源樂與學士魏公邦彥遊故其亡也門人史志經狀其行走燕求記于公且將刻石祠堂之側公一日携以過僕曰眞常好道人吾知之詳然吾老不作文字久矣子其代予言僕初客燕城殊無文思重違學士之請而復嘉志經之不忘所事乃以臨終之言名其堂因爲紀其始末云若夫門弟之翹楚者皆嘗識諸碑陰茲不敢喋喋歲疆圉協洽清明前六日記

重玄子李先生返眞碑銘

嘉議大夫吏禮部尚書高鳴撰

金朝故事新天子即位例出諸王爲方鎭大安崇慶間宣宗以豐王來彰德先生時以高貲家推擇爲功曹椽有廉平稱尤精算術因之出入府中雅性重厚復小心畏愼故見親任至寧元年宣宗入繼大統明年車駕幸汴梁扈從以行補戶部令史當艱難之際柄臣高琪發視之史其持下急如束濕從事者爲之惴恐稍稍引去先生以直道自任氣殊不少衰會被檄措米儲燕師抵霸州値北兵大入幾至不測然漫世之態每見於顏間議者謂秋無崇半頗力行何如耳若是而進武則功名爵位其設不顯一日忽報謝病歸隆慮山聞者愕然適與丹陽馬公之高弟盧公相遇使請執禮爲全眞師既付授有淵未幾默有所契徑入棲霞谷無憂洞深坐練化木茹澗飲其節愈堅若學道者難言之行元帥府宗室惟良招撫使杜仙皆一時豪傑日加敬畏在屯戍捍禦中嘗率僚佐致謁其他可知甲申間嘗奉邱公應召還附盧公遠迓得賜名志方號重玄子盧公有北京之命謂先生緣在彰德俾之南行總管趙德用請住迎祥觀觀雖兵燼日久凡事草創先生一顧棄焉有承平舊物之漸丁亥長春公上仙携法衆往祭因宿留禮順若致心喪焉庚寅復還士庶逢迎惟動閭里皆曰吾家先生來也總帥蕭仲通監同列奏疏請主盟天慶宮宮之荒蕪略如始住迎祥時先生力爲經度不數歲大敞而新之殿堂庭廡壇藏廚庫下逮廐湢咸備而法視他郡邑爲冠丁巳宗王穆哥崇向高風遣使持金冠雲錦羽衣煇耀之仍加眞人號以庚申二月九日

春秋七十有五怡然留頌而逝門弟子葬之王裕村
某原從治命也所著地元經若干篇行於世甲子春
提點趙志璞偕法兄弟持狀來謁曰先師溟神塚上
之木拱矣而旌紀寂寥誠願之以銘死且無恨敢請
嗚以先生之行應有銘者蓋先生少時已自不碌碌
雖由文法進人皆以遠大之器許之況潛印蓄人依
光日月君臣相遇古人謂之千載難方駕漢名臣可
也乃今挺然不顧槁項黃馘自棄於澹泊無端倪之
地以至成道非烈丈夫孰能如此以是槩之眞可銘
也已若夫萬鶴遶熙壇而翔飛煌抱祭器而死虎承
牒而技田豕聖央道而作司南其靈異類此者甚多
皆先生平日所不喜道亦不敢具書先生字友之相
州安陽人初諱焘既入道止以法名行銘曰
貪賤伥伥不瞑者滅在昔所難在我翁張城旦刑書
家令智囊顧乾龍未擢已麗予祈九之陽迫雲霖渝
然而從相得益章釆以功名自任於一代宗臣而有
望政屑就代来之議猶作封侯之衆昌胡令彼而取
此抑可謂有天德沉潛之剛翩翩獨征游與世忘擁
腫之與隣寂寞之為鄉是宜為下士所笑而耿耿自
信者廓兮其心光此孰得孰失討必有能辨其詳或
東向實戟下大荒千年夜旦曾不失處順安時之常
有豐者碑植立墓旁緊樓蓬之日雖樵童牧豎如有
道者為不亡

棲眞子李尊師墓碣

嘉議大夫河東山西道提刑按察使王博文撰

尊師姓李氏諱志明字用晦棲眞其號也世為潞之
壺關人以農為業祖考而上皆潛德不耀甫九歲去
父母為全眞學初禮樊山潘先生為師誦經讀書為
童子事稍長遇趙然廣化王眞人授以火候周天之
法鍊陰為陽之術久之覺有微驗鼓舞踴躍不自勝
乃曰師眞豈欺我哉自是孜孜日新之功遂事冲春
眞人命名與字愛之深所以教之篤始自薪水庖廚
及一切勞筋力役心志之事皆令親歷而備嘗之然
後誘之以至道之妙示之以用力之方屢懇請禮不
擇朝夕師亦力孫而志若至賜不沾席者餘十年靜
而生慧性識明了伸紙引筆肆口為歌頌皆有理致

長春曰李生果為受道之器非餘子所及也居無幾
又思杖卅斷徑歸太原葺保真觀居之或寄跡於鄽
肆或丐食於村墟觀化閱世人無識之者但以單子
李師父目之時方進取國制未定我馬營屯星散汾
晉間刼掠財物戕害人命者在所有之有司莫敢誰
何歲庚寅太宗皇帝南伐駐蹕并之古城師率徒侶
拜覲天光拈香祝壽上情悅懌因勅兵人有暴民掠
物者以軍法從事遂著為令由是行者無擾居者晏
然師與有力焉辛卯再駕而南復蒙眄睞是後師之
道價益重矣清和宗師嗣教命審領一路道門事仍
兼本府道錄復以道體沖虛大師之號畀之未幾府
尹石抹公及道錄智公以保真狹隘疏請師住持天
慶故宮天慶兵亂後鞠為荊棘瓦礫之場既允其請
慨然以興復崇建為事一日從容語徒衆曰度道士
以守宮觀雖近代之制然自漢武帝時於甘泉宮中
為臺畫天地太一諸鬼神設各置祭具以見之後世
綿衍遂伙張弘大以至於今其來遠矣吾道家者流
雅恬淡無為以治其心可不以分祀祝釐為立教之
跡乎是則以營繕之事不得不盡心力而為之也歲
有以功大難之者師曰古人有言築舍道傍三年不
成謀之於家斷之在我即荷畚鍤為之倡從之者雲
集貲者董其役富者輸其財知者獻其巧壯者程其
力師斡旋運動於神明而中而應之者不懈於素逸
使天慶之規制雄碩偉整為一方之冠者具見於榮
祿李公所撰萬壽宮碑茲故略戊子夏大旱將為一
路災府中祈雨僚屬以師主醮事已而澍雨霈洪歲
以大登又宣差完顏胡失剌眾得奇疾氣息幾絕家
人走告師以危殆狀躬詣其處呪訊杯水下咽復甦
其精誠之至感格之效如此平生不勝計所錄纔一
二年已而真常真人以師踐履之實洋溢遐邇遂河
東南北兩路道教副提點凝坐一室中不動聲色而
事無不集者稚為誠明宗師所敬重中統二年即陞
副為正越明年左仙翁保奏於永寧邸即授褒真洪
妙真人之號方為人天所瞻仰遽爾厭世於至元丙
寅建子之月決辰返真得年六十有七又明年師之
高弟提點張志希侯志正等請道教都提點洞元大

師中雲叟繼主天慶事雲叟即師之同法弟也至元
癸酉子方官太原適洞元還自燕都將以是年四月
己酉瘞師於太原府城之東南三里所從遺命也洞
元侍師之門人郭志修等所纂行實狀以碑為請
洞元與予二十年之舊也固辭弗許因請洞元言尊
師一方外閑人耳無猗頓之富無晉楚之力能以日
積月累而徹以增加逸今荒寒寂寞之城一顧盼之
頃化為天上之玉京平地之寶坊非德足以服人誠
足以感物焉以臻此莊子有言水之積也不厚則其
負大舟也無力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
以師今日之所成就者論之可謂積厚而有力者哉
銘曰
維今不虧不虧何傷維真不偽不偽可常斯道昭昭
孰為主張得其人而遇其時遂川流而天光僉謂若
人福學熒遷心靜而明志堅而剛内德既充道價日
彰事之者煬竈爭席師之者摳衣升堂騰實蜚聲佩
蘭襲芳砥柱中流橫潰獨障逝亦水而得玄珠請南
華而友子桑視人世之死生猶旦夜與陰陽遞歟世

而上仙遊白雲之帝鄉顧雖蛻骨於此既不足以喪
吾存則又何必驚於凡言耶

甘水仙源錄卷之六

夷門天樂道人李道謙集

崇真光教淳和真人道行之碑

嘉議大夫吏禮部尚書高鳴撰

全真之教始於少陽君與於重陽子大盛於長春公長春傳之清和清和傳之真常真常傳之誠明誠明傳之淳和淳和以大元數之貫為宗門五代祖諱志坦字公平出於相州湯陰王氏父諱忠性慈願質樸雄其鄉母岳氏閨壼有儆妊夢古仙來告曰此子成人必令學道否則將禍而家已而公生為自童弁不好弄戲且不喜華美物甫及冠即著道士服師北京盧尊師師乃丹陽馬公之法孫洞清子公之高弟也時以道籙居京之華陽宮盧素嚴厲少忤輒責誚之殆若官府然故居門下者鮮克終公參謁之餘力營百役至於庖廁溷碓之細躬執靡有懈盧亦憫其勤而誠復加以禮癸未秋謁大宗師長春真人于宣德一見器之傳付祕訣既恐無以善其後遂行化興中義錦間日丐一食雖蚊蚋噆敗亦不屑意已匪莭而居不計何地遇昏暮即止戊子聞清和宗師駐燕知道統所在參禮為師愛其力行大加獎拔公忽有開悟恍若神明頓還舊觀無幾何徑入金坡坐而鍊化窮深極幽木茹澗飲人莫見其面其志愈堅苦雖晦跡十餘年無賢不肖皆曰金坡王先生有道之士也甲辰春真常真人李公素高其玄譽以書見招來拜為大度師是五月從真常北上參受三洞祕籙以祈禳訶禁濟人其疾病藥石不可為者假符水或以祛拂之罔不立驗咸畏服其神

皇太后欽挹真風寵賚以禮公益自謙遜惟顛墜是懼每蒙慰諭必歸功於聖神若私不敢有者其知夲不伐也如此留居闕庭者六年還燕為教門都提點燕去和林里千六百有奇凡赴十有七馳驅寒暑略無艱苦狀蓋以輔翼玄教為己任雖九死不悔也

先皇帝踐祚之元年龍集辛亥詔真常公佩金符馳傳祝嶽瀆以公為輔行繼而奉香代祭者又四皆以祈天永命歛福錫民為意癸丑上問養生之術對曰此山林枯槁之士所宜非天子之急務也天子代天

理物當順天心與民興利則天降之福壽近大赦天下革故鼎新民樂生活開創以來戕橫夭閼精魂無依非求諸冥冥中而莫之能救是所謂恩已及於八方澤又浸於九原矣因奏修黃籙普天醮大上喜曰天垂此教以利天下即詔公命真常公于燕之長春宮陳設醮事所須旅百供出内帑一無擾於民食墨得甲寅三月十有五日禮備將行雲膚寸而雨公容禱於天天為之靜風月肅然星辰可摘又有卿雲鸞鶴之應公卿文士咸作歌詩以贊其瑞繇是道價益重一時貴遊悉奔走承事或執弟子禮真常猒世誠明嗣之公之力居多中統建元春入關旋反畢懷陵天壇受之留王峯前期歲相州神霄宮以虛玄席諸耆宿士庶懇公主之明年會真常葬又明年復入金坡至元改元燕人楊提領者數慕玄教於私第之後圃作環庵一區願得天下高修高尚之士奉之僉曰金坡王鍊師可即禮致為三年冬誠明復以提點事懇公七年誠明上仙今皇帝詔公襲位仍加真人號以九年十一月二十有七日蛻形於長春之玄堂得年七十有三越明年門弟子梁志安常志敏等奉其衣冠窆神於金坡山下從治命也時天氣肅冽比襄事熙熙然化而陽春執紼祖較者萬餘人汗皆浹背咸嗟異之以謂純誠之驗也所著信心錄六牛圖傳於世葬之明年志安志敏等狀公之行來謁銘嗚治彰德時蓋常以疏請公主神霄從遊甚狎故習其為人義不可辭公美儀觀受讀書尤喜性理學深得輿義好施與困乏無聊者不以己之有無謙恭寬碩克己下人故度門弟子者數千人若觀若庵者又營建百餘區可謂能弘其道矣嗚呼以公平日陰功濟物之心嚮在闕庭假之以政救時行道焉知不有如行符設醮之功耶若夫將適遼東也禱之而愈風痺又去許昌也空中傳玉帝有命其靈異若是者甚多然實非公之本心且有淳和真人傳在茲略而不書銘曰

混沌既死大道窈冥乃醨其醇乃濁其清喚詬以形勦矮以情拱璧而先駟馬竟盜為夸矜天開聖人冀石聾盲著書貳篇強為之名爰有漆園演為鯤鵬蝶

夢破而虛白生然後便混沌復起大道復明代有人焉玄風日宏有來重陽莫之與京孰其似之淳和是承挺焉志堅夷焉心銜嗒焉尸居而闇望震驚寂然無聲滄然無營形翩翩而獨征砥柱中央萬古不傾力提玄綱惟公主盟雖以符水藉名而救世是宜羔鴈詩之如老更金坡蒼蒼草木光榮衣冠有藏功行有銘而復返其精神將乘泠泠之風御顥顥之氣遊元洲而戲赤城也耶

顺真冲虛真人毛尊師蛻化銘

宣授河南路府提舉學校官李國維撰

人命於天地兩間事莫大於生與死也自生至死之際善惡所歸其可以見之矣且莫高者天莫厚者地在天而日月有晦蝕在地而山川有崩陷天地尚不能以有壞如此而況於人乎乃知生不常存惟静而復命曰常死而不忘者壽蓋有道存焉耳自大道既隱人慾滋熾不可救藥幸鍾呂而下降及近代全真之教興有王重陽者出化馬譚丘劉於海相相從性迈東西二都仙跡顯著而後遠近向風而流傳漸以彌滿四方遊其門而學者不知其幾萬千人至於識性命之理了死生之事而不失其所者蓋亦寡矣百年以來能繼重陽七真之風而不下於今之高道動化關洛間衆所欽慕卓然獨異者冲虛真人毛尊師也師諱養素字壽之道號純素子顺真冲虛真人其師號也家世平水太常博士兼祕書郎沁州同知毛麾牧逵之嫡孫牧逵以文行純粹前金明昌初朝廷重其名特徵授宮教之職得其師道上下受益歷館閣通守外郡於道無少違失宜其為天所佑有賢子孫其父諱德字日新以門資入仕不喜躁進師性資冲澹雅有出塵之志幼喪母事父謹敬鄉里以純孝稱既長僑寓許昌貞祐初適一羽客見過風神肅與師一見乃知其為異人謹奉之以羽客白此子可教授以祕語師問仙號曰我華山陳希夷也言訖忽失所在自是心神渙釋道緣漸濃又於隱君子于宋二老時親言教以謙光處己實德接物乃父既即世喪祭禮闋棄家易服而道往禮太華惠照真人田無礙即丹陽之法嗣也謹執几杖清苦玄門幾二十年惠照

異之丹書祕訣又得其傳天光煥發日以益新殆不可掩因志在四方不為物滯門人常志以糸出素宦方監永寧務棄官入道同諸貴遊請師居鳳翼道院一日其子尋訪既見堅乞還歸師却之曰吾既在道門去就自有時然不能為世俗累爾無顧我子號泣而廻後天興河南之變大朝王師南渡因復始汾時官府道俗交狀款請同法蜀王葉諸公棲霞党子春住持玄都觀當其晉境飛蝗滿地民心懸急師率王王葉華齋戒致禱蝗悉飛去竟不成災人以為靈應昭然精誠所致莫不尊敬之但福也請廬未能全忘其情乙未同諸門人常志以由陝而南興葺洛陽朝元棲霞二宮及華陰清華觀不數年金碧輪奐冠於他處丁酉汝州官府狀請住北極觀己亥關洛荐饑豪富閉糴師悉發餘粮均施困餧賴以活者甚衆蓋平昔樂於賙急以仁為己任如此辛丑清和眞人至於南以師宿德望重起為棲霞提舉領披雲玄都寶藏八卦局時紫陽楊使君行漕臺暨王華王元禮西庵楊相正卿諸公俱在洛與之遊相得甚厚道價增重光耀一時甲辰副提點寂照大師吳志明北上齋皇后懿旨有沖虛大師之號繼及眞常掌教大宗師銜命南下賜號順眞沖虛眞人既住琳宮主盟師席薰戒嚴肅日無惰容庚戌舉燕京都道錄韓公以自代退跡清華未幾韓復歸燕棄世再奉掌教誠明眞人法諭復領朝元棲霞宮事師於性理之學魁意於世斯須無少間斷故能透脫融貫全眞正脉其造之也不為不深一日炷香危坐即示歸寂之語衆莫能測翌日晨興方理中幘既畢依墻儼然立化神觀不衰是日朝霞亘天人有見師翔翔其上者士子伊川楊君用登封韓仲溫因宿於宮嘆以為異實己未七月上旬四日也世壽八十有二兒聚徒闡教前後度門人百數輩其遺骨瘞葬於本宮之先塋關洛諸公多為作傳及賦歌詩挽誄之有汎霞圖卷傳於世翰林待制孟攀鱗京兆教授李庭敘之甚詳門弟子王志沖張志佺同道判常志以齋講師郭從道所作行狀謁余求誌辭不能已余以謂甚哉道之難明也其道有成不成由其人之悟不悟故前聖有道心唯微之旨

亦有謂朝聞道夕死可矣之語皆不以達道爲易其
所以悟而成者誠亦有所由來必也所稟賦高明所
遇合神異所以抱神守一甚固積行累功甚勤自種
時一點物眞力耕敬耘善始令終然後可望入其閫
域矣師生於姑汾長於賢祖考積慶之門德天地之
閒氣其稟賦不必論也隱於許下遇希夷許以可教
遂授其妙道入太華禮田無礙授丹書其遇合可知
也內持孝敬以事親奉天外施慈仁以愛人及物此
非積累之功行乎隱居華之下洛之濱清淨虛寂餘
四十載有進無退此非抱神守一甚固者乎故卒能
有成脫塵網之中出化機之表翛然往來入於自在
逍遙之境界不亦宜乎後之學者可不景行而加詣
意抑謂自大朝奄有天下以至中統改元當今皇天
眷命
皇帝暨后妃太子諸王莫不敦尚玄風敬禮高士而
師之所歸至善若此不可不爲之銘銘曰
太古之時人生之始壽而不夭仁而不鄙大道既隱
袁浴靡靡滋熾人慾泯絕天理輕妄好惡勞煩聽視

眞取之歸幾人而已在清流中有純素于忘情名利
遠跡朝市養氣烟霞棲身山水伊水洛水嵩山華山
往求同志密叩玄關當擾攘之際徜徉乎其間契遇
高眞逸駕相舉傳授祕訣煆成大丹糓食賙人救時
阻艱內持外修功成行完策名紫府垂範黃冠塵緣
方盡飈馭還幻身外物付之等閑汎霞瓛空牀視塵
褰陳跡在碑有志明刊善始令終衆之所難不歸於
地府不利之王官生死無變於己而況乎利之端豈
亦多不幾於神仙之一班後人仰止拂石以觀

終南山圓明眞人李鍊師道行碑

祖庭天樂道人李道謙撰

師姓李諱志源邠州三水縣人天挺至性宗黨以孝
悌稱自幼有沖舉志年未三十考妣俱喪乃棄家絕
累潔身入道師事本州玉峯觀全陽周君服勤左右
數年匪懈全陽憫其精懇遂付以修眞微旨且使遊
歷諸方參證心印至醴泉與同志裴公結茅以居遺
欲凝神虛心集道歷十有八載故得塵慮盡銷天光
內發鄉人李公崇尚高潔建道院率閭里耆艾延至

事以師禮無何全陽召之還邠賜號圓明子俾主玉
峯觀又嘗集衆言曰圓明於道實有所得他日吾歸
全之後汝輩當尸祝之迨正大戊子冬十月全陽返
真門衆遵宿昔之命舉練師處師位練師勉從其請
未幾遷居京兆府城之西漢高祖廟凡昆季子姪教
育公溥遠近道屬靡不得其惟心始服全陽付畀得
人之哲天興初秦地受兵練師挈衆出關寓陝州之
鷄足山尋遷洛陽長生觀及河南破天朝遣使招集
三教人練師率衆北渡於東阿縣築栖真觀居之遠
通聞其名德之重請益受教者不可勝紀玄通子范
尊師方主東魯道教事待之如伯仲時遣人候問起
居資其不給甲午歲關輔略定練師念及終南南時
村活死人墓乃重陽祖師鍊真之地曩者全陽意欲
葺居以彰仙跡適丁金季之亂不克肯構即遣門人
王志瑞等西歸耕占乙未參軍齊大年興練師鄉里
之舊時居趙州慕其道德剏悟真庵請至事之百色
用度繼奉不輟丙申冬適燕謁處順堂掌教清和宗
師過以殊禮署練師充真定路道門提點且曰吾向

詣長安祀香祖庭見公遣人剏制南時勝跡吾就名
與重陽成道觀矣然此非細故公儻不親臨恐莫能
濟練師還趙之日繼令法弟吳志恒來充知觀戊戌
冬京兆總管田德燦差官持疏迓練師即日命駕
率百衆西還大行起建由是道緣益弘門徒翕集不
數年殿宇壯麗與宗聖上清遇仙諸宮相甲乙辛丑
春祖庭會葬之際道流恒數千人洞真宗師舉練師
提舉重陽宮練師以正己而物正之道裨贊玄化與
有力焉丙午八月朔旦朝謁禮竟忽謂衆曰吾昨承
玄告不能久留世矣公輩各當以進修為業及此師
祖勝緣實先師之志今克伸之吾歸無慊矣可善主
持無使中道而廢遂絶粒忘言越五日沐浴更衣奄
然解化春秋七十有一門衆葬於本宮東北之仙塋
庚戌冬掌教真常真人奉上命委加玄教有道之士
名號以恩例追贈淵虛圓明真人仍升觀為宮於戲
盛哉練師道器凝重上性謙冲律己容人輕財重義
生平不讀書凡視聽言動暗合經旨當作務紛擾之
甚其修鍊之功亦無時少輟丈室之中惟巾盂几杖

無長物一冠一袍之外不置囊橐終日塊坐殆若與世相忘者及其即之而飲人以和使人自有所得其教誘後進又能隨其根性高下各有所發明無非順神毓氣誠意正心之要雖髫童之愚所爲不道亦未嘗以惡言斥辱但以善惡罪福之報方便啟導之必使心自慚服以馴其化其成就於人者如是至元癸酉秋重陽日提點吳志恒每念練師薫陶切磋之恵思而不忘丐予爲文用刻貞石以垂不朽向予與練師同居仙境僅及十年仰慕高風亦樂道其盛德仍系之以銘銘曰

真常之道無門無房誰其啟之教祖重陽東遊海上
四子傳芳支分派別化洽萬方圓明老仙天挺道器
丹陽裔孫全陽嫡嗣久進真修功周德備或出或處
有道有義仙仗西來肯構南時門徒濟濟教化熙熙
樓觀嵳峩金碧參差肇開神宇萬世之基善始令終
曲肱斂息形有生化道無終極我銘以辭無愧乎實
刻石琳宮後昆懿則

清虛大師把君道行録

翰林侍讀學士正議大夫
兼國子祭酒陳楚望撰

國家尊右三教道其一也爲教者思龍遇之優渥而歸美報上之念亦與國家相爲無窮是以道家者流必覈宮殿集徒侶崇奉玄昊晨夕焚修以爲
皇家祈天永命之地此乃天保下報上之遺意而通明殿之所以建也天下之理通則明人心本自虛明洞達一爲外物所蔽則明者塞矣塞則暗莫甚焉夫明必本於通不通未有能明者也此通明之義是宜清虛大師把君以是銘諸心而又以是名其殿也君諱德仲字仲直世居唐邑幼而好學事親以孝聞學廣聞多而以老氏虛心體道之要爲入道之門戶值貞祐南遷挈家襄陵十餘載二親相繼而逝既終喪欵訪異人辭故里南遊至蒙山受道於無塵子衛君無塵甚器重之爲立今名字自此黃冠野服惟意所適脱寓青社養素於太虛宮先是有同門高士王君於府城東南隅卜建觀基欲居雲遊之衆城東二十里許購田園以備香供之具一旦遇仲直道同志合

悲以其地相付與且曰成吾志者子也仲直躬率羽
流鋭意締構是時總管于公元帥姜公及諸方信士
隨心樂施助成勝事崇道明之正殿立玉帝之尊儀
方丈雲堂齋厨庫廄廊廡雜舍以序營為一新偉觀
落成之後每遇朔望自總管以次官行香致禮以賛
誦天子萬年之祝其歸美報上之一念必使無負於
尊佑之初意此仲直之本志也玄門掌教大宗師真
常真人名其觀曰通玄仍付以金襴紫衣號曰清虛
大宗師誠明真人特授益都路道録歲次乙亥朝廷
遣使徵名留長春宮每事屢有咨訪特旨遷授提舉
諸路道教以彰有德昔河内司馬子微受中嶽體玄
潘君正一之法體玄受之於茅山昇玄王君昇玄受
之於華陽隱居陶君自陶君至子微歷四世而子微
被名於唐景雲間乃以治國猶治身之説納誨睿宗
自丹陽楊宗師以是道傳之元元宋君元元傳之無
塵于衛君無塵子傳之仲直亦已四世而仲直以有
道榮膺名命他日奏對必能以正心誠意開物成務
之學啓沃聖心其視子微治國治身之語殆異世而
同符矣仲直老名而儒行者也余與交最久頗知出
處之大槩併筆之以遺後之嗣教者使有知焉至元
庚辰正月吉日記

終南山樓觀宗聖宮同塵真人李尊師道行碑

宣授陝西五路西蜀四川道
教提點天樂真人李道謙撰

師姓李氏諱志柔字謙叔其先洺水人世業農桑以
門第清白見稱於鄉里昆季四人師其次也生有宿
慧及長雅好林泉蕭然有出塵之趣父志微素嗜玄
學先從趙州臨城縣太古高弟開玄真人李君叅受
全真教法及學成行尊所作歌詩深契玄理泰和辛
酉歲師亦事開玄執弟子禮服勤日久開玄識為受
道器真筌秘訣付授無所隱師既蒙印可自是鍊心
養性丐食邢洺間雖絶粒數日立志不少衰尋隱居
仙翁廣陽兩山謝絶人事者十有二年潛究道德性
命之學大有所得是時開玄及志微俱上仙其兄志
端弟志藏志雍皆從師遊益相尚以道也已而西山

溘起遷邢臺築通真觀居之道價日隆遠向慕願為
門弟子者戶外之屨嘗滿庚辰春聞長春宗師扳起
海隅道經燕趙師以禮餞行迨癸未八月長春奉詔
南下師復迓於宣德之朝元觀長春以師碩德宿望
賜號同塵子教以立觀度人將迎往來道衆為務師
恪遵玄訓於是始建長春於漳川奉天棲真於大名
丙戌復詣燕覲寶玄堂叅證心印明年秋長春返真
師杖屨南歸向化者益衆如磁州之神霄相州之清
虛林慮之天平廣宗之大同燕都之洞真皆以次而
舉其門弟諸方起建大小庵觀二百餘區化度道流
稱是丙申清和宗師自燕入秦興復終南劉蔣祖庭
時師亦侍行適棲觀宗聖宮道士張志堅以廢址係
玄元道祖演道德二篇聖蹟天興兵亂焚毀殆盡具
狀請宗師乞為重建討宗師以為無丹山豈能棲彩
鳳有任公乃得獸大魚即以狀付師俾任其責師奉
命率徒剗荊蕪陶瓦甓經之營之日漸成序丁酉冬
眞常宗師署師大名邢洺兩路教門提點暨清真大
師號俾往來秦魏趙間以辦其事不十載雄棲傑觀

粲然一新庚戌洺州牧石德王慕師名節詣闕保奏
賜黃金冠服加號同塵洪妙真人甲寅春詔燕京大
長春宮修普天大醮師預高道之選事竟盤桓邢洺
諸觀院有未完者例為補葺中統癸亥誠明宗師命
督還棲觀凡有闕畧悉加修飾方之前代增益數倍
矣至元改元奉德音禁民侵擾及使臣軍旅無聽留
宿以便焚誦三年丙寅夏六月二日沐浴正襟儼若
平日集衆於前戒以修身利物為念以後事嗣弟子
石志堅主領翌日翛然順化享年七十有八方其斂
息之際宮北焦家巷居民見空界五雲浮動仙音朗
徹奔往視之師乃昇矣是暑流金顏色如生醮祭三
日權瘞於所居之丈室既事遣介赴喪於東門人忽
一日大名奉天宮群鶴飛鳴下直壇殿衆目仰瞻須
臾訃音至識者以為師之神遊也後四年庚午門下
諸耆宿卜以清明日葬於宮東南成道觀之仙遊堂
師純素誠敬終日危坐望之毅然若不可犯逮其即
之敎人不倦皆嗇養精氣神之祕其次則必以退己
進人罪福之方隨其高下接引之誕惑幻怪之語不

道也雖應緣世務中其順真毓浩之業未始少間輕
財重義慈儉謙裕殆若夙成四方學徒不可勝計歲
時供奉金帛充溢悉歸常住為興建費衣冠之外囊
無私積故能享其壽致高名所至之地權豪士庶莫
不再拜禮敬北面師事之自非胸中誠實所格疇克
爾耶以予嘗辱知於師比其葬也石君志堅狀師平
昔所行大槩懇求乞文將刻之石予亦重師之有道
不得以固陋辭即因其實而紀之銘曰
希夷道妙言難窮誠之所感斯能通粤有人兮宿慧
充開玄嫡嗣同塵公早年穎悟超樊籠仁慈清儉居
謙冲虎龍交媾全真功鍊就骨月俱相融令名籍籍
塈岱嵩所在請益來叅同西翺東翔闡宗風隨機接
物開盲聾草樓灰燼施神力瑤壇玉宇增興隆功成
道備師知雄退身閑居德愈崇百年猷世遊太空昭
昭不亡存其中我作銘詩樹琳宮高天厚地齊始終

洗燈子然先生道行碑銘

翰林直學士中順大夫陝西漢中
道提刑按察司副使王利用撰

道家者流蓋逸民之徒歟語其心則冲虛清靜語其
身則落魄不羈語其情則愛惡俱遣語其志則持守
不移其設教也不娶不宦不葷不垢慈而祥貧而樂
和柔謙退而已所以老莊於周鍾離於漢呂仙之於
唐繼繼承承而不世出也其簪冠模範心跡塵俗者
姑置而勿論金源氏作重陽祖師飲甘水而了道丹
陽馬師遇重陽以修真趙玉斗法嗣於丹陽洗燈子
光續於趙斗教法大闡而關中為最者洗燈師與有
力焉師諱逸期字守約姓然氏京兆涇陽人大定辛
卯分瑞于世骨相異常弱不好弄及其長也神注於
顏髯過於腹淡然寡欲樂慕玄風父母欲妻之誓而
弗許遂禮清陽子桃花陳先生為師灑掃叩詰晝舂
服勞雖經叱訶責辱未少退惰晝不懈夜不寐者凡
六寒暑矣清陽子曰汝雖經煆鍊功行未圓若非明
師指訣詎可入於大秉東山道人與汝有千劫緣當
往叅禮力道之乃辦去至驪山遇了真子趙公方悟
陳師之言久矣仙機默有所契了真子曰靜功垂成
更加礱勵可也長安太白延祥觀乃唐朝玄元道祖示

現之跡吾丹陽巳為建立全真堂於其側他日必為
大福田汝可識之即日西邁過醴泉邑人留居環堵
遂乃踵納真息內杜德機棄智忘言識心見性不三
年造夫大妙之域一日火光從環堵中出衆以為災
奔赴之至則見師瞑笑而坐衆感而異之方悟火光
乃神光也於是敬仰禮奉倍於他日師厭其煩瀆出
遊商顏卜築三陽草庵以止息焉字其庵曰還真三
陽地勢高迥泉素艱得師指其東隅曰泉在其此乎
發之泉果涌出甘冽如飴遂賦詩曰一陽初動震天
關須信還真地有緣昨夜乖龍轟霹靂迸潮海眼出
寒泉居十歲聞望益彰門人大集鄉之善友敦請西
遊遂赴了真師所囑太白延祥觀而住持焉士庶恭
謁曲盡誠敬持紙幅懇求翰墨者比比也或者辭色
頗倨即書二詩付之持歸披讀了無一字翌日再詣
師席具白其事師笑曰爾元不曾開眼再讀當有所
見展而視之墨跡儼存驚悔拜謝而去節度使曳剌
金紫之在鄭也病篤夢異人飲以法水寤而即愈命
工繪其像晨昏敬禮焉聞師歷商過鄭使數人邀於
路至則駭曰乃夢中所遇之異人也出像示之惟肅
師知其意誠諭以詩曰憶昔垂綸逾四載至今猶自
不吞鈎可憐笑殺灘頭鷺棄買寒江一葉舟金紫拜
而受之歲壬辰秋七月居浙川召門下楊志堅張道
性語之曰比歲暮吾將行矣其年冬十一月二十八
日命道侶次第而坐曰諸公盍為我餞行因令高歌
起舞時及四鼓乃留頌曰四大元無主包羅物外身
壺中天地好歸跨紫麒麟頌畢擲筆端坐而蛻春秋
六十有二乃卜服餌谷之兆而權厝焉越明年門人
白志柔等款改葬樊川了真師仙塋之次焚香啟柩
面如生亦足以表其平日修鍊之功矣至元癸未冬
十二月嗣法提點趙志暉提舉王志靈知觀李道和
輩持師道行之狀介道友通真子乞文於予曰吾師
襟靈明爽虛實生白經文洞曉肆筆成書曩昔著述
歌詩幾四百首引援門弟子無慮千餘人墓雖有誌
若非道行碑銘恐無以白於世而壽於後也予感其
求請之懇乃為之銘曰
維鍊金兮純粹其精維質玉兮玲瓏其輝德泰乎兩

儀秀稟乎五行言乃矢口而發書乃肆筆而成降龍伏虎兮翱翔乎河洛七八之數秉風御氣兮逍遥乎鵾鵬九萬之程其來也孤雲其去也迅霆孰知夫洗燈莫測之妙盍視此翠琰不朽之銘乎

通真子秦公道行碑銘

遺山貞隱元好問撰

通真子諱志安字彦容出於陵川秦氏大父事軻通今博古工作大字爲州里所重父諱畧字簡夫中歲困於名場即以詩爲顓門之學自號西溪道人殊有古意苦於雕琢而無跡可尋一時文士極稱道之生二子通真子其長也自早歲趣尚高雅三舉進士而於得喪澹如也貞祐初避亂南渡西溪年在喜懼親舊以禄養爲言不獲已復一試有司至御簾罷歸正大中西溪下世通真子已四十遂置家事不問放浪嵩少間稍取方外書讀之以求治心養性之要既而於二家之學有所疑質諸禪子猒其推墮滉漾中而無可徵詰也去從道士遊河南破北歸遇披雲老師宋公於上黨略數語即有契乃嘆曰吾得歸宿之所矣因執弟子禮事之且求道藏書縱視之披雲爲言喪亂之後圖籍散落無幾獨管岑者僅存吾欲力紹絶業鋟木流布有可成之資第未有任其責者耳獨善其身曷若出與天下共之通真子再拜曰謹受教於是補完訂正出於其手者爲多中間奉被朝旨借力貴近百方並進卒至於能事韜脱真風遐布而通真子之道價亦重於一時矣通真子記誦該洽篇什敏捷樂於提誨不立崖岸居玄都垂十稔雖日課校讐其參玄學受章句自遠方至者源源不絶他主師席者皆竊有望洋之歎焉藏室既成之五月謂徒衆言寶藏成壞事關幽顯冥冥之間當有陰相者今大緣已竟吾其行乎越二十五日夜參半天無陰翳忽震雷風烈大木隨披遽沐浴易衣蛻形於所居之樗櫟堂得年五十有七弟子李志實等以丁未年月日奉其衣冠窆神於天壇之麓披雲之命也所著林泉集二十卷行於代往予先君子令陵川予始成童乃識通真子之大父閑居嵩山與西溪爲詩酒之友者十五年通真子以世契之重與予道相合而意相得

也故志實輩百拜求為其師作銘今年春二月劉志清者復自濟上訪予新興氷雪沍寒跋踄千里其勤有足哀者况於平生之言乃為作銘鋟刻之松臺其銘曰

昔在窮桑發真源鑿民耳目神始全遭罹元二坤軸旋壞刼欲墮未開前道山絶業疇當傳百於茨蒭了大緣若有人兮靖以專嚮也易老同初筵玄綱力挽孰我先苦節終至孰我堅網羅落簡手自編寒暑不廢朱黄研琅函瓊笈閟九淵垂芒八角星日懸司功會計盡上遷乃今出瓶鳥飛翩安常處順古所賢死而不亡豈其然華陽九障名一焉豈不委形殆賓天為復延康轉靈篇為復藥珠衍七言為復虎書校三元為復逸度論九玄寧當褭蹄燒紫烟寧當麟角煎集弦寧當千家課芝田寧當七祖歸枯禪松臺有銘閱千年我相夫子非頑仙

恕齋王先生事蹟

先生姓王氏名粹字子正北平之巨族也才高而學贍少有詩名每一詠出膾炙人口然與世疎濶不事舉業正大間薄遊鄧下時漆水公節鎮唐鄧喜文章樂與士夫遊故中朝名士多往依焉先生亦客其門會天兵南下民遷襄陽先生亦漂泊江漢間甲午楊侯彥誠被命招集三教醫卜等流一時士人皆得保其妻孥復還中國楊侯獨迎先生至燕過真常大宗師即北面事之執弟子禮居長春宮真常遇之甚厚復以上世師祖本行屬之為傳將藏諸祕笈以永其傳先生遂居革玄堂研精致思旁求遠索紬繹而編緝之年四十餘以癸卯九月無疾而逝不浹旬而見夢於誠明張君其云為歘曲不異平昔少焉作詩而別云當時每恨花開早及看花開花已老花落花開能幾何回頭又見春光好詰旦誠明以所夢之詩白於真常宗師真常嘆曰子正仙矣聞者異之先生為人性恬澹無機構廉潔貞介與人交悉待之以誠聞有道行者雖窮居陋巷必親之嗜讀書作文尤長於詩其五言雅淡有陶常之風焉

訥庵張先生事蹟

先生諱本字敏之覲津人幼年與真常李真人為同

舍生初真常之入道也先生以嗣續規之既知牢不可奪乃各言所志而訣貞祐二年先生中詞賦高第平生工於大篆及八分作詩殊有古意正大九年以翰林學士使北見留遂隱焉黄冠居燕京長春宫僅十年時真常掌道教凡事如昔盡禮給養之後遊濟南翛然而化

甘水仙源録卷之七

甘水仙源録卷之八

夷門天樂道人李道謙集

純成子李君墓誌銘

宣授懐孟路提學李蔚慶之撰

講師李君沒其友申公都提舉以告且曰講師操履堅正德業冲粹人所共知臨終以後事見托經營宅兆今已竣厝不有銘辭無以慰諸幽願詳其所聞而誌之講師諱志全字鼎臣太原太谷人少業進士父洵直以經義中明昌五年第講師挺志不羣守箕裘之舊孜孜講習視富貴如探囊中物也當立之年不意世變干戈日尋無復進取遑遑如也當時天子好長生之道不遠萬里召見丘長春賓禮至厚玄風大振聞者皆興故講師所以歸心依河陽張尊師為引度長春西廻策杖徒步謁見於奉聖龍陽觀授以道妙暨諱名自是山居有年名聞籍甚其後東萊宋披雲以所在道書焚於刼火奉朝旨收拾於灰燼之餘散亂無復可考求博洽異聞之士俾校讐之適得講師始終十年朝夕不倦三洞靈文號為完書功亦不

細教主李眞常奉恩例賜公純成大師提舉燕京玄學未幾復還天壇舊隱倘佯巖壑將終老焉忽以昇聞中統二年六月日也享年七十有一平昔著述號酹泉集三十卷行于世又集七眞及已下諸師詩賦二十卷目曰修眞文苑嗚呼士嘗論之以君才學取一第不為難矣世方擾攘河朔尤甚自保不暇度日如年壯志衰謝甘埋於塵土誰為知者泯沒無疑也廻視埋沒於草萊湮滅無聞者為何如哉乃作銘曰

于嗟純成幼戴儒冠讀書幾載校藝秋官誓將一舉九萬鵬摶運有定戹世無常安憪然學道秉心如丹長春西廻景星爭覩徒步千里一見相懽授以道妙佩服㩦闌苦心修煉幾換炎寒要遊王京此事無難三洞寶典灰燼遺殘校讐十稔書始為完拂衣高蹈雅志林巒却歸舊隱終老盤桓無何仙去聞者悲酸刻諸琬琰過者詳看當知道中自有鳳鸞

洞視普濟圓明眞人高君道行碑

安西王府文學姚燧撰

我元自太祖聖武皇帝視丘長春有道聘為玄門宗厥後太定憲三宗及今

皇帝皆稟彦自天善繼以述雖長春返眞不虛其位命尹清和李眞常張誠明王純眞與今張玄逸嗣焉而迭居之如丘在太祖世其徒認縣官崇禮斯道之盛語其師之居不敢斥必曰堂下然堂下治京師而祖師之藏與夫成道之廬則在今終南山之劉蔣自堂下而視之猶木根而水源必茂後乎此乃始不憂傳脈之不盛故凡四方走幣堂下為香火之奉者必劉昇而實之祖庭待以興化弘教之須豈惟是為然人亦然苟可以任興化弘教之責亦必擢置祖庭受事之陳不令拱手肆志於無用之地嗚呼才有大細故任有重輕德有著微故居有久近自秦而晉而梁而蜀治轄恒半堂下其任如彼其重也自庚子從洞眞入關今苐四十年職道教者獨再紀其居如此其久也則夫為才之大為德之著尚特言說而始白之人耶君姓高氏諱道寛字裕之應之懷仁人其世凤豪於財而系則不詳幼業讀書能通大義焉長為吏長安丁內外艱始棄室為黃冠師其從受學三人始

則安蓬萊淪其源繼則李沖虛太其流終則于洞真會其融而蕖其歸故遊洞真門最久洞真亦恃君有受而充大其傳也旣告以道德之微言又授上清紫虛之籙賜號圓明子署知重陽萬壽宮及提點甘河遇仙宮歲壬子真常攉為京兆道録者十年中統辛酉誠明薦之朝制以為提點陝西興元等路道教兼領重陽萬壽宮事至元辛未純真易子為尊師加知常抱德於圓明之上丙子天后皇子安西王各錫黃金雲羅冠服一被教令又益以西蜀道教猶仍圓明第易知常抱德為洞觀普濟尊師為真人以明年丁丑春正月二十有五日上征逆而推之盡金明昌乙卯秋七月十有九日為閱春秋八十有三而藏冠屨於仙蛻之園云其年五月嗣真人李天樂實狀其行俾道録鄭志祥持示燧曰真人之德空顯詩之將維予是請也燧曰嗣真人與道録之言不可辭讓況及先真人風槩之一際乎乃遂詩之其辭曰

緊昔君生應之懷仁後由兵興避走而秦幼知讀書長而試、吏東於親存供為子事棘棘時艱風樹悲經乃斬慈愛一志求仙中夜耿光天門啟奧瓊屋磊嵬飛揚榛轟是皆平日積想之為朽匪高高善幻為斯以君達觀能不是覺益以自信精神之確伊誰云師廼即安君望祖有見要眇斬聞久之于于東亂亦水丹陽之孫沖虛是倚及門不屑示教多方軋以摯摧觀其競疆納以濁垢窺其茹受積久不移用視持守挍畀井留臧獲所難人勉於暫君久益安積信沖虛侍目日改作新授付已密有在洞真徽車旣輦旣膏庭議具奏翩其避逃乃勑沖虛惆歎相布使就其徒擇為行輔沖虛戒君中使與西曰惟若人丹陽耳提穴石吳嶽聞道日躋彼伏鵠卵知求魯雞予今幸際猶升有梯竟偕洞真自隴而亦趍風後塵聞見再變洞真留主中太一宮君遂不去几舄與同玉步旣改君始北邁結廬德興覲以自晦洞真適燕挈徒而東衍教白霫召君來從曰予為道輊世自延偃蹇雲山其過乖物其反予者同塵無獄徽逐府寺其歸附炎二者揆道無一而可由先失人後則忘我安知至人與世斡流浚其靈瑩與理充周余也誰昔予外之病

敎之無爲恬澹虛靜上而人天性命之原歟予內服
玄聖之言予守是說膠轕拘礙囿於一小曾未聞大
修身有得及物利生鈞之爲德何害茲行勉出酧應
無憚而退若金用礪磨鈍而銳小子識之劬心自荷
君拜稽首受訓不邪又從會葬祖師劉蔣關中釰兵
所在榛莽白骨陵丘熊虎爲群作室幾時雄樓切雲
後爲終南勝槩之甲君時佐用身任寡乏行褢四方
言能動頑虛馬與輿出以實還勞則影矣略而不有
鼓鍾于宮譽者盈口洞眞亦期可振玄風畧知重陽
甘河兩宮眞常拔之俾錄道敎廣員千里實長京兆
蝟磔琳宮簡其條章草靡風行敎益奮張誠明秦制
提點延慶隴秦山南治轄之廣孰非開府皇子異諸
裂地之多古先有無帝曰欽哉汝有河外官惟其能
承制自拜乃降敎令益之兩川蜀凡道流曰始顧爲
嘗覩爲治敎難政易政恃賞刑民有勸避敎以道民
孝悌之興難也烏在身先未能犲乎敎道難者之又
如適斷髮鬻髢求售彼捐彝倫何有於師無賞以訹
無刑以隨來則受之去不越遜總總而居從厭所欲
自非其道不令而從孰久不斁貴賤歸心嗟君居此
歷逾再紀年八十三隤乎順委冠屨安墳仙蛻有園
誰其嗣君君有顧言既謂天樂予余所厚匪我私之
予蘊之茂界汝印奩賜服命書予歆不敢人疇汝踰
爲風日邈皇子悼怛即命天樂從君顧托立君之位
師君之爲猗哉皇子終始君知北山之石貫古不朽
有竁作趺有螭絡首于以樹之清渭之陰刻此銘詩
式耀來今

太華眞隱褚君傳

安西王府文學姚燧編

靈臺眞隱褚君幼業儒長而遭時艱求所以托爲而
逃者寄跡老子法中受學劉眞常棲遲不在城邑多
名山中如保之葛洪瑯琊之七峯應之嶽神無常居
焉後由眞常主華陰之雲臺宮始從之兩眞常逝而
徙上方留弟子主雲臺華嶽也爲山益奇上方又天
下之絕險自趾望之石壁切雲霄峻削正矗非恃鐵
絙不得緣縋上下不知鐵絙成於何代何人意者古
能險之聖也將至其巔下陵壑谷深數里盲煙冪翳

其中非神完氣勁鮮不視眩而魄震君負食上下自
給如由堂適奧嬉然不爲艱薄寒則上下負食益勤
爲樂冬備一歲偶未集氷雪塞山門計廩纔得常冬
之半始服氣減食爲胎息遠或數日一炊明年山門
開弟子往哭求其死見步履話言不衰他時方神其
爲非庸人伺下山止之曰不可復有住也已設向師
食不繼僵死氷雪弟子雖有喙何說自白其能孝於
天下必勿復往也已君雖逆其請指牛心谷曰此漢
太尉楊公震授徒之槐市也或聞而稽疑其傳止得
公嘗敎授湖不見其居華陰者不識君何據曰然谷
南直中方入行二許里深林奇石泉淺淺鳴其下壑
地盈畝構室延袤不延尋丈環蒔佳花美箭人之來
者始則愛其蕭爽不自知置身塵埃之外居不是晷
既已欠伸佗然而思去矣君又屏弟子獨居或勸空
留一人自佐曰吾居此樂彼居此戚所安先不同猶
疆而留之能勉期月之外要終相棄去吾故與之爲
約非舂粮採薪之至絕而繼具而去亦古之君子以
人望人不竭忠也其出山還璽臺必以水氷無所仰

飲十月爲候二月還谷性嗜讀書適熟左氏傳議日
食數龠飲酒未醺而止不盡醉也人家得名酒爭攜
餉之至則沉罌泉中時依林坐石引瓢獨酌日入則
入室而休或坐罷寢覺起行庭中一夕如聞林間行
鼓鬖鬖君則曰獸也雖不得其名可試而知引石投
之曰麋鹿哉將驚而奔或止而不去者虎耳果止聽
不去明旦視樊垣外虎跡縱橫再夜走行如前夕不
以自戒而止聞而談者神明之亦有他土樵人獵夫
之適山杓未聞君爲孰何人責之具炊寢則假榻甚
者易而詬呲隨之益勤以安無難色忿言其外若職
空然者去或問姓名惟他語不告終問之則曰吾求
知人耶必求人知而求若知耶吾居此在人所不問
而吾所不告也人見其若身不近人情如是然不違
俗上自王公而下及臺皂爭以一際顏色爲快燧亦
嘗一再造廬爲告以人間聲利泛如秋風之過耳喋
不酧應叩之山間爲樂何如必盡擧平生所見好石
幽樹佳泉危棧疊疊忘罷若幸夫人一往而我能先
之者相舍以出覺胸臆塵鄙如雪之見晛消釋無留

餘者數日益信夫遊方之外有恬愉靜退之士如君
者罕類例求也君名志通字伯達名聞天聰俾禱水
旱有應不爲沴賜號佑德真人提點嶽祠灝靈宮又
以嶽祠風雨將竊內出鈔萬八千錢爲完輯費三年
易槧而新飾隳爲暈過者改觀始有應務之才特謟
之耳年八十德益深聞益彰聖皇思見益急當歲己
卯至元十六年詔中使起之北面受命稽首曰草莽
之臣通也自知審矣疇昔壯也言不足以資廊廟擇
力不足以殫樂侮今老矣先狗馬填溝壑晨夕雖蒙
冒龍光力疾以行終不達恐傷陛下仁及草木之化
是以昧死請中使竟虛車而返今李大參公號知君
深且樂誦人善者戒燧傳之無俾不聞於今而泯於
後爲公名德輝字仲實前北京等路行中書省今以
中奉大夫出相安西府云

洞玄子史公道行錄

慎獨老人東明前進士王鶚撰

公名志經字天綿絳州翼城人世習儒業祖彬字執
中父公佐字良臣皆隱德不耀公以泰壬戌歲　生
生而夙慧雅有道緣六歲從里人吉德居讀書屬句
天資穎悟夐出儕輩貞祐甲戌翼城再陷流寓于雲
中主完顏氏家渠見其不凡養以如子興定辛巳適
跡投玄禮恒嶽劉貞常爲師師一見器之事必諮委
歲癸未長春大宗師應詔東還公從其師拜於阿不
罕私第長春訓以今名自後道行日隆盤桓於蔚代
朔應間研精問學弊衣糲食晏如也丙申清和老仙
洎京兆總管田侯議葺西嶽雲臺觀勸請真常師師
許之閭遣門人輩斧荆榛與瓦礫不數年漸至完美
雲臺道衆擬公住持而未許也辛丑專价持書控馬
來邀公雅意西遊欣然就道秋八月達華封公以華
山名嶽靈跡甚多兵戈相尋至于湮沒乃捜奇訪異
親歷見聞至古今名士所作碑記表傳詩文竭力求
之期于必得而後已于是著爲華山志十有四卷丙
午真常羽化公詣渾源哭之且心喪三年己酉拜子
洞真真人參受經籙庚戌掌教李真人屢以書請辭
不獲已來燕玄學講餘間受易老微旨辛亥從真人
徧祀嶽瀆戊午東遊海濱謁七真故居訪重陽祖師

行化遺跡癸亥春自登萊還燕公平生喜著述為文不事雕篆率皆真實語前後累數百萬言皆有理致可觀無長語浮辭惟華山一志纖悉備具尤為盡心在他人不可及覩者當自知之方劉真常之將歸也遺言葉諸脩然堂襄事既畢公自來燕因魏學士邦彥禱予作記時已飽公之名予頃年往來長春與公良晤來閑求予作華山志序予謂龍谿孟駕之既作之于前而蓮峯太霞老三洞講經趙法師又皆發明于後予再言之贅也惟公平昔道價至老益振於是不可不書乃為書其出處大畧使後之學者可以述追遐軌而執筆誌高蹈者或有考焉歲旃蒙赤奮若春正月丁酉謹錄

史講師道行錄後跋文

筠溪天樂道人夷山李道謙撰

講師洞玄史公余自弱冠始識芝眉于太華後既會於終南又復會於燕山中間音容契遇簡牘往來者逾三十載公以至元癸酉冬自燕還雲壂所年甲戌秋七月仙仗來終南炷香祖庭出所述長春宗師慶會圖托余為序而彌綸其闕因得與公焚香談道樽酒論文從遊乎數月逮季冬初吉座中屢出長別之語幡然東歸而堅不可留今年乙亥春聞公于正月四日以後事囑諸嗣師寂然楷君神遊于所居之松菊堂矣享春秋七十有四嗚呼異哉公先自庚戌歲承掌教真人命遨遊四方逮越二紀以著述經傳扶植玄教為己任高名揚海宇偉跡徧天下老年轍還故隱脩然仙去可謂人能弘道道不負人者也是歲日南至公之門人劉志新持翰林學士承旨王君作公道行錄丐余續其後事將刊貞珉以垂不朽余亦景仰公之有道故樂為之書

泰安阜上張氏先塋記

濟南杜仁傑撰

布山之陽有邱曰阜上阜上之民有張氏家以財較雄里社當前金正隆間人夥地狹往往無所資衣食惟張氏有田若干畝有牛若干角然能周急濟困過客無問貴賤舘之如一當時遂有長者之稱張氏冢男諱林者因卜新塋於阜之西南三里許卜者尹通

實相其事林問通曰是奚也有何徵兆通曰凡襄事時有一縞兒起巽方走乾位及空之果應續謂林曰君家三世之後當有異人出于不復能見矣林生彬生仙祚胤始大仙生四子孟曰榮仲曰平季月山其第四子方在孕未娩月母劉氏見茹葷者輒捨臭而去及劬勞之日若昏瞶然有人疾呼曰長老在門首汝當敬謁遂出見一僧坐馬上合爪言曰我必飯于而家覺而舉一子骨法殊不類凡兒甫亂並不飲食肉人乳亦異哉六歲習神童誦五經略皆上口然不樂居家十二去父母入山學道禮真靜崔先生為師得法諱志偉號天倪子錣辭吐氣已不在了蓬老輩下不數年道價騰踊齊魯間時東西諸侯皆出於武弁見之無不屈膝東平嚴武惠公以寧海范普照住持萬壽上清宮與議以謂治軍民如武惠掌道教如普照可謂無前矣必得峻潔知辨如張志偉者以貳宮政斯可矣至三謁然後惠然居幾無廢者與缺者補惰者勤慢者敬凡所應用無一不備僉曰稱哉已而驛稟朝廷賜號崇真保德大師授紫衣緣以金襴報之也于是慨然拂衣復還布山之舊隱間與故人畢清卿對榻以談方偃息間頃緣泰山之阿入西溪谷若有人前導者由淵濟公祠至竹林寺樓觀参差如在天上從者四五輩皆素所不識覺而告之畢曰果有是耶其年七月武惠公以書來召因論泰安之為郡益前古帝王封禪之所其宮衛其輦輅其祠宇曰經劫火之後百不存一良可悼惜下官忝在其境不粗為修葺之甚非所謂事神之義也敢以大師道廕為我綱維是事乃所願也師傴僂致辭曰某一空山食菜道人何敢承當武惠答以工匠之役木石之資與夫彩繪丹雘之費我盡須之師無讓為遂諾之經構迄今三十餘年無空日故自絕頂大新玉女祠倍於故殿三之二取東海白玉石為像如人然一稱殿之廣袤天門舊無屋又敘立之下至會真宮玉帝殿及聖祖殿方丈廊廡齋廚皆不與焉外則岱嶽朝元等觀皆增修有數抑亦勞哉若夫師之寢處衣食與役夫等是以人忘其死而成師之志雖國朝為之亦不能齊一如此有司聞之特加崇真明道圓融大師

之號兼提點泰安州教門事復於中統四年蒙燕都大長春宮掌教誠明真人專使齎奉聖訓委師提舉修飾東嶽廟事予自壬辰北渡後往來於泰高者有年矣寅緣得與師交際其相與之意甚厚且嘗有同老泰山之約一日以乃祖先塋記見祝予敢不敬從如吾師者退然才中人癯瘠若不能勝衣然問無不知扣無不應若乃芥納須彌囊括宇宙不足喻其胸次橫淵之萬一乃以區區土木之功相溷何其不知師之甚耶雖然謗有之一子受恩祿及藩家一人成道趉昇九族或有此理向之所謂白鬼之示現老僧之北化泰山之神遊今則驗之噫信乎其為張氏之異人也明矣他日委蛻而去羽化而仙凡為而徒者如歆紀其出處之大略請以先塋記為證云

終南劉先生事蹟

先生姓劉氏諱志源道號清冷子相臺固縣人也家故饒財夙喪其父昆季三人奉孀母以居先生自幼不凡有瀟灑出塵之想及母氏終天盡三年之喪於是徑詣澧州洪洋山即尊師席下改衣入道自此心地益明志行苦卓嘗往來於開滑間衣弊足跣人不堪其憂先生自以為樂也其兄聞之初未之信一日以縑一束置於路潛隱窺之先生過而不顧兄乃嘆異始加敬服崇慶間東遊鐵查山謁王陽真人得授祕訣無幾金天失馭山東郡縣自相屠戮時先生丐食於賢垌垌地頗高其下有穴可容數百人北兵奄至近垌之民俱潛穴中先生端坐其上雖亦莫能為害如是數年一方賴以全活民到于今稱之先生又于澧淵之厲華臺鑿龕而處時大軍之後豺狼徧野晝而食人先生泰然不以為怖龕之左右嘗有數狼馴狎似相守衛之狀老氏所謂善攝生者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先生有之癸未冬長春宗師奉詔南下先生迓於宣德長春一見深許授之以履令勿跣步仍委提舉大名路教門事由是道價益隆度門弟子數百人建立庵觀百有餘所乙未清和真人祀香祖庭明年還燕名先生謂之曰終南山上清太平宮乃翊聖真君示現聖跡宋朝勑修名宮也兵亂以來偶墮灰劫非得福大緣深之士莫能興復公可往

任其責且以輔翼祖庭爲務先生承命遂挈徒入關至則披剔剪棘伐木購工數年之間殿堂廊廡粲然一新遠近莫不稱羨噫若先生者其在玄門亦可謂有功者矣癸卯秋九月二十三日留頌委蛻而逝享壽七十有四葬于終南縣城之南長春觀壬子掌教真常李真人祀香祖庭奉朝命追贈爲純德妙成真人云

清平子趙先生道行碑

祖庭大重陽萬壽宮講經師張好古撰

全真之道一言可以盡之曰誠而已誠者實之謂也歷觀重陽祖師以下諸仙真或立觀度人或扶宗翊教所以積功累行而令名無窮非誠實无妄其孰能與于此乎清平子趙先生即其人也先生諱志淵單州人自幼舉止不凡雅好恬澹甫及冠父母俱喪聞滕州靈真子馬尊師有道之士徑往參訪傾留而受業於門靈真歷試諸難以苦其志薰鍊既久玄機秘訣悉以傳之先生於是辭靈巖遊寧海玉陽一見器許而道價日增矣大安崇慶間先生避兵王屋山草衣木食不變所守後聞河朔既定行化諸方以誠感人所至景慕大元癸未長春宗師奉詔南下詣謁於燕山特蒙奬與且以修真觀俾居之先生每日一造師席聽受談演故於九轉七返深根固蔕之妙了無疑障及長春昇始從洺州僚庶之請主持身霄萬壽宮先生應物無心到即緣契至若大名磁相之間慶學者凡數百人立庵觀十有餘所然猶執謙樂退未嘗以師名自居乙未掌教清和真人祀香祖庭先生亦來就見明年清和還燕留先生充提舉時關中兵革甫定歲且飢祖庭道衆屢欲委去賴先生訓以功行化以罪福方便誘掖內外恬然丁酉清和以書道先生曰驪山華清宮古先聖跡自來國家崇奉祈福之地若非門下老成人孰能主張君年深在道有力於教門可以提點事任修復之責因賜清虛大師號先生既受命乃率其徒芟剪荆榛葺整屋宇丹堊藻繪粲然一新又建遇仙觀於終南山之蔡村以輔翼祖庭之勝跡其他一庵一宇在在有之辛丑會葬祖師

畢東歸汾州癸卯神霄宮大殿告成天為降瑞衆皆稱賀先生亦不以為異初先生之在祖庭也與清泠子劉先生為莫逆友是年冬清泠之門人有自魏府來者報其師已於九月二十三日返真于終南矣先生以季冬朔旦啟行款詣魏府致遙奠之禮慕宿廣平遽然嘆曰觀物之化不知化及我也即還宮召門弟子曰昨夜師真有命令吾速歸祖庭吾其逝乎遂以後事付張志靜索筆留頌曰修行端的要上夫鍊就丹砂不用爐擺手便歸雲外路高穹風月自如如置筆而化實初三日也春秋七十有七葬於州城南之道院後四十六年至元戊子春華清宮提點李志通過仙觀尊宿楊志素提領蘇道常等以其去質講師呂志貞為介紹持狀來謁曰吾祖清平老人寧神于東州有年矣惟是陝右門徒設祠置像以奉歲時之香火雖未嘗絕然道行之碑至今未有能立者豈非不敏之過與敢再拜以銘辭為請予謂銘所以紀德也先生之德有足銘者蓋先生為人純素篤實蘊之為德行行之為事業終身出處無一毫牽合之私以是觀之真可銘也已若夫主醮之際鶴現於邯鄲示寂之時神遊於京兆改葬而容貌不變設齋而丹童遐臨其靈異類此者甚夥是皆出乎自然非先生之本心故直敘其大槩而銘之銘曰

大哉至道初無形中藏妙用由人弘重陽扶起先天扃開化獨以全真銘群仙瑞世相繼承扶宗翊教乃興粵有人焉號清平苦根宿植粹且精妙齡學道已有聲再遇長春心益明內丹養就居磁洺門徒濟濟來不停拂衣遂作關中行清和一見稱老成華清久廢托主盟坐視瓦礫成丹青遇仙創始親經營至今勝槩光祖庭功成東歸遽飛昇乘風馭氣何泠泠先生之名莫與京先生之行純乎誠我作銘詩非虛稱庶幾來者永有徵

知常姬真人事蹟

師姓姬名翼字輔之澤州高平縣人系出長安雍氏有唐故孝義雍睦前泗州別駕雍府君即其祖也後有官是邑因而家焉至金世宗即位避御諱易為今姓師始生其母夢仙人授一玉石吞之覺而即孕師

自幼雅重識者知其不凡四歳讀書九歳考妣俱喪
比年十三而能詩賦甫弱冠天文地理陰陽律暦之
學無不精究年己天兵下河東澤潞居民半為俘虜
師孑然一身流離竄徙寓真州之南宮甲午棲雲王
真人演教諸方道出於此師一言相契遂執弟子禮
賜名志真號知常子自是從遊盤山願真養浩大蒙
印可壬子歳掌教真常李君起置玄學於燕京大長春
宮師亦與其請日與四方師德遁主法席後學之士
多頼進益甲寅春棲雲來燕赴普天醮事禮竟挈師
還汴梁居朝元宮無幾棲遷登真以師嗣主教事至元
丁卯春二月聖主降詔云姬志真德行貞良文學優
瞻易垂直解道入總章早師萬壽於盤山晩主朝元
於汴水稔聞操履空先褒崇可特賜文醇德懿知常
真人之號尚體綸章永祈國筭師以明年十二月三
十日示微疾而逝春秋七十有六所著詩文曰雲山
集及道德經總章周易直解行于世云

延安路趙先生本行記

朝列大夫守延安治中

賜紫金魚袋張子獻撰

夫人之所以得大自在者以其了達生死去來不有
凝滯而然也昔禦寇乘風而行泠然善也南華以為
猶有所待若夫乘天地之正禦六氣之辨以遊無窮
者彼且惡乎待哉今延安趙先生所謂無待之人也
先生名抱淵道號還元子俗呼曰魔哥延安之鷄川
人家世業農屢積陰德先生自幼不凡志在方外嘗
遇有道之士謂之曰汝夙有善緣我今傳汝秘訣勉
自修習終當有成遂結庵以居事母至孝鄉黨共稱
之後因戴栢高師父引詣劉真人席下得授心印隱
居陽山一紀不出先生素不讀書忽一日夢真人召
賜金一席辭而弗受復以道德二篇付之先生即吞
之入腹自此性天明朗心地開通聞所不聞知所不
知詩詞歌咏若湧泉之流注因述歌云昨日庵前遇
莊列二人點我長生訣又云尋箇知音尋不得野人
獨歩下秦川遂來終南恭重陽祖師玄機密旨大蒙
啟證後歴名山勝境落魄不羈寓意於詩酒之間自
稱太上弟子至晩年還郷於迎祥觀任泰和五年廿泉

縣友友敦請先生住庵乃作無夢令詞答之其末句云相别相别來歲春分時節人莫曉其意俄爾次年二月初四日上遣二使者奉冠服名先生赴闕先生固辭曰吾一老村夫耳莫難行焉使者堅索登程先生與道友党珍及門弟子言我且當迴避遂沐浴正衣冠而坐至三更忽覩電光滿室馥裛如雷衆皆驚駭奔往視之則先生儼然而逝矣留頌云松梢鵲鶴向風冷只有翻雲歸去心萬里青天一片雪儘教華表柱頭尋是夜正屬春分之際誠有驗於詞中之語享年七十有二平生述作集為混成編傳于世噫昔先生陽山養浩一紀不出豈非御六氣之辯者哉捨綸名之榮而蜕殼飛昇又豈非乘天地之正哉斯不亦無待之人獨往獨來而得自在者乎故曰人之所以得大自在者以其了達生死去來不有凝滯而然也庸不信夫先生示滅之後來使繪真容以復上命時先生已須赴闕矣使者具告其事朝廷莫不驚嘆復遣使馬進章齎持賻物與合郡官僚卜於迎祥觀西鑿石為洞高棺厚葬建祠樹碑用彰仙跡使有四時香火之奉焉來使索予作記以傳不朽僕自顧不才安敢當此然忝竊朝廷之祿敢違來使之命且景仰先生之高風恨不得再見於是乎含筆以書其實事云

洞元虛靜大師申公提點墓誌銘

建安張好古撰

公名志貞字正之澤州高平縣人幼讀書中經童舉辭後流寓太原遂廢干祿之學易衣入道初從超然子王君遊後處燕京大長春宮禮真常李真人為師真常得公甚善授洞元子號且以師贈之曰一志守其貞出塵功可畢時恕齋王先生訥庵張内翰以宏才碩學棲止道宮公復於暇日就聽講論由是德日進而名亦彰矣庚子真常宗師委公任宮門事號稱幹濟甲辰宣差裴天民奉詔諸路降香以公為輔行還燕陞宮門知宮蓋嘉之也戊申宗師以恩例賜紫衣還充宮門提舉辛亥奉旨代宗師詣東嶽作醮禮成投簡龍潭珠獲徵應甲寅以提舉教門事從宗師徧祀嶽瀆明年復從宗師北覲又明年宗師獻世誠

明嗣教命公宗主天壇上方紫微宮事因目號雲叟逍遥山林若將終身焉中統壬戌永寧王卿久聞道譽特賜洞玄虛靜大師之號至元四年丁卯太原府天慶宮懇公主持師席七年冬誠明襃書邀致堂下未幾誠明上仙淳和真人復以道教都提點强公不得已而起隨身杖南適并歷汾絳河中所至留請者甚衆壬午西遊祖庭增葺終南山傅村長春觀以為菟裘焉忽以微疾順正而化享年七十有五實甲申歲七月二十三日也公為人儀貌秀整器識宏遠所與遊悉聞人名士雖真常掌教凡事必委於公而公亦以輔翼玄教為己任至若朝覲往來歷陰山數萬里之險畧不以艱苦為念人或訝之則曰吾不為玄門肯如是乎在燕之日未嘗不用力於祖庭良以報本故也平生不移所守故凡得喪禍福無足以撓其心者閑居則左琴右書自造其樂又善於應接無問貴賤長幼莫不得其懽心然察公所行皆當理事所言惟真實語略無纖毫貪狗之意方之古人斯亦可以無愧矣既歿門人魯志興集所為詩文得一十六卷號曰濩澤叢齋集傳於世一日志興具狀以墓銘見請予方固辭而天樂真人亦為予言曰此老在教門中可謂盡力者汝其銘之毋讓予曰諾遂敘而銘之銘曰嗟哉申公氣大而剛作事可法出言有章由我者身而道義是守不由我者天而得喪俱忘若人者將盡力玄門歸而慰諸帝旁耶吾其挈所有乘所遇以遊于世而卒返其鄉者也

甘水仙源録卷之八

甘水仙源録卷之九

夷門天樂道人李道謙集

鄠縣秦渡鎮重修志道觀碑

前鄠州教授雪溪逸人俞應卯撰

祖師重陽以全真名教者即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所以為萬善之源也號之為師之祖者益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也道之體大而無外細而無内道之用無物不有無時不然不以堯而存不以桀而亡不以愚而不足不以賢而有餘何者蓋元氣敷施陽以剛之陰以柔之木金水火以布列之此氣也人得之所以爲人也太極渾浩健以行之順以立之仁義禮智以綱紀之此理也人得之所以為道也乾父坤母既以五性之全一理之真而賦之人而人不能全此真者不為嗜好奪之則爲強暴失之不爲名利汩之則爲忿懟亡之此真之不能全則天下空乎無善人無善人則國何由而治天下何由而平惟能全是道之真者可以爲帝王師可以爲後世法推而行之則無非欽純欽朴之俗神而化之豈有茹名嗜利之風子雲昧此所以有事莽之汚所以有投閣之駭子房識此所以成相漢之業所以成赤松之遊斯道也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修之則吉悖之則凶信不誣矣惟黄帝師是道於廣成故垂衣裳而天下治舜受堯之天下師是道於巢許而萬國寧武丁學是道於甘盤而商中興茍非其人道不虚行且太上玄元生於三代之時嘗為柱下史矣遇周室道衰不能推其所爲遂著道德之編以貽後世其曰道大而又曰王配天地之大豈不與吾夫子一王之法同其功乎南華真人生於戰國之時嘗爲漆園吏矣因天下爭奪不能展其所行故寓其言於道以示諸人曰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蓋亦與吾夫子尊王之心合其志也迨西漢之四皓以是道定國本之計於一言東漢之嚴光以是道契中興之主於乎昔至於晉宋齊梁歷唐暨宋時雖不古而斯道自存如許旌陽葛句漏陶隱居寇謙之司馬子微東華正陽純陽與夫希夷亦善推其所全之真以及當時之君其正陽純陽陰陽不測之神至

今常顯於寰宇之内故重陽祖師得以繼是道之正傳全一眞之妙理師本醴泉人也姓王氏於金朝初興之日舉進士中甲科人物魁梧天資秀偉方瞳熒熒美髯郁郁奈何道與時違故不以軒冕利祿縈其心常以水竹煙霞樂其志遂卜終南劉蔣而居焉一日遇鍾呂於甘河傳是道之妙訣以重陽爲號以嚞爲名於所居之室四隅各植海棠一株繼而策杖出關東歸海上有問其故則曰我向丘劉譚裏捉馬去人皆未諭其旨未幾從遊者七其所親侍者四馬鈺譚處端劉處玄丘處機是也號馬爲丹陽丘爲長眞劉爲長生丘爲長春西還抵汴遽謂門人曰東華鍾呂之約不敢愆期吾後事在劉蔣全眞之教汝輩當勉之言畢具湯沐奄然而逝汴之名公鉅卿賢士大夫無有不赴弔者既而四師輦仙櫬以入關中遵遺命而葬劉蔣事畢將歸四宗師憩於秦渡鎮眞武堂茂樹之下彷徨然猶有慕師之戚執手分袂各述其所蘊之志俱不負祖師之囑長春隱於太公之磻溪長生寓東周之瀍水長眞居水南之朝元惟丹陽反築室於場爲今之終南重陽萬壽宮也自是全眞之教漸興師宗之德益著於興定間有景慕四眞之事者依眞武堂經營宮室以奉香火恩例賜額爲志道觀值金祚將終民多凶暴觀宇灰燼恭惟大元聖文神武奄有四海生民綏定百廢俱興惟志道廢址尚存荊棘堙塞一日洞眞眞人於君道經秦渡載瞻故基慨然有過河洛思禹之心對羹墻見堯之感遂命門人駱志通鳩工事材搆殿宇聚徒衆恢拓乎宗師之跡增光乎玄教之風使一祖四宗之德爲可大可久之基豈不偉與予於暇日徜徉琳宇閑覽紀事於碣石者與道體往往相違是以慊焉一日志通表四眞之事跡丐予屬文紀述其事嘗觀太史公序九流之說儒與道特冠於衆流之上道之與儒同此一理儒之與道同此一機通其變則天下無弊法執其方則天下無善教若非圜機之士不足以論此也然教之在天下亦何常師之有且祖師以全眞名教者豈非吾儒眞實无妄之理乎其鍊形脩性豈非大易窮神知化之妙乎其護祖師之柩歸而克葬之後高弟

能繼志述事者有之廬其墓側者有之於斯時也何異乎吾夫子歿而門人治任將歸相向而哭之意與及其長春宗師被詔北庭而好生之德感動人主轉不殺之機於一言之頃於斯時也又何異乎吾孟子告時君不嗜殺人者能一之之仁與由是觀之則祖師所修之道宗師所繼之志既可以帝王之取法則又足以致天下之治平大非秦皇漢武之時方士雜學之比亦非晨門荷蓧之徒長沮桀溺之輩觀今日書同文車同軌四海之內晏然朝廷之政清肅然後知植海棠之意不誣於其先丘劉譚馬之事有驗於其後噫是道也自常情觀之神妙難測由至人守之不外乎一真之理故全真之教雖遺世獨立而尊君親上之心常存雖遯迹隱居而愛人利物之仁愈切即無思無為之誠以顯其有感有應之理在宗師既能神知來而知藏往於門人又能繼其志而述其事豈不有補於聖明之朝乎非志於道其孰能與於此哉從而贊之曰道體渾浩兮無臭無聲陰陽肇判兮成象成形幽潛淪隱兮升降八紘惟人為貴兮萬物之靈原始要終兮故知死生嗜慾之汩沉兮出入莫測其心列仙之相傳兮祇欲全乎無極之真不先覺於重陽兮孰開妙理於我人為道之紀綱兮橐籥乎二五之精志道復古兮奐然而一新真人常在兮道備而德純一祖四宗兮亘萬古以皆春

燕京白雲觀處順堂會葬記

寂通居士陳時可撰

長春大宗師既仙去嗣其道者尹公乃易其宮之東甲第為觀號曰白雲為葬事張本也越明年三月朔名其徒而告之曰父師殯於葆光未安也吾將卜地白雲構堂其上而安厝之何如或曰工力非細道粮不足未易為也公曰誠以孝思報德何患乎不成矧我父師遺德在人四方門弟子疇不追慕當自有贊成者公等勿疑縱復不然盡常住物給其費各操一瓢可也於是普請其衆以四月丁未除地建址越四日庚戌雲中河東道侶數百輩裹羸粮來助凡四旬成其堂制度雄麗榜之曰處順既祥奉仙骨以葬其歲月事跡已見於本行碑一日求余別為之記將以諸

方會葬者之名氏刻於石之陰以大其事余然之有笑而詰余者曰昔莊子之將死也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將以天地為棺槨以日月為連璧星辰為珠璣萬物為齎送吾葬具豈不備那弟子曰吾恐烏鳶之食吾夫子也曰在上為烏鳶食在下為螻蟻食奪彼與此何其偏也老聃之死也秦佚弔之三號而出曰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古者謂是帝之懸解道家者流學老聃者也今夫長春子之徒徒以處順名其堂而其師反真之日相與嚴敦匠之事且嗷嗷然哭之其哀如是及葬大備其禮四方來會之道俗逾萬人至有司衛之以甲兵其厚且侈又如是是豈老莊之意乎余應之曰以長春子之懸解其視生死如昨夢然豈有望於是哉但弟子戴師之恩不得不爾且所謂理事者若知之乎夫忘哀樂外形骸理也方外之聖賢自處如此至於送終追遠事也人間世之禮如此若泥於理而廢於事得謂之圓乎吾書生也試以吾孔孟之道語若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

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歟其甚大過厚也孟子之書有曰昔者孔子歿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向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不忘孔子也今也遊長春之門者既學其道矣能不以墨者之薄葬其師又將慎終追遠如子貢之徒何害為達哉若以為哭則害道也若嘗笑乎曰然笑與哭哀樂也而笑獨不害乎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苟哀樂中節又何害於道乎難者乃屈因書其事為記且遺其徒以詩使歌以供師以見弟子思師之至師有德之至也其詞曰

師乘雲兮帝之鄉蛻仙骨兮留葆光將葬茲兮啟玉棺貌如生兮髮膚完既更其衣兮又新其冠人所知兮其不朽所不知者兮不亡之壽師在天兮閱塵世有室輪囷兮可遊可憩師憐我勤兮時來歸驂鳳驂鸞兮匪鞭匪箠屋頭有山兮門臨風漪杖屨所經兮若或見之歆我兮佑我進羞蔬兮侍香火去門之放

方師能弘國家崇尚兮子孫奉承我曾報德兮來者
無怠暮禮朝參兮敬之如在

懷州清真觀記

新興元好問撰

修武清真觀在縣北全真諸人爲長春丘公所建者
大定初丘公自東萊入於關隱磻溪十數年不出天
下以爲有道者興陵名赴闕取道山陽愛其風土之
美徘徊久之且謂其徒言在所道院武官爲之冠濵
都次之聖水又次之若輩得居於此則與濵都聖水
相甲乙矣諸人乃乞地於鄉豪馬子安而得之積以
歲月廬舍乃具舍傍近出大泉溉田千畝稻塍蓮蕩
東與蘇門接茂林脩竹往往而在太行諸峯壁立千
仞雲煙朝暮使人領挹不暇考之地志蓋晋諸賢之
所樂而忘返處也大安初以恩例賜今名丘公命其
高弟劉志敏來居聚徒至百人興定庚辰之兵觀燬
正大辛卯志敏之徒冷德明復葺居之今所食亦千
指矣余自大梁羈館聊城德明之法兄弟房志起介
於幕府叅佐祁文舉郎文炳趙尚賓請予爲記冷與
房道行清高皆喜從吾屬遊故爲次第之并著予所
感焉蓋自神州陸沉之禍之後爲之教者獨全真道
而已嘗試言之聖人之憂天下後世深矣故爲之立
四民建三綱五常士農工商各有業父慈子孝兄友
弟敬君臣嚴夫婦順各有守九官而有司徒仁義禮
樂典章法度與爲士者共守之天下之人耕而食蠶
而衣養生送死而無憾槩然而有文雖然而有恩於
聖人之教也如飢之必食寒之必衣由身而家由家
而達之天下四方由不可斯須離至百世千世萬世
而不可變其是之謂教而道存乎其間傳有之天佑
下民作之君作之師道之行與否皆屬之天今司徒
之官與士之業廢者將三十年寒者不必衣飢者不
必食乃不可以常理詰之者如皇極書所言王伯而
降至於爲兵爲火爲血爲肉元元之厄適當斯時人
情甚不美重爲風俗所移幸亂樂禍勇鬬而嗜殺其
勢不自相魚肉未艾也丘公往年召對龍庭億兆之
命懸於治國保民之一言雖馮瀛之悟遼主不是過
天下之所以服其教者特以此耳今黄冠之人十分

天下之二聲勢隆盛鼓動海嶽雖凶恭驁悍甚焉無聞知之徒久與俱化銜鋒茹毒遲回頓脫若有物掣之而不得遑父不能詔其子兄不能克其弟禮義無以制其本刑罰無以懲其末所謂全真家者乃能救之蕩然大壞不收之後殺心熾然如大火聚力為撲滅之嗚呼豈非天耶丁酉十二月有六日記

衛州胙城縣靈虛觀碑

翰林修撰郡人王惲撰

衛之胙縣距城北墉有觀曰靈虛蓋玄徽真人大處師李公所建也門人奉教歲久彌篤故殿堂像設廊廡齋室制不崇侈略遺於成初胙之劃於滑也越金明昌間河改南道因入於衛貞祐南遷迫為疆場建帥府統州治宿重兵繫浮梁院為京師北門歲壬辰金人撤守天兵徇取之明年京城大飢人相食出逃死求舖者日不下千數既抵河津人利其財賄率不時濟殍死風雪中及已濟而陷沒者一日間亦無慮百數方草昧未判獨全真教大行所在翕然從風雖彊梁跋扈性於嗜殺之徒率邀福避禍佩法號者皆是也時無欲子李公已在衛有日目其事憮然嘆曰厄會乃爾人發殺機復至於此耶吾挈冊而來本行化北遊茲焉不格安往而施其道哉遂稅駕河上建此道場以為神道設教之本於是玄風一扇凡屋同心貪殘狠戾化而柔良津人跋俗悔過受教於門者肩相摩而踵相接矣兇焰燎原撲殺心於已熾慈航登岸夷天險為坦途由是而觀非好生至德浹於人心者其能若是哉師一日晨起集大衆謂曰吾學道有年印於心者一與虛而已益生之所恃精與神也神之所安虛與靜也一則為營魄之主虛則乃萬物之本故經云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致虛寂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惟其虛則能靈靈則自虛矣且天地虛而發乎氣之妙日月虛而溢照臨之光山澤虛而蒸雲雷之變人心虛而為萬物之靈致虛而要其極不過鍊精守寂滌情去慾而已因題其額曰靈虛二三子敬奉吾教且曰君子盛德容貌若愚今業槳之家十饋其八九吾不可久於此明日遂行自是風毅教習洋溢於河朔矣師諱志

遠泰原月山人年餘三十棄妻子入道師浮山碧虛
子遂盡得眞傳深入性窟故為大宗主推德主持玄
教於終南祖庭者益有年矣生平以濟物為本事具
重陽宮碑茲不復云歲丙午詔大醮燕京師領烏上
既受璽特加師玄徽眞人號且賚寶冠霞帔之寵世以
酒李先生行云甲寅春復以醮事赴名堂下眞人以
是年夏六月羽化於燕之長春宮及西歸門人啟柩顏
色如生越冬十有一月扶護至衛弟子王志安等以
線經成禮哀號凝慕如喪考妣醮祭三晝夜而去禮
也啟行有祥雲晻晻自東北來陰翳益如抵西南河
堧而散是夜朔風震屋將濟即止船安如陸吁亦異
哉中統五年春志安等圖為不朽用昭師德遂以禮
幣來謁曰先師行業杳乎難名教之所及師之所在
也然過化存神之妙經度營建之始無文以詔來者
責其誰歸吾子方有志國經鄉枌盛事幸為我樂道
之敢再拜以請僕儒家者流道不同不相為謀獨嘉
其尊師重教窮源務本篤信有如此者故即其說而
為次第云且全眞為教始以修眞絕俗遠引高蹈滅
景山林如標枝野鹿漠然不與世接果哉末之難矣
終之混跡人間蟬蛻泥滓以兼善濟物為日用之方
豈以道眞治身以緒餘為國以土苴治天下乎不然
天命之性有物有則彝倫一叙終不得而弊之耶如
長春眞人丘公在先朝時
皇帝清問首以治國保民為本其利亦云博哉今觀
玄徽眞人度師李公出處行已若易地則皆然爾於
是乎書且為門人作詩追遠仙遊以極奔逸絕塵之
想耿耿帝鄉乘白雲而何在依依玄鶴抱黃石以空
悲其辭曰
道之大原出於天柱史首探玄中玄後人依假土苴
傅騰口取說書百千祈禳服食金鼎鉛樓居紫清致
神仙全眞獨扶軸玉筌徑以方寸為福田七子大鑿
疏河源能章鳳質炳後先風鼓波動東海壖眞人躍
出原月山天稟至性虛靜專一物不獲乃我愍黃流
洶洶翻鱣鱣貪噬不已垂飢涎汴人眈死常膠船奚
之爾腹誠可完先生有道光日躔手拂醉袖敗履穿
鱷牙笑板鬚為編濁浪嶽破為澄淵道黎北渡賴以

全功成不居世愈賢超出物表冥鴻翻千年喬木欝紫煙以靈揭宮含至言頭頭具道道眼圓伐柯睨柯開紫額門人奉行周旦旋如入鄭圃居漆園至今遺照無徽追皎鳥靈臺霜月懸黄鶴一去不復還終南太華空巍然金華元精萬古綠吁嗟世盲誰與痊山中瑶草空芊芊何時真遊來羽軒赤霄望入崑崙巔我詩刻石不可諼用作華表歸來篇

鄭州重陽觀記

鄭亭麻九疇撰

夫李以冬實尼父書以為異梨以秋花景佺引以為咎今榜觀以重陽李梨之類乎非也蓋物當落而再華者異乎天者也人已漓而再樸者同乎天者也同乎天者為天道異乎天者為人道夫天以氣論人以神論神得之於天神猶氣也天本陽肅物則為陰矣人本陽接物則為陰矣天雖暫陰俄反乎陽故天能常天人一逐陰而陽終不復故人不能常神且夫霜之落木曾幾旦晝而陽氣生於黄泉與夫人之太樸已散而放遡自若者豈不大異人能再樸如大凝而霆大昧而皦是則榜觀以重陽者其有以警夫柱下之門者乎柱下以樸為陽故其言曰復歸於樸後世方士之談不與柱下合舍道而修術故以樸為陽之說遂泯人之生也樸九而漓一則孩漓九而樸一則殆柱下之學其嬰兒之未孩乎樸非愚也樸猶素也未敗於五色樸有淡也未爽於五味此沖陽之陽也苟舍是而求陽擊鼓而求亡子者也求陽以樸終南王重陽豈其人耶予不知其何如人見其門弟子曰王重陽諱喆字知明重陽其號也有文武藝力當廢齊阜昌間脫落功名日酣於酒歲四十有八遇二異人得證玄理彌復跌宕東邁瀕海從遊者衆既而蛻於汴梁今鄭之鎮防營備校王立登之蓬萊人幼嘗受誨於其徒自執干戈以衛邊藩蓋數十年今老矣思昔玄言樂於恬退家之南有柱下古祠剪判築垣乃建斯觀以重陽之門人王道賢錦鍊真劉志剛住持之蒙國朝恩例得請其額仍其師之號以榜之其椽甓像器蔬畦佃具工役之費凡二萬鏹皆王立為之一日托其同門于志慧吳通温持予故人王萬山

書求子文諸石既不能拒乃取柱下以樸為陽之意以警之且為之銘曰

樸為氣母基無形無形之中陽所寘自從六鑿〻竅成遂使魄魄蝕陽晶何曾一刻收心兵蕉顛鹿倒醒未醒玄珠不覺深滄溟誰能却作抱中嬰力挽蒼龍還太清粵有畸人黙聰明獨騎元氣朝神京絳霄下瞰漢與星豈有微金干宮庭陽之重兮大樸盈後嗣作觀師其名嗟我有言空籟鳴無言之言乃真銘

燕京葺建玉清觀碑

雲夢趙復撰

一介之士苟存心於愛物則於人必有所濟古之君子抱負道德不幸而不得有為於時猶當行之一邑一鄉以盡已之職分逮其必不得已則以活人為已任昔陸宣公以仁義之學輔德宗晚貶忠州闗竇牖終日端坐其中書本草製藥物以惠州閭之有疾疾者故參政范文正公嘗言達願為帝王師窮願為良醫仁者以經濟民物為心蓋未嘗必天下以不遇而遂忘之也燕有隱君子姓馬氏名天麟字君瑞志希其法名也世居上谷之德興自其父祖以上皆以醫藥起家而潛德不耀祊金國大定明昌中經理北邊桓州開大元帥府公之父以醫從行公時年幾冠由曉女直言擢帥府譯史歷仕諸帥皆以幹濟稱積十餘年秩滿罷歸真祐甲戌杖策渡河校功幕府有司蔑按舊蹟補亳州衛真縣酒稅監蒲即投檄不仕居許汴間與里人沖虛大師李公有舊常往來京城之丹陽觀且日與名士大夫遊正大壬辰國破公自許昌挺身北渡抵燕遂納拜於洞真于真人為受業師公既與世不偶乃北踰居庸涉武川乞食昌州境中見營纍錯居感疾者衆類乏醫療公慨念疇昔即發其所祕三折肱之藝煮散餌之病者四起會那演相公避暑嶺外嬰酒積癥病卧帳中命公視之一劑立愈忻然握手相得如平生懽騤騎南下禮清和老師得印號清夷子公既歸燕直相府之東通衢之北百步而近曰甘泉坊有東嶽行祠居人奉事惟謹及公至虛席請居之因茲施焉既又斥地得數畝薙草攙蔵延袤如度售材陶甓𣪘建為玉清觀棲泊道流館敎

諸方益燕距昌千有餘里公夏時而往比秋而還歲率為常其所遊者皆名王貴人凡醫術所賸悉歸常住一物不留私囊中卯演暨其弟三相公素服公廉靜寡欲咸加禮重常似助其所不給及南庵庵主李公志玄者復相與經營宣力甚多已署正殿四楹將立元始像齋堂寢室可食可居庖湢疏井可濯可漑高明爽塏魚貫順序焚香燕處希夷無為以祖述黃老而憲章莊列公之志願能事畢矣公雅與太乙知宮李公志通及丹陽大師劉公志安道同德合為方外采真之遊一日無故而疾作嘗謂二公曰余年逾從心大期斯迫與公等交遊三十年蹤跡半天下區區營巢一枝者將為度師真人諸上足傳道之地耳門人法屬未有昇付玉清後事欵勤諸堅珉以垂不朽幸卒勉之既稽諸宿論僉謂宜允公性資慷慨豁落無隱恭謹博愛輕財好施自從事冠裳律己嚴甚恪守師訓剞形待物昌州當馹騎孔道每歲掌教真常真人北覲天庭公必先事經理纖悉備具罔有闕遺則公之用力於斯道可謂廑矣故備述其平生始末而係之以銘其辭曰

太虛無形玉清無色道斯強名化寧有極恭皇於穆象帝之先翬飛輪奐棟宇森然黝堊山升梓材魚貫為國表儀視民容觀翼翼相府維護維呵撓撓有侶宣力孔多得一以盈緒於土苴修之乃真以福天下污隆既異懷卷無方經生起死折肱之良我闢玄宮以閟衆甫博大宗師神明為伍西山之東東山之西勒此銘詩為天下谿

德興府秋陽觀碑

澶淵張本撰

大朝庚辰歲長春真人丘公卧雲海上以真風玄行聞於輦轂天子賜近臣金虎符齎手詔來聘仍命使軺所歷聽便宜行事太守郊迎縣令前驅馹馳數萬里以甲騎五百擁衛其行既蒙入見扈從日久從容賜還衛送之制一如初制將抵燕山駐車於德興且寬跋涉之役也懷來之野積歲連兵遺骨暴露大翮山之羽士韓志久歛而瘞之方脩黃籙之祀再拜懇公來尸其事靈應之徵青鸞尋儀山市為見既竟狀

登乎大翮之陽覽山川之勝南望晉山下瞰沃壤極目砥平仰見居庸亂峯仞聳蒸嵐鬱黛如雲翔千乘旌影磨空將會蓬瀛而東背視大翮一帶諸山煙霏林纈蒼翠間錯如張百幅錦屏於葛稚川之居左右兩峯葱翠峭出如碧幢對侍肅肅然聽有所止作山半一泉佶曲而下如玉龍收雨蜿蜿蜒蜒而自容與也公乃停覽倚仗而嘆曰巖壑之僻如此林泉之佳如彼市朝騰沸而莫能干輪蹄旁午而不相及此非洞天之杳杳乎時暑方收秋露甫降千英含實萬葉翻光炎曦再麗於西城之際此非秋陽之杲杲乎吾將以仙居構此山以秋陽名此居來汝志久其為我成之羽士既諾而退曰秋陽之見於書者曾子嘗言之矣蘇子亦賦之矣吾師復以此名吾觀者豈非其意欽令我輩內行肅肅如秋之清外貌融融如陽之和二理相涵庶乎道家者流之能事畢矣羽士既服厥命以虛接物以嚴律已披榛伐木陶甓購工親歷艱險雖頃刻之閒不敢優游胼胝於席既盈十霜起三月正殿七真殿兩廡東西方丈中外二門翬飛煥然至於賓館雲庵泉廚蔬圃凡所區處莫不適宜玄鶴朝來白雲夜集棟宇幽敞花木秀陰小有洞中之一天也居徒嘗至七百餘指歲種白粮奉御膳一車入貢以為常觀其規模創制章章悉備羽士志尚亦可見於茲矣以幣走燕京謁文於僕曰惟先師之志惟小子罔克自度以承之數載於此若履春冰若奉槃水惴惴然惟恐荒墜厥命今其克保厥終惟師之精爽在天無遺其羞先生嘗侍翰林必世之善為辭令者所言足以傳世幸賜之文以庇我後人圖惟茲不朽也僕亦佳羽士出自燕山韓氏韓實聞族能遽釋於膠以履百艱成其師之志亦可尚也系之以辭曰

蓬壺匪遙或寓於塵有發其潛須偶至人大翮之墟萬山鱗鱗朝挹清泉夜宿白雲云何代邈寂爾無聞豈彼閉泰亦有其辰誰知秋陽寘侯長春一入品題倍出精神煙嵐改色花木生薰殿宇崛起丈廡區分居能倡玄靜可安仁尺材心計塊石手親非彼羽衣自樂百勤師所志之亦我其伸惟久則斁匪增莫新

尚告將來視此刻文

敕建眞常觀記

翰林學士嘉議大夫知制誥兼

修國史王磐撰

眞常觀長春宮之別院也眞常李公所敕因以名之初宮之西正與朝元閣相直可一里所有廢地一區荊棘瓦礫翳蔽封塞蓋兵火之餘户口稀少居人惡其荒僻無鄰莫肯居焉一日眞常杖屨偶過其處披荊棘躡瓦礫登北阜之上周覽四顧徘徊久之謂從者曰此可居也吾他日得謝事將憩老於此爲夏日稍稍芟除荊棘輦去瓦礫發地而土壤膏腴鑿井而水泉甘冽遂芟治疏圃種藝雜木版築斧斤之工未嘗師設而道宮琳宇幽棲高隱之氣象已班班於目中矣及眞常棄世誠明張眞人嗣掌玄教繼眞常遺意構三清殿九眞堂齋堂廚舍祈眞之壇靈官之祠又構環堵靜位十餘所以居宮中年德尊高不任事後喜修習靜功者誠明棄世後數年提點冉志誠文侍李志恒等一日會坐堂上顧瞻棟宇之高爽歷覽園圃之清幽相與言曰剪荊棘除瓦礫取衆人之所棄以開勝境者眞常李公之高識也鳩工役庀林用繼先師之遺意以集盛緣者誠明張公之仁心也吾儕托先師之餘廕無所營爲而坐享成功不可使二賢師之善事泯滅無聞也當伐石爲記以傳不朽遂以五觀事跡來求文余曰論事而觀其跡不若遺跡而求其理理得而事不隱矣夫道宮之有別院非以增添棟宇也非以崇飾壯麗也非以豐阜財產也非以資助遊觀也賢者懷高世之情抗遺俗之志道尊而情附德盛而人歸益歘高舉遠引而不可得遂爲故即此近便之地閑曠之墟以暫寄其山林棲遁之物耳南華有言聖人鶉居鷇食夫鶉居者居無定處也鷇食者食不自營也今也掌玄教者蓋與古人不相侔矣居京師住持皇家香火焚修宮觀徒衆千百崇墉華棟連亘街衢京師居人數十萬户齋醮祈禳之事日來而無窮通顯士大夫洎豪家富室慶弔問遺往來之禮水流而不盡而又天下州郡黄冠羽士之流歲時參請堂下者踵相接而未嘗絶也小闕其

禮則疵纍生一不副其所望則怨懟作道宮雖名為閑靜清高之地而實與一繁劇大官府無異焉故長春之有別院所以為避喧擾冗之地也與清心時來憩止退堂則永遂休閑此別院之所可貴可尚而不可無也老氏有云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雖有榮觀燕處超然故別院者君子所以駐輜重而存燕處者與若夫計地產之肥磽校棟宇之多寡如豪家大族增置財產以厚自封殖而務致富強則非賢者之用心矣予故表而出之至元乙亥歲秋七月十五日記

大金陝州修靈虛觀記

女几野人辛愿撰

興定紀號之三禩歲在己卯孟夏四月陝州靈虛觀道士辛姓而希敍其名者因寧海羽客于君揭其地圖及其建置行事之始終來謁文於予曰希敍世籍河東為平陽人自幼出家去鄉里遠遊泰九嵎鐵查山雲光洞體玄大師王陽真人為道士領窺至道之要太師諱處一姓王氏牟平人受道於祖師平陽真人為全真高弟與丘劉譚馬孫郝諸大仙伯仲肩知名自世宗皇帝暨章宗東海三朝仍皆蒙禮遇錫號賜服為吾門光華年七十六厭世蜕形於東牟叢三年於此矣平生唱道偈頌文字頗多已盡播四方好事之口獨所著五言長韵金丹詩訣一章希敍私藏甚久人無知者今希敍年且老託跡於陝乃與二三同志叔茲一居奉為十方同門往來遊憩鐥宿之所載惟先師玄妙之文不可終秘不傳謹已刻石與天下後世脩真之士共之然不得妙於文辭者記其本末則一切曖昧猶不傳也竊聞吾子好為古文多從方外遊敢敬以請予嘉其誠篤不可辭且必不得免乃不辭而為之謹按道家源於黃帝老聃至列禦寇莊周氏廓而大之乃與孔子之道竝立為教於天下而不廢蓋其一死生齊物我會群有於至虛而取其獨為最妙者而其粃糠之餘猶降而為天地神明內聖外王之業自司馬子長劉向葛洪之徒號稱閎博皆論著其美而不敢以小而世之昧者往往泥於糟粕以為聃之書滅絕仁義禮樂不可以訓馴至晉梁君子清談亂國因以異端非聖詆之過矣竊嘗論之

今所謂全真氏雖爲近出大能備該黄帝老聃之蘊然則涉世制行殊有可喜者其遜讓似儒其勤苦似墨其慈愛似佛至於塊守質朴澹無營爲則又類夫修混沌者畀於畔岸以爲高黠滑以爲通詭誕以爲了驚聾眩瞽盜取叛利抗顏自得而不知愧耻者遠甚間有去此而即彼者皆自其人之無良非道之有不善也然則希馨圖叔建立以待學者其意蓋亦出於如此故予有取於是而樂爲稱道庶將來聞其風遵其途以遊黄帝老聃之閫閾者知夫聖人道之大全固有所在不可滯乎一曲而已其觀之基址以畝計之者五而以置其地以泳安之壬申聖堂齋所雲資皆備具於三室而廣其制度不侈不陋是時兵饑方相仍故其措置大略如此其最竭力從事以興是役者武道堅希馨同郡而年甚先今老死已久其費錢買額贊成之者李拯咸平人世爲宦族清修好道今方以材選爲令於杞于君名道顯淡守中皆與希馨同爲門人云

甘水仙源録卷之九

甘水仙源録卷之十

夷門天樂道人李道謙集

修建開陽觀碑

翰林張本撰

丁酉之春仲月既望景州開陽觀之羽士以燕京長春宫提點大師張志素爲介玄衣白簡晨踏於門再拜稽首而言曰景之開陽觀惟先師通玄大師以德起築實經其始惟長春真人以師之厥德克配實賜之名其馨聞發越之所從本根封殖之所由日月駸駸遂奄以歿惟小子實任其責夙夜孔懷恐遺前人之羞敢狀其事以告閣者惟先生益嘗侍翰林必世之名善爲文辭者所作足以垂後幸寵之珍文刻諸玄石以爲不朽之傳僕亦義其門弟子能述其師之志理不得讓系之以辭曰通玄姓楊諱至道灤州馬城縣之靈泉人其師號通玄前金之賜書也自明昌庚戌改衣入道朗然先生之所引度也既陪杖屨三年尋有四方之志抵武清居於園堵不接人事者三易寒暑起過恵州經靈巖人有以非意酷相加者不

不為之辯及知其巖之可以棲真也脫冠跣足穴石作洞首尾十年服勤如一及洞成有泉出焉今之所為滴水洞也惠州神仙縣官屬耆德尚其志操疏邀至境遂起泰清觀實泰和丁卯歲也貞祐改元復雲水於興平之閒大朝本觀功德主燕京行省參謀國家奴景州牧王仲溫倅陳玫潤州牧李濟暨諸僚佐稔聞道價願得以親炙丁丑歲以狀奉州之蘇家莊隙地南北二十東西三里為奇左龍岡右混河前祇鐵山後連鵰嶺聽其耕鑿卜築惟意於其間始披榛伐木陶甓輦石內以玄行風動所居外以艱苦自倡其徒不盈十稔營三清正殿及雲堂於西香積於東翬飛檠然方壺賓館靜密得宜疏圃蕻張果林園列紫戶扃雲秀陰蔽日小有洞中之一天也其闢土墾田積十餘頃雖居徒數百指其饘粥之計未嘗人有所攖拂遠觀之落成長春真人以中旨賜還遂趨赴謁名得以開陽命之夫陽之為德固仁明剛健然其一消一盈亦嘗累於時之所變遷也剝之六五為比則五陰方進為用則一復未萌此非困於消乎乾之上九為德則太剛欲折為候則炎炎將焚此非過於盈乎有以全剛明之德成施生之功者其惟開陽之謂歟於時為春於德為生於氣為和於數為中前已離乎虛空不用之地後不至於亢極有悔之時吾觀之得以此命者豈其通玄之德柔不至息剛不至絕中有以髣髴長春擬議以正其名也通玄父諱沖常言先世相襲惟一子四葉以來暨以陰德自力至通玄兄弟六人其次曰伯儀奉其先人之祀季早世自其長曰伯和又其次曰道夷次曰志堅及通玄皆為羽衣通玄性剛明有志節然能循循自撙抑故見於眉宇者常穆如也為人推誠不喜以囊橐相覆掩凡歷艱險必率先諸人其館轂往來羽流雖傾橐倒囷而樂為之故生平無私積遠近受業餘三百人壬辰歲十二月初三日示微疾說偈而終門人營祠於觀之東偏而葬之歲時來會祭奠不輟銘曰

闢戶曰乾如陽之開粹宇之命胡為來哉通玄卜築實肖其德長春合之球琳一色於戲通玄今為飛仙彼居之安無恃吾前陽不可亢亢則終極委靡循循

亦幾於息擇乎兩端日麗春熙惟其有者是以似之
或泳之葢中乾面澤貽此刻文服之無斁

順德府通真觀碑

平章政事宋子貞撰

夫道家者流推老氏為始祖老氏之教主之以太一建之以常無有以沖虚恬淡養其内以柔弱謙下濟其外蓋將使人窮天地之始會萬物之終剗心去智動合於自然以之修身則壽而康以之齊家則吉而昌以之治國平天下則民安而祚久長非有甚高難行之論幻怪詭異之觀也世既下降傳之者或異一變而為秦漢之方藥再變而為魏晉之虛玄三變而為隋唐之禳禬使五千言之玄訓束之高閣以為無用之具矣金正隆閒重陽祖師王公以師心自得之學闡化於關右制以強名為之全真當時未甚知貴

國朝啟運之初其門人丘長春首被徵聘仍付之道教天下翕然宗之由一以化百由百以化千由千以化萬雖十族之鄉百家之閭莫不有玄學以相師授而況大都大邑者哉此通真觀之所以作也謹按其觀在郡城之西南隅始歲在辛巳同塵真人李志柔依城隍廟聚徒而居之仍購地其傍廣以為觀因得今額纔構一室以為講論之所會以掌教尹清和之命俾居終南之宗聖宮即以觀事屬之於弟志雍暨韓志久而二人者皆道念深重能守師訓又得郡守安國軍節度使趙侯伯元為功德主於是遠近響應緣力日振首建大殿於其東以像三清次築祖堂於其西以祀七真然後齋堂方丈靜位散室饍饈之廚雲衆之居相望而作至於井竈廄庫級甃緣禬罔有不備拓庭而能寬植木而能蔭沉沉焉洞洞焉真高人之雅居而列仙之別館也觀之南別置蔬圃以資道衆其為屋凡四十間為像凡二十一軀為地合六十畝始大殿告成而志雍遽蛻去餘皆志久為之庚申之夏余自卑懷應聘於上都亦嘗一過其地故特書之使千載而下居其室食其功者知有所自來矣同塵洺水自其父志徵素喜沖淡嘗事開玄真人李志寶故同塵亦在弟子之列及學成行尊而其兄志端弟志藏志雍皆從之遊俱嘗隸籍是觀同塵性淳

至早歲得鍊氣訣隱居於仙翁廣陽兩山之閒絕跡人閒者蓋十有二年及聞長春宗師奉詔南下乃迎謁於燕山玄關祕鎖迎刃而解其後傳道四方遊無定所及住持終南道價益重遂以朝命得今真人之號并黃金冠服陶鑄之下率多成德其化行一鄉行乎一邑自爲方所若宮若觀若庵殆百餘區然猶以通真爲指南志久潞之長子人實與余同里閈雅爲大宗師李真常之所知因以承制之命賜號通真大宗及今誠明真人張公嗣掌道教又令綱紀順德洺磁威四川之衆其爲人益可知銘曰

乾坤肇判離子封恍惚有象存其中萬肖萬有初無功混混浩浩始復終廣成多言坐崆峒陽和泄地一脈通函關鬱鬱紫氣充兩篇道德開育聾言各有師師有宗子孫異日紛相攻終南躍起重陽公淨掃浮雲還太空天皇下降開玄風一竅吹作萬不同襄城道士得小童平地幻出蓬萊宮地周千里歸帡幪物不疵癘年穀豐歲時簞笥走媼翁自今以始傳無窮

重修太清觀記

奉天王典撰

地勝而後境勝理之必然者也方北之時以洽水之陽北負梁山東肘黃河獨無名宮傑觀乎連年會道者馬志玄於燕於薊門不遠數千里請記太清之顛末和其所以然則曰創之者先師喬鍊師也潛道其名德光其字平陽人天資恬淡純厚而耽林泉之樂初歲入關中得法於丹陽宗師既而丐隱縣市爲劉户部好謙所知一日拉同志李君清虛遊故城之東北隅趙氏園面太華而嘆曰修真之地孰踰於此與趙閒而施其地乃與清虛結茅以居蓋大定十七年也後因庵而觀土木工技競以時集殿宇像設之嚴指顧告成至於賓客棲止廚藏廄圃之所莫不畢具天興之亂掃然矣曰復之者熙真先生吉志通鍊陽子張志洞也始於丙申訖於辛丑甫五六載而丹雘斑斑然鐘磬鏘鏘然簪裾濟濟然向之瓦礫荊棘之場一還舊觀矣實縣宰白侯玉主之而邑民杜恩等冀成之也其大槩如是余亦竊有感焉嗚呼人心何嘗不善而所以爲善者顧時之何如耳方功利馳逐

之秋而矰繳已施陷穽步設則高舉遐飛之士不得不隱於塵外此又必然之理也然則古之所謂避地避言者其今之全真之教所由興耶或者例以跡而疑其心是殆見其善者機也使有志丈世者誠能涵養勤恪之爲常達推移擴充之爲變率其子弟如全真之屬重道尊師化其鄰里如全真之徒真履實踐朝夕以無間舉動以相先而能不失其孝悌忠信之實則一身之計可以移之於一家一家之事可以移之於一國一國之政可以充之於天下矣雖坐進夫三代唐虞之治而使民之仁壽物之蕃昌猶指諸掌然則敢問其要自正心誠意始壬子正月戊戌日記

淵靜觀記

河東高鳴撰

恒山爲中國巨鎮稽之書實有虞氏朔廵狩之地後代相承寘祠于大茂峰之絕頂以備封祀世因謂之神尖距神尖而東不兩舍抵石門有谷曰帶耳厥土衍沃崇崗限其陰㵎水絡之綜綜然東南流可以湘濯灌溉環望千金鐵冠諸嶺巖岫歷歷如在掌上四時變化煙草樹樹濃淡霞露殊愜人思致殆亦天壤間一嘉處也全真重顯子築觀於其中額曰淵靜於是乎一山之勝槩盡爲淵靜几閣之供矣初重顯子自武川來將徧遊南方設教度人唐司倉張瑺輩傾心事之既日聞道妙咸有社稷尸祝之意重顯子曰吾得一把茅一盂飯足矣何苦以膠膠羨物爲哉所慊者聖真無像設之宇門弟子無以揭香火之處大衆雜然曰謹受教歲已丑瑺割世業膏腴田三十畝始基之輸幣入粟者道路不絕乃庀工董役火西流而載旬三浹而成其用簡其功速若有神陰相之者儼大殿於端掖西以堂又掖東以庖危墉屹乎四周不華不質不庳不侈曲中儀軌凡若干楹雖城邑名構窮土木金碧之盛以山林泉石左映右帶而氣有出乎其表者矣益重顯子生有淑性兒時已不茹葷血大定間同郡靈真子爲引度即許以法器靈真子實丹陽馬公之高弟惟傳授有源又嘗尸居環堵久於鍊化故其得道甚敏及謁長春宗師又知修行之

要獨善其身不若廣建道場為大利益事用是所至之方苟緣契有在必盡心焉區以計之如淵靜者百有奇至謂幽深高潔為仙家福地如小有洞天者皆不敢與淵靜齒懿哉若重顯子可謂篤道自信不負玄門者矣後二十年門人等合謀曰物理有廢興世代有遷革惟金石可以傳不朽矣吾師之功載卓卓如此不自以為功其任責其後人爾今師已矣為後人者不務光揚爽大不幸當不能逃數之時視遺跡泯焉無據則負負其何言盍請工文辭者以卒事既數踵門余甚憐其勤厚意遂為著其始末云重顯子其自號也姓陳諱志益單州琴臺人嘗住持萬公山清虛宮壬辰春順化享齒八十有一贈洞虛真人自餘高風異行暨所度弟子名氏有清虛之碑在茲畧而不書癸丑二月有二十有二日記

神清觀記

北平王粹撰

凡道觀之稱於世者或占山水之秀或擅宮宇之盛非宮宇則無以示敬非山水則無以遠俗是二者雖於兼得雖使兼之非有道德之士亦莫能與為崞之神清觀通玄大師雲陽子柳志春之所居也其山水則五臺滹水在其東崞山正陽在其西南有金山天涯陽武前高北有雁門地角大和如野其宮宇則三清之殿七真之堂真官山祇之祠雲堂丈室齋廚廩庾之屬飾之以金碧樹之以松梘環之以園圃輝映遠近崞人崇奉之日久矣始逢陽王朴與州長閻鎮諸公協力興建疏邀雲陽子住持累年而成名曰神清清和真人賜之也乙未春會真人遊終南道由忻崞之間雲陽子偕耆宿官僚迎謁至則憩於神清者月餘遂以其觀歸之汾晉諸觀歸於真人者神清其首也未幾真人還長春宮雲陽子承命以楊志庵知觀事庚子秋九月雲陽子從綦清真抵燕請真人西行攺葬重陽師祖於劉蔣閒稽首堂下言曰志春頫父師道蔭灑掃神清已數年矣今棟宇粗備簪褐幸集歲屢熟人而安且和及此閒暇無文以紀之竊懼其事之泯沒於後也俄以知長春宮事把真大師張德方為介來乞文勤甚粹蓋嘗察雲陽子為人矣心淳

而氣和量弘而行峻衆中混然不自露見然四方者舊或推其為有道之士茲神清所由興也山水之秀又皆萃於觀之左右前後豈天設福地必俟有道之士而授之耶廟貌既盛教風既行雲陽子不敢以為已有會遇大宗師而出之若王朴閣鎮與其一時者宿官僚贊成道緣者皆當大書特書而播清芬於無窮也然神清之為觀也亦美矣有山水之秀有宮宇之盛又有道德之士表而出之兼是三者餘所罕及卒被大宗師之光明造化將見卓然立於天壤之中亘千百世而獨存者矣粹嘗許雲陽子觀記久而未暇為也聞其歸時囑把真者辭意懇切故為之書其大略如此惜乎雲陽子已西歸問其詳不可復得他日儻能西遊過雲陽子於神清膽其宮宇覽其山水苟斯文有所未盡者尚當增益冬十月二十八日記

隴州汧陽縣新修玉清觀記

臨潢李邦獻撰

為山九仞功虧一簣聖人之所深惜也物有垂成而不遂者君子見之亦豈無慨然傷悼而欲遂成之心

汧陽玉清觀營建有日矣既成而後謀記之於石以延安令常元亨為文期日刻之適西北寇至以是遂輟今猶未克摹勒是可嘆也頃西省郎中粘割公子陽被檄自朝那入於鳳翔道經是邑其宰導而謁之既至堂廡清肅門壇閒寂檜柏森密竹木叢蔚而又汧水北來石壁當其衝勢若窘束不得逞迴折而流滂湍激射若雷之殷殷然其區處域別皆有嘉趣或面山而廬或枕流而軒山光在目水聲在耳四顧灑落殆若世塵所不到悵然眷戀而不忍去周行遍歷見素碑瑩鏡而無字刻詰之主觀因得常令所為文然邊幅破裂字形漫滅絕去者十二三讀至行盡每每句不相續至於經始落成猶不見其日但未見為文之始泰和丁卯歲爾公曰否既礱矣文既成矣何待而不遂立也主觀答以兵革之故公執紙悅歎卷而懷之因許以補亡葺擣而後命工開鐫必為若輩終是業也一日僕以事詣府謁公於普照方丈公以此文示僕因命考之其大略曰縣之東南抵汧之右岸岸相對如門土人謂之居門或傳導汧入渭禹之

所鑿也瀕岸而北藉石臨水有地廣袤數畝始全真蒲察師卜庵於此師操行清高刻苦於道由是人敬仰之既而羽衣黄冠爭築室於其側皆願執庚桑楚之役他日師集其衆而告曰吾與若輩兀兀然日無所爲而棲此煙霞之勝俺其何福緣而享此樂也與夫作一已修真之地曷若爲萬民祈福之宫吾欲於此起觀宇使神明有所依止不亦可乎衆伏膺師訓唯諾而退皆願協力而贊成之乃相與行化於縣人於是遠近響應結緣而來者絡繹如市富以其財貧以其力故材木磚甓凡當用者刻期而備殿宇像設與其所當修起者不日而成既而請額於朝廷而勅賜曰玉清居無幾何師忽不疾而逝續息不屬而視之宛然如生同學于善慶與門弟子思師之德龕其像而事之其始終可見者如此而已而公徐曰子爲我因其舊文而更新之僕以初未嘗親歷其地且所誌者不詳而欲因辭因語公曰道家者流而以清靜無爲爲本今師勞人之力而糜土木之費非所謂知其本者也何以文爲公曰不然常善救人故無棄人老氏之微旨也師佩是言而有度人之心然人之稟賦各異天資厚者善由中出而易入於道薄者扞格而不能合故假神明之像使日知所敬以畏其外由之以厚其中也師豈好爲浮誇侈靡者哉况因夫人之所欲爲而爲之非能力使强歛焉得以是而訕師也且夫物有既成而徹闕者因而成之亦士君子之美事也又何辭焉聞公之言即公之心則知廢者皆可以興墜者皆可以起援筆而粗書之正大乙酉季冬二十七日記

大都清逸觀碑

正奉大夫參知政事商挺撰

己卯之歲長春丘公來自海上應太祖皇帝之聘越金山而入西域也弟子從行者十八人各有科品隸琴書科則有真人沖和潘公焉及南歸至蓋里泊夜宣教語謂衆曰今大兵之後人民塗炭居無室行無食者皆是也立觀度人時不可失此修行之先務人人當銘諸心長春既居燕士庶之託跡四方道侶之來歸依者不啻千數宮中爲之嗔

咽公曰吾師之言不可忘也乃擇勝地以爲長春別
舘壬辰歲廣陽坊居民有貨其居者公往相焉曰土
厚木茂清幽之氣蔚然真道宮也遂捐資以貿之建
正殿翼左右二室以居天尊洎諸神像講堂齋庖方
丈客寮靡不有所亦門人韓郭尹劉諸人善繼其志
而後有成也仍築琴臺於殿之陰今朝有名琴二曰
春雷曰玉振皆在承華殿貞祐之變玉振爲長春所
得命公蓄之故以名其臺而又葺蔬圃以供歲計植
花木爲遊觀之所觀成之日賓城西南之冠求額於
清和真人故以清逸名之至元丙戌秋門人王志和
偕同輩二三人狀觀之顚末來求文以刻之石有以
清逸名額之意爲問者予應之曰天地之氣有清有
濁人受所賦則清者賢而濁者愚世之賢者有避世
之士焉薄功名而不爲輕世位而不居寄形於寂寞
之濱委心於紛華之外者靜安閑逸以自樂其所樂
耳潘公之修是觀也靜而深有山林之趣幽而雅無
金碧之華琴臺足以寓意庭柯足以怡顏四時花木
足以招徠賓客門巷蕭條俗駕稀而市聲遠人之至
也猶若脫塵羈逃世網其心放焉而有忘其歸者況
家於其中也哉彼戀功名嗜富貴榮內疚以汩心志
圖外觀以維車服而疲憊精神於車塵馬足間視清
逸者爲何如作者喟然嘆曰清和之言旨哉請以是
說書之石用告來者於是乎書公諱德沖字仲和淄
州齊東人方在娠母夢祥雲覆其體娠十九月乃生
七歲猶不言忽有一道者過其門而丐焉即從傍與
語家人遂驚道者曰道器也令其父教之讀書日誦
千餘言將娶婦遂潛往棲霞濱都觀請謁長春師過
濰陽玉清宮清和尹公爲紹介焉初號清和後領河
東道教事居純陽上宮又號九峯老人賜號玄都廣
道沖和真人銘曰
清逸之觀何隆隆乾坤清氣公所鍾祥雲覆母身乃
降道氣大受超凡庸神仙官府聊相從翛然遠引追
喬松石壇月高曉露濃蒲庭花木春融融利名不到
蓬萊中抗塵走俗嗟樊籠琴臺千古遺高風自愧老
筆銘新宮

增修華清宮記

叅知政事陝西四川等
路行中書省事商挺撰

始余從先大夫右司君宦遊長安道過華清周行廊廡閒因讀唐宋以來名賢石刻其間興廢沿革炳然如在目前重樓延閣層臺邃洺雖不迨承平盛時而規模制度究然故在迨天兵南下居民東遷所在宮觀例墮灰刼秦爲兵衝焚毁尤甚所謂華清者亦不免莽爲蔵區矣歲癸丑奉命西來復過故宮意謂蕩然無復向日及見其屋宇修整階序廊大爲殿者八曰三清曰紫微曰御容曰四聖曰三官曰列祖曰真武曰玉女爲閣者二曰朝元曰經藏爲湯所者二曰九龍曰芙蓉鐘鼓有樓靈官有堂星堂雲室蔬圃水輪以次而具丹堊藻繪粲然一新若初未毁而又有加焉者詰其故主宮趙志古等合辭言曰辛丑春先師清平老人趙公志淵自洺州從清和宗師會葬祖庭還過驪山四顧彷偟憫宮室之彫廢遂慨然以修復爲事乃命其徒剪荆棘礱柱礎陶瓴甓勤垣墉於是四方道侶各執其藝來會宮下鼓舞忻躍咸願薦力土木之功以時竟舉斜傾者起之腐敗者易之破缺者完之漫漶者飾之又得太傅移剌公總管田公輸貲助役相與翼成稍稍興葺僅見倫敘事未竟不幸先師捐舘命弟子張志靜主之無何張亦猒世志古等才薄力綿大懼不任以墜宗緒自是脇不沾席食不甘味飢寒疾苦不以累其業者逾十五年始克有成敢以記請庶徵石書辭俾先師之功勤永有傳焉屬時多故辭未能也中統改元與平章廉公再被隆委殿邦坤隅志古輩復以其師行實來謁且迫促前記余謂秦中名山水多矣可取者惟華清爲最闢門可以瞰清渭登高可以臨商於高甍巨棟綿亘盤鬱寒藤老樹蒙絡摇綴而漢唐之離宮別舘咸在焉斯則華清之奇觀也前人述之備矣又況東西奔走實當衝要而能潔齋舘以待賓僚蓄芻藁以備傳客飢者食之寒者隩之疲者休之小大畢慰其意咸充然若有所得此其與時遷徙應物變化隨俗施事無所往而不宜者也向非清平玄應感人曷能新宮宇還舊觀非志古輩竭力盡悴曷能勤堂構紹宗風而

喑無一言是使師弟子之功泯默而不傳也聊推次營造之始末俾刻諸石用紀歲月云時中統二年九月日記

七真傳序

南至封龍山樵李冶仁卿撰

山車垂鉤不雕不幾之謂真嬰啼孺慕與生俱生之謂真上皇之世一真大全其化淵淵其俗平平標枝野鹿同歸自然物與无妄夫何為乎雖接予之或使亦李真之莫為已世既下衰道術幅裂一真内潰萬偽纖纖猖狂恣睢謾讕佹僪剞劂詐沂鄂太素於斯時也不有至人濟之無假之津返之邃古之宅則日填月積積習生常泯之尖尖將為異物天可倚杵初不待千歲之遠是故帝鴻世有廣成之救姬周世有混元之救戰國世有南華沖虛之救而七真繼踵疊為近世之救所遇雖殊其為救則一也自重陽始祖開真筌於金源氏正隆大定之初長春老仙翁真風於我國朝啟運建極之際中間陶鑄群生使之保合太和各正性命益千萬數而俘鹵之餘齒凍餒之殘喘羥犴之假息所以起尸肉骼膏枯已痛俾人蒙安樂之福者又莫得而周知然則七真之救世也真叶上帝之心也上帝之愛民也真籍七真之教也不然何為天生聖皇出寧四海天生長春左右大命相與聚精會神而同始共終哉長春上賓清和勅蔵之真常發揮之令而誠明布濩之則夫七真之盛跡炳如日月在天矣雖無文字纂述固不沒沒況傳貲精確仙語琅琅耶諸君敍列曲折備盡然走復贅談其傍亦側聽陽阿從而和之耳乃若虛舟靈風飄變化日新之說此又玄中之玄老雖老尚獲一溉之益詩云招招舟子人涉卬否人涉卬否卬須我友稽首誠明毋曰予非其人歲至元乙丑日序

送真人于公如北京引

戊戌歲三月初吉北京司鑰萬戶烏公遣介紹抵長春奉玄纁致書邀真人洞真老以矜式其國人既可所請四月望日公復躬親備車馬來迎僕聞洞真寧海人自齠齔入道居關中五十餘年里閈不一遊其苦節厲志行輩鮮儷潔行仁旅遠近著聞正大間被

中旨提點汴京中太一宮越壬辰大軍南渡燕京長春宮諸耆宿莫不懸懸於懷後聞巖行堂護歸東平莫不相慶因至燕謁處順堂宮人懇留不獲南歸五年矣羽士服其精嚴如奉神人都人瞻其容止如覩列仙一日命駕猿鶴為之怨驚松菊為之寂寞衆設堅議以阻其行其信不可奪也至欲有以力挽而俾不得去者僕曰至人兼善之心視斯世如一常以其有餘補其所不足長春清和留西堂李真常主法席其餘其徳不可槩舉比擬此老以及遠方正如海藏雖去一珠吾光無所損施之他室照夜為有餘矣又況白霄土厚人純勸善易入聞道易行加之烏使君侯漕臺輩身先奉篤能致有德先覺以師範之視變故俗如反掌耳或謂洞真澹如白雲去住無心安能規規語汝誨汝俾汝悠悠者果從其訓耶僕曰明月一出即現諸水月何期於水水亦不能逃夫月者大明以臨之至寂以感之心領神受中有不能已者何事規規其閑洞真胸中自有明月人性猶水天下一也何獨白霄之疑哉衆聞之雖其元老見奪為私弔復以君子所居者化為茲道賀也於是相與開賓館設祖席作歌詩餞送以寵其行張本引之且贈詩

真人白霄行掌宮執其御富貴不敢驕熏鍊竊思頃誰謂霧豹隱忽與雲鴻翥祖餞何徘徊未忍別離遠煙柳望長亭芊芊正飛絮

真常李志常

臨岐執別春始歸桃花將盡柳花飛望中車馬健如疾何時再見丁令威

又

心去意難留來春賦遠遊秋風吹素髮猿鶴替人愁

定庵吳章

祖席相看手屢持東風無奈思依依慣聞玄鶴幽庭唳忽作仙鳧獨自飛苑北佳遊何日再終南舊隱幾時歸因君喚起家山興不覺臨風賦式微

馮翊馮志亨

古汴玄宮久住持真仙無地不歸依水中一月隨方現天上孤雲到處飛蕙帳夜寒添鶴怨祖庭春煖待師歸此行莫負關中約早占終南冷翠微

河東段天常

華表千年鶴翩翩復舊遊遠天快空廊燕市謝淹留輕舉師先得高飛我未由望窮雲海路不斷暮煙愁

終南山甘河鎮遇仙宮詩序

太原虛舟道人李鼎撰

雄鷄一鳴六合出其昏闇薰琴一奏萬物遂其長養天下之事有廣大至充塞霄壤而感發之幾初或起於毫末者何哉蓋一物之細而至理之所寓實有不知所以然而然者存焉耳甘之一水其用有如此者我重陽祖師之道其傳而當至於百千萬世之無窮予不得而預言之始以正隆以來百年三四傳中衆所同見者而覩之其出自門下登真者自丘劉譚馬數師真以降不知其幾百千人其賴以生死肉骨者不知其幾千萬人其宮覩不知其幾千百所凡顱圓趾方號物之靈者苟能撤胸中之自蔽而向之莫不在大光明中隨求而隨給信乎其充塞霄壤也原其始動之機實自此水遇二仙飲以一杯之力而發之故洞真真人于公即其地立其宮以志之也而洪儒鉅筆復賦詩以美之天樂道人李公和甫請予為序予乃為之說曰水之為物自兩儀奠位之始人非水火不生活其濟世之用水又居火之先是有利於世者莫過於水雖然此但水之常也物莫不有常亦莫不有變變則神常則不必論變則有所論至論水之變又於神與非神之間有不可測之理學道者不可不講也謂水之神耶貪泉之水不能改夷齊之清若之何而神謂水之不神耶上池之水而能化扁鵲之醫若之何而不神乎謂此神化天運之機祖師本全之於未始有物之前伏而不發若有所待一旦遇此可發之地鶴鳴子和自相感召莫之能禦是以有今日之大也如曰不然自有此水以來其飲之者可勝計耶何獨私於我祖師為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其斯之謂歟中統辛酉歲上元日稽首載拜序

題甘河遇仙宮

正奉大夫参知政事商挺撰

子房志亡秦曾進橋下履佐漢開鴻基矻然天一柱要伴赤松遊功成拂衣去異人與異書造物不輕付

重陽起全真高視仍濶步矯矯英雄姿乘時或割據
妄跡復知非收心活死墓人傳入道初二仙此相遇
於今終南下殿閣凌煙霧我經大患餘一洗塵世慮
巾車儻西歸擬借茅庵住明月清風前曳杖甘河路
陝西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張徽上
樓閣崢嶸甘水濱重陽曾此遇天真瓊漿一滌迷雲
散醉眼初開道日新遠别西秦勞玉趾徑歸東海鈞
金鱗存神過化如時雨重與玄元繼後塵
翰林待制孟攀鱗上
道源將啟寓真筌會際因緣豈偶然雲本無心閑出
岫珠由罔象得成玄二仙秘訣歸親授一飲神機已
默傳唯有善淵流派遠紛紛滄海幾桑田
京兆府學教授李庭上
湛湛溪流漬古苔仙真相遇此徘徊一瓢玉液逡巡
就七朶金蓮次第開雲海難尋歸去路乾坤惟有劫
餘灰只應華表千年鶴會為家山一再來
陝西漢中道提刑按察使王博文上
才出山根可濫觴派流至此便汪洋前滋琪樹七株
秀後長金蓮萬朶芳勾漏莫誇丹井味南陽休詑菊
潭香問津誰有重陽志試酌清泠正脉嘗
宣授樞密院叅議陳遂上
蒼髯如戟眼如氷凜凜丰標漢歲星應是老仙元有
分更遣羽客鮮通靈一瓢神糞開玄境萬古中原祥
祖庭聞道劫餘糜爛者多因此水救來醒
洛陽宰沂上
休羨曹溪一勺甘西江吸盡是空談遇仙橋下洋洋
水正派原來有指南
派出終南不少休源泉混混遍中州反涇合渭東歸
海要向蓬萊頂上流
未遇仙真可柰何易乎有口謾蹉跎採瓢試向橋邊
飲水味過於酒味多
翰林直學士中順大夫王利用上
外全乎人内全乎天白玉在石玄珠在淵海蟾一照
重陽即仙道以水悟水乃道筌人勿自棄甘河有泉
翰林直學士知制誥姚燧上
終南山下甘泉水我挈瓶嘗井泉比如何仙翁酌飲

人一唾世上無醪醴是何濡軌不成川北流赴渭朝宗然東海相絶幾千里飲波開七黄金蓮河之源委人不見味更幽眇人豈辨仙翁乘雲能再來醉棄餘杯酒一吮

嘉議大夫安西路總管府尹李頍上

大道茫茫隔幾塵世迷何處問迷津自從一飲天瓢水廻首西風已悟真

覲叟求仙萬死中長房何苦遇壺公争如一滴甘河水便有超凡入聖功

安西路總管府同知王謩上

玄元道敍五千言萬古應難得正傳大道杳冥還有本至人遭遇豈無緣堪嗟漢武空巡海可笑王喬浪學仙誰識終南山下路一瓢甘水是真筌

安西路總管府判官魏元德上

布衣落託酒錢麤曾遇仙翁倒玉壺鉛汞自蒙傳秘訣聖凡從此頓殊途消氷作水元非異點鐵成金信不無千古甘河河上路紅塵擾擾嘆吾徒

安西王府説書劉汾題

何人畫仙翁醉飲甘河水重陽丰骨變四海玄風起東有丹陽師心從祖庭死長春抱奇氣佐命猶壁壘大敎開全真向慕風草靡全真有真樂将相安足擬鬱鬱三神宮分據如鼎峙人間此水在此意能有幾憶昔臨河堤清映石齒齒雲雷鼓前浪妄意圖染指後派更雄深仰慙天樂子

長安容齋在上

樓觀森羅紫極雄仙真去後彩霞空不緣一酌簞瓢水誰解千年五祖功金闕儼遺泰甸月石壇高起漢陵風殷勤重展三薰敬復許驂鸞會故宫

陝西興元等路教門提點何道寧上

重陽師祖遇純陽祕訣初傳大地香海上七株琪樹秀世間萬朵玉蓮芳天人混合同三昧薪火圖爓共一光滚滚甘河東未已了知源遠派流長

夷門天樂道人李道謙上

萬疊晴嵐倚碧空紫雲深鎖遇仙宫三山飛叙人歸後四海全真道化洪夢斷鶴鳴丹井露醮餘旛舞石壇風世間萬朵金蓮秀盡出甘泉灌溉功

前諸路道教提舉魏致夷立上

開張道運發天機邂逅真人若有期紫極寶圖陰付
授玄元神器重扶持陶君謾訝遼都水扁鵲虛勞欽
上池一自甘濱遭際後仙風弘衍遍華夷

安西路道門提點孫德彧上

鄭圃南華去不還猶龍心法失真傳道微千古傷風
裂天挺重陽出大全甘水降神冥海外至人相契赤
明前誰知一醉玄風起吹綻黄金萬朵蓮

後序

門人建安張好古撰

紀録之作多矣雖復窮今極古波委雲集而事或繁
冗言必瑣細識者病焉吾師天樂真人自養浩祖庭
典教秦蜀應事接物之暇每以著述為心獨念重陽
祖師開化以來教法如此其盛其出自全真門下者
名師耆德項背相望仙鄉道館什百為羣金石之所
載莫不流芳於無窮然大而天下遠而四方人固罕
得而遍窺之也乃因所歷遇有當世名賢所修之文
親手抄録若道行若宫觀其為碑記傳贊凡九十餘
篇皆事跡超邁辭章雄雅足以取信於天下後世者
裒為一編目之曰甘水仙源録蓋甘水者祖師遇真
之地仙源者全真正派之傳是編之正亦猶道學諸
公所著伊洛淵源之謂其取名也甚宜矣近方鋟梓
以廣其傳予小子叅任校讐之責自夏及冬首尾歷
二十有六旬有六日工既訖功復以後序見命予思
師之用心其所以扶植玄綱弘揚祖道誠非小補使
有志之士新獲覩是書不惟有以知前人功業之盛
又因足以見諸儒信與之公不出戶庭而玄元之心
法求之有餘師矣源流靡已何代無人後之視今焉
知不如今之視昔嗣而輯之庶幾斯傳之不朽也歲
在己丑冬至後六日拜手稽首謹書

甘水仙源録卷之十

甘水仙源錄十卷 兩淮鹽政採進本

元道士李道謙撰自老子言清靜佛言寂滅神仙家言養生術而張魯等教人以符籙祈禱之事四者各別至金源初咸陽人王嘉棄家學道狀若狂疾正隆中自稱遇仙人於甘河鎭飲神水疾愈遂自號重陽子大定中聚徒寧海州立三教平等會以孝經心經老子教人諷誦而自名其教曰全眞元興之後其教益盛都卬三餘贅筆曰今之道家有南北二宗其南宗者謂自東華少陽君得老聃之道以授漢鍾離權權授唐進士呂巖遼進士劉操操授宋張伯端伯端授石泰泰授薛道光道光授白玉蟾玉蟾授彭侶其北宗者謂呂巖授金王嘉嘉授七弟子其一邱處機次譚處端次劉處元次王處一次郝大通次馬珏及珏之妻孫不二此外又有所謂全眞者其名始嘉蓋嘉大定中抵寧海州馬珏夫婦築菴事之題曰全眞由是四方之人凡宗其道者皆號全眞道士云云其說甚詳然孰見其授受乎厥後三教歸一之說浸淫而及於儒者明代講學之家矜爲秘密實則嘉之緒餘耳是書作於至元中集文士所爲碑記詩歌合爲此編以其源出重陽子故取甘河鎭神水之事名焉

玄品錄五卷

〔元〕張雨撰

涵芬樓影印明正統刻道藏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元品錄五卷》提要

玄品錄序　當一

太史公曰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澹足萬物其爲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徙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予嘗感激以爲豈無其人隱約而不可見使太史之論不得信於後世乃發憤求之於古人由老子而下若老子徒者采其道德文藝而類次之蓋彷彿得其人矣昔南華之叙天下道術尊孔子而不與今倣其意於是集老子不與尊之至也楊子雲曰孔子文足者也老子玄足者也因命題曰玄史是道家之權輿博大眞人之軌轍與世立教之法則也太史公之論定而願學焉乙亥歲秋九月十四日句曲外史張天雨序

玄品錄卷之一

句曲外史吳郡海昌張天雨集

道德品

周

尹喜周大夫也善内學常服精華隱德修行時人莫之知老子西遊喜先見其炁知有真人當過物色而遮之果得老子老子亦知其奇爲著道德上下篇授之後與老子俱之流沙服巨勝實莫知其終喜亦著書九篇號曰關尹子劉向稱其渾篤崖庂汪洋大肆然有式則使人泠泠輕輕不使人狂莊子亦載其語曰在己無居形物自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芴乎若亡寂乎若清同焉者和得焉者先未嘗先人而嘗隨人稱爲古之博大眞人本號文始先生

尹軌字公度太原人文始先生從弟也博學五經尤明天文圖緯及挍諸道經凡百餘篇常服黄精餌初文始遇老子函谷關以周康王昭王時於終南作草樓以居至穆王修其草樓改爲樓觀以待有道之士公度遂與隱

士杜冲修習其處得道爲太和真人杜冲字玄逸鎬京人以周昭王丁巳年開文始登眞乃於靈宅栖玄學道于時幽人逸士自遠而至者有五人焉並沉默虚遠方雅高素道術相忘共弘不伐之則也穆王所以爲修觀立祠置冲爲道士焉年一百二十餘得道昇擧號太極眞人辛汧一名計然葵丘濮上人也師事老子博學無所不通楚平王問曰聞子得道於老子可得聞乎對曰道德匡邪以爲正振亂以爲治醇德復生天下安寧要在一人故積德成王積怨成亡堯舜以是昌桀紂以是殃王曰敬聞命矣後南遊吳越范蠡師之越欲伐吳蠡諫曰臣聞之師曰兵凶器戰逆德爭者事之末也陰謀逆德好用凶器試身於所末不可勾踐不聽敗於夫椒後位以上大夫弗就隱吳興餘不之禺山著書一十二卷自號文子其辭旨皆本之老子柳子厚嘗爲刊削頗發其意有曰神者智之淵神清則智明智者心之府智公則心平又曰上學以神聽之中學以心聽之下學以耳聽之又

曰貴則觀其所舉富則觀其所欲貧則觀其所受又曰人性欲平嗜欲害之亦文子之一斷也天寶中號文子通玄眞人書曰通玄眞經

陸通楚狂接輿也好養生採食橐盧木實及蕪菁子遊諸名山歷數百年人猶見之孔子將之楚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避之不得與之言

○庚桑楚陳人爲老子之役偏得老子之道居畏壘之山其臣之畫然知者去之其妾之絜然仁者遠之擁腫之與居鞅掌之爲使居三年畏壘大壤後遊吳隱毗陵盂峯古洞靈觀其庭也著書九篇號庚桑子一名亢倉子其書士至唐開元王褒獻其書因封洞靈眞人書曰洞靈眞經

南榮趎見老子老子曰何與人偕來之衆也趎懼然顧其後老子曰子不知吾所謂乎趎俛而慙仰而嘆曰今者吾忘吾答因失吾問

老子曰何謂也曰不知乎人謂我朱愚知乎反愁我軀不仁則害人仁則反愁我身不義則傷彼義則反愁我已我安逃此而可老子曰能抱一乎能勿失乎能舍諸人而求諸已乎能翛然乎能侗然乎能兒子乎兒子動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若是者禍亦不至福亦不來禍福無有惡有人災初趎師庚桑子子曰吾才小不足以化子子胡不南見老子故趎見老子曰願因楚而問之

○尹文學老子之道作華山之冠以自表其爲道不累於俗不飾於物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見侮不辱救民之鬭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以此周行天下上說下教不忘天下者也書二篇曰尹文子

○士成綺周隱君子也百舍重趼而見老子曰吾聞夫子聖人也吾固不辭遠道而來敢問修身老子曰夫道於大不終於小不遺廣乎其無不容也淵乎其不可測也夫至人極物之眞能守其本故外天地遺萬物而神未嘗

困也士成綺有得焉

崔瞿問之賢大夫也問於老子曰不治天下安臧人心老子曰汝慎無攖人心人心排下而進上上下囚殺其熱焦火其寒凝冰其疾頫仰之間而再撫四海之外其居也淵而靜其動也縣而天僨驕而不可繫者其唯人心乎昔者黃帝始以仁義攖人心施及三王而天下大駭矣於是乎喜怒相疑愚知相欺善不相非誕信相譏而天下衰矣大德不同而性命爛漫矣天下好知而百姓求竭矣於是乎釿鋸制焉繩墨殺焉椎鑿決焉天下脊脊大亂罪在攖人心蓋老子憤德下衰因崔瞿之問而驚世云

柏矩周之卿士學於老子遊齊見辜人焉解朝服而幕之號天而哭之曰子乎子乎天下有大菑子獨先離之曰莫爲盜莫爲殺人榮辱立然後睹所病貨財聚然後睹所爭窮困人之身使無休時欲無至此得乎古之君天下者以得爲在民以失爲在己以正爲在民以枉爲在己故一物有失其形者退而自責

今則不然匿爲物而愚不識大爲難而罪不敢重爲任而罰不勝遠其途而誅不至民知力竭則以僞繼之日出多僞士民安取不僞夫力不足則僞知不足則欺財不足則盜盜竊之行於誰責而可乎柏矩之言得於老子爲多

列禦寇鄭人與鄭繻公同時其學以黃帝老子爲宗居鄭圃四十年人無識者初事壺丘子後師老商氏而友伯昏無人進二子之道九年而後能御風而行弟子嚴恢問曰所有問道者爲富乎列子曰桀紂唯輕道而重利是以亡列子窮容貌有飢色客有言之鄭子陽者曰列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爲不好士乎鄭子陽即令官遺之粟列子出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爲有道者妻子皆得逸樂今有飢色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也哉列子笑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且又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而

敍子陽著書舊二十篇劉向去重複存者八篇號曰道家道家者秉要執本清虛無爲及其治身務崇不競合於六經云唐開元號其書曰沖虛至德眞經宋宣和加列子號沖虛觀妙眞君

莊周字子休梁惠王時爲蒙漆園吏學無所不闚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楚威王聞其賢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爲相周笑謂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重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太廟當是之時欲爲孤豚其可得乎子亟去毋汚我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焉其書以莊子名其自敘曰寂漠無形變化無常死與生與天地並與神明往與莊乎何之忽乎何適萬物畢羅莫足以歸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莊周聞其風而悅之以繆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時縱恣而不儻不以觭見之也以天下沉濁不可與莊語以巵言爲曼衍以重言爲眞以寓言爲廣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倪於萬物不

遣是非以與世俗處其書雖瑰瑋而連犿無傷也其辭雖參差而諔詭可觀彼其充實不可以已上與造物者遊而下與外生死無終始者爲友其於本也弘大而闢深閎而肆其於宗也可謂調適而上遂矣雖然其應於化而解於物也其理不竭其來不蛻芒乎昧乎未之盡者按眞誥莊周師長桑公子授其微言謂之莊子隱於抱犢山上補太極闈編郎世號其書曰南華眞經宋宣和加號微妙元通眞君

范蠡字少伯徐人也事周師太公望好服飲水後師計然爲越大夫嘗謂人事必與天地相參然後可以成功旣佐勾踐破吳乃嘆曰計然之策十用其五而得意旣以施國吾欲施之家乃乘扁舟浮五湖變姓名適齊爲鴟夷子皮更後百餘年見於陶爲朱君財累億萬號陶朱公振散貧友昆弟復之蘭陵賣藥後人世世識見之云

鬼谷子周時隱者居鬼谷因以自號無鄉黨族姓名字所著書蓋出於戰國諸人之表易

老陰符所不能該者而鬼谷盡得而泄之其亦一代之雄乎其言有曰世無常貴士無常師又曰人動我靜人言我聽知性則寡累知命則不憂凡此之類其爲辭亦卓然矣至若盛神養志諸篇所謂中稽道德之祖散入神明之頫者不亦幾乎郭璞遊仙詩云青谿千餘仞中有一道士借問此爲誰云是鬼谷子可謂慨想其人矣徐廣曰潁川陽城有鬼谷註其書者皇甫謐陶隱居尹知章知章唐人

鶡冠子楚人當春秋戰國時隱居衣弊履穿以鶡爲冠莫測其名氏著書言道家事蓋其學出於黄老然其經營馳騁天下之志未始一日忘亦足窺其萬一其書有曰小人事其君務蔽其明塞其聰乘其威以灼熱天下天高而難追有福不可請有禍不可違其言若此是蓋未能忘情於斯世者至曰鳳鳥陽之精麒麟陰之精萬民者德之精嗚呼亦神矣賈誼作鵩賦多竊其辭云

道品

秦

郭四朝燕國人兄弟四人並得道四朝是長兄居華陽雷平山於其處種五果又此地可種柰所謂福鄉之柰以除災厲舍前有塘乃四朝所造也四朝嘗乘小船遊戲其中每叩舷而歌曰清池帶靈岫長林鬱青葱玄鳥翔幽野悟言出從容鼓枻乘神波稽首希晨風未獲解脫期逍遥立林中其一浪神九垓外研道遂金真戢此靈鳳羽藏我華龍鱗高舉方寸物萬吹皆垢塵顧哀朝生蟪孰盡汝車輪其二遊空落飛飈靈步無形方圓景煥明霞九鳳唱朝陽暉翮扇天津奄靄慶雲翔遂造太微宇挹此金漿蕤逍遥玄垓表不存亦不亡其三駕欻舞神霄披霞帶九日高皇齊龍輪遂造北華室神虎洞瓊林風雲合成一開闢幽冥戶靈變玄滅跡其四得道後上補九宮左仙公領玉臺執蓋郎宋宣和勅書曰三烝隱靈固匪名言之測萬神凝化莫容擬議之求凡褒序於上真實恢張於至道玉臺侍郎郭真人功叅十極位列九宮含景玉璿已飛行於太極扶華晨蓋爰總侍於虚皇方丕闡於元

綱宜郅隆於顯號尚期沖格來祐昌圖可特
封太微蓀光眞人
姜叔茂秦時封巴陵侯隱於句曲山種五果
幷五辛菜貨之以市丹砂而用之今山間猶
有韭蒜即其遺種耶得仙後嘗作書與太極
官僚云昔學道於鬼谷得道於少室養翮於
華陽待舉於逸域時乘飈車宴吁句曲悟言
來嘆代謝之速物存人亡我勞如何

道權

西漢

張良字子房其先韓人也秦滅韓良以家財
求客刺秦王爲韓報仇以五世相韓故良常
學禮淮陽東見滄海君得力士爲鐵椎百二
十斤秦王東遊至博浪沙中良與客狙擊秦
王誤中副車秦王怒求賊急甚良乃更姓名
亡匿下邳良嘗從容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
褐至良所直墮其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下
取履良愕然欲毆之爲其老迺彊忍下取履
因跪進父以足受之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
平明與我期此良因怪跪曰諾五日平明良

往父先在怒曰後何也五日雞鳴往父又先
在復怒曰後何也後五日夜半往有頃父亦
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篇書曰讀是則爲王者
師後十年興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穀城山
下黃石即我矣遂去不見旦日視其書乃太
公兵法良因異之嘗習讀居下邳爲任俠以
說沛公沛公喜常用其策卒以取天下及從
高帝都關中以性多疾即導引不食穀閉門
不出歲餘上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
意呂后謀於良因致商雒山四老人從太子
侍酒罷酒竟不易太子者良策招四人之力
也良乃稱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
資爲韓報仇今以三寸舌爲帝者師封萬戶
位列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
從赤松子遊乃學道欲輕舉薨謚文成侯良
始見邳上老父後十三載從高帝過濟北果
得穀城山下黃石取而寶祠之及良死幷葬
黃石每上塚伏臘祠黃石陳留縣天授觀爲
奉祠之所宋政和封凌虛眞人
曹參沛人也秦時爲獄掾而蕭何爲主吏居

縣為豪吏矣高祖為沛公參以中涓從孝惠元年以參為齊丞相參之相齊齊七十城天下初定齊悼惠王富於春秋參盡召長老諸先生問所以安集百姓齊故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聞膠西有蓋公治黃老言使人厚幣請之蓋公為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參於是避正堂舍蓋公焉其治要用黃老術故相齊九年齊國安集大稱賢相已而相國何薨代之舉事無所變更一遵何之約束以見厚清靜為天下師為相國三年薨謚曰懿侯百姓歌曰蕭何為法講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靜民以寧壹

道品

司馬季主楚人也卜於長安東市宋忠為中大夫賈誼為博士同日俱出洗沐相從論議誦說先王聖人之道術究徧人情相視而歎賈誼曰吾聞古之聖人不居朝廷必在卜醫之中二人即同輿而之市遊於卜肆中天新雨道少人司馬季主閒坐弟子三四人侍方

辨天地之道日月之運陰陽吉凶之本二大夫再拜謁季主視其狀貌類有知者即禮之使弟子延之坐坐定季主復理前語忠與誼瞿然而悟正襟危坐曰吾望先生之狀聽先生之辭小子竊觀於世未嘗見也今何居之卑何行之汙乎季主捧腹大笑曰觀大夫類有道術者何言之陋而辭之野也今天子所賢者何也所高者誰也今何以卑汙長者而君云云無非尊爵祿而賤卜筮之語季主敷暢數百言出入老莊皆深明道德以謂卜筮之有益於人也忠誼忽而自失悵然噤口不能言再拜而辭出市門僅能上車伏軾低頭不能出氣三日宋見賈於殿門外乃相引屏語自嘆曰道高益安勢高益危居赫赫之勢失身且有日矣夫卜而不審不見奪精為人主計而不審身無所處此相去遠矣猶天冠地屨也此老子所謂無名者萬物之始也天地曠曠物之熙熙或安或危莫知居之我與若何足預彼哉彼久而愈安雖曾氏之義未有以異也宋忠後以使匈奴不至而還抵罪

賈誼爲梁懷王傅王墮馬薨誼不食毒恨而死此務華絶根者也按眞誥季主後入委羽山石室受石精金光藏景化形法於西靈子都臨去之際託形枕席爲代已之像墓在蜀郡成都盤山之南諸葛武侯昔建碑銘德於季主墓前碑讚末曰玄漠太寂混合陰陽天地交泮萬品滋彰先生理著分別柔剛鬼神以觀六度顯明又季主一男一女倶得道男名法育女名濟華皆在委羽山中季主讀玉經服明丹之華挹扶晨之暉令顏色如二十之女子鬚長三尺黑如墨也東鄉君道如此眞奇事也

道化

東方朔字曼倩平原猒次人也久在吳中爲書師數十年武帝上書說便宜拜爲郎至昭王時時人或謂聖人或謂凡人作深淺顯默之行或忠言或戲語莫知其旨至宣帝初棄郎以避亂世置幘官舍風飄之而去後見於會稽賣藥五湖知者疑其歲星精也夏侯湛贊其像曰開濟明豁包含弘大凌轢卿相嘲

哂豪傑籠罩靡前跆籍貴勢出不休顯賤不憂戚戲萬乘若僚友視儔列如草芥雄節邁倫高氣蓋世可謂拔乎其萃遊方之外者也楊雄亦以爲朔恢達多端不名一行應諧似優不窮似智正諫似直穢德似狂非夷齊而是柳下惠戒其子以上容首陽爲拙柱下爲工飽食安步以仕易農依隱玩世詭時不逢其滑稽之雄乎顏魯公有畫贊碑陰記並在德州

道儒

司馬談其先周室之太史也談爲太史公學天官於唐都受易於楊何習道論於黃子仕於建元元封之間愍學者不達其意而師誖乃論六家之要指曰易大傳曰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爲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切觀陰陽之術大詳而衆忌諱使人拘而多畏然其叙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叙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墨

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徧循然其強本節用不可廢也法者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也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道家無為又曰無不為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其術以虛无為本以因循為用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為物先不為物後故能為萬物主有法無法因時為業有度無度因物與舍故曰聖人不朽時變是守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群臣並至使各自明也其實中其聲者謂之端實不中其聲者謂之款款言不聽姦乃不生賢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耀天下復反無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託者形也神大用則竭形太勞則敝形神離則死死者不可復生離者不可復合故聖人重之由此觀之神者生之本形者生之具不先定其神形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子遷世其家著其語云

道化

梅福字子真九江壽春人少學長安明尚書穀梁春秋為郡文學補南昌尉成帝時委任大將軍王鳳王氏專勢擅朝數見災異群下莫敢正言福三上書劇言秦漢所以得失陳十月之歌備亡逸之戒（刺后族太盛）其辭懇切而上不見納成帝久亡繼嗣福以為宜建三統封孔子之世以為殷後復上書推跡故文以左氏穀梁禮記相明宜以孔子世為湯後遂下詔封孔子世為殷紹嘉公是時福居家常讀書養性為事元始中王莽顓政一朝棄妻子去九江至今傳以為仙其後有人見福於會稽者變姓名為吳市門卒云洪州豐城縣大江北岸有祠號昇仙觀宋紹興封壽春吏隱真人

道儒

班嗣與從弟彪共學家有賜書內足於財好古之士自遠方至父黨楊子雲以下莫不造門嗣雖修儒學然貴老嚴之術桓譚欲借其書嗣報曰若夫嚴子者絕聖棄智修生保真清虛澹泊歸之自然獨師友造化而不為世

俗所役者也漁釣於一壑則萬物不奸其志栖遲於一丘則天下不易其樂不絓聖人之網不纓驕君之餌蕩然肆志談者不得而名焉故可貴也今吾子已貫仁義之羈絆繫聲名之韁鎖伏周孔之軌躅馳顏閔之極摯既繫攣於世教矣何用大道為自眩曜昔有學步於邯鄲者曾未得其彷彿又復失其故步遂匍匐而歸耳恐似此類故不進嗣之行已持論如此莊避漢諱故時稱嚴子

道術

嚴遵字君平蜀人也雅性澹泊學業加妙專精大易耽於老莊常卜筮於成都市以為卜筮者賤業而可以惠衆人有邪惡非正之問則依蓍龜為言利害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順與人臣言依於忠各因勢導之以善從吾言者已過半矣裁日閱數人得百錢足以自養則閉肆垂簾而授老子博覽無不通依老子莊周之旨著書十餘萬言揚雄少時從游學得君平之道為多蜀有富人羅冲者問君平曰君何以不仕君平曰無以自

發冲為君平具車馬衣糧君平曰吾病耳非不足也我有餘而子不足奈何以不足奉有餘冲曰吾有萬金子無儋石乃云有餘不亦繆乎君平曰不然吾前宿子家人定而役役未息晝夜汲汲未嘗有足今我以卜為業不下床而錢自至猶有數百塵埃厚寸不知所用此非我有餘而子不足耶冲大慙君平嘆曰益我貨者損我神生我名者殺我身竟不仕年九十餘遂以業終蜀人敬愛至今稱焉有祠在漢州綿竹縣宋紹興封君平為妙通真人

本姓莊氏東漢章和之間班固作漢書避明帝諱更之為嚴莊嚴亦古今之通語故老莊亦稱老嚴云○谷神子曰君平生西漢中葉王莽篡位遁隱通陽和蓋上世之真人也

玄品錄卷之一

玄品錄卷之二

句曲外史吳郡海昌張天雨集

道隱

西漢

鄭樸字子真隱居谷口玄靜守道履至德之行與君平皆修身自保非其服弗服非其食弗食成帝時大將軍王鳳以禮聘之竟不詘而終楊子法言稱其耕於巖石之下不詘其志而名震京師云漢中有祠

道儒

楊雄字子雲蜀郡成都人少貧好道博覽無所不見黙而好深湛之思清淨無為少嗜慾不汲汲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不修廉隅以徼名當世自有大度非聖哲之書不好也非其意雖富貴不事也作太玄法言等書皆極天人之指歸為漢名儒蓋其學本於老氏願其書可見也如唯寂唯寞守德之宅爰清爰靜游神之廷太玄中藏心于淵美厥靈根測曰藏心于淵神不外也皆入老氏之室者

三茅君大君諱盈字叔申中君諱固字季偉小君諱衷字思和咸陽南關人也大君生于景帝中元五年丙申歲二弟於戊戌庚子歲生大君年十八棄家辭親入恒山中讀道德經周易傳精思求道復造西城感遇總真王君使主衣書圖籙遂傳道為總真弟子還家時年四十九能起死回生父母心異之事父母至終喪停家凡五十三年中君景帝時察孝廉元朔元年舉賢良拜五官郎政和二年轉太子太傅元鳳元年拜破胡校尉武威太守小君少以節行著名隱華陰山武帝建元三年舉方正不就徙梁國為孝王上賓宣帝地節二年遷洛陽令轉西城校尉上郡太守元帝即位拜五更大夫轉西河太守中君時為執金吾並當之官鄉里祖送者數百人大君對賓曰吾雖不作二千石卿相亦當有神靈之職天帝見選補東嶽上卿霍林司命君領拔學道總吳越生死之籍此亦上真宗師神官之要位也來年四月三日當昇舉諸君能來顧如今日否若見省者亦不須有所損

費自當有以相供待也至期果有迎官來下乃與宗族辭決民謂鄉里子弟曰我今此去權停江水之東句曲之山季偉思和雖見事晚必能自悔釋官委禄以來求我言畢謝時人而去蓋元帝初元五年丁丑君年一百二歲矣二弟在官聞兄白日神仙各棄官還家以求光五年壬午三月六日渡江求兄於東山既見悲忻流涕君告二弟曰悟何晚矣遂授以神散靈方濟度俱成眞人而治句曲山之洞金壇華陽之天遂號中君爲定録神君

○小君爲保命仙君皆天職也大君至哀帝元壽二年庚申年一百四十五以是歲八月十八日巳酉受九錫玉冊文遷任赤城玉洞之府位爲司命上眞東嶽上卿太元眞人君告二弟曰吾今去便有局任不得數相往來要當一年再過來於此山三月十八日十二月二日期要吾師總眞君及南嶽太虛赤眞人遊盻於二弟之處也將可記識之有好道者待我於是日自當料理之有以相教訓於未悟於是二君與治茅山洞內立宮結構於外

將道著萬物流潤蒼生德加鳥獸各獲其情神驗禍福罪惡必明內法既融外教坦平爾乃風雨以時五禾熟成疾癘不起暴害不行境無災眚邑無賊兵時父老謳歌曰茅山連金陵江湖據下流三神乘白鵠各治一山頭召雨灌旱稻陸田亦復柔妻子咸保室使我百無憂白鵠翔青天何時復來遊三君往曾各乘白鵠集山之三處時人互有見者是以發於歌詠矣乃復因鵠集之處分句曲之山爲大茅君中茅君小茅君三山焉統而言之

○盡是句曲之一山耳無異名也

東漢

道品

張陵（道書道陵）諱 字輔漢沛國封縣人生於餘杭天目山本太學諸生博採五經晚乃嘆曰此無益於年命遂學黃帝九鼎丹經丹成於繁陽山又得隱書於嵩山石室時値中國紛亂漢致陵遲知文道凋喪不足拯危佐世退隱於餘杭者十年乃與弟子入蜀蜀之百姓翕然奉事以師之尊以廉恥慈愍化民不喜用

刑罰有疾病者皆令自疏平生罪過與神盟以身死爲約故皆改惡從善開鹽泉以利百姓驅逐大蛇戰鬼二十四敗爲二十四治爲蜀人除害蓋備修制命山嶽衆神之術而功德並著號爲天師偏得其道者弟子王長趙昇

道隱

向長字子平河内朝歌人潛隱於家性尚中和好道老易嘗讀易至損益卦喟然嘆曰吾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但未知死何如生耳貧無資好事者更饋焉受之取足而反其餘建武中男女嫁娶既畢勅斷家事肆意遊於五嶽名山竟不知所終

道化

逢萌字子慶北海都昌人聞王莽殺其子宇謂友人曰三綱絶矣不去禍將及人即解冠絓東都城門將家屬浮海客於遼東萌素陰陽知莽將敗乃首戴瓦盎哭於市曰新乎新乎因遂潛藏及光武即位乃之瑯琊勞山養志修道人皆化其德連徵不起以壽終

道隱

嚴光字子陵會稽餘姚人也少有高名與光武同遊學及光武即位光乃變姓名隱身不見帝思其賢乃令以色物訪之後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其光乃備安車玄纁遣使聘之三反而後至舍於北軍光臥不起帝即其臥所撫光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爲理耶光又眠不應良久乃張目熟視曰昔唐虞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帝曰我竟不能下汝耶於是昇輿嘆息而去復引光入論道舊故相對累日帝從容問光曰朕何如昔時對曰陛下差增於往因共偃臥光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帝坐甚急帝笑曰朕故人嚴子陵共臥耳其答司徒侯霸書有曰懷仁輔義天下悅阿諛順旨要領絶除諫議大夫不屈乃耕於富春山後人名其釣處爲嚴陵瀨建武十七年復特徵不至年八十終於家帝傷惜之

道隱

梁鴻字伯鸞扶風平陵人家貧牧豕於上林

苑中曾誤遺火延及他舍鴻悉以豕償之其主猶以爲少鴻願以身居作後歸鄉里勢家慕其高節多欲女之鴻並絕不娶同郡孟氏有女狀肥醜而黑力舉石臼擇對不嫁年至三十父母問其故女曰欲得賢如梁伯鸞者鴻聞而聘之女求作布衣麻屨織作筐緝績之具及嫁始以裝飾入門七日而鴻不答妻乃跪床下請曰竊聞夫子高誼簡斥數婦妻亦偃蹇數夫矣今而見擇敢不請罪鴻曰吾欲褐裘之人可與俱隱深山者爾衣綺縞傅粉墨豈鴻所願哉妻曰以觀夫子之志耳妾自有隱居之服乃更爲椎髻著布衣操作而前鴻大喜曰此真梁鴻妻也能奉我矣字之曰德曜共入灞陵山中以耕織爲業詠詩書彈琴以自娛仰慕前世高士而爲四皓以來二十四人作頌因東出關過京師作五噫之歌曰陟彼北芒兮噫顧見帝京兮噫宮室崔嵬兮噫人之劬勞兮噫遼遼未央兮噫顯宗聞而非之求鴻不得乃易姓運期名耀字侯光與妻子居齊魯之間又去適吳依大家皐

伯通居廡下爲人賃舂每歸妻爲具食不敢於鴻前仰視舉案齊眉伯通察而異之曰彼傭能使其妻敬之如此非凡人也乃方舍之於家疾且苦告主人曰慎勿令我子持喪歸去及卒伯通等爲求葬地於吳要離冢傍咸曰要離烈士伯鸞清高可令相近鴻友人高恢

道隱

高恢字伯通京兆人好老子隱於華陰山中與梁鴻友善及鴻東遊思恢作詩曰鳥嚶嚶兮友之期念高子兮僕懷思想念恢兮爰集茲二人遂不復相見恢亦高抗終身不仕

道品

魏伯陽吳人也本高門之子性好道術不肯仕宦閑居養性時人莫知其所從來謂之治民養身而已入山作神丹既成服之死而復生與其弟子姓虞者皆仙去道逢伐木者乃作手書寄謝鄉里人及二弟子伯陽作參同契五行相類凡三卷其説似周易其實假借爻象以論大丹之意而世人者不考丹事多

作陰陽釋之殊失其旨按叅同契一書大儒朱元晦蔡元定皆深取其義議論多及之非洞明易老淵旨者弗能窺也

道隱

臺佟字孝威魏郡鄴人也隱於武安山鑿穴爲居採藥自業刺史行部及使律事致謁佟載病往謝刺史乃執贄見佟曰孝威居身如是甚苦如何佟曰佟幸得保終性命存神養和如明使君奉宣詔書夕惕庶事反不苦耶遂去隱逸終不見

道隱

韓康字伯休一名恬休京兆霸陵人家世著姓常採藥名山賣於長安市口不二價三十餘年時有女子從康買藥康守價不移女子怒曰公是韓伯休耶乃不二價康嘆曰我本欲避名今小女子皆知有我焉何用藥爲乃遯入霸陵山中

道默

矯慎字仲彦扶風茂陵人也少好黃老隱遯山谷因穴爲室仰慕松喬導引之術與馬融

蘇章鄉里並時皆推先於慎汝南吳蒼甚重之因遺書以觀其志曰仲彦足下勤處隱約雖乘雲行泥棲宿不同每有西風何嘗不歎蓋聞黃老之言乘虛入冥藏身遠遯亦有理國養人施於爲政至如登山絕跡神不著其證人知覩其驗吾從先生欲其可者於意何如昔伊尹不懷道以待堯舜之君方今明明四海開闢巢許無爲箕山夷齊悔入首陽足下審能騎龍弄鳳翔嬉雲間者亦非狐兎燕雀所敢謀也慎不答年七十餘竟不肯娶後忽歸家自言死日及期果卒後人有見慎於敦煌者故前世異之

道隱

法眞字高卿扶風郿人好學而無常家傳通內外圖典爲關西大儒弟子自遠方至者數百人性恬靜寡欲不交人間事太守請見之乃幅巾詣謁太守欲以功曹相屈眞曰明府見待有禮故敢自同賓末若欲吏之眞將在南山之南北山之北矣同郡田弱薦眞體兼四業幽居恬泊將踏老氏之高蹤不爲玄纁

屈也臣願聖朝就加衮職必能奏清廟之歌致來儀之鳳也帝虛心欲致前後四徵負曰吾既不能遯形遠世豈飲洗耳之水哉遂深自隱絕友人郭正稱之曰法眞名可得聞身難得而見逃名而名我隨避名而名我追可謂百世之師者矣乃共刋石頌之號玄德先生

道化

劉寛字文饒弘農人年七十三一旦遇青谷先生降之寢室喚其杖解法將去入華山行九息服炁又授以爐火丹方修之道成後來華陽洞中主始學道者寛仕漢位至司徒太尉好行陰德拯寒困萬民悅而附之如父母焉

道隱

龐公南郡襄陽人居峴山之南未嘗入城府夫妻相敬如賓荊州刺史劉表數延請不能屈乃就候之謂曰夫保全一身孰若保全天下乎龐公笑曰鴻鵠巢於高林之上暮而得所棲黿鼉穴於深淵之下夕而得所宿夫取

舍行止亦人之巢穴也且各得其所棲宿而已因釋耕於壠上而妻子耘於前表指而問曰先生苦居畎畝而不肯官祿後世何以遺子孫乎龐公曰世人皆遺以危今獨遺之以安雖所遺不同未為無所遺也遂携其妻子登鹿門山因採藥不返

道儒

廖扶字文起汝南平輿人習韓詩歐陽尚書教授常數百人父坐事下獄死扶感父以法喪身憚為吏及服終而嘆曰老子有言名與身孰親吾豈為名乎遂絕志世外專精經典尤明天文推步之術州郡公府辟召皆不應扶知歲荒聚穀數千斛悉用給宗族姻親又斂葬遺疫死亡不能自收者時人號為北郭先生年八十終于家

道言

樊英字季齊南陽魯陽人也少受業三輔習京氏易兼明五經又善風角算河洛七緯推步災異隱於壺山之陽州郡前後禮請不應舉賢良方正有道皆不行永建二年順帝策

書備禮玄纁徵之復固辭稱疾篤乃詔切責郡縣駕載上道英及京稱病不肯起乃強舆入殿猶不以禮屈帝怒曰朕能生君能殺君能貴君能賤君能富君能貧君君何以慢朕命英曰臣受命於天生盡其命天也死不得其命亦天也陛下焉能生臣焉能殺臣臣見暴君如見仇讎立其朝猶不肯可得而貴乎雖在布衣之列環堵之中晏然自得不易萬乘之尊又可得而賤乎陛下焉能貴臣焉能賤臣非禮之祿雖萬鍾弗受也申其志雖簞瓢不厭也陛下焉能富臣焉能貧臣帝不能屈而敬其名使出就太醫養疾帝令公車令導尚書奉引賜几杖待以師傅之禮朝廷每有災異詔輒下問變復之效所言多驗年七十餘卒于家

道品

王遠字方平東海人也舉孝廉除郎中稍加至中散大夫博學五經尤明天文圖讖河洛之術逆知天下盛衰之期九州吉凶觀諸掌握後棄官入山修道道成孝桓帝連徵不出

使郡牧逼載以詣京師遠低頭閉口不肯荅詔乃題宮門扇版四百餘字皆說方來之事帝惡之使人削之外字始去內字復見墨皆徹版裏方平無復子孫里人累世相傳共事之同郡故太尉公陳耽為方平駕道室朝夕朝拜之但乞福消災不從學道方平住耽家四十餘年後與耽云吾期運將盡當去不得復停明日日中當發也至時方平死耽知其化去不敢下著地但悲涕嘆息曰先生捨我去耶我將何如具棺器燒香就床上衣裝之至三日三夜忽失其尸衣帶不解如蛇蛻耳方平去後百餘日耽亦死或謂耽得方平之道化去或謂方平知耽將終委之而去也其後方平欲東之括蒼山過吳住胥門蔡經家經者小民也骨相當仙方平故往其家因語經曰汝生命應得度世然汝少不聞道今氣少肉多當從尸解耳尸解一劇須臾如狗竇中過耳告以要言乃委經去後經果蟬蛻失所在去十餘年忽然還家語其家云七月七日王君當來過到其日可作數百斛飲食以

供從官乃去到期日方平果來麾節導從威儀奕奕如大將軍也要麻姑會於經家比舍有陳尉者叩頭乞拜願得驅使比於蔡經方平曰君且起可向日立方平從後視之曰噫君心不正影不端終不可教以仙道也當授君地上主者之職臨去以一符一傳著小箱中與陳尉云可以消災治鬼陳尉後年一百十歲嘗得方平賜書眞書廓落大而不工先是無人知方平名遠者乃因陳尉傳之

道化

韓崇字長季吳郡毗陵人也少好道林屋仙人王緯(瑋作)玄曾授之以流珠丹一法崇奉而修之大有驗瑋玄語之子行此道亦可以出身仕官無妨仙舉也崇遂仕稍至宛陵令行仁以為政用道以撫民虎狼深避蝗不集界還汝南太守拔書佐袁安安後位至司徒時人通以崇有識物之鑒也陰皇后葬京師近郡二千石妻當會園陵而崇獨居清素妻忿崇哭泣詔問其故太常馮魴答曰汝南太守韓崇清苦遠尚味道忘形身享重官而妻自

紡績政化仁簡視民如傷深達奇博有君子之鑒斯則昏夕之夜先陛下之子產也妻不通寒儉之節哭怨無衣將足以顯崇明德耳上奇之加崇俸祿秩中二千石後孝明皇帝巡狩汝南上詔崇府崇使妻出住孤獨老嫗家上聞之嘆曰韓崇所謂百鍊不銷也賜縑五十疋崇在郡積十四年政化著治舉天下最年七十四瑋玄乃授以隱解法得去入大霍山復授以遁化泥丸紫戶術以度世後來華陽洞中為左理中監陶隱居云漢書所傳事跡略同而置辭小異耳

道術

夏馥字子治陳留人也少好道服朮餌和雲母後入吳山從赤鬚先生受鍊魂法在華陽洞中為明晨侍郎馥少時被公車辟召懸辟書著桑樹乃去其用懷高邁如此隱居云後漢及高士傳並言馥陳留圉人桓帝時舉直言不就

道化

劉翊字子翔漢書作字子相翊本潁川人少

好道德而家世大富常能周施而不以為惠恤死救貧非一人矣舉上計掾拜郎中遷陳留太守出長安五百里中斂死恤窮損己分人行達陽平遂遇馬皇先生告翊曰子仁感天地陰德神鬼太上將嘉子之用情矣使我來勞汝以長生之道翊叩頭自搏願乞侍給因將入桐柏山中授以隱地八術服五星之華法得度名東華入華陽洞中爲定錄府右理中監

三國

道儒

張琦字子明少遊太學學兼內外并州牧高幹表除樂平令不就徙遁常山門徒且數百人太祖爲丞相辟不詣太和中詔求隱學之士郡累上琦發遣老病不行廣平太守盧毓到官三日綱紀白承前致版謁琦毓教曰張先生所謂上不事天子下不友諸侯者也豈此版謁所可光飾哉但遣主簿奉書致羊酒之禮辛年一百五歲是歲太守王肅至官教下縣曰前在京都聞張子明來至問之會其

已亡致痛惜之此君篤學隱居不與時競以道樂身昔絳縣老人屈在泥塗趙孟升之諸侯用睦愍其耄勤好道不蒙榮寵書到遣吏勞問其家顯題門戶務加殊異以慰既往以勸將來

道默

焦先字孝然河東人也漢末關中亂先失家屬獨竄於河渚間食草飲水無衣履時太陽長朱南望見之謂爲亡士欲遣船捕取同郡侯武陽語縣此狂癡人耳遂註其籍給廩日五升人皆輕易之然其行不踐邪逕必循阡陌及其捃拾不取大穗飢不苟食寒不苟衣每出見婦人則隱翳須去乃出自作一瓜牛廬淨掃其中營木爲床而草褥其上至天寒時構火以自炙呻吟獨語太和青龍中嘗持一杖南渡河水泛漲輒獨云未可也由是人頗疑不狂所言多驗僉謂之隱者也年八十九終

道默

石德林安定人也建安十六年關中亂南入

漢中初不治產業不畜妻孥常讀老子五千文及諸內書晝夜吟詠不絕口食不足頗行乞乞不取人問其姓名口不肯言時人號之曰寒貧蓋專志玄默者

道品

左慈字元放廬江人少明五經兼通星緯見漢祚將盡天下亂起乃嘆曰值此衰運官高者危財多者死當世榮華不足貪也乃學道術精思於天柱山中得石室丹經修之能變化萬端曹公召試之欲從學道慈曰學道當得清淨無為非尊貴所宜曹性猜忌屢欲殺之不能也慈在荊州劉表作牧以為惑衆復欲殺慈慈先知委表東去及見吳主孫權權素知慈有道禮重之按真誥慈今在小括山常行來數在此下尋更受職也慈顏色甚少正得爐火九華之益隱居括蒼在建安末慈嘗渡江尋茅山仍得入洞又乞丹砂合九華丹即李仲甫弟子葛玄之師也

道品

葛玄字孝先從左元放受經法嘗餌朮尤長

於治病救劾鬼魅之術能分形變化吳大帝要與相見欲加榮位玄不聽求去不得待以客禮一日語弟子張恭言吾為世主所逼留不遑作大藥今當以八月十三日中時去矣至期玄衣冠入室臥而氣絕顏色不變弟子燒香守之三日三夜夜半忽大風起發屋折木聲如雷燭滅良久燃燭失其所在但見委衣床上帶無解者明旦問鄰人鄰人云了無大風風止在一宅內籬落樹木並敗折也按真誥玄初在長山近入蓋竹亦能乘虎使鬼無所不至但幾於未得受職耳隱居註云是抱朴從祖即鄭思遠之師也少入山得仙時人咸莫測所在傳言東海中仙人寄書呼為仙公故抱朴亦同然之

道品

鮑靚字太玄東海陳留人年五歲語父母云本是曲陽李家兒九歲墮井死其父母尋訪得李氏推問皆符驗靚學兼內外明天文河洛書仕至南陽太守嘗行部入海遇風飢甚取白石煮食之以自濟後遇真人陰君授道

訣復師左元放受中部法三皇內文能役使鬼神封山制魔百餘歲卒按真誥覯及妹並是七世祖積行陰德故令福逮覯等今並作地下主者在華陽中隱居云覯用秦清尸解法當是主者之最高品矣覯女鮑姑散騎常侍葛洪之妻也

道言

張玄賓定襄人也魏武帝時舉茂才歸鄉里師事西河蘇公受服术餌兼行洞房白元之事後遇真人樊子明於少室山受以遁變隱景之道昔在天柱山後來華陽內為理禁伯理禁伯者主兩水官也亦保命之監國也玄賓善談空無乃談士常論無者大有之宅小有所以生焉積小有以養小無見大有以本大無有有亦無焉無無亦有焉所以我目都不見物物亦不見無寄有以成無寄無以得無於是無則無宅也太空亦宅無矣我未生時天下皆無無也自云昔曾詣蓬萊左公宋晨生與其論無粗得人意桐柏諸真亦不能折之過此以往尚不能本有安能本無耶其

高氣秉理如此

道儒

王弼字輔嗣山陽高平人少察慧十餘歲便好老莊吏部尚書何晏甚奇之曰若斯人者可與言天人之際矣晏註老子始成詣弼見其所註精奇因以所註為道德二論復條向者勝理謂之曰此僕以為極可得復難否弼便作難一坐便以為屈嘗立論以為天地萬物皆以无為為本无也者開物成務無往不存者也陰陽恃以化生萬物恃以成形賢者恃以成德不肖恃以免身故無爵而貴矣弼又作易傳先儒宗之

晉

道默

孫登字公和汲郡人無家屬於郡北山為土穴居之好讀易撫一絃琴性無恚怒人或投諸水中欲觀其怒登既出便大笑嘗住宜陽山有作炭人見之知非常人與語登不應文帝聞之使阮籍往觀既見與語亦不應與命從之遊三年問其所圖終不答康將別謂曰

先生竟無言乎登乃曰子識火乎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果在於用光人生而有才而不用其才果在於用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耀用才在乎識眞所以全其生今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子無求乎康不能用後作幽憤詩云昔慚柳下今愧孫登竟莫知所終

道質

郭文字文舉河内軹人也少愛山水尚嘉遁每遊山水彌旬忘返父母終服畢不娶辭家遊名山恒著鹿裘葛巾採竹葉木實貿鹽以自供食有餘穀輙恤窮匱王導聞其名遣人迎之既至置之西園温嶠嘗聞先生安獨無情乎文曰情由憶生不憶故無情嶠又問曰先生獨處窮山若疾病遭命或爲烏鳥所食顧不酷乎文曰藏埋者亦爲螻蟻所食復何異乎導嘗衆賓共集絲竹並奏試使呼之文瞪眸不轉跨躡華堂如行林野于時坐者咸有鈎深味遠之言文常稱得達來語天機鏗宏莫有窺其門者一旦忽求還山及蘇峻反

入皆以爲知幾卒葛洪庾闡並爲作傳讃頌其德云梁乾化封靈曜眞君

道質

嵇康字叔夜譙國銍人康早孤有奇才遠邁不群身長七尺八寸美辭氣有風儀而土木形骸不自藻飾人以爲龍章鳳姿天質自然學無師授博覽無不該通與魏宗室婚拜中散大夫嘗修養性服食之事彈琴詠詩有足於懷以爲神仙稟之自然非積學所致至於導養得理則安期彭祖之倫可及乃著養生論每思郢質所與神交者惟陳留阮籍河内山濤豫其流者向秀劉伶籍兄子咸王戎遂爲竹林之遊戎自言與康居山陽二十年未嘗見其愠喜康嘗採藥遊山澤會其得意忽焉忘返時有譙蘇遇之謂爲神人至汲郡山中見孫登遂從之遊登沉默自守無所言説康臨去乞一言登曰君才則高矣保身之道不足又遇王烈共入山烈嘗得石髓如飴自服半餘與康皆凝爲石又於石室中見一弓素書遽呼烈往取輙不復見烈乃歎曰叔夜

志趣非常而輙不遇命也山濤將去選官舉康自代康乃與濤書告絶略曰聞道士遺言餌朮黄精令人久壽意甚信之遊山澤觀魚鳥心甚樂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廢安能舍其所樂而從其所懼哉今但欲守陋巷教養子孫時時與親舊叙離濶陳説平生濁酒一杯彈琴一曲志願畢矣此書既行知其不可羈屈也南海太守鮑靚通靈者也東海徐寧師之寧夜聞靚室有琴聲怪其妙而問焉靚曰嵇叔夜寧曰嵇臨命東市何得在茲靚曰叔夜示形有終而實尸解耳見顧凱之嵇康贊

阮籍字嗣宗陳留尉氏人容貌瓌傑志氣宏放傲然獨得任情不羈而喜怒不形於色或閉戸視書累月不出或登山臨水經日忘歸博覽群籍尤好莊老嘗著達莊論叙无爲之貴文多不録作詠懷詩八千餘篇爲世所重嗜酒能嘯善彈琴當其得意忽忘形骸時人多謂爲癡聞歩兵廚營人善醸有貯酒三百斛乃求爲歩兵校尉遺落世事又能爲青白眼見禮俗之士以白眼對之嘗於蘇門山中

遇孫登與商略終古及栖神導氣之術登皆不應籍因長嘯而退至半嶺聞有聲若鸞鳳之音響乎巖谷乃登之嘯也歸著大人先生傳其略曰世之所謂君子惟法是修惟禮是克手執圭璧足履繩墨行欲爲目前檢言欲爲無窮則少稱鄉黨長聞隣國上欲圖三公下不失九州牧獨不見群蝨之處褌中逃乎深縫匿乎壞絮自以爲吉宅也行不敢離縫際動不敢出褌襠自以爲得繩墨也然炎丘火流焦邑滅都群蝨處於褌中而不能出也君子之處域内何以異夫此亦籍之本趣也

每率意獨駕不由逕路車跡所窮輙慟哭而返嘗登廣武觀楚漢戰處嘆曰時無英雄使竪子成名景元四年卒

道儒

向秀字子期河内懐人清悟有遠識雅好老莊之學少爲山濤所知莊周所著内外篇秀於舊註外而爲解義妙演奇致大暢玄風唯秋水至樂二篇未竟惠帝之世郭象字子玄者述而廣之秀與嵇康呂安爲友趣舍不同

康傲世不羈安放逸邁俗而秀雅好讀書秀辯注莊子先以告康安咸曰此書詎復須注徒棄人作樂事耳及成以示二子康曰爾故復勝否安乃驚曰莊周不死矣復註周易大義可觀而與漢世諸儒互有彼此未若隱莊之絶倫也康又善鍛秀每為之佐相對怡然傍若無人後應本郡計掾入洛文帝問曰聞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秀曰以為巢許狷分之士未達堯心豈足多慕帝甚悅其後隣人有吹笛者發聲嘹喨追想曩昔嵇生遊宴之好感音而嘆作思舊賦云位至散騎常侍卒

道儒

皇甫謐字士安幼名靜安定人漢太尉嵩之曾孫也年二十不好學晚就鄉人席坦受書居貧帶經而農遂博綜經籍百家之言沉靜寡慾始有高尚之志以著述為務自號玄晏先生著禮樂聖真之論後得風痺疾猶手不輟卷或勸修名廣交謐作守玄論以答之貧者士之常賤者道之實遂不仕耽玩墳典忘寢與食時人謂之書淫或箴其過篤將損耗

精神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況命之脩短分定懸天乎舉孝廉相國辟又舉賢良方正俱不應自表就武帝借書帝送一車書與之雖羸疾而披閲弗息累徵竟不仕大康二年卒所著帝王世紀高士逸士烈女等傳並重于世

玄品錄卷之二

玄品錄卷之三

當三

句曲外史吳郡海昌張天雨集

道品

葛洪字稚川丹陽句容人少好學家貧躬自伐薪以貨紙墨夜輙寫書習誦遂以儒學知名性寡欲無所愛玩不知棊局幾道樗蒱齒名爲人木訥不好榮利閉門却掃未嘗交遊時或尋書問義不遠數千里崎嶇冒涉期於必得尤好神仙導養之法從祖玄吳時學道得仙號曰葛仙公以其鍊丹秘術授弟子鄭隱洪就隱學悉得其法焉咸和初司徒王導召補州主簿後選爲散騎常侍領大著作皆固辭不就晚欲鍊丹聞交趾出丹砂求爲勾漏令帝以洪資高不許洪曰非以爲榮以有丹耳帝從之行至廣州刺史鄧岳留不聽去乃止羅浮山鍊丹在山積年優遊閒養著述不輟其自序曰洪體之進趨之才偶好无爲之業假令奮翅則能凌厲宵玄騁足則能追風躡景猶欲戢勁翮於尺鷃之群藏逸迹於跛驢之伍豈況大塊禀我以尋常之短羽造

化假我以至駑之蹇足自卜者審不能者上豈敢力蒼蠅而慕冲天之舉策跛鼈而追飛兎之軌哉是以望絕於榮華之塗而志安乎窮圮之域藜藿有八珍之甘蓬蓽有藻梲之樂也世儒徒知服膺周孔莫信神仙之書不但大笑之又將毀謗眞正故予所著抱朴子内外篇凡一百一十六篇雖不足藏之名山且欲緘之金匱以示識者蓋以自號名其書云洪博聞學識江左絕倫著述篇章富於班馬又精辯玄賾析理入微一日坐至日中兀然若睡而卒年八十一視其顏色如生體亦柔軟舉入棺甚輕如空衣蓋尸解仙去矣

道推

王羲之字逸少司徒導之從子也善隸書爲古今之冠論者謂其筆勢以爲飄若遊雲矯若驚龍每自稱我書比鍾繇當抗衡比張芝草猶當鴈行也深爲從伯敦導所器重起家秘書郎後爲右軍將軍會稽内史羲之雅好服食養性不樂在京師初渡浙江便有終焉之志會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謝安未仕

時亦居焉嘗與同志宴集於山陰蘭亭羲之自爲序或以潘岳金谷詩序方之王羲之比於石崇聞而甚喜性愛鵞山陰有道士養好鵞羲之往觀焉意甚悅因求市之道士云能爲寫道德經當舉群相贈耳羲之欣然寫畢籠鵞而歸其任率如此後稱病去郡於父母墓前爲文自誓不復出仕既去官與東上人士盡山水遊之又與許先生邁共修服食採藥卒年五十九

道品

許邁字叔玄一名映丹陽句容人總角好道潛致幽契曾從郭璞筮卦遇大壯之大有上六爻發謂曰君元吉自天宜學輕舉之道初師鮑靚受中部法及三皇內文一旦辭家謂餘杭懸霤山近延陵之茅山是洞庭西門潛通五嶽陳安世茅季偉所嘗遊處於是立精舍於懸霤而往來茅嶺之洞室朔望時節還家定省而父母既終乃遣婦孫氏還家散髮去累改名玄字遠遊與王右軍父子周旋子猷乃修在三之敬嘗遺羲之書云自山陰南

至臨安多有金堂玉室仙人芝草左元放之徒漢末諸得道者皆在焉永和四年秋絕跡於臨安西山又入在臨海赤山遇良友王世龍趙道玄傳太初者遂師世龍授解束之道修反行之法服玉液朝腦精二三年中面有光華還顏反少極爲成道於是茅司命勑定録君寒之使奏聞上宮移名東方署爲地仙時三官都禁左郎遣典柄侯周魴主非使者嚴白虎來於赤山中即欲執之以去且詰其罪狀出丹簡罪簿各執一通而問映云夫欲學道慕生上隷眞人玄心栖遯恭誠高靈者當得世功相及禍惡不遘陰德流根仁心上逮乃可步眞索仙度名洞府耳云何父手殺謝弓且亂逆三光又許朝斬李玘之頭以代蔡扶之級又走斬射潘蓁等支解鈴下曹表等水沉湯雲之尸火燒徐昂之骸絞殺桓整刳割振噲酷害虐暴刑濫四十有三張皇冤事在天帝禍戾山積善功無一又汝本屬事帛家之道血食生民逋愆宿責列在三官而越幸網脫奉隸眞氣父子一家各事師主

同生乖戾不共祭酒罪咎之大陰考方加有如此積罪亦無仙者當可得欺太上之曹使汝得名刋不死之紫籙耶汝其無對者有司必執也映自强長嘯振褐撫髮爾乃整氣扉口叱咤而答曰大道無親惟善是與天地無心隨德乃矜是以坂泉流血無違龍髯之舉三苗丹野涿鹿絳草豈妨大聖靈化高通上達耶吾七世父許子阿者積仁著德陰加鳥獸遇凶荒之年人民飢饉加之疫癘百遺一口阿乃施散家財拯其衆庶親營方藥勤勞外舍臨人之喪如失其親救人之患如己之疾已死之命懸子阿手垂窮之身撫之如子度脫凶年賴阿而全者四百八人仁德不墜後當鍾我等是以功書上帝德刋靈閣使我祖根流宗澤廕光後緒故使垂條結華生而好仙應得度世者五人登升者三人録名太上策簡青宮豈是爾輩所可豫乎言畢魴等豁然而笑時司命君即遣中候李遵握火鈴而來呵攝之於是魴及白虎乃走去耳李遵未來之時映懼怖失膽亦喪氣矣亦賴其師

王世龍助映爲答到亦幾至敗也於是即得度名東宮當爲仙之中者云梁乾化三年七月封歸一真君司命君大茅君也

道權

謝安字安石陳郡陽夏人世儒學行少有重名寓居會稽出則漁弋山水入則言咏屬文無處世意坐石室臨濬谷悠然嘆曰此亦伯夷何遠安善談莊老一日與支許共集王濛家安顧謂諸人今日可謂彥會時既不可留此集固亦難常當共言咏以寫其懷許便問主人有莊子否正得漁父一篇謝看題便各請四坐通支道林先通作七百許語叙致精麗才藻奇拔衆咸稱善於是各言懷畢安問曰卿等盡不皆曰今日之言少不自竭安後粗難因自叙其意作萬餘言才峯秀逸既自難干加意氣擬託蕭然自得四坐莫不厭心支謂曰君一往奔詣故復自佳耳簡文帝時爲相曰安石既與人同樂不得不與人同憂召之必至時弟萬總藩任之重安雖處衡門其名猶出萬之右自然有公輔之望年四十

餘始有仕進志征西大將軍請爲司馬將發新亭朝士咸送高崧戲之曰卿屢違朝旨高臥東山諸人每相與言安石不肯出將如蒼生何蒼生今亦將如卿何安後爲相值晉室多故而能以雅量鎮物從容談笑折桓温不軌之氣舉用群才破苻堅百萬之師其功烈不在王導温嶠之下安雖受朝寄東山之志始末不渝及出鎮新城盡室造泛海之裝欲領經略粗定自江道還東雅志未就而薨詔贈太傅諡文靖西山眞德秀謂安石秉政十有六年始則遏强臣簒竊之謀終則挫强敵幷吞之鋭其功偉矣然安石初心未嘗爲功名計也其高情雅度庶幾乎孔明子房之風

道品

楊羲字羲和吳郡人徙家句容晉咸和五年庚寅歲九月生幼而通靈美姿容善言笑工書畫與王右軍並名海內許先生薦長史穆年並懸殊而早結神明之交簡文帝爲瑯琊王進位承相用長史薦爲公府舍人及帝即位乃不求遷敘高蹈遺榮精思致感永和五

年受中黄子制虎豹法六年從魏夫人長子劉璞傳靈寶五符時年二十一興寧三年六月感紫虚元君紫微夫人九華安妃降于家或降長史山廨廨在茅山所傳經誥轉使録示許君父子王是遂爲長史傳經之師九華安妃應運爲儷嘗告之曰明君夷質虚閑祕構玉朗蘭淵高流清響金宫所謂能珍寶藏奇幽眞内煥標拂靈篇乗數順生素德神園丹金玉清與煙拔景冥鼓遐聲也必三事大夫侍宸帝躬高佐四輔承制聖君理生斷死賞罰鬼神攝命千靈封山召雲主察陰陽之和氣而加爲吳越鬼神之君也三官中常有謗謡云楊安大君董眞命神正我等之謂耳君將乗龍駕雲白日昇天若其不耐風火之煙欲抱眞形於幽林者且可尋劒解之道作告終之術乎自盡出黙之會隱顯之迹臨時分處有任於明君矣西城總眞王君又敎服日月之華法簡文帝從而師之以太元十一年丙戌歲解駕年五十七宋宣和勅書曰朕存嬰霄府盼景龍臺睹秀之神鄉企九華之

妙諦欽厥列仙之躅昭兹闡化之功東華上佐司命楊眞人積學洞微研心合漠得中黃之隱訣受南眞之秘傳董司吳越之疆闢總神靈之要方翊揚於至道宜褒極於隆名庶期冲鑒之臨求修蓄祺之錫可特封洞靈顯化眞人之號

道品

許穆字思玄一名謐汝南平與人六世祖光徙居丹陽以永興二年乙丑歲生起家太學博士出於餘姚令徵爲尚書郎遷郡中正護軍長史給事中散騎常侍外混世業內修眞學嘗慕兄遠遊之高軌値簡文晏駕尊靜山廬與楊君深結神明之契興寧中衆眞降楊備傳經誥太元元年解化年七十二子姪禮窆虛柩於郭西大墓眞誥云君挺命所基緣業已久乃周武王九宮上相長里薛公之弟兼許肇遺功復應垂祉後胤故乘運託生因資成道玉劄所授爲上清眞人爵登侯伯位編卿司理仙撫治佐聖牧民矣宜和勅書曰朕降總眞之王境陟耀景之龍臺爰授曆於

无爲以濟生於下土凡著功於道品咸進位於仙宗上清眞人許長史清素外融神明內得靈音斐暢密參群聖之遊欲駕超遥高佐上清之理方流羅於大梵宜崇配於德名庶昭丕佑之臨益廣无爲之化可特封太元廣德眞人

道品

許翽字道翔小字玉斧長史第三子也淸穎瑩潔特絕世倫生咸康七年辛丑歲正月郡舉上計掾主簿祖司徒府辟掾並不赴立宅句曲之雷平山前密修上道興寧三年七月紫微夫人降教自是與衆眞酬接書疏備修迴元飛步二景儀璘之法嘗願早遊洞室不欲久停人世以太和五年庚午歲詣北洞告終（北洞良常洞也）時年三十耆舊相傳云掾在北洞石壇上燒香禮拜因伏而不起明旦視形如生茅小君喚言許子乃能委形冥化從張鎭南之夜解鎭南即天師第三代系師嘗也自此居方隅洞舘常來四平方臺眞誥云後十六年當度東華爲上淸仙公隱居稱爲玄中

眞師者也宣和封泯化元一眞人誥詞曰紫極涵元雖鴻濛於一氣丹臺列籍實綜第於萬眞凡褒位於仙宗蓋恢功於道甫東華侍晨上清仙公許眞人研三神以觀妙凝九緯以挺生北洞告終自適幽人之介東華躋景獨超上相之遊雖高謝於世名其敢忘於仁蔭尚期沖佑益闡元綱

道隱

劉驎之字子驥一字遺民南陽人少尚質素虛退寡欲不修儀操人莫之知好遊山澤志在遯逸嘗採藥衡山中深入忘返見一㵎水水南有二大囷一囷閉一囷開水深廣不得過或說囷中皆仙方靈藥諸雜物驎之欲更尋索終不復知處也凡人致贈一無所受去驎之家百餘里有一孤姥病將死歎息謂人曰誰當埋我惟有劉長史耳何由令知驎之先聞其有患故往候之值其命終乃身爲營棺殯送之其仁愛惻隱如此一日聞武陵溪漁人得入桃花源忻然欲往未果尋而卒陶徵士記中稱爲高尚士固可想其人矣

道術

索襲敦煌人也虛靖好學不應州郡之命舉孝廉賢良方正皆以疾辭遊思於陰陽之術著天文地理十餘篇多所啓發張茂時與敦煌太守陰澹奇而造焉經日忘返會病卒年七十九澹素服會葬贈錢二萬澹曰世人之所有餘者富貴也目之所好者五色也耳之所玩者五音也而先生棄衆人之所收收衆人之所棄味無味於恍惚之際兼重玄於衆妙之內宅不彌畝而志忽九州形居塵俗而栖心天外雖黔婁之高遠莊生之不願蔑以過也乃謚玄居先生

眞隱

張忠字巨和中山人也永嘉之亂隱於泰山恬靜寡欲清虛服氣餐松餌朮修導引之法不修經典勸教但以至道虛无爲宗其居依重巖深谷鑿地爲穴室弟子亦以穴居去忠六十餘步五日一朝其教以形不以言弟子受業觀形而退立道壇于穴上每旦朝拜之食用瓦器鑿石爲釜左右居人饋之衣食一

無所受好事者頗或問以水火之祥忠曰天不言而四時行焉萬物生焉陰陽之事非窮山野叟所知其遣諸外物類如此在期頋而視聽無爽符堅遣使召之賜以衣冠辭曰年朽髮落不堪衣冠請以野服入見堅謂之曰先生考槃山林研精道素獨善之美有餘兼濟之功未也故遠屈先生將任齊尚父忠曰昔因喪亂避地泰山與鳥獸為侶以全朝夕之命屬堯舜之世年衰志謝不堪展効尚父之況非敢竊擬山栖之性情存巖壑乞還餘齒歸死岱宗堅以安車送之行達華山嘆曰我東嶽道士歿於西嶽命也柰何行五十里及關而卒使者馳驲白之堅遣黃門郎韋華持節策吊賜命服謚曰安道先生

道儒

宋纖字令文敦煌効穀人也少有遠操沉靖不與世交隱居酒泉南山明究經緯弟子受業三千餘人酒泉太守馬岌高尚士也具威儀鳴鐃鼓造焉纖重樓深閤距而不見岌嘆曰先生名可聞而身不可見德可仰而形不

可覩吾而今而後知先生人中龍也銘詩於石壁曰丹崖百丈青壁萬尋奇木蓊鬱蔚若鄧林其人如玉惟國之琛室邇人遠實勞我心卒時年八十三謚曰玄虛先生

道默

陶淡字處靜太尉侃之孫也幼孤好導養之術謂仙道可期年十五六便服食絕穀不昏娶家累千金僮客百數淡終日端拱曾不營問頗好讀易善卜筮於長沙臨湘山中結廬居之養一白鹿以自偶親故有候之者輙移度澗水莫得近之州舉秀才淡遂轉逃羅縣埤山中終身不返莫知所矣

道隱

陶潛字淵明侃曾孫也少懷高尚博學善屬文頴脫不羈任真自得嘗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曰先生不知何許人也亦不詳其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為號焉閒靖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忻然忘食性嗜酒家貧不能常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飲輙盡其在必醉既醉而退

曾不吝情去留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己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贊曰黔婁有言不戚戚於貧賤不汲汲於富貴極其言茲若人之儔乎酣觴賦詩以樂其志無懷氏之民歟葛天氏之民歟其自序如此時人以爲實錄自以曾祖晉氏宰輔恥復屈身後代自宋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所著文章皆題其年月義熙以前明書晉氏年號自宋初以來唯云甲子而已嘗言五六月北窻下臥遇凉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元嘉四年卒年六十三顏延年誄之謚曰靖節徵士

道品

陸脩靜字元寂吳興東遷人父琳九徵不起謚高道處士先生雖有重輪足有雙騾掌有大字背有斗文篤好文籍旁究象緯及長好方外遊南詣衡湘九嶷訪南眞之遺跡西至峩眉西城尋清虛之高躅宋元嘉末市藥京邑文帝召不往因還廬山明帝泰始三年詔江州刺史王景宗禮聘來京勅住後堂又勅

會于華林園之延賢館王公畢集先生鹿巾謁帝而升帝肅然加敬遂以旻季眞取到楊許眞人上清經法勅付先生總括三洞爲世宗師仍勅北郊天印山立崇虛館爲傳經宗壇明年帝疾即其館修金籙齋一夕有黃氣如寶蓋狀彌覆壇宇帝復感異夢疾良愈元徽五年正月忽若趨裝將還舊山弟子皆訝之乃三月二日儵然解化勅送冠履藏簡寂觀謚曰簡寂先生宣和贈丹元眞人

道言

董京字威輦不知何郡人初與隴西計吏俱至洛陽被髮而行逍遙吟詠常宿白社中孫楚時爲著作數就社中與語後數年遁去莫知所之於其寢處唯有一石竹子及詩二篇其一曰乾道剛簡坤體敦密茫茫太素是則是述末世流奔以文代質悠悠世事孰知其實逝將去此至虛歸我自然之室又曰孔子不遇時彼感麟麟乎麟胡不遁世以存眞

道化

單道開敦煌人常衣麤褐或贈以繒服皆不

著不畏寒暑晝夜不臥恒服細石子一吞數枚日一服或多或少好山居而山林諸神見異形試之無懼色石季龍時從西平來一日行百里至秦州表送到鄴季龍令佛圖澄與語不能屈也澄曰此道士觀國興衰若去者當有大亂及季龍末道開南渡許昌鄴中大亂昇平三年至京師後至南海入羅浮山獨處茅茨蕭然物外年百餘歲卒于山舍勑弟子以居置石穴中弟子乃移入石室陳郡袁宏為南海太守登羅浮石室口見道開形骸如生香火瓦器猶存嘆曰法師行業殊群政當如蟬蛻耳乃為之贊云

南史

道隱

宗炳字少文南陽人宋武帝既誅劉毅領荊州問毅府諮議叅軍申永曰今日何施而可永曰除其宿釁倍其惠澤貫叙門次顯擢才能而已武帝納之乃辟炳為主簿不起問其故答曰栖丘飲谷三十餘年豈能折腰為趨走吏耶帝善其對而止炳妙善琴書圖畫精

於言理每遊山水往輙忘歸兄臧為南平太守逼與俱還乃於江陵三湖立宅閒居無事召為太尉行叅軍驃騎道憐命為記室並不就衡陽王義季為荊州親至其室與之歡宴命為諮議叅軍終不起好山水愛遠遊西陟荊巫南登衡嶽因疾還江陵歎曰老疾俱至名山恐難徧覩唯澄懷觀道臥以遊之凡所遊履皆圖之於壁謂人曰鼓琴動操欲令衆山皆響古有金石弄為諸桓所重桓氏亡其聲遂絕唯炳傳焉文帝遣樂師楊歡就受之

道儒

沈道虔吳興武康人少仁愛好老易居縣北石山下精盧與諸孤兄子共釜庾之資困不改節受琴於戴逵王敬弘深敬之州凡十二命皆不就有竊其園菜者外還見之仍自逃隱待竊去乃出又有拔其屋後大筍令人止之曰惜此筍欲得成林更有佳者相與乃遣買大筍送與之盜者慚不取道虔使置其門內而還鄉里少年相率受業道虔常無食以立學徒武康令孔恂之厚相資給受業者咸

得有成文帝聞之遣使存問道虔年老蔬食恒無經日之資而琴書為樂孜孜不倦卒子慧鋒修其業不就州辟

道隱

劉凝之字隱安南郡枝江人也慕老萊嚴子陵為人拒其家財與弟及兄子立屋於野外非其力不食州里重其德行辟召並不就臨川王義慶衡陽王義季並遣使存問凝之答書頓首稱僕不修百姓禮人或譏焉凝之曰昔老萊向楚王稱僕嚴陵亦抗禮光武未聞巢許稱臣堯舜時荊州年飢義季慮凝之餒斃餉錢十萬凝之大喜將錢至市門覯有飢色者悉分與之俄頃立盡性好山水一旦攜妻子泛江湖隱居衡山之陽登高嶺絕人跡為小屋居之採藥服食以終其身

道隱

褚伯玉字元璩吳郡錢唐人少有隱操寡嗜欲年十八父母為婚娶婦入前門伯玉從後門出遂往剡中居瀑布山性耐寒暑時人比之王仲都在三十餘年隔絕人物王僧虔為

吳郡苦禮致之伯玉不得已停郡信宿纔交數言而退高帝即位手詔吳會二郡以禮迎遣又辭疾上不欲重違其志勑於剡縣白石山立太平館居之卒年八十六伯玉常居一樓上仍葬樓所孔珪從其受道法為於館側立碑

道儒

顧歡字景怡一字玄平吳郡鹽官人年六七歲知推六甲家貧父使田中驅雀作黃雀賦而歸雀食稻過半父怒將撻之見賦乃止鄉中有學舍歡貧無受業於舍壁後倚聽無遺忘者夕則然松節讀書或然糠自照及長篤志不倦聞吳興東遷邵玄之能傳五經文句假為書師從之受業年二十餘更從豫章雷次宗諮玄儒諸義母亡水漿不入口六七日廬于墓次遂隱居不仕於剡中天台山開館聚徒受業常近百人性好黃老修服食不與人通每旦出戶山禽集其掌取食兼解陰陽書為術數多效驗山陰白石村往往邪病村人告訴求哀於歡歡乃往村中為講老子病

者皆愈又有病邪者問歡歡曰家有何書荅曰唯有孝經歡曰可取仲尼居置病人枕邊恭敬之自瘥也病者果愈人問其故荅曰善禳惡正勝邪病所以瘥孔珪嘗登嶺尋歡共談四本歡曰夫中理唯一豈容有二四本無正失中故也於是著三名論以正之歡口不辯長於著論又註王弼易二繫學者傳之齊高帝輔政後爲揚州主簿及踐祚乃至稱山谷臣進政綱一卷優詔稱美東歸賜麈尾素琴知將終賦詩言志曰五塗無恒宅三清有恒舍精氣因天行遊魂隨物化鵬鶠適大海蜩鳩之桑柘達生任去留善死均日夜委命安所乘何方不可駕翹心企前覺融然從此謝自尅死日自擇葬時卒於剡山時年六十四身體香軟蓋尸解仙化焉還葬舊墓木連理生於墓側縣令江山圖表狀

道儒

杜京產字景齊吳郡錢唐人也少恬靜閑意榮宦博涉文義專修黃老與同郡顧歡同契於始寧東山開舍授學建武初徵爲員外散

騎侍郎之職京產曰莊生持釣豈爲白屋所回竟辭疾不就卒

道質

宗測字敬微宋徵士炳之孫也測少靜退不樂人間常嘆曰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先哲以爲美談余竊有惑誠不能潜感地金冥致江鯉但當用天之道分地之利孰能食人重祿憂人重事乎驃騎豫章王嶷辟爲參軍測荅府召云何爲謬傷海鳥橫斤山木豫王復遣書請之測荅曰性同鱗羽愛止山壑眷戀松雲輕迷人路縱宕巖流有若狂者忽不知老至而今鬢髮已白豈容課虛責有限魚鳥慕哉欲遊名山乃寫祖炳所作尚子平圖於壁上測長子賓官在京師知父此旨便求祿還爲南郡丞測遂付以家事刺史安陸王子敬長史劉寶以下皆贈送之測無所受唯齎老莊二書自隨子孫拜辭悲涕測長嘯不視遂往廬山止祖炳舊宅魚復侯子響爲江州厚遺贈遺測曰少有狂疾尋山採藥遠來至此量腹而進松朮度形而衣薜蘿淡然已足

豈容當此横施子嚮命駕造之測避不見唯與同志庾易劉虬宗人尚之等往來講說建武二年徵爲司徒主簿不就卒測善畫自圖阮籍遇孫登於行鄣坐臥對之兼好音律善易老續皇甫謐高士傳三卷又嘗著衡山廬山志云 嘗五十八

道儒

沈麟士字雲禎吳興武康人幼而俊敏年七歳聽叔父岳言玄賓散言無所遺失岳撫其肩曰若斯文不絶其在爾乎及長博通經史有高尚之心晦于邑之餘不溪家貧以織簾爲業誦書口不息鄉人號爲織簾先生精於禮傳嘗自誥訓鄉曲或勸之仕答曰魚縣獸檻天下一契聖人玄感所以每履吉先吾誠未能景行坐忘何爲不希企曰損乃作玄散 嘗三十九 賦以絶之講經教授從學士數十百人各營屋宇居止其側時人爲之語曰吳羌山中有賢士開門教授居城市宗人吏部郎中淵中書郎約等並表薦麟士義行徵爲著作郎不就乃與約等書曰名者實之賓本所不庶中

央無心空勤南比爲惠反光將在於斯年過八十猶手鈔燈下細書復成二三千卷時人以爲養身靜默所致製黒蝶賦以寄意註周易兩繫莊子内篇老子要略與他經數十卷卒于家年八十五臨終遺敎依皇甫玄晏棺中貯孝經一卷穿壙二尺置棺不設几位四時他帶玄酒而眞子彝奉而行之吳郡陸惠曉張融皆爲之誄唐刺史顔眞卿撰沈氏述祖德記表慶樹于祖碑以旌其美焉墓在金鵞山

道質

庾易字幼簡新野人也志性恬靜不交外物臨川王映貽州表薦餉麥百斛易謂使人曰走樵採麋鹿之伍終身毛褐馳騁日月之車保自耕之禄於大王之恩亦已深矣固辭不受以文義自樂安西長史袁彖欽其風贈以鹿角書格蚌盤研白象牙筆并贈詩曰白日清明青天寥亮昔聞巢許今覩臺尚易以連理几竹翹書格報之建武三年詔徵爲司空主簿不就卒

道儒

庚承先字子通潁川鄢陵人也沉靜有志是非不涉於言喜慍不形於色人莫能窺也玄經祕典靡不該綜九流七略咸所精練乃與道士王僧鎮同遊衡嶽鄱陽忠烈王欽其風味要與遊處令講老子遠近名士咸來赴集論難鋒起承先徐相酬答皆得所未聞中大通三年廬山劉慧斐至荊州承先與之有舊往從之荊峽學徒因請講老子湘東王命駕臨聽還山王親祖道并贈篇什

道品

陶弘景字通明秣陵人也十歲得葛洪神仙傳讀之謂人曰仰青雲覩白日不覺爲遠矣神儀明秀朗目疎眉細形長額聳耳右膝有數十黑子作七星文讀書萬餘卷一事不知以爲深恥善琴棋工草隸未弱冠齊高帝作相引爲侍讀除奉朝請先生故事多所取焉家貧求宰縣不遂永明十年脫朝服掛神武門上表辭祿詔許之賜以束帛勑所在月給茯苓五斤白蜜二升以供服餌及發公卿祖之

征虜亭咸云宋齊以來未有斯事於是止於句容之句曲山乃山中立館自號華陽隱居人間書劄即以隱居代名始從東陽孫遊嶽受符圖經法徧歷江左諸名山訪求楊許諸眞跡嘗謂門人曰吾見朱門廣厦雖識其華樂而無欲往之心望高巖瞰大澤知此難立正自恒欲就之且永明中求祿得輒差舛若不爾安得爲今日之事先生爲人圓通謙謹出處冥會心如明鏡遇物便了言無煩舛有亦隨覺永元初更築三層樓弟子賓客居其下與物遂絕特愛松風欣然聞其響有時獨遊泉領望見者以爲仙人性好著述尚奇異尤明陰陽五行風角星算山川地理方圓產物醫術本草帝代歷年嘗造渾天象高三尺許地居中央天轉而地不動以機動之悉與天會云修道所須也深慕張良爲人云古賢無比齊末爲識曰水刃木爲梁及梁武兵至新城遣弟子戴猛之假道奉表及聞議禪代先生授引圖讖數處皆成梁字令弟子進之帝既早與之遊即位恩禮逾篤先生已得神

符祕訣神丹屢成而獻帝每給藥物叉服所製飛丹有驗益敬重之得所上書燒香虔受帝使造年曆至已巳歲而加朱點實太清三年也帝手勑招之錫以鹿皮巾唯畫兩牛以答一牛散放水草間一牛著金籠頭有人執繩以杖驅之帝笑曰此人無所不作欲斆曳尾之龜豈有可致之理國家大事無不前以諮詢月中常有數信時人謂爲山中宰相天監四年移居積金東磵以修上道自隱處四十許年年逾八十而有壯容仙書云眼方者壽千歲先生末年一眼有時而方既妙解術數逆知梁祚將覆預製詩云夷甫任散誕平叔坐論空豈應昭陽殿化作單于宮祕詩在篋化去後門人方稍出之太同末士人競談玄理不習武事此侯景纂果在昭陽殿逆期先知去日爲告逝篇大同二年卒年八十一贈中散大夫謚貞白先生所著山世書數百卷弟子受法者三千餘人從子栩撰華陽隱居陶先生本起錄吳興謝瀹撰陶先生小傳李渤撰梁茅山貞白先生傳賈嵩撰蓬萊都

水監陶眞人內傳宣和封宗元翊教眞人誥誥詞曰朕膺琅霄之景命握龍漢之寶符蓋將敷暢靈音恢崇道化闡微言於至教薦休命於列眞蓬萊都水監陶隱居振跡榮羅濯精華闕神交無累跡雖相於山中誠感夙通賦已仙於海上顧德名之莫擬豈妙蔭之敢忘尚都顯號之榮來介涵生之祉

玄品錄卷之三

玄品錄卷之四

句曲外史吳郡𠃬昌張　天雨集

南史

道品

周子良字元和茅山陶隱居之弟子也本豫州汝南縣人寓居丹陽建康西鄉清化里祖文朗宋江夏王國左常侍所生父耀宗文朗第五子郡五官掾早卒繼父耀旭揚州議曹從事母永嘉徐淨光懷娠五月夢室中仙聖皆起行四面來遶已身以建武四年丁丑歲正月二日人定時生十歲隨母還永嘉天監七年隱居東遊海嶽度嶠至永嘉憩于天師治堂而子良始巳寄治内住時年十二因求入山服節爲弟子始受仙靈籙老子五千文西嶽公禁虎豹符便專心於香燈之務凡好書畫人間雜伎經心則能後隨往南霍及反木溜十一年從還茅嶺進受五嶽圖三皇内文十二年秋其家中表覩族來投山居乃出就西阿別解住子良𥫗受靈旨降真接仙而隱居未嘗知疑蓋自十四年乙未歲五月二

十三夏至日忽爾寢臥彌綸良久乃起是爲感降之始其年十月二十七日日昳後平臥尸解時年二十隱居料理篋蘊而求無遺記十一月甲子旦因往燕口洞果得一大函書遂登崎嶽鈎取拜請將還即是從來受旨所封函中皆散紙雜鎵乃依日月次第類爲周氏冥通記四卷隱居又撰周玄人傳於記前進之武皇帝子良蓋三生學道初生周靈家次生劉偉家其學道精勤之福方流今身巳經三過上仙籍其中或犯非法而復落去故經生死乃遂始得保命府改名太玄字虛靈爲保籍丞後更奏東華爲保晨司而刻名紫王之簡者矣衆真降教玄旨具于本記中也

道術

孫文韜一名韜字文藏會稽剡縣人入茅山師隱居叅受真法及見揚許三真手書上經稍學摸寫遂大巧妙後學大王書殊有㮣分當時稱之華陽南洞九錫文碑許長史舊館壇碑並韜之跡也南洞碑陰云文韜心柔容毅跡方智圓既業不群物故異簡刋焉所謂

異簡之刋山中絶考矣

道儒

馬樞字要理扶風郿人也博極經史尤精周易老子義邵陵王綸爲南徐州刺史引爲學士遇侯景之亂綸舉兵援臺留書二萬卷付樞樞肆志尋覽殆徧乃喟然嘆曰吾聞貴爵位者以巢由爲桎梏愛山林者以伊吕爲莞庫束名實則芥柱下之高翫清虛則粃糠席上之說稱之篇論亦各從其好也比求志之士望途而息豈天之不惠高尚何山林之無聞甚乎乃隱於茅山有終焉之志樞少屬離亂凡所居處盜賊不入依託者常數百家陳元嘉元年文帝徵爲度支尚書辭不應命晚年目精洞黄能視闇中物有白燕一雙巢其庭樹馴狎簾幃時至几案春來秋去幾三十年大業十三年卒撰道覺論行于世

道品

薛彪之晉陵人少不狎俗無羨榮秩齊建武二年停東川採訪眞秘三年乃反啓勑於句曲大茅東嶺洞天館行道松餐礀飲彌歷年

歲也館即晉眞人任敦成道之所壇宇猶存殊有靈驗先生是以訪古求眞而即地焉

隋

道術

徐則東海剡人也幼沉靜寡欲受業於周弘正善三玄精於論議聲擅都邑則嘆曰名者實之賓吾其爲賓乎遂懷栖隱之操杖策入縉雲山從學者數百人陳太建中應召來憩至眞觀期月辭入天台山因絶粒養性所資惟松朮而已雖隆冬沍寒不衣綿絮初在縉雲山太極眞人徐君降而謂之曰汝年出八十當爲王者師然後得道也時晉王廣鎮揚州聞其名手書召之則謂門人曰吾今年八十有一王來召我徐君之言信而有徵矣遂詣王王請受道法則辭以時日不便其後夕中命侍者取香火如平常朝禮之儀至五更而死肢體柔弱如生停留數旬顔色無變王遣使送還天台藏之時自江都至于天台在道人多見則徒步云得放還至其舊居取經書道具分遺弟子仍令淨掃一房曰有客至

宜延之於此然後踏石梁而去不知所之須臾樞至方知其靈化時年八十二王閒而益異之遣畫工圖其像柳詧為之贊云

張羨初仕後周為司成中大夫撰老子莊子議凡五十二篇名曰道言　出四

唐

道品

王遠知瑯琊人祖景賢梁江州刺史父曇選陳揚州刺史母駕部郎中丁超女也嘗晝寢夢靈鳳集其身因而有娠又聞腹中啼聲沙門寶誌謂曇選曰生子當為神仙宗伯遠知生於梁大通二年少聰敏博綜群書初師宗道先生臧矜後入茅山嗣修陶隱居經法陳主聞其名召入重陽殿令講論甚見嗟賞及隋煬帝為晉王鎮揚州使王子相柳顧言相次召之遠知乃來謁見斯須而鬚髮變白王懼而遣之頃復其舊煬帝幸涿郡員外郎崔鳳舉就邀之見於臨朔宮帝躬執帝子禮勅都城起玉清玄壇以處之及幸揚州諫不宜遠去京國帝不能從唐高祖之龍潛也遠知

嘗密傳符命武德中太宗平王世充與房玄齡微服以謁之迎謂曰此中有聖人得非秦王乎太宗因以實告遠知曰方作太平天子願自愛太宗登極將加重位固請歸山貞觀九年勅潤州於茅山置太平觀并度道士降璽書曰先生操履夷簡德業沖粹屏棄塵雜栖志虛玄吐故納新食芝餌朮念衆妙於三清之表返華髮於百齡之外道邁前烈聲高自古非夫得祕訣於金壇受幽文於玉笈者孰能與於此乎朕昔在藩朝早獲問道眷言夙範無忘寤寐近覽來奏請歸舊山已有別勅不違高志并許置觀用表夙心未知先生早晚以屆江外所營棟宇何當就功佇聞委曲副茲引領近已令太史令薛頤等往詣令宣朕意其年八月十四日謂弟子潘師正曰吾見仙格以吾小時誤傷一童子吻不得白日昇天見署少室伯將行在即至十六日沐浴加冠衣焚香而寢顧問侍者曰日時早晚對曰辰時曰好即整冠而化年一百二十六歲調露二年贈太中大夫謚曰昇真先生

則天嗣聖加贈金紫光祿大夫天授二年改謚曰昇玄先生時稱王法主云

道言

徐洪客泰山道士也隋亂貽李密書曰大衆久聚恐米盡人散師老厭戰難以成功宜乘進取之機因士馬之銳沿流東指直向江都執取獨夫號令天下密壯其言以書招之洪客竟不出莫知所之致堂胡君曰洪客之謀奇而正非惟李密不及唐諸人皆不及也天下未嘗無才或隱屠販寄於盜賊洪客蓋微優遊黃冠中而抱匡時之略懷濟世之具而人不知也隋煬無道民怨可也軍叛可也士大夫去之可也為道士栖身煙霞脫跡塵垢人君得失天下理亂何預已事而慷慨發言深達要領勸人決策直取獨夫詩云人之秉彝好是懿德其此之謂矣然李密不足與言洪客無乃未知晉陽與師或無路自達聊於蒲城公發之耶以此一言觀其人胸中之奇固多矣而迄不自見雖太宗得天下亦寂無所傳聞豈已死歟抑如黃石公魯仲連之流

歟嗚呼可謂高士矣

道權

魏徵字玄成魏州曲城人少孤落魄棄貲產不營有大志隋亂隱為道士後佐太宗以直諫勸行仁義致貞觀太平為一代宗臣唐書本傳不備錄

道術

薛頤河東汾陰人少好玄言大業中去俗為道士解天文律曆煬帝時引入玉清觀內道場亟令章醮武德初遣直秦府頤嘗密謂秦王曰德星守秦分王當有天下願王自惜也累遷至太史令貞觀中將封禪泰山有彗星見頤因言考諸玄象恐未可東封會褚遂良亦言其事於是乃止頤後上表請復為道士太宗為置紫府觀於九嵏山拜頤中大夫行紫府觀主事又敕於觀中建一清臺候玄象有災祥薄蝕謫見等事隨狀上聞前後所奏與京臺李淳風多相符契淳風在隋亦嘗為道士號黃冠子以論撰自見云

道隱

王績字無功絳州龍門人性簡放不喜拜揖兄通隋末大儒也績累應孝悌廉潔舉授秘書正字不樂求爲六合丞以嗜酒不任事時天下大亂遂解去嘆曰網羅在天吾且安之乃還鄉里有田十六頃在河渚間有隱士仲長子光者服食養性績慕其眞素徙與相近子光瘖未嘗交語嘗與對酌悠然歡甚績有奴婢數人種黍春秋釀酒養鳧鴈蒔藥草自供以周易老子莊子置床頭他書罕讀也欲見兄輙度河還家愛遊北山東皐因號東皐子乘牛經酒肆或留數日武德初以前官待詔門下省故事官給酒日三升或問待詔何樂耶答曰良醞可戀耳貞觀十八年卒

道品

葉法善栝蒼人也自曾祖三代爲道士皆傳卜筮攝養之術少受符籙能厭劾鬼神顯慶中高宗聞其名徵詣京師將加爵位固辭之留內道場供待特異高宗時廣徵方士合鍊黃白法善上言金丹難就徒費財物有虧政理請東其眞僞帝然其言因令法善試之出

者九十餘人遂一切罷之法善自高宗則天中宗歷五十年常往來名山數召入禁中盡禮問道睿宗即位稱其有冥助之功先天二年拜鴻臚卿封越國公仍依舊爲道士止於京師之景隆觀贈其父慧明銀青光祿大夫歙州刺史李邕撰碑當時尊寵莫與爲比法善生於隋大業之丙子卒於開元之庚子凡百七歲八年詔曰故道士鴻臚卿員外置越國公葉法善天眞精密妙理玄暢包括秘要發揮靈奇固以冥默難源希夷罔測而情栖蓬閬跡混朝伍保黃冠而不杖加紫綬而非榮卓爾孤秀泠然獨往勝氣絕欲眞風無塵金骨外聳珠光內耀斯乃體應中仙名昇上德朕昔聽政之暇屢詢至道公以理國之法數陳昌言謀猷諷事宣弘益歎徽音之未泯悲形解之俄留曾莫憖遺殲良奄及永惟平昔感愴于懷宜申禮命式旌泉壤可贈越州都督

道品

孫思邈京兆華原人也七歲就學日誦千餘

言弱冠善談莊老及百家之說潞州總管獨孤信見而嘆曰此聖童也但恨其器大適小難為用耳周宣帝時以王室多故隱居太白山隋文帝輔政徵為國子博士稱疾不起嘗謂所親曰過五十年當有聖人出吾方助之以濟人及太宗即位召詣京師嗟其容色甚少謂曰故知有道者誠可尊重羨門廣成豈虛言哉將加以爵位固辭不受顯慶四年高宗拜諫議大夫又固辭上元元年辭疾請歸特賜良馬及鄱陽公主邑司以居焉當時知名之士宋令文孟詵盧照鄰等執師資之禮以事焉思邈嘗從幸九成宮照鄰留在其宅時庭前有病梨樹照鄰為之賦其叙曰癸酉歲余臥疾長安光德坊之官舍父老云是鄱陽公主邑司昔公主未嫁而卒故其邑廢時有孫思邈處士居之孫君道合古今學殫數術高談正一則古之蒙莊子深入不二則今之維摩詰耳其推步甲乙度量乾坤則洛下閎安期先生之儔也照鄰有末疾醫所不能愈乃問其道何如思邈曰吾聞善言天者必

質之於人善言人者亦本之於天天有四時五行寒暑迭代其轉運也和而為雨怒而為風凝而為霜雪張而為虹霓此天地之常數也人有四肢五臟一覺一寐呼吸吐納精氣往來流而為榮衛彰而為氣色發而為音聲此人之常數也陽用其形陰用其精天人之所同也及其失也蒸則生熱否則生寒結而為瘤贅陷而為癰疽奔而為喘乏竭而為焦枯診發乎面變動乎形推此以及天地亦如之故五緯盈縮星辰錯行日月薄蝕孛彗飛流此天地之危診也寒暑不時天地之蒸否也石立土踊天地之瘤贅也山崩土陷天地之癰疽也奔風暴雨天地之喘乏也川瀆涸竭天地之焦枯也良醫導之以藥石救之以鍼劑聖人和之以至德輔之以人事故形體有可愈之疾天地有可弭之災又曰膽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詩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謂小心也赳赳武夫公侯干城謂大膽也不為利回不為義疚行之方也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智之圓也復問養性之要答

曰天有盈虛人有迍危不自愼不能濟也故養性必先知自愼也愼以畏爲本故士無畏則簡仁義農無畏則墮稼穡工無畏則慢規矩商無畏則貨不殖子無畏則忘孝父無畏則廢慈臣無畏則勲不立君無畏則亂不治是以太上畏道其次畏天其次畏物其次畏人其次畏身憂於身者不拘於人畏於己者不制於彼愼於小者不懼於大戒於近者不侮於遠如此則人事畢矣思邈自云開皇辛酉歲生至今年九十三矣詢之鄉里咸云數百歲人話周齊間事歷歷如見以此參之不啻百歲人矣然又視聽不衰神采甚茂可謂古之聰明博達不死者也魏徵等受詔修齊梁周陳隋五代史恐有遺漏屢訪之思邈口以傳授有如目睹太子詹事盧齊卿童幼時請問人倫之事思邈曰汝後五十年位登方伯吾孫當爲屬吏可自保也後齊卿爲徐州刺史思邈孫溥果爲徐州蕭縣丞蓋初謂齊卿之時溥尚未生而預知其事凡諸異跡多類此永淳九年卒遺令薄葬不藏冥器祭祀無

牲牢經月餘顏貌不改舉尸就木猶若空衣時人異之註老子莊子撰千金方三十卷攝生眞錄枕中素書三教會各一卷並行于代

道術

周隱遙字息元居洞庭苞山自云角里先生之後山有其祖用里村言其世數人得道隱遙精修太陰鍊形之術不以晝夜更動息不以寒暑易纖厚不食而甚力雖飲而無漏貞觀中召至長安館於內殿問修息之道對曰臣所修者匹夫之事功不及物帝王一言之利萬方蒙福得道之効速於臣人區區所學非萬乘所宜留意懇求歸山詔遂其所適他日贊皇李德裕聞其有道建寶曆崇元聖祖院爲供養之所院在句曲山華陽南洞前今孤楚有記

道隱

田遊巖京兆三原人初補太學生後罷歸遊於太白山每遇林泉會意輙留不能去其母及妻子並有方外之志與遊巖俱遊山水二十餘年後入箕山就許由廟東築室而居自

稱許由東陟調露中高宗幸嵩山遣中書侍郎薛元超問勞其母遊巖山衣田冠出拜帝令左右人扶止之謂曰先生養道山中比得佳否遊巖曰臣泉石膏肓煙霞痼疾既逢聖代得遂逍遥帝曰朕今得卿何異漢獲四皓乎元超曰漢高欲廢嫡立庶黄綺方來豈如陛下崇重隱淪親問巖穴帝於是甚歡因將遊巖就行宮并家口給傳赴都授崇文館學士令與太子少傅劉仁軌談論帝後將營奉天宮幸嵩山遊巖舊宅先在宮側特令不毀親書題額懸其門曰隱士田遊巖宅

道質

盧鴻一字顥然本范陽人徙家洛陽少有學業頗工篆籀楷隸隱於嵩山開元初遣使備禮再徵不至五年下詔曰朕以寡薄忝膺大位嘗恨玄風久替淳化未昇每用翹想遺賢冀聞上皇之訓以卿黄中通理鈎深詣微窮太一之道踐中庸之德確乎高尚足侔古人故比下徵書佇諧善績而每輙託辭拒違不至使朕虚心引領于今數年雖得素履幽人

之貞而失考父滋恭之命豈朝廷之故與生殊趣耶將縱欲山林不能反乎禮有大倫君臣之迹不可廢也今城闕密邇不足為難便勅齋束帛之貺重宣斯旨想有以翻然易節副朕意焉鴻一赴徵六年至東都謁見不拜宰相遣通事舍人問其故奏曰臣聞老子言禮者忠信之薄不足可依山臣鴻一敢以忠信奉見上别召昇内殿賜之酒食詔曰盧鴻一應辟而至訪之至道有會淳風豢寨逸人用勸天下特授諫議大夫鴻一固辞又制曰昔在帝堯全許由之節緬惟大禹聽伯成之高則知天子有所不臣諸侯有所不友遯之時義大矣哉嵩山隱士盧鴻一抗迹幽遠凝情篆素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雲臥林登多歷年載傳不云乎舉逸人天下之人歸心焉是乃飛書巖穴備禮徵聘方佇獻替式弘理政而矯然不羣確乎難拔靜已以鎮其操洗心以激其流固辞榮寵厚風俗不降其志用保厥躬會稽延陵未可名屈太原王覇終以病歸宜以諫議大夫放還山歲給米

百石絹五十疋充其藥物仍令府縣送隱居之所若知朝廷得失具狀以聞將還山又賜隱居之服并及草堂一所恩禮特厚鴻一有草堂圖十志好事者傳寶之

道儒

白履忠陳留浚儀人也博涉文史嘗隱居于古大梁城人號爲梁丘子景雲中徵拜校書郎尋棄官去開元十七年刑部尚書王志愔表薦履忠隱居讀書與苦守操有古人之風堪爲入閣侍讀及徵至京師履忠辭以老病詔曰處士前秘書省校書郎白履忠學優緗簡道貴丘園探賾以見其微隱居能遂其志故以汲引洙泗物色夷門素風自高玄晃非貴几杖云暮章秩宜加俾承禮命之優式副寵賢之美可朝散大夫履忠尋表請還鄉手詔曰孝悌立身靜退勵俗年過耆耄不雜風塵盛德與聞通班是錫豈惟旌賁山藪實欲獎勸人倫且遊上京徐還故里乃停留數月而歸著三玄精辯論一卷註老子及黃庭內景經有文集十卷

道品

潘師正字子真貝丘宗城人少喪母廬於墓側以至孝聞太業中度爲道士師事王法主盡以道家隱訣及符籙授之師正清靜寡欲居於嵩山之逍遙谷積二十餘年唯服青餌飯松葉飲水而已高宗幸東都因至谷中見其蕭然獨處惟一蔣荔繩床將朽惻然問師正山中何所須對曰所須茂松清泉此山中不乏又令作符書辭曰不解符書帝與天后嘗異之而去明日旋輦載至行宮與語留連信宿乃還尋勅所司於其所居造崇唐觀嶺上別立精思院以處之復改置奉天宮又勅所司於逍遙谷口特開一門號曰仙遊門又於苑北面置尋真門皆爲師正立名焉數步輦迎至之時太常奏新造樂曲帝令以祈仙望仙翹仙爲名前後賜詩凡數十首甚見尊禮永淳元年將卒謂弟子曰吾默遊於此乃復過勞世主鸞擾靈嶽誠罪人也汝等學道不厭深眇卒時年九十有八帝與天后追思不已贈太中大夫謚體玄先生詔司功王適

撰碑文

道術

劉道合陳州宛丘人初與潘尊師同隱嵩山高宗聞其名令於隱所置太一觀以居焉數召入宮及將封泰山屬久雨帝命於儀鸞殿作止雨之術俄而霽朗帝大悅即令馳傳先登太山以祈福祐前後賜賚皆散與貧乏高宗嘗命其合還丹丹成而上之咸亨中卒及帝營奉天宮遷道合之殯室弟子開棺將易衣斂其尸唯空皮而背上開折有似蟬蛻盡失其齒骨衆謂尸解高宗聞之憤曰劉尊師為朕合丹乃自服仙去矣其所上者卒無異焉

道品

司馬子微一名承禎字子微河內溫人周晉州刺史瑯琊公裔孫少好學薄於為吏遂為道士事潘師正傳其符籙及辟穀導引服餌之術師正特賞異之謂曰我自陶隱居傳正一之法至汝四葉矣子微嘗徧遊名山乃止於天台山則天聞其名召至都降手勅贊美

之及將還勅麟臺監李嶠餞之於洛橋之東景雲二年睿宗遣其兄承禕就天台山迎之京師入宮中首問陰陽術數之事對曰道德經言為道日損損之又損至於无為且心目所知見者每損尚未能已豈復攻乎異端增其智慮哉帝曰理身无為則清高矣理國无為如何對曰國猶身也老子曰遊心於澹合氣於漠順物自然而無私焉而天下理易曰聖人者與天地合其德是知天不言而信不為而成无為之旨理國之道也帝嘆息曰廣成之言即斯是也子微固辭還山仍賜寶琴一張及霞文帔而遣之朝中名士贈詩李適為倡屬和三百餘人題曰白雲記盧藏用因指終南山謂先生曰是中大佳何必天台答曰以余觀之仕宦之捷逕也藏用有慚色蓋其初隱於終南云開元九年玄宗遣使迎入京親受法籙前後賚賜甚厚十年駕還西都子微又請還天台玄宗賦詩贈行十五年復召至都勅於王屋山自選形勝置壇室以居焉子微因上言五嶽洞府各有上清真人降

任其職山川風雨陰陽氣序是所理焉冠冕章服佐從神仙皆有名數更請立齋祠之所以別山林之神玄宗從其言因勑五嶽各置眞君祠一所其像設制度依按道經創意爲之子微工篆隸書玄宗命以三體寫老子經因刊正文句定著五千三百八十言爲眞本而奏上之勑所居爲陽臺觀上自題其額賜絹三百疋以充藥餌之用年八十九卒於王屋其弟子表稱解去之日有雙鶴遶壇及白雲從壇中涌出上達于天而師容色如生玄宗深嘆之乃下制曰司馬子微心依道勝理會玄遠徧遊名山密契仙洞存觀其妙逍遥自得之場歸復其根宴息無何之境固以名登眞格位在靈官林壑未改遐霄已曠言念高烈有愴于懷宜贈微章用光丹籙可贈銀青光祿大夫謚貞一仍御製碑文韋渠牟作傳

道華

吳筠字貞節華州華陰縣人少通經善屬文舉進士不第性高潔不奈流俗入嵩山依潘

尊師爲道士傳正一之法苦心鑽仰乃盡通其術開元中南遊金陵訪道茅山久之遊天台觀滄海與有名士相娛樂文辭傳京師玄宗聞其名遣使徵之既至召入大同殿與語甚悅令待詔翰林一日問以道術對曰道術之精無如五千言其諸支辭蔓語徒費紙劄耳又問神仙修鍊之事對曰此野人事當以歲月功行求之非人主所宜問筠每開陳皆名教世務以微言諷天子重之賜號宗元先生天寶中李林甫楊國忠用事綱紀日紊筠堅求還嵩山累表不許乃詔於嶽觀別立道院祿山將亂求還茅山許之既而中原大變江淮多盜乃東遊天台剡中與李白孔巢父爲方外交有文集二十卷權德輿爲序其玄綱三篇神仙可學論等爲達識之士所稱筠之在翰林特承恩寵高力士好佛故嘗短筠於上前乃堅求放外然其辭理宏深文彩煥發每製一篇人爭傳寫雖李白之高放杜甫之雄雅能兼之者其唯筠乎

道樺

李泌字長源本居鬼谷七歲知爲文開元十六年以奇童召對張九齡尤所獎愛呼爲小友及長博學善治易常遊嵩華終南間慕神仙不死術天寶中詣闕獻復黃帝九鼎議帝憶其蚤慧召講老子有法得待詔翰林肅宗即位靈武物色求訪會泌亦自至已謁見陳天下成敗事帝悅將授以官固辭願以客從入議國事出陪輿輦衆指曰黃衣者聖人白衣者山人因賜金紫拜元帥廣平王行軍司馬帝嘗曰卿侍上皇中爲朕師今下判廣平行軍是朕父子資卿道義云崔圓李輔國以泌親信疾之泌畏禍願隱衡山有詔給三品祿賜隱士服爲治室廬山中泌嘗取松樛枝以隱背名曰養和後得如龍形者以獻帝四方爭效之代宗立召至舍蓬萊殿書閣初泌不肉食因賜第詔強食肉德宗在奉天召赴行在授左散騎常侍泌始鑿山開車道至三門以便饟漕以勞進禮部尚書三年同平章事帝嘗從容言盧杞清分敢言然少學不能廣朕以古道人皆指其奸朕初不覺也對曰

陛下能覺杞之惡安置建中之禍李揆和蕃顏眞卿使希烈其害舊德多矣又楊炎羅不致死杞擠陷之而相關播懷光立功逼使其叛此欺天也帝曰卿言誠有之然建中亂御亦知桑道茂語乎乃命當然對曰夫命者已然之言主相造命不當言命言命則不復賞善罰惡矣帝曰朕請不復言命俄加崇文館學士修國史泌請發正月晦以二月朔爲中和節因賜大臣戚里尺謂之裁度百官進農書以示務本帝悅乃著令與上巳九日爲三令節皆賜緡錢燕會四年八月日蝕東壁泌曰東壁圖書府大臣當有憂者吾以宰相兼學士當之矣明年果卒泌出入禁中事四帝數爲權倖所嫉嘗以智免且時時儻議能寤人主亦自有建明柳玭稱兩京之復泌謀居多其功乃大於魯連范蠡云

道品

李含光廣陵江都人本姓弘避則天諱易焉家世業儒父孝威號貞隱先生精黃老之術神龍初含光以清行度爲道士居龍興觀閑

元十七年從司馬子微於王屋山一見目之曰真王清之容也居嵩陽二十餘年司馬仙去玄宗召詣闕與語嘆曰吾見含光知司馬真人猶然在世一日問及金鼎對曰道德公也輕舉公中之私耳時見其私聖人存教若求生詢欲則似繫風玄宗深感異之召居陽臺觀歲餘稱疾乞歸茅山纂修經法天寶四年十二月命中使齎璽書徵之既至館於禁中每欲咨稟必先齋沐請傳道法辭以疾復求還山乃特勅楊許故宅紫陽觀以居之御製詩餞別禁山中採捕魚獵食葷血者不得入時經誥真跡已多散逸奉詔搜訪備得寶書進上之復召山人王旻請含光楷書上經十三紙以補闕若曰欲得神仙手筆代代相續耳七年三月十八日玄宗受三洞經籙于大同殿遂禮度師賜號玄靜先生法衣一襲以伸師資之禮大曆四年十一月十四日坐蛻于紫陽別院執簡如生時年八十有七以左玄大夫贈正議大夫顏真卿柳識撰碑并刻開元手詔二十四通于石

道華

張志和字子同初名龜齡東陽金華人父遊朝好道通莊列二子書著象罔白馬證諸篇佐其說母留夢楓生腹上產志和年十六擢明經以策干肅宗得待詔翰林授左金吾衛錄事參軍後以親喪不復仕居江湖自謂煙波釣徒著玄真子十二卷因以為稱又述大易十五篇其卦三百六十有五兄浦陽尉鶴齡恐其遁世不返為築室會稽東郭茨以生芻椽棟不施斤斧豹席椶屩閉門十年浙江東觀察使御史大夫陳少遊往見為終日留表其居曰玄真坊巷曰迴軒巷又為刱橋以達其居行者謂之大夫橋遂作告大夫橋文以謝之鳴榔杖拏隨意所適垂釣去餌不在得魚肅宗嘗錫奴婢各一志和配為夫婦名夫曰漁僮婦曰樵青人問其故漁僮使捧釣收綸蘆中鼓枻樵青使蘇蘭薪桂竹裏煎茶竟陵子陸羽校書郎裴脩問孰為往來者答曰太虛作室而共居明月為燈以同照與四海諸公未嘗離別何有往來顏真卿為吳興

刺史志和來謁眞卿以舴艋既敝請爲更之
志和曰儻惠漁舟願爲浮家泛宅沿泝江湖
之上往來苕霅之間即野夫之幸矣其詼諧
辯捷皆此類也好畫山水酒酣或擊鼓吹笛
舞筆飛墨應節而成憲宗圖其漁歌求之不
能致爲御史李蕚寫圖幛千變萬化觀者愕
眙在坐六十餘人各署姓名爵里于其下志
和悉以兩言目之潛皆屬對舉席嘆駭然立
性孤峻不可得而親踈故顏公作浪跡先生
碑云視軒裳如草芥屛嗜慾若泥沙希跡乎
道丈夫同符乎古作者李德裕亦稱其隱而
有名顯而無事不窮不達嚴光之比云

道華

賀知章會稽永興人少以文辭知名舉進士
用陸象先薦以國子四門博士轉太常博士
累遷至禮部侍郎加集賢院學士又充皇太
子侍讀十三年玄宗封東嶽召知章講定儀
註因奏名昊天上帝君位五方五帝臣位帝
號雖殊君臣異位陛下享君位于壇上羣臣
祀臣位於壇之下誠足垂表來葉爲變禮之大

者也然禮成於三獻亞終合於一處上曰朕
正欲如是故問卿耳於是勅三獻於　　行
事五方帝及諸神座於下壇行事後遷太子
賓客銀青光祿大夫兼秘書監知章性放曠
善談笑當時賢達皆傾慕之天寶三載因病
夢遊帝居乃上疏請爲道士求還鄉里捨本
鄉宅爲觀先是表乞永周湖數頃爲放生池
詔許之復賜鑑湖剡中　曲勅其觀爲千秋
觀命其子典設郎曾爲會稽郡司馬以便奉
養御製詩贈行并序曰天寶三載太子賓客
賀知章鑒於止足抗歸老之疏解組辭榮志
期入道朕以其夙存微尚年在遲莫用脩掛
冠之事俾遂赤松之遊正月五日將歸稽山
遂餞東路乃命六卿庶尹三事大夫供帳青
門寵行邁也豈惟崇德尚齒亦將勵俗勸人
毋令二疏獨光漢冊乃賦詩贈行凡預蘇宴
皆宜屬和遺榮期入道辭老竟抽簪豈不惜
賢達其如高尚心寰中得秘要方外散幽襟
獨有青門餞羣公悵望深皇太子已下咸就
餞別因自號四明狂客又稱秘書外監晚尤

縱逸遨遊里巷每醉後屬詞文不加點尤善草隸書與吳郡張旭齊名還鄉壽養卒年八十有六肅宗以侍讀之舊乾元元年十一月詔曰故越州千秋觀道士賀知章器識夷澹襟懷和雅神清志逸學富才雄挺會稽之美箭蘊昆崗之良玉故飛名仙省侍講龍樓常静默以養閑因譚諧而諷諫以暮齒辭祿再見款誠願追二老之蹤竟遂四明之客允叶初志脫落朝衣駕青牛而不還狎白鷗而長往舟壑非昔人琴兩亡惟舊之懷有深追悼宜加釋禮式表哀榮可贈禮部尚書

玄品錄卷之四

玄品錄卷之五

當五

句曲外史吳郡淳昌張天雨集

唐

道華

李白字太白山東人少有逸才志氣宏放飄然有超世之心父爲任城尉因家焉白有知鑒客并州識汾陽王郭子儀於行伍間稱爲人傑而志尚道術謂神仙可致不讀非聖之書恥爲鄭衞之作故其言多似天仙之辭李陽冰所謂三代以來風騷之後驅馳屈宋鞭撻揚馬千載獨步唯公一人少與魯中儒孔巢父韓準裴政張叔明陶沔等隱於徂徠山酣歌縱飲時號六逸天寶中客遊會稽與道士吳筠隱於剡中既而玄宗召筠赴京師筠薦之於上遣使召白入見與語以七寶床賜食與筠俱待詔翰林白既嗜酒玄宗欲製新樂府亟召白已醉臥酒肆召入以水灑面即令秉筆頃成清平調詞三章帝嘉之嘗醉殿上引足令高力士脫鞾由是被讒放去乃浪跡江湖終日沉飲時侍御史崔宗之謫金陵

與白詩酒倡和嘗月夜乘舟自釆石達金陵白衣宮錦袍於舟中顧瞻嘯傲傍若無人初賀知章見白賞之曰此天上謫仙人也天台司馬子微亦謂白有仙風道骨可與神遊八極之表後因從祖陳留採訪大使彥允請北海高天師授道籙于齊州紫極宮製青綺冠帔一副將東歸蓬萊仍羽人駕丹丘耳世以為太白之精一號上清鑒逸眞人

道術

孟詵汝州梁人也舉進士垂拱初累遷鳳閣舍人詵好方術睿宗在藩召充侍讀長安中為同州刺史加銀青光祿大夫神龍初歸伊陽之山第以藥餌為事詵年雖晚莫志力加壯嘗謂所親曰若能保身養性者常須善言莫離口良藥莫離手睿宗即位召赴京師將加大用固辭衰老景雲中優詔賜物百段勅令每春秋二時給羊酒糜粥開元初河南尹畢構以詵有古人之風改其所居為子平里辛年九十三撰家祭禮各一卷并補養方三卷

張果不知何許人也嘗著陰符經玄解盡其玄理後授銀青光祿大夫號通玄先生

道默

朱桃椎益州成都人澹泊絕俗被裘人莫能測其所為長史竇軌見之遺以衣服鹿幘麂韡逼署鄉正委之地不肯服更結廬山中織木葉自蔽贈遺一無所受嘗織芒屩置道上見者曰此朱居士屩也為鬻米茗易之置其處輒取去終不與人接其為屩草柔細環促結密人爭躡之高士廉為長史脩禮迎致之降階與之語不答瞻視而出士廉再拜曰祭酒其使臣以無事治蜀耶乃簡條目薄賦斂州大治屢遣人存問見輒走林草自匿云

道術

王希夷徐州滕縣人也孤貧好道父母終為人牧羊收傭以供葬葬畢隱於嵩山師道士黃頤向四十年盡傳其閉氣導養之術頤卒更居兗州徂徠山中與道士劉玄博為棲遁之友好易及老子嘗餌松柏葉及雜花散景龍中七十餘歲氣力益壯刺史盧齊卿就謁

致禮因訪以治人之術希夷曰孔子稱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可以終身行之矣及玄宗東巡勑州縣以禮徵至駕前年已九十六上令中書令張說訪以道義宦官扶入宮中與語甚悅開元十四年下制曰徐州處士王希夷絕學棄智抱一居貞久謝囂塵獨往林壑朕為封巒展禮側席旌賢賁然來思克應嘉召雖迂綺季之跡已過伏生之年宜命秩以尊儒俾全高於尚齒可朝散大夫守國子博士聽致仕還山州縣春秋致束帛酒肉仍賜衣一副絹百疋

道默

武攸緒則天后兄惟良子也恬澹寡欲好易莊周書少變姓名賣卜長安市得錢輒委去后革命封安平郡王固辭願隱居后疑其詐許之以觀所為攸緒廬巖下如素遁者后遣其兄攸宜敦喻卒不起后乃異之盤桓龍門少室間冬蘊茅椒夏居石室所賜金銀鐺鬲野服王公所遺鹿裘素幛癭栝諸物塵皆流積不御也晚年肌肉消脊髓有紫光晝能見

星開元十一年無疾卒攸緒當諸武赫焰未嘗輒出卒不蹈其禍云

道隱

秦系字公緒越州會稽人天寶避亂剡中後客泉州南安有九日山大松百餘章相傳東晉時所植系結廬其下穴石為研注老子彌年不出刺史薛播數往見之歲時致羊酒而系未嘗至城門其後東度秣陵隱於茅山年八十餘卒南安人思之為立亭號其山為高士峯云

道品

張蘊字藏真晉陽人所居洪州山中因號洪崖子身長七尺五寸鬚眉秀異工琴書善長嘯開元中明皇召見于湛露殿授太常卿累加至司徒辭曰陛下何惜一丘一壑不令臣追跡巢由還山服氣絕粒好畜古物嘗乘雪精騾侍者五人橋栗葛杖木常所服者垂雲笠六角扇方木鐙葛木如意魏惠壺諸物朱衣席帽出入人間望之真神人焉所著書有老子周易三禮穀梁註河東記三十卷大周

昌言十卷豫章記曰隋開皇間改豫章爲洪州先生蓋上古有道之士復見於隋唐間云按眞誥洪崖先生今爲青城眞人墓在武威姑臧縣

五代

道言

張薦明少以儒學遊河朔後去爲道士通老子莊周之說晉高祖召見問道家可以治國乎對曰道者妙萬物以爲言得其極者尸居袵席之間可以治天地也祖大其言延入内殿講道德經拜以爲師薦明聞宮中奏時鼓曰陛下聞鼓乎其聲一而已五音十二律鼓無一焉然和之者鼓也夫一萬事之本也能守一者可以治天下祖益善之賜號通玄先生

道華

鄭遨字雲叟滑州人敏於文辭唐昭宗時舉進士不中見天下已亂拂衣遠去乃入少室山爲道士聞華山五粒松脂淪入地千歲化爲藥能去三尸因徙居華陰求之與道士李

道殷羅隱之友善遨種田隱之賣藥以自給道殷有釣魚術鈎而不餌又能化石爲金遨嘗驗其信然而不之求也世目爲三高士節度使劉鄩以寶貨遺之一無所受唐明宗召以左拾遺晉高祖召以諫議大夫皆不應賜號逍遙先生天福四年卒年七十四遨好飲酒奕碁爲詩章寫縑素人間傳爲寶玩或圖其形于屋壁瞻禮之跡雖遠而名愈彰與夫石門荷篠之徒異矣

道質

閭丘方遠字大方舒州宿松人幼慧辯學易於廬山陳玄悟問大旨於香林左玄澤澤奇之後居仙都山隱眞巖從劉處靖修出世之術而子史群書不忘披覽嘗自言葛稚川陶貞白吾之師友也詮太平經爲三十篇備盡樞要唐景福二年錢鏐謁于餘杭大滌洞築室以安之表上其行業昭宗累徵之方遠以天文推筭秦地將欲荆棘唐祚當革偉之圖綺無出山林竟不起乃降詔褒異寵頒命服賜號妙有大師玄同先生由是眞靈事跡顯

聞吳楚門下弟子二百餘人廣平程[illegible]曾應
召於春宮新安聶師道行教於吳國安定胡
謙光曾國孔宗曾皆得其真者天復二年二
月十四日沐浴端坐而化葬于大滌之白鹿
洞錢武肅王夢駢鶴訪別

道質

聶師道字宗微新安歙人也性穎悟真淳言
行謙謹養親以孝聞師閭丘太方即郡之東
山建問政山房嘗覽內傳見服松脂法入百
丈山採松脂遇蔡真人父子及彭真人一入
山遂逢三仙人一日夜人間月餘矣其冥精
習之命也師道深自嘆異每林中拾薪斵藥
虎豹弭尾從之或以薪藥負其背上送歸而
去歙之近山獸不傷人皆師道有以感之也
母問師道遊學所益具陳其事喜而曰汝以
孝養我以道資我何幸為汝母矣此蓋宿慶
所及出遊南嶽九疑撫尋梅真人蕭侍郎於
王笥梅即南昌尉福蕭即子雲字景喬梁之
公子自東陽太守避侯景亂全家入山二君
俱得道此山一日遊郁木坑乃遇謝通脩自

言本居南嶽與彭蔡同隱勞至所居授以素
書一通復還問政三十餘年每焚修即以彭
蔡謝真形瞻禮吳太帝覇江淮聞其名徵至
廣陵建玄元宮為所居賜號逍遙大師問政
先生居廣陵又三十年弟子五百餘人後乃
隱化而往絕世思望而問政山屢有雲鶴見
歙之鄉里親族以為師道之還故鄉若令威
之歸華表也有詔褒贈曰詢諸贈典繁乃彝
章啓有厥由予何不舉故淮浙宣歙管內道
門威儀逍遙大師問政先生為國焚修大德
賜紫聶師道早通玄理夙契真風野鶴不群
孤雲自在昔太祖創基之際已命焚修及元
勳啓國之初早曾瞻敬眷言素業實冠玄關
雖昇遐屢歷於光陰而遺懿益隆於寰宇況
教門上請台輔奏陳且將啓玄墟即回故里
是用加之峻秩錫以崇階式表休恩庶昭往
行可贈銀青光祿大夫鴻臚卿問政先生

宋

道品

陳摶字圖南譙郡人小時戲渦水上有青衣

姬抱乳之日令汝永無嗜欲聰明過人唐長
興中舉進士不第去隱武當山辟穀鍊氣作
詩八十一章號指玄篇後唐明宗封爲清虛
處士俄徙華山雲臺觀常閉門臥累月不起
周世宗召至禁中驗之信然顯德末乘白騾
將入東都聞宋太祖即位大笑曰天下定矣
太宗時召之圖南跣辭曰臣性同猿鳥心若
死灰不曉仁義之淺深安識禮儀之去就敗
荷作服既籜爲冠體有青毛足無草履苟臨
軒陛貽笑聖明太宗再遣中謁者必起之且
賜詩曰

曾向前朝出白雲　後來消息杳無聞
如今若肯隨徵召　盡把三峯乞與君

圖南不得已詣闕冠華陽巾躡草履羽服要
紳以賓禮見賜號希夷先生遣詣中書堂使
謂宰相宋琪等曰摶獨善其身不干勢利入
華山已四十年計近百歲以天下治安故來
朝覲亦可念也琪等遂問修養之道答曰聖
上有天日之表正君臣合德圖治之時勤行
修鍊何以加此士大夫日往乞善言皆答曰

優遊之所勿久戀得志之處勿再往識者韙
之圖南淹通群經而尤精易學蓋以授弟子
穆修修傳李之才之才傳康節先生邵雍又
以太極圖授种放放傳穆脩穆脩傳濂溪先
生周茂叔圖南以故數發機先語後所以然
者世傳其有人倫風鑒始太祖居潛日與趙
忠獻公遊長安市圖南遇諸途曰可飲乎太
祖曰願與趙學究俱圖南睥睨之曰亦可也
既至酒家忠獻苦足痺亟就右坐圖南詬曰
紫微垣一小星敢上次乎引而下之其召也
太宗令見壽王圖南及門而還曰王門廝役
皆將相具何必見王由是太宗屬意眞宗矣
端拱二年豫知其終以表來上曰大數有終
聖時難戀命弟子賈德昇於張超谷鑿石室
室成而逝彌月五色雲蔽山谷不散

道儒

王昭素酸棗人也早學道尤邃於易嘗曰坤
爲十月卦十月純陰用事猶有陽氣在內故
薺麥先生至坤卦之末尚有龍戰之象龍
亦陽也則知陽無剝盡之理蓋陰陽者剛柔

迭用變化日新生生所資而無盡者也其於道深矣鄉人尊其行有訟不之官府而獨詣決焉開寶二年召至講易踰月求歸特授國子博士以禮餞之時已耄矣至九十餘乃卒其首縮入腹中世言其能龜息云

道言

澄隱字棲眞常山人通內外學太祖征太原還幸其居棲眞時年八十容色甚少太祖問其養生者對曰臣養生則精思鍊氣耳帝王則異於是老子曰我無爲而民自化我淸靜而民自正無爲無欲凝神太和黃帝陶唐享國永年得此道也帝大悅其亦孫思邈之流乎

道言

張無夢字靈隱鳳翔盩厔人也與种放劉海蟾爲方外交遊天台赤城廬於瓊臺嘗曰一者道之用也其要則無方無體無用無爲無爲無不爲矣飛蠕蠢類皆含道性得其道者無所不變小則糞蟲變蜩大則人可變仙矣於是觀天地變化草木盛衰風雲捲舒日月

還轉水火相激陰陽相摩之理著還元百篇眞宗召見問以長生久視之旨對曰臣居山中但誦易經老子書而已不知其他因命講易即說謙卦上曰獨說謙何也對曰方當大有之時宜守之以謙上深然之復命講還元篇曰國猶心耳心無爲則氣和氣和則萬寶結矣心有爲則氣亂氣亂則英華散矣此還源之大綱也眞宗嗟異之賜秩著作郎辭不受力丐還山後卒於金陵年九十九碧虛子陳景元其弟子也

道言

劉烈九江人幼好道遇異人建隆中得道者因結廬廬山褒修其道自號虛谷子往有譚景昇者作化書烈提其要曰太虛茫茫而有涯太上浩浩而有家得灝氣之門所以收其根知元神之囊所以韜其光若蚌內守而石內藏藏之爲元精用之爲萬靈含之爲太一放之爲太淸大率以柱下漆園黃庭爲宗嘗謂學道者萬物不能還其性一心湛然而無思時導其氣則百骸皆適抱純白養太玄然

後不入其機則知神之所守氣之所生精之所復何行而不至哉

道言

張乾曜漢天師二十四代孫也天聖八年召至闕下仁宗問以白日沖舉事對曰此非所以輔政敎也陛下苟能返古之朴行以簡易志慮清明神氣完和矣奚事沖舉上嘉之賜號澄素先生

道質

傅霖青州人少與張忠定公詠同學忠定既貴求之三十年不可得嘗慨思其人作詩以志其意晚年守宛丘有被褐跨驢叩戟門大呼曰語尚書青州傅霖來閽吏走白其言忠定怒曰傅先生天下名士汝何人敢斥名氏乎霖笑曰別子一世尚爾童心是豈知世間有我哉忠定問曰何昔隱今出耶曰子將去矣來報子耳忠定曰詠亦自知之曰知復何言遂別去不告所往踰月忠定卒

道默

率子廉衡山農夫也愚朴不遜衆謂之率牛

晩入南嶽觀爲道士觀西南七里有紫虛閣故魏夫人壇也道士以其荒寂莫肯居者唯子廉樂居之端默而已人莫見其所爲然頗嗜酒往往醉臥山林間雖大風雨不知虎狼過其前不害也故禮部侍郎王公祜出守長沙奉詔禱南嶽謁魏夫人壇子廉方醉臥不能起直視公曰村道士愛酒不能常得得輙徑醉官人怒之王公察其異載與歸月餘落其無所言複送還山曰尊師韜光內映老夫所不測也當以詩奉贈既而忘之一日晝寢夢子廉來索詩乃作二絕句書版置閣上衆道士驚曰率牛何以得此太平興國五年六月二十七日忽謂觀中人曰吾將有所適閣不可無人當速遣繼我者衆益驚曰天暑如此率牛安往狼狽視之則死矣始大異之曰率牛乃知死日耶即葬嶽下未幾南臺寺僧守澄自東都還遇子廉南薰門外神氣清舉守澄問何故出山笑曰閑遊耳寄書與山中人澄歸乃知其死驗其書則死日也發其塚杖屨而已

道術

趙吉代州人旣得道行丐高安城中故爲不潔清者元豐三年蘇轍子由謫高安忽過子由曰吾知君好道而未識其要陽不降陰不昇肉多而浮面赤而瘍教君挽水漑百骸浹日諸疾除矣苟不怠度世可也子由用其言驗他日問及養性告曰亦嘗夢乎方其夢也亦有存歿憂樂之知乎曰是不可常也吉笑曰有夢覺之異則性不全矣子由矍然異焉知其誠有道者吉自言往在廣陵爲同學蔣生毒其兩目遂翳然時能脫翳見童子碧子炯炯其髀以上骨如龜心以下如鏵兩骨相値其間不合如指時蓋百二十七歲矣後至興國軍太守楊繪元素留之居無幾俄爲所畜騾踶而死元素爲葬之元祐元年蜀沙門法震來見大蘇公東都曰法震至雲安酒家見丐者云吾姓趙頃識蘇公黄州幸爲我多問子由聞之驚問其狀知爲吉也興國軍太守朱彥博子時在坐歸吿其父發其藏唯一杖兩脛在耳道書稱尸解之下者留足一骨

豈謂是耶

道言

李昊劒州人善符禁陳述古知陳州官舍多鬼因空所舍堂致昊鬼卽止蘇轍子由詰曰何能爾耶昊曰彼多欲故鬼侮之吾斷欲久非有他也間從問所以養生者荅曰人稟天地五行以生與天地均五行之運於天地無窮而人壽不過百年者自戕之耳夫生而知物我之辨內而在我外而在物物我之情不忘於心我與物爲二則所受五行之氣判然與五行大分不通因其所受厚薄各盡所有而止故或壽或夭今誠忘物我之異使是身與天地相通如一則五行之氣中外流注而不竭安有不長生者哉

道華

朱自英字隱芝句曲朱陽里人生於太平興國元年八九歲從牧兒郭千村能吹笛致鶴父母以爲不祥棄之乃從茅山朱元吉著道士服時年十二端拱之初也繼與明眞張鍊師居積金山頂試辟穀術人稍趨之遂思遠

遊至襄陽遇異人陳鐵脚挾往青城山復過瀨鄉校讎太清宫古藏經遇水星童子武仙童名抱一挾往河中府謂此行巳抵太陰鍊形一度行止神變景德元年嗣茅山經籙二十三代眞宗遣使祈儺山中明年生仁宗事具宋史奉旨住持玉清昭應宫勑建乾元天聖兩觀賜號國師明肅太后傳大洞畢法加號觀妙先生還山因得抱一蜀中所寄書意暨責姓名顯耀暴露天機先生對之泣數行下弟子莫測也天聖七年十一月坐蛻于乾元手執祥符所賜玉如意汗流浹體額有凝珠尸解之上者

道品

劉混康字混康晉陵人嘉祐五年試經爲道士一夕夢神人告曰汝欲學道當擇名山嘗患世無良師每散髮登壇以天爲宗巳而聞茅山毛宗師有道一見授以經籙庵居積金峯一日三羽士造其廬指庵之東隅曰汝即此以居抱神守中德惠及人當無愧古人也又顧其額間曰此無作之地道之所尚不可

以有疵手爲捫之明日瘢滅元祐元年哲宗聞其名以高道召勑住上清儲祥宫紹聖四年勑江寧府即所居潛神庵爲元符觀别勑三茅山宗壇與信州龍虎山臨江軍閤皂山爲經籙三山云徽宗益大其觀加號元符萬寧宫賜九老仙都君玉印玉檑具景震劍御書畫寶賜不一先生累表災變上雖加歎而不能用其言大觀二年再召出山群鹿遮道一鹿觸車而斃命瘞之道左先是所畜鶴聞召飛去先生曰鶴去鹿斃吾無還期四月至京舘于新作元符之别觀夜夢天帝召詰朝駕幸進上所誦大洞經十七日丁酉倐然解化年七十二勑建藏眞觀於葬所累加至葆眞觀妙冲和先生贈太中大夫謚靜一

道言

笪淨之字清遠金陵人父携入茅山劉先生見而奇之曰此子他日人天師也師喜躍誓不復歸遂爲入室弟子元祐間從劉先生入朝先生被旨住儲祥宫以師歸主元符宫事政和三年七月三日召門弟子曰吾今年四

十六歲昔先師授記以爲過叨朝廷厚恩每嘗不逾於此遂命修遺表捉筆親題表後云陛下天縱聖哲尊道崇德自古帝王未有過著然念帝王奉道與臣庶不同一言一動上合天心則萬方蒙恩太上五千言以去奢去泰慈儉爲先乃陛下之師實致道之津梁也伏願陛下清心寡欲以保聖躬節財儉用以固邦本聽納忠良以廣言路天下幸甚如臣下愚固不當冒死陳詞實念先師付託之重嘗令臣以盡忠報國爲先當今之際不進一言以裨聖德則臣違天負師抱恨泉壤矣操筆陳情伏增感愴臣淨之再言押書畢而逝表聞徽宗嗟悼不已以其表降付藏眞觀刻石山中

道化

徐守信海陵人爲天慶觀傭役服弊布衣曳繩屨或跣行終日無所爲惟執箒掃除且誦度人經不絕口有道士徐元吉他方來病癩甚衆肰惡弗肯與處斥居觀後茅廬中守信獨事之謹元吉已而死丐錢爲歛葬旣已歸

茅廬哭三日出而佯狂稍稍有異事人皆神之稱爲神翁始知得道於癩道士也自是四方多來問災祥哲宗不豫遣香至神翁所翁書吉人以進未幾徽宗嗣位崇寧初召之不肯起強輿至東都復不可留乃禮歸之卽海陵爲建仙源萬壽宮使居焉大觀二年召赴闕四月十七日聞茅山劉先生化于儲祥之別觀乃曰劉先生去我亦去矣卽二十日庚子解去故降詔語有云誠意感通異人皆至了然委化不約而同贈太中大夫與劉先生語無異詞也

道品

張繼先漢天師三十代孫先生九歲得其法淵默寡言清癯白晳眉目眞天人也徽宗遣使召之旣至秩以碧虛大夫先生方十三歲辭不受崇寧四年再召命弭解州鹽池怪事甚神異賜號虛靖先生政和中大內災命醮禳之因奏紅羊赤馬之厄其語秘靖康初屢引去出塞斬廷再遣使與郡太守諳先生廬致召必起之先生行至餘杭而色憂不怡人

莫之測已而乃聞旁復入冠急召入朝至泗州天慶觀端坐化去年三十六實丁未歲也後薩道人守堅復遇先生青城山高宗命設像於內中觀堂所著大道歌心說傳于世

道言

劉高尚滄州安定人家世爲農九歲不茹葷後稍稍不語問以事則書而對其語初若不可曉已而輒驗家人爲築別室以居久之言皆響應遠近以爲神徽宗三使往聘之辭疾不奉詔賜號高尚處士建觀以居其徒因以其號名之靖康之亂虜人見高尚皆下馬羅拜不敢入其里高尚嘗有言曰世之人以嗜欲殺身以貨財殺子孫以政事殺人以學術殺天下後世識者以爲名言周少隱既爲之傳又推廣其言而爲之說以爲此古博大真人所以救溺起死還真之論豈世俗工言語文章者所能至哉先生農家子未嘗讀書事師而有是言豈神仙中之深知道者乎蓋又與夫熊經鳥伸吐故納新區區積歲月之功而欲著名於仙籍者固有間矣

道言

王道堅龍虎山道士政和間徵赴闕館于太一宮徽宗問以修鍊延年之術奏曰清靜無爲軒黃所以致治多欲求仙漢武所以罔功夫修鍊非天子事也時方校定道藏經俾授太素大夫凝神殿校籍同校定道經徽宗擬知國嘗有厄命道堅禳之奏曰修德可以回天禍禳之事不敢誤國力請還山紹興初高宗復遣使召先一日道堅鳴鼓集大衆舉頌有爲報長安使休尋海上山比使至已化去矣

道術

留用光信州貴溪人貌奇古而黔既壯無所聞往遊南嶽至撫州臨川縣路逢一道人自言是張輔元與用光偕行用光行爲張負止爲張炊次長沙張謂曰子事吾勤亦至矣向吾使子覘子之變子益加敬吾今入蜀有一篇授子子其秘之遂去啓視乃五雷書慶元間衢州旱郡守沈作礪夜夢黑龍蟠于城隍廟門旦視之乃用光醉臥也即延命禱雨而

雨郡上其事復禱雨于朝亦雨用光年幾四十未得度為道士至是即御前賜冠服賜號冲靖先生寧宗為出内帑錢撤上清宮新而大之理宗立復召用光謂使者曰歸奏天子治天下者道德五千言足矣山林野人來將奚益竟解化龍虎山中向之所遇張輔元或謂為漢天師也

玄品錄卷之五

元品錄五卷 兩淮鹽政採進本

元張雨撰雨字伯雨一字天雨別號貞居子錢塘人宋崇國公九成後也年二十餘棄家為道士往來華陽雲右間自稱句曲外史能詩詞工書翰當時虞集楊維楨亟稱之是編載歷代道家者流起周訖宋列為十品曰道品道權道化道儒道術道隱道默道言道質道華得百三十五人然書名元品自應以清淨為宗故曹參張良之流可以類入至於神仙方士別自成家隱士逸人各為一傳溷而一之已昧老氏之宗乃至范蠡權謀之士鬼谷捭闔之師亦復借材未知其可蒐羅雖富難免蕪雜之譏矣又雨自序中稱題曰元史今標題之目與序不同豈書後改名而序則偶未及改歟

卷之八

詞

卷之九

卷之十

卷之十一

卷之十二

卿一　七

徐仙翰藻卷之一

卿一

靈濟祖廟記

靈濟祖廟夫祖者言其始也子姓徐乃偃王之後世仕唐及五季亂奉天子命守金陵晋開運二年乙巳閩王王氏閱牆之釁兵革肆興子遂將查遼等騎萬人援建州明年擬福州間道西峽將梯鹿嶺由南臺縣取漳泉鄉之胡者叩馬而前曰適有潰兵猖亂為民之仇不圖今日復見王師王若閔其不辜吹而蘇之不至跋蹟德莫大焉軍駐而成列教子商子搏力法蹀其鋒賊死咋民獲喘汗師還耆老猶作綈袍戀戀之意子以李御史常容之數馬上策之知與若等從事之期待來年矣果殁化於鈎伍間精魂不爽降而為神于鰲峰之陽其初未有祠制草其廬木其燸歲時伏臘祀事罔缺宋太平興國八年癸未春不雨種未入土裔夫用虞二月初吉戊子卜於子習吉祠之前有潭旁衆四五丈深不可測倏有雲氣飛騰竟日不散翌日昧爽烈風雷電雨雹交至人大悅越三日戊生明詣祠

卿一　八

求荅目其祠蕩為洪水之墟且怖且疑遂辨香況諸潭而祝之忽有木爐捧出水心香灰不濕信有神物須臾雙龍蟠遶扶翼而西流直至傳桀嶼中山横溪而不進嶼中舊號香爐峰烏鵲飛呼將有所迎紙錢結界異香襲人夜現天燈之瑞日聞金石之音居民異之乃因地以成其廟後産靈芝之瑞因號曰芝嶼祖廟雍熙改元春正月丁卯事告訖工檀越有河南方氏曰珏董之至乾道二年丙戌珏之孫有曰詢曰感曰仲上其事於州牧馮

○公礪扁以護境感應四字為額熙寧三年庚戌河間章氏曰管潁川陳氏曰彭初濟南林氏曰懐賢江夏黄氏曰須以其事上於光禄卿程師孟聞奏於朝適半山王氏當國百姓困於青苗之役未遑及此八年乙卯郡人劉

公彛知桂州交趾冦邉陷欽廉等州劉公㦜時同秋曹周公汝礪禱於予予效公山之靈冦果退劉公復具狀以聞夾紹聞予之陰績最為顯著韓忠武大儀鎮之捷武安和尚原之功本路安撫使薛公弼保奏端平元年甲

午左藏周公說潮守周公燧具條其事上於執政李宗勉三年丙申十月本路帥臣何公琮入除户部侍郎始得旨嘉熙二年戊戌命始下敕封靈濟徽號有加神喜人歡用彰厥德自國朝以科目取士予得以宰科名之籍

鄉之擢第者横飛捷出為諸邑之所歛袵南渡而後文風大振臚傳黄甲者有人南宫髙選者有人聲名翕翕品秩猶髙或振節秋臺或具司禁帑或出宰花封或教分侯泮至於一階半級可以車載斗量矣繼之以河南方

○氏珠曹曰策王郎曰杰各以文章取進士是皆以夢卜於予而獲報以此功德之在人也甚博詢之道聽塗說一朝一夕而然也廟自石晉開運以来迄今數之歷甲子凡二千四百有奇初拆而為社壇基於青布之潰溪再

遷而為巷東即今靈濟宫是也合門環眷獲寵天封予知證九天金闕明道達德大仙顯靈溥濟真人江王仲知謂九天玉闕宣化扶教上仙昭靈博濟真人饒王父諱温齊王忠武真人母田氏仁壽仙妃予配陶氏涇國夫

人順助仁惠仙妃仲配許氏衛國夫人善助懿懿仙妃将五人永安留守元帥査文徽武安留守元帥邊鎬節度使左監門元帥魏岑都統使右監門元帥趙鍠都統軍使先鋒元帥刁彥能伯氏四人曰知誥曰知詢曰知諫曰知訓俱封王廟食金陵其源派世閥已備見於五代史斯廟是作諸祠所祖祖言始也豈可忘其始而昧其所出哉祖廟創始屢歷具述于前盖物久則壞不修則愈壞木而堂之石而室之将為百千歲計其有功浩費煩○

○檀越之布施名數猶可考是歲在丁亥至元二十四年十一月丁未日也後一紀復大門間榜其額曰芝嶼祖廟因舊碑泯沒予始降碑而銘之從河南方氏曰壯猶曰逢午曰嗣翁諸君之所請也銘曰

水之派　窮其源　木之葉　究其根
源既深　派也分　根既固　葉也蕃
曰祖廟　祠是尊　居此土　百千年
功日月　德乾坤　名與謚　史具存
昔廟號　明而神　今天爵　神而仙

歛厥惠　澤乎民　何以報　薦蘋蘩
歲丁亥　廟復新　後一紀　大吾門
銘于碑　石用鐫　序猶始　祀有傳
效神撒　聲三聞　萬萬歲　祝聖君

靈濟宮記

予姓徐出自嬴姓栢翳生若木夏后氏封之於徐其地下邳僮縣是也國於夏殷周咸有大功徐偃王治國仁義著稱有獲朱弓赤矢之瑞周天子穆王聞之伐徐徐不忍鬬其民去之彭城武原山之下名其山曰徐山居焉○

○祖孫華項三千餘年名人魁士載迹青史者皆本於偃王王予之祖也予家世仕唐俱為大官五季之亂豪傑蝟起瓜分幅裂互相漁刼予奉天子命留守金陵所管江南二十餘州泯征就寬軍給以饒林巒洞蜒守倏死要稱耋嬉遊連手歌謳上無所怨下無與讐江南之民賴予以生予之功德揭若日月雖世而下無能磨滅晉開運之二年閩王王氏失國請命於予予提師萬人艦步並進閩之諸郡各以城降踰年取福州克之師抵峽江之

南道經青布鄉之父老壺漿以迎予師而愬
予曰適有潰兵數百隱匿於鰲峰之巔奔譟
兇驕將次為亂王師今日不至顛覆朋儕我
餘有幾予乃引師南向陟其峰挫其鋒落其
角距殲厥渠魁盡得其屬人卒棄甲呼舞不
戰而收鄉民無怨市買不變田之果谷下無
一跡故今日其山之半曰戰門自此始也師
還父老攀慕顧戀不忍釋去剪茅為屋於鰲
峰龍湫之北圖予像奉予祠晨香夕燈以祝
予壽予心惻然而與衆盟曰予明年當棄世
而寄於此與若等好也及期憑夢於人以宣
其靈年無凶荒民無夭癘禜雩之卜若響若
荅予生不能澤其民死而廟食尸其土是亦
不敢爾民誣也歲更月改屋宇頹頓上雨旁
風無所盖障倏有雲氣亭亭神龍蟠護木爐
不壞像貌屹然見者異之鄉人方珏始立廟
於傳岩之野尚予號曰護境感今芝嶼之祖
廟是也祥符初風俗移易人物繁夥鄉之父
老詢謀僉同再立廟祀於青布潢溪之陂昔
溪水漂激田稼墊溺予以神兵蹠其源决其

流竟不為民害故今號其地曰社壇猶有遺
跡桑田滄海物久則變時有鄉民樂施其地
於龍首之東豐衍端夷山水俱秀卜予得吉
而宅之烏鵲假靈蜂蛇交集紙錢結界異香
襲人夜現天燈之瑞日聞金石之音鄉人因
之以成其廟乃徵土木石工執器備用求會
祠下斬板幹礱柱礎陶甓壁築垣墉歲在政
和之丁酉工逸事遂作貌顯嚴槩然而威至
今故老相傳尚能記憶其事闡而闢之殿宇
深邃則隆興改元癸未之秋增而廣之庖庫
廓大則開禧二年丙寅之春堂庭建植階序
整齊巍巍乎其高炳炳乎其新規模程度將
多於前功則歲在壬申咸淳之八年也至今
檀越姓名書於梁者猶未泯沒我思古人實
獲我心時我亦不敢寧於厥居以保其子孫
黎民亦職有利哉若夫西南北等處祠像皆
本於此拆而分之歲月久矣有能質於鮐背
鯢齒之夫則見予之靈德入人也深靖康陽
九之厄予以神兵護國效公山草木之靈顯
旗纛旄麾之相孽寇就誅中原底定予之功

績聞奏朝廷已蒙聖恩南渡不果嘉熙間鄉
人潮守周公爕以父老章少白等狀再請於
朝金書褒奬勅封靈濟徽號煥然祝冊於廟
祭式有加神人俱喜偉歟盛哉邇來時異事
殊中澤之鴻甫集至於廟事奚暇及此上冠
下屨誰其正之圮桷腐瓦誰其易之墻壁陊
剥圖像黯眛誰其整之予若不揚其烈大降
顯於四方歷告於爾有衆則曰甚一日墮甑
不顧将安以為揭虔妥靈之地乎鄉人各以
事卜於予求其筆以騐其事予示之以讖曰
籤籤六十有四象易之六十四卦天地萬物
莫出乎易易為卜筮之書定之以吉凶所以
斷也既示之以籤用敢援筆為文以委而任
司爾衆其惟致告自今至於後日各恭爾職
各設中於乃心經之營之立定厥功使弊者
復興故者復新予亦不敢獨專其美安生興
事民業有經俾以壽而富俾以熾而昌予之
休庇於人者亦不淺秋八月吉日庚戌工告
訖功請記於予予王父相吳封齊王謚曰忠
武伯氏四人長諱知誥世襲父爵改封於唐

次諱知詢知諫知訓俱秉吳政封王各廟食
金陵予曰知證封江王仲氏曰知諤封饒王
事載之史所有陰績著於尚書祠部廟食茲
土已四百餘年将以至于千千年未可計也
恭遇
聖朝一統率土稱臣天地鬼神克享其德仰
蕫
聖恩俯領
宣命嘉茲榮寵式副所期獻畝不忘三呼
皇帝萬歲萬歲萬萬歲辭曰

婉婉偃王　孝孫有慶　維德不爽
居此一方　蜿蜒鼇峰　龍首之東
靈濟褒封　於民有功　新廟奕奕
厥聲赫赫　肩臑胳骼　来享来格
爾民不詑　降福既多　矢辭以歌

紀石不磨

碑陰辨

或謂碑記有陰無陰吾不知記為何碑為何
所謂無陰之記則樂記學記史記喪記傳記
是也既刻於石則謂之碑如碑用詞用銘皆

傷悲之文記則無之昔柳宗元爲父作石表猶有陰書其弟子門人姓名表陰自柳侯始記陰自徐江王始誰敢議耶

碑陰

天之未喪斯文故假手於我用德以彰厥善

又

○者登斯堂讀斯記其尚知所勉焉毋作神羞哉斯言也以代予言者也刻之座右使爲士周君壯翁之言曰令將生由乎將生尹乎肯惟爾之能予其懋簡相爾令林東村公所舉

○

生爲人死爲神有功於國有德於民者宜有廟祀有廟祀而有勑命者必有碑碣以記其事昔柳侯降爲羅池之神有韓文公爲記予雖效柳侯之萬一愧無柳侯之才不得韓文公記之何以示來者予敢自序履歷後文公者記之可矣

存誠記

靈濟之庭字其額曰存誠此神筆也一日客自遠方來而有假靈之請樞衣而進於堂上得神之所作碑銘記贊熟而讀之儼然若思

超而退曰何獨存誠二字缺其文毋乃有之而未之刻耶請質於予予神也不能以口諭姑假筆舌爲言而復之曰夫誠者真實無妄之謂也人之常性未始不誠不誠無以立身君臣之間此誠也父子之間此誠也昆弟夫婦朋友之間此誠也誠一而已盡求諸身而誠者存初非所謂誠之道也人能於此勉力爲之雖雷霆於上而不之懼淵谷于下而不之恐此無他誠存故也夫苟一言之不真一語之不實曰妄也非誠也甚矣暗室之中視○如無人手指目視洞見肺腑誠之存者幾希其曰妄者滔滔皆是臣如是以事其君而君疑子如是以　其父而父疑至於昆弟朋友夫婦如是以相從事則無往而不之疑機心一萌鷗鳥飛而不下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子不以自欺真實而無妄者也雖不言誠而誠自存何文之有易曰閑邪存誠二字之義其始於此子知之乎耳盍記諸

親睦堂記

親睦堂記所以明人倫也人之大倫親親爲

大親親者也父父也子子也兄兄也弟弟也夫夫也婦婦也故周官太宰以八統詔王馭萬民其一曰親親誠以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其爲人倫也大此太宰之馭萬民必先以親親言之親親者教民之本也三代盛時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孝慈友悌輯睦和遜不待其習與性成是亦聖人之教不肅而成者也自秦漢而下其治一切出於便利而不恥無禮古先聖人所謂教民相親睦者悉置而不講此綱常所以不立禮義所以不明而天下所以日趍於姦行不可制其弊至於父子不同居兄弟不相容教化離絕國俗傷敗而天下無復知有親之義矣是以古之民也醇今之民也詐古之民也厚今之民也薄是豈今之民不如古之民哉必有聖人者出如堯舜如禹湯如文武周公孔子承其厚而維之使爲父子兄弟夫婦者知其所以爲父子兄弟夫婦之義庶幾上古之風吾於今日復見之矣茲者伏遇

聖朝一統以仁率下聖言宣布首以孝順爲

民勸許令鄉里申舉以聞神靈歡喜踊躍嘆呀四方聞風靡然自化或有以貞節稱或有以節婦着義門孝坊在在有人柰此拜若罔聞知汚俗未變爲神之羞神於此時不容嘿嘿乃命鄉人修葺斯堂於殿東以奉神之族屬爲親其所親故榜之曰親睦堂使有事於廟者登斯堂瞻斯像親睦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堂成而爲之記所以明人倫也繼自今爲父者慈而教爲子者孝而箴爲兄者友而恭爲弟者敬而順爲夫者和而義爲婦者柔而正勉哉勉哉庶無愧斯堂之名至元甲午惟三月癸丑朔鰲峰敬仙靈濟真人記

又

靈濟宮正殿之東有堂扁其額曰親睦客有儒其人者攝齊升堂而請問曰親睦者得非坊記所謂睦於父母之黨曰親者乎予曰然又曰上至曾祖下至玄孫此爲父之黨乎予復曰然又曰母之兄弟爲舅母之從兄弟爲從舅此爲母之黨乎予復曰然客迺嘆曰人生天地間爲物之靈其所以異於禽獸以其

知有父母之黨之親者也如其知有父母之黨之親親則睦矣以親睦二子而閭知於人者是誠奚心哉予曰善哉子知之乎今之世俗以智詐相尚亡制度棄禮義捐廉耻其知有睦於父母之黨之親吾斯之未能信自南陔廢而孝友之道缺矣棠棣廢而兄弟之情絶矣宜爾子孫蟄蟄兮誰復詠螽斯之德之子于歸宜其室家誰復歌桃夭之詩既有肥羜以速諸父既有肥牡以速諸舅誰復誦伐木之章孟子曰無辭讓之心非人也是以吾心汲汲於所欲爲不容嘿嘿以秦人視越人之肥瘠不加憂戚於其心爲今之說必寓之於書宣之於口以言諭之庶幾人心天理一脉如線綿綿延延猶有可續可救之道此古人之所謂化當世莫若言傳來世莫若書然觀古人苟得其時而行其道則無所謂書亦無所謂言言之者蓋有不得已者矣客曰誠如是也今之所言曰聖父曰聖母曰聖兄此神之親也其得於南陔棠棣之意歟曰聖子曰聖姪曰聖孫至於曰聖舅曰聖婿者亦神

之親也其又得於螽斯伐木桃夭之意歟雖然神之所謂親者僕固知其爲父母之黨之親親則神之親也其如世俗何予曰固哉愚也子之所舉坊記爲問予以爲子之好學通於記者所有大學格言曾之學乎復坐吾語汝大學曰欲治其國先齊其家又曰一家仁則一國興仁仁者所以親親其親也親親以睦其爲仁之本歟故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客曰唯而起請記之

燕喜堂記

含章貞一者夫人之德也從容和緩者夫人之言也旦夕憂勤爲絺爲綌者夫人之功也環姿律態盛矣賑矣梘之儼然不可勝贊者夫人之容也此四教者義夫人也配食廟庭者宜也廟庭之西有堂翼然而臨於上者燕喜堂也燕喜堂者夫人祠也載瞻其祠有人如玉華裾長袖綺綉文章綴明珠而載金翠喜堂人像也左右森嚴或行或止或坐或起者宜鬟者鬧粧鏡者執巾櫛者塗脂而抹粉

者侍人也曰修儀曰昭儀曰修容曰容華曰昭華曰順成者侍人之號也曰典婦功曰典系枲曰女府曰女史曰女祝曰女御者侍人之職也受藏之府者內府也受用之府者外府也府者庫也乃曰莞庫曰度支曰掌帳籍者侍人之責也至若羅幔垂而香風鼓舞絲簾捲而淡月朦朧憑欄一嘆更有庭花野草相間而青紅者堂中之景致燈燭輝煌椒蘭芬芳盃盤狼籍八珍羅乎其前者夫人宴也既宴既醉滿堂欣欣相酧相酢而且笑且語者六宮聖眷同其樂也神樂而人亦樂人樂而神降之福也歲昔伏臘人之祀於此者否神麻也至於求孚者則有注子孫司專掌其任也親抱送者並是天上之麒麟也嗚呼夫人之德之義之靈者凜凜乎其清昭昭乎其明濯濯乎其聲可敬可畏可愛可慕民無得而稱也必有曹大家者為之史也又有衛夫人者為之書也予所記者燕喜堂事也堂曰燕喜者取詩所謂魯侯燕喜頌也

齋堂靈濟宮記

自觀察使常公設立鄉學而後閩之士風始振曩時此地有修竹茂松西圍周密又有江水之縈回山坡之拱抱風土最為奇特人之讀書為士者因而於此創立小學命名曰齋齋之中有講學焉非董馬名輩不敢下帷而施絳帳也　上而接武下而布武揖遜之禮纍然可觀舊有神祠在堂之東序曰地主非所謂能以禍福動人者之為神也一遭巢寇再遇閩兵齋廬隨廢堂亦無存加以王政之煩苛民生幾絕故人之為士者降而為農或又降而為工商至今聞者莫不為之太息幸而北主之祠香火不滅見者惘然彷彷而不忍去遂斬茅為屋聊避風雨而已慶曆年間鄉人敦臣等始蓋以瓦像而木之後歲甲一週過半陳知足等乃以石為柱其為規模宏且遠矣又得檀越京教周公毅將仕周世修周公崇諸人樂施爾貲用成厥志目今石柱題名猶有可考工既就尊其祠曰廟以其未有徽稱請予就其位以為民主昔有感應之號今有靈濟之名職此之由然則予之所謂非

能以禍福動人者亦不能免有口者之義也
視其祠制雖侈過於前人亦未足以起動乎
後觀於是重新翻盖五彩作服塑成神像黄
簾朱几稍稍尊嚴考之年月則歳在已巳咸
淳之五年也嗚呼人為萬物之靈孰不知有
父母終身而能慕父母者至於祖則易而忽
之況欲知其有高曾者乎今之所以為農為
工商或猶能為士者亦當考究其上世之所
由以復其業毋徒以為曩時此有書齋之講
說而資談柄雖然凡知讀書識義理者皆可
○謂之士君天伊尹起於莘野傅說來於版築○
此命世之大賢故不敢以為諭至於炎劉天
子馬上得天下販繒屠狗之徒皆得以獻一
謀納一策紀功鐘鼎策名史傳豈有不知讀
書識道理之所能為愚意遭秦之厄以此逃
名為立身計今國家養士有學求賢有詔科
目有條為農為工商者皆可相汲引而為士
矣輙敢序其事以為為士者勸或指齋堂為
里可温齋供之堂此則齋東野人之語子勿
聽大德三年歳在攝提格中秋之翊日藝峰

山人筆

代東村公作靈濟宫記

予少年以豪邁之氣汲汲於功名擔簦裹糧
走數千里至於天下壯麗奇偉卓絶之處凡
前賢遺跡靡所不覧正感慨間適有士友韋
桂龍書来以靈濟文集示予曰閩之青布有
古廟曰靈濟其神姓徐一封江王一封饒王
自石晋開運迄今四百餘年其輔國安民捍
灾禦難之功未易枚舉邇来祠宇頽頓不稱
明靈歳癸巳之夏五桂龍與沈建翁周仝周○
○用明林椿郭泳翁鄭汝顯七人共謀而葺之
而卜於神維神顯相化筆為文以委而任輪
奐一新八月功成再降之筆序以履歴而為
之記示之以吉凶而為之卦勸之以忠信禮
義而為之文賦讀之一言一話皆以孔孟垂
世立教之心為心此聰明正直之神也雖班
孟堅西京之筆左太冲三都之文楊子雲五
祚之手與夫芝房寳鼎之歌黄馬碧圭之卞
未可及也有神如此烏得而忽諸韋君七人
奉詞惟謹敬以神所作之記刻於石馬里人

林建功延年書之屬予篆其額十二月以神所而賜古詩来曰碑旣立矣今日之事君記之此神之意也予未暇作筆再賜以古今詩一篇六十五通有曰記在名俱在予忘神不忘之句予不敢辭爲之記其詞曰昔有祀兮今有傳昔有勑兮今有宣言爲文兮勸以賢廟重新兮事巳完曰雨賜兮感二天民祈禱兮心益虔龍篆兹銘兮垂萬年世不忘兮德無邊

餘慶堂道場記

○如是我聞佛有偈曰萬物本於心於心何處○壽所以者何曰即心是佛佛也者釋云弗人也弗是人則體相無耳常實無真無相無忍無妨無實無去来無有罣礙如是如是即無所有安頓那處是人不觧能於心上究竟到盡佛無時不在苟其心不然徒以口學虛談般若假名引導貪利門功甚矣大千俱壞況於我佛一道場乎景德祥符而後佛之功行著聞天下在在處處設立道場各繪塑佛像香火而欽奉之吾鄉餘慶堂亦一道場也自

開禧丙寅至元貞丙申以義曆筭之其數得九十有奇年未踰遠何道場之壞大不如昔上漏傍穿燦温不除彼何人斯有目者莫之顧有手者莫之揩真所謂越人視祀人之肥瘠不加憂戚於其心抑不思古人之所運水搬柴者豈一朝一夕之所能辯是故我佛法揩額曰諸佛興世皆起於山蘆膝鵲項不以爲辱我以浮幻身不可虛占國王好地遂於南安之岩其有石室而就居焉則餘慶堂之興於佛國無加益餘慶堂之壞於佛亦無加○損第以佛智慧悉如是人如此也是人其心便是夜义羅剎奚足以語佛哉唐誌公和尚嘗會傳大士於雲黃山中說法有嵩山頭陀即從座起作禮䟦問曰末世衆生作何業故墮在娑婆經刼受苦如何做箇方便救得誌公曰於後末世造惡者多結緣者少傅大士曰是諸衆生自做得誠我言也誠我言也我今廣爲衆生演法普令開悟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能發何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以滿恒河沙等世界七寶持用布施無妄想心無貪

着心無退轉心以是因緣使佛土莊嚴其福德可稱量耶我不誑語是真語者是實語者汝今諦聽各以佛為心乃再舉佛偈曰我有一善根俱在心頭生會麽故曰即心是佛佛於乾道三年賜定光員應普通慈濟大師菩薩俗號白衣聖公又號盤古定光佛予敢為佛作餘慶堂記刻於堂前以勸世云

來賓亭記

讀韓文公書記人皆以不見真畫為惜予獨喜之殊不知文公之記其所以畫人物形狀曲盡其意苟因其意而摹之則真畫瞭然在吾目中此予喜之得文公立亭之意且萬物皆弊文章獨不朽信夫靈濟真人之詞工侈前盡美矣又盡善矣獨有案牆是缺是補以手板縱橫量之得笏之數七十有奇二三君子殫力就之復請畫於予予遠為之計曰一壁中天悖悖孤立不無震風凌雨之患其父也須壞必欲文公記之可也萬一畫之不存猶幸吾記之尚在後世有述焉記云記云徒記云乎哉恭遇

聖朝一統焜耀威靈南海諸蕃畢獻方物神人喜躍復見太平敢以此圖為今日賀圖之中有亭榜其亭曰來賓亭之前後樹之以槐號為槐市亭之東西植之以坊一曰悦近一曰懷遠是命坊之名也峰巒奇峭岩石蒼蒼驛程迢遞其有往來不絕而踵相躡於道者並作南海諸蕃人物之形狀騎象者二人謂之蕃官蕃官之下主印者各一人能以金鉤而馴象者四人謂之象奴又名象公一人執捧珍之旗立於左一人執獻琛之旗拱於右車二乘而御者四人傘夫二人通事二人甘餘族屬徒跣踝裼間有以織文五彩之布而腰粧者三十六人所獻之寶曰元龜象齒大賂南金通犀文甲翠羽白銀與夫旃檀沉速之香又有珍異殊怪奇靡巧麗世所貴重者如和氏之璧隋侯之珠石崇珊瑚樹之類或以金為盤銀為缸玻瓈為盆真珠為簾七寶為塔車裝輦載席裹氈包涉海踰嶂于于然而來者業積於亭磷磷爛爛彩色瀕汗交錯亂分不計其目致方貢者必如周官所謂懷

方氏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人各有職度材而處之誰謂頭目主事者獨有二人從者二人吾觀其人不有兼人之材其可得而專歟若夫環楮之松夾道之椰周蓑数十步地遠而望之指畫恍歘眇兮忽兮有雲山萬里之遥市橋如帶溪水如練加以玉楯朱欄琱琢之巧亭亭峙峙整整齊齊中開状出查邊趙刁五大元帥出將之圖武夫導前騎卒擁後昭光振耀風威刺刺此文神之所以效瀆鬼獄祇之靈上報國恩下守此土而福於民者也雖然斯畫也夫豈有一朝一夕之所能運思為之亦勞矣予雖喜之必欲為文公之記以存其大都焉又何患乎震風凌雨其久且壞後之君子有事於此必讀斯記讀斯記必斯所以存斯畫存斯畫必斯所以頌

大朝之盛德如天之高如地之厚如日月之光明至於九夷八狄十戎六蠻荒區絶域窮海之外盡入版圖四時職貢奔走而來賓者又非此記此畫之所能記涒灘之歲中秋之

夜天朗氣清月色如晝有鰲峰山人自記來賓亭之圖之事刻於靈濟宮

旗龍山神祠記

旗龍山鰲峰之肘翼也有廟曰祈雨王宮一日龍門社即巷東靈濟宮王行宮之祠也蓋自宋宣和之七年歲乙巳夏泊秋不雨畜夫焦勞嘉穀用虞靡神不舉寧不我聽於是耆老舊人自相告語曰巷東廟有神曰護境感應王捍灾禦難克休於人大矣乞靈不少今旱既大甚牲璧奠瘞之禮其可後乎惟七月壬申哉生明齋潔致誠奔走祀事於廟庭丁惟神憫人之不辜若響若答須臾雲霧四塞雷電皆至丕降霖雨如注遠望山之南忽見神龍閃閃上有黄旗標揭大書護境感應王五字護境感應王即今之靈濟王舊日之徽號也越三日甲戌乃霽是歲秋大熟穠稻倍收甌窶汙邪儲峙充羡田翁野老相與北向蹈舞拜手稽首莫不忻忻然衎衎然而踴躍冬十一月至日上幸設立壇墠於旗龍山之灣月祭之以報其德後甲子一週作廟有嚴

孔曼且碩永宅厥靈以極終古旗龍名山蓋諸神以旗龍顯跡其始如此曰雨而雨神不爽其聰明衆請於有司故上其號曰祈雨王官一曰龍門社此邑里之長材秀民有思於功名者之所願頌也夫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爲風見恠物者皆曰神考之祭法一在祀典今神既能以旗龍顯跡時雨是甘化荒爲穰易沴爲和民獲蘇醒厥猷幾載廟食於今餘四百年爾民報事夫誰敢忘而且怠日月遷邁祠宇頹壞圖像黙昧不稱靈明奉祠林椿等蒙神之福既多退思古昔若罔獲承遂謀及鄉人作而興之有禱於神神享其衷假爲作字篆隸奇恠初不可曉乃乞作世俗書四六駢驪文章可得而聞謂有人焉孰視之若無覩也時元貞改元正月之吉既成合東隣西舍之民協力惟和鳩費命工完舊益新冬十有二月二十四癸亥主春明年節也若翌日甲子工告成請記於予予神也豈敢自眩鬻以媚於人猜惟降依茲土永享厥祀壽富安逸人之所願予必從之若夫神之世冑

爵里具載於巷東靈濟宮碑雖百苗可知也予名刻於石於予與何言姑序此以記旗龍山靈濟行祠曰祈雨王宮云鰲峰大仙靈濟真人自序

靈濟賢聖王廟記

靈濟賢聖王廟碑碑者表其功德不忘也神自祥符以来祈禳感應並禱于龍首廟東神勑封三天璎瓓賢聖按察高仙威靈廣濟真人即靈濟之後身也雖在祀典未有詞制紹興年間始於西南址之疆六年甲辰北廟所作孔曼且碩鄉人林梟董其事凡九十八年廟宇幾壞復能振起檀越姓名尚可考以歲月計之今又六十七年矣大德三年二月社前八日奉祠曾琛傅隆等領諸同社持一辦香奔走執事於廟東之庭而祝予曰此廟久廢將欲治之未得吉卜而不敢爲予戒之曰吉復求文以誌其碑予不敢辭詞曰

聖朝一統天下太平仙廬佛舍百廢俱興里閈立社神棲以寧歲在淵獻斗柄揷寅將以祀蠻祀事孔明顧惟圖像黙昧不蠲毛毀墻

汚風雨飄摇愓然而懼若罔獲承廼稽之衆
乃卜之神豫筮契龜長短後先虛徐莫斷惟
予是信草昧不處無聲無形安敢衒鬻感人
之聽念依慈土唯唯何言回平作隷魚頡鳥
肟二月乙丑吉日良辰土工木工是構是經
削頹補鑄完故益新飾以黝堊繪以丹青輔
弼承疑上應四星爾民有為福禄是膺兩階
干羽守衛鄉隣六公珠翠妙舞笙歌雲門九
奏方丈八珍優旃百伎肖貌生獰觀者戒途
車蓋駢聯艾嬉遨笑喜色欣欣工逸事遂予
○誌以文語言鄙俚捧心而顰予其謂誰靈濟○
真人龍首廟東事紀碑銘天其賢聖吾身後
托姓於潘致知其名承佑之嫡固始入閩衣
冠世業嘗舉孝廉節使留侯旌帛蒲輪累徵
不起富貴浮雲卜築鰲峰鑿地為田亭亭皎
皎不恥食羹仙骨不凡學授偓佺龍嶠一卷
出青入玄峽江之西飛水沸騰不濡不溺屐
空而行駭俗驚世事涉杳冥厭棄囂埃以道
自聞朝聞夕死得返吾真一日羽化如蛻之
蟬乾德而後人夢是憑厥孽既祓榮雩協應

五穀蕃熟利施於民民感休喜秋嘗冬烝祠
制未立合享大庭按察舊額始於紹興作廟
有嚴濯濯厥聲紹定紀元屋壞將頽恢度舊
制功多如前惟賢希聖允獲徽稱人上其德
有司俱存神而明之聽一旦專繼自今始聖
可希天伊我靈濟行滿三千兼而有之以配
三靈戊日元吉糈潔椒馨民亦勞止實獲我
心刻誌於石千古有經靖惟恢恠非人不因
尚冀宣封八字輝榮拜手稽首
天子萬年○

司農社角廟記

予廼者赴天臘會式遄其歸倏有客腰金袍
紫侍立於堂下厲聲而呼曰生為人沒為鬼
為君子之鬼必不敢加禍於人其為小人之
鬼則不靈西廟有記南北有碑予其將與草
木俱腐矣予聞其語責令左右引而進之乃
正直之神曰社角祠予下執其手以上曰子
若無語吾幾失子矣縫衣章甫難以適越維
今之時非茲惡富疆者不可以立身非纖毫
計會者不可以為生計子之職以農開國春

耕夏耘秋收冬飲終歲勤動靡有寧日天門
萬里孰爲子之遠處而乞憐者乎長房何人
敢爲驅役鵲之靈不免填河之書龜之靈不
免支牀之苦鷄何爲不鳴犬何爲不吠牛何
爲而喘馬何爲而困如子之責難矣哉信欲
望豚蹄盂酒之爲私祀者其可得乎然雖如
是農必不以水旱而不耕子司農職也安得
居樂其業何必沽名釣譽爲世俗態自今以
始歲其有則杞事孔明何止百世將與天地
相爲悠久子矜子能榜其額曰司農社角之
○廟若夫廟之始自五福岩而遷於此亦有年
矣其重修歲月則題梁可信故不及贅攝提
格之天臘節後二日鰲峰山人作

司稼旗龍山翁廟記

公姓翁諱承贊福唐王馳之遺民也唐乾寧
之四年中宏詞科官極髙品五季之亂豪傑
分割國危政亂風敗俗澆公乃棄妻子棲墳
基埋光鏟采不效時趨北遊白鹿歷髙踰險
卜築於鰲峰之半曰旗龍山平坦廣衍得幽
水清流而遂其志閩王王氏幣帛以迎不屈

仕之永隆間王氏兄弟鬩墻內變潰兵星散
奔竄於山林之東閒公髙節過門不入晉天
福間唐兵南討鄉之父老恐變爲虐請唐師
勦除之公具唐衣冠謁見二王今之靈濟眞
人也王後辟以幕職公不願祿鑿山爲田自
畊自種年豐穀美春給隣未之不足者仁人
用心萬口是碑天福八年一日忽有流星墜
於居廬之側公自知祿滿得鄉人共杞公之
香煙以其自耕自種之田施於合山常住永
爲追修與靈濟二王守此土公得配食任司
○稼之責主掌雨暘管護牛畜涖事以來終始
惟勤歷年既久祠宇傾頹更而新之鄉之父
老力也至於風雨順時五穀豐登孳畜生聚
鷄犬相聞此則父老之所以獲庥庇於公者
非一日若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良婦貞其
誰使之然而然者公其鄭子眞嚴君平之徒
歟公神也請記於予予敢述公之履歷以示
後人大德二年十有二月臈日鰲峰老人徐
子記

徐仙翰藻卷之二

團本堂記

維歲大獻淵修禊之夕鄉人某持一瓣香祝於予曰牛馬走所居先人之敝廬已七八十年矣舊有板額曰延慶堂塵埃厭棄未甚光彩意欲更新之竟弗克就於嘉其有此先志以成其美乃命左右濃磨川墨一硯剪茅為筆一氣作之字大如斗曰團春夫團春者大地之間物物皆春也蠢者動蟄者啓勾者萌甲者折自充自盈自生自成是誰使其然而然也子亦知其所以為春之意否某曰唯退而省其私如未有所獲復摳衣而進曰愚不敏請事斯語曰物之所以為春者有天地焉人生天地間不過一物耳春之於物春且不知其所以為春況於人乎吁固哉子之言感矣復坐吾語汝夫天地之所以為春此春也人之所以為春者亦此春也豈外物而求春所謂春耶何者天地之所以為春者其為氣也融和其為情也明媚其為氣也含養覆護而已物之所以得為春者職此之由茍或赫

然而有酷烈之氣是為夏也非春也蕭蕭然有淒清之情是秋也非春也凛凛然有嚴切急迫之意是冬也非春也既非春也何有於物哉惟人亦然子其知之父父子子夫夫婦婦兄兄弟弟人之大倫也必先以孝慈友愛輯穆和遜為根本惟其本固根深一旦春風鼓之動之其為枝也脩而長其為葉也暢而茂其為華也秀而實不然雖有春雨時時灌之日日溉之無益也然則根本之於人可不加之以封植之功任之以培養之勤庶亦可以冀其有立子章子能以此意推之使同室之和一團是為不春之春與天地同乎其春何患其不充不盈不生不成也某既承斯語頓覺神悟懷其文而歸亟索筆書之指令家人措置一觴一味設席於團春之堂少長團坐各有次序相酧相勸且飲且輟某將醉未醉之頃呼童取水盥漱以文讀之且作嘔啞之聲使家人聽之復拊蹕而揚言曰吾雖未醉幸而諸事不芥蔕吾心信乎今日之得春也今日至來日來日至後日無日不春自今

歲至來歲來歲至於千萬何歲不春我得此春汝等亦得此春庶無愧於斯堂之名既徹席家人撫掌大笑而起鼇峰老人作

門銘

言必忠信行必篤敬禮必嚴恭容必端正處已侍人惟和惟謹耳目心思吾日三省致知力行賢可希聖事業伊周德行顏閔積善傳家必有餘慶書銘於門子孫其聽

壽天玉嵓道場記

佛心普照大師清琮號石徑俗姓畢莆之遊○

○洋人世業儒少從遊於三山郡庠平日與交接者特達俊偉之士適谷陵既易奎壁無光遂棄所學入空門初受業於東山師衛振文傳印於愚中師廣智師之為人內朗外融不假耘鋤口常誦佛經至於儒書未嘗一日釋手且會鍾王會此時華所譽南宗之白眉者非師其誰師自莆入福始駐錫於閩之應天寺閱星霜者十有六常語人八萬四千法門須是自行方便欲另作一道場展轉莫遂去應天寺未上牛鳴地舊有湯承議故宅遭兵

燼後已為瓦礫至元壬辰其子弟以其地來售於師師私喜曰吾之緣法不偶遂捐衣鉢餘囊力就之一日與其友重林師道煥共携一行書縱觀於其間得山之龍法俱在法眼中雙髻起鳳南北競秀雙髻之北發足而東針為乾再分兩支支之一結為石如品字三面錯辜且端且正或者天育地產設兹神物將有所待焉晉永嘉渡江處士王其姓者自太原來結廬於此因石之品字自號玉品山人故今目其山曰玉品玉品山山之總名也○

○上有一脉自品中出蜿蜒而來如蜂腰如馬頷及其中也橫建三峰卓乎有立貢負而足峙其名曰撼奇前行换步節節棹轉其名曰蓮花至於止處三支挨地雄傑峻峭作仙人大座之形東有八龜堂泗洲橋西有麒麟庵真武岩明堂之上有山曰壺榭曰烏石岡曰古松環山之間碧澗雙派蛇行斗折尺寸千里悠悠然莫知所窮外抽一峰曰方山為之從內建一峰曰天柱為之輔天柱之下為應天寺逆眺兩峰關闌水尾如牛馬之飲於溪

廻巧獻技有態有情雙髻之南發足為大座
峰為玉藥峰為双童峰双童而下為寶臺峰
為起雲峰為金欄峰為三郎峰為朝陽峰嶄
然陣列峥然角抵外與天際四望如一住芝
山別山雲公寓遊於此嘗作十奇峰偈以寄
其情凡登探者莫不稱讚師既得其地乃大
展作具背西北面東南始指異之曰孰使吾
之樂茲土而為開先者非道場之緣法歟師
之軌行震人耳目雖欲藏身處沒蹤跡不知
沒蹤跡處莫藏身諸宗長上聞之不肯放過○

○辟董越山寺師来越山踬幾百祇越山寺在
福州治之北鄰於市井囂埃出入未免吽鬧
淺學近識處之必為執着師之性躶躶然洒
洒然無色無想無知無得獨道場之舉念不
停常欲了此而擔負不行乙未之歲的委其
徒師龍等董其事以其月其日某甲子始傲
工剃而踬之是坦是塈庵於上而署其額曰
壽天玉嵓道場壽天與應天同族類也曰玉
嵓則就玉品山字上模倣出来中有堂焉命
曰應機堂之後有觀音殿殿之後築室為二

師同一日東山壽域一日愚中歸藏師不以
此自居而歸之二師式以見其不忘所宗之
趣堂之下鑿土為池旁廣而中深導泉蓄水
不增不減蓮花九品異種同香合九為一莫
名其妙豈非玉品山之来處上有三石中有
三峰下有三支合為九數故品别以九其義
有取於此蓮花池之得名是亦得於山之號
蓮花而得名也況師之宗派出於天池取以
天池二字名其池山之方位界於乾亥配乎
天地之名誠為相應池之旁有亭亭之勢有○

○臺樹花植木四時芬芳此遊覽者之所健羨
其可樂乎此耶若夫驚田三百畝以為香燈
之資是得金仙所示不滅意益而廣之者東
山愚中也又於朝陽山下營塔一坵以為栖
真之穴亦得金仙所示寂滅法師歟師歟金
仙之徒歟大德三年歲在巳亥中秋前六日
師遣道換来示予以地圖而請記曰庵之事
役將次就緒復買其隣得諸哲坋之基灌莽
荒墟是亦湯承議之遺業也目即鉏理計工
度材建大佛殿如招提致上以祝

當今皇帝聖壽萬安下使鄉人之信向者有所歸依焉外有三門兩廊法堂寢堂寮舍倉廡去處各留地步陸續爲之計未知何日得以就其功吁師之言似爲當矣師之規模如許志向如許力量又如許何患其不就不患不就惟患師之不爲也予澳忍無聞敢拜師作禮拈起招賢大師偈曰百尺竿頭須進步十方世界是全身師聞是偈不覺開口大笑曰如是如是吾即成之成之日再能爲吾續記否予曰不敢辭予謂誰廣陵徐氏子名謚○爵里具存五代史齊之世家自號鼇峰山人○姑撫其事爲之記師石徑刻於石留之以示後人云

續壽天王嵓道場碑記

佛之字義釋云弗人也既曰弗人上無棟下無宇十方無壁落四面亦無門以三千大千爲世界廣大誰知何曾假合金剛經云即非莊嚴是名莊嚴此其所以謂之佛佛心普照大師六祖衣鉢之來次第行也初受業於東山振公住應天寺再傳印於愚中智公住越

山寺晨雞暮鐘粗可以安閑受用王嵓山之作庵曰壽天王嵓道場豈必搬柴運水祗欲展神通耶若夫一椽一瓦一木一石皆出自師一手經書吾謂師之用心也勞且拙矣庵訖功囑予記其事耶記耳從而作贅助語故未免世俗態師胸中之韓馬薛鶴已全不已劬勤爲蝶殿之爲最大者一堂之爲法爲寢者二兼靈會者三門戶之廊廊廡廡之修直曰倉曰庫曰厨曰寮方丈囷囷焉盤盤焉色色備具其十也有九土工木工石工將告成○者又七七八八矣倒指數之凡歷涉者四五六載事始完可以想其輪換之盛吾謂師之用心也其爲勞且拙者猶有存焉續記之命祗恐記之不得其所以爲記之意豈不見岑和尚道是今時人須是隱身去可思量不師默然禪坐一刹那間復拈起一条柱杖予大喝一聲云庵雖小含法界放開大者無外收來小者無內這般的話不是達磨公案汝會麼予眼裏聞聲便覺透徹以是知師之作此道場者不過與佛所作祇園精舍一樣規模

爲師之所以作道場者果在斯乎不在斯乎祇在方寸間耳其爲間架也非尺丈所能量其爲方向也非盤針所能格其爲境界也非品石之蒋蒼所能喻其巧也非十峰之峻峭所能名其狀也非雙澗之淵深所能究其源義矣善矣諸好備矣若能於此了知便見得盡大地是沙門一隻眼放開隻眼縱橫自在東去無涯西去無際上柱天下柱地四通八達無所罣礙其光明洞耀照徹十方譬如千日放大光明不然何以謂之佛心普照大師道場是作豈得易爲記哉記誌也輙敢門師借取須彌爲峯海水爲墨獅子巖頭大石一片誌而碑之使百千萬億刼後不破不壞知其所以爲佛心普照大師壽天王嵓道場記也庵之履歷已嘗記故并爲之頌曰

師琮公號石徑家莆人畢其姓世業儒衣冠盛陵谷易文星泯俗瀾趍不與競赤洒洒是本性學惟精西方聖機一悟非臺鏡沂源流派能忍東山根親摩頂愚中智傳正印初應天以才稱今越山泉紬領基道

場卜玉嵓龍得法宗一行重林煥爲正訂氣結凝石磺磺澗雙流峯十陣面東南絶奇勝剗土壤剪荆榛陶瓴甓削杗穩築垣墉植藩屏庵既成禪安靜名應機宇于題異種蓮池久町花木亭峙如帍二師祠事思敬生者壽歿者慶歲㝡獻記予請居買隣力業併土木石工愈劲殿一之敞而洞堂居三法雲寢廊翚翼修且㢲針甲卯門取正倉乃積厨乃淨寮與房件件整田爾田二三頃塔一丘萬事定師龍等承指令五六載功始竟開隻眼子細認師所住境非境方寸間沒蹤影一點光常耿耿遍法界長萬仞佛西来甚修證水在缾星在秤嘿時說忽自省意云何生淨信衣可溥大庾領續比燈燈不盡心即佛難比並曰普照兩相應師之徽人諦聽記誌之愚膏肓頌無文愧澳浞刻茲碑年有永

修西林寺記

閩之福州城舊俗土記之傳者號爲三山按郭璞遷州地記曰前有雙眉童施粉黛壯指

烏石山九仙山方山而為言也又有高蓋山
蓮花山與方山相應三山之名其始於此三
山於其間獨方山最為横絶州治之南望之
如几案天造地作亦巧矣豈特為州治設耶
予嘗謂山之靈異者其閒必有魁奇材徳忠
信之民出而當之又未之見也一日縱觀於
方山之下行一里有佛精舍盤盤焉囷囷焉
榜曰西林禪寺法門廣闊殿宇宏深廻廊翼
翼飛閣渠渠東有天飯香積之厨西有雲會
禪燕之序至於應真祠賓華堂方丈室靡不
○修嚴帑庾廩舍無一空闕地木石椽瓦粉壁○
俱新鐘魚木皷色色俱具若夫鑿池引水生
清淨心不塵不垢是名莊嚴青蓮寶像紫金
白毫光之照徹十方遍覆三千大千世界予
焚香合掌如登天堂四大五蘊實無所有洒
自嘆曰此絶俗離世者之所以為功名者也
少刻主僧披袈裟袖坐具出而問訊於予予
瞻其人瓌瑋特達無人我相揖之曰師其開
山歟延予坐煎茗為款從容而言曰寺之開
山唐廣明之祖師也後百年有宋景德禪師

廣而闢之以成道場指數于今又閲春秋三
百餘載咸淳戊辰老衲自龍江來住山凡十
年適值兵革頓為瓦礫草莽之墟過者太息
老衲不揆不謀於衆不求於人自傾倒衣鉢
一力幹運羨積餘藏如治私産因其故址徵
工傚功勞苦服役踰數年而克有成增置田
畝利俗於昔苟得以贍徒衆晨香夕燈上祝
聖人壽下俾鄉人後有所皈依佛法中其亦
庶乎可以無愧於廣明景德二代之開山也
又於寢堂之内偏建竪樹塔列歷代海會于○
○左右上塑三佛中卜一穴是為靈室反真歸
源此老衲之願畢矣今欲伐山石刻之歲月
使將來眼知作之本始慶稔聞真善欲識適
意空宗種種因緣輙敢以須彌作筆海水為
墨作之數句不異語予以方便故不敢辭應
作是言曰善哉善哉師名正榮其先二山長
樂之古縣人也俗姓謝家世為儒此所謂魁
奇忠信材徳之民能以絶俗離世而取功名
者也記畢長嘯出門人不知予之所之師曰
其神乎元貞改元菊節前一日前廣陵尹東

海徐儒子記

徐仙翰藻巻之三

鼇峰賦

巍巍乎高哉鼇峰之殊傑也按淮南子之括象圖是以知其宗祖發於崑崙考赤松子之青囊経是以知其枝葉之分於庚嶺自南而來也惘若諸蕃而入使向北而朝也效彼崇嵩而祝聖其勢展雅其容端正如覆金甌如龝洪鼎如仙人之展具衣如玉女之開粧鏡如武夫健卒之頂兜鍪如王公貴人之執圭珍外有方山拜於前而爲之几峬山侍於後而爲之屏鹿山爲之輔而左支合山爲之弼而右撑齊齊整整峙峙亭亭雖池之九華歙之黃山不足以喻此峰之偉觀括之成都温之鴈蕩不能與此峰而齊名吳之會稽楚之雲夢惠之羅浮朗之武陵皆不足以形其狀亦不敢以狀其形我爲横笏以量之其方圓也何止二三百里立表以算之其上下也不啻四五千丈去天咫尺聳人觀望御扁榼而歴險假組縈而直上進步可以造紫微之庭擧手可以掬銀河之浪藐爾人物小哉穹壤

倶在吾目如示諸掌使孟參軍寫此必為落
帽之懽使謝太守知之必為整屐之想斯人
已去此音誰賞若夫委委蛇蛇高高低低凸
凸凹凹不等不齊層層疊疊為畝為畦朝霧
收兮陽烏旭於東暮霞飛兮白兎魄於西引

清輝兮皎皎挹翠影兮萋萋至於春風動兮
花卉芳菲夏雲奇兮樹林陰翳秋露晞兮嵐
光淡薄冬霜隕兮草木凋瘵此良辰美景之
所難幷有詩人墨客之所睥睨其閒虎狼狐
兎為穴為窟烏雀鳩雉為壘為巢或鳴或噪○
○或嘯或嘷士張垂天之畢下布竟野之罟右
挾夏服之箭左提烏號之弰或縱或擒或蒸
或炰以供我祀以充我庖所產之木曰松曰
栢曰樟曰橋曰棟曰桐曰楠曰柠曰楓曰杉
曰樺曰欅曰檜曰檀曰槐曰梓曰柯曰榛曰
榕曰椋曰朾曰梃曰楨曰杷曰桄曰椶曰槵
曰榫小者可以為店為楔為根為闑大者可
以為櫨為楮為梁為梠其用也博可擇而取
又有紅蕉白苧細葛青麻山桑野柘槐黄藍
青梔子橘皮真紅紫莢之類可以為華身之

需荔枝龍眼欖橘餘柑林檎黄彈朱櫻白柰
棎楂鹿櫨楊梅烏椑之屬可以為適口之助
言其藥則有香薷牛膝黄精薯芋交滕馬舄
地黄皷子薄荷茵陳紫蘇香附茱萸甘菊扁
豆香枳苦蔞茴香蒲艾遂蕩黄蘗木鱉鶯粟

羊乳或生顧渚之紫筍或產交州之薏苡靡
所不有未能殫紀何今昔之不同嘆日月之
雲逝是以橫笛一聲或伍牧童而來歸爛柯
一局或學樵父而偷閑石峯峯者為方士之
室草蓬蓬者為隱人之庵安禪有座登真有
○臺曾現天燈之瑞嘗留仙嶠之丹石皷之聲○
猶響紉石之紋尚瘢窄而險處號引戰之門
坦而平處為息馬之灣古来遺跡吾豈虛談
胡為感慨尚可覽觀我哉乎有莫攀之壁淵
淵乎有無底之潭各立深淺分為二三芝蘭
同芳而馥郁藤蘿交翠而鬒鬖源泉混混流
聲潺潺一條瀑布萬仞垂岩其白也如練其
青也如藍其濺也貞如珠其盛也深如盤金
刀剪栽未為易玉尺量度誠為難時有神龍
變化如恍如惚或飛或潛或出或沒或激而

為雷為霆或奮而為飇為颮或沛然而雨勢
祁祁或油然而雲氣浡浡祠侈褒封民無忽
忍澒濛既判遂古之初孰為措置以麗堪輿
既分秦都未入漢圖所治南越惟君無諸髻
椎污俗世守一隅韜光晦跡孰敢誰譽自唐
貞觀册名上都風聲壯麗氣貌魁梧宛若數
里聳拔一坡鍾青鋪而閑閒接潮聲而盤盂
派其墩曰傳築支其崗曰香爐維水之白維
石之烏前洋之為肘為腋富山之為趾為趺
此上此民是田是廬何廼陵遷谷變時易事
○殊五季遭亂十姓並驅豈期王氏自謂黔愚
內溺淫侈外事科歛宮室無度遊畋自娛時
靡有定不遑啓居使鳥驚而獸遁幾絕生息
使山童而木削遂成丘墟毋乃蘇氏疊出是
以眉山一枯人有常言事果不誣始自建隆
至於祥符朝廷文治鄉校詩書迨時厥後名
公鉅儒相為汲引無復躊躇獨先於諸郡蹈
破仕途朱紫背項車馬門閭昔也此峰之靈
以物之秀今也此峰之精以人之儲嗚呼輻
南軸北留來黑往何此峰之不老托以神而

是降爵秩有加聰明不爽謗諸人以為善慨
斯文之未喪況神藏於密道隱而微自知謹
怪恐涉狐疑大義頗羞於曹植十年深愧於
左思姑作獲麟之筆毋貽覆瓿之譏

靈濟宮賦

龍銜圖龜駕書何譎恠而詭異者乎詰之泰
元泰元嘿嘿卬將求索於惟象之初羲姒告
卬其故兮峇曚曚而未察挾既覺於玄烏兮
倏以自造而歸之寘寘騫巧倕之撰正兮章
玄文而志書菲莛尊之啓前兆兮彼靈氛而
○莫神觀幽人之髣髴兮守以又玄而莫莫亶
鄉二
古
倏忽而翕赫兮兗不可兮彌測廼窮宇宙兮
孰預其終等堪輿兮長無極是以五帝亭亭
三皇繹繹神囿兮有制祇堂兮有式蹴羸蹈
列以涉今兮誰復參差而不輙九天之寥邈
兮安放安屬何剡剡而來下兮鶱峰是宅陟
巘岌以扢嘉壇兮直嶢嶢而造天眺青矑而
下盻兮黄土乎丘岳雲譎波詭基之連蜷蜷
兮靡於東平原唐之瀘而駮駥兮趾裂舄而
成峰岧岧然若馴馱之駟昂昂然若赤驅蒼

龍覽摎流於蓮華兮挹素靈而心爽靈山之
儐婑靠巍兮襲青氣之豐融九阡九陌之壇
漫兮井般廬而連局朝潮夕汐兮道汪流而
潨潨信矣夫嶽祇瀆鬼后媪育靈其年政和
洛官是營作噩貞于則壯兮土木石工之告
屹然砥石之柱華然雕玉之榼嶄岩兮飛宇
嶒崪兮層甍列焚撩以布翼兮繽繽然相以
交錯重析疊拱兮甍甍增增而復崚增閬閬
閬其朱閈兮虒則俩岐陽之石鼓畧垣墉之
佳嵬兮炳炳乎丹青邃闃秘室之嵔嶙兮從

○延佇於荒忽東廊西序之嵷嵱兮抱地勢而○
相嬰又有麟毫之笳珠翠甲乙之絡羅孔雀
兮張金鵝綴鞴紕兮數底蔑受寶符之緱山
兮感黃金曼陁未足以言瑞兮間以琉璃而
婠嫚形芝之雲氣騰騰慱山之祥煙欝馥杉
松歌玉楯之風槐桂掛文窻之月或寋土以
瀦泉兮雜霤聲而活活鱎鯚之與鰍鯑兮掉
清漪而發發溶餘慶之螢宏兮納大千於一
粟淑龍首而發仞兮頻霄回於靈塔曰外相
屬前沓後合殊形異觀莫能殫述至於堦級

之有等差儀衛之有號令左低聲右肅靜魍
魎兮固扃壘荼兮呵禁麂魑兮不敢喘息猶
往兮束手聽命將事之夕齋宿唯謹顒昂俯
僂或退或進端容兮正色目存誠兮肅敬儼
然圖像之生儜氣歘之灼灼畨畨兮熊羆之
士業業兮貔貅之卒虎頭兮燕頷龍韜兮豹
畧羅弓矢兮樹旗旄執瞿戣兮仗劉鉞泯其
跡於無聲藏其機於不測堅柳營之壁壘示
轅門之整肅使爾絕黨殊隣遐方號俗梯山
兮航海畢獻其方物睠此館兮來賓有亭請○
○寓以為王會兮賀太平於今日恭惟
皇上億載萬年為父為母普天之下莫非王
土修廼文偃廼武忠爲甲兮信為冑禮為干
兮義為櫓蒐詩社兮獵詞林遊墨場兮聘翰
國將追群於崇環追慶雲兮埒白甬東壁騰
輝燦然可觀偉哉凌煙閣人物之盛兮畫腰
金而袍紫又如西涼伎獅子胡尋撞之都盧
舞絙兮揮霍藏擻之要妙兮梨園之曲聲嗚
嗚楚娃兮吳豔秦娥兮衛姝粉白兮黛綠飾
紈綺兮綴金珠飽侏精兮厭鼎肉八珍絡繹

兮分御厨衆嬬並侈姁媮何嫚之道予用心
之巧也如此靡敢褻嫚以為耳目之娛天門
兮洞洞無階兮可升名與德之盛兮日月爭
光萬鈞兮未足以為重何迺屨之以無為惕
然而若恐親親以睦兮序伐木之章魯侯燕
喜兮獻閟宮之頌名咨堂兮額四字以為規
姚姚寓其意兮亦庶幾乎能以警衆憂虞矣
得徵之易兮尚以占文未喪兮亦顔亦孔廻
平之作籀篆兮上可板於軒頡熊經龜息用
○以觀其徼兮即來今之黃任徐董非至人其○
孰能與於此兮敵可拜宣封而受天寵重曰
奔雷公驅警蹕以鳴兮戒兩師而洗塵兮飛
廉撝呵勵厥聲兮神毋擲大先啓行兮駕龍
輈而載雲旌兮八鸞五鳳紛紛其交迎兮乘
清氣以上征兮驅閶闔而造紫庭兮曰出入
而靡有停兮下倒景而上光耀明兮百味旨
酒將薦馨兮藉以芳芷雖杜衡兮浩然壽宮
安可寧兮永永爾祀何千萬齡兮

文與庵賦

一日有好事君子柚香而叩於予曰吾鄉

之宮與廟各有碑餘慶堂亦有記文與庵
塔其為道場未可以小可目之何不為措
一辭意非敢後也蓋為道場將廢未獲其
人以復其始坐此慚愧今因子之問姑摭
其事以為有緣者勸乃賦之曰
鰲峰萬仞兮去天一握蜿蜒而來兮不知其
幾起幾伏突然為青鋪之三峰兮爾廬爾宅
揖崗巒之拱護兮眷西顧而徊徘非驢之能
蹴踢兮龍象之為穴為窟奉如來之真舍利
兮粒粒如含桃之衒金碧氈包席褁兮戴以
○駱駝而來於西域瘞之以為塔兮削以水沫○
而刻其山骨壘壘增增之級有七兮巍巍其
高卓像千佛之化現兮運風斤而精鑿神火
青而不熱兮燭斗牛而上薄人天鬼神所瞻
仰兮欣予志之相逆而懽悅晨昏之作禮兮
且拳拳於晦望弦朔此先祠之故庵主兮釋
修偈之是作比干之亂曰懷賢兮實為鄉之
檀樾假木魚以驚衆兮聲夜鳴之山鶴功一
就於衆香兮一盂一勺元符之銘誌於石兮
尚有稽其歲月言不可既兮茲特舉其大畧

淨慧之號振於古兮談西天之快樂文典之
名著於今兮乃儒人之意有托祠宣聖兮志
于學祀元皇兮干于禄廣惠之有殿兮清貞
有閣右叩於玄天兮左瞻乎東嶽延導師於
安養兮趺青蓮而焯灼現千輪慧力之色相
兮不御鉛華而帶纓絡如貞應之衣白衣槃
槃兮或示以朴如明覺之掛金襴采采兮或
稱其服慈濟之以醫而活人兮不假乎參苓
桂术英列之以孝而致身兮化世俗之薄惡
命爾堂而曰證會兮神乎莫莫樓千門之五

卿二　十八

鳳翼而飛兮簷牙高琢房庫之有次兮復經
營於庖湢僧寮鬻其功於丹青兮汚或漫於
黝堊百以器之既備兮靡有堅心而展力事
事之竟有成兮固非一朝一夕復其始於宣
和兮如章如吳如鄧繼之以曰徐曰周兮再
經理而爲之廣拓自元符迄于景炎兮完新
修舊之既數嘉備志之忠且勤兮將爲河沙
億劫之封植敢含心而捐廢兮於俯仰而無
怍燭龍不常耀兮纁黃忽其湮沒爵火之爐
已滅兮未能噓之壽翁大厦之將顛兮未能

支之以一木慨古人之颯化兮孰可與而咨
度来者吾不聞兮獨懵歎兮結帽亂曰何陵
谷之交錯兮何世途之跳躑兮何營營乎蝸
角兮何舍本而趨末兮何嗟老羞早而縮恧
兮何惆愁而不之覺兮何盜車而不遇之伯
樂兮何章畫不得工階而志墨兮何前修之
有遺跡兮何壞此路之轍兮何謂不實而有
獲兮何時蹇修爲理之喋喋兮

自辨文

予之所作人皆以為迂誕今日之迂誕異日

卿二　十九

之受封襲爵以此為驗之跡進身之階如君
者之未知也昔有搜神記神異誌幽怪記山
海經幽冥録當時所作莫不以為迂誕至今
讀之使人感慨而已誰曰不然予嘗讀聖人
書曰子不語怪力亂神及覩獲麟一經盟誓
之辭灾異之事屢見而屢書或者議之以其
言出於公羊左事谷梁之口始作俑者聖人
亦不能諉其任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
我者其惟春秋乎甚矣材之難也如此夫文
章天下之公器非則辨是何辨之有予有所

作不知是邪非邪請為辨之段文昌所作平蔡碑太守陳珦去之獨有取於韓昌黎之文昌黎公雖後世之所欽服殊不知蘇內翰所謂不知世有段文昌之句則視段文昌為何如子之所作故無段文昌之材存之可也去

之不可也如或去之雖有此記誰無此語夫其必欲存之者非以為誇當世耀方來贊感衆聽也不過後之有事於廟者觀吾記見吾行事不以暗室而自欺敬神之心油然而生矣記既作矣刻之書之必得其人予故敢用

○為請撰君之心必有其說東坡公嘗曰平生○不為人作行狀埋銘墓碑至於撰司馬溫公富韓公之行狀則曰不敢固辭終非本志君之所以為書碑者是亦以東坡自任歟雖然蔡邕謂盧植曰吾之為碑記多矣皆有慚色獨於郭有道碑為無愧子敢以此為請云

塞謗文

予自領仙職以來嘗度而後未嘗一日與人交接時雖有片言隻字無非誘人之善語也苟非其人精純所鬱徵兆莫報若夫水旱疫

癘意外之變是皆予之弗德惟有恐懼修省曲盡銷禳之道而已至公無私疑問則有籤杯如嚮斯答今之箕笔不可驗者蓋其間有一等罔象非賴行巧設奸假以狐妖鼠怪闖其戶閒其無人而文飾其說致使乖錯鈞誇

奚云是謂人可欺也而神可欺乎語曰可欺也不可罔也魚目隋珠真贋可見有識君子毋惑滋甚反為神羞姑作笔為塞謗之辭云

天其神閒神居冥冥胡然化筆刻劃厥靈編珠綴玉皎如日星班張賈馬莫之與京活人

○之書韓康永涪陰陽宅兆郭公景純麤粮景○從車蓋塞門德鏤人心何千萬年今也不然藏神於天出無入有世謂之仙虛無縹緲嘿嘿何言豈期夜鼠假以狐鳴顛倒繆錯使人不平持神之悅具男具興云誰之辜壠斷賤

夫欺不可罔或敢侮予積惡滅身人禍鬼誅若等儒冠肖貌如人鬼神無常豈昧之聞昔日之靈汲於經營今日之晦廟事已成自衒自鬻惟神之耻絕笔有歌乆屬人耳謌以訊之無從詭隨斯文是作以塞謗語

非神賦

女媧氏之斷鼇足兮渾淪始離嵩泰衡恒華
之崖峩兮其神曰祇帝舜柴而禹巡兮秦禪
而漢祠遂右之傳而不証兮誰謂水龍而木
變予之鼻世兮基於下邳發釆石之孕靈兮
消鬱峰之現奇嗟魌燬魄淵之睥息兮冥招
青閶以驅馳哀清廟之荒唐兮白睍嬰茀之
委蛇欲毀冠而裂冕兮視世途之險巇大廈
將顛而不理兮恐一木之莫支歲昭陽之大
荒落兮音剡剡于羅池假毛錐子以為言兮
顛倒而妍媸或詭巧而哆哆兮儗儗以為吾
欺熖掉舌而葩葉兮喋喋乎秦儀汝悄悄而
辯兮寧質質而自持胥骴小而蠐螬兮胡井
胥而管窺腰便便而嘵嘵兮不若盛酒之鴟
夷秉谷生朝終自臧兮短狐伺影竟何為天
地漫漫而無極兮死生浩浩而誰知阮瞻之
辯是非兮骨肉化為塵泥謂吾言之不足證
兮巫新麦以為期亂曰天道之福善禍淫兮
如表立而影隨彼譎詭而徂狂兮羌猶豫而
狐疑敬神如在左右兮予嘿嘿而何辭

莫毀碑辭

莫毀碑者言碑之不可毀也辭者聲其罪之
辭也其辭曰甚矣時俗之變詐兮黠鼠智狙
梔貌而嘰言兮效汝曹之囁嚅巧畫竟莫壯
於犬馬兮唯鬼魅之是圖不涉大行而涉魚
鳧兮又孰知其畏途玄靈之決讎兮匪若木
之不靈憐螢之逐暗兮謂長夜之冥冥彼獸
面而人言兮不離猩猩蟒蛇其可以吞鹿兮
乃自狡而穿鱗以射芋為養勇兮羿卒陷於
厥軀黷彼貨而遭兮祟反懟於妻孥魘之惡
將害盈兮覆以臧而悠書刻爾石之殄厥宗
兮妣以聆其呱呱倏瞟黃之西沒兮忽沃焦
而東注觀天網之紘覆兮孰三面之能去吹
螯於托而羨兮猶執熱而不悟匕執之可鑒
兮故作邯人之踵步武鼎不可於潛伺兮何
庸口吻之喋喋詖末至於埋沒兮而日炙中
立之聲欻灼兮何為女子之讒說元戎之精
忠耿耿兮何迴懺人之謀尊公論之有優劣
兮珣非私而左韓因鞅鞨而有感慕兮知造
物之好還典刑具備兮萬世不刊彼昏不知

兮縱肆兇頑焚傳将以淪經兮邵與盧而孰
存白石之牛不忍其般餗兮於亮奚免或禍
福動人兮儀甃于門或幽冥異路兮致貴於
温豈今昔之不同兮事無果報抑水火之妄
譁兮不敢漏言於慎竈黔羸非姚異兮德潛
通於彼昊是以福善禍淫兮用天之道捘鼠
尚且忌絕兮彼胡不思欲以一揞而掩衆目
兮夫誰與欺天天是椽兮咎将執誰莫毀碑
兮予又奚辭嗚呼噫嘻如是諸斯

卿二　廿三

徐仙翰藻巻之四

喜雨頌

靈濟崇建祈雨道場恭奉鹿苑開山應真菩
薩卓錫聖水祇奉供養隨獲感通敬序其事
以爲喜雨頌榜于泉亭番示将来用啓歸依
之念者如是我聞師有偈曰人皆極目雲霓
我向此時番雨澤誓願無邊其爲慈心利物
之意云何揞大眼孔便把作急時抱佛脚舉
似怎不會得桑林之野禱于山川山川寧有
神乎旱既大甚滌滌山川靡神不宗毋曰祠
神何益神本非神抑人心有所感而召致也
惟師之靈得於如來神力持戒福德亦復如
是不可思議鄉民所信向固非一日余五百
年家師之力者幾何人自去秋而冬迨至春
三月不雨種未入土此誠危匕急迫之時誰
肯蒼鵝而歃血假信於蛇醫又恐爲識者長
發笑也亦曰闍禪師袖中㩲龍可驅以効鞭
策遂禮請于我師隨車而雨日在壬寅後三
日霏微四布丙午雨既足黄童皓叟踴躍喜
交相慶曰應真開山雨致香獻頌

修東井文

東井之創始見於石刻曰熙寧八年歲乙卯閏八月十三乙巳迄今二百二十有四熙寧以前方其井磚其甃欄尚存具載章珏捨東井闕六字珏五代間德望之士考其時爲石晉天福八年即閩天德之元年也合而筭之上下三百六十有七載蓋物久則壞數也壞而修之亦数也井湮而圮于兹四十年餘鄉閭蚩蚩莫之指視非慢也下如浚谷上如懸崖欲斷未絕其險若恐無所容其力焉至大○改元歲戊申蒲節之前二日日將西倏有風雨發作卒然而成一墟泥石俱陷此天將以假手於人而欲修之所謂数也信乎有土此有民民天之民也豢天之福順天之時承天之心謀卜協吉越四日乙丑鳩工運石而撤泥無計上之鰲峰之陽有藤焉其大徑七八寸圍其長直七八丈餘假以爲索何造化之巧豈非天有以相於爾民者歟如月七日甲午石工土工畢集迄乙巳告成與向乙巳日合數乎抑天乎曰天也敢記其事爲文示爾

人而祝爾神其詞曰天相爾民風雨是因曆吉協靈徵工以興既渫用汲潛流拾湊養人濟物其功用博八神八 方王戚干將旋轔霆紫呵禁不祥人受其福 年登乎谷飲泉知脉豢天之澤完舊復新迄 用有成永保安寧乾元亨利貞

塞井文

井之爲義大矣哉在天則屬二十八宿在五行則爲水之精在人則爲飲食之用不可一日費也井之不可廢者以其水之能養人濟物而然也夫苟泥而不渫舊而不清則爲廢井也故聖人作卦必曰井泥不食舊井無禽此正以爲舊廢之井泥不可食至於禽鳥不來是不能養人濟物反爲人物之害也巷東廟地其山發於鰲峰蜿蜒而來不知其幾起幾伏而歇於此昔有人焉鑿山爲井掘井及泉將至九仞而猶恐廢其功是亦以養人濟物之心爲心雖傷於山而無害今也入乎井而不能上乎水則井之功廢矣渴者不可得而食汙者不可得而濯跳梁之蛙不鳴涸轍

之魚幾死舍置不用於兹有年陰陽家所謂玄武中箭醫家所謂膏肓痼疾衆議紛紛此山之受傷也不淺爾来習俗更華里閭憔悴高材多戚戚之窮君子無赫赫之光生意凋残枯槁沉溺此日莫之為甚将誰尤乎罪之在井歳至元癸巳九月吉日丙子郷人以塞井之議禱於予予荅之曰塞之吉故為文以告諸井之神昔有耿恭鑿井十五丈整衣拜井水泉出又有朱博御史府吏舎百餘區井水皆竭均是井也何利於耿恭而不利於朱博是亦有私耶惟爾井神俯首聽命而應予曰非私也數也有水者數也無水者亦數也有水而開之無水而塞之宜也於神亦何容心哉然則數之所在人事係焉故塞之議所由興也塞之曰今塞之日鬼神守護呵禁不祥既塞之後家富而給人壽而康

修廟難文

修廟之責難矣乎吾聞之矣終歳傭役工費無已乎朝斯夕斯莫敢遑寧難矣乎竭其耳目力殫心思難已乎梁桷之腐黒者今已修

蓋瓦之毁缺者今以完赤白之漫漶者今已鮮誰之功也謂之自為之也過多侶亦可以諉其責而辭其難矣雖然東池之水文泗西階之銘未立内宫外庭憑附之質不稱為子之心将何如譬如適千里及門而復是非男子之所為也男子之所為以義為重見義而不為無勇也古之義者惟孫竹君之二子特立獨行不顧是非夫豈有求而為之耶如子之義出於天性其與釣名嗜利之徒天淵之隔四方人則既聞而知之雖不質於鬼神可以無疑又何待予言之諄諄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其所以神明交者必有其當也宫室既修墻壁既設百物既備然後饗而致之又從而思之則畏敬之心油然而生矣否則外貌斯須不莊不敬則慢易之心入於欺神也不惟欺神亦欺人不惟欺於人人亦自欺夫何濟濟漆漆之有乎後之有事於廟者陟斯堂讀斯記必有問焉人人者修廟之人也其始謀者何如人其次同謀者又何如人始如彼其勤終如彼其怠是亦人也矣心

哉天下之事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始俱善
人道畢矣難矣乎此吾之所以汲汲焉是欲
斯其始而成其終也爲子之說則曰今之士
非財不可天不雨鬼不輸抄化之說不可行
樂施之人未多見其計将安出耶吾爲子謀
之曰凡衆之動得其宜要必以義爲利也不
以利爲義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義之一
字子其識之吾想同事者蹶然而起負墻而
立曰弟子敢不承乎

告成序

○天下之事始非難而終爲難詩曰靡不有初○
鮮克有終易曰狐涉水濡其尾盖言始之易
而終之難也故君子敬始而慎終始終如一
夫是之謂大吉苟始勤而終怠甘爲小人逼
迸無成之謀之徒歟觖觖然焉用彼扎且如
本宮修作之事方其始也凡八人及其終也
七人其有專心一力者僅三人焉以此見天
下之事始非難其終爲難也信乎雖然所謂
終之難者於予固無加損第識者觀人有以
颸其不終之志況欲以此爲福田而求利益

耶茲者六七人明集於庭用伸告成之禮功
在杜稷刻銘金石雖千載而下夫誰敢忘忽
之所有毛牲椒醑禮過於奢誠忠爲予之羞
禮檀弓曰夫祭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不若
禮不足而敬有餘此禮與敬既以俱足柰何
告成之文侶有責不足於我者所謂神之靈
則靈矣胡爲不少靈於人斯言也幾乎隘矣
夫富貴人之所欲也欲之不得必有所求焉
維爾六七人同力王室既能善始以善終吾
固知其有大有爲之志天道神明福我善人
○山鳴谷應隨響隨荅又何律筆舌之諄諄以○
爲予言子不見凌煙閣上圖像功臣凡二十
有二人其所以始終著臣者曰魏徵曰蕭瑀
曰段志玄曰劉弘恭曰姚思廉曰虞世南曰
叔實特此七人而已今吾子七人苟能以終
卿二　廿六
始自期異日致身於廟堂之上必能以國家
之務爲已任何患其不爲凌煙閣七人之事
業豈特修廟而已乎予敢以此爲勉而序於
告成之後云

驅癘鬼文

傳曰晉侯有疾夢熊以為癘鬼而後韓退之劉禹錫諸人素號聰明特達世所共欽仰亦亦有瘧鬼之說或作文以逐之或賦詩以遣之於是始信秋瘧冬癘是名之為鬼也夫鬼也無形無聲安能而病夫人者乎况人為萬物之靈天之所以覆之地之所以載之日月之所以照之風雨霜露之所以四時而教之穀粟桑麻衣之食之吾觀造化之注意於人也不淺苟人道不立其造化之所謂天地日月風雨霜露吾亦不知其所以為天地為日○月為風雨霜露謂之而然嗚呼然是特塊然○之物矣造化既生斯人於斯世又何容斯鬼而為民之病耶非鬼也鬼非病也是皆飲食不節聲色是耽甘酸苦辣之煎其腸腐其胃喜怒哀樂之亂其性潰其神身非木石攻之

卿二　廿九

者衆其何不為病雖然古人之病者灌之以湯藥攻之以針灸未有不瘳而遂其生者今之人病者湯藥不可得而攻針灸不可得而及吁信是鬼之冥頑不可化吾奉上帝命守此土治此民其有為荼毒而害雹吾民者按

之女青玄律必在千千斬首萬萬截形盡使為掃穴之兎無為漏網之魚然後可以快吾民之欲弟以下元須赦姑迺歌子美之詩而告之曰子將髑髏血模糊手提擲還崔大夫鬼其有靈急去急去急急去須臾不去從天

斧宋開寶八年乙亥春二月甲子鰲峰老人

驅旱魃文

惟汝之旱名曰魃吾知汝之先曰炎氏以火德王天下有功於民世尊之為炎帝門戶巍巍未昧于前何汝之不肖不修操行賤薄如○此付形甚醜秉心不良畢方之毒田祿之灾○不如汝之甚也夏后氏象物鑄鼎汝用是懼率其種類徙於雕題黑齒之國亦有年矣嘗與夸父氏爭雄一方反日影而逐之於暘谷之間道行苦渴欲食溟渤太澤之水竟不可得遂竊生盜飲於人間世川原河洛一汲幾盡致有桑林之頌上聞于天明正典刑殆生殄滅周宣王齊景公以仁心待汝不為汝責自後遺種滋蔓延至于今吾奉上帝命守此土治此民民之終歲勤動以食為天天心之

仁愛吾民何雲不得化雨不得施伊誰之由惟汝是尤禾之秀者將實谷之實者將堅豈不之思而為之荼毒以至於此極也況汝且人之形秉物之性揆汝之心其忍乎草車已具糗粮已備酌汝一杯明水明告汝曰雕題黑齒之國汝之故都在海之南朝發可夕至矣今與汝約盡一日携爾朋挈爾儔駕塵礦風即便啓程苟不聽吾言是寘頑不靈照依女青玄律凡為民物害者國人皆曰可殺殺之上天有紀有綱罰及爾身弗可悔故檄

驅蝦蟇瘴文

蝗不入境虎抱子而趨此守土之靈之責此當為民除害也今凿瘴氣名曰蝦蟇今作文逐之矣

予嘗讀南史間有丘傑者以啖生菜得疾餘歲夢其母告之曰此蝦蟇毒也吾遺子藥三丸可餌之果而下枓斗子數升然則蝦蟇之為害也信乎夫水族之虫各有三百六十種類蠢茲蝦蟇於天地間最為棄物形貌痱磊手脚爬沙其腹彭亨其頸蹙恧色混泥塗食

殘糞壤跳梁乎井幹之上入休乎缺甃之崖所居如彼其汚所見如彼其陋朝夕唯唯聿役于鬼天生德於予蝦蟇何為哉或者又曰蝦蟇之精為物之妖月于望則撐膓柱腹張唇哆嘴倡狂而得志焉綠青寘而雀躍食太陰之精光傲擾天紀暴殄天物如此癡騃天且不達况于人乎今也百姓何辜罹其疾苦中之者起于毛端發于骨節其始也昏潰馮塞眩瞀縈蔵其少進也體反筋倦腰重頭旋鼻涕流兩喉咽生烟喙噎胃嘔內燥外乾似渴不渴而後苦熱作焉畢方煤毒回祿嗣灾隻頭爛額如坐火坑雖欲騎巨靈擧斗杓東取渤海之水洒而濯之不足為快或徂辰戍汗出乃止或苦熱既退乾嗽復然連日沉滯有加而不瘳我推其端其誰之由夫豈秋行夏令陰陽之不節歟五味適口飲食之不節歟目視玄黄耳務淫哇聲色之不節何醫師不能加之以藥劑何灸師不能施之以丈炷詛師口牙之霹靂符師刀筆之縱横心勞而目拙功罔而效遲衆愬咸至蝦蟇是尤吾奉

上帝命守此土治此民而蝦蟇悍然不死溝壑為鬼為魊為魑魅為魍魎幽陰跪側奸險邪癖傲虐是作罔有悛心短狐射影之妖蝮蛇鰲蠆之毒亦不如汝為害之甚也汝罪滔天國人皆曰可殺今與蝦蟇約盡率一　日其率種類共徙於蟲山湖水之東偷生寄命勿為吾民害不然則是蝦蟇冥頑不靈若罔聞知吾專委蟈氏焚壯蘜以灰灑之然後斷其首刳其腹膾其肉與國人共裂而食之必須殲其種類以快吾民之所欲蝦蟇聞斯語驚且懼各穿綠衣屈膝庭下乞貸命于予曰郴車已備草舡已裝自甘黙伏即日啟程願王赦其罪於是作文而促之曰聰明正直兮吾所以神天命有德兮念此下民蠢茲蝦蟇兮物之妖精幸災樂禍兮胡為不仁上于天憲兮寒暑錯行民氣不舒兮儒踣顛傾虛扁愴惶兮功罔參苓巫覡呪咀兮事涉冥冥下民何辜兮疾苦頻仍蠢茲蝦蟇兮罪惡貫盈衆怨所萃兮懇汝之名欲鰲汝骨兮俎醢其身我怒斯赫兮　如雷如霆專委蟈氏兮明正典

刑屈膝于庭兮情實可憐哀號乞命兮萬死一生蠢茲蝦蟇兮　若果有靈明　聽予言兮改過自新蟲　山峻拔兮湖水澄清汝之安宅兮啟處遑寧淵逝遠　伏兮遁迹潛形速去速去急急如律令

宋開寶八年乙亥春三月丁未作

皋殺賦

越人尚機而信殺自古然爾至今風俗不可革人有疾且憂也憐於巫覡之徒戒之曰參苓罔功必須殺以為命且有謗訕感衆取媚因作皋殺賦以自釋其詞曰

慨堪輿之顛倒兮貞穢方冠霧曀霾而淵瀁兮泉飛而潺湲夜夜遊之滴血兮山林險隘射工伺影兮潛峤側而行奸奈燕石之間珠璣兮莫卞真贗稊稗混黃粱兮誰復賡千載女尪金雷鳴兮咸池絕響誇莫母之姿色兮妬閭娵子奢而靡顏野鳥入室何吉凶兮誼悵恨而自悼世貪餔啜其糟醨兮原餐菊而紉蘭流俗之抑抗兮黿蟻燈蛾六淫生而不節兮霜露交感實沈臺駘為可證兮在豈怪

而不經提戟将矢如輅之卜兮言汚而詞誕
龍馬之呈象兮後燋契而恊靈機殺而求活
兮藐南風而莫挽冤倡狂而心醉兮咸木必
神尫以妥而被焚兮皇其彌旱将吞炭而霾
曀兮寧面壁而纘魚總生何辜而夭昏兮氣
矘娟而煩究假迴平於驛史兮眩兮影於杯
蛇奪造化而律呂覲冰谷而回春毋附緩以
為尤兮孰幽昏而昧昧謂昌陽而亦不可以
引年兮又何進乎蔘苓綸網密則形詘兮嗟
觳觫而何忍亦以世溷溷兮終感厠妖而不
醒徙薪不以為德兮客焦頭而爛額伊誰之
由兮鄙夫貪饕設奸巧而為言惟罪之渠魁
兮人惟而鬼責借金鉞而剪戮兮使隕越而
就陵亂曰非是是非相是非乎人勝天定不
予欺兮明智昏黒争馳驅兮贄疵竟潰誠可
悲兮孰為彈冠而振衣兮皷其膭而燭其迷
兮辭辯不脉寧為之辭兮徵于則盡被髮而
而侏㑋兮

卿二　三十四

徐仙翰藻卷之五

朝天真人自贊

卿三

上朝帝座身進天階光依日月職掌三台列
宿拱衛雲漢䡇回東方龍角獨占斗魁

真人回宫自贊

卿三　一

華蓋房駟輔弼嚴明羽林将軍左導右迎塤
篪迭奏律呂合聲榮歸天府萬里雲程

注福司贊

積善之家家用平康維爾福星簡簡穰穰俾
壽而富俾熾而昌子孫千億恵我無疆

法籙司贊

驚蜂疎傑龍首軒昂維爾禄星杲杲光芒相
爾多士煥乎文章摩肩接武金門玉堂

永安留守查元帥贊

維查元帥氣剛而直繕甲治兵制賦足食櫟
速為神百戰百克折衝萬里職在輔國

武安留守邊元帥贊

維邊元帥靈運後身幼頴而秀性出天真料
敵制勝兵出有名有征無戰職在安民

魏博節度使左監門魏元帥贊

維爾魏將邊寄之重義不以力仁不以勇八戰八克七擒七縱用則無敵師不在衆

都統軍使右監門趙元師贊

維爾趙將號令綱紀信賞必罰外脩內理入守虎關出浯豹尾運籌帷幄决勝千里

都監軍先鋒刁元師贊

維爾刁將師出有名貔貅百萬分閫外營動於不意徼乎無聲赫赫斯怒號曰神兵

雨部贊

電光閃閃雷聲轟轟震威萬里龍首崢嶸用作霖雨慰我蒼生風雲慶會千載太平

電掣雷掀雲飛風起甘雨以時農夫之喜遍宣遍敷黍稷㔶㔶有實其積萬億及秭

集英贊

飛鉞跳劍扶弩張弓雀竿象板鷹鶻鸞籠盤承仙掌花探天工金毬公子醉賞春風

卿二　二

宮娥獻壽贊

六宮富貴月裏嫦娥金釵珠履紅粉翠娥輕輕腰舞細細聲歌玉巵獻壽王母仙桃

䡴廚簿書作慶壽宴集

一行第一盞鳶脯鳳胎大簇銀絲粉羨次行王母獻壽仙韶法曲祗應在業仗

素廚簿書作聚仙宴集

一行第一盞天香七寶異和玉條粉羨次行群仙獻壽雲韶樂祗應

曹文姬

八物珎饈　五齊寶器　六奩玉食

綵戲嬰童贊

太平之時十雨五風農夫有慶相賀年豐聲嘻嘻鼓聲逢逢手舞足蹈快樂兒童

膳部樂府贊

膳夫掌食物用八珎太師掌樂律呂合聲樂以侑食食以辨腥既醉既飽詩歌太平

仙樂贊

卿三　三

瓊瑤寶殿腦麝香飄楊妃奏曲弄玉吹簫小蠻腰舞越女聲調金巵獻壽一部仙韶

仙廚贊

沉香雀舌味香而潔福果仙桃金盤羅列若奉甘露爾供玉屑若作醴酒爾維麯糵

奉祠人求壽贊

友松沈立甫贊 搆厦之材凌雲之姿賢哉
君子有以似之

又 霜標雪操本来負抱畫出
丹青人道是我

友梅周巳元贊 骨格清竒精神富艶本鐘
造化何須粧點

友竹周巳仁贊 清以立心直以立身直哉
維清君子其人

又 岌岌堂堂爾貌何怪自抱
貞心丹青莫繪

友菊章華伯贊 惟德也馨惟材也秀君子
人焉獨有其有

又 介烈高潔韻與形别冷露
寒霜不變其節

友蘭曾巳立贊 千仞巖頭曾展神通而今
入室四大俱空

書燕喜堂東邉掌籍
恭奉
愍旨應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今照勘本人

委是世家盛德之後合賜子孫衆多各
以功名貴顯以貽厥後

書燕喜堂西邉掌籍
恭奉
愍旨應積善之家子孫必有與者今照勘本
人委是温恭克讓篤實至誠合賜以子
孫千億本支百世用彰厥善陰隲著聞
合賜子生孫孫又生子子子孫孫注錫
無疆 出漢書

靈濟廟注福司
恭准
三天門下符下欽奉
命九厥庶民汝錫之福奉此福者天之福
也惟天陰隲下民祊協厥居予曷敢有越
厥志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明聽予
言民之所欲汝念哉俾熾而昌昌而大曰
富曰壽曰康寧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
妻子百福来備使民宜之汝則順其職也
合下本司仰照驗依准奉行
本司恭承

勅旨頒降詼欽奉

帝旨合行積善之家注福條冝

一曰介以眉壽　二曰以貴馭民

三曰衣食富足　四曰家用平康

五曰父母雙慶　六曰夫婦齊眉

七曰子孫衆多　八曰農桑重積

九曰果蔬肇毓　十曰牧羊蕃阜

十一曰百工巧便　十二曰商旅安貸

靈濟廟注祿司

恭惟

三天門下符下欽奉

帝命有德尊以爵有功報以祿奉此爵祿天之有也今天其相民敢弗于從凡為民之秀者曰士士之善者曰君子故孟子曰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孔子曰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此所謂君子之仕行其義也一曰爵以馭其貴二曰祿以馭其富雖曰太宰之權寔汝之職也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咸聽予言我聞吉人爲善子孫必有興者繼自今積善之家汝則注

之爵祿合下本司仰照驗依准奉行

本司恭承

勅旨頒降詼欽奉

帝旨合行積善之家注祿條冝

一曰孫子聰明　二曰人材秀偉

三曰祿受自天　四曰保慶延年

五曰家道敦睦　六曰良配温和

七曰世代多男　八曰仕途順利

九曰車馬僕從　十曰冠冕輝煌

十一曰祿崇秩顯　十二曰永襲昌隆

徐仙翰藻卷之六

友序

同門曰朋同志曰友為朋友之義不諂不欺不奢不溺必須得於心然後謂之同也夫苟朋而不心曰面朋友而不心曰面友君子不與焉今吾子以畫贊求于予予以五友命名曰友松友竹友梅此歲寒之三友也曰友蘭者此孔子所謂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香與香俱化矣曰友菊者菊於君子之道誠有臭味哉此五友之義信其然乎矣

夫畫莫難於寫真寫真非難莫難於寫形寫形非難莫難於寫心人心不同有如其面君子小人貌相類而心不同者苟捨其心而求其貌是以小人為君子雖有此畫誰無此畫今吾子既以五友稱當以心友為耐久朋也故曰論形不如心

畫士傳

予嘗讀柳子厚之梓人傳韓退之杇者王承福傳而後感焉夫傳者傳其名也既想當時梓人杇者滔滔皆是豈獨楊潛王承福者乎

太史公嘗謂任安曰古者富貴而名磨滅不可勝紀此二子者獲名於二公之傳也幸矣今有人焉以畫自鳴予恐其名之不傳於世也輒敢效公之故事而為之傳曰閭之積善里有靈濟王祠于茲有年矣丹青之飾黙昧不鮮墻壁毀堕幾為春蚓秋蛇之穴歲至元之癸巳鄉人修之欲更畫而新之俄有舐筆和墨者接踵而至用舍未決而卜於予予不允其請鄉人愕然以為異是豈有解衣槃礴儃儃然而未至者耶一日忽有畫士感夢而来始信予言之驗義聘其人貞確端懿雅不羈俗儒其衣冠不言其姓名亦不知其為何許人也是曰君子人與與議正直則慨然曰貪夫徇利烈士徇名僕此来為名也非為利也僕之名聞於他邦久矣獨此邦未之聞也試可迺已廟之護壁舊畫不完乃令作筆成之趑趄然猶有難色亦未見其能也旁觀者拊掌而笑曰虛得名矣此乃依本葫蘆按圖索驥之技何足道哉予複以東西二序再命之畫而戒之曰夫畫有六法一曰氣運生動

二曰骨力用筆三曰應物象形四曰隨類賦彩五曰經營置位六曰傳移模寫以予之畫者可以六法參而謀之出于形骸之外而求之庶乎畫士曰唯於是研丹吮粉淡墨濃烟執筆熟視往回數日而就所畫介冑之士一百二十有八人主將者二人掌印者二人持節者二人執斧鉞者四人馭馬者二人傘夫者二人捧帽小廝二人劊子二人傳令而指使者四人通事者二人鳴金鼓者四人擊析者二人揮韓信刀而進者二人揮斬馬刀而○拱立者八人手鎗而腰劒者二十六人先鋒排陣者四人揭名旗者二人舉號旗者四人建功旗者二人八卦八陣旗者共十六人鷹獵者二人南國進貢者八人其餘各執弓矢戈殳矛戟之類而服役馬背貌威儀行伍整肅氣勢聯屬首尾擊應井井乎其有條截截乎其有理此真得於太公韜書孫吳兵法之方略也又有僕御者二班四十八人腰金佩紫恭職用命前導後迎左倍右侍曲盡其妙恍乎如有人馬凡有知識者各爭覩而言曰

子之畫固工矣何前日之粗而今日之精何前日之劣而今日之優古人有言大功若拙大智若愚其斯之謂歟畫士俛首徐徐而對曰僕前日之所畫者因其象而成其形備其體而全其用他人有心予忖度之未易心口爭也所謂若拙若愚信其然乎僕今日之所畫者心存目想神領意悟隨機命筆合乎自然不知其所以爲精爲粗亦不知其所以爲優爲劣盡吾藝之所爲而爲之非他所用智巧之術而爲之也然則子之畫之名可得而○議耶畫畢書于壁曰某年月日某人筆之者記其名耳嗚呼彼若爾也是亦欲以畫而求名於天下後世也歟凡人之生男子七尺軀於天地間爲最靈物桑弧蓬矢四方其志要必立身行道揚名于後世以顯父母則男子之事畢矣否則緘鉗默塞耗耗窒惑甘心瓶罌如醯雞然至老且死而與草木俱腐者其視畫士得無愧乎畫士謂誰王融蔡夢辰也作蔡夢辰之傳者誰宣封靈濟王也

答周莊翁碑跋

予前後所著所述特自娛戲耳正所謂野人食芹而不知蜇於口悋於腹者以味為何如猥辱高誼清文有如碩河注水之勢疑揚靈德赫乎洸乎至于山川之靈人物之盛意必有瑰奇道藝忠信之民生其間如君者懷材抱器鬱鬱久矣苟能奮勵出奇必答所遇是亦予之所深望也予之所謂神者以聰明正直為德措之四時得其節施之萬物得其宜初非阿曲徼福之所媚者為神也夫百物朝夕之所見者人人皆不注目聞其異者則共○覩而言之君之所為跋者是亦望其異者之所作也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此非神之詩乎予敢用此以為謝云

跋周莊翁易圖說

靈濟特廟號耳何王之見稱聞之者不無得罪于春秋之筆圖說之辱我以跋固不敢辭第惟易之旨義最為深奧其可以管窺蠡測耶愚欲作筆又恐為負荅者笑姑摭先輩議論勉強跋之中間未盡來意斤而削之幸甚經學之不明久矣我國家崇重學校育人材

先以明經為第一義憲司宣明教化典章經學每經設經諭一員其為訓導之意甚汲汲焉勤勤焉夫學之所以為經者惟易最為幽深隱賾未能易曉而盡識也學王弼之易則高談理致其弊失於荒唐學京房之易則專守象數其弊失於拘泥得於此者失於彼得於彼者失於此及其至也二者胥失之見心子周子三山周先生公闢之雲仍行也家藏遺誥易紹正傳兼理致象數兩得之其為言也粹然一出於正易有六十四卦每卦必論○主爻爻各有象為之圖圖各有理為之說其說有得於理致其圖有得於象數一以貫之並行而不相悖吾謂子周子之所學精於易者夫豈一朝一夕之所能良弓之子必學其為箕良冶之子必學其為裘若非所傳之正安得為之圖歟說而盡得易之精髓歟一日子周子之同舍生不知其為何許人也袖其圖與說而請質於予予愚陋無所聞知睨而讀之雖未易曉略識一二譬諸食物至於遐

方異味豈有不嗜者哉累欲作笔為之跋使
鋟諸梓以廣其傳庶亦不負子周子之所學
弟恐予之名氏無聞不足以稱之耳子周子
名壯翁字直伯見心其自號也平日與結構
者皆有聞之人必能為之跋予其將為覆瓿
卿三　十一
也宜乎大德三年大獻淵之重陽節後四日
鼇峰山人跋

效景純遷州記爲誌名

高陵深谷孰是主張胡為封樹世不義黃迫
及中古纍纍丘邙赤松仙去安有青囊後天
○之學郭厲黃楊狂瀾日倒曠里施粧虎狗相
肖指認微芒塵俗眼孔失之偏傍乾坤大化
是紀是綱誰洩其巧雲山蒼蒼盖土崇巳枝
葉流芳維星之魁職典大常雙雙麀馬兩兩
雲陽日出滄海照耀四方月臨帝座西掖文
章天一生水源深流長出於天空入於太乙
勾陳跂乎騰蛇隱慝自東徂西為淵爲泽腰
金東玉貴人侍側誰謂瓜藤生花結實考之
圖經盤匏入格顧祖之龍勢来形止回抱有
情必究其耳日吉辰良危茜應瑞不在其身

在其孫子豈道明龍低頭貼尾所喜天禄悠
悠千里吹拈扶危迎神逐鬼山止為足莫墮
其轍錯認牛眠猶嫌兎鈌陰盛陽微各操乃
節此是天然物非人力心巧目專何庸針石
古人有言吉人吉穴孔墓於今不荆不棘卜
葬之後更加陰隲百世其昌綿綿瓜瓞吾非
青烏周卜之吉誌而留之姑銘于碣銘曰
有箇老爺手執鏌鋣胡床擫坐斥逐青蛇
蛇化為龍環繞我家誰謂瓜藤結蔕生花
松根蟠結枝葉繁華勿須放足牛角嵯岈
○勿須反鏡星醜髩斜對案齊眉巧飾六珈
腰金東玉名聚京華光依日月翰苑操麻
道逢書生陰隲可嘉歟子鑒之誠耶僞耶
因銘于石目者矜誇祖德之靈人力莫加
曾元雲仍連茹拔茅

書訓
卿三　十二

讀書者教民相親睦之道也人生八歲則入
小學十有五歲而入大學學者何學乎書也
書乎書乎其務記覧爲詞章以釣聲名利禄
而巳乎要之心有親睦之道其為人倫之大

者也然觀聖賢之所以教民相親睦者且載于書有志之士固當熟講深思而問辯之苟知其道之所當然先於其身而行於家自於一家而形於鄉由於一鄉而達天下化民成俗何莫非親睦之道之所以爲教也是以治天下之道自親親始讀書者其教民相親睦之道也歟

碁說

序曰一日有客衣故衣緊麻鞋侶不檢之狀揚聲大呼難於晝者曰親睦堂此神之所以教民之意也今子之所晝書有誠琴有暢晝有替似與親睦之意稍不逮棋之爲藝起於戰國教民戰鬬之事非以害詐爲心爭僞爲智智者之所不爲也恐非得神之意以爲親睦之教者矣晝者無以對請聿於予予爲之說方正爲局取已乎也正直爲道無黨偏也黑白爲子有分別也駢羅布列定紀綱也隨機處變相應援也一先一後侶揖讓也一勝一負無所爭也是以學道從政勤勞罷倦必以此爲從容宴息養心遊神之樂其與小人

蕩而無度將以自敗者不可同日語謝安得之以捘其姪玄以成將帥之略王導得之以學其子以序瓜葛之歡然則爲碁之道是豈特以詐害爲心爭僞爲智而爲戰國之事乎故孔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奕者乎爲之猶賢乎已有問者予以此對

琴暢

今書曰琴暢風俗通云凡琴曲和樂而作命之曰暢此暢爲親睦堂作暢即操憂愁爲操歌南風之詩兮鼓吾之琴聲音條暢兮樂而不淫禁止於邪兮以正人心其弦有大小尊卑明兮其聲相應和友悌情兮其制合尺寸四時成兮其音女以樂世太平兮

徐仙翰藻卷之七

詩句

上林府判古今詩

幽沈謝世事俯默視興亡昔日知爲漢今朝
料有唐深陵變成谷滄海幾成桑夸父走千
里竫人僅尺長誰愚復誰智何壽亦何殤蠢
蠢蟻戀釜游游蛾撲光喜心先辟蝎憂害去
田蝗鷹以不明死魚亦貪餌傷人情掌反覆
特俗面炎凉灎澦水三峽崎嶇路太行不辰
漢牛斗無分背參商彈指恨千古回頭夢一
場○富哉誇晉楚詐也鬪蘇張紾臂奪兄食直
躬證父羊能言猩呢呢相噬虎彊彊禮鼠拱
而立駃牛蹋且狂白鷹攫狡兎黄雀捕螳蜋
舉世俱禽戰傷時歌鳳凰詩書閣高束仁義
路猶荒紅粉醉坊市朱門習管簧誰知殺青

卿三　十四

簡空自死黄腸夾讀直爲豕璋書錯作釁色
難分皂白術乃尚緇黄入粟拜都尉納貲爲
騎郎人材滞遼水豪傑隱芒碭窘窘爭名版
孳孳絆利韁峨冠嗤僋俗左衽效胡粧鴃舌
人人粤文身在在光惡聲常入耳剜肉莫醫

瘡刻木法何酷種瓜政不良天行多失度陰
氣上干陽日月如旋磨乾坤似泛舫浮雲常
浩浩下土太茫茫四海塵霧鎖中原兵擾攘
群雄爭霸業五季失王綱寄閫臨閫郡分藩
守建康英名冠東海仁德席南鄉血食傳千
祀精魂居一方舊祠將毀頓古廟恐頹僵鴻
澤今方集燕巢猶未光不妨卜雞骨重整苐
演說靈書三卷降於承華殿喜得四王母之
親傳可以益筭延年用以垂科立教伏念臣
年踰耳順學未足稱不明離坎於自身安識
乾坤之大化叨依真蔭隱宰玄科重念預修○
女弟子某以五漏身居凡塵世徒作嘻嘻之
笑幾成善善之壚功容言德四教無全喜怒
哀樂六情有累歲逢巳夾適當七夕之初事
録庚申猶恐三尸之譖恭對上天而代奏截

卿三　十五

從今日以自新預作福因尚祈陰相恭惟
南昌朱陵上帝南極長生大帝好生韓君丈
人化生八景道貫三靈說經十過以度人分
治九陽而成炁魏魏大範寂寂無宗伏乞三
界齊臨録爾功削爾過衆真濫度保其命貴

其形使制刼以長存敢乘機而悟會望恩扗
闕紀籍南宮受持黄籙白簡之文俢有紫字
金名之刻降年有永八千之歲爲春爲秋恩
我無彊百世而昌又孫又子上體太上好生
之德下鑒臣下致請之情

謝師表薦亡功德完滿

聞喜得西昇經於李老君依科盟受黄帝問
陰符説於廣成子信受奉行若非宿命因緣
安有合仙骨像臣誠恐誠惶頓首頓首伏念
臣犬馬之年已踰八十今雖老矣尚堪一行○
○龍鳳之章學近二三自謂愚者必得千慮領
職而後衛道以嚴何以律人先當責己論材
必試有功者賞有罪者誅使人以心庸德之
行庸言之謹恭惟
正一靜應顯佑真君法傳正一道達玄微爲
萬世之君師作群生之父母垂科立教都天
大法師指迷濟度之方救苦拔亡發願慈悲
之念切慮所薦之靈浮生汩汩豈無故爲誤
作之愆長夜冥冥莫識出有入無之妙特憑
功德用作津梁伏願大道開明地絶妖氛天

無浮翳魂神澄正煙塞死戶雲開生門冀及
幽陰俱蒙玄澤

煉度表

伏以始青天中宣演度人經之法上皇刼後
盟受生神之章大運將期靈文始出臣誠恐
誠恐伏念臣心猶役物體未洞真莫開熊經
龜息之方深愧鶴髮龍鍾之狀領詞虔切勉
力奉行切慮所薦亡靈汩沒塵浮牽纏情累
故爲誤作豈無心口意之非迈本還原莫識
精氣神之妙自取死壞孰是生方恭惟
○九天生神大帝道貫三靈化流二景在東則○
有大慈大悲之號於南昌則分受度受煉之
司陰爲魄陽爲魂必陰陽爲之淘鑄火屬心
水屬腎非水火何以生成伏乞大造包容真
光洞照腥膻了然而無滯枯朽闡之以發煙
骨肉同飛形神俱足内想不出外想不入永
除煩惱之源發氣既立順氣既生别有空洞
之體奥諸苦爽均沐洪恩

又

度人經典誦之十遍枯骨更生生神品目别

以九章幽魂開度太上得之以垂科立教後
學因之救苦拔已恭惟
聖位七紀齊并三靈共貫上體乾坤之造化
陰用偶而陽用奇內明離坎之工夫水就濕
而火就燥津梁衆苦日月群迷誓願逾深功
德無量伏念臣年來老耄學甚荒疎虎汞龍
鉛莫究九轉九成之訣熊經龜息未知一呼
一吸之方向領投詞備充貟數重見孝情之
虔切勉爲科事以壬行重念所存已鬼昨得
○生身今歸死録下招魂魄父爲泉曲之遊叩○
問髑髏近得首丘之樂不經陶鑄何以超昇
伏乞三界脅臨衆真降度俾死魂而受煉使
仙化以成人妙合而疑獲遂消貌播形之類
劫數之週復歸其一須憑乘元逢梵之功

又

碧落浮黎演十回度人之法元陽玉曆出九
炁生神之章自從經教之流傳迨及宗師而
授受伏念臣恭居後學繼宰玄科不明離坎
於自身未識乾坤之造化領詞虔切勉力奉
行切慮已魂死後生前故爲誤作或者背疽

之不救以爲陰譴之有由鬼何所之孰爲護
魂而持魄形非其有誰能蕩質而鍊形不仗
薰修何由超度恭惟　聖位虛極無象變化
自然洞觀八景之開明默契七玄而披敬幽
冥得度擔願逾深伏乞呼以陰召以陽使死
魂而受鍊散以風潤以雨俾枯骨以更生

又

太上垂科自有度人之典臣僚散職初非進
表之才跼蹐奚云驚惶罔措甚申謝恭惟
聖位行天之紀象帝之光徒謂其杳杳冥冥○
豈知其生生化化稟氣者悉回於橐籥付貌
者皆出於陶鈞吹朽嘘枯默契陰陽之妙上
炎下潤仰參水火之功無形能播於有形真
宰自同於不宰光明偉績濟度無邊伏念齋
主衰婦某人疾首痛心含冤引淚深嗟其女
之殤未尚八日復悼其夫之喪永訣終天此
恨此情莫伸莫愬諒惟文王之澤可及於枯
骨深愧煉師之學未卜於靈丹玄科乃依按
於淨明真魄可庶幾而超度乾道成男坤道
成女原其始友其終月耀爲魄日耀爲魂注

爾生削爾死

贖罪表

爵不瀆刑不試人皆慕爵何以畏刑功惟重
罪惟輕孰為考功而贖罪是皆自鞠自若夫
豈不識不知苟非太上好生終使爾民遏絕
於是開紫陽之雲錦懸黍米之寶珠與之以
謝過首愆為之以拔亡救苦合符發赦使三
真奇絕精神多發越人人堯舜民古朴尚吁
咈士以詩書顯槐堦走車軏百姓安於農田
毛兎科率待詔金馬門百藝精其術商貨日
○中市大書泉府揭行樂太平年春風多快活○
適来不如昔往事夢恍惚造物真鬼狡烏兎
更黑留不聞擊壤歌中結愁欝欝不聞鄉友
助蠡蛇互吞齕不聞忠與信嚚訟相告訐不
聞仁與義詐力爭彊倨不聞飄飄精靈腹食
糠麩不聞機杼聲卒歲無衣褐夷齊死首陽
不復採薇蕨房杜家聲墜不復誇閥閱孔孟
老儒迂清談多老佛漢楚信誤謰憔悴歎貫
屈問之何因爾風水氣已歇昔有山環合今
則風路闕昔有潮水平今則潮水竭昔有夾

卿二　十九

衜松今則是剪伐昔有井泉湧今則井泉汔
莫道時使然陰陽不可忽風水非人為獨有
井巳掘汝口何其愚吾口不容訥有廢必有
興有敗必有發山水自山水人物自人物文
章豈不貴君子終豹蔚農事須及時雨苗與
也勃陶朱富天下孳孳利毫髮薄藝勝良田
窮年須矻矻勸汝莫好閑如馬失銜檕勸汝
莫非為官典有剋刖勸汝莫貪荒激射傷面
目勸汝莫飲酒酒醉因軃毺勸汝莫欺心欺
心天禍罰勸汝行好事好事芝蘭蕕汝看靈
○濟宮姓字書擅越一鄉稱善士萬古名不沒○
吾言真苦口銘心作碑碣

喜雨

九輪照燭熱如火山川滌滌田苗槁穡夫汗
背苦焦勞望極雲霓眼枯燥剪爪斷髮事不
聞誰肯桑林為民禱燃頂灼臂辦心香尚冀
天心作悔禍江湖之封令太嚴六丁不敢開
金鎖旗龍聖跡碑猶在謾說鰲峰龍老耄奈
何時俗巧追曲外貌斯須心巳隋烏岡巔
揷天山壁路險滑人希到此時此水亦偶然

居隣豈不求之早来除有數數有天惟象無
形高浩浩東海上人赫厥靈已泄天機明汝
告日落西山作偈言酉戌之讖何深與斯言
契券不我誣瞻仰明靈如在左果令社令起
豊降馬鬛一滴天瓢倒既優既渥富田疇白
卿三　二十
叟黄童齊舞蹈腰鐮刈熟喜年豊殺雞擬准
嘗新稻爾民報事終不忘薦以溪毛蘋與藻
惟神敢自有其功上答天恩為兩賀　卐

謝林府判香信

鬼神之説竟何有無聲無影本虛空土木憑○
○寓未為聖問之畧杓識西東剥琢門外聲那
知有客来孔融坐視神骨紫玉珂眥中磊落
氣呑虹傳示先生巧駢珠清光照破驪驪龍
得之現怔愕且喜頷頷咄唶憂懐懐子期已
死不復生好音誰辨商與宮彊欲綴緝失蹊
步寧甘默塞等盲聾吾知此来意有謂數紙
豈是笞鵝籠面赧背汗奚敢去達觀眼孔海
川容先生喬出仲蒙後五經子史頗精通憶
昔長安少年日金章星綬珮玲瓏回首世事
如浮響空教獨駕歎途窮章甫縫掖難適越

令人什九競南風幾多豪富反顛倒五陵土
俗昔不同義娥馳逐莫能閑皤然鬚髮雪飛
蓬何以行樂山水間袖出青囊訪鄭公認取
當来方寸地付與兒孫學老農

請林經歴書碑

卿　二十一
丑口失其政五季争雄豪四海煎咢沸中原
生蓬蒿十五學書史二十持干戈貔貅數百
萬躍馬渡淮河朋府榮公命留守持麾旌淮
人迎笑語男耕復女繅開運入南閩不敢犯
秋毫峡南道青布高峰聳巨鼇祠堂像佯真
○屹屹立山阿龍首更廟祀其年號政和爾民○
勤報事薦以溪沼毛閲歴四百載沪途難風
波剡剡揚厥靈序事何其多談舌久不掉字
舛且訛畫虎反類狗衆口徒嗷嗷詩書東
高閣後學失丘軻闡公義之材數紙慱白鶖
文章冠當世出口如懸河筆陣掃千軍籀篆
頡與科銀鈎鳳翼飛鐵畫龍委蛇鑿石作碑
碣著手為濡筆事與公名萬古終不磨

寄南村居士

南村居士以詩名於江海亦有年矣倐起来

歸之詠葢為母死未葬故不忍恝然而去魯寄跡麻山簿營葬事一日袖香有叩於予予竊古人句為一絶以勉之又屢示我以狐白裘魚鴈集粲然滿目敬就集中因衆韻以和正憖呈醜豈宜鋟梓毋迺以紫亂朱耶况敢欲知於奇人魁士之流獲序與跋褒奬過多未免效颦綴緝草堂先生語體古律二十二韻輙附狐白裘序後少伸謝臆呵呵

萱草久已死荒蕪孟母隣嗚呼就窀穸寂寞洒衣巾行李千金贈征求異俗貧既今蓬鬢○改臧燭翠眉嚬畫地来所歷無家任老身高天意悽惻為汝鼻酸辛本自依迦葉行歌非隱淪號山無定康倚杖更隨人丸士傳神語門庭畏客頻浮世有定分况我墮胡塵掛席上南斗危樓望北辰薰風行應律滄海潤無

御三　二十二

津交熊遺軽薄虚懐任屈伸勸君休歎恨遇我宿心親磨臧余篇翰逢迎念席珎吾甘雜薑邑嬖羨畫麒麟望帝傳應實褚公書絶倫高岑殊緩步耿賈亦宗臣寄竹復冬笋徹馨借渚蘋清談見滋味側望苦傷神鑒徹勞懸

鏡思波起涸鱗曉看作者意復以物為春衷氣嶔有托知余懶是真禮加徐孺子相見兇回新 ▼▲

代周仝擬芙蓉城

羲娥馳逐何迯廵衹謂絳老不知年公迺厭世而上仙孤之不幸孰爲憐仰天大呼泣漣漣形儡神喪幾若瘨盖棺事定倦欲眠蘧蘧非夢目所眡究然容貌笑嗎嗎屋梁倒照月嬋娟鶡冠鶴軰駕龍軿前有騂駱後駰騎左幢右節舞蹁躚空歌廣樂聲喧闐松柳門巷○鬧市塵迤邐岐分南北阡石闢碑銘誰所鐫鵷鸞鈞畫踐復翻直遺西東殿兩邊金星斗宇應星躔西曰靖善居之偏東曰真一屬太玄殿上星燈萬斛蓮異香馥郁奪龍涎問之傍人事可研指視此處曰鈞天舊有主者偓

御二　二十三

與佺今當舉代非具員僉曰公也稱世賢千刼相遇善因緣當從緱氏授瓊編索竊隱賾獲真詮兩澤霑濡及九泉復以齋法明且蠲功行之數滿三千名書玉簡綴珠璜未肯就位尚遷延帝言此事有經權天上差樂亦所

便何必反顧更連綣人人殊簪冠貂蟬紺緺
仙服美更鮮東廂西廡序班聯來來往往飄
風煙上揖下授禮致虔聲名文物盛四遊公
生不與物爭妍未死時刻便昇遷厥子服
將執鞭天堦壁立峻極顛六十力士身披堅
可擣氣燄狂也猥祇見毛寒栗起肓魂夢如
飛去復返蕉鹿之說信有然幽明一隔甚天
淵往者如斯若逝川隱若睇側徒憂煎未能
終養效啣鱸囿當致毀軀是捐芙蓉城事世
所傳欲追坡老續遺編弔廬人事百冗纏笑
○聲喑啞難儷駢我非好弄事譏譏欲示來者○
知其然公之寸地坦而平種以爪㧱欲綿綿
詎信天道直如弦乃蒙帝眷寵且專嗜欲將
至闔必先欲昌厥後顯厥前汝家簪纓藹門
塡會將舊物復青氊惟汝之賢慕樂奪毋貞
先志自作愆業精書史力勉㩋切勿他學尚
管絃公之盛事真福田世澤之流非涓涓大
廈何止八百椽席公之庇樂安全時思冀享
進豆籩以永世事必勤孝子之爲夢情是牽
伊人所見非倒顛符合有若根株蓮事事徵

兆叶莛篿造物無言妙斡旋示公之德爲汝
宣姑述之事表之賤旁觀縮手惡亦悛

贈林東村公

穀辛荼毒孽有蘇東海上人伏牛漁祖龍嫡
怒火其書硎谷之慘禍可辜正則彷徨遠女
卿三　二十四
嬃頗與彭咸日康娛鴟夷子皮號陶朱奚事
扁舟浮五湖精氣沈溺膏液枯盲聾喑啞甘
自愚批捩之跡常次且咬哇之聲何嗚嗚九
包不復托高梧夜鳴晝伏爲馴狐吁嗟時俗
紛秋莄草下江籬與揭車天梯石棧名畏途
○若比世途猶崎嶇渤海大壑號歸墟若比愛○
河猶貪汚向時學富盜穿窬聾瞽爲利駁之
徒坦坦爲詐諂吁吁飫鄙相籠甚智但皇帝
王霸時事殊不關揖遜如唐虞上宇下宙一
邃篠古往今來即須臾萬變綦布屬太虛幽
旦繆纏過隙駒誰測鴻濛有太初汪芒之國
守封嵎黃龍負出五彩圖神龜八卦洩天樞
古書陳跡真不誣休談莊老似虛無廟食經
年四百餘昔曾持節守江都嘉熙聖詔雨露
濡靈濟褒封耀里閭邇來祠宇歎荒蕪重新

創立大規模自作碑文投暗珠伊誰持重借
各譽如公魁略稱大儒節概耿耿獨九區詞
鋒筆陣為前驅三軍褫魄走係吴王篆熒煌
爲發舒乞銘求記何躊躇兩書不報竟何如
作語循嫌口囁嚅惟以靈德配堪輿序事為
言予姓徐　卿三　二十五

答問造墳

壯邱舊墓何纍纍城都富貴千年期碑刻姓
名大如斗問之孫子今有誰吉凶當年非不
卜造物反覆竟何為禍福無門人自召方寸
心中是福基吁嗟世人愚且癡大家何必隔
藩籬不思自有同宗鬼兇是連理又連枝與
始王陵今何在葬母寧甘號孝兒君不見金
陵王氣旺秦人會厭之後宮生武后高宗非
不知國家尚如此人事夫何疑掘塚焚屍非
盛德已所不欲人勿施兩家各存陰隲事上
有神明不可欺

答周世遇問事

南走越北走胡西入秦東入吳總是英雄大
丈夫遄運出門去手持蓬矢佩桑弧河陽花

富貴任我自騎驢人生交結無老少情意若
葭莩音有陳與雷今有黃與蘇君心我自會
何須卜越巫今也一向是身衛一飯飽嘉蔬
平安兩字喜家書

答吕先生問馬米事

葛川老人王方平偶過東吳訪蔡經時人不
見仙人形只聞空中車馬聲金盤玉盞羅八
珎酒闌一奏雲和笙須臾乘風仙佩舉虎駕
龍車奔紫清遺我一卷名黃庭丹砂本是米
化成五色耀人光且明仙中日月不留停滄
海水淺復揚塵却笑巴縣橘中人何為世俗
爭抗衡女髮額黃爲何物愴忙快賭輸與贏
君不見溟海有棗大如瓜瀛山有李大如瓶
橘中樂何如棗與李飧之可以保長生　卿三　二十六

勉蔡畫士

人言蔡氏善丹青虎頭將軍身後身精粗善
惡有標的風神氣韻得其眞前年九日來相
訪畫出精兵鬼神狀猛士腰間大羽箭毛髮
森森聳人望東西兩序福禄星一點一畫猶
精神文章朱紫滿朝廷始信儒冠不誤人上

畫真人朝帝闕光依日月位星辰下布雨澤
驅雷霆親承帝旨福生靈歸来洞府奏仙樂
袖惹御爐香薄博兩邊閒出玉闌干銀鈎髙
掛朱簾幙曲破六么細腰舞百戲詼諧名意
思獨有寝殿畫未成知君好手重毫素不可
去兮不可去畫者如君亦可數一年一年復
一年俱道心堅石也穿本来風月不論錢一
飲一啄皆前縁却說只教許氏子不知桃桂
是神仙舊年傳曲意未畫今作古詩也勉栴

答生員問眼疾

○人言五蘊俱是賊豈謂天公嗔眼白寧甘劉
剔掛吾門誰肯效攛誇紫石伏生書債猶未
償詎信共王留孔宅秪因憂道非憂貧何為
珠淚隕眶睫一觥疾癢莫能搔邇来赤爛且
昏澁自愧聰明不及前精神枯槁越沈溺燈
卿三　二十七
前睒睒暈生花髮鬅青黃閒綠碧指認歸鴻
歸那處幸識東西及南北明月朏朒罪蟾蜍
臺鏡塵埃誰拂拭折肱前後幾華陀金篦點
藥針芒麥莫是痼疾沈膏肓奚事皮膚頑不
入滿七除二言何汚笑殺符師英刀筆巫咸

巳死不復生吉凶禍福誰叵測料想君心常
坦坦莫道丈人多命薄推詰其由誰是尤自
號書淫無傳癖懸髻刺肉何不悛窮年九九
竭思力青衣童失厥守一夜西風動旁磔木
葉凋瘵烈於冬山林之志夢巳鈌問之叔和
何因爾指下尋之曰關脉微弱浮散那能知
六淫不節氣交逆吾非於陵為朋儔安識李
瓚三可咽聞知神火斡洪鈎宋陽里子有妙
訣茫茫昧昧本無言且學圓辯試提挈熊膽
膏肓出肘後付與先生聊塞責先生聲譽馳○
四海願求一字為口實

托東村公作記

維神有記既篆篆蓋欲求一記發揚其美
以成其志必須得孫綽之文然後刻石讓
為古體三十八句自一至十十復至一

碑誌維神頗異非要名姑序事雖喜推評尤
幸不棄血食居一方名聞傳五季始於開運
甲辰今則至元癸巳八千精騎慰閻人四百
餘年立廟地聰明正直惟德是馨禍福吉凶
由人所致吁嗟世途蜀道難於天安事詩書

漢王鬬其智販繒屠狗滔滔樊噲灌嬰酇朋
賦鵩碌碌仲舒賈誼祖詐相尚隣里如結讎
狼貪太酷上下交征利世無常賢羸金一經
誰辨曹娥碑陰八字伸蒙先生學有傳簡肅
侍郎公其享既承鐵畫銀鈎須得絺章錦思
祠撰江瀆文廟作羅池記材果無雙篆成絕
卿三　二十八
四假人爲發已意有求托庇恍愢

餞君行

錯錯錯何須歌皷皷錯錯未是錯無奈世情
多薄惡君莫說荔子枝頭紅閃爍赤乱吐夘○
○金烏啄千戶封君良可誇麾中起舞笑自樂
豐城劒峴山璞此語于今空摸𢱢豈詹尹之
不我靈柳壺公愚我以朽索錯錯錯何須歌
皷皷錯錯未是錯今歲在涒灘明年名作噩
雷聲隱隱天鼓鳴卧龍奮起生頭角四海蒼
生霖雨望直上天池身跳躍君莫說年来苦
乜剥鳥驚曲木魚傷餌又侶寒龜頭入殼不
見老農勤且辛春耕夏種望秋穫世事皆如
此心堅石可鑿錯錯何須歌皷皷錯錯未
是錯寄言東墅子林子非是蕉覆鹿桓譚極

論讖不經誰知一箭果然中秋鶚今日是何
朝梏教人過七月朔後朝是何日十有二日
叶吉卜風瀟瀟兮馬躑躅路遥遥兮車陵轢
擔簦仍躡屩借問清源此去更幾里風土復
何若地濶海冥冥此有峰巒高卓犖人煙屋
卿三　二十九
鬧處是古夾城廓縣令𢘅矢作前驅越賈胡
商相屬托明月珠水倉玉滿舡琛異金絲絡
珊瑚碧樹二尺許更有胡椒八百斛闤市有
條章公征復私榷所得何多多氈包席裹載
驢騾祝君勿忘隣家翁歸来分我一一勺錯○
○錯錯何須歌皷皷而今也要牢把捉彈碁局
面最不平這回一着是一着勿作践君行此
篇爲君作先覺覺後覺二三子陳一畧孤矢
四方志誰肯填溝壑富貴不在天自立還自
卓殷勤相勉㩋錯不是錯

偶作可笑

可笑可笑莫覩其徼格物致知大學之要自
然而然神明之妙不識不知冥冥杳杳言不
吾諮事亦可誚禍福無門惟人自召如子之
才聲名顯耀如子之志山林咏嘯題相如柱

修城都廟彼何人斯志亦不小希顏亦顏誰日不肖今子之謀目何其耿今而不為日月旋遶老之將至勿謂年少自暴自棄甘牛馬走吾言書冲子性自曉聊集俚語真是可笑

答問事

門重重松鎖不開封借問主人翁却在西頭不在東任君且住消息謾在通明朝鵲噪喜情濃此日再相逢我髮未逢鬃平安兩字是我家風那堪月色朦朧又見嫦娥與女童雙成姓董王母騰空而今好事眉開點紅

答問生活事

用貧求富請問其維　伯販脂張氏賣漿郅氏濁氏猗頓周楊如此數輩各取其長㶷㶷攘攘財利之場古人有言工不如商

答陳耨仕問事

卿二

三十

魚化龍禹門消息近雷聲震動驚百里此時雨足農務起借問前村深雪裏開道布谷聲聲急早着工夫龍可喜龍可喜又見一番梔李雲開雨霽燕子㘅泥對語富貴王孫公子賞春歸去爭鬪綺襦紈袴那更有黃金满塢金满塢陶朱是本塢夷子改名易姓歸故里齊門鼓瑟時不遇回視相印如敝屣如敝屣人生周蝶夢栩栩倏君時光只如許但存方寸地分付子孫作主五六七為𣪍此是前程好處

贈雕碑者

維神正直未為妖暗室荒無愧坐邀雖有真材為大用自慚朽木不堪雕慇懃束帛知存禮慷慨詩囊會奪標百世其昌皆祖德異時會取鳳鳴朝

謝林主簿書碑

古原荒廟歎丘墟自泒源流序姓徐老却英椎如土苴誰諳經訓乃𥿁畬記雖不得韓公記書喜猶能柳子書潤筆愧無金五百維神陰相子知予

卿三

三十一

別蔡畫士

妙手丹青出自然愷之立本得其傳工夫子重筆如批膠粉濃深色更鮮壁上留題名萬古人情熟分客三千于今告別多惆悵薄酒三杯詩一篇

本宮建壇有四道人現身

四仙化現降明壇可惜時人別眼看身披葫蘆開口笑手持蝙蝠出門寬一片雲心輕去住千年鐵柱老瑚珊汝来問我在何處我在逢萊山外山

贈天王老抄化不遂

能鄙相籠勢使然靈兮既降謾連蜷已知泰越藩籬隔安有陳雷膠漆堅四六虛文封醬瓿再三吉卜費筵尊勞心休作思君想且向山中飲石泉

答問事

乞靈徼福有其人辦力輸財未有因奉佛捨身嗤武帝詭情尚詐習蠻閩莫言植福元無種秖恐浮軀死化塵佽忽人生駒過隙堪嗟趙孟老諄諄

靜中笑殺世間人莫識前生後世因都是業祠来石晋誰知昔日屬王閩萬千富貴渾如夢多少英雄已化塵好好力行方便事不須作語再諄諄

維神顯德在於人或者非人天不因一點英

魂吞宇宙千千古廟壯甌閩西砰未立空留記內壁而今尚涴塵成始成終君子事何須化笔語諄諄

答梁氏問遷葬

牛眠已卜陶公穴白鶴仙人暫降凡心地允符陰地好人天敢道我天寬果然宗祖靈如在相爾兒孫達大官投以木桃報瓊瑰都来造物亦知還

上林府判效曹娥體

未家君命字書全袖識曾知涉巨川里詠塗歌留駟馬甘棠兩樹憶名賢

寶殿十奇峰

金鰲峰

曾戴方蓬海上来盤蹲此地不知回千年卜得鍾神秀愧乏擎天八柱材

文筆峰

孤標直上杳鴻濛遠勢秖疑插架同此地由来多官達扶輿佳氣產文雄

貪狼峰

斗中七宿煥文明那得茲山矗地生我欲飛

騰最高頂永同地舌佐昇平

蓮花峰

瓊花獻巧遠亭亭髣髴幽香散窅冥那得天風飄一葉也同太乙泛東溟

方巖峰

石扇嵌空天際開此中風景勝蓬萊有時碧落朝元下暫駐飈輪坐綠苔

白鹿峰

白鹿来時今幾年危峰依舊倚青天閒中不獨談真訣也覓林僧一問禪

古城峰

層巔秀色碧巃嵸古壘無基望不窮夜半月明天籟響祇疑一鶴返遼東

飛蓬峰

蓬島飛從海上来丹崖翠壁遠崔嵬吹笙仙子知何在猶有碧桃千樹開

紫臺峰

臺峰突出粵江東鳥道斜分紫翠中幾度月明仙子降珊珊環珮振天風

太平峰

昭世仁風播太平玆山何幸得佳名幾回飛上峯頭望六合悠悠天地清

真仙八詠圖

鰲嶠真官

海嶠湧金鰲玄宮結構牢英靈常不替地位自清高夜月沉丹井春風綻碧桃一忠扶社稷丹詔會榮褒

龍湫飛瀑

千仞龍湫不可梯飛流直下絓虹霓群仙採秀歸来晚閑弄潺湲漱藥泥

竹巖霽雪

靈巖留瑞雪曙色況開晴積素涵初旭凝華耀太清低埋深竹偃高壓老松傾我欲飛危頂閑披鶴氅行

仙嶼靈芝

燁燁煌煌三秀繁太和風氣産靈根寔棲此地無由報採入虞廷獻至尊

青浦歸潮

極浦寒潮落縈紆一望賒草根餘亂石江口露平沙鳥跡青泥破舟維古柳斜須臾還復

至從此泛仙槎

南塘過客

走轂奔蹄競往還路通南北出閩山可憐擾

擾紅塵者何似仙宮日月閑

木嶺樵歌

木嶺樵音迭嶮巇日已沉悠揚逾曲澗欸迺

出重林低雜金䥫奏高隨白鶴吟琳宮無俗

韻聞此豁中襟

鍾山鴈塔

○日出鍾山氣候新浮圖七級湧嶙峋古来福○

地生賢俊聖代題名不乏人

贈徐南村

土木假形真可笑謾将俚語續詩篇先生不

是龎居士那得燈光徹大千

自愧調羮無手段戲将衆物和来香厨門大

嚼知多味休笑山人饕餮腸

御三 三十五

玉函十奇峰

金仙峰

丹竈千年爐已灰秪留品字石崔嵬等閑試

上山頭望雲外椎青是五臺

天柱峰

行行行未到山前忽聽鍾聲破曉煙突起一

峰如壁立看来力量足擎天

朝陽峰

岩嶤石磴插雲端溜滴泉聲夜氣寒秪想猿

啼天未曉開門日上已三竿

三郎峰

釣魚溪上釣魚舟借問傍人識姓否笑指此

山多雅興野花啼鳥足追遊

金爛峰

○遠看如畫奪天機靄靄嵐光映夕暉領上松○

杉千古意那知半夜已傳衣

起雲峯

迢迢數里轉山隈曉色朦朧撥未開擡首青

煙迷去路秪聞山下一聲雷

寶蓋峰

層層疊疊勢嵓崖闇道如天不可階一點清

光常照面杉風桂月好生涯

大座峰

雨過嵐光黛染青石頭路滑少人行伽趺自

得荼禪法何處寒鐘扣曉聲

玉蕋峰

天花一朶未曾開摘去誰人不送来直向髙峰峰頂坐時聞香氣透天台

雙童峰 卿三 三十六

掛臺明鏡轉清光玉女當時試曉粧常佀丫頭年少日青春不老髮蒼蒼

東澗

溪聲如是水潺潺一向東流去不還無限世情盡如此何如沙上白鷗閑

西澗

山中無事客相過借問西来意若何不減不增無罣礙順流此去透天河

玉嵒

愛山秖愛石巉巗玉品山来作玉嵒雙澗交流分白鷺十峰回抱半青梯輕雲白裏茶多味殘月燈前經一函偶到上方問禪話料應知我亦非凡

餞陳道興往龍虎山

終南山裏多佳景無奈功名志未灰龍虎榜

中新姓字梅花先占百花魁

薦紫推評属古靈成人好事是前程鵲聲為報平安信聊作篇詩贈子行

和白雲僧德堅

休說秦隋晋漢唐三門茅屋白雲鄉水牛不去溈山老試問當年燒得香 卿三 三十七

偶作四首

靜裏乾坤不計春非非是是任紛紛醒原醉白今何在雲外青山山外雲

憶昔曾聞歌獲麟秖言告子好為人荷花欲語多情態何佀無言花日春

明月清風何處尋詩人苦思謾沉唫忘機不管人知會自有沙鷗信此心

與子相忘已兩秋此情不語子知不青山門外多情態留與詩人作話頭

徐仙翰藻卷之七

徐仙翰藻卷之八　　卿四

詞

親睦堂　　調臨江仙

書畫琴棋行樂也一家和氣團團兒孫戲綵
滿堂前共傾一壺酒同祝大椿年心想黃庭
妙訣芽内養丹田蓬萊富貴總神仙名登金
字格袖惹御爐煙

燕喜堂　　調千秋歲

疊峰勝地山水多奇異成羅舊識君須記麒
麟天上種鸑鷟人間瑞而今也男兒果遂桑○
弧志年少登科第猶喜雙親在長祝願千千○
歲老萊斕戲綵王母瑤池會同宴樂滿堂笑
調金樽醉

贈沈建翁　　調相思引

山嶽精靈發王融飛起作疊峰山清水秀喜
事頗怱怱若問前程事與利但存方寸積陰
功植槐有識嘗取作三公

贈周仝　　調

坐堂清秀得意相携手齊月光風隨處有最
好吟詩酌酒秋來寒露凄涼何妨淡抹濃粧

更有籬邊黃菊看看晚節猶香

調周明　　調更漏子

恬淡家風最好得意池蓮窓草憑几案倚闌
干清芳總一舣一堆半輪月不覺五更時節
燈報喜鵲傳聲來朝霽晴

贈林椿　　調浣溪沙

是是非非滿世間不如學道煉仙丹依然長
嘯入深山三徑就荒誰作主菊松為友蓽門
關安身隱處白雲閑

贈章桂龍　　調相見懽

○風和日暖二三春兩晴天紅紫百花如錦柳○
如綿高樓上珠簾捲主人家舊看重來雙燕
任蹁躚

贈郭泳翁　　調謁金門即喜遷鶯

雲意薄雨情濃二月百花紅來往客任西東
牛馬不同風山又青水又綠路遠羊腸九曲
好將心事付來人五五是前程

贈鄭汝顯　　調應天長

燕子鶯兒相對舞賴有東君長作主雨又晴
晴又雨笑問梔花嬌不語日西山雲薄暮

鵲倦飛歸去欲問前程好處團圓月三五

贈天一寺郭以立　調山花子

獨鎖柴門事不關世間何物等雲閑莫道無心常出岫也知還我非烟非霧無中有裏王巫夢錦衣寒一辦心香此是伕住名山

荅合山僧德潤問緣法　調霜天曉角

虛空飛錫百丈傳衣鉢靜聽朝鐘暮鼓聲火向心頭滅香滿金爐爇高峰頂上坐借問釋迦伕子如何是阿屎屜

贈越山寺僧石徑　調點絳唇

○一代因緣學宗興化聞知法寶聲無價真實○初非假臨際祖師還我曾粲假而今也聞鐘便打放了鉗鎚下

又　調玉樓春

清淨都來是伕法花藥欄中做生活雲門老子大驚人好把話頭相問答這箇因緣無縫塔還我德山一棒喝此去西天一萬餘走去走來要要匣

夘四　三

修宮裁衣　調滿宮春

倚東墻補西壁事事參差不一人心堅處石

能穿大家同出氣力繡羅衣剌羅裳費盡千針萬線工夫多處值錢多曾取聲名高顯

又　調喜遷鶯

視無影聽無聲暗室有神靈朝非香夕非燈方寸可留誠翻爲雲覆爲雨世事環回如許

贈蔡畫士　調浣溪沙

蒼藤古木幾經春今又一番新好手丹青世共稱我曾曲贈畫堂春誰知妙處會傳神四體妍媸本無關眼睛不點要存真長康元豈是癡人

○又　調畫堂春○

清風明月不論錢筆頭氣韻天然解衣槃礴𥪕真仙也是機緣狀出神鬼幷百怪濃烟淡墨鮮妍人人都道賽吾賢

贈長邑人往湖南　調上平西

好狹兒四方志丈夫心騎白馬偶到花陰情人對語話懷杯酒重斟相思何處爲情郎再整衣襟心中曲手中帕枕中笛袋中琴起來唱作越吟床錦字勸郎須是學蘇秦好事如人意佩印囊金

贈天王鄭東堂之桐城　調菩薩蠻

桐城自有祇陀樹蒼秋持鉢修行處猛省問前程前程路坦平莫辭千里遠須發菩提願好事喜完成真人爲保明

勉蔡畫士　調歸自遙

卿四　四

君不見三島蓬萊仙獨占雲中擁出琉璃殿雞墻門外白如練爲粧點時時莫使塵埃染

荅林君舉問事　調西江月

謾說襄城居士且言賈島仙材文章進取有梯媒都是功名在捨介自有兒孫福分曾知 ○

○ 王氏三槐三郎果是三魁萬古聲名如在

贈龍船匠　調西江月

知道攀龍手段敢呈作揖規模中秋月夜到天河平地人皆看我做出千年聲價共誇一代風流錦標送汝作纏頭也勝豚蹄盂酒

賽情詩

綺羅香風三月節一片芳心遊漾難禁得起動少年情發越何妨按拍調舌切莫負春光空六六總是風流花市中人物既是賞花高處立不須推出門前

贈閩縣宣差

列宿名流七閩上宰筆頭造化陽秋昔年建郚父老喜攀留果是官清如水甘棠樹蔭雲浮又聞道南安德政里詠與途謳今來花滿縣潘君愛惜且毋綢繆吾儂行樂也市井嬉遊見說鄭亭風月好景意思試問知不真有箇錦堤千段聲價滿皇州

卿四　五

荅林廷玉問事　調山花子

身後身前不可猜何妨削髮學如來如來那處往天台大庾嶺頭緣未到鏡臺何事拂塵 ○

○ 埃且向高高上頂坐做生涯

贈同事五人

聞道江村昨夜雪又見梅花白南枝消息報春來雪與梅花一梯開好情懷折梅對雪渾無語梅雪真如畫更添月照樸臺梅花雪月意難猜兩三盃

徐仙翰藻卷之九

啓玄表 真君補職

伏以天門咫尺初無折檻之忠師省嚴明敢有臨軒之請蹐蹐罔措踴躍不寧臣某申謝恭惟元師天師聖位法授先天道尊百世宣示盟真之典永為未學之傳伏念臣某 領職行科盟心執戒豈敢私謀而獨任必須先奏而後行自有典刑當拱左右手以聽罔失法度必分東西頭之班無二爾心各齊乃位卜消教旦醮謝羅天為靈濟真人畧表謝忱恐同壇法衆未遵妙訓齊心行道不敢為再三瀆之謀罰簡有科深恐犯千條之峻

謝玄表 真君補職

臣誠恐誠惶頓首頓首恭惟元師大法師聖位功參化育道達玄微惟川瀆之所汪洋莫不朝宗於海然日月之所臨照誰敢戴盆望天報效莫能精純徒竭罪恐丘山之積功減塵埃之微幸下耳而曲從於聲言而無棄伏念其洞真未達老耄無能靖惟薦章自謂得人輒加進用於仙階豈敢貪

功而竊位今徐其等蒙陞品秩錫以恩麻含齒食毛均拜生成之德舞手蹈足同傾懽慶之誠輒敢重言深虞獲戾

謝恩表 真君奏職

切以捍患禦災禮既嚴於祀典建功積善名宜進於仙階神雖不可度思言固當為之敷奏臣誠恐誠惶頓首頓首恭聞軒轅皇帝詣問於廣成子願聞至道之精散關令尹從事於李老君欲究又玄之妙茫茫乎莫之所在蕩蕩然吾無能名於太不終於小不遺其敦莫樸其廣若谷萬物備廣與時偕行此為超凡入聖之機有得守中抱一之學元暘玉曆應當採擇其人太上寶章凝成自然之氣世人誦之則延壽鬼靈聞之以昇仙各存宿命因緣不可思議功德伏念臣心雖慕道材弗踰人未能明金丹出鉛入汞之方輒敢任皂囊奏事封章之責重念醮首某等托神之庇遺我以安里稱靈濟之祠性稟聰明之德義時暘肅時雨允符卜玟之占勳在國澤在民猶記豐碑之彌粲盛可薦黍稷非馨每遇三

元集福之晨常棠一日致齋之戒仰荷天師之福蔭俯膺帝命之寵榮徽號褒崇大名赫奕事茂聞于古昔美獨備於方今茲蓋伏遇昊天玉皇上帝玉陛下穹窿者天主宰者帝均圍與臨之下夙稱覆燾之仁臣自慚地下蟣蝨之臣愚而且蠢恭覩天日龍鳳之表時然後言雖神之所依者有才可以當其職豈敢素餐而具位必無生事以希功揣分過多感恩不少猶有綈袍戀戀之意自知履氷戰戰之虞伏願雖雖在官盛德之祀千百世穰穰降福皇極之錫我庶民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金闕謝受職表

臣　伏奉三月朔日制授臣九天金闕明道達德大仙顯靈溥濟真人主管上清天文院任宜行事臣伏以望瞻金闕伏膺帝命之新名在丹臺躋進仙班之列恩光甚寵驚懼愈隆臣誠恐誠惶頓首頓首恭呂高上王清宮逍遙快樂外有玄真境朗落光明象昭日月之重疊瑞結煙霞之五色萬神朝禮三界齊

臨左龍右虎之森羅前鳳後鸞之鳴唱此天上之所為樂非臣下可得而闚臧度轉輪千機會悟自合脩齋行道庶幾證聖成真伏念神怪茫茫塵居汩汩牲牷以祭徒知肉食之謀黍稷非馨甘受素餐之列惟有依草附木初無顯迹之功誤蒙不次之恩遽屬無靈之鬼紫微宣詔帝座臨軒光近七星所照九九千里位同列宿其數百十八名掌司祿於三台佐文昌於六府德聚則賢人慶會斗覆則年穀豊登老人現南極之中天下協泰階之象皆帝之力於臣何功茲蓋伏遇　昊天玉皇上帝玉陛下大德曰生益高在上雖是無聲無臭實則有象有形鼓節麾幢曾發度人之願執符御曆獨開體道之元丹書泄溫洽之精英綠字薦榮河之祥瑞雷霆發號雲漢為章赫然有臨下之威付我以右文之選臣某劍履上殿喜君子之得輿衮黼来朝效諸侯之薦壁蒙恩不淺涖事惟勤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玉闕謝受職表

臣某伏奉三月朔日制臣九天玉闕宣化扶
教上仙胎靈博濟真人主管下元地府諸院
便宜行事臣伏以玉闕森嚴伏拜天墀之近
金書褒奬特榮地府之除祇受寵私不遑
啓處恭列寓步億萬千里合四海以同風周
天二十八星配九州之分埜三千世界一切
衆生屬星辰日月之所照臨無林木山川之
有高下均是人也真為樂哉願開紫陽雲錦
之囊得度玉室丹臺之內雖太上不輕授受
幸賤臣所可參聞夙夜祗履精神對越伏念
卿四　九
○臣非鬼為諂依人而行念欲盡齋戒事帝之○
心終未免饕餮不材之誚石田無用塵俗未
離誤蒙制誥貂册之榮特任社稷人民之寄
勸善懲惡罰過賞功有德者名紀南宮有罪
者魂拘壯府掌三島名山之仙籍領五嶽四
瀆之真司欽奉載嚴兢凌罔措鼯鼠自當量
力巨鼇不足負恩兹蓋伏遇昊天玉皇上帝
玉陛下萬象流形寵御極逆陰慘陽舒之化
擅春生秋殺之權帝駕翩翻衆星拱衛玄都
渺渺七寶莊嚴瑞闢碧落之空歌仰贊玉皇

之眷號累蒙休命遂越等夷自憾何功過膺
抽擢澡身潔己致蘋蘩蘊藻之誠卜稼祈年
有黍稷稻粱之慶下符民願上答天心臣無
任感恩荷聖激切屏凌之至謹奉表稱謝以
聞作禮謹言

上天師表

伏呂德隱南閭久席雲天之庇望恩壯闕再
瞻日月之光册命寵臨汗顔自訟臣誠恐誠
惶頓首頓首臣聞祠山曾現形於河瀆薦膺
大帝之封梓謹嘗降筆於岷峨侈拜元皇之
賀英烈以孝誠得道慈濟以樵冶成功若非
發願以度人何以超九而入聖蓋有之矣豈
偶然哉顧我所行惟道為大况自太極之既
判有民人焉有社稷焉迨至五刼之云終孰
主張是孰綱維是兹蓋伏遇正一冲應神化
卿四　十
靜應顯佑真君心能靜應道達冲玄神而化
之則嘿嘿無為顯而佑之則洋洋如在以輔
國安民為念以垂科立教為心紫字金名標
記蘂珠之籍琅函玉檢譯書鳳篆之文道法
先天學傳後世百靈是衛萬物所宗太玄十

五天下臨於鬼谷陽平第一治上應於角星
靈著古今事留史傳非臣下可得思議此師
道所以獨尊伏念臣某依人而行惟神是守
腐草同類朽木無文碑銘重辱於柳侯名謚
僅存於晉史藥石不辨那知馬浡牛溲爐鼎
未全安識龍鉛虎汞雖有救物之志初無經
世之材卜學君平習吉者姑告之以忠孝仁
義訓遵尼父尚譏者以戒之怪力亂神以此
自謀莫知所效常謂妄作之罪無地可逃豈
意不次之恩自天而墜榮加官秩躐進仙班○
○受此以爲泰乎得之誠若驚耳泛大鯨之海
魄逝魂搖戴巨鼇之山德隆恩重涖職而後
愼事如初載揚懺戒之科自知狂悖不識經
文之旨尚冀開明是皆出自師傳豈敢以爲
已力欽崇聖化宣布仁風上祝聖壽效嵩嶽
卿四　十
之三呼下使吾民膺箕疇之五福符籙之傳
也火惟顧孫生子子生孫椒蘭之禮不忝獨
有道即心心即道雖犬馬猶知戀主豈螻蟻
不能致情臣下情無任望恩惶悚之至謹令
臣某錄表陳謝以聞

謝天師表　真君奏職

臣聞道疆名曰大自虛靜恬淡而至於無爲
神得一以靈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發而
皆中誰使之然毋乃夙幸之因緣可以秉機
而會悟臣申謝切見
九天靈濟真人人惟正直神則聰明非徒爲
封土立社之謀益嘗發代天行化之誓脩齋
執戒素堅金石之心救物度人尤甚麥苓之
效功烈如彼其盛文章可得而聞果承天寵
之榮獲進仙班之上籙迺忝於大洞簡宜稱○
○於文憑誰敢謂今受之是前受之非喜有得
一命而僂再命而傴訓辭播告瞻西去而莫
違父老驚嗟謂南中之罕見謹當昭謝豈曰
具文臣領詞意之勤拳望師尊而拜跪伏念
臣某忝居末學濫宰玄科老而無能深愧扶
杖作龍鍾之狀審而後奏尚虞投匭非切至
之辭仰賴仁慈俯垂恩寵茲益伏遇三天扶
敎大法師几前廣宣大化普度群倫爲萬世
之宗師作衆生之父母分別人鬼黜陟幽明
既取諸公論以得人必不敢素餐而具位盖

官占惟先蔽志龜筮從卿士從庶民從非私
昵必惟其能左右可大夫可國人可罪上干
於黄鉞言輕甚於鴻毛臣謹具

上田焦尾表

上言臣所部鄉民老於農者陳某等連名狀
稱終歲勤勞民食所仰豈謂田禾茂上蟊賊
内外心實憂惶禮當禳謝不堪忿怨敢弗奏
聞臣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臣聞去歲冬間南
雪到地今年春首好雨知時此為隴吏田父
之所歎呀皆曰豐年美瑞其有證應東作之

民亦既勞止南畝之苗勃然而興尚冀秋成
乃祈穀實胡為焦尾盡心之稠誰無救焚拯
溺之憂若不告於上天猶恐甚於今日或者
臣之守此土也全無陰功是致斯民之失所
職業莫能自責跼蹐知懼憾謝未遑恭惟
昊天玉皇上帝玉陛下念及黎元甚於赤子
苟一穀不升則謂之歉然一夫不獲曰予之
辜實可哀憐無所告訴徒作嗷嗷之狀莫知
善善之因伏念臣地下之蟣蝨不如爲言也
潛田中之螟蠈未去謂為何求靖惟帝怒可

回天心可格秉蟊投火先為去害之謀履霜
堅冰略識防微之意伏願消灾肆赦推恩及
人使愁歎而為謳歌化妖殄而作祥瑞實堅
實好實穎實栗有大田多稼之可期或舂
或揄或簸或蹂俾吾民一飯而受賜臣無任
望恩瞻闕懇切彷徨之至除巳將蟊賊焚瘞

外謹令盟威臣呂某録表陳乞以聞臣誠恐
誠惶頓首頓首

賀聖父瑞表正月初二日代鄉人賀

恭以父者子之所天其尊可敬其嚴可畏王
之神也如水無時不在無往不通千載揚灵
一誠歸美恭惟
聖父齊王忠武真人殿下以忠報國用武立
功擇户授封常拜碧圭之寵御王策命曾開
金匱之書威震淮江福臨衛郡昨日獻椒花
之頌紫氣盈庭今朝獲蓬矢之祥赤光照室
伏念某等叨居馬足久沐鴻恩瞻北闕以投
情指南山而祝壽更與一堂歡笑人人存親
睦之心四境升平在在享神麻之庇奉表称
賀以聞

又

正月始和吉允符於翌旦九天稱慶喜共讚於生神瑞氣雲浮歡聲雷動臣某誠惟誠忭頓首頓首申賀恭惟

聖父齊王忠武真人殿下好是正直運乃武文昔聞江左之名今闡閩中之跡四方冠冕開日月之重華千載香燈等乾坤而不老稽首拜陳於乃虎奉觴敬舉於倪寬爰習野儀用伸鄉飲有尊有卑有長有幼莫敢相踰欲齋欲富欲逸欲安各符所禱謹具表申賀以

○聞臣某誠忻誠忭頓首頓首下情無任極切○勸拳勸拳謹言

南宮表 代男子祈安作

臣聞大道無爲孰究玄玄之衆妙生身受度庶期劫劫以長存非凡夫可得而聞惟善人常與之福切見某持身儉讓處性直温偶磨碣之不辰致實沈之作孼遂伸懇切果獲安痊自惟耳順之年適逢初度深謂頭童之狀不及前時雖老耄以無能幸明真之有格經開玉局無非解厄之文教演黍珠盡是度人

之典如是功德可作津梁伏念臣濫忝道流僭行科事伺補元工之萬一敢陳愚瀆之再三恭惟南宮上帝聖位仁廣大慈功凝不宰分治九陽之妙梵結成三洞之靈文壹齋群生胚胎衆類既付之形與貌必保其命愛其神使靈根灌溉枝暢而葉繁使玄液結凝源深而流遠無喜怒哀樂以亂吾性無是非利害以惑我心飛度上玄斷除邪障刻名丹簡録字青扁上推太乙之恩下慰斯民之望伏願髮可轉白而爲黒外傳不老之方氣乃回

○紫而抱黄内得長生之訣更冀閨門昌泰後○裔興隆

又 代女人預修作

伏以黄庭一經出於扶桑宮願聽魏夫人之睨堂畫絶長康辟涯新孔氏墻公輸就規矩司服飾衣裳工逸事已遂碑成誠所望中山拔毛穎震澤伐蒼筤魚繭淘沙淨鸞箕附翼翔托言徒奔浪作事甚乖忙玄學知吉凶金科發秘藏文欽韓吏部句美段文昌横草功何有撞莛力不量家談傳陸氏閣記夢滕王

詩讚神生岳文非鬼肅渠古書言可證祀事
禮宜莊繼聖猶專孟知天豈畏匡斯文如未
喪吾道豈能彰仰慕先生操爭傳君子芳挺
生文豹蔚舊厲步龍驤碧玉珊瑚樹黃金貂
尾璫隸精稱子敬書徒抗元常倒水繹光耀
摩空氣慨慷獲麟將絶筆獻縞望投章靈德
慚孤陋高材為發揚如君稱令譽積善有餘
祥記在名俱在子忘神不忘愧無纎以賻介
以福穰穰
陟降散仙三島客縹緲虛無不可測塊𩲡殺○
○然為鬼雄惟爾聰明無正直荊人尚鬼越尚
機春秋以來舊風俗我今處世何皇皇獨駕
窮途多感泣本無鬪心美鉛槧誰肯媕然自
塞默學尊孔孟進韓柳力排佛老斥楊墨將
崇孝悌去奇褒欲反驕奢尚敦實咄咄書空
真怪事果信洛陽人不識吁嗟蜀棧高巉巖
岐首於菟互呑齒木中水上事不聞衹見鄉
原德之賊誰知暗室有神明甘與小人為鬼
魊剥剥琢琢門外聲狐鳴梟噪爭饒舌利觜
長距跨壇場帷觧駮衆多詭譎詭愚不卞膺

與真捧心豈料為人疾黎丘丈人醉且狂安
得扶奇不掌拍為諆不忠交不信遠舉雲中
沒聲跡琬琰不可焚崐岡芝蘭莫使混荊棘
善善惡惡郭公墟來事冥冥黑如漆天生明
翼不偶然只恐文章還斷絶東村先生何許
卿四　十六
人前輩典刑推第一豐城紫氣射斗牛少年
聲燄猶赫赫江山千里月平分正好秋光涵
水碧世情反掌苦不常中流洶洶波浪激貞
觀丘壑謝塵物寄飯牛車歌白石危冠長佩
鶴氅衣高揖群公追甫白文章捷敏得我驚○
○斧鑿無痕地礅裂蛟龍海底弄角牙紅旗閃
閃青紅色鴻都碑文今已成車乘千輛塡街
陌魚琴馬瑟會知音一臺二妙爭磨刺我慚
藜莧慘腸胃敢向屠門誇肉食商丘之未不
可棄落以斤刀引徽纆人言一字直千金愧
無饋謝右軍筆石磯老人何貪𣏟十萬陰錢
大需索關西夫子不復生暮夜無能謝王家
啬夫喋喋人所嫌赬頳汗背徒慄慄侯門如
海了不聞豈是閽人多限截敢使客卿作通
使大開太倉發一粒尚令祠宇甲天下萬口

一鼺公之力青玉明珠不足報頷言壽比南山栢公侯子孫優其始好将此事做陰隲

、獲麟歌

歌獲麟歌獲麟麟之爲名配乎仁牛尾馬足麕其身犖然一角不觸人聲清音濁合律呂

鄉四　十七

行步折旋中規矩不履生蟲不旅行不折生草居擇土仁哉麟哉獸之靈此獸一出時太平滿謂太平當今日不圖今日不如昔不如昔異物殊形常問出章義之山鳥如鶴名曰畢方生一足見則譌火焚人屋朝不敢爨夜

○不燭又有鬼車號夜遊十頭十口連一喉翅如車輪聲啞嘔血滴人家家凶憂天地生物付其質何此爲凶不爲吉世情變態多好惡聞吉則喜凶則怒吾聞凶人作禍殃尤甚鬼車與畢方仁哉麟哉不復見安有吉人日爲善吉人獲福凶獲禍禍滔福善天之道武孫車馬遇大商獲麟於野爲不祥賜之虞人問孔丘孔丘感麟作春秋春秋之教以爲中胡爲絶筆以爲終仁哉麟兮時不遇絶筆之說吾道窮孔丘巳死數千載世道不古誰感慨

吉人凶人吾不知褒貶字有春秋在斯文未喪求諸神托言無世猶丁寧吉人爲善善是勸凶人爲惡惡是懲孔丘聖人莫與儔姑且絶筆歌獲麟

絶筆歌

人生栩栩夢華胥憧憧往来爲利趍孔孟巳死不復甦仁義之道爲何如斷蛇帝子握乾符隨何食其駡腐儒平生不讀半行書朱輪華轂大門閭爭誇駟斛富金珠一擲百萬喝梟盧月胥耗耗莫睚盱重譯吚嗢言朱朱覆

○醯不食謀何殊魍魎青影見何愚謾行作賦比子虗着視滌器自當爐投閣幾死揚大夫滑稽落魄無廉隅文乎文乎何無之喪乎安得窮鬼不拍手而揶揄吾故知夫伯鯀之沉於羽水兮化爲玄魚叔之虎目豕喙兮死於貪汚楊食我之爲羊舌氏之禍兮毋聆其孤神乎神乎深爲世道之憂者乎設卦以斷吉凶兮何須尊竹来庭除正直以爲德兮何須椒桂撃搆櫨文章以爲言兮何須三寸掉張蘇嗚呼知變化之道哉其知神之所爲乎君

不見文潞公之修江瀆廟兮夢有感於成都
种世衡之致廣潔於渑池兮用搏手者為前
驅又不見于實之撰搜神記兮號為董狐彼
何人歟彼何人歟輙敢論鬼為虛無豫章太
守之談春秋兮喪其軀牛渚磯之燃犀兮幽
明異途巳矣乎巳矣乎獲麟之筆絕矣吾不
復言乎唐虞

梁父吟

青布變成羅古識人皆曰星纏應斗牛分野
屬閩粵左揖巨靈鼇峰巒聳𡾊硫右揖方山
○巖石壁高崛岉潮水出天河盈虛取松月一◎
日一来朝田環江剜屈黃氏撥沙經沙形象
魚鱖又有闢伯韶圖經作捋筏三峯聯昂峙
平地起一突郭公青囊書此為鳳穴窟風水
官九署明檢鬼營説法闡經使億曾萬祖飛
昇金闕憑茲功德作是津梁伏念臣齒豁頭
童可厭龍鍾之狀位卑職小深虞駑蹇之材
領職主行以言數奏夜動之風祗有畏人大
修之以慚不敢隕越無地僥倖自天敢竭臣
下忠悃之私為見人子孝情之重今日奉為

孝女其痛念亡考其自經一死竟覺三週累
欲追脩莫符願望切見亡靈背痘不救終為
二豎之所迷心術毋欺何逦三彭之是潛向
者淳言胥動謂之陰騭有虧竟墮冥途莫知
解悟無奈人鬼之阻間隔初非耳目之所聞
知在於縲絏之中公冶長非其罪也受以董
公足辱司馬遷豈無悔哉重念臣忝廁陽官
莫知陰憲為人湔洗顧巳憂惶聲觸雷霆有
似能鳴之鴈望窮江海豈無漏網之魚蓋呂
命嘗審於五罰五刑而周官亦有此三宥三
○赦無以效木蘭之孝輙敢上緹縈之書膏膏○
如燈焰之蛾生何所托纍纍若喪家之狗情
實可怜恭惟
聖位發誓慈悲尋聲赴感號獨尊於太乙
光普照於三千東極妙嚴宮曾現紫金之相
太玄無邊際嘗聞大洞之經願作衆生緣能
救一切苦伏乞疾除罪簿遷神於𡊮府之中
選敘仙僚飛寫於南宫之上
徐仙翰藻卷之九

徐仙翰藻卷之十

祈安詞 四道

伏以仲春二月厥民析庶彙咸新昊天上帝不我遺一心可格情同無隱聽徹九重伏念某等螻蟻偷生蚷蛩知感林林揔揔雖托居覆載之間擾擾怱怱未免有是非之累反之於心知過者鮮稽之於事作孽者多常懷恐懼之私敢賴熏修之力伏願上下神祇鑒厥德左之右之士農工賈樂其生庶矣富矣

又

○伏以小民無知常有徼福假靈之請上帝臨汝必無賞功罰禍之私苟不我欺所助者順伏念　等依山築室鑿隴為田烏星畢見於仲春始勤東作犬吠相聞於四境願見太平自知食力之艱難敢弗罄誠而醮謝雖坐井之蛙難語以大然戀釜之蟻可憐其生伏願或耔或耘自今以始歲其有曰安曰富凡情所欲天必從更冀牛畜之生成實荷鴻恩而覆育

又

伏以民情可見視聽近而自民帝命不違齋沐可以祀帝拳拳有請赫赫如臨伏念　等釜蟻貪饕井蛙寡陋托生中十未能人事以稱心適逢上元尚冀天官而賜福特憑羽士宣演真科上干斧鉞之嚴下及蒭蕘之聽維今時尚不知昔幸污俗可與惟新伏願申之伯甫之侯後有興者彭之壽陶之富諒必從之凡諸動履之間實荷生成之德

又 年六十遇生日建

○伏以道常與善須明善善之因情所欲安巳○遂安安之願敬憑羽士謄進墨詞伏念其言無足稱年方耳順昨有釆薪之疾今蒙勿藥之功况當十月之交恰逢初度實荷維天之命敢負前盟冀晚節而康莊罄誠心而昭謝功德可稱量也少儀寅畏之恭祖考既安樂之不昧追修之敬仰祈輔佑俯賜證明

謝恩詞 文人預修

伏以禮煩則亂惟至誠可以感神天誘其衷曰積善必有餘慶仰干穹聽俯露柔情伏念妾某四德不全多言何益字未明於三從適

當逾六望七之年聲可誚於一繩誠恐自再至於三之瀆胱籍待罪歛袵陳詞懺除已往之愆修作方來之福更冀億曾受度名隸韓君之司三壽作朋願得魯侯之頌

預修詞 婦人建黃籙醮

伏以性有進善進惡婦之愚可以與知情所欲壽欲安天之祐吉無不利俯慙長吉仰瀆威顏伏念妻某愆界牽纏塵凡汩沒色聲五濁豈無獲戾之由髮髮半斑幸遇始生之歲兢惶罔措懺謝未能敬消二月初吉之辰祇奉三界盟真之典預修福果冀沐恩庥薦及主君少篤抱衾之愛光延老景更祈戩絲之娛

賽醮詞

伏以歲逢初度適當六十之期情難上通未免再三之瀆禮不可闕時然後言伏念某老耄無能昏迷未悟適有馬牛之賤疾實切呼天今如螻蟻之偷生豈勝感地雖善念既形諸口幸明神為鑒此心俯伸昭謝之私仰瀆高明之聽功德滿就榮書金籙白簡之名富

壽康寧用錫洪範箕疇之福更祈後代有光前人

又 為父賽許保祖母

伏以知恩必知報皇天后土實聞斯言事死如事生孝子順孫當竭其力特憑清醮借瀆真旂伏念某四歲而孤三遷有教昔因祖母得膏肓難療之疾惟我先君深焚溺莫救之憂雖屢禱于神祇何返罹於禍變不幸短命死矣則已毋湯道之有願未償莫知所以幸數年而使我不之覺平吾心而勿累于其初逝者如斯早誚韓君好生之業終焉有養願歌魯侯壽母之詩

又 為妻

伏曰病則呼天誠有不得已者憂兮為厲亦求其所以然俯瀝丹忱仰干蒼聽伏念其命纏中斗事作參商慨門戶之艱難何人口之坎呵獸不失麗豈無俗往之情膠可續絃未免從新之好雖有粉黛畫眉之醜胡為弓箭射習之妖或者綿蘆之憎愛不同是致藥石之攻理少效遂許以靈濟真人宣演九真之

懺願得此太乙天尊廣發大慈之心用釋寃愆以度苦厄嗟尔前室早成黍尾之因保我後人永奉採蘩之職

又

伏曰天明畏明威於視聽豈無耳目事有非有是毋盟詛要之鬼神豈其然乎可謂愚也伏念某嘻嘻失節蠢何知寇禦重關聲不可聞於吠犬婦言長舌誠可誚於牝鷄醮所當還理宜自責或者患生所忽莫謂不平則鳴福善禍淫甚如影響之速解寃釋結幸存懺悔之科

又

伏曰天不可欺高其目而下其耳人有所忿發諸心而形諸言豈得已哉求其故也伏念某為人者以時思之念我先君素得守株之拙豈期陰賊反惟下石之憂愬于上帝以决是非果然官司幸然明白自慚褻瀆敢負揞盟愧惟弊止之卑污敢訖清堂而醮謝勉強之情未償萬一因循而後又恐二三過可自新有如日月既食之復明將何益庶無春秋

直筆之譏

建玄都壇詞

伏以壬戌之秋七月既望恭迎地官校録之辰天之命下民有嚴先盡人事齋明之敬具陳芳薦少寓菲誠伏念某等血氣均生髮膚遺體果能犬馬之養敢忘烏鵲之情逝者如斯訛作招魂之些過而能解常聞反掌之間恭按玄科肅延羽士修諸功德作此因緣伏願三官北酆明檢鬼營疾除罪簿億曾萬祖飛昇金闕各有生門普及沉迷俱登快樂

禳災詞

伏以和氣祥乖氣異天難測而靡常福道長陰道消日可期於來復俯輸卑陋仰瀆高明伏念某等幸獲安全莫能守助雖衆命有禳灾之請在小人知耻過之非莫我敢奚徒有淵水之恐云如何里少消沼沚之恭爰集道流具嚴法事念民情之易見幸帝怒之可回伏乞化沴為和罔有祀寒之恐俾壽而富尚祈降福之多

保福詞

伏以天道不言而善應當輸懇禱之誠人心所欲則必從果獲感通之意銘心知愧仰德殊深伏念某惟神是依無功可述重獲天恩之侈荐膺師寵之榮昨托陳道與為龍虎之行果蒙巨庇今與郭泳翁効䖝蚉之報不食前言雖是民望之所歸敢謂帝力而何有更冀錫以圭瓚上而待詔於紫微饗以粢盛下可妥靈於清廟

建普度詞

伏以天尊說教指明濟度之方人子思親首嚴孝敬之道俯陳丹懇仰瀆蒼穹伏念某托在塵凡幸逢末劫念我生我鞠尢深覆之恩然若存若亡可恨幽明之隔特憑羽士爰舉真科今則宿啓於玄壇欲以上通於帝闕少憐懇切大作證明吉慶難言十方數衆之来監度生死蒙惠千九百人之共傾心遍及寘途俱登道岸

又

伏以天聽無私少鑒愚衷之萬一禮煩則亂深虞重瀆之再三毋適自獲戾乎誠有不容

已者伏念某重蚊蝱性螻蟻偷生各具人心豈無善念適遇中元節預先八日以修齋願結衆生緣爰舉九朝之普度仰蒙聖力俯賜恩光敢輸昭謝之私式見始終之敬更冀五臟清涼六府調泰老反壯少皆強三界侍衛五帝司迎魄昇還魂開度

又

伏以謂天蓋高實不離於方寸惟人慎始猶當戒於亡齋按黃籙以行科遡紫情而啓聖深仗洪蒙之造大開濟度之方燭陰暗於幽都下辭長夜覩光明於暘谷人各回春

第二朝詞

伏以道本難名即此天之謂道齋可致敬消次日以修齋傾心罄葵藿之誠降氣感薰蒿之修願垂濟度普利幽明逝者如斯魂歸天魄歸地生馬有養福如海壽如山

第三朝詞

伏以事死事生兩盡尊親之孝謹終謹始一尊謹戒之嚴恩仰荷於九天禮特修於三日迄俗九朝之道願開八景之明生身長存早

刻石室丹臺之字死魂受煉有憑金籙白簡之功遍及幽明俱蒙薦拔

建朝拜詞

伏以天聽不遠常懷方寸之私人事有終未免再三之瀆驚惶罔措愚昧無知伏念某幸得人身常蒙帝眷洋乎在左洋乎在右知所事死知所事生特賴薰修用成朝拜伏愿東長樂界西那王國俱放光明北泉曲府南昌上宫兩全濟度凡諸情識俱獲超昇

○散朝拜詞○

伏以天道難名其有聰明自我人倫攸叙必以孝敬為先俯竭哀衷仰干蒼聽伏念某托居中土均其私懷一蠲齋戒之誠兩盡尊親之道念生而有養莫全溫清之儀嗟逝者如斯未免幽明之隔特憑朝拜之功德用作出世之津梁帝聽冐聞紀尔功削尔罪民情可見推其亡因其存爰及幽關俱登道岸

又

伏以上帝臨汝毋貳爾心如在左右烝民秉彝好是懿德莫不尊親俯瀝丹悃仰干穹聽

伏念某等均為人子常竭心思念逝者有如斯乎而生者未能養也一步一拜共瞻泰岳以投誠三沐三薰仰賴尊師而奏告幀使幽明之境俱蒙濟度之功人道貴華少者强老者壯死魂受煉形以立神以存遍及冥塗俱登法果

○女薦父詞○

伏以冥冥夜府深嗟九獄之沉淪崿崿昕庭後覩五明之朗落俯攄衷悃仰瀆負清伏念妾父死肉未寒余音猶響維人子盡事親之道何日敢忘幸天尊發救苦之心尋聲降感須仗熏修之力特伸昭謝之私伏願五十三年之浮障多艱悉從蠲拔百千萬氣於太空無象願得生成遍及有情同登大道

又

伏以道也難言千萬億劫莫名其象父兮爲往五十三年過隙之駒倩而思之誰能已者伏念妾父遭逢没世汩没浮塵雖衣食粗足以舒眉奈疾病遽嬰於發背天高地迥誰為續魄以招魂月冷霜寒誰不傷心而濺淚憑

玆功德作是津梁既荷超昇敢忘昭謝伏願
三官皷筆疾除罪簿落滅惡根五帝司迎遊
玉京飛昇金闕

又

伏以父恩未報輙憑薦拔之功帝怒可回願
發慈悲之念既蒙垂憫誰敢忘原伏念妾罪
積厥躬禍延所怙雖有私情而莫懇尚祈法
相以受持濯質煉形已拜朱陵之表披肝瀝
膽載陳翠剡之詞覬望逾深兢惶罔措伏願
耳也聲也目也色也想知解悟之機手之舞
○之足之蹈之獲逍遥之樂冀諸幽苦用此○
超昇

又

伏以女子有行嘗致歸安之請昊天罔極曷
勝何怙之憂俯瀝愚衷仰干威咫伏念妾父
語言君會文學稍通揆諸人事以無譌胡為
造化之見棄六年居廢四體如囚致令二竪
之夢於膏肓或者三彭之禍生於昏牖疾之
革矣誰知反席之謀哭於斯乎畢畫蓋高之
責痛而含恨直以陳情幸延康劫後科教流

傳使閻羅殿下寃仇釋縛或憑妙力用薦生
方伏願相好莊嚴自緣宿命拔除衆罪跛痾
積遠即得反形遊行太虛遍及幽明俱蒙解
脫

又

伏以上帝不獨盡致小心之敬無父何怙莫
堪季女之憂俯瀝卑悰仰干高聽伏念妾父
瀆痘不救死肉未寒或者現於光中謂有戚
戚之容誰能棄之度外能無切切之懇冶長
非罪幸公論之難逃曾參殺人柰猜疑之莫
○釋惟憂三載含恨九泉若非盡敬以事天孰○
謂沉寃之可雪伏乞赦多生之業不得拘留
迫合鬼群釋累世之仇從玆解悟皆資道力

又

伏以父嗟彼怙可堪恐死之憂女嫁比隣不
克歸安之願俯輸丹悃仰瀆蒼穹伏念妾父
涖事惟勤持家以儉田疇稍闢廣推吾祖之
心門戶多艱畧償諸子之債知恩莫報我心
孔懷尚祈晚福可保頭顱宜謂半生祗如泡
影兩旬卧病癱未潰而膺已亡四七屆期魂

可招而神不昧欲拜朱陵而度命須憑羽士以陳詞幸沐洪庥永蠲宿業出離泉曲會知解悟之機既有天堂宜在逍遥之境

又

伏以五内分崩忍割先君之愛百身莫報不堪少女之憂俯瀝卑忱仰干高聽伏念妾父婚嫁雖了勤苦如斯擔未弛於息肩疾遽嬰於發背露晞星殞傷心一夢之蘧蘧日居月諸轉眼六旬之冉冉欲歌宋玉招魂之些敢上緹縈贖罪之書伏願黑籍除名早親承於金籙白簡朱陵拜表宜受度於火沼水池遍及沉淪俱登快樂

建血盆醮 女薦母

伏以羽州八萬四千旬茫茫無岸血盆九五十三佛願願度人苟能作是因緣不可思議功德伏念妾生為女子嘗奉母儀徒懷烏鵲之情莫效岵屺之報四十有九年音容何在一百六日歲月如流豈不我思須憑佛力喚醒槐庭之夢頓悟前因好赴蒲鐺之筵用成後果恭迎三界遍及十方照破十八重獄獄皆開不經百萬億劫劫劫得度使真身清淨何須蘭水以濯纓使法眼開明何用金篦而刮膜自今以始咸與維新即拜生成永無苦惱閻羅殿下果蒙地藏菩薩之推恩兜率宮中拱聽摩耶夫人之說法

薦夫及女詞

伏以太上好生何生也不得其壽自古有死此死也誰憫其魂扣地莫聞呼天致請伏念妾早知薄命終不適人念女兒乳臭之口無知而夫子髮結之恩未久胡為一疾之莫救纔經八日以淪亡未如之何徒有終身之恨魂兮焉往永為長夜之歸謹當瀝血以投誠尚冀察情而贖罪想功德至重傳符以金籙白簡之文諒父子同昇刻字於玉室丹臺之上冀諸善趣均此恩庥

薦夫與子詞

伏以地迥天長莫訴冤民之苦霜寒月冷誰知嫠婦之悲未免多言深虞再瀆伏念妾生於累劫遭此兩喪門楣之喜竟落虛花藁砧之望空懷破鏡既曰修短之數吾末如之何

未知善惡之由使我至此極雖人鬼相爲間隔幸功德可以超昇少伸愛子之情式表惜鄉之意音容如在徒爲想像於空宇之庭魂魄何之更冀度命於朱陵之府應有幽陰之異類同歸縹渺之大乘

子薦父詞　御五　十二

伏以臨下有赫昊天上帝不我遺事死如生孝子順孫願自竭深慚丹漬是謂足恭伏念某幸處人倫粗承世業飲泉知脉盍伸報本○之誠觸景傷情式表追思之念雖先人之骨殖安於宅穸皆神物之指示獲此機緣既荷超昇敢忘昭謝魄不顧返遊神於昏昏嘿嘿之鄉德難可稱錫我以簡簡穰穰之福仰憑大道俯及冥塗

薦親詞

伏以彼蒼者天如何贖敢竭以忠孩提之童愛其親誰無此孝自慚再瀆已具初詞伏念某等遠慮深思常懷事死事生之難盡待人處已初無有孝有德之可稱乃朝岳帝至于泰山願與衆生同皈大道伏願男女莫不傾

心皆護度咸得長生鬼神聞此隱語以昇遷不經苦惱

薦父祖詞

伏以天地恩深實拜覆載生成之德霜露氣肅誰無悽愴之情俯瀝丹忱拜干蒼聽

伏念某塵凢自累血氣有知眷念乃父祖母之勤勞聿懷若考妣氏之訓誨生事死葬可謂之孝盍竭其誠夙興夜寐無忝所生將何以報乃於去冬臘月許以黃籙大齋用伸賽設之儀式表追修之敬伏願黃華蕩形玉眸○煉質真科依按於淨明南宮飛烏址府遷神符命竟通於　御五　十三

薦祖詞

伏以人倫攸叙盍竭孝敬之心天道有常實荷生成之德具嚴法席俯屈真蓀伏念某等塵役世間生爲人後祖功宗德保我子孫亦有利哉心正意誠質諸鬼神而無疑矣少致陳情之請畧伸特醮之儀自慚瀆告之再三尚覬以私之萬一伏願九幽開度特黃籙之文八景洞明獲拜紫金之相更祈福垂後裔

惠及見存

真人謝過詞

臣聞人為物之靈知其過必改其過神無跡可議謂之非何為之非惟是依人而行莫免非鬼之諂重念臣九天金闕聖位自開運以来祠尊血食迨開慶而後廟顯勅封雖有依草附木之靈未知登聖登真之妙於是修齋執戒積善建功躐進仙班濫除陰職署事惟謹懃德何如尚慮以藥石救人莫辨烏附朮苓之性以文章勸世莫知魯魚亥豕之訛或龜筮不克以告猶或鴻鴈未能而安集或祈晴而反雨稼禍為夏暑之咨或禱雨而反晴貽咎作風伯之訟或曰善惡之有報何善不能善惡不能惡如郭公墟或謂禍福而動人何福而不福禍而不禍如塞翁馬或有夭枉而非命者惑巫言而生謗或有貧難而不立者咎鬼瀹而無能或時祭徼惠之徒莫葷其葷腥或鄉飲假厨於此有觸其齋戒使魑魅魍魎之讃秉其饕使饕餮檮杌之罪無所逃誠切憂惶不勝戰慄幸太上發慈悲之旨而

卿五　十四

大道有懺悔之科恭對聖前首陳自責伏乞嗣新革故肆赦青災贖其狂聲之往愆責其驅驅之来效以鎮靜為政不敢生事而希功以勤苦律身不敢素餐而具位濟生度死輔正除邪勉力奉行盡忠以報更冀身入寶珠之內行必滿於三千德非黍稷之馨祀可延於百世臣下情不勝勤拳極切之至

謝加封真人詞

伏㠯巍巍大道之宗一心歸仰渺渺大羅之上三界齊臨何帝命之眷顧也深亦神物之聰明不爽伏念臣歡聲動地感德自天爵各有差已知一十六字之踰越禮繁則亂深虞千二百分之週多詢謀僉同洵美且好爰舉齋修之敬用伸昭謝之私伏乞受祿宜民人再俾陽功之著示我顯德行重加陰職之榮

卿五　十五

又

伏㠯天常命有德非德無以動天聖不知謂神惟神可入於聖俯輸丹悃仰瀆蒼穹伏念其桑梓連陰枌榆同社念靈濟之號迨今四百餘年而溥博之仁于尒萬方百姓惟足民

恩之罔極所以師寵之有加爰集羽流具嚴菲禮告盟三界豈敢負前日之恩醮謝羅天庶可表此誠之敬更冀光臨法席福錫庶民

保禾詞

伏以天不言善應曰雨而雨知時人有欲必從祈福而福畢至俯輸丹懇仰瀆蒼穹伏念某席庇鴻鈞偷巢燕幕其或不恭自當改過非外有求止在弭災念既渥優尚祈既足既沾之澤然將安將樂常懷將恐將懼之憂乞賜垂憐敢忘報德伏願少者皆強老者壯男女俱得以生成下無若濕高無乾秔稌可期充美

又

伏以民以食爲天深恐天心之致譴夏祈谷于帝尚期帝怒之可回下率輿情上干穹聽伏念某等仰事俯育謹然食指之繁東作西成甚矣歲功之番滿謂大田多稼之有望吾意草虫微孽之間生頼薫修何由懺謝況去害迺能興利然作善必獲降祥釋之叟叟烝之浮浮式表苯咸之薦穫之挃挃積之栗栗

預期黍稷之宜

徐仙翰藻卷之十一

金闕授仙簡建羅天醮榜

三天門下金闕真人宮殿得職任天機省副之權一任文昌司祿上宰之職輝騰天上瑞應人間況人為萬物之靈性具五常之體父慈而教喻豈在於斲輪子孝而箴仰益嚴於喬木伯仲之篪塤迭奏室家之琴瑟允諧友必心交則如蕭朱王貢族稱義重則若邘晋應韓此風教之所係焉於人倫不可斁也毋強凌弱衆凌寡毋踈踰戚卑踰尊使上冠下履名分俱存則斗折衡太平可覩將見聲名文物盛於此是豈玉帛鐘皷云乎哉宣化承流體天道而福善觀風察俗在人事以用功至於黜陟幽明信必賞罰其有城隍典者社令正神或能使水火而弭災或能使雨暘而應節或能使鴻鴈而安集或能使蠶箔而告猶有德之可稱有功之有錄合公舉選即與遷除苟冥頑不靈非鬼為諂舊染污俗時謂淫風穢跡彰聞知過不改是汝自生毒宜災于厥身當職體察得知當日盡行屋革除已

具申三界真司牒城隍外合行告諭者

玉闕授仙簡建羅天大醮榜

三天門下玉闕真人當職一任雷霆玄省察書一任南極注生上相雍和萬化撫料蒼生風風人雨雨人使寒暑陰陽而燮理衣衣我食食我使桑麻穀粟以富殷結形則男唱恭女唱奉降神則月為魄日為魂各有司存別分官守幸因緣之滅度體道德而垂光使楊震能以清白而傳家則畢亦必有公侯而復始智可及非愚可及人與之亦天與之至於祈雨祈暘可以潛天潛地司農司稼典絲掌葛既當其人司市司貨考工飾材不忒其業其有信從邪道不省本原致使妖魔鬧生傷害是汝自作孽也雖悔其可追乎或魑魅魍魎之精恣行荼毒或饕餮檮杌之醜崇尚奸回當職斷不隱容依律奉行必使陽有鞭尸之盍陰有磔體之形剪之以風刀鼓之以雷斧人皆由可殺天之所加誅其誰之由非予有咎況當職以輔正除邪為櫓以濟生度死為功令有孝子順孫發心皈向先令億曾萬

祖隨願超昇又有五古三塗孤魂滯魄雖是沉淪日久咸與沾沐天恩除已具申三界真司牒城隍外合行告諭者

加封敷達上玄門榜

伏吕九氣在洞玄之中惟神是守十方有無歎之衆乘空而來侍衛我軒證明大道香襲雲烟而欝勃燈交星月之光輝遥御九天特嚴三獸小心翼翼以事帝往惟欽哉有神洋洋可格思述所職也功滿德就皆即受度國安民豐欣樂太平凡尓有司各恭乃職勑太上之靈水誦元始之玉文五帝朝真臓腑清凉㴱夷眷素羣魔潛形鬼精滅爽凶惡潛寧專此諭聞想宜知悉故榜

示齋主文　代尚禮

切謂有生亦有死生死殊途事死如事生死生一致凡為人後豈無人心兕此身此體又非産於桑中而乃父乃母未嘗棄於水上如或知此可不思乎着綵戲於堂前今之所謂老萊者何可勝數被禍哭於道左今之所謂臯魚者豈無其人亦須竪萩飲水以盡為養

之歡何必枯魚銜索而致不切之恨與其椎牛重葬不如春酒一盃或憂風木之不停幸喜天人之有會如是修齋奉戒可以起死回骸其有甘分而祖有抱孫之愛豈無知原而孫無思祖之心伯見稱馬何待探蠙珠之日叔非癡也奚須騎從馬之時撫育其孤曾念兄之先世憐戢其嗣嘗憫弟之早亡或合卺之歡或鼓盆之憂或髮髦之惓或齊眉之喜曰夫曰婦夙世有因一死一生交情乃見此人倫之為大者而風教之所係焉雖曰孩提莫不愛其親所恃上帝有好生之德弘開濟度兩利存亡玆遇中元續玄都之故事謹同大衆結普度之因緣使善男善女各發善心使無遠無近本然無礙功德非常功德思議不可思議仰啟齋官俯臨法席雖是皈依道

亦有孝順心地非有獄天果有堂相去不離於咫尺善積如山惡深如海少差易間於高厘不知我者何求亦須汝自究竟伏念其天居末學濫宰玄科若非對聖粘鬮安敢署名具位雖無度人之量亦惟遵道而行同壇稍

不叶忠明科自有罰簡無增無愛公非使心正而意誠庶功滿而德就如是如是知之知之億曾萬祖名叙仙曹凡五刧乘機之會六親九族名登壽域八千歲為春與秋特此稟聞伏惟僉悉故諭

諭在會善信榜

茲遇孟秋届期中元紀節白帝乘時之運地官校集之辰釋氏以此日供盂蘭盆道家以此日設玄都醮門同戶異理一事殊各以化民成俗為心各以奉先思孝為念于期時也不有思乎天泱泱兮氣清清草蒼蒼兮人寂寂仰洞庭之月明兮何悲愁而欝欝歌赤壁之風清兮何泣訴而鳴之顧影兮興懷傷心兮太息身體髮膚吾父母之遺體也何以報吾父母田廬衣食吾祖宗之積德也何以報吾祖宗謝太傅叔也戒約之言何日敢忘薛侍中伯也分張之財為恩不少池塘生草之句此謝臨川所以夢其弟春秋薦蘋之文此韓昌黎所以憶其兄抑貟外之娣有哀刻石何恨黃太史之妹既死毀壁何寬鼓盆而歌

難割漆園之愛況爾為搢不爽共姜之盟此心我果何心我彼人也我亦人也睠言及此云如之何長夜悠悠詐作續魄招魂之些大羅渺渺幸有廻尸起死之方尒若而人當發是願修諸善果作此良因況刧數終窮當別舉一十二萬人以充神仙職令功德滿足願開度七百有餘名在會男女靈魂升入無為轉輪不滅其有內懷詭詐外假精純背義忘恩傷俗敗教不崇三寶不習五常如彼等人豈無果報或先貧而後富者恥言其舊或先富而後貧者反怨其先至於乃祖乃宗乃父乃母乃叔乃伯乃婦乃夫乃娣乃妹故違制服視如塗人若罔聞知甚至馬牛之風不相及全無憂戚甘與鹿豕之畜以為群致使羊吉若敖之宗無所托也其視馬醫夏畦之子得無愧乎惟我開方便門為汝作平等會無有障礙與善因緣使已生未生不捨慈悲隨機應化使有主無主齊同慈愛異骨成親共赴齋筵俱登法界伏願心開悟解無貪心嗔心與夫癡心道合自然自鬼道人道歸于仙

道斯言不妄毋視泛常故榜

師堂補職榜

伏已小心事帝須知齋戒沐浴之嚴主善為師各盡出入起居之敬洋洋如在赫赫厥靈視不見聽不聞無名可議愿而恭亂而敬顧我所行謹按金籙簡章自有玉條品格分職之法有六學尒所知考課之等有三誠可乃已耕當問奴織當問婢不及私賂惟其能行者同與涉者同舟各恭尒事齋乃位茲告于汝左右此亦自已工夫須是整我形像可以使人讃嘆惟慎之者則其祚故聞之者以昇

達使一德荀或一虧合衆糾彈之責必三言而後三拜敬遵禁戒之文受簡還像斷功續過無賞太輕無罰太重弗慮胡獲弗為胡成儆戒無虞出乎尒反乎尒功德至重如於斯慎於斯預此聞知各宜遵體故榜

又

伏已立教番科所以耳目斯世設官分職賴有腹心其人雖舉尒之所知必論才於已試兼收並畜銖銅不可棄寸鐵不可遺任賢去

邪鏌鎁知為銛鉛刀知為鈍咨示六人六職須是同德同心毋鎁既往之私讐毋蹈以前之故步人誰無過必能改過邦有尚刑亦常贖刑儆戒無虞始終如是出必告反必面甚如父母之親奏以功試以言自有君臣之分故榜

建黄籙普度齋

伏已冥冥罔測之謂聖之謂神炯炯揚靈如在左如在右既以正直為德合以濟度為功仰体太上之慈悲俯聽本司之關告益嚴修奉大作證明久瞻孔子之墻鞘儆陳蕃之榻鬼言歸也願入修門齋以齋之特為单席想有欣欣之喜色必無蹙蹙之偪人招而来之與其進也使接踵而至審容膝之安見如故識如新乃千載一時之會遠者来近者悦何此強彼界之方或講時令之寒暄或叙親戚之情話滿堂笑語連手歌謳何謂鬼我均是人也班荆而食脫粟無嫌閒挾私餴當為傳諭若不知其所舎毋乃曠於厥居實有禮則擇之深荷東道聖人之愛魂應選而度者同

為西那王國之遊

戒監壇榜

伏吕三級以象三才登降𢩍𢯲八方而取八
卦排布森嚴星為緯宿為經天有門地有戶
絳繩七十二丈月氣候之流行圖纂八十一
竿合陽奇之通變顛類之字大如斗浮柱之
制高如室光徹閶闔而閌閬香擊檮櫨而芬
茀雷公駈警𩖟風伯執洪順神漠漠而扶傾
帝洋洋而在上敢有夔魖獝狂之魍魑魅魍
魎之妖輒縱詭隨自起穢臭仰依玄律不與 ○
○赦原捉影捕聲如一網之盡兎窟剪形截首
如齊斧之就蜂腰殲厥渠魁勦除餘類毋嚴
霜夜肅蕭蘭共盡毋狂風火烈蓬芝俱焚必
使沙礫化作南金必使瓦石變為和玉號經
的之中非使獸不為虛弓然偃僂之神豈掇
蜩自嬿薄術有官守有言責無偏愛無私讎
衛道以嚴明壇以現鬼自凶仙自吉素聞欲
界之飛空天無氣地無塵載舉大梵之隱語
修齋行道無邊功德濟生度死作大因緣應
有赴會信女善男亦各致恭盡禮或有故意

犯齋觸戒是自作孽莫云毋曰掛壁之具文
此乃監壇之本職如是如是欽哉欽哉故榜

戒將吏榜

竊聞朝拜功德推原其由始於都統康舍人
以此上報父母劬勞之恩由是得道其為孝
義可勝言也哉後人因之以立存亡之科考
之功德此為第一義况人生各有知識誰無
父母誰無叔伯誰無兄弟誰無夫婦誰無子
姪誰不以身體髮膚為重生者莫不欲全其
天年無有中傷死者莫不欲迴生起死枯骨 ○
○成人非此功德莫能濟度今之日奉為某為
衆滿散日前沿路朝拜啟設黃籙告簡濟度
幽明齋醮一永夜於中修崇功德條具不一
非汝將吏孰為證明傳符轉檄非汝將吏孰
為奔走進表上詞非汝將吏孰為騰達招魂
續魄非汝將吏孰為追攝汝等將帥既是駐
劄壇前若彼為御則此為左若此為御則彼
為右同功一體各恭爾職無伐善無施勞使
生者各遂其生同躋仁壽之域死者各得其
死同遊快樂之天生死蒙惠莫不舉手加額

皆曰汝等將吏之功也有功之日名書上清
此太上秘語必無妄語其有不吉不廸顛越
不恭不義姦宄險相之徒故意觸犯使穢德
登聞于天汝其上依玄律盡行殄滅無遺育
咨尔將吏齊焉勗哉故榜

卯五　十四

又

本宮啟建中元玄都齋醮合委承行將吏
低聲肅靜依戒奉行所有告文合行出給
者

伏以道在太空無象妙矣難名將出自巳元
○辰召之則至明真有禁非法不行靈寶符命○
普告九天元始赤書開張萬範布五龍神水
之五氣結而為靈風聚烟召四靈火馬於四
方來者如細雨密霧城隍拱聽吾命魔王侍
衛我軒舉太乙之洪頤象槐槍於嫖闕悕魍
魎而潛魑魅消夔魖而扶獝狂巫峽之女無
所眺其情驪蚩尤之徒終必化為枯骨凡尔
衆其惟致告無起穢以自速辜一有如此未
或不亡三而思也雖悔何及仰遵玄律攝付
魁罡剪首截形俱作龍烹之的捕聲捉影斷

無漏網之魚聞之者膽喪毛寒見之者股慄
慴伏食言非信衛道以嚴使十玄披散八景
開明庶三界齊臨衆真監度左攻于左右攻
于右汝作護法正直將軍後非敢後先非敢
先汝作監齋平等使者各恭尔事尚一乃心

卯五　十五

終始惟初功德最重上可以薦元府於七廟
下可以超群力於三途更冀天得一以清地
得一以寧與神俱契鬼道常自凶仙道常自
吉使我　長存須至指揮毋得違錯故榜

又

○三天門下金闕玉關真人宮當職欽拜玉封○
薦膺師寵群瞻皆愕孤跡罕鶩雖蒞事以惟
勤必論才於已誠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莫能
逃正邪賢否之公獨步難行獨掌難鳴必有
賴文武施張之畧次尔諸階將吏洋洋左右
赫赫聲靈出於有入於無瞻在前忽在後昔
盛名載之青史文章可得而聞今英魄竭其
精忠天地所恃以立聞符即至聽命無諱工
就規矩醫辨參苓先取其長後取其短奴執
耕稼婢典爨炊彼効其力此効其勞各懷食

椹之好音豈謂傳餐而無補在列如黃鍾之
應物動必有聲撥煩如游刃之發硎用皆無
滯毋爲肝膽楚越有賴腹心良平殄滅妖魔
劉城隍而聽令救度羣品體太上之好生敢
有幽魅犯吾禁戒仰依條律明示典刑在外
曰奸虞典有理官之治員固不服周書行司
馬之誅守衛鄉閭鎮安社稷使人人遂欲逸
欲安之願使家家獲既富既庶之饒汝無伐
善施勞我乃論功行賞禮重粢盛之祭毋作
○神明羞時於香火之前上祝天子壽各恭尒○
職毋曠厥居故榜

又

伏以玉札丹砂青芝赤箭兼爲醫者之收大
梁小楔脩櫝短爐全賴梓人之巧既精所選
各度其材咨示直壇將軍監齋使者同音相
卿五　廿六
和同類相求尒形信直尒聲信清侍衛四靈
折衝萬里使狐狸膽落豺狼當道之威使
狡兔技窮壯虎豹在山之勢仁而無敵用之
則行有事指揮遵吾禁約敢有下官故氣百
厭妖魔妄肆猖狂故爲觸職是剪是伐如豚

鼠之寄巵頭或縱或擒如雞雛之在籠內有
輕有重公是公非毋神芝雜以腐茵毋祥禽
混以凡羽天條至密露檄以聞今則
關泥丸敷席祇迓皇輿之翼翼恭迎帝駕之
翩翩或前舉洪幡後樹虎旗或右秉白旄左
麾黃鉞無越厥命各齊乃心其用力也過多
曰論賞則不斷功德滿就爲書南宮宿將之
名壽富康寧少荅東道主人之願故茲告諭
咸使聞知故榜

又　代掌科作

○夫有陰德者必有陽報有陽德者必有昭名○
今九天二真人名登仙品職列九天凡爲德
之在人心者可稱量我汝等官將目可得見
耳可得聞言語可得而交接決然無惑昕然
無疑固當一乃心均乃力贊成厥功其有奸
險匪人爲鬼爲魅不吉不迪顛越不恭以職
卿五　廿七
自奥者惟予以尒恭行天罰輕者攝赴魁罡
重者剪形馘首使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
神得一以靈有功之日當爲汝奏告天庭獲
預仙寮散職之司豈復爲人耳目之旗鼓我

苟或左不攻于左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是汝之過也真人在天之靈将有辭于汝是所謂百鍊之剛日膾千牛匣而藏之非我之羞各宜體悉故榜

示查邊魏趙刁五帥榜

伏巳明月白露光陰往来誰無慮萬悽愴之念皇天后土神祇上下必致齋莊中正之誠仗此因緣修諸功徳今則道場㔺備法事初陳切慮一等亡靈隨落三塗苦趣無由出离何以超昇雖有司存豈無言責咨尓貔貅之士各效鷹犬之勞為吾關詔當即来飛空變化出無入有普遍諸幽陰合屬去處報括在會所薦亡靈護送前来廣為開諭虎豹之元不可以久處蔵廣淮南小山招隱之詩江魚之腹不可以淹留爰誦長沙大傅弔魂之賦旌儒之頌吾誰作使咸陽之枯骨更生戰場之文吾誰歌使長平之寃魂釋縳十九載旃毛巳盡蘇子卿果得鴈乎一千年華表猶存丁令威非真鶴也此張翰之所以動蓴鱸之興此陶潜所以傷松菊之情魂兮魂兮反故

居時哉時哉不可失維今而後咸與維新仰荷慈悲俯垂原宥令鼓金雞門外巳占驛馬星流既無狼子野心梗化之鄙夫取責牛頭獄吏遵稟之文状雖縲絏之中非其罪也然衣冠之象使民耻之毋得拘留盡行釋放法門方便孰肯度關為狗盗之謀仙路道遥誰復假道效徂愚之詐世界如彼其大魂魄更欲何之牛秀才失道之迷薄姫豈得為魅色丈人中途之醉扶奇輙敢興妖毋厄於陳蔡之圖毋因於臧倉之阻敢有小鬼妄行邀當仰遵玄律捉縛来呈汝往欽哉與其進也有功之日書名于天三界侍衛五帝司迎亦不為陋九幽旋魂七祖出夜普度無窮湏至指揮毋悉違慢故榜

散血盆會右語

伏以羽州池闊八萬四千旬無邊無際無涯無岸普光會上五十三佛大聖大願大慈大悲既弘開濟生渡死之法門可不作過去未来之因果伏念其等生閻浮世為婦人身自惟養男育女之時豈無熏天觸地之穢未遑

懺雪如履薄氷誠恐庚申之辰妄數其罪始於癸巳之歲思免厥愆或報母恩或修已福或願生淨土或預作津梁幸功德之數周異存亡之兩利况三月三日金人見曲水之祥有同號同名釋迦顯靈山之相開経說法發

卿五　廿九

誓度人端請德士四五員啓設道場一永夜業鏡臺前閻羅殿上至心頂禮救苦道 師鉢盂庵内王舍寒邊稽首皈依目連菩薩供養十方賢聖吞迎八位慈尊回向法 筵聖衆遍周天地水府開通道路召請魂靈指認白雲卿呪獻甘露食蓮燈照破九九重獄之黑暗蘭湯洗出六六骨節之清凉別置焦面鬼王夜齋普施阿修羅道等衆廣及孤魂滯魄無道五苦三塗凡尓有情俱成正覺授戒而後給牒為憑伏愿薦亡者魂為西域之遊親觀觀音於琉璃苑預修者壽比南山之固侍宴王母於瓊瑤池佛日增輝人天快樂

建血盆道場告諭文

伏㠯招魂續魄况當三月三日四洲初度之辰利人濟物現出千手千眼補陀自在之相

發誓為救苦菩薩化身作焦面鬼王諸佛弟子等欲聞前世因復坐吾語汝吞炭漆身愚也詐矣獻璞則足何以行之嚼齒而碎者勇立武功吞香而死者耻言國事雖名字載諸史冊無能磨滅然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毁傷汨羅江上水蒼蒼首陽山之風凜凜潮州八千里流落於蠻烟毒霧之鄉海上十九年謫邑於朔雪漠沙之外埋冤莫訴節義為高嘗侯之伯托夢於燕昭王槃瓠之種見名於高辛氏令威化鶴良姊為猫雖曰有人心不離畜生道腰金袍紫於我何有簞食瓢飲不堪其憂趨廝走養為人之奴涉経獵史為士也肆一貴一賤孰非暮行雨朝行雲往事想巫山之夢膏吾車秣吾馬情魂從盤谷之遊隻履嶺頭翩翩兮何之玉棺堂前翊翊兮焉往

卿五　三十

單葬於虎將喪於蛇若敖之鬼無依於陵之子不死彼何人斯劫劫受苦而今死矣色色俱空八萬四千類蠕動肖翹三百六十屬羽毛鱗甲曾聞鴝鵒念彼彌陀佛又有蛤蜊托化觀世音雀會彈経鸚能聽法今之夜齋主

其人等祇就靈濟東宫餘慶堂啓設道場一永夜別置斛食大開法門凡爾有情無情何分先覺後覺既来趨赴作甚麽生君子無厭争仁人無宿怨無川黨落黨自為標榜無人相我相各立藩籬無嗔無癡無好無惡親鬼大故鬼小無窮鷸蚌之勢互相吞君海北我海南無謂馬牛之風不相及都来三千大世界安有七十二等人善𢦏善𢦏如是如是野無餓莩佛有慈悲濁濯足清濯纓與其潔也○與其進也寒為衣飢為食不亦樂乎不亦悦乎跳出鬼門關認取天堂路毋為戒律反墮○迷塗信受奉行汝宜諦聽故榜

散朝拜門榜

伏以鬼言歸也既知死未知生齋以齊之弗患寡患不及爰修单席遍召十方于于焉而来洋洋乎如在若有想若無想若非有想若非無想若有情若無情若非有情若非無情若老若幼各序尊卑若貴若賤毋分高下我發慈悲願汝生清淨心五色綵雲夜須聽南宫羽林之說法八味天厨食須聽西域王母

之講經何待被薜荔兮披離何待餐菊英兮憔悴歸依道寶出離鬼官均蒙濟度之仁永絶沉淪之苦一洒甘露水既瀀既渥既足既沾同上始青天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普度功德 右語

伏以瞻彼岵山比南山而祝壽朝于岳府拜紫府而紀名三月三日天朗氣清六報六識塵除垢淨種善果於靈山會上生金蓮於羽州池中秉草招魂薦亡靈者獲覩摩耶之相○鬉花垂鬢彼美人兮頫從泰國之遊用作津○梁永為符劵故牒

諭南北廟亡魂榜

伏以明為人幽為鬼惟鬼則靈魄歸地魂歸天有天可格式憑科典廣設齋筵欲結衆生緣願假方寸地毋曰井谷之水不可以濟群魚辛喜松栢之山亦足以棲衆鳥必無我外特與先容秉蘭草以除不祥散花林以揚大楚燈燭交輝於夜月幡幢鼓舞於晚風我欲輔之魂兮何莫由斯道也食乎稲衣乎錦豈無温飽之心秣吾馬膏吾車以遂徜徉之願

豈忍一夫向隅而泣如是千里不遠而来蛟龍之窟直送舟航虎豹之關大開鎖鑰各安汝止亦何疑乎雖髑髏之夢非人世之春秋苟肝膽之失是自家之楚越都是鄰里都是親知何有藩籬何有彼此先行告諭毋得喧譁合仰主地明王權作勸善菩薩上皇天下后土實聞孝子順孫之言南火沼北水池自得濯形煉質之妙無分貴賤咸使超昇故榜

諭亡魂榜

○伏以生非汝有自今起死以回生道本無為○從此歸心而向道秉機悟會宿命因緣功德不可稱量神仙最為快樂東有雲莱之洞青丘之室西有天墉之城玄圃之臺南有青都之山流火之宮北有太玄之府紫虛之館来今往古不計數千餘年此界彼疆相去幾百萬里凡夫不可得而到卑俗不可得而聞十方大聖遊息之鄉三界高真會之所其政悶悶其民醇醇衣食自然形容端正無貴無賤無富無貧無是無非無人無我無取無與無愛無憎生其所生未嘗終形其所形未嘗

有世世不絕劫劫長存日月常明風雨常節四時常若五穀常登奇花甘菓各異其名靈芝瑞草莫形其狀五色而文者不少九色之鳳三足曰貫者猶多百歲之龜王狗夜鳴金鷄曉唱雲山湫湫江水泱泱設着這箇乾坤又是一般風景杳杳冥冥無涯之際渾渾淪淪未判之天自謂羲皇上人豈料嬴到末劫若生於此長於此不樂矣乎悅矣乎汝等亡靈欲問彼間世界我聞妙法可作此處津梁好結衆生緣啓設玄都醮道場肅靜漠漠開○通召天醫牒神虎演童子科行混元札朝方○懺悔受戒傳符普獻十王昭謝三界宣說像文開誦經典燈光照破黑暗界斛食普施無碍齋沐浴華池洗却舊年浮翳開通冥路且辦今日行程切勿回頭穩宜着步地去五丈青一黍米珠懸在空玄之中天開九重由大浮黎土逕上始青之上言斯信矣汝其聽之故榜

又

維持金神按節少皞行權中元為校籍之辰

七日乃慶生之會按荊楚歲時有此遺事使人物風景觸然興懷庭葉落兮嘆日月之幾何露氣肅兮顧形影而自悼往者不能返逝者何可追擬作宋玉招魂之歌循恐来兮不可以托欲效賈誼弔魂之賦吁嗟已矣其不吾知今欲問生方先入普度會太上有救苦拔亡之典靈寶有廻生起死之科此為出世之要津可以乘機而悟道方其始也何謂之生何謂之死及其至也亦無其死亦無其生今有齋主其發如是念願開方便之門爾若○有靈可躡皈依徑峴山番瀩魂當登此右社○封還魂無不之既降齋筵毋拘塵世東有岡艮之野西有沉默之鄉南有崑崙之庭北有玄元之府看来只在方寸地直去便是始青天自去自来無罣無礙集無鞅數衆身入黍米於虛空召童子五方手執蓮花而引路故茲戒諭想尒聞知故榜

卯五　三十四

散朝拜諭下界榜

李道官焚簡此為裴姫解䬃之緣由功曹說經時乃莫毋超昇之徑事形傳記靈播古今

嗟爾六道幽闇三塗苦趣冥冥長夜莫睹日月之光中劫劫多生安識烟霞之物表今夜今時来趣法會于左于右各整容儀自有尊卑初無貴賤越南胡北何分汝人戎人朝四暮三爭有新鬼舊鬼既然傾盖以序陳雷之好不須隨犧以分牛厚之朋我有真言你宜諦聽採薇為食者何如食天厨之食製荷為衣者何如衣雲絲之衣雖蘇内翰之才猶切飢寒豈王狀元之志不在温飽且将一點清魂水遍作大千甘露門浮黎直遠始青天自○有色界至無色界泰山便是東岳府由小天○門入大天門毋墮迷途同皈大道

又

嗟爾孤魂生兮若浮死兮若休又何必以口體為累哉毋乃魂魄未有所歸故為此想一飲瓊漿百感生玄霜搗盡見雲英吾觀此詩之旨是豈肥甘不足於口歟織成雲霧紫綃衣辛苦無歡容不理吾味此之旨是豈輕暖不足於體歟天仙之事吾固不敢議若夫神道未免依人而行必以粢盛而供祭祀必以

卯五　三十五

幣帛而充莫瘗然則粢盛幣帛其為神之所資者乎故孔子曰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孟子曰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又曰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此大聖大賢所以形於言著於書蓋為人類設也蠶桑之餓願為介士綈袍之戀幾失主人纏屨辟纑何其廉製荷飡菊何其清蓋衣食於人之所仰不容一朝闕也甚矣平沙無恨黯然慘淡寄○

○身鋒鏑天地為愁骨為異鄉之土魂為隣國之鬼弔祭不至將如之何衛成公之夢康叔曰相奪予享若敖之鬼不其餒而祀命不常將如之何又況螳蜋捕蟬韓盧攫狡兔雞啄蚯蟻鷹鸇搏鼠雀抵為食忙初無惡念金衣公子烏衣主人文成新錦之機重傳秦臺之粉雞曰無知亦各欲致身於榮貴蜂之蘇蝇之營營蚊之嚶嚶蝨之咀嚼蟻之戀釜蛾之赴火胎卵濕化莫生貪生無他焉各以性命為重既知性命必有知識何不回心向道今

之夜食我法食衣我法衣聽我法言使三千大千法界之內一切有主無主有想無想有形無形十類孤魂毋起貪著念毋生疑忌意無作人我相如是如是盡為超度徑往生方南遊罔罠之野北息沉黙之鄉西窮冥冥之域東貫鴻濛之光上無天下無地逍遙自在豈不樂哉故茲告諭咸使通知故榜

建盂蘭盆會諭下界榜

伏以予生孫孫又生子敢忘世世養育之恩人為鬼鬼復為人未免劫劫輪迴之苦惟此○

○功德最為第一都來世界自有三千今有齋主其等恭遇地官大赦之辰啟建天尊玄都之會既謹終追遠之是念豈舉斯加彼之不能遍召十類孤魂為度一切苦厄雖寒者為衣飢者為食然也若浮死也若休胡為來哉各安汝止毋恃強凌弱遽興晉楚之兵毋挾怨報讎常蓄吳越之恨毋舟中敵國毋室內操戈毋兩虎共鬭勢不俱毋效昆虫相齧自罹厥害與其尒自尒我何如大家剖破藩籬說着色非色空非空便見彼岸全無風浪惟

孝子乃能錫類而仁人不憚設施始雖及於
我曹終恐遺於尒衆黑暗界中翻作一觔斗
便得起身蹁蹮臺上認取百丈堦穩冝着脚
迎遵玄律毋墮迷途

諭下界榜

伏以食可適於口則有膏粱之精稻黍之饔
衣以華其身則有麻苴之賤狐貉之貴惟人
馬不容闕此於鬼也豈得聞歟嗟尒蠢蠢四
生茫茫六道聽之無聲無聲則無口雖有食
烏得而食之視之無形無形則無身雖有衣
○何從而衣也胡乃墮沉淪之苦是皆起貪着
之心晉公之托聲為牛盖有聲則有口所仰
者食夫生之化形為豕盖有形則有身莫去
者衣夫苟迫於飢寒奚暇治乎禮義既来這
裏當作歷生毋特鈍搥撲利雖夫人各有所
短毋厭老拳飽毒手君子亦何所爭毋韓盧
東郭相困於前毋黄雀螳蜋互吞于後必如
陸抗羊祜使吳晉而釋寃讎必如由余子[illegible]
使胡越而結昆弟何妨傾盖可與班荊步亦
趨亦趨必後長者来者来去者去各問生方

我推温飽之仁汝滅凍餒之狀神燈遍照如
日天上共覩光明法水普沾如雨空中咸蒙
潤澤營諸功德作此津梁携手玉堦與其絜
與其進刻石金籙孰為後孰為先且作平等
王来赴無遮會合行告諭毋至喧譁故榜

又

伏以漠漠重扃冥冥長夜未說千般浩浩且
言六道茫茫四空無色未色荒唐三界有情
不離幻化橘中戲象豈無變詐之欺蓮内留
環難絶恩情之想應諸法界名曰天仙猶有
○人心而况神道山川古跡壇社靈祠鐘動猿
鳴廟素尊於南岳石鸛馬鐵夢果應於黄牛
縱號神通猶存血食至於有目有耳者誰甘
為之視聽有口有體者孰肯困於飢寒豈不
步思必無所欲捧璧歸者今安在獻國死
者國亦何愚潮陽之馬不前動有八千里路
海上之羝不乳算来一十九年戈未枕而亡
其戈楫未擊而失其楫雖魂魄不同朽木然
功名總是虗花或不以富貴而關心或不以
是非而入耳漱流枕石釣月耕雲丹鼎雖存

而爐烟已成灰燼禪龕雖在而骨像已化塵埃更有九流醫卜之徒百伎優伶之輩以侏儒為戲莫逃孔子之誅以巫覡為妖莫免穰公之慕險竿躍劒以危致命鑽龜打瓦何不自靈機穽行奸弄何須於力筆貨泉争利美何及於舟車雖曰同生那知死異其有臨軍受敵報國捐軀舌可斷而目猶嗔肉可啗而身不屈炎上山之火焔焔悲豈獨於一蛇汨羅江之水茫茫居不群於衆鳥不知去就此由所之被醢莫別嫌疑此衡之所就烹效顯

○之聲者其計已窮捕蛇之役者其存無幾財○多害已謾誇金名之饒色久傷身徒有蛾眉之恨滔滔皆是啞啞何言嗟尔曹不遂生方何無罪而就死地若夫張頤待哺可羞承腹之膨脝露體赤身深愧鶉衣之藍縷口之削者甚於鳥啄項之長者幾侣鶴形峡山之女常悟為猿涪村之民奚變成虎或含胎卵而生濕化或披鱗甲而帶羽毛雖無人心亦有向道心是謂鬼道及尔畜生道凢尔有名無名之類至於有主無主之魂胡為来哉亦有

鄉五　三十九

以也毋卑踰尊蹏踰戚毋強欺弱衆欺孤必如魚以沫相濡勿效獸之窮則搏南海北海豈曰俗之有殊風秦人越人豈其心之不加戚班荆而言傾盖如新且作平等王来赴普度會足衣飽食不亦悦乎不亦樂乎澡德浴身與其潔也與其進也舉身道岸携手仙階的不虛文各宜諦聽故榜

孤魂榜

人生之所以靈萬物者知其有天地覆育之功必有霜露悽愴之念造化之所以成庶類○者雖曰無日月照臨之私豈無雷霆震怒之威今之日謹有奉道梁某聿懷乃考作室之勞眷念乃祖分甘之愛祖母撫育之恩猶未報叔公奬訓之言不敢忘昨就白水之原用决青鳥之卜營求葬事曲致孝情許以追修與其利澤不圖至於今日誠恐負是前盟謹消橙黃橘緑之辰畧[illegible]秬鬯粢盛之敬仰承行官将各整肅威儀先為洒淨靈壇次為招諭下界其桀犬梗戾猘狗猖包蔵逆謀㕘會凶德祲氛其氣豺武其心鼠牙竊瞰於崇墉

螳臂僣窺於隆隧不知去就如彼痴騃衆怒
靡容神靈斯赫仰依玄律攝付魁罡若夫可
閔之孤魂無告之滯魄既来赴會堂作歷生
好結歡喜緣毋生人我相昔日之冤違盡行
觧釋今朝之情話畧叙綢繆或曾為故舊之
交或托在比鄰之契冥與芝蘭而俱化堅同
金石以不渝以此自謀其身吾亦不辜所望
飢者當為之食豈常枯瘦而自知寒者當為
之衣不復裸裎於我側以滄浪之水為汝濯
足以潔徹之泉為汝滌心庶幾悟會以超昇
萬物執迷以顛倒接武玉階之上雲層峨峨
遥瞻金闕之光仙源溂溂與其進也不亦樂
手須至指揮各宜體悉

又

陽形陰憲初無異律本自一般天堂地獄相
去幾何不争方寸道家者流嘗謂有此君子
之論必曰無之今之日奉道女弟子某痛念
老君某生死有期無柰肯疽之不治幽冥異
路未免心惑於浮言不伩熏修何由超度咨
示監齋使者直價将軍走狗飛鷹屬我發蹤

而指示妖狐惡鳥使之遠舉而髙飛霽月開
明氛祲須息上通三界下達九泉應有幽囚
仰遵赦令取責文状於牛頭獄卒毋生毒害
如狼子野心剉碓湯火之刑出何刑典火床
鐵冊之法有甚法書叩頭無地以稱冤仰口
籲天而無路合行疎放不得拘留其有滯魄
孤魂四生六道同赴法會共結良因毋以卑
踰尊毋恃強凌弱毋爾自爾我自我馬能免
式毋北自北南自南不相及也欣欣有喜近
者悅遠者依于于而来前者呼後者應駢肩
笑語連手歌謳各起慈悲是曰平等清濯纓
濁濯足誰能語世混為泥塗飢為食寒為衣
平生立志豈在温飽既歸大道可問生方出
離鬼門得度我界時弌弗可失其可不乘天
人慶會之機魂兮歸去来此去便是道德慶

無之説

又

嗚呼死之為言歸也歸也者歸於道也道者
身以無形為主昏昏嘿嘿杳杳冥冥吾固不
得而強名亡靈三十七年春秋未知何歸歟

之興遽止於斯乎載詰其由亦有以也昨因
女子之疾弗瘳或於妖妄之言狂妄心煩而
意亂惘惘忽忽如夢如醉如炎風之扇毒如
蠻霧之塵埋逡巡而反豈期二豎之祟竊發
於膏肓加以女子之夭喪然慕泣訴愈深沉
溺是以緩和不治豢豯不靈黃墟山外竟不
知其所歸闇晦開明瞬目之五日日又日月
又月愈去愈遠不虧道力孰指迷之而由是
道之歸也霜寒月冷孤鳥悲鳴此時此情汝
等將變雖有豪傑精悍之氣木石其心豈可
○　　○
忽然不為孤兒寡婦長太息哉固當發慈悲
心證明修奉守護呵禁毋縱邪道以生穢濁
便亡靈獲歸於道功莫大焉若夫天道人道
神道地獄道鬼道畜生道寥寂杳邈與道相
拘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又向必起

卿五　四十二

貪嗔癡之想為人間世之營營既来這裏當
作歷生衣而汝衣無復號寒食為汝食無復
啼飢而今而後當聞解悟東方不可以托南
方不可以止西方流沙北方飛雪不可以久
居可不回心向道汝等亡靈同登道岸雖風

乎舞雩之樂不能過也知之故榜
又
伏以生死者晝夜之常既往古来今之
何極鬼神者陰陽之道嘆要終原始之
無窮蓋因善惡一念之殊遂致苦樂兩
途之異冥心昧理逐影迷真幸逢
聖世建普度之科啓玄教導揚之典式展
尊親之敬弘推利濟之仁大德如茲良緣難
遇汝孤魂等流浪冥蹤棲遲長夜未說
千般浩浩要知六道茫茫論彼執迷則
○　　○
逐物而累物觀其纏繞則以形而負形
沉淪幽暗之途零落凄涼之境或叫號
於星月之下或嘯吟於風雨之中既吊
祭之不聞且塟埋之無所天涯海角望
親故以何依芳草斜陽悵鄉關其不返

卿五　四十三

興言及此良切哀矜賴
明禋修金籙之齋而
太上啓丹陵之府開汝等往生之妙法濟汝
等以出死之良因滌汝懸洗汝心咸聽
九真之戒煖汝衣飽汝食俱離五苦之

煩永遂逍遙更無掛礙故榜

徐仙翰藻卷之十二

修靈濟宮疏

竊見本宮修造經行六載邇來東池水更竭矣不作神人臨美之樂屋上瓦尾闕少萬餘遠近乞靈言苦不少豈無樂施之心

伏以築室三年難塞道傍之議為山九仞不容一簣之虧惟我真人既明且靈凡爾同志謹終如始斯宮是作厥功告成柰東池復有水涸之虞於西銘豈無屋漏之愧滿眼十方都是施主舉頭三尺便有神明毋曰醴酒不設於茅明既濯之餘或者木柱可補於欒櫳尚虛之數適所用矣迺有請馬數米一二而炊自嫌我輩眼孔輸財百萬之計好發長者心腸既是乞靈何妨喜捨

建神廚疏

伏以石相許立民間祠何啻千年德政陳侯願宰里中社揭作萬古聲名此志不在於割烹豈禮欲嚴於祭祀具瞻新廟山川壯觀於一方回視舊廚風雨飄搖乎四壁雖興廢之有數然創立之在人昔也築室道傍今則架

緣至士謀謨神廚事則完成矣美哉輪美哉
行看規模之弘遠歆於是食於是庶幾廟宇
之森嚴

建餘慶堂疏

伏以五蘊俱空誰識三千大世界一切諸佛
都從方寸做工夫積善便是餘慶堂勸人也
著修福地好箇淨土曾見興隆元年建這明
樓少得中統寶鈔隨心喜捨我佛證明今世
且結今世因緣一錢自有一錢功德斧彼鋸
彼亦須毀瓦畫墁經之營之佇看磨磚成鏡○
○敬修短疏遍叩高門

修餘慶堂請僧為化主疏

伏以千百億化身剎剎塵塵俱成佛果十方
諸國土在在處處總是道場毋忽所見重所
聞必移於彼就於此有生皆得度故士不可
忘我大師本是鼇峯上人餘慶堂自有虎岩
香火有相無相況邇菩提果之緣勸緣募緣
喜得緊那羅之助曾既掛燈煉臂何妨割肉
捨身完修東壁西墻毋令旁風上雨規模壯
麗輪奐翬新成始成終好箇無邊福德而今

而後了此一項因緣

修餘慶堂疏

伏以十方抄化南洲頭走到北洲頭幾載修
行東土往移來西土往本是佛種子莫笑老
比丘不辭開口告人雖須信堅心做事易長
者布金號阿蘭若大家積善堂餘慶堂此為
定光負應道場須作見在未來因果自餘而
後惟新是圖頂鶴膝蘆撐愿弘深棟鳳簷甍
規模壯麗積土三萬擔所費乎多募緣數千
餘人其功浩大多抛寶鈔打破慳囊不為風
雨所飄搖益見龍天皆讚嘆敬憑短疏遍叩○
○豪門發菩提心大慈大悲大喜大捨有德福
相無數無億無量無邊自首至尾得完成舉
手加額長瞻仰

修慈濟宮疏

伏以渤海儲精現觀音菩薩三十二相桐城
顯跡有慈濟香火二百餘年在處各立道場
總是一般名號這箇堂殿破也墮也興諸土
木雖手易手仰千檀越證明不違衲子誓願
須有片瓦隻椽之助幸無此疆彼界之殊好

結萬人緣逢千里合大家喜捨即日完成鳳
翥翬飛管取規模壯麗鷄鳴犬吠廣將經教
流傳是名青布之變羅復覩白焦之祥瑞以
此供養為累津梁福德不可稱量果報亦難
思議布金滿地曾聞須達多成佛之因焚香
告天願傚華封人祝聖之謂敬憑短疏遍叩
高門

文興庵抽拈兼賽詩疏

伏㠯文興庵擬欲架椽興廢之數已定草堂
會難成畫餅行止非人不能比辱光臨未遑○
○款侍皇天后土此心可鑒良辰美景自古難
并好將舊店重開要與大家一笑諒惟四遠
總皆主故莫道再来不直文錢今之是前之
非事既往則不咎彼無惡此無斁願相見以
如新更不食言尚所進步

卿五　四十六

修鰲峯旗龍廟疏

伏㠯旗龍山得真龍穴路轉峯回釣鰲首須
占鰲頭地靈人傑雖曰樹林陰翳自有古廟
森嚴血食尸此一方香火傳於千載荒蕪之
日久矣興廢之數定焉惟新是圖恊卜之吉

翬飛鳳彩不求過侈之功鷄鳴犬吠伏覩太
平之象神人俱喜里社相安謀則僉同力須
與共念欲斤椽之重建初非一木之可支凡
皆桑梓之陰豈無柒桶之助上戶中戶下戶
各辦肯心大書特書何妨真筆多把至
元題寫佇看天福康寧

修護境橋疏

伏㠯橋僅三百年基址壞數極難逃歲在十
一月徒杠成民未病涉發肯心須憑長者立
大願實頼比丘輸餘粟捨餘財用之恒足積○
○善根崇善果理也可圖不日成功乘時徼利
往来客旅永無險阻之餘裔及子孫廣有綿
延之慶

修橋立抽拈疏

伏㠯補西壁修東墻工夫浩大先小人後君
子財義分明看来空口難言也着將本求利
巧婦無麵莫作饑飥行家相你曾喫鷄梨況
遇太平年何斬通行鈔三十籌不傷懷袖買
閙随即對閙第一名真箇風流賽采都道喝
采信手拈来有些巴庇六親覩視不敢糊塗

卿五　四十七

眼前事沒澆沒歟世上錢常使常有千字文
打千字號彼此合同萬人中結萬人縁功徳
完滿偶撰鄉談話起動子弟心

修路疏

伏吕驛路往来此萬里通衢之便塔橋咫尺
迺二鄉要害之衝近因洪水漲泝是致坦途
幾險發心都要好獨步恐難行捨令不圖桑
田還復爲海其積也漸拳石可以爲山況遇
太平年何斬通行鈔頼有築堤之乎應無假
道之虞結衆因縁修此大家方寸地進身穩
當這是朝京第一程

修溪埠疏

伏吕水有隄防何況濫之爲害田無旱潦須
豊稔之可期陵谷更遷歷年既久陰陽愆伏
遺患茲多茲欲仍築新堤務使復由故道萬
牛充石方可遮攔積簣累墉則能捍禦雖曰
順勢而運智必也輸財而致勤毋分主佃高
低共計子孫長久敢請揮毫落紙便見舉插
如雲决諸東者則泝諸西行於上者必效於
下引涇注渭莫辭乎勞瀹濟排淮亦必有道

成功可必千斯倉萬斯箱得福頗多一曰富
二曰壽

建集福道場抄題疏

伏吕天啓大明永紀萬年洪武人惟積善咸
膺五福平安矧今闔閭鄉閭履此昇平世道
鄉五　四十八
同成善果各發肯心濟濟衣冠各請大揮椽
筆禳禳福徳必祈誕錫士民值玆三月懺禳
永集四時吉慶曰耆曰艾俾熾俾昌

題祈禳醮疏

伏吕乖氣異祥氣和是必消灾而弥難天道
遠人道迩故有要惠以乞靈盖舉念便有神
明然作事豈或無責名香異香初非土産之
土宜蠟燭華燈未免借光於鄰壁友助盍舉
鄉井之義安樂願聞治世之音是故君子思
患而預防勿以小惡無傷而不去祈禳在我
陰隲自天伏願鷄鳴狗吠之聲達乎四境鴻
範龜疇之福錫厥庶民豈不綽乎有餘裕哉
苟或善之有弗爲也

迎五顯慶讃佛生日疏

伏吕一佛出世實爲萬代所宗三界具靈俱

赴五通之會萬神歡洽四海瞻依恭惟佛位行煉三祇因修十世維時四月八闢蓂莢之祥錫慶九天再覩曇花之瑞分手指天指地發誓度聖度凡伏念某等感德何多知恩有自或為編戶或借水居六情六欲之未除一年一度而報謝中修淨供上請世尊大作證明同乘悟會伏願如來現相不垢不淨不滅不生諸福及人俾壽俾昌俾艾俾熾

題血盆會疏

○伏自婦人以五漏體若養男育女未免艱辛母氏有十重恩雖粉身碎骨亦難酬報或見存者尚虧奉養或已往者未獲追修豈不有所恩乎盍亦反其本矣既為人子須識天倫幸真人之聰明體太上而方便爰建血盆大會依安懺悔玄科兩利存亡廣為濟度救苦天尊即是慈悲施主謾言僧道元不相關釋迦如來既曰老子後身其為功德不可思議蓋在彼無惡在此無斁然弗慮胡獲弗慮胡成可不如此作是津梁庶此得之以為證印俾人人皈仰使會會周完浮黎土現出黍

米珠相去不離五丈地羽州池變作蓮花座從來只在方寸間欲表誠請書事意

題為真人受封建羅天醮疏

伏自王封一札荐膺師寵之榮銀印兩臺喜拜國恩之侈自古未嘗有此于今不圖見之雖是心堅石穿未免身輕脚重自覺再來半錢不直聞道好事重疊何妨祇願如開元鑄鐘休斬許中統文鈔常使常有成始成終我也勉彊進步上竿頭汝也不須打鐵做門限來來往往二千里路這因緣非偶因緣上上○下下七八年間此福德勝前福德若有善念便發善心

題為真人授仙簡疏

伏覩靈濟真人祇受天師省牒恩光寵厚徽號闡揚香信雖曰浩繁禮數不容欠闕敢憑短疏遍叩高門願成此項機緣便是無邊福德

伏自廟食已四百年鰲峯顯相天封九十六字鳳篆成章黃童白叟所嘆呀大夫君子之瞻仰欣欣有喜千千而來輒伸致請之忱曾

謂乞靈之驗半面總皆相識開口自覺難言這箇緣豈無靡費龍虎福地此去何啻二十程腦麝名香想也不是一捻土欲求天外事須用世間財已發心未發心各把真心看待將展手便展手莫他縮手趦趄非敢外類需求亦是前頭放過伏願題名登佛塔便教一層一層高一層視聖效神嵩連呼萬歲萬歲又萬歲下修人事上報國恩深慚俚語不文勿以他辭為拒

又

伏以作事於其初人皆為之踴躍臨財毋苟免口將言而囁嚅矧茲簡據之榮煌欽若神明於左右誰無歡喜意各有捨施心謂前後所入非不多亦悖而出若抄化之說弗可再夫誰與謀胡為而來我迫斯可見矣昔未勾者毋負前約今再題者不必後言好事完成諸福必至寥道士所結交於韓愈取善於人孟嘗君不見責於馮驩必無負債

題為真人奉籙建醮疏

伏以捍災禦患神之責不爽者正直聰明乞

靈要福人人常所欲者壽富安逸造物雖無聲跡道法自有機緣恭為靈濟真人祇授大洞寶籙上以告天祝聖下以護國安民須憑消魔護正之科用作得道登真之徑盛德茂以加矣黎民亦有利我龍媒驟晨不失其馳聊拆長蘆十萬之費烏犍黃犢各安爾業俾膺洪範九五之麻各請傾心共成好事

題塑真人歸道扮疏

恭覩靈濟真人既登仙品合具仙班青之袍笏國之寵也今之靴笠時之宜也二者俱不容出姑存之俱不容舊也別就內殿塑玄聖像唯道為身璚碧雲冠飛光羽扇泥合真模非人力莫能就緒應有檀越能發布施心愛而助之為福德不可思議

伏以元明中現出真身共覩紫金色相倏忽際寂無遺響何消泥土形骸惟是粧神似神也着應格昔馬仕於晉衣龍凉之服今也祠於曾冠章甫之冠雖效時粧難逃外議既裳天寵体式合用九章須假人為價直豈無一貫應有檀越施主各賫金寶貿心共謀而成

之為美亦多美則恭敬在此豈咲貌為扒恭
祝當今皇帝與天齊壽願同萬國而拜冕旒
率土稱藩將見百蠻而衣冠帶

題青口塑神像疏

伏以兩閬森嚴舊占蕭峰六地四方瞻仰新
来青口一墩讀言祠宇卑汚自有神通廣大
卿五　五十二
真身不壞特憑泥土合成空口難言可着鈔
兩備辦想你四行人物莫比一樣工夫既已
出頭便當展手伏侍香火都是弟子休說大
家細家恰着稲米上熟時年管取七富八富○
這箇俚語粗魯祇要好事完成

題衣服疏

伏旨神為民之主豈不爾思衣乃身之章必
稱其服况靈濟廟稱正直神結鶉未甚好子
夏之羞縫掖深有愧仲尼之聖歲月已久何
妨靴笠更新事勢使然毋謂冠屨倒置軍旅
未遑俎豆貂蟬出自兜鍪隨時施宜誰曰不
可我有子弟可相與語大作檀越發歡喜心
百費未易支吾一錢也是布施穿針用線件
件都着工夫聚毛成裘人人同出氣力五彩

既彰於五色多福爰及於多才

又

伏旨朱履星冠啓拜漢神天師之龍章甫縫
掖衲非越人地土所宜欲効胡粧恐為褻服
自愧緼袍之衣敝擬作錦被以都遮何必待
寒而索裘任你逢場而作戲雖百孔千穿未
卿五　五十三
能補綻然千針萬線也用工夫你道再来不
直一文這番一連豈為多費既非鬼輸天雨
且得神喜人歡况遇樂歲豐年何必傾以菌
倒以廩豈謂隨波逐浪也須彈其冠整其衣○
○福不厭備言無後議

題真人衣服被盖重造疏

伏旨五代侯王之冑以直為神千年父母吾
鄉無端被冠緣貪民不顧非義使盛德乃至
失容剥座位之衣裳竊香火之器具敢欺暗
室不戒禍於雷霆雖云暮夜無知未免一朝
之患凡我祠事無着神羞共協都遮之謀莫
惜解為之費庶幾衆望如都舊章下笔如雲
成功不日有威可畏有儀可像瞻仰不忘積
善有慶積惡有殃報應不爽

徐仙翰藻卷之十三　　鄕六

請東村公書

維神顯相以文自鳴不能爲相靈鼓瑟之詩安敢效塚中談易之事漏屋有愧坐井無闚自惟一得之愚未免三書之上玆見評於月旦毋罪我以春秋靈濟徽號四百餘年相傳巳久通眞先生九十四化孰敢與知名利雖曰殊文章自合公論惟天不愛道地不愛寶故河乃出圖洛乃出書知神所爲因幾而作聖人本不語怪君子質諸無疑視之不見聽之弗聞無聲與臭大莫能載小莫能破則變則通聰明正直依乎人吉凶悔吝指其掌古人風靡惟爲緝穆和遜之民世俗日趨安有禮義廉恥之士此亦憂道者也吾豈徒文乎哉既當理何必求人盖空言不如行道若非鬼而祭之則爲諂所謂成其意者毋自欺恭惟執事閤下顯幽闡微探賾索隱岩岩之瞻壁立千仞浩浩其氣筆掃千軍久欽滕王閣之才輙易羅池碑之請恐伯皆猶有慙色幸子瞻不敢固辭仰恃大人長者之用心辱惠

幼婦外孫之雅句業祠改觀頌石寵榮作萬世之表儀聳四方之冠冕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畧寓此情大而謂聖聖而謂神必報其德尚祈斤削切勿墻麾不宣

代鄕人請東村公啓

古廟九四百年之塵埃久矣新碑一千八十字氣象渾然雖文章可得而聞然山斗徒瞻所向不遠千里尚堪一行豈意參商數經歲月弗圖今日反食前言昨有龍鵝非謝右軍之筆今無燔肉莫來夫子之車未晤欒言徒深芒背靖想高明之德不忘貧賤之交比辱好辭不比嫌青配白自慚俗語無乃以紫亂朱借問潤　河銘恩衷臆恭惟先生精窮造化學貫人天橫騖汪洋如唐退之弘深雄雅過漢司馬知名已久獲賞尤多石磯老人初非素債山中木客只會吟詩既遺尺素之勤不能無綈袍之戀惠而如我誰敢忘原伏念某晚學無知童心殘智侶涉虗無漂渺之說初無光明俊偉之才仰荷吹枯巳甞席庇敬修雁字畧陳私意之弄三敢屈駟車少慰此

心之萬一

謝東村公書

或問曰靈濟王記自記矣王既自記而猶汲汲有求於人者奚心哉天地間物之最靈者莫如龍呼吸變化神妙莫測其所以依憑而能使為之靈者雲也龍不得雲則不能神其靈矣今求於公者此意也敬以書謝

入閑張祿即已死之應侯富室陶朱乃隱身之范蠡雖曰姓名不一本來面目自然皐孌契不知所讀何書堯舜禹湯自古相傳此道造次顚沛必於是危微精一執厥中蓋以垂世立教為心必盡尊親事上之禮數千百年莫測其妙九十四化可得而聞無影無聲未敢對鬼神之問以義為利初非循盜跖之徒

自惟碌碌之才輒有戀戀之意雖三瀆則不告而片辭可以知胡為來哉亦有以也一女貞衆女蕩則蕩咲而貞羞九人髽一人冠則冠愧而髽勝雖曰世道然矣有人心者乎不明大學之生財重辱春秋之直笔當今之世

捨公其誰雖夫非人而人非天必行顧言而言顧行恭惟東村先生德參隱顯道貫幽明紙上雲煙有得柳骨顔肌之製胷中溟渤無非周情孔思之文迺覺今之是昨之非未有甲曰可乙曰否一言而決衆論所推何須形迹之求是亦陰騭之事北山公有子生孫孫

謝東村公跋

辱惠佳作以為叢祠之光讀之三復頓覺神悟真所謂有智無智較三十里若竊比於潼川先生則非予之所敢道銘之座右使來者陟斯堂觀斯文想其人如觀虎皮知其爾於山林而百獸也

謝東村公啓

言念袖詩而來曾與少儀半面作記所托再瞻五勑不凢雖欲擁篲以迎门未獲執鞭而從乘高山仰止我心孔懷欲識荊州適所願兮不遇魯侯是亦天也恭惟府判先生卽卿閣下年高德邵陰相神扶經明行修皆周公子之業財裕國富陋晏嬰管仲之功學術有以過人冠冕特其餘事自得東村之樂何妨

別野之遊敢再拜于下風幸見知於今日祠堂有誌典雅何啻千言人口是使流頌不知幾載皆出胷中全馬初非紙上雕蟲自慙疎啻之才莫識吹揚之力靈明感格里社煇煌君子恕以待人禮物將其微意鴻毛千里謾陳雙鯉之勤義字千金輙有白鵝之謝深慙草畧幸賜斥留敬敕墨卿仰千籖史謹啓

代鄉人謝東村公啓

韓子華見稱於持國此為縉紳當制之榮謝靈運不夢於惠連安得池塘佳句之妙有是兄必有是弟敬其人復敬其神重辱高材肯為逮下久懷謙德不敢忘恩皆曰伯氏之權衡實出門下之操縱三年而投十牸自憐餬食之踈一言而重千金敢借齒牙之譽伏念其苟安閭里退隱山林雖貧自謂不攺顏瓢所至未嘗妄投稱刺久沭江河之餘潤實因瓜葛之連枝捨是無求莫知所措恭惟其人知名望族間世奇材胷中之志氣慷慨筆下之文章浩蕩深愧圭門華寶莫容駟馬高車敬修尺素之恭未免金錢之愧來困多施素

闕賛軍校尉之名廟守一新全得成郁太守之力適符願望聊罄數陳

謝張總管啓

伏呂抗論朝廷之上錄進千秋運籌帷幄之中侯封萬戶典刑如在世代其昌通刺敢為庭謁之先下册無耻塗歌之聽恭惟總管相公氣充剛大性尚慈仁治民以父母之心斷事有神明之見究消叢棘種滿甘棠德政廉平獨冠南閩之七郡丰姿高越共瞻北斗之一人學海淵源儒林華藻運笔頭之造化走紙上之風雲久聞臺中二妙之才喜過天下同文之會法精崔杜至今稱之論及歐虞無所短者百里之城門壯麗千年之華表昂新猗歟休哉美又善矣伏念其互鄉童子白屋陬生願觀風月之清光曾席江河之餘潤今茲積善里舊有祈雨官累獲感通號曰靈濟字樣如斗大書又喜特書人口是碑感德猶當頌德永為盛事誰敢原竿千櫝之虛文何足為禮天相神扶而多福式慰禱恍草草懷慙拳拳具謝

上程廉訪求書扁額啓

枚車八郡喜增福地之光肅政一臺均席使天之庇銘心知感沒齒敢忘恭惟肅政廉訪大使相公閥世宗才濟時碩德性淳事謹父稱成都循吏之家聲心正意誠親受伊川先生之道學朱紫曾誇閥閱清白以遺子孫典刑尚闗洛之風禮義作甌閩之倡書法獨高萬古筆陣掃退千軍盧洛王楊何足道哉甌虞褚薛未可及也真是比方之歐歟敬攄衷曲之拳拳伏念隴畒編民艸萊下士見褊而小身惷且愚仰干斧鉞之誅輒伸榜額之請今茲積善里古有靈濟宮此士民所共瞻依曾兩賜之獲感應榮求三字重惜千金早賜發揮不勝欣抃相公門大敢復上光範之書小子井窺有再瀆童蒙之筮幸為領畧莫寃剡裁不宣

代鄉人請陳道興奉靈濟宮啓

靈濟宮好一道場千年香火青布市許多人物累代衣冠與我同心為之潤色徽號上尊於兩闕盛名遠播於四方傳後化今王楊盧

駱之文不能過也登真證聖征儒侶佺之學可得聞與以代天行化立心以濟物利人為誓慈悲化現功德難量春祀之儀尚存其禮朝夕焚修之責或闕其人用是因循未能採訪誰與獨處謀及大同主善為師如先生稱心戒行之士有衆請命非吾輩人情面分之私倘辱法駕以賁臨愈見宮門之壯觀

又

黙鐵成金深賴陶鎔之力拋磚引玉重承斯儷之文非具頂頭戴嚴閣目謹消穀且敬掃茅廬拱俟法駕以垂光當備香花而引袖千年華表歸捷獨鶴之仙萬載道場雄古六鰲之地四方瞻仰衆力維持經之營之伊誰之力始是終是雖我之心鄉人之心尚慮鬱鬱非可久居未免拳拳而為致請人情周至都道梅花水直千金好事完成勝過楊州腰纏十萬

請高功唐宗萬建會

評惟月旦辱聲擧之遠揚度會天人忽姓名之招出敬裁柔訥往候光驅恭惟某人先生

學廣淵源道高丘岳達冲玄之至妙體虛靜以無為心存齋法以嚴明力為教門而扶植始吾於人而信其行當今之世捨公其誰茲為靈濟宮衆建普度會七月望日特光十日之期三日致齋爰舉九朝之典外為演教內誦度人攀屈尊嚴主盟科事倘幽魂之開度實斯會之有光仰賴師明俯慙冒瀆伏念某僻居也陋後進何知雖道不可得而聞惟賢者樂與為善幸獲下車而就席即當掃榻以迎門一葦可航六十里永為遠涉瓣香致敬百千人所共皈依既與同衆必無我棄

代鄉民請人任都講啓

久仰高風固非一日比參玄論僭叩冊房荷辱謙恭肯為眄睞奉別而後弗替此懷茲為靈濟宮建醮適通簡瀆攀屈軍軒若論典誥之文為衆所舉當今道德之士捨公其誰倘以齋法作自己工夫使我神靈得合仙骨像皆庇之及為感何如棟梁之材根閒居歟非所宜也川海之量漕渠汚澤莫不歸焉肯辱臨壇即當擁篲

贈越山奉祠啓

某應機利物未開方便之門撥草參玄願覩真空之奧辱知也久投刺無由道西峽之阻長雲北山而企仰倏承傳命敢不效綿弟神明不可度思在小子自當應對若非重珪禪師之戒律寔以居龐居士之神通大悲之閣記已成鄮敢露出東坡面目曹溪之道場不小何妨拈起六祖話頭重林和尚胡為乎來哉石狂老子必無我棄也誠恐金根之錯易尚求玉斧以修成倘蒙把作頂衫也是移來公案錄茲遺藁只依簇上葫蘆倩以輕縑聊當湖州紫笋大開法眼小顧私情不宣

賀鹿山授宣啓

伏以廣順祖師肯赴玉欍朝堂之石咸通禪寺修膺金書勅額之榮克光于前必復其始恭惟白鹿禪師物雲法雨香滿慈岩是名上人有福德相仰洪宸恩之修欽承宣命之除高峯攀萬歲之西天聲呼萬歲大刹壯三山之福地均重山三山喝散野外之妖孤喜遇堂前雙鹿叢林歡肅隣里煇煌伏念某安分

無能交結已久敢以縹緲虛無之說敬黍神通妙用之禪雖塔上題名文章見諸行事然牢頭進步力量可以過人緣法夫豈偶然道場自然興矣載伸慶賀不捨慈悲既蒙駕象之寵臨願顯青龜之聖瑞千年祠宇必須得佛證明一瓣心香應當合掌供養編摩字短皈依意長聊奉偈曰雨巖巖頂坐妙用大神通喜拜

君恩重名高萬歲峰

荅周勝公問事啓

序曰周勝公乃吾鄉之白眉者俗語曰文人多薄命信乎駢四驪六欲有所求非吾三折肱所能畧以數目為報

切以山林川谷丘陵皆曰神三望特嚴於祀典陰陽風雨明晦失其節六沴已戒於醫書愧無岳祇之靈反貽河渠之誚有口莫辯獲戾奚云可以祭其是卒無乃惑於禍福龜弗我厭特憑初莛之占鴈不能鳴敢作曰平之篆黃熊托夢夢生於想紅蛇化影影亦可疑

是皆精神念慮之勞致使手足胼胝之患疾久罹於霜露無妄之災月既宿於斗牛伊誰之咎天其或者命也柰何人有常言子不語怪乃辱毛錐子之通刺深暫木居士之少文四十九年非畧知遽伯玉之悔萬二千脉息不聞王叔和之名欲起九死於一生之餘未明七表與八裏之學雖百藥皆試以幸其或中然一夫不獲則曰予之辜何須覆雨翻雲自有參天兩地越尚乎譏楚尚乎鬼豈不變其俗耶衛胃之輙齊胃之綦將馬用彼相矣既不貳過尚堪一行常服摩挲貞熟讀和劑訣

又

四六駢律自是傑作再三讀筵畧見真情勿藥有期非筆可既子之禱也久矣子亦何所言哉既辱之勤不容以拒

伏已折臂之言雖驗何傷羊叔子之仁失輒之親不傷何孤婁師德之譽哭書再上辱命多慙是雖有君子戚戚之窮奚必為小人硜

壁之狀不俟不還天也伯寮其如命何蓋戚名必遭乎坎壈之變然幽冤常作於沉痾之後鶴之鋌也何罪鸞之鎩也何時跛鼇尚堪一行榻鶵馘能再接正恐洗脚失財之誚反貽引手下石之譏既承口告以丁寧緬想足音而喜躍以德報怨既無厭於老拳勉力學行幸不忘於故步憂人之憂樂人之樂雖孔孟以為難言溺己之溺饑己之饑此禹稷之所自誓善救物則無棄物可與言亦不失言○欲求六尺之藤須得 三年之艾穤毫作報尚懷胱脫之虞倒屣以迎少俟下車之間揚鞭○致謝躡屩何疑

幼婚啓白水梁聘祐入黃

言念兩家生子巧如同隊之魚二世聯姻卜協和鳴之鳳朱陳有舊齊鄭維新愛乂托於

御六　十二

青山盟用伸於白水因緣果在欣幸猶多況令孫女德遜遭風將書卞琴而得趣而孫男詩書養志未能授筆以成文雖是因親何妨及幼可以為黃之倩皆曰真梁之妻時然後言好奉蘋蘩而晝職禮其尚質敬脩榛栗以

告處不腆委儀具陳右幅謹奉啓以聞伏惟尊慈俯賜鑒念不宣

上梁文

伏以三山環會爭傳福地太平一脉源流聞道義門陰騰今任皆堂之責廼成作室之功筮從龜從既叶卦中之吉人好鳥好果呈屋上之祥恭惟其人繼業箕裘聞聲絃頌手中圭出文章刀筆胷中自有間架規模事出一家喜見尊棲之侈蔭依百里具稱花縣之榮一日鼎新萬年壯麗自慚小匠未有高謀因○其所吕經之營之豈敢是謂鋸彼斧彼黃金○市上兢誇范蠡之財綵衣堂前願效老萊之戲聊伸燕雀之賀屢試上螮蝀之高梁

詩曰

如君筆量棟梁材　也着工夫為剸裁
大厦萬間多巨庇　庭間又喜重三槐

徐仙翰藻卷之十四

梁燈聯

梁聯

本宮　聖主萬年道永綏於華夏　明神一德福誕錫於邦家　鳩祚天長永紀萬年泰運　鰲峰地壯保于四境昇平　革故鼎新復恢大壯之規　否極泰來咸遂同人之志

定光堂　佛法慈悲遍三千三世界　神靈溥博保萬古之廟堂

祈雨王廟　聖天子天長地久聖壽無疆　祈雨王雨順風調神靈有感

慶賀燈聯

皇帝萬年億載海嶽效靈　天下八達四通車書同道　聖壽萬安南極一星呈瑞　神光三現東封八字增輝　惟皇建極天地節四時成　大德曰生人民育五穀熟　聖人有大德曰壽曰富曰多男　天下為一家于疆于理于四海　皇都壯麗龍盤虎據勢重萬鈞　天下太平狗吠鷄鳴聲四海　國朝混一自北而南天寬地濶　世道太平復今

如古俗美風淳　昌曆文明太平之期當今日　嘉禾豐稔東作之民喜有年　金闕壽旦　金闕化身八十二相同名同號　玉㕀獻壽萬六千歲為春為秋　蓬萊總是神仙客名在丹臺　南極現出老人星光聯東井

玉闕壽旦　七月中元大慶旦壽獻金㕀　五風十雨太平時祥星玉燭　天生上相讓萊公先一日之期　雷動歡聲效莊子八千秋之祝　祥雲五色呈嘉瑞　歲樂三登賀太平　玉闕雲開天咫尺　銀河水浸月清光　天封冊鳳篆　地壯聳鰲峰

親睦堂　籩豆俱存周典禮　衣冠復見漢威儀　高節全名同皦日　滿堂和氣一團春　文章千古事　忠孝一生心　聲名垂日月　道義重丘山　靈椿長不老　丹桂喜傳芳

注生堂　仙妃共赴瑤池宴　男子須知玉版書　玄圃千年桃獻瑞　燕山萬古桂傳芳　東梓聯陰同里社　芝蘭毓秀滿階庭　箕裘傳世業　弧矢壯男兒

慶元宵燈聯

天開鳳曆國家社稷萬千年　地擁鰲峯燈火楼臺三五夜　元夕燈輝往來車馬三千客　鰲山綵結富貴東南第一峯　蓮燈萬斛楼臺夜月影交輝　斗米三錢里社春風人快活　蓬萊三島神仙所居楼臺富貴

東壁二星圖書之府河漢文章　清廟顯相四百年祀典森嚴　正月始和三五夜元宵宴樂　日暎旌旗金姓字　雲開閶闔玉毫光　廟祭千年存舊典　宣封八字侈金書

燈聯

○真君受籙　皇帝壽祝萬年乾坤同久　天○師道尊百世日月常明　聖主開太平壽比南山福如東海　仙道常自吉名在丹臺身居赤城　瑤宮兩闕去天尺許平步雲梯　金書一札自日邊來府瞻星斗　齋戒沐浴事上帝無二尔心　聰明正直之謂神克享其德　紫泥宣詔侈新封神靈光顯　青布成羅符舊識人物奢華　普度醮　當今皇帝享國萬年勢安磐石　元始天尊說經十遍光現寶珠　泰山岩岩四嶽所宗致齋一

日　大羅渺渺三界之上普度衆生　神京萬八千里四國來朝　泰山七十二司衆生受度　黃雲一朶凝靈府　甘露三千普濟門　聖主與天齊壽萬代乾坤　老子以道爲宗四方日月

孤魂所燈聯

東妙嚴宮化現十方光呈瑞相　西那王國綱羅大梵願度衆生　齋戒沐浴可事上帝毋二乃心　亡靈超度徑往南宮得叅妙道　玉京山上去天尺五直透玄都　恒河沙○界遍地大千同乘妙道　大羅渺渺三界之○上九氣氤氳　泰山岩岩四嶽所宗萬神朝禮　寶珠一黍米十方世界共覩光明　玉笈幾函經億祖萬曾普資受度　東華淨境西那王國奉戒修齋　南昌上宮北都寒池濟生度死　一洒冷冷甘露水　九玄壘疊上清衢　八色九章聞妙道　億曾萬祖上朱宮　三塗解脫超三界　八色光明照八方　聞經聽法共起慈悲　推食解衣一均温飽　血盆會　目連報母恩孝達乾坤神

通第一　地藏作教主法遍河沙世界三千

徐仙翰藻跋

文者包三材而為體散萬有而為用鴻濛混而文未生鷇極判而文漸露天不愛道故出圖書於河洛寄之包犧神禹封而入之疇而九之而人之始顯既泄於天而授之人天上玉樓亦將假筆而長吉之手令又授而之神神得以聘其能矣然未有如靈濟之神下筆數千言錄而集之名曰徐仙翰藻或曰神之盛則人之衰此陸雲玄學必得於冢中之談○滕王閣記必得於長盧之効靈非扶肘擊口文未必工取筆還錦文思頓減人聽命於神耶神聽命於人耶驅瘧除魅等作惟昌黎公足以當之如是謂人之文至於王知遠易總郭公青囊書造物所甚秘者焉得不求之於神誦神之文驗神之靈信乎言事驗為文富也雖然騶語易者必玩神神而明之存乎人神固不可盡淺於人人亦不可盡諉於神蓋神無方而有知也文之靈也固宜然神之靈也不可知不可知則其謂之怪也亦宜苟

神矣何怪乎怪於神孔子不語也是以太公之陰符經圯上之老人篇苟非人則不傳神亦豈易語人哉愚故謂神之文非誇奇鬪異也自述一記可以考神系之顛末撫之韓昌黎作媼王廟碑信有證也無徵不信矣且其言曰婉婉偃王惟道之耽人思王恩記王之孫是知鼻祖仁義一脉世有大功故其流澤蕃衍或克至於今日休識者猶謂昔廟於衢今廟於閩王之不戰不之彭城之越斯廟焉又何有於閩余曰此媼王之孫其在於提師○入閩晉之開運二年乎神之在天下如水在地中無往而不在獨閩人信之深思之至建祠之余何敢重贊一詞係之以詩曰

往古來今千百年　王之徽號至今傳
天燈獻瑞長為燭　溪水安流容護田
跡顯肇於開運始　廣成迄自政和前
贊峰懋績垂青史　東壁奎又正麗天

時大德乙巳仲春山長陳夢根拜手書

贊靈集目録

卷之一

碑記

卷之二

表劄

卷之三

序跡跋文

卷之四

詩

贊靈集卷之一

碑記

靈濟宮記二篇

福郡之望邑曰閩閩邑之望里曰積善靈濟
王祠蓋一方之所仰焉幬蔭而庇福者也初
年徼福丐靈之人嘗有以黷其瀆神者一聯
之詩數語之識事跡靈驗今猶記誦而於文
則未之聞也至後鄉人聚首禱于祠下顧瞻
廟宇甩桷腐圮像圖顯昧因相謂曰是可以
致揭虔妥靈之意乎謀一新之而以其卜神
於是剡剡暢靈為文以示之俾趣工焉及工
逸事遂復有所請神之告之一言一話胥文
也嗣是而後大篇短章層見疊出翼者肢熊
筆者腕脫觀者瞳眩而神之文浩乎汪乎如
碩靈黃而注渤澥鄉之邑里競相傳寫且敬
且竦且駭且愕是豈烟火食者所能道一語
於其間哉聞之向者勑額之請神之姓字莫
或前知父老取姓枚之既知姓徐而詳則窅
莫之聞今也世美之源靈跡之驗詳且悉焉
神一而已非固吝於前是數年之請而今焉

為是以震夫人也毋乃斯文將興神預有以
發其祥而闡其靈耶抑神之意化有所為而
為之也噫是當有以諒神之心者如湍逆流
喧豗澎湃終不若中流滔之無聲以文而示
乎人神蓋得已而不容已者也三代無文人
六經無文法上聖大賢凡其著書以垂世者
非樂為是之衒鬻也君臣之分微孔聖是以
有春秋之筆仁義之迹熄孟氏是以有七篇
之書王道果行蘭陵令之書可不作也禮樂
且正詩未亡則文中子彭桀汾水之陽矣元
怪夫何有其化今其傳後不寄之文奚寄焉
神之心前乎聖賢之心也為之碑而使之以
知履歷為之籤而使之以知吉凶山川之堙
微也為塞中之文以闢之風俗之薄惡也為
梁父吟以譏之散念消亡士風頹靡為絕筆
吟為非神賦以警之以至獲麟之歌自辯之
文戀體之詩雅正奇崛千彙萬狀如英華濩
夏之迭奏於耳如谷粟布帛之均適於用文
乎文乎篇章句讀云乎哉夫使居是里之人
誦神之文鑒神之心一鄉之中胸為道義十

奎之邑薰為忠信士焉而學農焉而哶工商
焉而役作貿遷鬪爭也而禮遜罷訟也而友
助遊閑也而力本則神於是時固可以遊於
聖不可知之天矣何以文為神之署碑陰曰
餘雖倣栁侯之萬一不得文公以記之何以
示来者今觀韓記之中自子嚴父詔婦順夫
指與夫入慈孝出友悌之外無長語是神所
托於後之文公者不過以扶世教為念也歟
余襪線短能何敢望文公之萬一奮黽蜩蜆
非敢鳴於雷霆之下顧念神自石晉開運以
○入于閩余之始祖亦於五季由固始而来閩○
先代以来或營其地以建神之祠或請於朝
而尚神之徽號奉神之祀兹有年矣鄉人復
相同志而成輪換之事来昴仍雲巽神之庇
未有涯也余欲無言焉得而無諸若夫神之
姓氏之稱世系之羙靈驗之事與夫廟宇創
立修葺之年月備見於神自述之碑非牛馬
走所得以容其喙是不過著神作文之意而
已俾一方之民食我来椹懷我好音果胥而
道藝忠信之歸則瑶獎蠹勺不必實醢豚甘

鷄不必薦溪毛潦水亦可荅神之心也無斁
則神之惠人之貺也亦無窮氣數循環無往
不復神之文而發祥闡靈於其前人以文而
蜚英騰實於其後將見天寵褒崇宣封顯赫
神之榮也迎紫凌青䭾金斛椒人之盛也于
是之時必有大揮如椽之筆以記之事者矣
余行當拭目以俟罔俾文公專羙栁侯

又

閩踰峽江而南有山竦傑曰鰲峯山之南靈
濟仙宮也粤昔叢祠隂跡顯著國用其敷民
○賴其庥徽號褒加祭式惟慎至於今日倚歟○
盛哉歷歲既久廟之栱桷侈剥不治憑附丹
青漸已黯昧時有鄉民詣祠下枚卜乃事見
而相謂曰是不足以揭虔妥靈也完而新之
具尚一乃心力神耆其不婉婉来下為文以
勉之於是衰誠鳩費戒工度材各肩其事有
而無怠門之隘者廣池之涸者聚一木一瓦
之壞者易彩以飾像衣以章身文曹武兵亦
加潤色威狀赫赫德揚明明見者聞者咸兹
以恭額樂其施而工告成焉時則秋八月也

功不自有歸之於神薦裸輿俯具事以告懷
柔顯思式告有相載揚其靈自序其所出歷
三代至五季以来啓烈壽後所以委祉今日
廟食茲土者有槩有詳而為之記也同事者
愕然視悚然誦芒芒然笔且曰向者勅額之

請卜姓曰徐是猶隱於聖不可知之矣今乃
知出於偃王之裔信有驗也請神記之以石
昭冥冥而垂無窮有是而後文笔魯現易卦
有籤斷吉凶也梁父有唫亦勸戒也非神有
賦昭冥漠也塞井有入辟禁忌也若跋若賦
若辨若啓若曲若偈千態萬狀愈出愈奇如
倚空之岩峯嵂巍峭如怒風之濤洶湧澎湃
噫何其文也夫文也者在天為奎壁之精在
地為圖書之寶在人為朝廷之瑞今神也恍
惚之間杳冥之際影不可見響不可聞而乃

顯之以文何也聰明正直粹乎其嚴威靈氣
燄赫乎其高不可見無所不見不可聞無所
不聞出乾入坤窮今遡古察来彰往顯微闡
幽故能泄天精裂地寶發人瑞神之文神之
德與天未喪文地不愛文使人得以展布斯

文神也遊於無聲無臭之天可也不屬之人
乃屬之神可嘆也夫鰲峯之精龍首之英必
有瑰奇之士出焉神其尚相斯文乎不然何
乃發其祥也神之文曰予所作必有以為異
日之驗進身之階神之詩曰文章豈不貴君
子終豹蔚豈無意哉造化循環無往不復神
而明之存乎其人可也其詞

鰲峯蜿蜒　靈濟之宮　昭我先烈
孝思偃王　施祠洪綿　血食一方
四民地利　胥賴其慶　懷柔左右
赫赫耿光　大披斯文　以發厥祥
顯相有嚴　報本孔臧　矢歌頌羕
百世不忘

修靈濟宮誌銘

人之所事者神神之所依者人時值初吉景
辰神赫厥靈剡剡為文以任而任於同事者
祗栗厥戒夙夜不敢忘怠是以粧累聖像乃
命司服其飭衣裳既就神自作覆歷刻銘諸
碑灝灝乎噩噩乎似非世俗語所能道赫然
驚人其誰不敢不進其所有以為答同事者

謀曰東西池涸矣誰不足以壯祠宮之瞻視
外附之壁壞矣誠不足以聳人心之畏敬龍
首之井誠為風土之害既廢矣今塞斯井鑿
斯池畫斯壁以媚神意亦將有利於人其宜
乎同事曰可文章東閣二序之神擬蒙塵久
矣時尚武事有欲去之而為尚武之謀者其
同事嘗聞孔子有言曰文章必有武備武必
有文備夫文治武功相資為用此百世不易
之道其可闕乎故上宰福祿三星之祠下土
輔國安民之像先文後武各得其制同事又
曰可外有門閭之故觀內有藩翰之森嚴詹
版之丹雘煇煌被庭之粉黛冠絕至於補葺
鎸滿靡不究心獨二庫卑汚不修且壞鄉民
大懼不任一日復與同事謀諸神曰從事於
斯也久矣欲已之而不能休此意曉然神其
知之告我以文曰修廟難惟義之歸敢不踰
所指於是榱棟之腐黑者盖庀之破缺者垣
墻之凸凹不齊者俱治而新之神於此時再
降之記命庫之名曰堂東有親睦西為燕喜
俾憑附之質得以宣其列美矣茂矣諸好倫

矣雖曰同事者之所協力是皆神之靈有以
使其然而然也及將次就諸請其額于本路
官總管張公鏵復尊祠曰宮筆椽字斗照人
耳目凡道路觀者車乘填塞終日莫不張大
稱譽竦然而增敬東街之碑神之所自序也
西階之記人之所以賛厥美也神之文章者
諸宮曰碑曰記曰籤曰賛曰文曰賦曰啓曰
表曰卞曰議曰序曰頌曰詩曰曲曰行曰說
其有集行于世煥然而可述也靈濟之封旌
褒前朝真人之號道宣天休厥德章明垂譽
終古此黃髮耆艾野夫版尹之所頷頌非鄉
人一詞之所能既七日復来與同事謹以牲
醪用伸告成之禮就位于庭悚然深惟三載
考績亦既勤止惟神念厥功必有以相之使
鄉人均蒙其福世世承事寧可不知所自耶
今欲刻諸石以記其事誠恐議者以為專美
之譏姑誌歲月于靈濟宮敢銘之曰
受職九天　燿靈下土　神筆驚人
沛然莫禦　飭以衣裳　為身之章
親睦燕喜　命名曰堂　傭役徵工

作新斯宮　四方雲集　至日訖功
三歲考績　各恭乃職　其難其慎
惟和惟一　神既安止　載人載喜
欽若玆教　是信是使　惟尓有神
福及吾民　天鑒厥德　錫號真人
圖像輝彩　洋洋如在　尓民報祀
萬世不怠　後之君子　無廢成美
刻誌于壁　以贊攸始

重修靈濟宮記

至元三十年十月閩積善里士交章君桂龍以書奉靈濟王廟記来曰此神筆也里有古廟而無碑屋且圮夏五月沈君建翁修而作之桂龍與周仝等共謀而成其美八月工告訖功神赫厥靈載降之記將刻石命里林廸功延年書之且屬予篆其額春一不敢辭署名惟謹十二月又奉古詩来曰此神意之所記也盍記諸春一心巳諾而筆未暇明年正月覩来徵諾又出神所賜古今詩一篇凡六十五韻春一何與斯文乃辱神之勤如此昔江神嘗揖王勃而告之曰滕王閣将作序子

往賦之時主人巳宿構於其壻勃之文廼出不意豈當筆者固有數於其間耶於是焚香叩齒取記與詩端誦數過絶不類烟火食語而作曰異哉夫以聰明正直為德者神之分也以威靈氣燄動人者神之餘也廟自石晉開運以来厥惟舊哉諸君精白承休者有年矣今日之事敢問其所以然章君對曰神之文不但此記此詩而已前乎數年靈明尚閟隻辭片字時而出之今剡剡揚靈爕然有文與人相接其所指歸或勉以義或誘以善或勸以孝敬至於遇事立言則有塞井文有非神賦有畫士傳有壁像贊有梁甫等吟有獲麟等歌若序若跋若啓若辯若行若曲若頌若疏千態萬狀愈出愈奇聞其風者羸粮而景從苟以是心至神各隨其所扣而告之一話一言晉文也桂龍與建翁等陜降左右靡不夙夜因事而謁文因文而證事得手應心如染如券故叶力於此以對揚神之休命予又作而嘆曰斯文其庶幾乎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嘗欲將至有開必先惟鬼神者得兆朕

之先而文章者神明之律呂也自唐而後國朝以科目取士士生斯世爭以文鳴蜀之神有梓潼者闡靈一方專宰科名九十四化之文一唱蜀士敬之愛之不啻如事父母凡擢危科躋顯仕不敢曰己之能必曰神之賜由此它方之為士在在尸而祝之梓潼之香火遂遍天下徽號之加莫尊焉今日之靈濟即前日之梓潼也梓潼顯於蜀靈濟顯於閩九十四化之文殆不足過將見神之香火亦猶梓潼之遍天下豈但歆惠於一方扢然斯文與天地並未嘗一日泯沒暫晦者必明暫否者必泰故神有以發其祥也神碑既立里之人士歡欣鼓舞時周君莊翁實獻碑陰之文其言曰嶽之神必降而後生申甫之神必降而後生尹令將生乎抑將生尹乎斯言也蓋有以扶其手而擘其口者矣地靈日彰人傑日出異時必將以文鳴國家之盛非惟為人士賀尤當為神賀也神姓徐生為人歿為神功在國德在民世義之源流廟封之次序悉已見於神之所記此但書修廟降文立碑之

槩尓章君又曰向日敕額方請之時神之氏諱莫能前知父老取姓枚卜之得姓曰徐從而名之曰望望者言其德可配於四望秩而祭之宜也今神自言吾為江王諱知證吾弟饒王諱知諤式克正名而知本始予嘗讀五代史至吳之世家於齊王係之以感慨方其與劉威陶雅等佐行密起淮南蓋一世之英雄也及得政如彼其專矣然且奉楊氏諸孤而臣之其視張文表之不事周保權豈不相逕庭哉宇宙無窮往事塵土而有子二王流芳百年廟食萬世嗚呼齊王亦不死矣時上元前二日甲午記

靈濟真人序

神之氏諱爵里載在五代史晉開運之四年歲真恊洽皇靈剡剡来降于茲以羲曆策之曆甲子二千之數有奇嘉熙二年蒙朝廷錫命攷之祭法宜在祀典每遇三元八節甲子庚申斗降之日人之有事於神宿戒齋祭純素之道惟神是守守而勿失與神為一一其一合乎自然而已黃帝得之以登雲天西王

毋得之以坐乎少廣令神之精魄不爽其聰
明得之以與浮丘公王子晉司馬子微馮大
和諸人周游乎無極之天聽之不聞其聲其
聲揮綽視之不見其名其名高明四時得節
萬物不傷利澤施於天地後世其孰能知之

昔南華先生舉太宗師之言曰有真人而後
有真知屬者恭遇三十八代天師宣授太素
凝神廣道真人以其知之所知每知之是為
師乎特為補奏天京江王充九天金闕明道
達德大仙顯靈溥濟真人夫人許氏特授順○
○助仁惠仙妃饒王充九天玉闕宣化扶教上
仙昭靈博濟真人夫人陶氏特授善助慈懿
仙妃徽稱赫奕為龍為先使在天之靈得以
宣其烈今日太平物無還拒爾雨乂陽咸若
有答卿士庶民莫不忻忻然而踴躍相與壯
何蹈舞拜手稽首上祝
聖壽無疆且宣神德頤垂表後刻在金石序
之以詩曰
得一以靈兮謂之神神之為神兮而能精窈
窈冥冥兮無為無形有性有情兮與道合真

夫號真人兮飛奏天京特予功績兮揣於金
石大仙上仙兮昇入九天雨暘不愆兮掌造
化之權爾民得保全兮喜躍踴躍執我籩
兮孰敢不虔靈德之淵淵兮具頌是宣刻石
永堅兮何千萬年明遠充教之玄法師福州
路道錄劉景福撰

鰲峰神秀圖記

閩城南大江自西而東曰峽江度江又二十
里許有山曰鰲峰擅群山之勝據諸水之會
而祠在焉其實屋宇星聯碁布神依人之居○
○而歲時伏臘牲有粢盛獲食其土人賴神之休
而長幼樹畜率無水旱夾殄之虞獲安其生
此神人並立實陰陽至理世不能廢也鰲峰
二神相傳徐姓南唐知誥諸弟長知證稱金
闕真人次知諤稱玉闕真人謂在唐世嘗將
兵入閩過漳討賊次鰲峰有功仙在芝嶼天
燈天樂降其地遂祠之按史知證溫弟五子
也封江王改封魏知諤溫弟六子也封饒王
改封梁國 王延政延羲弟兄不協國日亂
唐遣其將 支徽遂之乘勝克泉漳諸郡不

書王在行御史失之歟以鰲峰秀拔奇偉山川融結宜神所憑托神擁山川明豐而禳祈祝禱若神所荅譬玉在山而木潤珠在淵而水輝厥理有豯矧生功德其鄉殁而祠之禮也翰林待　詔長樂高廷禮氏其子能走禱祠下肸響相通如承面諭訖徵諸事豪髮弗爽特　詔因寫鰲峰神秀圖以報靈貺第徵子記之并述其槩以告于鄉人永樂九年九月望日

○漢府紀善　翰林院脩撰儒林郎閩人王褒記○

翰林院待　詔長樂高廷禮畫并書

贊靈集卷之二

表劄

賀真君褒封表

伏㠯天之文曰鳳篆龍章其侖有德神之名在丹臺玉室何憂不仙妙用不可以思議舞蹈自形於手足 某申賀恭惟九天靈濟真人好是正直亶此聰明默推生生化化之仁尤得杳杳冥冥之道克厥威克厥愛常懷儆戒之憂惟其能惟其人果沐褒封之寵衆皆曰可時懋遒功誰無折屐之歡敢効執鞭之賀○

○伏念某葦茗寄跡草芥微生惟適之安仰聖麻之是荷卷言所自豈童子之不知進表陳情銘心知愧伏乞俯垂高聽遠察卑誠爰矧矧以揚靈遒穰穰而降福其養民也惠如雨露之所沾濡誕我祝如何與天地相為悠久

賀金闕瑞旦表

伏㠯一封九重天榮授南昌之上宰九月十七日喜逢嵩嶽之降神里社交歡人民胥慶恭惟

九天金闕明道達德大仙顯靈溥濟真人好

是正直大以神通與日月而並明參天地之
化育五十五願發誓度人四百餘年積功累
行惟德是輔與道合真施之萬物得其宜措
之四時得其序舉皆蒙福孰敢忘恩同伸虎
拜之誠恭祝兕觥之壽更冀積善鄉一千餘
戶口俱托帡幪大聖朝億萬載基圖相為長
久臣下情無任瞻戀之至

又

伏臣嵩嶽儲祥毓英才而出將入相風雲慶
會為明神而輔國庇民瑞旦屆值於九秋事○
業有光於五代恭惟
九天金闕真君系出僊王世封齊邑廟食五
百餘年之盛褒封三十二字之榮靈既孔彰
殊恩屢降惟此蕭峰之地傑薦臻虹渚之星
流虜舉兕觥用伸燕賀伏念泰登仙版職奉
靈祠凡居覆燾之間莫匪帡幪之庇良以感
恩之有日將何報祀於今時晨香夕燈常瞻
烜赫朝鐘暮鼓少備勤渠不辭潢潦之可羞
惟冀神明之來格伏願　聖人在位撫華夏
於萬年神德彰靈再展崇於千載宮門肅靜

閭里康寧

賀玉闕瑞旦表

伏以雖雖在宮肅肅在廟主尔百神赫赫厥
聲濯濯厥靈相予肆祀時則歷多年所式克
至今日休臣惶恐惶恐頓首頓首恭聞大而
聖聖而神誠則形形則著來也無涯去也無
迹視之弗見聽之弗聞聰明正直依人而行
遠近幽深知物之故天地合其德四時合其
序名聲昭于時利澤加於民維桑梓則必恭
雖蘋蘩而可薦伏念醮首某等與鄉人處乔○
○儒者流惟神其依不言所利雨暘時若天且
不違況於人老安少懷民到于今受其賜士
悅朝農悅野工歌肆商歌廛巍乎成功何以
報德茲蓋伏遇
九天玉闕宣化扶教上仙昭靈博濟真人慶
流瑞旦節應中元式月斯生與天齊壽讓萊
相獨先於一日踵康王猶後於八朝其命維
新而民皆樂聿應崧岳降神之日同伸華封
請祝之誠桂魄初負輝暎東方之日蓬仙不
老光聯南極之星豈若身親見之不知乎舞

之也伏願在其左在其右在其上不顯亦臨
俾以富俾以壽俾以昌自今以始臣下情無
任瞻戀之至

又

切以聖不可知之謂神感而則應民到于今
受其賜靡也可忘式克至今日休不敢啓上
帝命臣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恭聞無形之表
至道之精軒轅皇帝啓鑰抽關太上老君傳
燈續印德而不德清虛怪寂寂之無宗玄之
又玄廓落達生生之有妙周流六虛而無息
主宰萬物而不遺巍乎其有成功無以稱其
威德伏念臣志求諸道材下於人敷奏以言
方寸地之階願借恪恭乃職咫尺天之威不
違重念醮首共等致力於神綏我以福祠稱
靈濟名被顯封赫厥聲濯濯厥靈雝雝在宮
肅肅在廟雖桑梓必敬止維蘋蘩可薦之慈
遇中元集福之辰是乃上相誕生之旦乾坤
為瑞閭里稱歡是月在中式揚崧岳生申之
詠與天齊壽同伸華封祝壽之誠茲蓋伏遇
昊天玉皇上帝玉陛下總元範於十方建大

功於億劫無有遠邇均屬照臨凡有血氣莫
不尊用敷腎腸歷以告臣塵凡濁質夙夜小
心自慚蠢蠢無知敢曰高高在上齋戒沐浴
以事帝對越在天聰明正直之謂神虔恭在
位幸披雲而覩日如臨淵而履冰伏願不聞
亦式不顯亦臨有相之道俾富而昌俾耆而
艾用錫厥民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之至

上元上真君表

三陽開泰適人事之肇與兩關如臨諒天心
之可格敷陳素願益茂洪禧臣誠惶誠恐頓
首頓首恭惟
九天二位真君裔出偃王世封齊邑丕执靈
德等乾坤覆載之功用以濟民推雨露沾濡
之澤神通自在正直無私廟食今四百年天
封凡十六字人所見恩誰敢不敬伏願降爾
遐福載歌穰穰簡簡之詩保我後生爰詠蟄
蟄繩繩之德

上真君祈安表

咨寒怨暑特小人見淺之謀居安慮危惟君
子知幾而作雖自禱之久矣賴有陰以相之

其申謝恭惟
九天靈濟真君德配乾坤澤垂雨露以顯靈
貽靈之德推溥濟博濟之心伏念某等受壓
為祇聚廬托處久席雲天之庇敢傾葵日之
誠弗克修持未知慚愧念震鄰之警義責在
於恤鄰然同井之安救當防於入井必也先
事而能懼庶其後患以無憂更冀雨及我私
實頌實栗實堅好錫用民福曰壽曰富曰康
寧

○又

神非類而不祀以其能於捍災禦難天作孽○
猶可違寧敢稽於修齋執戒拳拳惟謹戰戰
若驚仰瞻靈德之在天俯拜皇恩而感地伏
念某等枌榆同社桑梓連陰自慚坐井以無
聞敬率居鄰而有請謂民情可見昔曾聞已
過之愆何帝怒不回今未免童蒙之瀆豈樂
大夫怪迂之方未盡抑㵲上人計算之私已
萌或饕餮如曹劌之無謀或縱吏如子陽之
尊大誰敢執其咎亦盍反而求徵日咎徵曰
休固當禱之久矣靈之來靈之至毋廼亶其

然乎勉力而行欲言恐僭未能姚斌當寘之
罪天書　譯符篆之文臺駘實沈是謂之妖
神筆按春秋之法氛祲必去邪妄必除毋縱
滔淫恣生荼毒吾所願也神其鑒之茲盖伏
遇
九天金闕王闕真君几前乃聖乃神允文允
武歛之則有顯靈貽靈之相散之則為溥濟
博濟之仁千百年之祀典森嚴十六字之褒
封侈大威震雷霆之怒五岳壓埃功參日月
之光四方耳目驅癘鬼於山之左植保障於
○江之南海宇澄清里閈寧靜下救群生之疾○
苦上体太上之慈悲好生之德雖洽於民心
擊壤之童何有於帝力伏愿息黠捕剿終終
始始各保安全藏疾納汙是是非非更為覆
護冥效薦芹之敬敢言結草之勞

鄉民保真君奏劄

臣聞功謂道在無極之始冥冥窈窈不識不
知非心思計度之所能也自太真皇人紫筆
定書然後學道者得以探其源溯其流撰成
科典靈文耳目斯世今有神馬以修齋執戒

為功以濟生度死為誓發為文辭合於科典
九曰長材秀良者莫不口交誦之其可稽於
徹聞乎切見
九天金闕真人徐　九天玉闕真人徐　聲
名冠世功德在民内察其行外觀其跡委是
骨像合仙有心積善建功篤好三寶之士若
非宿幸緣會窮神而知化者孰能與此所著
九真妙戒化文九獄神燈科格醮三界科保
馬科並出於太上玄言究微摘實自然成章
靈音肅咏可以為活幼津梁所謂閉門坐車
者不計其歲月矣外有靈濟特醮科本願儀
文七政燈科非敢以為巳功從民請也臣性
識踈愚為言輕賤考事察能在臣職所當申
請敬加刑鈊去取編成一集謄進在先巳蒙
聖恩將臣徐　等詮補職任躋進仙階今欲
望聖慈允俞所請再將臣徐　等所撰科典
翻行三界合屬去處各取遵禀貺驗施行不
惟顯靈濟溥度之功亦可以張吾軍而慰慰
東南民心之所望也伏取指揮

贊靈集卷之三

序跋跋文

真君科式序

予嘗以為老子之道五千言盡矣後之學者
不以未能遍觀而盡識也惟漢天師之傳得
其宗迄今一千二百余載馳聲耀耆聞諸四
方上而公卿下而氓隸欲壽考康寧者莫不
皈心而稽首今明而為神曰靈濟真人以憑
附之質用宣其靈豈非夙幸得天師所授鈊
秉法何一點之珠光耿耿不滅迴乎作字一
言一話煥乎其有文章予始聞之若駭且信
且疑一日袖香而來瞻仰祠下載覩所作碑
記讚頌仰非世俗語疑乃信獨此書一帙鄉
之士夫藏之甚慎不輕示人予索之久始得
之焚香誦之數過其為旨義皆本於太上經
典中抽繹出来幽深明溥與道合真諸天隱
梵迭奏和鳴濟度之功誓弘海岳神機玄妙
或隱或顯是豈淺學近智者所能議哉雖然
神而明之存乎真人予累欲序而跋之誠恐
識者有餘食贅行之譏若乎真人之德揭若

日月後必有至人為之序予畧言其大槩云
正元三十年上元將仕佐郎路學教授歐陽
公桂芳跋

真君願序

願者真人之願也亦人之所願也一跪一拜心之專也心之專善之至也人性之善猶水就下也不善不改是吾憂也吾是憂也此願所以為善者設是豈徒願丈乎故仰觀於天得數二十五俯法於地得數三十合而言得數五十五蓋因此數得以成其願若非與天地同功安能至此善人天地之紀也苟有一毫矯偽慢怠之意非吾之所謂願也其可與善者同日語耶傳曰善無常主恊于克一此無他始於是終於是不以半途而自畫斯為盡善而盡美矣善者福之基福者善之積唐高郢有言積善以致福不費財以求福福既可以不費財而求則為善者可曰費財乎見善以相示聞善以相告凡吾同志當以此自相勉勵庶無愧於天地亦無愧於真人此又真人所大願也

重修靈濟宮疏

按五代史淮南世家齊王徐有子江王饒王即今金闕玉闕二真人也真人素善文詞靈感響應東南之民賴神之庇何止蓍龜永樂庚寅歲大旱方岳大臣深以為憂惟
真人尅期日降甘澍獨著靈驗達官士庶僉以廟貌傾頹不可不葺於以荅神靈之景貺敬裁短疏遍扣高門椽筆大揮福有攸歸者

伏以棄職歸仙千古文章光玉牒駐兵除寇萬年香火奠金甌甘棠追召伯之思芝草毓祖庭之秀高其門廣其宅依稀綉嶺宮前穆如在赫如臨恍惚錦官城外雲霞闢統玉窓深日月平臨金闕迥善祥所萃長年生意津津福祿攸降積善公侯衮衮為大方之柱石作避迹之權衡趨吉避凶寶笈瓊書天上閱彰善癉惡金昆玉季世間遊歲時長是過庭趨霜露却憐仙嶼近
天朝中貴靈方藥餌已先嘗海國居民得雨

枯茵還早熟苔痕又見入簾青草色半侵行履跡風飄碧瓦補天手重搆新甍雨洗頹垣度地基仍乎舊貫弗克奮無前之勇曷能成不世之功如椽大筆不已書之數仞宮墻俄頃成矣左傛溪右瀬水紫臺咫尺列仙源前王几後蜚蓬文筆高撑牛女宿一人有慶萬國咸亨謹跋　博陵林漢孟撰

徐仙翰藻跋二篇

君子遭世之理作為文章用舊厥志得以行其道非幸也宜也世固可以智力而致理欲志於道者以文章而求効於當世所必齊門抱璞荊山非不幸也亦宜也夫神之於昏默香冥之際亦可庸乎文章以驚動於人吁豈不怪哉徐仙翰藻之集記賛賦頌一編甚巨斟酌其辭不濫皆矯世激時之論幽明隔涉而僅有負俗累不能無惑焉愚意是鄉之君子有志於道而遭夫理之世其道宜行而志不獲奪故假以文章神其說執筆之頃果無容力於其間人也神也予不敢知否則河圖洛書將為義姒出耳用是得不繫其說而厠

諸公之跋後云

又

神非人不因人非神不成令人神之所交接一言一詁胥文也文其神乎神其人乎河圖洛書似涉詭異雖義姒大聖人以此徵而信之千百世而下愚庸之性其有為之疑且惑乎以神之交讀之考其辭靡不以聖賢之心為心禮法刑政如視諸掌何乃汲汲焉而為憂民也深神乎人乎能不為之疑且惑也寄魚龍而助風雨物情之論盖亦有矣愚故曰誠以明之雖存乎神明而誠之亦在乎人苟一事之莫决一辭之莫措雖欲假其聲於人吾固不知其可也執筆之頃於予不得以遂其責使黃鍾大呂之不奏瓦釜爭鳴滔滔皆是豈不為神之羞耶徐仙翰藻乃神之文集既盛傳於衆予豈得不玊韞而蔵諸

上靈濟宮勑額文

伏以龍首軒昂鰲峰崍傑紅塵化錦好布壇場青布成羅果符讖瑞一簇人煙聚會千年祠宇森嚴綵畫新規模壯麗恭惟靈濟真

人神通廣大正直聰明香火興隆事跡靈驗迩來化筆煥乎其有文章托此寓言勸之必以禮義碑銘建立功德貽彰昔曆勅額之榮今拜天封之侈名登仙籍位列仙班褒奬殊常恩光甚寵茲者伏遇總管相公官高四品

福蔭三山有周公事鬼神之能得孔子明郊社之義考之祀典錫以宮名大笔如椽大字如斗使山川而改觀與日月以爭光里社煇煌士民歡悅詩曰天封靈濟位真仙福我生靈感二天榜額煇煌字如斗宮門壯觀萬千○

○年伏願金榜掛名之後風俗康淳卿閭忠美士農工商均其福雨暘寒暑協其時歲歲豐登人人富貴更冀王封八字勅額金書香火萬年年年上祝皇帝萬歲萬歲萬萬歲

上親睦堂勅額文

伏以教序人倫親睦堂大書榜額字煇煌而今風俗歸淳化萬古名為積善鄉恭惟靈濟真君正直聰明雖雖在宮肅肅在廟森嚴左右赫赫厥聲濯濯厥靈八字宣封千年聖跡既新斯手乃建斯堂民具爾瞻貌威而重風

俗之淳自今以始孝悌之心油然而生伏願掛額之後上下和仝幼有倫長有序里閭康寧老者安少者懷詩曰天理三綱及五常教民親睦建斯堂爾民報事能如此異日門旌孝弟坊

上燕喜堂勅額文

伏以閩宮赫赫有神明左右森嚴絲畫新保彼東方壽而富魯侯燕喜作宮名恭惟靈濟真人清廟肅雝維神顯相勅額金書八字後宮粉黛三千有翼有嚴隨禱隨應諸福畢至○

○少陳祀事之勤吉夢追隨果獲男兒之願門閭壯麗榜額煇煌伏願掛額之後宜爾子孫載命畚斯之德永錫祚胤安歌既醉之詩詩曰鰲峯踈傑泄英靈青布成羅讖可憑孔氏此時親抱送崇萬神降果圭申

謝雨册悃

鄉民黃垣等切念夏逢不雨宜穫旱魃以潛消靈降自
天祇伏　真仙而控愬三薰三沐載謝載祈涓取五月十八日敬發誠心虔邀

洪恩靈湫真君請贊峰龍湫瀑奉迎聖水
道衆拜請
午時至宮安奉遂蒙感應西雨勝
雲未刻下雨是夜開啓道場依科
修奉特設龍王淨醮百拜朝天懺
文當夜廿澍祁祁至二十日大霈
霶霈田疇滿足特伸荅謝延奉諸
真仍設龍王田祖諸品淨醮閑祝
南辰北斗列曜星壇寅修醮禮仰
荅
真君貢奉菲儀大伸圓滿設醮謝
恩伏祈景貺惟冀曰暘曰雨協二儀大順之
期如茨如梁降百穀用成之瑞疊
怙
九重之至德流入八表之有秋懽聲沸擊
卿八
壤之歌千千惟耦
七
聖壽于齊天之算萬萬斯年綏和動植之
滋生永樂雍熙之化恒下情無任
不勝激切之至敬意

贊靈集卷之三 終

贊靈集卷之四

詩

上真君

白湖趙迪

方山之陽有古神祠焉世傳以為五
代徐知誥弟兄號金闕玉闕二真人
也真人乃神明之冑殁幾五百載矣
其神之在天猶不棄於吾民也民之
兩暘疾疫咸禱輒應迪不敏欲拜祠
下有禱焉遂賦步虛辭以獻之

聖人神明冑神栖太羅表絳節夌紫雲翠蓋
連碧寥靈景無晦明清虛何皎皎瑞氣王洞
浮霞容絳林表茲晨儼欲臨鸞旌何縹緲務
我匪中人時為釋紛擾

其二

琳宮何岧嶤高把翠微頂英風百代靈神光
四時耿儀容更尊嚴廟貌肅路寢碧殿爐烟
寒白日棟雲冷飈觴塵俗軀何由達靈景

其三

羽蓋何翩翩靈氛降丹闕縹緲鸞鳳音涼秋
散林樾王津派紫雲神霄飄絳節羽衣星外

沉仙樂空中歇太虛一寥寥倏爾採霞沒惟
聽步虛聲空杳碧桃月

其四

棣華王連枝帝勅司我土倏爾陰風来颯爽
降靈雨疾疫頼神休凶荒託靈禦機緘杳冥
冥翊運昭昭著高寒太羅天陰瑩清虛府王
珮清霞裳羽蓋彤雲路冷然馭長風将朝紫
霞去

謁靈濟宮十首　左叅政永嘉楊　景衡

上清張真人奉
命建延禧之醮于　靈濟宮賦此以紀勝集
川嶽揚靈泰運開上清仙客降香来天壇醮
啓雲旗下羽珮朝趨月殿回勝會已欣登寳
地弱流未信隔蓬萊臨風願借瑶臺鶴飛控
繁禧遍九垓

前人

三山飛翠接鰲峰紫府高寒逼太空丹鼎光
騰千嶂月瑶臺香度百花風神功烜赫昭靈
貺帝德優崇錫　封宮觀何年兼賜真時過
白雲中

右叅政姑蘇彭　睿

花旗香輿控紫鸞洞簫吹下綵雲端九天星
斗浮山殿五夜風雷繞石壇仙菓壓枝丹荔
熟清陰滿院碧梧寒神功赫赫多靈貺永贊
皇圖萬世安

右叅政　李　燁

停驂偷暇謁神宮石逕潢溪靄冥中雙鳥隔
窓啼晝白群芳聯砌吐春紅剖符當代膺王
爵捍患他時紀武功靈闡一方垂惠澤大昭
世享固無窮

僉事鳳陽周　常

一年兩度到仙宮種杏心誠在報功妙藥氣
看痊痼疾靈符常見振疲癃花啣洞口尋真
鹿雨暗峰腰聽法龍勒石須衣綿血食加封
褒錫
聖恩隆

左叅政紹興錢　述

暫停征騎陟鰲峰再拜頻思伯仲功昔日干
戈平禍亂千年廟食享秋冬詞童應禱点奇
驗靈濟褒榮錫大封護國庇民神力大雨暘

時若澤時中

兵科給事中三山曾玘

曾統天兵渡峽江貔貅百萬望風降金鰲血
食真無忝玉闕丹書卻有雙劍珮森嚴雲緲
樓臺矗碧石崆峒英名不歇留今古況復雄
文冠海邦

戶部員外繡江楊　寧遠

山青水秀應玄機天賜賢良鎮渚磯昏曉能
明災與福毫厘判斷是和非祠堂古在三山
外靈貺分傳四海知王裔飄然入仙籍流芳
端的世間稀

刑科給事中山陰朱　純

恭持玉節遍歷南閩因過鰲峯
洪恩靈濟宮載瞻載拜禮竣惟時廟官方
率三五童子羽衣鶴氅乃邀至菊軒
飲茶清話間因索詩以識敬謁之誠
遂辭率成數體一律以彰
聖朝神靈之萬一云耳後者郢正幸甚
恭持使節到南閩得駐征車謁二真翼翼廟
庭千仞起煌煌袍錦四時新瑣碑紀績來天

上玉勑騰光照海濱祀典聿隆當　盛世擬
同社稷萬年春

戶部主事沛邑孟　式

宣德壬子仲冬欽承
朝命蒞事閩藩道經金鰲峯頓瞻
靈濟宮祠赫然一新良由二真克忠克孝功
施社稷澤被生民又能斡運化機大
闡靈貺翊衛
聖躬是宜加以徽號享祀無窮以荅神庥此
皆
聖天子仁德之至眷愛之隆與天地相為悠
久豈偶然哉迺拜手稽首而賦詩曰
曾扶青史見英雄兄弟同心樹大功已向生
前偕盡孝更知歿後復輸忠清宵好夢孚
昭代赤石奇方愈
聖躬廟貌尊嚴崇祀事生靈千古仰高風

監察御史吉水楊　政

伯仲聯翩儕太真生膺王爵死為神遠馳玄
翰傳丹訣大著殊勳動紫宸仙籍崇階褒錫
重鰲峰嚴祀禮儀新香雲飛出榕陰外俎豆

年年秋繼春

奉使扶桑等國中貴官崇山

承

命統兵懷来荒服上欽
一人下盡遐職留止三山又荷靈異茲者敬
捧華旛賫揚聖號以為淮海往廻之祈異神
鑒納允肅禮儀止於齋所勝境有感
於懷遂聯所捜以揚神德後之覩者
幸見鄙於斯文

南閩之地多奇山洞庭太華相廻還真龍隱
處毓聖跡浮光積翠盈林巒真仙幽顯不可
測默運天機播神德上以靈丹衛
聖躬下施洪恩庇民厄曾聞兄弟同孝恭竭
忠五代邁英雄生為名臣死廟食揚休顯跡
當無窮威靈廟貌世莫比坐擁江南八千里
五雲散盡露金鼇瀉下龍泉一泓水予時領
命懷外方竭誠至此承靈蓋但見幽禽對語
苔花滑風吹澗谷多奇香君不見武陵溪口
清絕處江山一見消塵慮何似今朝咫尺間
分明得入神仙路華旛一竪突名峰上迎車

馬来長空有時環珮九霄響一雙青鳥鳴天
風意幟斯境清不再有願鑒衷誠奠盃酒更
冀靈烟永不磨須等天長與地久

夜宿靈濟宮　白湖郭　敬夫

共到真仙境清齋卧竹房夢回孤島月寒入
一襟霜夜氣神鼇起秋聲瑞鶴翔披衣不重
寐杳靄識天香

寶殿十奇峯二十首

金鼇峯　白湖郭　廙

金鼇海上来秀色鍾靈異髣髴蒼龍蟠飛騰
彩雲氣桂宇浮丹光芝房隱仙秘時瞻鶴馭
回天香靄空翠

隴西李　叔義

海上浮来一點金擁成丹竈出雲林神棲占
斷鍾靈地能使真風播古今

白鹿峯　白湖郭　廙

白鹿名山翠若堆鹿隨雲去不知回抵今亂
石溪頭路猶想行蹤寄綠苔

隴西李　叔義

仙鹿御花此地過因開禪刹絕岩阿青山不

改名猶在長入林僧笑詠哦

文筆峯　白湖郭　廙

茲山凌空蒼削立三神峙飛翠濕龍湫猶涵
墨池水雲迎筆陣回星繞雲光起神機應發
揮長以獻明主

卿八　十三

隴西李　叔義

動勢孤高從翠華空中渾許寫烟霞謫仙夢
斷春風後不識峯頭幾度花

蓮花峯　白湖郭　廙

南望蓮峯萬仞秋清沉玉井瑞光浮懸知夜
夜飄香處散入瓊仙十二樓

隴西郭　叔義

玉井移根上翠巒亭亭孤植出雲端真仙欲
採瓊芳日渾作瑶池醉後看

飛蓬峯　白湖郭　廙

蓬壺世外峯秀拔皆瑶草飛出三神来際此
十奇好天開白玉壺夜照丹砂火仙人如可
期披雲事幽香

隴西李　叔義

瀛海飛来第幾峯峯頭晴削玉芙蓉朝元仙

客馭清賞長上丹梯訪鶴踪

貪狼峯　白湖郭

斗際清輝不可攀何年忽從翠峙人間金鰲一
上遥相望猶似蓬壺着箇山

隴西李　叔義

四面攅峯列畫屏危標直上倚青冥有時静
夜紅光煥一道煌煌貫斗星

方岩峯　白湖郭　廙

方岩並峌峒神秀端可挹望若玄豹蹲影倒
澄江碧上有茹芝翁長歌坐苔石子将拂塵
衣日與白雲遊

隴西李　叔義

絶頂凌空勢若翔鶴飛仙路淨無音天風吹
落懸崖瀑散作岩頭半夜雷

紫蓋峯　白湖郭　廙

卿八　十四

翠壁丹崖接上台春深縹緲紫雲堆玉簫誰
奏臺前月應候蓬峯鶴駕回

隴西李　叔義

紫氣濛濛掃不開危巒突出自天裁珮環響
落臺前月知是神仙跨鶴来

古城峯　白湖郭　廙

古城今幾家山空少陳跡苔逕絶香塵煙崖歛寒色風冷松桂潭月上藤蘿石莫聽烏夜啼令人感疇昔

龐西李　叔義

翠壁丹崖路不平行人猶道古城名風泉日送清冷調不啻梅花鐵笛聲

太平峯　白湖郭　廙

玉燭調光降九霄千峰萬壑慶雲飄太平一曲誰同唱好上金鰲百尺橋

龐西李　叔義

太平景象浩無窮半落名山勝槩中春得神棲安此地陰崖草木被仁風

真仙八詠圖 四十首

鰲嶠仙宮　白湖郭　廙

十五

靈貺昭仙界天香擬綺袍花迎雙綵鳳山擁一金鰲桂闕凌雲起芝壇掛月高神機涵宇宙筆翰送波濤玉洞劉晨藥瑤臺阿母桃請看穹碣上萬古勅書褒

釣臺李　溥

岧嶤金鰲頂仰視屹千仞自從兩儀分不與群峰並聖朝崇真宮衆萼輝相映神機達九重層漢垂雙慶雲林隱天香風泉雜仙磬那能挹清芬洗却塵凡性

龍西李　叔義

琳館中峰起金鰲擁地迴靈光天上合褒錫日邊來丹鳳御瑤草青重進羽盃悠悠塵境外佳氣勝蓬萊

青門卲　墉

雙闕巍巍遠世氛空香浮翠日氤氳珮歸月迥金鰲頂樂動雲隨白鶴群筆翰九天新寵沐衣冠五代舊殊勳遥瞻花萼相輝處千載靈光產異芬

長樂陳　棠

琳宮標勝景鰲背石堅牢世治神靈闢山環氣象高夜光騰貝闕春色醉仙桃曠古才英邁榮封沐寵褒

龍湫飛瀑　白湖郭　廙

積雨過仙頂飛湍帶古湫夜聞雙澗落曉入一溪流影倒銀河夕聲懸碧漢秋高樓欹夢

鶴幽怔起潜虬遠樸跦鐘度還疑素練浮鰲
峰清聽處月在步虛樓
隴西李　叔義
靈湫経宿雨飛瀑瀉明河霽色澄氷鑑寒聲
出薛蘿乱松驚鶴夢繞岸送漁歌濯足溪頭
月真仙幾度過
卿八　十六
釣臺李　溥
六合看化始鑿闢由天工蜿蜒蟄靈氣湫潭
秘瀉濛銀河天際來倒挂千尺虹上與星漢
接下與江流通凉影美新月寒聲逗踈風真○
○仙日醼賞清詠誰能同
青門邵　墉
新審靈湫逸興多飛流百尺瀉天河凌雲宛
若拖瓔練帶月還疑散玉珂乍起滑虬潭上
聽還驚聯鴈日邊過朝來直上金鰲望散作
蓬壺碧海波
長樂陳　棠
寒流千尺下雲梯宛若瑶穹吐白霓奇語蜿
蜒數　聖澤普爲人世洗凡泥
竹巖賽雪　白湖郭　廙

萬峯凌絶壁六出霽飛花色借吳鹽瑩光分
蔣逕斜翱翔宜瑞鶴蕭爽寂神鴉一軼紅塵
杳千尋翠羽遮郢人歌白雪仙竈冷丹砂却
傍高眞境清芬仰棣華
釣臺李　溥
卿八　十七
隱隱樓眞岩積雪閟幽邃修竹凍不開千林
失蒼翠晴光凝素華朧朔驚寒吹六出春同
雲色兆豐年瑞仙居十二樓瓊瑶宛相對一
曲步虛詞鏘鏘玉聲碎
隴西李　叔義
○岩前雲欲歛竹外雪初乾遠睇瑶臺曉低籠○
翠袖寒虛明雲母帳錯落水晶盤深愧塵緣
薄仙歌和獨難
青門邵　墉
峰凝晴翠拂雲端六出飛花尚未乾白鶴樓
時渾不辨青鸞隱處却同看梁園賦就攀何
及郢曲才高和獨難更想雙眞歸珮曉天風
遠樸玉聲寒
長樂陳　棠
竹倚靈岩勝寒威瑞雪晴鶴鸞無限繞泉石

有餘清夢落三湘遠神遊萬玉傾隱人懷拆
笋路滑不堪行

仙嶼靈芝　　白湖郭　廙

一峰鍾瑞藹百卉讓仙靈葉洒金莖露香凝
紫府星漢池同曄曄商谷自青青豈並三花
秀仍兼九畹馨浮光凌月殿積翠散雲屛肯
許山人採期延草木齡

釣臺李　溥

伊昔蓬眞宮瑞草産其處九莖絢熙陽三秀
結華露元氣孕至和靈根世稀遇曄曄呈嘉
祥煌煌暎仙嶼不讓漢池生寧療商山茹兆
跡幾何年至今播芳書

隴西李　叔義

仙頂趍群嶋靈芝異衆芳瑞移商谷秀清奪
漢池香雲葉春凝紫金英曉孕黃肯分塵世
采從此薄膏梁

卿八　十八

青門邵　墉

蓬嶋遥遥碧海涯世人傳此産靈芝浮光夜
落丹砂井挹翠朝涵太乙池囊頂經殘秋露
馥商岩歌罷夕陽遲何由拾得爲眞秘更上

天壇一問師

長樂陳　崇

地産靈芝紫葉繁仙人採秀得深根愧予空
老瀛洲下安得名聯四皓尊

青浦歸潮　　白湖郭　廙

遥浦青汀樹歸潮白海門多情環嶋嶼不舍
見晨昏冷蘸丹霞影寒兼璧月魂千家沆故
澤一道自仙源望極偏縈練吟餘半落痕塵
纓如可濯鰲頂謁　洪恩

釣臺李　溥

青浦潮初落暮雨江上来波光淨如洗萬頃
無纖埃石根瀉薹豸沙磧鳥鷺猜舟橫兩岸
隱路轉群峰開巫嶼非禹跡朝宗自東回滄
浪起漁唱月夜繞仙臺

隴西李　叔義

卿八　十九

青浦行吟處瀰漫歸早潮舟橫芳草偃沙接
大江遥廻岸虛還嶋危虹掛石橋仙槎從此
達幾度泛層霄

青門邵　墉

遠浦蒼茫日未昏歸潮一帶似知源晴看白

鳥餘沙跡暝洗青苔雲石痕乍入澄江還有
信欲分滄海總難言觀瀾更上鰲峰頂何處
朝宗是禹門

長樂陳　棠

客行青浦近雲引去潮賒桂木懸圩岸閑鷗
立淺沙網收群釣罷帆落一舟斜牧看來滿
艫乘情望槎

南塘過客　　白湖郭　廙

迢遞南塘路縈迴太乙宮亂山看不盡過客
思無窮鄉國浮雲外關河夕照中貌衆逢李
○子馬首望梁公寄跡宿前脈驚心海上逢身○
衡從此違誰問泣西東

釣臺李　濤

閩州富山海賈客爭奔馳營營貪利涉来往
南塘陲逢梗嗟儔跡萍水懽新知落日望煙
火寒風吹鬢絲鄉園寸心遠孤雲傷別離臺
中日月長鷹笑塵世癡

隴西李　叔義

閩南通驛傳利涉競奔馳贏馬衝寒度軺
蔣月移鄉心萍梗跡客淚海天悲想得仙家

樂空悔浮世癡。

青門邵　墉

旅思南塘野水深依依煙柳碧陰陰故園親
友知誰健別路鶯花倦獨吟鷹斷心懸青浦
月天空目送白雲岑停驂好謁真仙境一問
徽音抵萬金

卿八　二十

長樂陳　棠

車騎紛紜去復還南塘有路入青山幽芳可
採魚堪釣何事勞勞不暫閑

木嶺樵歌　　白湖郭　廙

○木嶺橫山嶠天風拂草衣採雲行誦處竟夕○
浩歌歸野寺初殘磬人家半掩扉數聲秋漠
漠一曲月微微柯爛何人識山空聽者稀迴
傳鰲頂上老鶴發清機

釣臺李　濤

西岡掩寒色木嶺浮夕陰幾處樵人歸長歌
發商音欵乃振林木千岩落葉深初疑黃鳥
弄又訝清猿吟碧澗雜幽聽白雲諧素心縹
緲和仙樂南下明月岑

隴西李　叔義

木嶺閒淸曉樵歌度碧林依微山露瞑颯沓
凋雲深恍訝溪猿嘯還驚木客吟聽来琳館
下遠雜歩虛聲

青門邵 墉

岩嶤木嶺抗浮塵樵子攀登不厭頻躭讀每
驚山色晚浩歌長喜月華新數聲驚起巢松
鶴一曲催歸採藥人日暮叢峰聽漸近恍疑
仙珮下天津

長樂陳 棠

樵歌聲欵乃木嶺思幽沉送日隨流水盤雲
出遠林巢棲驚鶴夢洞隱駭龍吟余息滄浪
調聞之一振襟

鍾山鴈塔

白湖郭 廣

孤峰浮紫翠七級競嶙華迴卓龍天近遥連
鳥道斜留題皆國士問刼等河沙影倒維摩
室香分太乙家夜燈然綺樹曉壓落曇花我
愛觀先達芳名耀碧紗

釣臺李 濤

鍾山衛真境屹立清江濆浮圖倚層巔七級
凌空雲高標出沙界華構超塵氛題名聯鳳

侶飛佩来鶴群久懷紫霞想永願揚靈芬未
能接丹梯景仰徒朝曛

隴西李 叔義

鍾山環寶地鴈塔倚層巔灯影秋雲外鈴音
夕照邊香名題俊士雅楚集龍天幾欲投清
賞何年謝俗緣

青門邵 墉

名山寶級隔塵紛迥對真官山白雲百和爐
香風共遠九天鐘磬夜初分花窓梵語空中
靜桂籍名登海内聞擬欲懷人一清眺寒聲
又聽鴈離群

長樂陳 棠

七級浮圖鮮色新鎮山擎翠勢嶙峋題名自
古多才彦能使前人覺後人

徐仙翰藻十四卷附贊靈集四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不著編輯者名氏前有至元乙未福州教諭周壯翁序似元時舊本矣所載皆唐末徐温二子知證知諤詩文稱降神於閩所作然不言其所自來考第三卷塞誥文中有今之箕筆語乃知皆附乩書也考倪岳集有正祀典疏其第十條云金闕上帝玉闕上帝謹案大明一統志福州府閩縣南舊有洪恩靈濟宮一所祀二徐眞人卽今之金闕玉闕二眞人也眞人五代時徐温子曰知證封江王曰知諤封饒王常提兵定福建父老藏之圖像以祀宋賜今額又考御製碑文云太宗文皇帝臨御之十有五年適遇疾弗愈百藥罔效或有言神靈驗者禱之輒應脫然卒復於是大新閩地廟云云又春明夢餘錄載劉健草除濫祀疏云謹案正史載徐温養子知誥篡僞吳王楊氏諸子皆爲節度使知諤夭死知諤病死五代石晉時無故立廟稱之爲神成化末年加爲上帝云云是徐仙之祀肇於晉顯於宋而大盛於明此書元人輯之明人刋之蓋有以矣後附贊靈集四卷皆頌神之文其中無一知名者蓋未有端人正士肯列名於此等書也

御製周顛僊人傳一卷

〔明〕太祖朱元璋撰

涵芬樓影印明萬曆刻紀録彙編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周顛仙傳一卷》提要

紀録彙編卷之六

御製周顛僊人傳

洪武

顛人周姓者自言南昌屬郡建昌人也年一十有四歲因患顛疾父母無暇常拘於是顛入南昌乞食於市歲如常顛如是更無他往元至正間失記何年忽入撫州一次未幾仍歸南昌有時施力於市戶之家日與儔人相雜暮宿閭閻之下歲將三十餘俄有異詞凡新官到任必謁見而訴之其詞曰告太平此異言也何以見當是時元天下承平將亂在邇其顛者故發此言乃曰異詞不數年元天下亂所在英雄據險殺無寧日其稱僞漢陳友諒者帥烏合之衆以入南昌其顛者無與語也未幾朕親帥舟師復取南昌城降朕撫民既定而歸建業於南昌東華門道左見男子一人拜於道傍朕謂左右曰此何人也左右皆曰顛人朕三月歸建業顛者六月至朕親出督工逢顛者來謁謂顛者曰此來爲何對曰告太平如此者朝出則逢之所告如前或左或右或前或後務以此言爲先有時遙見以手入胷襟中似手討物以手置口中問其故乃曰蝨子復謂曰幾何對曰一二三斗此

等異言大槩知朕之不寧當首見時即言婆孃歹又
御談中常歌云世上甚麼動得人心只有臙脂胚粉
動得婆孃嫂裏人及問其故對曰你只這般只這般
毎毎如此及告太平終日被此顛者所煩特以燒酒
醉之暢飲弗醉明日又來仍以蟲多爲說於是製新
衣易彼之舊衣新衣至朕視顛者舊裙腰間藏三寸
許菖蒲一莖謂顛者曰此物何用對曰細嚼飲水腹
無痛朕細嚼水吞之是後顛者日顛不已命烝之初
以巨缸覆之令顛者居其内以五尺圍蘆薪緣缸煅
之薪盡火消揭缸而視之儼然如故是後復烝之以

五尺圍蘆薪一束半以缸覆顛者於内周遭以火煅
之煙消火滅之後揭缸而視之儼然如故又未幾時
以五尺圍蘆薪兩束半以缸覆顛者於内煅煉之薪
盡火消之後揭缸視之其煙凝於缸底若張綿狀顛
者微以首撼撼小水微出即醒無恙命寄食於蔣山
寺主僧領之月餘僧來告顛者有異狀與沙彌爭飯
遂怒不食今半月矣朕奇之明日命駕親往詢視之
至寺遥見顛者來迓步趨無艱容無饑色是其異也
因盛殽饈同享於翠微亭膳後朕密謂主僧曰令顛
者清齋一月以視其能否主僧如朕命防顛者於一

室朕每二日一問問至二十有三日果不飲膳是出
凡人也朕親往以開之諸軍將士聞之争取酒殽以
供之大飽弗納所飲食者盡出之良久召至朕與其
享食如前納之弗出酒過且酣先於朕歸道傍側道
右邊待朕至及朕至顛者以手畫地成圈指謂朕曰
你打破個桶做一個桶發此異言當是時金陵村民
聞之争邀供養一日逢後生者俄出異詞噫教你充
軍便充軍又閙中見朕常歌曰山東只好立一個省
未幾朕將西征九江特問顛者曰此行可乎應聲曰
可朕謂顛者曰彼已稱帝今與彼戰豈不難乎顛者

故作顛態仰面視房之上久之穩首正容以手拂之
曰上面無他的朕謂曰此行你偕往可乎曰可詢畢
朕歸其顛者以平日所持之拐擎之急趨朕之馬前
搖舞之狀若壯士揮戈之勢此露必勝之兆後兵行
帶往至皖城無風舟師難行遣人問之顛者乃曰只
管行只管有風無膽不行便無風於是諸軍上牽以
舟泊岍沂流而上不二三里微風漸起又不十里大
風猛作揚帆長驅遂達小孤朕曾謂相伴者曰其顛
人無正語防閑之儻有謬詞來報馬當江中江豚戲
水顛者曰水怪見前損人多伴者來報朕不然其說

顛與無知棄溺於江中至湖口先記人數約有十七
八人將顛者領去湖口小江邊意在溺死去久而歸
顛者同來問命往者何不置之死地又復生來對曰
難置之於死語未既顛者倏至謂朕欲食朕與之食
食既顛者整頓精神衣服之類若遠行之狀至朕前
鞠躬舒項謂朕曰你殺之朕謂曰被你煩多殺且未
敢且縱你行遂糗糧而往去後莫知所之朕於彭蠡
之中大戰之後回江上是以水師以據江勢暇中試
令人往匡廬之下顛者所向之方詢土居之民要知
顛者之有無地荒人無惟太平宮側草莽間一民居

之以顛者狀云之謂民人曰是曾見否對曰前者俄
有一瘦長人物初至我處聲言好了我告太平來了
你爲民者用心種田語後於我宅內不食半月矣深
入匡廬無知所之朕戰後歸來癸卯圍武昌甲辰平
荆楚乙巳入兩浙丙午平吳越下中原兩廣福建天
下混一洪武癸亥八月俄有赤脚僧名覺顯者至自
言於匡廬深山巖壑中見一老人使我來謂　大明
天子有說問其說乃云國祚殿廷儀禮司以此奏朕
思方今虛誑者多朕馭宇內至尊於黔黎之上奉上
下於兩間善聽善見恐貽民笑故不見不答是僧伺

候四年仍往匡廬意在欲見朕不與見但以詩二首
寄之去後二年使人詢之果曾再見否其赤脚者云
不復再見又四年朕患熱症幾將去世俄赤脚僧至
言天眼尊者及周顛僊人遣某送藥至朕初又不欲
見少思之既病人以藥來雖眞假合見之出與見惠
朕以藥藥之名其一曰溫良藥兩片其一曰溫良石
一塊其用之方金盆子盛著背上磨著金醆子內喫
一醆便好朕遂服之初無甚異初服在未時間至點
燈時周身肉內搐掣此藥之應也當夜病愈精神日
強一日服過三番乃聞有菖蒲香盞底有卅砂沈墜

鮮紅異世有者其赤脚僧云某在天池寺去嶺有五
里餘俄有徐道人來言竹林寺見詩往視之果與同
往見天眼尊者坐竹林寺中少頃一披草衣者入某
謂天眼曰此何人也對曰此周顛是也方今人主所
詢者此人也即今人主作熱爾當送藥與服之天眼
更云我與顛者和人主詩某問曰詩將視看對曰也
寫於石上某於石上觀之果有詩一首朕謂赤脚曰
還能記乎曰能即命錄之見其詩麤俗無韻無聯似
乎非詩也次遣人詣匡廬行半使者杳然久朕復
以是詩再觀其詞其字皆異尋常不在鍋巧但說事

耳國之休咎存亡之道已決矣故紀之以示後人

附録

御製祭天眼尊者周顛僊人徐道人赤脚僧文

昔者是色相空萬物而難遯外色相而離之以存一靈斯若是歷萬刧於無量今者神神妙用幽隱於廬嶽獨爲朕知而濟朕雖然朕終不佞於利濟之恩當以禮謝雖然神已靈妙不測矣尋常無礙於上下逍遥乎兩間周游乎八極翫閱人情瘁然禮至杳然弗應豈不爲世所嗤故先期京師已告諸祠又遣使至廬嶽之下禱於廬嶽之神方以禮進禮不過謝而已

矣今世之人知幽明之理者鮮矣敢請倏然而顯倏然而隱使善者慕而不得惡者見而難親豈不有補於世道者歟

御製赤脚僧詩

跣足慇懃事有秋苦空巔際孰爲儔從消累世究魂斷幻脫當時業海愁方廣昔聞僊委跡天池今見佛來由神憐黔首增吾壽丹餌來臨久疾瘳

御製群僊古詩

匡廬之巔有深谷金僊弟子巖爲屋練丹利濟幾何年朝耕白雲暮種竹

天眼尊者詩

聖主祥瑞合天基如影隨形總是癡奉天門下洪福大生靈有難不宵醫非非想處方出定金輪積位四海居明君有道乾坤廣等閒一智聲如雷

周顛僊人詩

初見　聖主合大基一時風來一時癡逐片俱來施一桶浩大乾坤正此時人君自此安邦定齊天洪福謝恩馳我王感得龍顏喜大興佛法當此時

紀録彚編卷六終

廣信府同知鄒　潘
推官方　重校正
臨江府推官袁長馭
上饒縣學教諭余學申　對讀
湖州府後學吳仕旦　覆訂

周顛仙傳一卷 戶部尚書王際華家藏本

明太祖高皇帝御製紀周顛仙事蹟顛仙建昌人少得狂疾其蹤跡甚怪初謁太祖於南昌隨至金陵後從征陳友諒旋卽辭去友諒既平太祖遣使往廬山求之不得洪武二十六年太祖親製此傳命中書舍人詹希庾書之勒石廬山後人錄出別行并附以太祖御製祭天眼尊者文一首羣仙詩及赤脚僧詩各一首明史方技傳敘周顛事卽據此文也